道道道
伏魔录 辟邪录 斩鬼录 搜神录
道者无心系列
大陆奇幻文学巅峰之作，再创小说极经典《雏女神魂》
三大奇幻杂志《奇幻世界》、《九州》、《幻王》首席作家梅笑生
乱世多魍魉 人鬼不殊途

道可道

作者：燕垒生（内地实体版）

序

《道可道》前言

中国的术士，一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身怀奇术的异人，不论是国泰民安的盛世，还是烽火连天的乱世，他们总是走在阴影里，或独善其身，或杀人越货，不论是正是邪，都留下了种种奇异故事。

《道可道》系列的主角无心，出身正一教。正一教属道教符箓派，也就是东汉张道陵所传的五斗米道，历代都由天师执掌，明代号称天下三大世家，凤阳朱是国姓，曲阜孔是至圣先师，江西张就是天师苗裔了。这一派道士大多不忌荤酒嫁娶，因此也被称为火居道士。火居道士和俗人无异，可婚娶，平时居家，习吹打弹唱，遇有丧葬等事，群往画符念咒，导引亡灵。当然小说里的法事被我大大武侠化了，总不能让无心拿些乐器吹拉弹唱一番降妖捉怪。

张天师捉鬼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明人罗懋登的长篇通俗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随同郑和下西洋的两个法师之一便是张天师，而笔记中记载张天师捉鬼的故事也极多。故乡有座名谓“祥云观”的道观，是元初濮鉴建造，原名玄明观，为江南三大道观之一，清初为避康熙玄烨讳才更名“翔云”。据说当初香火极盛，但我看到时就只剩了一个山门，还有两只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拉倒的石狮子。山门是用条石砌成，正中有条裂缝，老人说那就是张天师路过此地时与观主张和斗法失利，一怒之下用法剑砍出来的。虽然我看不出哪有剑砍的痕迹，但听到这故事却让人大为神往，几乎信以为真，因为居然还有事实佐证。在笔记中，天师和法官向来以“五雷法”降妖伏魔，清人袁枚《续子不语》有《朱尔玫》一条，谓康熙间有术士朱尔玫以邪术惑人，号称神仙，名重京师。某次与张天师斗法，朱尔玫将茶杯抛在空中，仿佛有人捧着，竟不落下，而张天师亦掷一杯，则张杯停于空中，而朱杯落矣。“或问真人，真人曰：‘彼所倚者，妖狐也；我所役者，五雷正神也。正神腾空，则妖狐逃矣。’”

小说中出现的对立面竹山教也是民间实有的邪派，《子不语》中有《学竹山老祖教头钻马桶》一条，文曰：

湖广竹山县有老祖邪教，单传一人，专窃取客商财物。其教分两派，破头老祖，即竹山师弟。学此法者，必遭雷击。学法者必先于老祖前发誓，情愿七世不得人身，方肯授法。避雷霆须用产妇马桶七个，于除夕日穿重孝麻衣，将三年内所搬运之银排设于几，叩头毕，遂钻马桶数遍，所以压天神也。有江西大贾伙计夜失三千金，旦视箱篦，丝毫不动，惟包银纸有虫蛀小孔而已。因记船过襄阳，有搭船老翁借居舱后，每晚辄焚一炷香，向空三揖三拜，口喃喃诵咒，听之不解，疑即竹山邪教也。识者包银用红纸，四面以五谷护之，则其法不能行。

这里的竹山教，学的也是五鬼搬运之类的小法术。学竹山教法术得头钻马桶这一细节十分有趣，说是为了避雷霆，看来竹山教也自知是邪教，会上干天怒，才借污秽避雷，倒有几分真小人的率直。在《道可道》故事中写到的雁高翔这名字出自清末宣鼎笔记小说《夜雨秋灯录》，那里的雁高翔是个侠客，其实就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当初读此书，就很喜欢那个雁高翔对三柔秀才所吟的一首长诗："天边月黑叫鬼车，平原美人泣头颅……"粗犷妖异，很有怪诞之美，写到这个故事时，便把这个名字顺手拈来了。竹山教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中也有出现，不过李寿民笔下的竹山教是彻头彻尾的妖人，跑跑龙套而已。小说中与竹山教同出一源的"九柳门"则是出自虚构，于史无据。

中国的术士与日本的忍者和阴阳师颇有类似处，忍术和阴阳术其实也是受中国的神秘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忍者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九字真言，便出自葛洪《抱朴子》，其中还有几字错讹。只是现在关于忍者和阴阳师的小说有很多，中国传统的术士反倒渐渐为人淡忘，殊为可叹。

楔子

"要去龙虎山？！"

金翻译有些莫名其妙。他是鹰潭惟一的意大利语翻译，今天被分派一个任务，说有位意大利朋友想去附近龙虎山观光，由他负责接待。他道："为什么要看这些四旧？以前的外宾不都是招待他们参观红旗大队，看看社会主义新农村么？"

缪司长叹了口气，道："这是那位意大利朋友自己提出来的，不知道他们哪里听来的这个消息。他是意大利一个望族的人，对中国人民很友好，这次也是作为水利专家来的，上面发下过话，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这样吧，我派部车给你，一路上你跟他联系。"他想了想又道："对了，伙食费尽量控制在每顿两元以内。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现在鱼虾便宜，多吃点，也足够了啊。"

金翻译叹了口气。作为任务，他是没有反驳余地的。如果是以前，听说龙虎山倒也不错，道观建得巍峨壮观，可自从停课闹革命以后，那儿作为封建迷信的大本营，也不知被红卫兵抄过多少次了，恐怕也看不到什么。他道："那，缪司长，什么时候走？"

"马上就走。"缪司长走到窗前，"看到没有，那儿坐了个黄头发外国人的吉普车就是了。"

这是两个小时前的事了。金翻译走在龙虎山镇的街上，默默地想着。街道是用长长的青条石砌成的，总有个几百年历史，但大多完好，还很平整。可是这么个灰蒙蒙的镇子，实在没什么可看的。路边的围墙上，红漆刷上了一些诸如"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标语，几个穿了蓝布衣服的老头子则坐在门口边晒太阳边下棋。他们一进镇子，镇上的小孩见有外国人来了，顿时拥过来围观，这些老头子倒是见怪不怪，只是瞟了一眼便又下自己的棋去了。

到处都一样。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鸡屎臭，还不算太难闻。虽然听惯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样的光辉教导，但金翻译还是有些微恼怒。这些外国人，一个个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自讨苦吃。红旗大队是专门为外面参观的人预备的，户户通自来水，家家有电灯，可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可这意大利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难道就为了看看这么一个破败的小镇子么？这种样子只能给社会主义抹黑。他看了一眼身边这个正在兴致勃勃拍照的名叫克朗索尼的意大利人，心里升起一团疑云。

他真是一个友好人士么？说不定，是苏修派来的特务。

"金，请问那是什么地方？可以进去么？"

克朗索尼的问话打断了金翻译的胡思乱想。他抬起头，顺着克朗索尼的手看去。前面在一片黑瓦白墙的民居当中，挑出一角飞檐，显

然那儿有座古建筑。只是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道："我去问问。"

他走到一边。两个老头子在下棋，另一个正背着手看着。这老头子倒是恪守观棋不语的古风，站着一声不吭。

"老同志，那儿是什么地方？"

金翻译指了指那一角飞檐。那个看棋的老头子抬起头来，道："那儿啊，是大队仓库。"

"可以进去吗？"

那个老头子笑了："这两天正在交公粮，门都开着，随便进。不过也没什么好看了，早有红卫兵来过，把里面砸了个稀巴烂。"

"以前是干什么用的？"

"以前啊，"那老头沉吟了一下，"以前那是天师府的伏魔殿。我还记得的小时候看过，嗬，气派！"

一个下棋的老头子忽然抬起头，拿一个吃掉了的炮敲了敲桌子，抬起头道："阿狗伯伯，你这张嘴也吃苦不记苦吗？还要多嘴。"

听得这话，那个看棋的老头子一下不说了。也许，以前他是因为说过伏魔殿如何气派，吃过点苦头吧。金翻译点点头，回到克朗索尼身边，道："克朗索尼先生，那地方原先是一个宗教场所，现在是个仓库。"

"宗教场所？是不是'伏——魔——之——殿'？"

这后四个字是一字一顿说出来的，而且居然是中国话，虽然并不标准。金翻译吃了一惊，道："克朗索尼先生，你听说过？"

"当然，"克朗索尼搓搓手，已掩饰不住兴奋。"怪不得一模一样。金，我们去看看。"

他说完，把照相机往肩上一掩，已大步向前走去。金翻译比他要矮一个头，克朗索尼大步走，他得小跑着才能跟上。还好那个仓库不算远，拐过几个弯就到了。

远远看去，还看不出规模来，走进了才发现原来那座伏魔殿的大门着实不小。这时候大门洞开，不时有人挑着担进来，担着的都是谷子，那大殿上的确空空荡荡，靠门口放了一把磅秤，一个耳朵上夹了根烟的中年人正在过磅，另一个戴眼镜的人则捉了支毛笔在记账，多半是个会计。看见克朗索尼和金翻译进来，里面的人都有些吃惊，几

个乡民看着克朗索尼的满头金发，连谷子都忘了下肩。克朗索尼却不管别人拿他当猴子一样看，急匆匆地到处看着，摸摸大殿的柱子，又对着墙上一些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辨认的壁画发呆，还不时拍几张照片。

“喂，你们是什么人？”

好半天，那个正在过磅的中年人才问道。克朗索尼和金翻译来得太突然，他一定摸不着头脑。金翻译连忙走过去，道：“那位是意大利朋友，国际友人，他想看看这儿，你们忙你们的吧。”

“国际友人？”中年人咂摸着这个词，忽然露出笑意：“是不是和白求恩一样？”

“对，对，就和白求恩一样。”金翻译松了口气。还好这个人“老三篇”读得熟，倒省了不少口舌。

中年人点点头道：“看吧看吧，反正也没东西。”他看了一眼克朗索尼，又小声道：“意大利在哪里？是不是也在加拿大？”

“差不多，隔着几里地。”

“明白了。就跟这儿和北京似的。嘿嘿，我常听收音机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么。”中年人又点点头，忽道：“他在做什么呢？”

金翻译扭过头，却见克朗索尼正一瘸一拐地走着，但显然不是因为脚扭伤了，他脸上一脸的正经，每一个步子都踩得很小心，倒像一种样子不好看的舞蹈。金翻译也楞住了，嚅嚅道：“大概，是在跳舞吧。”

“是禹步。”

那个记账的眼镜忽然说了一句。金翻译一怔，中年人倒是恍然大悟，道：“对了，三眼子，我小时候见过你师父做法事，他也这样走过。”

这个三眼子想必是个还俗的道士吧。现在红卫兵闹得不凶了，金翻译还记得，前些年大破四旧时，那些和尚老道全被红卫兵勒令还俗。他越发惊奇，心中的疑虑也更深了。

这个克朗索尼到底是什么人？

在仓库里走了一圈，克朗索尼似是意犹未尽，在大门口拍了好几张照。这副架势，总让金翻译想起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的美国特务。

如果不是知道这儿不是什么国防工程要地，也没有兵工厂，他恐怕马上就要去汇报了。

他似乎对这儿很熟，难道以前来过？可是克朗索尼年纪不过三十多岁，不算太大，如果他曾来过龙虎山，又该是什么时候？

“金，山上，是不是有一个叫‘烟——发——官’的地方？”

金翻译道：“什么？”他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来时看过一点资料，似乎也没有这个地名。

“‘烟——发——官’”克朗索尼见金翻译听不懂，也有些着急，伸手比划着。

“‘烟发官’？我也不知道。”金翻译摇了摇头，实在不明白克朗索尼到底在说些什么。这个名字闻所未闻，也不知道这意大利人哪里听来了。他回到仓库里，向那中年人道：“同志，你听说过‘烟发官’这么个地方么？”

那中年人还没回答，边上的会计忽然大声道：“同志，这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说的演法观？”

这几个字克朗索尼也听懂了，他兴奋起来，叫道：“对，对，烟——发——官！”

中年人抬起头来，道：“有个演法观么？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天师庙。”那会计抓了抓头皮，“这名字知道的人很少的，我也是以前听师父说过一次。”

“天师庙啊，那我知道。”他走出门外，指着上山的路道：“从这儿上山走一段就看见了。不过现在已经塌得差不多，也没什么东西。”

演法观果然已经颓圮不堪，屋顶几乎整个塌了下来。站在门外，金翻译皱了皱眉，道：“克朗索尼先生，不要进去吧，很危险。”

克朗索尼却似不曾听到，呼吸也有些急促。他忽然掸了掸本来就非常干净的西装衣袖，向前走了一步，伸手做了个手势。金翻译这倒看懂了，知道这是道士常做的稽手。他大吃一惊，心道：“他怎么会这个？他……他到底是什么人？”

其实克朗索尼这稽手很不标准，只不过约略有点意思而已，金翻译自然看不出其间的细微来。克朗索尼每走一步都做了个稽手，又在里面拍了几张照。只是照片实在没什么可拍的，尽是些残垣断壁，地

上倒有一些泥块，尚有些彩色，大概是当初的神像，后来被推倒砸碎后剩下的。

金翻译在门口看着克朗索尼，心头疑云越来越重。克朗索尼这人身上实在有着太多的疑点，但他也不敢多说。一会儿，克朗索尼走了出来，道："金，我们回去吧。"

他脸上有些黯然。金翻译也不好多说，点了点头，道："好吧，我们走。"

下得山来，坐上那辆吉普车，开始上了回鹰潭的路。路上克朗索尼一言不发，若有所思。金翻译一边开着车，一边想着今天这趟莫名其妙的差事。

"金，为什么那儿都没有了？"

克朗索尼忽然问道。金翻译一时还没回过神来，道："什么？"

"为什么，那个伏魔之殿改成了仓库，演法观破成这样也不修？"

金翻译笑了笑："这些都是四旧，应该破掉的。"

"为什么要破掉？这些都是祖先留下来的。"

"不破不立。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些都是封建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当然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金翻译暗暗舒了口气。他知道外国朋友纵然对中国很友好，但对破四旧这一伟大运动却几乎一点也不理解。

"唉！"克朗索尼长长叹了口气。也许这种回答听得多了，他知道说了也是白说。金翻译看看天色，天已近黄昏，得快一点。可是路上不时有归耕的农夫赶着牛回来，想赶得快也不成。他正有些着急，却听得克朗索尼嘴里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是一句意大利方言吧，他也听不懂。金翻译没往心里去，笑道："克朗索尼先生，有句话想问问您，请问可以么？"

"是什么？"

"请问克朗索尼先生，您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看？"

克朗索尼又叹了口气，回头看了看龙虎山镇的影子，道："这是我家的祖训。我这一族最早就是中国人。"

“什么！”金翻译这一惊，差点把车也开到田里去。他刹住了车，扭过头道：“克朗索尼先生，您是位华侨？”

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说得不对。克朗索尼哪有半分华侨的样子，金发碧眼，他就算想冒充华侨，一百个人里肯定一百个不信。他道：“您真确认您是中国人的后代？”

“是啊。”克朗索尼道，“很久了。大概还是14世纪时的事了。”

金翻译险些要喷出来。14世纪！现在已经是20世纪后半叶了，居然是六百年前的事！他笑了笑，道：“您倒还记得。”

“是啊，”克朗索尼点了点头，“我们这一支是美第奇一族中比较特殊的。第一代受教宗封为‘没有心脏的骑士’，他就是个中国人。”

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的第一望族。从中世纪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做佛罗伦萨的执政官。这些金翻译虽然不清楚，但也知道克朗索尼这一家子在意大利名望很高，现在还有很多大富翁，所以是很有用的国际友人。而这个“没有心脏的骑士”，但让他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本内参电影来了。那部叫《堂吉诃德》的电影里，那个堂吉诃德自称“哭丧着脸的骑士”，和克朗索尼说的“没有心脏的骑士”倒是一对。只是中国话里，“没心没肺”可不是一句好话，那个没有心脏的骑士，金翻译八成不信他是中国人。

可能因为年代久远，以讹传讹吧。

他笑了笑，道：“是么？那可真的很远了。”

克朗索尼显然发现金翻译并不相信，他脸涨得有些红，道：“金，这是真的，我们代代相传。‘没有心脏的骑士’生前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名望，墓直到现在仍然在，上面还刻着我们这一支的家训。听人说，只要一到中国，一说这句家训，人人都听得懂的。”

“是么，能说来听听么？”金翻译倒有了几分好奇心。

“我刚才就说过了，你大概没听清。”克朗索尼清了清嗓子，用相当不标准，但尚可听清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念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第一卷 伏魔录

第一章 收妖

“太上有命，普告万灵。天将统天下，伐天鼓，扬天旌，挥金星，掷火铃，捕无影，搜无声！”

一把精钢长剑带着股微微的劲风扫过蜡烛，烛火燃得正旺，“砰”的一声，挂在剑尖上的一道符被一下点燃。符是画在黄裱纸上的，本来就易燃，又因为浸透了烈酒，更是沾火即燃。但薄薄一张纸毕竟只能燃得短短一时，火舌吐出了数尺长，马上又熄灭了，火光转瞬即逝，照得剑身上用朱砂字画着的一道符像是凸出来一样。

长剑收回，正在坛前作法的一个年轻道士左手捏个剑诀向剑尖一指，剑尖上的纸灰一下散成了无数细末，马上又结拢，在剑尖形成一个小黑球。因为还有些火星，这小黑球中也有细细的火线爬动。他将剑向面前的池塘一指，纸灰又凝成一线，直直射向池塘里。

一入池塘，池水马上像开锅一般翻动。池中还有一些半枯的荷叶，水一翻动，枯枝败叶登时被推向池边，从池中心翻起一个大水花来，倒像是从池水正中突然又有个水源，正不断冒出水来。这道士将浸过符的酒碗端起来喝了一口，猛地向剑上一喷，这柄长剑立如巨烛燃起。他左手剑指夹住剑身，从剑柄处向剑尖一抹，火光应手即灭，剑身上的朱砂字一个个都亮了起来，他口中喝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疾！”

池水中央本来凸起一块，此时更是像活的一样应声暴起，一道水柱冲得足有丈许高，从池中猛地冲出一个坛子一般大的东西，正蹲在水柱上面。这东西看上去像个侧放的斗，两眼放光，竟是个斗大的金色蛤蟆。道士双足一蹬，人冲天直上，在空中像是踩着无形的阶梯，双足移动，疾愈飞鸟，剑光一闪，那个蛤蟆还呆呆立在水柱上动也不动，被这一剑从中斩为两半，水柱也应剑而断，池面如同下了一阵暴雨，那道士又极快地退了回来，仍站到坛前，连先前的足印都不曾差得分毫。

他将剑收到眼前，抓过一道符在剑身一抹。剑身上此时像插进过黑油里一般，上面涂了许多粘粘稠稠的黑水，符纸一过，却重又露出雪亮的剑身，以及上面的朱砂符字来。擦净了长剑收回鞘中，小道士

左手一抖，那道擦过剑身的符无火自燃，眨眼间便又在他掌心里烧成了一堆黑灰，他却像什么事都没有，看着火燃尽，将掌中纸灰吹去，拍了拍手，又整了整衣服，朗声道："星翁，事情已了，出来吧。"

这道士看年纪只有十八九岁，一张脸还带着点稚气，两只眼睛又亮又灵活，带着几分狡狯，甚至不像个诚实人，此时倒是一本正经。

这家主人名叫莫星垣，是安徽凤阳有名的富户，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女，自是爱如掌珠。去年府中出了个妖精，莫小姐被妖迷了，莫星垣心中惶急，请了不少法师前来捉妖也不见效，这个小道士无心是揭了悬赏自己前来的，本来莫星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让他来试试，没想到无心看上去不甚靠得住，捉妖的手段却比那些白胡子的和尚都要强得多，轻轻易易便将妖物收了。莫星垣又惊又喜，从内室跑出来。

无心捉妖前与他说好，让府中大小在捉妖时不得进院子，莫星垣方才将信将疑，等得心惊肉跳，因为无心来时要了桌好酒菜吃，他只怕无心也是来骗吃骗喝的。一桌酒菜事小，纵然现在正闹饥荒，但莫大财主这点财还破得起，可要是捉不了妖可是大事。一听得无心说妖已被收了，他急匆匆赶出来，笑道："法师！法师！你真是好本事啊！"

无心微微一笑道："星翁，你让下人将妖尸收了放进坛中，用火烧化后埋入地下九尺，以后便无事了。"

莫星垣没口子道："是，是，是。"伸将向正厅一让，又道："法师，请进去喝上一杯，我让厨房里做菜了。"

无心摸了摸肚子道："不必了，方才一桌酒还在肚子里呢，我也吃不下。星翁，小道士还有事在身，收了这个蛤蟆，请星翁将花红拿出来吧，说好了，我要现银，不要宝钞。"

宝钞是纸印的，太平时可当现银用，但现在兵荒马乱，宝钞发得多，等如一堆废纸。无心行走江湖，只靠给人降妖驱邪混口饭吃，只是他年纪甚轻，长得又不稳重，那些想请道士和尚做法事的殷实人家一看他这副样子，倒有七成当他是个骗子，此番能在莫星垣府中做这一堂花红三百两纹银的法事，已是难得的财喜，他生怕莫星垣会赖账。

莫星垣道："这个自然。来人，拿三百两纹银过来。"

三百两纹银，已是一大盆，近二十斤的份量了。无心将银子一封封抓过来，每一封都掂了掂，觉得没有缺斤短两，便包进包裹，背在肩上，松了口气道："星翁，令爱被鬼迷日久，请她出来，我给她驱驱邪气。"

莫星垣见无心一出手，妖物便手到擒来，对这小道士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是言听计从。只是小姐因为被妖物迷了许多日，走也走不动，他叫道："春仙，夏仙，扶小姐出来！"

两个小丫鬟扶着莫府的小姐从内室走了出来。莫星垣家财万贯，人家一说起莫府的小姐，便觉得大家闺秀，自应杨柳其腰，芙蓉其面，花容月貌。莫小姐身材纤细，倒也有几分杨柳腰的样子，只是一张脸甚大，若说是芙蓉面，那这朵芙蓉花也该足尺加三的，加上瘦得不成样子，两个颧骨高得几乎要遮住眼睛，实在论不上花容月貌。无心一见这小姐的样子，微微撇了撇嘴，从怀里摸出一道符道："星翁，将这道符化了调在水里给小姐喝下去，再请大夫来用当归人参之类补血益气的药物调理几日便好。此间事情已了，小道士也告辞了。"

他说走便走，便要向门口走去，莫星垣跟在他身边道："法师，请问尊姓啊？"

道士不比和尚，和尚出家后都是以"释"为姓，道士却都有俗姓的。无心也不停步，顺口道："小道士姓什么也没什么打紧，星翁留步。"

他头也不回，人已走出莫府。他步子迈得不大，走得却是风快，莫星垣小跑都赶不上他，方到门口，无心已走出数十步外，拐进一条巷子，再也看不到了。

＊＊＊

"来一大碗面，肉要多多的！"

这是个小面摊，掌柜小二只是一个人，正从热气腾腾的锅后钻出头来道："大肉面一碗，五钱银子。"

无心吓了一跳："什么？五钱？银子？"

那掌柜道："正是，五钱。"他生怕这个小道士没听清面价，明明付不起还来吃，伸出一只手来，五只手指张开了像把小蒲扇，以示价钱。

“怎的会这么贵？我从山西过来，一路上一碗大肉面顶多也不过是十几文钱。”

“道爷，你怎不知道凤阳府今年遭灾？米价都涨到二两一石了。”

寻常米价一石也只有二钱五分，如今涨到二两一石，已是平常十多倍了。无心从怀中摸出几块碎银，掂了掂，咋舌道：“早知道面都这么贵，就从江西买些大饼过来了。”

他将一块碎银扔到案上道：“掌柜，来一碗吧。这儿五钱还有多，你给我加两块肉。”

那掌柜接过银子，登时眉开眼笑，道：“道爷是从江西来么？辛苦辛苦，那儿年成好不好？”

无心道：“也不算好，马马虎虎吧，你快点给我下面才是正经。”

“好咧！大肉面一碗，道爷您先坐着，我马上就下。”

吃面的人也不多，无心拣了个桌子坐下来。那掌柜下面果是一把好手，夹了一大筷子干面在沸水里一过，又加了碗冷水。等面汤一沸，也不用笊篱，就拿筷子一搅，一碗面就全捞了起来。在里面加得了大肉，端到无心跟前道：“道爷，面得了。”

一见这碗面，无心差点叫出声。那面倒是不少，但上面的一块肉薄得几乎风吹得走。他敲敲桌子叫道：“掌柜的，五钱一碗的面，上面就只有这两片肉？”

那掌柜送好了面，将汗巾搭在肩上道：“道爷，你真不知价钱，米价二两一石，肉价可更贵了。你没听说过前些时镇里有个孝妇为了养姑，甘愿自卖自身，把自己卖到肉案上去么？作孽啊。”

无心吓了一跳，一脚踏到长条凳上道：“这……这……这不是那孝妇的肉吧？”

那掌柜陪笑道：“道爷放心，小摊是老字号，当然不做这伤天害理的事，这是猪肉。”

无心这才放下心来，坐端正了吃面，心中却暗自后悔，心想：“就算吃不下，也实在该在莫府再吃一顿后出来。”先前离开莫府时，肚子胀鼓鼓的吃不下。可还没走出镇子，却又饿了起来。但此时后悔也来不及，总不能重新回到莫府，要莫星垣再为自己开一桌吧。

他刚一吃面，边上一下围起了一大堆人。这些人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有男有女，有两个女子年纪还轻，却已又脏又瘦得不像个人样。那些人一围过来，掌柜的喝道："走开走开！别碍着我做生意。"

那些人似是很怕这掌柜，被一赶便走开了。无心吃了两口面，见那些要饭的虽然不敢走近，却还是远远地看着他，心中极是不舒服，伸手到钱褡里摸着，有心再叫一碗，但饿的人有那么多，一碗面杯水车薪，济得何事？而且要饭的那么多，只怕还要生出事来。可要是他做个好人，大大施舍一番，每人一碗，算算足足有三四十人，就算全吃光面也得十几两银子，他也委实不舍得。

正想着，忽然有个人在那边叫道："钟府施粥啊，没得吃的快去，早到有施，晚到可没了。"每到灾年，总有些大户人家行善事设粥厂施粥，只是人多粥少，去得早了还有厚粥，晚了就连米汤也没了。那班叫化子听得有人施粥，登时涌了过去，一些腿脚不便的也连滚带爬，生怕去晚了没得施。

无心不敢再看，低头喝了口面汤。那面汤也又厚又糊，大概不知下过几锅面了。他正吸进一根面条，却听得边上有人长叹一声，抬头一看，却是个和尚。

这和尚穿着件半新旧的袈裟，年纪也只有十八九岁，一张脸清俊文雅，倒如个士人，和一般和尚不同的是这和尚背上竟然背着口剑，倒与无心仿佛。无心一见这和尚，心中打了个穴，一口面都忘了咽下，心道："和尚带剑，他是术剑门的人么？糟糕，会不会是歹人？"他身边带着三百两银子，又见到处是要饭的，实在很不放心。

那和尚叹了口气，坐下来道："掌柜，一碗素面，不要荤油。"

那掌柜的一见是个和尚，急道："小师父，我这摊上可不斋僧的。"

那和尚道："小僧不是化斋饭的。"他从怀里摸出一块银子，也正是五钱上下，放到案上。掌柜的一见银子，笑逐颜开，道："好，好，小师父稍等，我给你盛多多的。"肚里却在寻思："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全是些小和尚小老道来吃面。"

那和尚整了整袈裟，正襟危坐。刚一坐下，却听得边上那个也在吃面的道士道："小师父，敢问尊姓是余么？"

和尚有些莫名其妙，道："道长，贫僧释子，无姓。"

无心听他说"无姓"，倒是一怔，又道："那小师父俗家是姓张还是姓赫连？"

刚问出口，素面也上来了，和尚只是道："我不是术剑门的。"便闷下头去吃面。他五钱一碗素面，面条盛得倒真比无心多不少。那和尚接过面，低头开吃，却像饿了几天一般，这一碗面不过三口两口便吃完了，无心吃得比他早，两人倒是同时吃好。无心刚把碗放下，那个和尚还在舔着碗底，似乎要把每一滴面汤也吃下肚去。无心叹道："小师父，你要没吃饱，小道士来做个东，再请你吃一碗吧。"无心听这和尚说自己不是术剑门的，暗暗松了口气，心情大好。他几十碗面不肯施，一碗面倒是肯的。

那和尚此时才放下碗，舔了舔嘴角的面汤道："多谢道兄好意，我已吃饱了。只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不好轻易抛洒。"

无心笑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是读书人的话，你一个和尚原来也说这等话。"

那和尚合掌念了句佛号道："诸事皆有佛理，儒道释三家皆是修行，道兄着相了。"

无心道："若是修行，那小师父怎么还要背剑？"

那和尚本已站了起来，听得这话，回头正色道："时当乱世，妖魔横行，执剑卫道，亦是出家人本份。"

他年纪比无心也大不了多少，谈吐间却法像庄严，颇有大德高僧风范。无心看着他的背影，低声道："什么本份，我可只知道存钱。要没钱，连这碗面也吃不到。"

这时从边上一条巷子里走出一大队人来，一路锣鼓喧天，边上却围了一大批叫花子。这队人抬着不少贡品，那些叫化子一个个目光灼灼，若不是有家丁在队伍两边执刀守卫，只怕他们早上前抢了。

突然，有个叫化子猛地冲上前去，伸手要抓一个馒头，可他的手还没碰到，边上一个家丁抢上一步，一脚踢翻他道："臭要饭的，连五显灵官庙的贡物也要抢么！"

那个叫化子本就饿得站都站不稳，哪里还经得起这一脚？当时被踢得在地上翻了几个滚，爬起来时跪在一边又哭又叫，可那帮家丁却

似听而不见，仍是大步向前走着。无心看得发呆，低声对那掌柜道："掌柜的，这是什么？"

那面摊掌柜的从锅后伸出头来道："那个啊，那是刘家给五显灵官上供。他们是色目人，这年头，还有吃不完的东西上供，作孽啊。"

"五显灵官是什么？"

那掌柜看了无心一眼，似乎对他连五显灵官都不知道大觉诧异："五显灵官就是五显灵官。色目人在这儿呆了几十年，也信这个，比原来的土人还要相信一些了。"

那队伍很长，走到后面，忽然转出了一大队人，抬着一顶轿子。这轿子披红挂绿，倒像是平常女子出嫁。无心奇道："那又是什么？要嫁人么？"

掌柜看了看，叹口气道："唉，那是嫁给五显灵官的。这几年年年都这样，可惜，不知又是哪家走投无路，把一个黄花闺女给卖了。"

无心皱起了眉道："嫁给五显灵官？怎么嫁？"

"其实也就是把轿子放到五显灵官庙里。唉，这年头，买个人比买头猪还便宜，五显灵官庙边上野兽毒蛇又多，天知道是不是真的五显灵官收去了还是被野兽吃了。"

无心看着那一队人，喃喃道："是这样啊。"

那队人还在敲锣打鼓，一派喜气洋洋。刘家富甲一方，供品也有许多，在一片锣鼓中，依稀还能听到有个女子的抽泣声，只是这抽泣声太轻了，一般人根本听不出来。

那掌柜一边往锅里下面，一边叹道："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世道，活得一天便是一天吧。"他说着抬起头来，却已不见无心的人了。

第二章 五显灵官庙

暮色渐浓，刘府的家丁站在五显灵官庙前，一个个都已坐立不安，不住交头接耳。这五显灵官庙是刘府的家庙，刚整修过，金碧辉煌，庙门前一个牌坊也修得又高又大，尽是长条青石砌成的。胡管家正襟危坐在庙前的一块旗杆石上，看着放在庙中大堂里的轿子和供品，耳中听得不耐烦，手里长鞭猛地一甩，打了个响鞭，叫道："闭嘴！老爷说过了，天黑才能走，不然那帮穷鬼来偷供品，五显灵官会发怒的。"

一个家丁走到他跟前赔笑道："老爷也说天黑了才能走，那现在天不是黑了么？"

"不行，天还没全黑。"

那个家丁看了看四周，又凑上前小声道："胡管家，你知道，五显灵官庙周围可是有怪东西的。"

胡管家一怔，扬起鞭来作势要抽，喝道："乱说什么！我们老爷刚修过五显灵官庙，哪有什么怪东西。"他姓胡，"胡"字犯讳，因此向来都是骂"乱说"的。

那家丁委屈之至，叫道："我不是乱说，听人说，五显灵官庙一到天黑周围会有许多小灯游走，有叫化子胆大，想来这儿过夜，第二天就人影全无了。"

他说得声音发颤，胡管家听得也不由打了个寒战。这家丁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确有这等说法，一般人单身绝不敢来这儿的，至于晚上，更是没人敢了。他见那家丁挤眉弄眼地还待说，心头火起，一鞭抽去，怒喝道："闭嘴！"

哪知他刚喊出声，边上忽然又有人"啊"地叫出声来。胡管家怒不可遏，喝道："喊什么！"

有个家丁转过头，指着庙后的山坡上道："那里……你看那里……"他说得声音发颤，似是魂飞魄散。胡管家心中疑惑，抬起头看了看那边的山坡。刚一抬头，猛地倒吸一口凉气。

山坡上，像是突然间起了一个集市，密密麻麻的一片亮点。那片亮点游移不定，若说是磷火，却不闪烁。此时月亮已升出了半个，映

着那一片亮点，极是诡异，他失声道：“那是什么？”

“是妖怪！”

那个家丁叫出声来，边上那些人本就已惴惴不安，听得叫声，马上争先恐后地向后逃去。胡管官还待喝止，但所有人都在向山下跑，他哪里还喝止得住，看看天色，也马上就要黑了，那些亮点却在地面忽高忽低，正向这儿涌来，他又打个寒战，终于也夹在一帮家丁中向山下逃去。

他们逃得很急，庙门口一片狼籍，人刚一走，原本虚掩的庙门“砰”一声掩了起来，一阵异风卷地而起。胡管家夹在人群中正向山下跑去，听得声音回头一望，却见黄叶翻飞中，一片灰蒙蒙的沙土漫天飞舞。他们离庙尚不甚远，却连庙影子都看不清了。他打了个寒战，摇摇头道：“邪门，真邪门。”

人一走，庙门口一下静了下来。等他们都散去后，庙前的牌坊上突然落下一个人影。

正是无心。

那牌坊足有两丈多高，可是无心跳下来时却轻得像一片落叶，纤尘不起。他站直了，踢了踢腿，看着庙上的匾额。匾额上，“五显灵官庙”几个字极是突兀。字是赵松雪体，刘家甚是有钱，刚涂过一层金粉，这几个字金光灿灿，在暮色中看来却有种妖异之感。

无心拾级而上，推开了被风吹拢的庙门。这庙白天还有些香火，一到晚上却显得荒废不堪。明明神像都是不久前刚上过彩绘，栏杆也用朱漆漆过，漆色依然鲜艳，但是现在看来总觉得一切都有些异样。

那些供品堆放在供桌上，一对红烛燃得正旺，映得神龛里的五显灵官张眉怒目，似正在怒吼，但只听得庙外的风声，庙里却静得怕人。五显灵官本是宋高宗赵构所封的五个忠臣，但到了此时，乡间所祀的五显灵官其实都已与五通合流，这庙中的五显灵官衣着破烂，正是五通，却不知为何一个个高鼻深目，不似中土人氏。

无心扫了一眼那五个泥像，喃喃道：“知道饿的没饭吃，你们这些不知道饿的却总有人送吃的。”他摇摇头，抓起供桌上一个石榴，掂了掂。这石榴甚大，已裂开一道口子，里面露出殷红的石榴子，大约是

刘家自种的，若是种在田间，这等大饥之年，只怕未到成熟便早被灾民摘走了。

无心掏出颗石榴子吃了，只觉酸甜可口，他咧嘴一笑，将石榴放进怀里。供桌上供品甚多，他又抓了几个水果放在怀里，看看实在塞不进去，才恋恋不舍走向那轿子。

刚走到轿前，无心猛地站住了。

外面的风声中，依稀有足音传来。风虽大，足音被扯得支离破碎，但无心还是听得清清楚楚。他心头一凛，看看周围，人一下翻进了供桌下。那供桌用布幔围着，翻到里面，外面便什么都看不见了。

刚翻进去，虚掩的庙门被人一把推开。从桌下看出去，无心看见一双穿着白布僧鞋的脚。

进来的，竟是个和尚么?

那人脚步很是沉稳，在供桌下也看不见那人的脸，但从那人踏出的步子来看，此人大有本领，每一步踩出都有龙象之威。从大门口到供桌，不过十几步，那人走得不紧不慢，无心在供桌下却几乎都感到了地面的抖动。他不由将手按在剑柄上，手臂运足了力量，那柄精钢长剑像是猛虎在柙，只消一碰便会脱鞘而出。

那人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做什么?

这时，那人已走到了香案前，顿了顿，突然，无心听到了一声重重的吸气声，紧接着又是一声断喝，头顶的空气也像突然裂开，有一根无形的长鞭当头打下，他大吃一惊，脱口叫道：“大日如来金刚剑！”

所谓大日如来金刚剑，乃是五台山密宗代代相传的秘剑，此剑之威，据说可以破魔击邪如覆掌，但正因太过刚猛，使出来玉石俱焚，密宗各家大多封存不用。佛门本分显密二宗，中原释家多属显宗，惟有五台山禅寺却多为密宗。无心以前在师门曾见过前来切磋的五台山伏魔寺僧人现过密宗破魔八剑，其中这一手大日如来金刚剑给人印象极深，号称“无坚不摧，无魔不破，无邪不辟”，一剑击出，连整块巨石都能击得粉碎。而这剑在击出时因为消耗真气甚大，必定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再猛地一口气吐出，其中吸气时发出“唏”音，吐气时又发出“哈”，修为深的，吐气时那一声喝真如当头一个霹雳。外面这人出

剑时的一喝震得大堂中嗡嗡作响，连梁上灰尘也簇簇而落，修为实已不浅。

无心见机得早，在那人的金刚剑尚未落下，人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手一按地面，叫道："不要动手！"人已从供桌下急射而出。五台山名门正派，门下自非敌人，他不敢动手反击，只得这般闪避。但在大日如来金刚剑的全力一击下，能否全身而退，他也实在不敢打包票。

一冲出供桌，却没有意料中的大力波及，只是像有一股小小的旋风落下，供桌的帷幔也被卷起。无心在地上一翻，人已单腿跪地，一手撑着地面，头还不曾抬起，先叫道："道友，不要动手。"他生怕那和尚收手不及，紧接着攻上，可一抬头，却见那和尚稳稳地站着，手中的一把长剑悬在供桌上，还不曾触及桌面，刚才这一剑竟是硬生生收手。

此时无心才看见了那和尚的脸，他叫道："是你！"原来这和尚正是和他在面摊上一块儿吃面的那和尚。

那个和尚依然看着他，剑势仍不收回，慢慢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无心道："小和尚，我也是来降妖的，比你早到一步。"他其实年纪与这和尚相差无几，却大模大样地说什么"小和尚"，那和尚倒不以为忤，只是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忽然道："不对，师父说你们道家清规与我们差不多，可你却要吃肉的，一定是个不守清规的出家人。"

无心哭笑不得，道："我是火居道士，你师父难道没跟你说么？火居道士不避荤酒，连老婆都可以娶的。"

那和尚像是听到了什么脏话一般，低下头，将剑收了回来，念了句佛号道："罪过罪过。"

无心笑道："小和尚也是假道学，你们鸠摩罗什不也娶妻生子，不忌荤酒么？"

那和尚正色道："那是大德不可度以常理，不能随便与人相提并论的。"他把剑插回背上的剑鞘，向那轿子走去。他的人刚走开，供桌忽然"咯"一声裂成了一堆碎片，桌上的馒头果品也散了一地，一个个都变得稀烂。方才他的大日如来金刚剑虽然收回，剑势却已猛击在供桌

上，那供桌虽然牢固，也挡不住这等金刚大力的猛扑，被剑势震得寸寸碎裂，再被他僧袍之风一带，终于彻底碎了下来。

无心看得一咋舌，心道："要是这一剑落到我头上，那我可挡不住。"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是绝比不过这和尚的，刚才实是死里逃生，直到现在背上还满是冷汗。这时那和尚正走到轿前要掀开帘子，他忙道："小和尚，里面可是个女子。"

那和尚也不抬头，只是道："梦幻泡影，亦复如是。"

他伸手去撩开帘子，手刚一碰到轿帘，突然间只觉手指尖像被针刺了一下，一阵剧痛从手指一下伸到心头，浑身也登时像堕入了冰窖中，两根白生生的尖牙穿过轿帘，在他的手指上咬了一口，正极快地收回去，帘上有个长长的影子悄然隐没。

里面有条毒蛇！

和尚万万没料到会有这种事。那条蛇毒性极巨，虽然咬的只是指尖，但从伤口处隐隐有一条黑线沿臂而上，只怕马上就要到肘弯了，他浑身也在刹那间便已僵硬，连舌头也像是变成了一片木头，周身上下，连脚趾都不能动了。幸好他一向精细，便是掀帘子时也已结了个手印，左手的两指恰好指着肘弯，那道黑线一伸到肘弯处，便像是被什么东西阻住了一般，再伸不上半寸，但他整个人也仍是动弹不得。

无心在他身后还在唠唠叨叨地道："小和尚，其实做火居道士也不坏，荤酒老婆，那又算什么罪过了，我老师跟我说修真只在修心，不在修形，白日飞升修不到，修到元神出窍也不错的。对了，小和尚你叫什么？"

他说了半天，却没听得他和尚回答，有点不悦，道："小和尚，你架子大也不用大到这样吧，我跟你说个半天，你理都不理我。和尚和尚，以和为尚，你打我一剑我也没说你的不是，你……"

说到这儿，他突然已感到了事情有些不对。那和尚本是背着他的，方才已是好半天一动不动，便是架子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他就算真个无心也已发现情况有异。

他的右手伸到腰间，拇指轻轻一推，松了崩簧，握住了剑柄，左手中也不知怎么一掏便有了一张符，轻轻一抖，那道符一下燃起，他左手五指一张一合，已将这团火揉在掌心，又轻轻在那和尚右肩一

弹。和尚正在运功与蛇毒相抗，这蛇毒实在太厉害，他运足了劲力，只是将臂上的黑线逼退了半寸许，突然间肩头一热，只觉有一股力量传来，混入他本身劲力中，那道黑线经不得如此大力，被逼得在向手腕疾退，“啪”地一声，他指尖伤口处有一小团血块被逼了出来，一出伤口便成了一团黑雾，在轿帘上打出了圆圆一块污痕。

这道黑线一逼出体外，和尚才长吁一口气道：“总算没事了。道友，多谢你。”

无心按着剑，眼盯着轿帘，神色仍是肃然，低声道：“里面是什么？”

和尚道：“有条蛇。”

无心皱了皱眉，“铿”然一声，剑已出手，一剑将轿帘齐根削断，那把剑又已极快地入鞘。出鞘到入鞘，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若是眼慢的，只怕连他如何出手都看不出来，他的剑虽然没有大日如来金刚剑的无坚不摧，轻巧灵动却远远过之。

轿帘轻飘飘落下，两人一见里面，不约而同向后退了一步。

里面是个女子，身上被绳子绑着，嘴里还塞着布，大约刘家买她来上供，怕她哭闹，才绑好了送进轿子。在她脖子上，却缠了一条黑白交错的大蛇，一颗三角形的蛇头正左右晃动，血红的信子正不断吐出，像是嘴里冒出的一条小小火苗。这蛇缠着那女子的脖子，那女子也不知已是死了还是昏过去，一动不动。

无心小声道：“这是怎么回事？”山中有蛇虫原也不奇，但这条蛇居然钻到轿中缠着这女子，这幅景像实在太过诡异。

和尚低声道：“是蛇。”他一直镇定自若，方才手指被蛇咬中也不惊慌，但此时声音却有些颤抖。无心也不在意，道：“废话，我当然认得这是蛇。这是怎么回事？”

和尚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不过，她多半被下了禁咒了，只是我看不透那是什么禁咒。”他踏上一步，那条蛇又是“咝”一下昂起头，好像一根被压紧的弹簧一下，随时都会弹出来。和尚却像什么都没看到，两手结了个手印，大声念道：“唵嘛呢叭咪吽！”

这是密宗六字莲花珠真言，但是他刚念出，那条蛇却像是吞吃了个鸡蛋一般，身体猛地粗了一圈，那个女子本就被缠着脖子，现在被

勒得更紧了，发出了一声轻呼，无心也惊叫道：“当心，不要念了！”

和尚放开手印，颓然道：“不行，这禁咒太强，我解不开。”

无心将手搭在和尚肩上，小声道：“让我看看。”

他上前一步，打量着那女子，那条蛇见有人来，又是猛地抬起头，吐着信子，随时都会攻击。无心看了一会，忽然笑了笑道：“她长得很漂亮啊。”

无心先前一本正经，和尚原本以为他是在察看这禁咒的破绽，哪知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他再不能犯嗔戒，也不觉有些生气了，道：“你到底在看什么？”

无心收住笑容，打量了四周，左手拇指掐着另四指的指节，也不知想些什么，半晌，忽然道：“这里有人布了螭龙咒。”

庙中昏暗无光，月亮也渐渐升起，但还不曾照到庙中来。和尚也看了看四周，只觉四周的黑暗中似乎有无数细小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他心头一凛，打了个寒战，道：“螭龙咒？你会破么？”

无心在地上掸了掸，忽然坐了下来，微笑道：“小和尚，你叫什么？”

第三章 螭龙咒

和尚没料到无心居然会如此悠闲，说道：“贫僧无念。”马上又道：“道兄，你识得这禁咒，只怕会破吧？”

无心一笑道：“小和尚，你叫无念？正好我叫无心，我们倒是一对。”

无念急道：“道兄，你快跟我说吧，怎么破他这禁咒？”

无心把剑轻轻抽出来横到膝上，又摸出一块丝巾轻轻擦拭。他这把精钢长剑如一泓秋水，上面几个朱砂画的符字越发鲜明，仿佛在放出光来。无心擦了一遍，又举起长剑吹了吹，道：“小和尚，你修的是密宗拙火定。拙火定三修，无念、无心、无相，你名叫无念，好像连无念也不曾修成。”

无念不由一凛。无心这番话与他师父说的一般无二，他看了看无心剑上的符字道：“你不是正一教的么，怎么知道我密宗秘法？”

无心又了淡淡一笑：“坐下来吧。”

无心比无念也大不了多少，但现在他的语气却如无念的师长一般。无念顺口道：“弟子明白。”马上又省悟过来，不由面红过耳。密宗亦有“无人我相”之说，无念还不曾修到这一层，叫错了人，仍是觉得害臊。他掸了掸地上的灰尘，也坐了下来，道：“道兄道法精深，无念洗耳恭听。”

无心把剑收回鞘中，慢慢道：“小和尚，你的道术其实在我之上，但关心则乱。那女子你一定是认识吧？”

无念点了点头，也不说话。无心微微一笑道：“你还是念一段经，助我一臂之力。”说罢，垂下眼帘，也像入定一般端坐不动，但左手拇指却掐在中指处，不住移动。

无念一怔，也不问什么，捻着佛珠，低低念诵起来。此时月亮已渐渐升起，一缕月光从门口照进来，已到了离门槛的第二块地砖处，地上像是积了薄薄一层水，仿佛能在砖面上流动。

无心忽然睁开眼，小声道：“螭龙咒属水，申酉二时属金，金能生水，此时螭龙咒威力最强。如今已交戌刻，戌属土，土能克水，威力便到了最弱之时。”

这些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无念知之不详，无心说了这两句，猛地腾身站起，无念听得动静，不觉睁开眼，诵经声也为之一缓，无心喝道：“不要停！”无念心头一凛，仍是合上眼，不住念诵。

他一站起身，忽然门外月光大盛，比平常亮了数倍，堂中纤毫毕见。无心右手一抖，长剑发出一声长吟，也不见他作势，人已站到轿前。

轿中，那条蛇还盘在女子脖子上。那女子脸色已经发青，嘴唇都失了血色，只是鼻翼还在微微抽动。无心左手一抖，摸出一张符来穿在剑尖上。长剑仍在极快地振动，那张符一穿上，无火自燃，他捏着符往剑身一抹，剑身上朱砂所绘的那道符一下子灼灼放光，像是要凸出剑身。无心抖了抖剑，指着蛇喝道：“疾！”

那条蛇也像是感到了危险，半个身子抬起来，对着无心左右摇晃，似是在躲开无心的剑尖。

这正是龙虎山秘剑——正一天觉剑。

螭龙咒是一种极为阴毒的禁咒，无心其实并不会解，但他所学芜杂，除了正一教的法术，还学了许多别的东西，他无法解开这禁咒，便以异术辅助正一天觉剑强攻。但正一天觉剑若不能一剑刺中蛇头，那条蛇便能循剑反啮，因此他也不敢贸然出剑。

无心两眼圆睁，右手稳稳地握着长剑，盯着蛇头。一人一蛇对峙了一会，忽然，那蛇猛地探出上半身，闪过无心的剑尖，一口向他手腕咬来。哪知蛇口未到，无心左手里突然飞出一张符，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握在掌中的，那张符只是一张薄薄的黄裱纸，但此时却同一片钢板一般，随左手一伸，符已贴到了蛇头上。

原来右手的长剑只是诱招，无心的攻势全在左手的符上。那张符一到蛇头上，就像扔到水中的一块火炭，猛地冒起一股白烟，蛇出口虽快，却被符纸一下包住，登时晕头转向，无心看准机会，右手一动，剑已疾刺而下，正从蛇口中插入。他趁势一挑，长剑从蛇口中插入蛇身，倒像入了剑鞘，整条蛇都被挑离了那个女子的脖子，“啪”一声，摔在地上。

无心一招得手，左手连弹，又是三道符飞出。这三道符像是活了一样，一下将那条蛇从头到尾包住。被贴了三道符，那条蛇倒像被钉了三个楔子，左右摇摆，却甩不脱符纸。无心左手伸剑指，嘴里念了

几句咒，右手长剑一指，三张符纸立时燃烧，那条蛇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竟如一条小小的火龙，在空中打了几个转。那三张符纸一烧便化成灰烬，但是蛇身上却像被人用朱笔描过一样，多了几个殷红的符字，这几个符字便如烧红的木炭，深入肌里，那条蛇在空中扭了两扭，“啪”一声摔在地上，登时烧成了一段焦炭。

无心舒了一口气，收剑回鞘，笑道：“小和尚，幸不辱命。”

无念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念了半天经，看似不为外物所动，但浑身已都是冷汗。他伸手在额上抹了抹，抢到轿前，从轿中将那女子扶了出来，叫道：“小青！”

他念经时真有金刚不坏之势，但这时却和寻常少年人没什么两样。他将那女子口中的布条拉了出来，那个女子长长地吐了口气，无念脸上一喜，对无心道：“她没事！”伸手便去解她的束缚。

无心在一边摇摇头道：“喜怒形于色，佛法真是白修了，连我都不如。”

无念将那女子抱在怀里，听无心在一边嘀嘀咕咕，便道：“佛法不外乎人情，道兄着相了。”

无心心头一震，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棍，不由一呆。他虽然客套说无念功底比自己深厚，但看无念出手，知道他力量比自己大，道术仍尚逊于自己，但无念这一句话却让他觉得惶惑不已。此时无念将那女子解开了，那个女子脸色煞白，毫无血气，目光也呆滞之极，无念看着她，忽然将左手中指伸到嘴里咬破了，又将手指按在右掌掌心，低声念道：“唵迷巨伽呼啰个夜牟唎夜娑婆诃。”

这是密宗秘咒毗那夜迦咒法。此咒可驱人身邪气，实是以自身元气注入受咒者体内，若施咒者功力不够，会大病数日。无念关心太过，明知施此咒于己不利，仍是不顾一切使了出来。

无念的咒语念完，那女子睁开了眼，看见无念，微微地笑了笑道：“无念哥，是你来了。”

＊＊＊

当无心正在施展正一天觉剑时，小镇上，刘罕达正走过园子。

刘氏先人原本来自西域，自上代在凤阳落藉，几十年来除了长相还有些色目人的样子，衣着谈吐与当地土人没什么两样。他走过一座

小桥，忽然回过头看了看。

黑暗中，灯火稀疏。他忽然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这座小小的拱桥是用铁木做成，栏杆却雕着大食传过来的花纹，黑暗中，上面雕着的那些奇异的飞禽走兽像是要跳出栏杆来一样，让他一阵心寒。这些本应是故土的风物，在他看来却已如来自异域。

走过桥，又在回廊里转过几个拐角，刘罕达走到一间小屋前。

这小屋极是简陋，与这豪奢之极的园子大不相称。刘罕达在门前轻轻敲了敲，低声道："大师。"

门"吱"一声开了，一个红衣女子走了出来。这女子长得貌美如花，但不知为何，眉宇间总带着一股邪气。她拉开门，见是刘罕达，微笑道："刘大官，有事么？大师方才有客。"

刘罕达供养这老僧，从不见他有什么客人。他诧道："是么？是什么人？"

他只是顺口一问，那红衣女子却皱皱眉，道："是大师的朋友吧。"

刘罕达向里看了看，小声道："莫家今日请了个法师来，听说那法师将莫家的咒解了。"

里面空荡荡的也没什么摆设，屋子中间盘腿坐着一个黑袍老僧，面前是一个小小烛台。这老僧也不知有多少岁数了，连眉毛和一脸虬髯都是白的，在黑暗中极是醒目。他两只手袖在僧袍里，也不拿出来。

"我已知道了。"

老僧忽然低低地说道。他话刚一出口，袖子里忽然冒出一缕烟来。那女子惊叫一声："大师！"冲到那老僧身边，却又不敢碰他。

这时，在五显灵官庙里，无心的剑正斩到蛇头上。

老僧皱了皱眉，两道长长的白眉拧到一处，慢慢从袖子里伸出一只手来："青儿有麻烦了。"

他左腕上套着一个翡翠手镯，通透碧绿，有如流水，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蛇形。这等手镯一般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才戴的，那老僧的皮肤虽然保养得全无瑕疵，终是不衬。他看了看手镯道："有人攻破了

螭龙咒。没想到，这儿居然会出现这等人物，只怕正是收了莫家的金儿那个人物。”

那个红衣女子忽然道：“大师，我早说过，青儿的本事只好去吓吓人，真遇到事就手忙脚乱了。”她此时的语气却大有幸灾乐祸之意。

刘罕达脸色一变：“大师，那如何是好？”他本以为这老僧神通广大，要咒败莫家实是轻而易举，谁知这老僧居然也面有难色，不禁大为吃惊。

老僧仍在看着手腕上的翡翠镯。那手镯原本通透如水，但自从冒出一股烟后，鲜亮的绿色一下淡了下去，便如一块普通绿色石头。他将手腕转了一圈，道：“若非老衲正坐寂灭禅，哪里由得他逞凶，哼哼，正一教的那几下鬼画符，还没放在老衲心里。”

刘罕达心道：“天知道你这话是真是假。”他脸上却不露出来，仍是诚惶诚恐道：“大师，莫家还是小事，五显灵官庙可不能出乱子啊。”

这时，那红衣女子道：“大师，我去帮帮她吧。”

老僧扬了扬眉：“你可是说真话么？”

红衣女子深身一抖，陪笑道：“大师，红儿不敢说谎。红儿虽与青儿不睦，但此时事关大师的出关大事，红儿绝不会只顾私怨的。”

老僧笑了笑道：“这般也好。”他忽然高声道：“刘大官，你放心，有老衲在，就算是龙虎山天师法官齐到，也不用惧他。”

他说罢又垂下眼帘，一动不动，烛台上那支蜡烛的火光一下缩成了绿豆大，发出了惨碧之色。刘罕达还待再说什么，红儿小声道：“大官，大师入定了，请回吧。”

待红儿掩上门，刘罕达也小声道：“红儿姑娘，要不要我找匹马来？”

五显灵官庙在城外的山上，离城不算近，若是步行去得好一阵子。红儿却只是笑了笑道：“刘大官，心诚则灵这句话你知道么？”

刘罕达有点不知所措，红儿将一手举起来，在身前对空画了个圈。她的手臂白如凝脂，五指纤长如春葱，姿态极是美妙。随着她画这一圈，刘罕达只觉眼前一花，红儿的身影一下便不见了。他有些发

呆，摇了摇头，心道：“真是差了念头，这些人都是旁门术士，只怕请神容易送神难。”

他又看了看那屋子。屋子里烛光昏暗不明，在外面看来，烛色更绿，雪白的窗纸也被映得绿莹莹的，老僧的影子正映在窗纸上，像一尊石像般，仍是一动不动。

这样子也真有得道高僧之意。刘罕达心里一宽，转过头向回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只见老僧的影子还是岿然不动，似是泰山崩裂，河堤倒塌，一样不能打扰老僧的入定。

一阵风吹过。刘罕达觉得身上一寒，又打了个寒战，望向城西五显灵官庙之处。那边一带眠牛似的山影沉沉，什么异样也没有，只有偶尔闪过几丝绿火。

那是山上荒坟里跳出的磷火吧。他想着，看颜色，却和那窗纸上的烛光有些类似。

第四章 天狗食月

天色越发黑暗。此时马上要交亥时，月亮已升到中天，但不知为何却比初升时还暗。有风吹过，满山白杨树叶一时皆响。白杨又称“鬼拍手”，向为葬树。此风由来已久，汉诗便有谓“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这山上想必新旧坟不断，白杨种得极多，一阵风过，那一阵沙沙声真如有千万双手同时拍动，让人身上更增寒意。

这一阵风吹过，山背后的一条小道上有两个人同时站住了。这两人是一老一少两个和尚，都持着禅杖。

老僧抬起头看了看天，道：“好像要下雨了。”

这老僧须眉皆白，脸上满是皱纹，好像把眼鼻都挤没了。那个少年和尚却面如冠玉，风度闲雅，虽然穿了一身袈裟，却更像个微服出行的贵公子。他抬起头，看着那缺了一块的月亮，慢慢道：“这是天狗食月。无方，今夜是百鬼出行日，你的三藐母驮收好了么？”

“收好了。”那老僧无方沉吟了一下，又道：“前面有事么？”

少年僧人的脸上仍是木无表情，道：“今夜是天狗食月，阴气大盛，此山中弥漫妖邪之气，无念只怕已入魔道了。”

无方仍是有些迟疑地道：“入魔亦有回头日，师父，真的要将他形神俱灭么？”

那少年僧人顿了顿禅杖厉声道：“无方，三十年苦修，这于下乘般涅槃障仍斩不断么？？”

无方浑身一震，合什道：“弟子愚钝，这五年来仍参不透。”

“令厌生死，乐趣涅槃。此障不破，无方，你今生无望。”

少年僧人的声音仍是平静详和，无方却觉得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桶冷水，凛然道：“弟子明白。”

《成唯识论》中有谓，别教菩萨悟道时，须斩断异生性障、邪行障、闇钝障、微细烦恼现行障、于下乘般涅槃障、粗相现行障、细相现行障、无相中作加行障、利他中不欲行障、于诸法中未得自在障这十种障，其中于下乘般涅槃障为第五障，谓修行时，每精进一分便厌生死，乐涅槃。《涅槃经》有谓“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然以涅槃为

乐，则已有烦恼，僧侣修行有成，每每会遭遇此障。无方年愈花甲，修道勇猛精进，但一遇此障，便再也迈不过去。他听得那少年僧人之语，心中更增惶惑，一时浑身都发起抖来。

少年僧人没再说什么，只是又看了看天，道："此山实在妖异，竟有龙虎之相，真不知会有什么东西。无方，走吧。"

山道上又是一阵风刮过，路两边的树叶又是"哗哗"地一阵响，仿佛万千鬼物齐齐拍手。

＊＊＊

无念听得那女子的声音，眉角一扬，似要露出喜色，马上又垂下眼睑道："小青，你怎么会在这儿？"

小青穿着葱绿吉服，一张脸仍是没什么血色，映得脸颊发绿，更显得楚楚动人。她看着无念，幽幽道："无念哥，你……还好么？"

无念还没开口，无心却在一边凑上来道："姑娘，小道无心，你没事吧？我带你回家去吧。"

小青看了看他，露齿一笑道："道爷，是你救了我吧？"

她的笑容如春花乍放，不可方物，无心看得有点呆了，抓着后脑勺道："哪里哪里，给小青做点事，那都是应该的。"他顺口也跟无心一样称她为"小青"了，倒像是熟识。无念将背上的剑移到胸前，蹲下来道："小青，这儿很危险，我背你回家吧。"

小青看了看四周，似是心有余悸，道："无念哥，五显灵官会不会发怒？"

她话音刚落，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响声，像是下了一阵骤雨。无心原来笑嘻嘻地，忽然脸色一变，道："你们快走！"

无念有些不知所措："道兄，出什么事了？"

"这螭龙咒布得很密，我虽然强行攻破了一个缺口，但并不能将它完全破开。你们快走！"

"铿"一声，他又抽出了长剑。剑上那几个朱砂写成的符字已是发亮，连神像前的一对红烛也像被逼得黯淡无光。他走到庙门前向外看了看，外面已是黑漆漆地一片，比月亮初升时还暗。

天上并没有云，为什么会暗成这样？他抬起头看了看，却见天幕上，月亮已成细细弯弯的一牙。他转过头道："小和尚，今日是几

号？”

无念不知无心怎么突然问这个，他想了想道：“今天是九月十六。”

九月十六？无心沉思了一下，道：“小和尚，你快带着小青走吧，越远越好。”

无念背着小青出来，他一眼也看到了那月亮有异，惊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今晚是天狗食月。真他妈的，布这妖咒的人一定是要借今天在修什么邪术，我不知道也算了，知道了非给他添点乱不可。”他本已经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这时却溜出一句粗话。无念有些不安，他转过头看看背后的小青道：“道兄，你一个人行么？”

无心将剑尖指在地上，人猛地一转，剑尖在地上划了一个大圈。他抖了抖道袍，笑道：“小和尚，你放心吧。时当乱世，出家人执剑卫道，乃是本份，我无心道长学得一身本领，岂能不拯救苍生于水火。”他看着小青，又笑眯眯地道：“小青姑娘，你说对不对？我是火居道士，可以娶妻吃肉的，你知道么？”

小青脸一阵绯红，低声道：“我……我不知道。”

无心又嘻嘻一笑，还待说什么，无念见他开始说得慷慨激昂，颇有几分感动，心道：“这小道士样子不太正经，原来也如此正气。”但见他说到后来又不正经起来，急道：“道兄，你保重，我送了小青回家后，马上过来帮你。”

无心拍了拍胸口道：“小和尚，你放心吧，我的本事，自保有余。青姑娘，我把这儿弄好后就去看你，你在家等着，这儿大灾，你们还是去外乡谋生吧。我画符捉鬼，足以丰衣足食，青姑娘你说可好？”

无念见他越说越不像样，几乎是要自荐到小青家里做倒插门女婿去了，他纵然修到无喜无嗔，也略略有些愠意，转头对小青道：“小青，我们走。”

他脚下一点地，人像是一团烟气一样飘过地面，向山后退去，整个人几乎没丝毫份量一样。无心暗自叫了声好，心道：“这小和尚的道术不怎么样，武功却当真厉害。”

无念一走，他一下把剑收回鞘中，重新钻回庙里。无念在此，他也不好翻箱倒柜地搜检，此时五显灵官庙中没有旁人，他里里外外找了一遍，连匾额都爬上去用手指叩了叩上面的金字，看看到底是金漆描的还是用金箔贴的。只是他找了一阵，五显灵官庙里的神像全是泥塑的，也不见什么值钱之物，不禁有点心烦，骂道："浑账！刘家这么有钱，怎么这庙里连个金器银器都没有？"

他还待再骂，外面忽然起了一阵风。这阵风阴寒阵阵，无心打了个寒战，顾不得再去找值钱东西，走到庙门口。

庙门外，不知何时多了一片亮点。这些亮点起起伏伏，游移不定，月光暗下来，这些亮点也越发暗了。无心吃了一惊，身形一闪，盘腿坐到了剑圈里，垂下眼帘，嘴唇一张一合，无声地念着咒。

道家打坐与佛门相差无几，无心现在所持的是金锁玉匣八方不害咒。此咒只守不攻，不论有什么妖鬼怪异，都攻不破他的剑圈。他方才乱找了一阵，此时才发现螭龙咒已经反啮过来，只能先求自保。

周围的亮点越来越密，已经布满了五显灵官庙四周。无心只觉背上一阵阵发毛，他一把抽出剑来，剑上的朱砂符字也越来越亮，映得他满面俱红。他将长剑横在膝上，心无旁骛，咒语已低低地念出了声。

那些亮点已将五显灵官庙团团围住，一闪一闪，或红或绿或白，有一股妖邪之气。幸好无念走得早，若是现在，只怕就逃不出去了。

突然，像是一潭死水中被掷入一块巨石，那些亮点四散飞射，倒像是一群受了惊吓的飞鸟。无心不知出了什么事，一把握住了剑，口中的咒语仍不停息，剑上的朱砂符字却一下暗了下来。

在一片黑暗的死寂中，他听到了一个人的足音远远传来。

这足音战战兢兢，如覆薄冰。在足音中，他突然听到一个女子在声嘶力竭地叫道："救命！救命啊！"

声音凄楚，像是脆薄的春冰，让人心头更增寒意。这时天空中的月亮已经剩了细细一弯，这一点光连五六尺外便已看不清楚了。

在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这人影正向这儿跑来，步履踉跄，到了距庙门两丈多远的地方，忽然一摔，倒在了地上。

这是个女子。她一身红色衣裙，摔在地上时，裙子的下摆也卷高了，露出了雪白的腿。衬着鲜红的衣裙，就像是雪堆上泼上了血，这种喜气洋洋的颜色在黑暗中极是醒目，却也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无心眼前一亮，人猛地站起，脚尖一点地，已掠到那女子身边。他右手还提着长剑，左手一抄，揽住那女子的腰肢。那女子被他揽在怀中，已是面无人色，站都站不稳了，头靠在无心肩头，只是不住喘息。无心伸手拍拍她的肩头道："姑娘，没事了。"

那女子看了看他，脸一红，轻轻推开无心的手臂，人却又是一软，便要摔倒，无心慌忙抓住她手腕道："姑娘，你先坐下来吧。这么晚了，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他看了看四周，那亮点又已将这儿围了起来。

那女子坐下来，喘息一定，轻轻道："道长，多谢你了。"

她的声音轻柔细腻，无心心神一荡，抓着她手腕的手也轻轻一紧，却觉得触手冰凉一片，低头看去，见她的手腕上套了一个红色的镯子，鲜艳欲滴，更衬得肌肤如雪之白，他看得有些呆了。道："姑娘……姑娘那个芳名可以跟我说么？"

那女子脸又一红，将手轻轻抽出无心手掌："道长，叫我阿红就可以了。"她先前摔了一交，连衣领也散开了，隐隐露出半个肩，肩头的肌肤也如玉砌雪铺，看下去有半截胸脯也露了出来，在黑暗中更是白得耀眼。无心看得眼都直了，吞了口唾沫道："阿红姑娘，这名字真好听。我叫无心，是火居道士。火居道士你知道吧？也就是跟佛门优婆塞差不多，可以娶妻生子的。"

他喋喋不休地还要再说，阿红脸上一红，整了整衣领。她穿的也只是一身粗布衣裙，但身材曼妙，配得很好。她低声道："道长，你见我姐姐了么？"

无心道："你姐姐？是叫小青么？"

阿红眼睛一亮："是啊是啊，你见到她了？她在哪儿？"

"哎呀，你来晚了一步，她已经被救走了。阿红姑娘，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吧。三更半夜的，一个人跑到山上来，你胆子也够大。"

阿红忽然脸色一沉，似乎要哭出来："今年大灾，姐姐为了我们家，把自己卖给了刘老爷家。刘老爷家的这个五显灵官庙年年都要送

一个姑娘上来，我实在不放心。道长，我姐姐真没事吧？”

她的颊上已经挂了两颗泪珠，一张脸如梨花带雨，无心看得痴了，又抓住阿红的手道：“阿红姑娘，你放心吧，你姐姐没事。唉，这刘老爷竟然用这等邪术，定会遭天谴的。来，阿红姑娘，我背你回家吧。”

阿红脸上露出了笑意：“那……道长，真谢谢你了。”她伸开双臂，便要扑到无心背上，忽然眉头一皱，人坐到地上道：“唉呀，我的腿！”

无心道：“怎么了？我看看。”

阿红撩起裙子道：“方才我的脚崴了一下，现在还疼。”她不曾缠足，但脚还是很小，无心弯下腰道：“来，我给你揉揉吧。”他的声音已是轻绵绵的，几近调笑了。

他顺手将剑插入鞘中，弯下腰时去看阿红的脚。他刚钻到阿红的裙子下，阿红的脸上忽然露出一丝诡秘的笑意。方才她忽啼忽笑，便如天真未凿的民家少女，现在的笑意却忽如鬼魅，而无心正弯下腰，自看不到。她的手伸进胸前，摸出了一柄赤红的短剑。这短剑连柄不过五寸，剑刃细细弯弯，如一条赤红的小蛇。

拿着这柄短剑，她笑意更浓。无心在她裙下道：“阿红姑娘，好点了么？”她轻轻道：“马上就好了。”纤手一扬，那把短剑插向无心的背心。

第五章 蛇变

剑尖触到了无心的衣服，阿红突然觉得身体一轻，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被抛了出去。她大吃一惊，手中的短剑失手掉落下地，人在空中一个翻身，轻飘飘落到地上。

人匐着地，只觉一阵厉风当胸射来。她侧了侧身子，却已闪不开了，一柄长剑正从她左胸刺入，透体而出。她只觉一阵剧痛，伤口的血直喷出来，将身上的红裙染得黑了一片。

那柄精钢长剑穿在她肋下，上面的朱砂字已亮得几乎透明，红光灼灼，仿佛燃烧。她伸手到胸前，但还不曾碰到剑柄，无心已冲到她面前，一手握住了剑，掌中又催了一把力，剑已刺得深了一些。

他脸上仍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右手握剑，左手捏了个诀，站在阿红跟前，身体铁铸似的动也不动。阿红伸手要掩住伤口，但手刚碰到剑身，却像被烫了一样。她皱起眉，伤口的血仍在不住涌出，那些血却是黑色的。她断断续续道："你……你……"

无心的脚尖轻轻一拨地上那柄短剑，短剑像是活物一般弹起，他伸手一把捏住，看了看道："原来是摩睺罗迦剑。嘿嘿，赚了。"虽然五显灵官庙里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可这柄摩睺罗迦剑虽然短小，却锋锐异常，乃是一件至宝，若是去古董铺卖，少说也能卖个五六十两白花花的细丝纹银。他看看被自己的长剑刺伤的阿红，又是微微一笑，道："出山后听人跟我说，要是你一副色迷迷的样子，别人一定会小看你，这话果然是真的。"

阿红已是痛苦之极，嘴里也涌出血来。她伸手按着伤口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她自觉没什么破绽，只道这个小道士已被算计，哪知反是自己中了圈套。

无心手上把玩着短剑，眼睛却死死盯着阿红："你的样子惊慌失措，但脉搏却平稳异常，绝非惊惶之态，自然是别有用心。你以为我只是色迷迷地连自己性命都不要了么？"

阿红嘴里的血仍在不住涌出。她此时才明白，方才无心紧紧抓着自己的手腕，原来是在暗中搭自己脉博。她咳了两声，哀声道："道长，你放了我吧，我也是被逼无奈的。"

无心喝道：“闭嘴！无耻妖孽，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道爷神通广大，看你脉相，你本就是借尸还魂，还说什么被逼无奈，今日我非要炼出你的原形来不可！”

他将短剑插在腰带上，左手一抖，已捏了一张符纸，阿红一见这道符，眼里已露出绝望的神色，尖叫道：“不要！不要杀我！我是人啊！”

“你是人么？”

无心的嘴角浮起一丝嘲讽，他伸手将符捏在掌心，五指一屈一伸，掌心腾起一道笔直的火焰，喝道：“那我看看你是什么人！”这三昧真火不燃凡物，只专破妖鬼。他的三昧真火燃起，阿红的眼缩成了细细两点，不等无心的手伸过来，她尖叫道：“不要！不要！”

无心的手伸在阿红面前，相距只有半尺许时停住了：“说吧，在这里布下这等恶咒，你们究竟意欲何为？”

阿红被长剑刺穿，本已痛苦不堪，不时扭动，几乎不像个人，此时的身体更是扭曲得像是一条巨蛇。她喃喃道：“不要逼我。”

“不用想骗我发善心。”无心的手又伸前了几寸。他掌中的符仍在燃着，照理这一张薄薄的符纸马上就会燃尽，但是他掌中的火势却丝毫不弱。“螭龙咒伤天害理，每年一个活人祭还是小事，平时害的人业已不少，便是抵命，你形神俱灭也抵不过来。你再不说，那我也不问你了。”

“不问”的意思自然不是要放过她。阿红此时突然笑了笑道：“你真想知道？”

无心正想答一句，突然，眼前像是炸天一个极大的爆竹，却又没一丝声响，一股白烟腾起，无心只觉手上的剑一震，他单掌一挥，但还是晚了一步，三昧火喷出时，剑下却突然一空，什么也没有了。

没想到这妖物的道行竟然高到这等地步！无心将剑竖到眼前看了看，有些不安地想。这把剑原先很明亮，剑上的字也清清楚楚，现在却像是从血池里拎上来的一样，又厚又稠地粘着一层污血，带着股腥臭，上面的符字根本看不清了。这把剑不过是普通的精钢剑，若非上面写着符字，对鬼物一点用也没有。无心又摸出一道符来将剑身烧炼

一过，火舌到处，血污像是极易燃的油一样，见火即成飞烟，一股恶臭升起。

火只是极快地一闪便灭了。火舌过后，无心的心也一下沉了下去。

剑身上，符字已经消失了——也不能说消失，还存着一些淡淡的痕迹，但这痕迹太淡了，若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

这把剑是无心的师傅给他的。他师傅本是名门大派的弟子，虽然本领极高，却极不得志，一怒之下发誓永远不用本教法剑，因此给无心的也是这把钢剑。在降伏鬼物时，钢剑就算再锋利也不及一柄刻着符字的桃木剑，但无心的师傅对师门已是绝望至极，宁死也不肯再用桃木剑。现在剑上的符字褪去，阿红自是元气大伤，但剑的威力也已大减。无心有点慌乱地看了看四周，一时间竟有些茫然。

他下山后，捉的妖物鬼怪多半只是些初修至人形的，一路上可谓手到擒来，但阿红已经借尸还魂，自是远远比那些普通鬼怪厉害。方才一时托大，多说了两句，竟然被她以血污破了剑上符字，又用散形术脱身遁去，此时无心不觉大感后悔。

这时又起了一阵风。此时已是季秋，西风凛冽，但这阵风却寒气大盛，在风中还隐隐有一股腥臭之气。无心心头一凛，猛地抬起头。

阿红还没有走。方才她受伤幻出原形遁走，现在又回来了，只是一时间他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他刚抬起头，一道长长的黑影突然向他头顶激射而来。这道黑影细细长长，几同利矢，无心眼角余光扫到，将身形一闪，长剑闪过，已将那道黑影斩成两段。

那是一条蛇。这蛇浑身漆黑，被斩落在地后仍未死绝，两半段蛇身在地上弯来弯去，嘴仍是大张，从利齿中喷出毒液来。只是蛇身已断，毒液喷不出多远，只在嘴边洒了一地。

螭龙咒终于发作了！无心方才以正一天觉剑强行攻破一个缺口，但螭龙咒却没被解开，阿红幻化后，只怕螭龙咒得到主持，威力大增。无心眼也不敢眨一眨，盯着前方，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感觉。

“刷”一声，从两侧又飞来两条黑蛇。无心横剑欲架，那两条蛇身子一扭，缠在了剑上，剑锋割得蛇身血流如注，两条蛇却像毫无知

觉，仍在不住收紧，一柄精钢长剑也被缠得吱吱作响。他脚一点地，人像在水面飘过，疾退到先前在地上画的那个圈里。长剑一进剑圈，剑身又突然亮了起来，便如刚从炉中煅冶过一样，那两条蛇轰然炸开，成为齑粉。

蛇身一炸开，剑身又一下暗下来。剑身原先雪亮如银，这时却黑漆漆的没半分光泽，像是刚淬过火，上面那几个符字也完全消失无迹。此时沙沙声越响越急，像是下了一场暴雨，那些亮点越来越近，已能看到都是些蛇。那些蛇争先恐后，不停从四周的草木丛中涌来，把地面也盖住了，游到无心所画的剑圈外，像是感到了危险，一下又止住不前。

无心站在剑圈当中，将长剑收回鞘里。剑上的符字已经消失，只能当寻常长剑用，对付蛇还有用处，但如果这些蛇中有什么鬼物，那就没办法了。他抬起头看了看前面，心中飞快地打着主意，还不等他想出什么来，地面突然像是一池被狂风吹动的湖水般起伏，无心身形一晃，差点摔倒，定睛看去，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两三丈外的地面上，无声无息地鼓起一块，仿佛突然出现了一个坟堆。这个坟堆一鼓起，像是活了一样向剑圈移来，速度甚快，只不多一会便已到了剑圈跟前。无心将掌心沁出的汗水在衣襟上擦去，不等那土堆移到剑圈，双足一蹬，人如利矢，疾向庙门射去。他的脚刚离开地面，那土堆已经到了剑圈外，围着剑圈的群蛇纷纷四散逃窜，那土堆一入剑圈，突然裂开，一条长长的蛇身猛地冲出，向无心脚上咬来。此时无心恰恰跃起，脚跟擦过了蛇头，只差得一线不曾咬着，人已冲进庙门。

他一进庙里，反手将门一把拉上。门是向外开的，他关上门后想找个门闩，但五显灵官庙没有庙祝，镇上的百姓一到晚上谁也不敢来这里，自然也用不着门闩，边上空空荡荡。无心正自惊慌，庙门“咚”一声响，像是遭巨木撞击，但门是向外开的，这般一撞，只是将门关得更紧。

外面都是蛇啊。

无心抹了把额头的冷汗，暗叫侥幸。阿红如果还有人身，自然可以将门拉开，但对于蛇来说，关上的门便不异铜墙铁壁。无心从腰间抽出摩睺罗迦剑，在衣襟上割下一条布缠住了门里的门环。此时门仍

被不住撞击，震得门框上的砂土也不断落下，但这门很是牢固，一时半会也撞不开。无心一绑好门环，人猛地向里冲去。

五显灵官庙并不甚大，那条巨蛇从门里冲不进来，别的地方一定能进来的。无心拼命向庙后跑去，只望后门还有路可逃。哪知他刚冲出两步，身后两扇门轰然作响，那条巨蛇已将门板撞塌。

逃不了了。

无心心头一凉，眼角已看到边上的一角小梯。那小梯通向钟楼，五显灵官庙原先只怕是个寺院，后来才改成侍奉五显灵官的，这钟楼已许久不用，上面满是灰尘。无心一个箭步向那小梯冲去，身后的巨蛇也已吐着信子向他直冲过来。这小梯很是狭窄，蛇身却足足有水桶一般粗，一挤进来，便将楼梯也挤得严严实实。

无心脚下生风，冲得虽快，那条巨蛇追得却更快，他刚踏上钟楼顶层，巨蛇也已追来，他只觉身后一股血腥气冲来，中人欲呕，将身一闪，躲过蛇口，巨蛇已自他身边冲过，一条长长的身体如长虹饮水，冲上横梁，在上面盘成一圈，居高临下又向无心咬来。蛇口本来便能张得极大，一条杯口粗细的蛇便能吞下一只老鼠，这条巨蛇已能将无心整个人都吞下去。此时巨蛇盘在挂着大钟的梁上，更是将四周尽都封死，无心吓得魂飞魄散，情急之下，脚下一滑，人钻进了那口大钟里，那条蛇咬了个空，在钟身上一撞，大钟重愈千斤，一撞之下已是摇摇晃晃，挂着大钟的横梁本就已经半朽了，哪里还经得起这般大力，“喀嚓”一声，横梁从中裂开，钟楼也崩塌下来，大钟直坠而下，“当”一声巨响，扣在地上。无心在钟里正抱着钟舌，被这一声巨响震得晕了过去。幸好钟舌被他抱在手上，钟声还并不响亮，不然只怕会被钟声当场震死。

钟楼塌下，那条巨蛇也直摔下来，正砸在地上，一时间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周围的蛇“哧哧”连声向这口钟游来，将地上一片残砖碎瓦都盖没了。地上到处都是蛇，有些蛇已爬上了钟面，几乎要将一口大钟掩盖起来。边上那条巨蛇慢慢抬起头，盯着大钟。此时若有人见到这番妖异的情景，只怕会吓昏过去。

这时，月亮已几乎全部变黑，只剩了细细一线，周围更显黑暗。

大钟里，无心放开了钟舌，站到地面上。这钟虽大，他也无法在里面站直，只能屈膝半跪。里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大钟落下

来时深深陷入泥中，而地面也像结冰似的，冷得刺骨，硬得仿佛石头。钟里有了一个人，空隙已是不多，无心干脆盘腿坐下，犹自喘息不定。

螭龙咒的反啮之力如此惊人，无心原先也根本没想到。他周身无一处不疼，只怕身上擦伤撞伤之处不少，眼前又是什么都看不到。方才这一声巨响，震得他耳中仍然“嗡嗡”作响。他伸手在钟壁上画了个圈，口中念了两句，这个圈开始发白发亮，像是钟面上开了个窗口。

这是圆光术的一种。 这圆圈虽然模模糊糊，但已约略可以看到外面的景像，那些蛇密密麻麻，也不知有多少，几乎将一口钟都淹没了。钟壁甚厚，里面却仍然听得清清楚楚。在一片蛇类的“嘶嘶”声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吹竹之音，也不知从哪儿发出的，那条巨蛇仰起头，嘴里吐出一片黑雾，地上的蛇像开了锅的水一般不住翻涌，在钟上撞得铮铮有声，让开了一条路。那条巨蛇游了过来，盘在钟面上，不住收紧，似要弄翻这口大钟，但大钟重愈千斤，巨蛇力量虽大，这口钟仍是不动分毫。

无心伸手在钟面上一抹，像是吹熄了一支蜡烛，那块圆光一下暗了下来，里面重归黑暗。外面群蛇虽然一时攻不进来，但是被困在这口钟里，也是走投无路，但无心仍是镇定自若。

黑暗中目不能视物，耳中是蛇群游动时的“嘶嘶”声，即使隔着厚厚的钟壁，仍然能闻到一股腥膻之气。

第六章 钟鸣

无念背着小青走在坑凹不平的山道上，只觉背后这个柔软的身躯越来越重，天色也越来越黑，他忽然站定了，抬起头看了看天。小青在他背上道："无念哥，出什么事了？"

无念看着天空。方才天空里还有一弯月牙，现在却已经只剩了隐隐一圈。他喃喃道："天狗食月，今夜是极阴之相，百鬼横行，不知那小道士要不要紧。"

小青抱住了他的脖子，格格一笑道："有你在，我可不怕。"

她的声音清脆娇嫩，一条手臂围着无心的脖子，隔着衣服也感觉得到柔腻光洁的肌肤，无念忽然心中一荡，道："小青，你……你还好吧？"

小青低低一笑，揽着他道："无念哥，我可想你呢。"

她的话里有一股媚态，无念低下头，脸上的神情却很古怪。他站住了，慢慢道："你还记得我么？"

"记得啊，我还记得那时你跟你师父在庙里，我来找你玩，你给我摘柿子，结果被你师父打了。那回你哭得眼泪鼻涕都是呢，嘻嘻。"

"你还记得……"无念嘴角浮起了一丝苦笑。他也记得许多年前这个小女孩来玩时硬要自己去庙里的柿子树上摘柿子的情景。他抬着头看着天，也不知想些什么，小青推了推他道："喂，无念哥，怎么不走了？"

"小青，"无念想了想，突然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你嫁人了么？"

小青又是一笑，一下蒙住了他的眼道："你胡说什么呀，我不依。"

这等小儿女的娇态，习惯了青灯古卷的无念也觉得有些害臊。他的脸一下变得通红，道："放开我，我得把你快点送回家……再说。"

说到最后两个字时，声音越来越轻，几不可辨，但小青还是听到了。他的眼被蒙住，却没有发现小青的脸突然发生了变化。她的脸方才还娇美无匹，此时却像投入烈火中的雪块般，正在极快地融化变形，血色淡去，一张脸变得石头一样发青。

月光终于消失了。

小青手上的指甲已长出了一截，活像五根钉子，就在月光消失的一刹那，她的手指猛地插向无念顶门。

黑暗中，突然有一个小小的铜环疾飞而至。小青的手指刚要碰到无念颅骨，不知怎么忽然一震，那铜环已打在她的面门，像是打上一块软泥，这铜环嵌进了肉里，仍在不住地响。阿青惨叫一声，被撞得飞出了无念的背上，重重地摔在地上。

无念也被这铃声一惊，叫道："小青！"手一探，背上长剑出鞘，猛地转过身来。

"无念！"

路边的黑暗中，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这声音也并不很大，但在无念耳中却如同炸响了个焦雷，他浑身一震，手不禁一颤，长剑几乎落下来，呆呆地看着那边。

一个人影站在黑暗中。天色太暗了，只能看得到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这人旗杆一般站得笔直，手中还握着根禅杖。无念呆呆地站着，喃喃道："无方师兄……"

无方大踏步向地上的小青走去，无念虽然害怕，但仍然鼓足勇气道："无方师兄，你要做什么？"

无方站到小青跟前，举起禅杖便要刺下去，禅杖上那些铜环又是一阵响，无念心下大急，也顾不得害怕，大叫一声，人已电射而上，一剑向无方背心刺去。

剑刚刺出，眼前突然一花，"哗"一声响，长剑像是突然有千钧之重，再伸不出半寸，他正待收力，但这柄长剑又像被巨石夹住了，拉也拉不回来，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无念，好久不见。"

一个身着白衣的少年僧人站在他身前。这少年僧人右手持着根禅杖，左手两根手指夹住剑身。无念浑身都在发抖，突然扔了剑，跪在地上。这时无方的禅杖已刺了下去，小青发出一声惨叫，拼命踢打着地面，但无方的禅杖将她钉在了地上，她也根本挣不脱。

小青的惨叫声响起，无念头上的汗水已涔涔而下。那少年僧人手一松，长剑落了下来，正插在地上，他低声道："无念，入魔容易入道难，难道你真的不肯回头么？"

无念抬起头。黑暗中，他满脸都是泪水，声音颤颤地道："师父，我愿受责罚，但请你救救小青。"

少年僧人摇了摇头："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能说的。无念，你纵然有舍身之意，但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又能如何？"

无方在那边拔出戒刀割开小青的胸口，伸手在小青胸腔里摸着什么，这时猛地一扯，看上去已是死了的小青又是一声惨叫，身体又像个虫子一样蜷缩起来，无方抓着一团东西过来站在少年僧人跟前道："师父，妖孽已然伏诛。"

他手上像拿着个绿玉手镯，还在发出微光，但这并不是手镯，而是一条细细的绿蛇。这条绿蛇缠着无方的手腕，一张嘴张得大大的，要来咬无方的虎口，无方的食拇二指紧紧抓住小蛇的七寸，那条蛇只在他掌中扭动。少年僧人拿过这小蛇，看了看，面上仍是目无表情，指上突然用力，蛇身一下被捏扁，蛇头也无力地垂了下来。

少年僧人将死蛇扔到地上，轻轻道："无念，回龙莲寺吧。当今天下群魔横行，与其同流合污，不如独善其身，清净修行。"

无念看了看草丛中小青的尸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什么，但又欲言又止。无方在草丛中擦了擦手，过来要拉无念，道："师弟，还是回去吧，你叛师之罪，师父都原谅你了。"

无念呆呆地跪着，也不理无方伸出的手。这时，远远的突然传来了一声钟响。这一声钟全无悠远之意，声音黯哑，但声音之宏，直如裂帛断金。无方不由一怔，这时无念突然朝那少年僧人磕了个头道："师父，十四年养育之恩，无念铭记在心，请师父放心。"

他话刚说完，身体冲天直上，一把抓过插在地上的长剑，在空中翻了个跟斗，人像一片被狂风吹起的树叶，一下飞了起来。无方先前见无念呆呆地跪着，万万没料到他还会有这一手，伸手去抓他的衣服，"嚓"一声，只撕下一片衣角，无念的身影已闪出了几丈外，一起一落，人已在数丈开外。无方心头怒极，大喝一声，禅杖在地上一顿，"哗"一声响，三个铜环从禅杖上飞出，向无念的身影追击而去。铜环刚飞出，少年僧人的禅杖伸起一招，那三个小小的铜环像小虫一样在空中一转，又飞了回来，那少年僧人的禅杖像有极大的吸力一

般，铜环粘在了上去。无方不知所以，大声道：“师父，为什么不留下他来？”

少年僧人看着天空，过了一会，才轻轻道：“入魔亦有回头日，这话你不也说过？”他转头看看小青的尸首，叹了口气道：“无方，将那女子的尸骸掩埋了吧。”

他的叹息声很轻，但这一声叹息入耳，无方如遭电殛，怔怔地站在那儿不动。少年僧人已经走出几步，见无方仍是站着，他站定了，转过头道：“怎么还不动？”

无方像是大梦初回，连忙道：“是，是。”向小青的尸首走去时，他想着方才那少年僧人的一声叹息，不由得遍体都是寒意，心中想道：“师父原来也会叹息！”

钟里越来越热，仿佛这口大钟被埋进火堆，无心纵然镇定，此时也有些慌乱了。

外面转来了“哗哗”的声响，震得一口大钟不住震颤，发出共鸣。这声音像无数细而长的钢针刺入无心耳鼓，让他眼冒金星，在这一片尖利的声响中，一丝吹竹之声如游丝袅袅不断。他将剑横在膝上，眼观鼻鼻观心地坐定，但被这种异响搅得脑子生疼，太阳穴处的血管也根根暴出，似乎马上会震裂。

那条巨蛇拉不翻大钟，此时缠在钟上不住打转。蛇身鳞甲坚硬如铁，将钟面的铜绿擦得干干净净，这等高速摩擦，也使得钟里的温度不断升高，大钟不时颤动，发出了尖利的颤音。无心已是心力交瘁，知道再坚持不了多久，他咬了咬牙，将右手中指放进口中咬破，血登时挤出伤口。这种血咒大伤元气，他用过一次就得休养多日方能复原，但如果任由巨蛇缠绕，只怕立时崩溃。

血在钟壁上画了个圈，无心伸指又在这圈中画了弯弯一条，画成一个太极图，一咬牙，喝道：“破！”一掌拍在了血印上。大钟登时发出一声巨响，那条巨蛇也像突然遭到雷击，半条蛇身甩了出去，重重打在地上，打得地上的群蛇也四散飞起，不知有多少条小蛇被打成肉泥，方才蛇身对着钟里血印的位置上多了一个焦痕，与无心在钟里画的那个太极图一模一样，倒像是这个太极图透过钟壁，印到了蛇身上一样。

这是正一教的五雷破，虽然没有同一系的五雷天心大法厉害，威力也着实不弱，那条巨蛇被一震之下，变得迟钝了许多，无心正自欣慰，吹竹之声大长，又是“砰”一声，那条巨蛇重又缠了上来。

五雷破仅仅是解了燃眉之急而已。如果再来一次，现在无心元气大伤，便再挡不住了。虽然知道死到临头，黑暗中，无心淡淡一笑，抽出了长剑。

这把长剑已经只是把普通的长剑了，虽不能斩妖除魔，但要杀人还是绰绰有余。他将剑推转回来，便要刺入自己心口，心中却不由想道：“可惜一路赚来的那么多银子了！”

突然，大钟轰然一声巨响，无心只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一股锐气扫过。他大吃一惊，怎么也想不出竟会出现这等变化，猛一低头，头顶有一股厉风掠过，眼前却猛地一亮，竟然能看到了外面。

这口大钟竟然从中横着裂成两半！

巨蛇的尾巴正好甩过，那大钟上半被扫得翻倒在一边，倒像是一把茶壶被揭开了盖子。大钟一裂开，无心不加思索，人已冲天直上，长剑在身下划了个圈，防着有蛇扑上来。他人在空中，也没有借力的地方，眼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都是蛇，心里不由一阵发毛，正不知落下去后该如何是好，忽然听得有人在一边喝道：“接着！”

一边的半堵墙上，无念正站在那儿，向无心掷过一根树枝。这树枝正穿过无心脚底，无心一提气，脚尖在树枝上一点，那根树枝一受力，登时落地，无心借着这一点，人已向斜里掠出，在空中翻了四五个空心跟斗，落到了那堵墙上。双脚刚一落地，便觉头一晕，在钟里呆得久了，他浑身脱力，连站都站不稳，无念一把扶住他道：“道兄，你没事吧？”

无心收剑入鞘，咧嘴笑了笑道：“小和尚，还好你来了，不然我快要变成蛇粪。小青姑娘你送回家了？”

无念却像没听出他的打趣话，一张脸凝重之极，看着五显灵官庙的庙顶。钟楼倒下来时，将正堂的半边屋顶也压塌了，这五显灵官庙方才还是一派肃穆景象，此时尽是些残垣断壁，殿上的五座神像被压塌了三座，还有两座也已经残缺不全。

残存的大殿顶上，一个红衣女子拿着根箫坐在瓦片上，靠着鸱吻中式房屋屋脊两端陶制的装饰物。看着他们。隔得远了，也看不清这人的面目。无念盯着这个女子，手中的长剑剑尖还有血滴下。他的大日如来金刚剑威力惊人，一剑将巨蛇斩为两段，余力不竭，连大钟也被斩开。他本不知道无心躲在钟里，这一剑是全力施为，亏得无心身体灵便，否则这一剑威力之大，只怕连无心的半个头也会被削下来。

这时，那个女子又将箫凑到唇边，箫声原是舒缓轻柔，但她吹出的声音却凄厉如鬼哭。一听到这个声音，无心心头不由一跳，皱起了眉。

这声音正是方才听到的。他本以为那是巨蛇发出的声响，没想到是这女子吹出的。声音一起，地上的蛇群又蠕蠕而动，向他们站的地方涌来。幸好那条巨蛇被无念一剑斩成两段，此时正在地上挣扎，不然更难应付。

“小和尚，你有金刚不坏之身么？”

无心看得发毛，已在打量四周，准备逃跑，却见无念动也不动，他捅了捅无念，无念这时才如大梦初醒，像是根本没听到无心在说什么，转过头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螭龙八变，那就是主持螭龙咒的人。小和尚，你要是有金刚不坏之身，那还有胜算，不然还是快逃吧。”

无念只是看着那女子，慢慢道：“她不是活人。”

“当然不是活人，她们都是借尸炼形……”他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吸了口凉气道：“小青呢？”

无念没有回答，无心还待再问，却见无念眼角淌下两行泪水，他不敢再问，拉了把无念道：“小和尚，我们快走，再不走可来不及了！”初时他还雄心勃勃，只待斩妖除魔，但是这螭龙咒破了一层还有一层，他知道以自己的功力，能全身而退便是上上大吉，无念的样子又不像是有金刚不坏身法的，此时迫不及待便想逃走了。只是群蛇越来越多，他实在想不出什么逃生的妙计。

蛇群在他们站的这半堵墙下聚成一片，足足有三四丈方圆，那些蛇都抬起头看着他们，四周暗得一片模糊，那些细小的眼睛像繁星点点，伴随着一股腥膻，中人欲呕。无心知道要跳出这一片蛇阵，实非

他所能，但留在这儿便只是等死。他还待再说什么，无念忽然大喝一声，人已一跃而起，在一块突出的砖块上一踩，人已冲上屋顶。无心大吃一惊，叫道：“小和尚……”他没想到无念不退反进，话音未落，无念已经踏上了屋顶的瓦片，喝道：“妖孽，受死！”

他手中的长剑吐出丈许青芒，这一剑下斩，直有雷霆之威。那个红衣女子也没料到无念不退反进，居然还敢直冲上来，一见无念长剑斩下，箫声已戛然而止，仰头向无念吐出一团黑气。无心看得清楚，在矮墙上叫道：“当心！”但无念的剑快如闪电，早已在那女子身影处一斩而过，余力不竭，“哗”一片响，也不知有多少瓦片被斩碎，屋顶本只剩了一半，这一下全都塌了下来，剩下的两座神像也被压得粉碎。

无心站在一边，被激起的灰尘迷了眼，他伸手掩在眼前。在一片模糊中，只听得那一阵凄厉之极的叫声。

尘土散去，只见无念双手持剑，稳稳站在瓦砾中。无心大喜过望，脚一点地，跳到无念身边，道：“小和尚，你还真有金刚不坏身法！”

他的手刚碰到无念的肩头，却觉入手火烫，像碰到了一块烧着的木炭。他一怔，抬眼去看无念的脸。

那张脸变得漆黑一片。

他大吃一惊，无念却已翻身倒了下来。他一把托住，叫道：“小和尚！小和尚你没事吧？”

他正喊着，脚下的瓦砾中突然探出一只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踝。

第七章 波罗夷

如果是旁人，被这般抓住定是吓得魂飞魄散，无心虽然吓了一跳，却是慌而不乱，右手一把压过无念手中的长剑，“锵”一声，一剑斩过，那只手中剑立断，一下飞出了数尺，瓦砾块中随即发出了一阵厉吼，地面却发出一阵颤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长剑旋出旋收，又一下插回无念背上的剑鞘里，他背起无念便要走。这一手夺剑入鞘使得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只是一眨眼间的工夫。但他刚走了两步，却又一下站住。

地上，散落着一些金银器具。原来筑神像时泥胎大多是空心的，里面总放些压制之物，若是佛像，则多半是些经书，但五显灵官庙本是刘家自行在佛寺上改建，里面居然放的是些金银珠宝。泥像一破，里面的东西滚落在地上，本来被灰土掩着，被地面一震便显露出来了。此时月亮又露出一角，在淡淡的月色下，那些金银珠宝更是熠熠放光，极是显眼。无心别的东西都不在意，一见到这些金银，便不顾一切要去拣。

他刚弯下腰去，身后一声巨响，砖块瓦砾四处乱飞，无心只觉背后一重，像有什么东西砸在了他背后的无念身上，无念发出了一声呻吟，一口血喷了出来。还好无心弯着腰，这口血越过他的肩口喷在了地上，不然要喷得他满头都是了。无心吃了一惊，将两个小元宝拣进怀里后才转过头道：“小和尚，你没事吧？”

无念的嘴角带了点血痕，上气不接下气地道：“道兄，好像又不对劲了。”他方才中毒甚深，人昏迷不醒，被一块飞出的砖块一砸，胸口的毒血吐了出来，虽然人虚弱之极，却已悠悠醒转。无心顾不得再去翻拣瓦砾，道：“我们快走吧！”

他正要再走，却又觉心中一寒，刚走下这一堆瓦砾，便再踏不出一步。

月光又渐渐亮了起来，方才地面上一片模糊，也看不清，此时才看得到地上到处是蛇。这些蛇方才被几声巨震震得四处逃散，此时却又游拢过来，铺得密密麻麻，连地面都已看不见，周围仍有蛇不住涌来，也不知哪儿冒出来的，上面的蛇不时被下面的蛇挤得翻下来，前面的地面上像是铺了一块大大的地毯，而这张地毯还在不断翻动。无

心看得心头发毛，身后又是一声响，他回头望去，只见那堆瓦砾高高耸起，还在不住翻动，似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蛇虽然叫人害怕，终究还有形有质，但是身后这隐隐约约的东西却叫人不安。无心胆子虽大，此时也不敢再留在这里，但前面是群蛇挡路，后面又不知到底会出现什么东西，他这两年走南闯北，捉的鬼也多了，从来没碰到过如此凶险的情况，见前面的蛇群聚得越来越多，虽然心中害怕，终究还是不敢冒险从蛇群中走过。

身后突然又是一声响，有个女子桀桀笑道："小道士，你还要逃么？"

这声音突然出现，妖异之极，无心吓了一大跳，扭头看去，只见身后的瓦砾堆里，一个红衣女子正爬出来，正是阿红。月光下，却见她只有半截身子，齐腰以下已不见了，右臂也只剩了个光秃秃的断腕。常人若是受了这么重的伤，自是马上死去，但阿红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左手撑着地，正费力地从砖瓦堆里爬出来。

无心看了看身后的蛇群，将无念放在地上道："小和尚，你等等我。"

他紧了紧腰带，怀里突然掉出个苹果来。这是他刚进五显灵官庙时从供桌上取来的供品，原先他拿了三四个，经过一番打斗，现在怀里只剩这一个了。他把苹果拿在手里抛了抛，很轻地道："小和尚，明天不知我们还能不能吃到苹果了。"

他的声音很轻，无念也听不到。他将苹果放在无念身前，道："等一下。"大踏步走去。无念道："道兄，你要做什么？"他受伤甚重，叫了一声便上气不接下气，无心也不理他，仍是踩着地上的砖瓦，一步步向阿红走去。

阿红身上满是血迹，无念的大日如来金刚剑一剑将她砍成两段，一只手又被无心斩落，此时整个人也已不成样子。一见无心走来，她尖声叫道："小道士，你胆子倒大。"

她的相貌原本甚美，此时却哪里还像个人。无心的手按在剑上，慢慢道："快将蛇群赶开！"

阿红伸手指着无心道："小道士，你们将我弄成这个样子，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

无心嘴角浮起一丝讥讽："凭你现在这样子还行么？"

阿红的嘴角也抽了抽。她的脸已经有些变形，不知她是在笑还是什么："我不行，可是波罗夷行。"

波罗夷？无心不由一怔，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身后的无念突然叫道："你们在召波罗夷？！"

阿红傲然道："不错。小道士，你等着魂飞魄散吧！"

她的左手在地上一拍，人"呼"一声飞了起来。她已只有半截身子，但飞起来时却仍然快得不可思议，五指向无心的顶门抓过来。她这一出手无声无息，无心一弯腰，长剑又是锵然一声出鞘，剑光中，阿红的身影戛然而止，"通"一声落在了地上，裂成了两半。

这并不是道术了，而是剑法。

阿红的身体一掉在地上，从中突然跳出一团火红色的影子。这影子细细长长，也只有筷子一般大，钉子一样射向无心的面门。无心本就全神贯注，那影子刚飞出，他的剑又已出手。

剑光如闪电横空。"哧"一声，剑尖刺中了那团影子。这影子原本亮得耀眼，被无心的剑一刺中，一下暗了下来，此时才看清原来是一条火红的小蛇。

小蛇被无心的剑刺穿了七寸，挂在剑上扭作一团。无心将剑举起，笑道："阿红姑娘，你说的波罗夷就是这个么？"

无念突然大叫道："当心！"他原本上气不接下气，这一声喊得却有如铜钟，突出其来，把无心也吓了一跳。他正待问问无念到底要当心什么，刚抬起头，眼前已看到了面前的景像。

刘罕达听到钟声时，从椅子上猛地跳了起来。他本来正襟危坐，此时已大为失态。

他冲过院子，到了那老僧房前。

白色的窗纸，此时像浸透了树叶的汁水，绿得发亮，那老僧仍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在门外大声道："大师，大师，五显灵官庙好像出事了。"

老僧仍是一动不动。刘罕达心中惴惴不安，只待再叫，却又不敢。这五显灵官庙中的布置他已安排了许多年，绝不能有闪失，见老僧仍是动也不动，像没听到，心中大急，走上前去要拉开门，却又不

敢。他在门前想了想，伸出手指放进嘴里沾湿了，在窗纸上捅了个洞，弯腰向里张望。

刚要看时，里面突然像闪了一道闪电，无声无息，刘罕达吓出一声冷汗，心道："这里也出事了？"这道闪光一瞬即逝，将他的眼也映得花了。

这道电光是火红色的，他吓了一大跳，只道是失火了，但马上发现周围仍然安安静静，什么声息都没有。院子里原本有秋虫啼鸣，但这道电光过后，却是万籁俱寂，鸦雀无声。他眨了眨眼，让被闪得酸痛的眼睛舒服一点，定睛再看时，却觉得里面像暗了许多。一灯如豆，仍是绿莹莹的，那老僧端坐在正中，如泥塑木雕般动也不动。刘罕达心急如焚，待要叫喊，话到嘴边仍是说不出来。他张了张嘴，仍是没说出半个字，退后了几步，心中只是不住转念："到底会不会坏事？"

方才这块地基不断涌起，无心只道那是因为阿红的原因，但这时这块地面仍然在升起，已经成了一个小丘。

身后"咝咝"声不断。那些蛇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怖之极的东西，正在四散逃窜。这块地面方才因为都是蛇，地面也看不清，此时蛇一散去，地上倒显得白得发亮。

无心怔了怔，长剑一抖，那条小红蛇一下弹起，还不等它伸直，长剑已出，已将小蛇斩成了七八段。他收回剑，退到无念身边道："小和尚，那是什么？"

无念盯着这个土包，道："波罗夷！"

"波罗夷到底是什么？"

无念没有回答，猛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无心只道他中毒之下神智不清，叫道："小和尚，你走错了，是这边！"

无念道："道兄，你快走！"他中毒极深，说了一句，又呕出一口血来，却仍是一步步向前走去。无心一阵茫然，也不知该是进是退，一时怔在那里。

无念又将右手的中指在口中咬破，左手已从背后拔出剑来，将手指往剑身上一涂。他的伤口中血流成一线，像是沿着剑脊画了一条细

细红线，无念两手握着剑，手指结了个手印，一步步走上前去，慢慢道："炽盛炎焰，其炎普照一切佛土，周遍焚烧三千大千世界。"

他念到最后的"大千世界"四字，剑上一下涌出火焰，一柄长剑已如一支火炬一般。佛道两家虽然不同，这三昧真火却是殊途同归。无心先前所用三昧真火不过是借符纸引燃，但这支剑并非可燃之物，无念的三昧真火如此旺，是以指上之血引燃的。他每走一步，指上伤口都不断涌出血来，再走几步，便会浑身俱焚。无念此举，那是已有舍身一击之心了。他大吃一惊，叫道："小和尚，你想死么！"

无念这一剑高高举起，他已将周身力量都运在手上，剑端的火焰也一下伸长，那口长剑也像凭空长了半尺。他高声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说话间，又踏上了一步。

土丘此时已高达丈许，五显灵官庙成了一片瓦砾，这块地上却像化作一座巨坟。无念的长剑斩下，真有雷霆万钧之势，但剑还没碰到土丘，却听得一声巨响，土丘突然从中炸开，土块瓦砾漫天飞溅，无念的剑还没来得及斩落，被这等大力一震，长剑脱力飞出，人也一晃，便要摔倒，他脚下的土地也一下裂开。

来不及了。

无念的长剑一脱手，已是万念俱灰，脚下只觉一空，人便落了下去。这裂口也不知有多深，一掉下去自是万劫不复，他此时心如止水，也不觉害怕，只是想："原来真要看看地狱是何等模样了。"

他刚想着，却觉后领一紧，有股大力从后涌来，身体如同腾云驾雾般飞了出去。他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已听得无心喝道："秃驴，性命攸关，怎么不知好歹！"他本有必死之心，此时死里逃生，却也松了口气，无心虽在骂他，他也不以为忤，轻声道："多谢了。"只是他油枯灯烬之下，声音已细若游丝，也不知无心有没有听见。

方才无心见变起突然，他本在想着要不要先行逃走，见无念已危急万分，也不假思索，便冲上前去一把拉住了无念的衣领，将他从裂口里硬生生拉了回来。他所学芜杂，道术虽没有无念精纯，但这一手轻身功夫却远在无念之上。一把将无念拉过来，将他扛到肩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向后逃去，那土丘中到底会冒出什么东西来也不管了。

刚冲出两步，突然地面又是一阵颤动，望出去地上正不住起伏，便如大风浪里的船甲板。无心一晃之下，真气一浊，已不能再飞掠而出，眼前却出现了一道大沟。

是地震么？他大骇之下，脚在地上一点，人已跃起，向前冲去。但这条沟却还在不断变大，看下去黑糊糊一片，也不知有多深，他身后背着个人，虽已是全力施为，却见对面的沟沿似在不断移开，距离反而越来越远了。

将无念抛下的话，借这一抛之力，也可以逃生了。他人还在半空中，脑子里已飞快地转了七八个转，双手却已收紧。此时无念人事不知，要抛下他的话，只怕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他刚要发力，突然从前面的暗处有一道黑影飞来，依稀是个人影。无心心头一沉，他人在空中，躲无可躲，正待闭目受死，却觉肩头一紧，只听得有人道："小心了！"肩上被人拍了一掌。这一掌却并不是伤人，他只觉一股大力涌来，借这力量一送,身形一轻，已落向沟沿。哪知刚落地，两腿却是一软，人已向后摔倒。

第八章 入魔

身后，便是那万丈深沟。

无心没料到居然还会栽这般一个跟斗，他努力保持平衡，但他背上背着无念，哪里还站得稳，人已倒了下去。心中正自惊慌，边上“哗”一声响，伸过一支禅杖来，他情急之下，不由分说，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但他背后的无念便失了扶持，一下滑了下去，他失声叫了起来，分出一只手去抓无念，但黑暗中却抓了个空，无念像一块石子一下直落下去。此时禅杖上却有一股大力传来，他被拉得跌跌撞撞向前冲出几步。此时离沟已有五六尺之遥，不会再有坠入深沟之虑，他人虽脱险，一颗心犹在不住狂跳，两腿软得站都站不直，却只是叫道：“小和尚！无念！”

他刚喊出来，背后却觉一紧，一个老僧按住他背心。这老僧的袈裟与无念一个模样，无心知道那定是无念师门一脉的，叫道：“大师，小和尚掉下去了……”

老僧的手按着无心身上，无心只觉一股温和之极的力道传来。听得他的话，那股力道也是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双手不停，仍在无心背后推拿，一边道：“贫僧无方，无念是我师弟。”

那是无念的师兄啊。无念从他背上滑落深沟，无心总觉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正在内疚，他正待再说，却听“哗啷”一声，一个人影落在了他们身边。这是个穿着月白袈裟的少年僧人，衣着与无念一般无二。一见这少年僧人，无方叫道：“师父，师弟他……”

无方说得急了，无心只觉背后的力道一下乱若风絮，他胸口也一阵烦恶，心中却仍是一阵诧异。他见无方这般年纪，只道他们的师父定然已经老得不成样子，没想到竟然如此年轻。那少年僧人却脸色一变，手一抖，禅杖敲在无方背上，喝道：“定心！”

这一杖刚敲上，无心便觉背后的力道一下又变得温和之极，周身像浸在热水中一般，暖洋洋地说不出的舒服。无方忙凝神静气，慢慢收力，道：“多谢师父。”他刚才给无心疗一下内伤，但心中一乱，只觉五内如焚，若非师父助了一杖之力，他与无心两人都会引燃心火而死的。无心正待说，那少年僧人一掌按在他肩上道：“贫僧宗真，多谢道友救助小徒。”

无心刚想说，胸口却涌起一阵烦恶，几乎要吐出来。宗真的手掌按到他颈后拍了拍道："道友，你身上已沾了邪气。"他转身对无方叫道："无方，将三藐母驮取出来。"此时那大沟已有丈许宽了，仍在不断扩大，宗真却像根本不以为意，似乎不知道无念掉了下去。无心急不可耐，叫道："大师，小和尚方才掉下去了！"

宗真面不改色，只是将手伸向无方。无方答应一声，解下一个包裹来，又从包里取出一个小小的东西来，递给宗真。这东西活像小孩玩的拨浪鼓，不过是两个圆形木块叠在一起。那两个木块上用朱砂写着许多梵字，宗真拿在手里轻轻一晃，那个木块登时相向转动，上面的梵字连成了一片。

这正是三藐母驮。此物本是西域佛门之门，也是转经轮一类，宗真将三藐母驮拿在手上，口中轻轻念着什么梵咒。宗真看上去年纪比无心也大不了几岁，身上月白袈裟一尘不染，在黑暗中大是耀眼，风度闲雅，真如不食人间烟火。

三藐母驮转得几转，宗真忽然大喝一声，一掌猛地拍向无心的后背。无心只觉心头一空，一口污血吐了出来。这块污血黑漆漆的有如煤块，发出一股恶臭，一吐出来，方才的烦恶之感尽去。宗真轻轻让开了，低声道："道友，你体内邪气已除，再服些清热解毒药物便可无事。"

无心一吐出污血，叫道："宗真大师，小和尚方才掉下去了！快去救他！"

宗真的脸上仍是不动声色，他肤色白皙，脸上木无表情，便如戴着个白玉面具。他将三藐母驮递给无方收好，又从袖中取出一块白色丝巾擦了擦手道："各有因缘，无非夙业。道者入道，魔者入魔。"他本是密宗，这话却说得有显宗的禅意。他用那块丝巾擦净了手，又放回袖中。一双手白皙柔软，与月白袈裟一般颜色，几分辨不出哪是手，哪是衣袖。他又向无心行了一礼道："道友，好自为之，入魔入道，原本只是一念间之事。"

他的话温和清雅，无心的心中却猛地一跳，不由忖道："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好像他知道我的来历一般？"

他正乱想着，身后又是一声巨响，一片砂石土块四处飞溅。绕着五显灵官庙的地基，周围已裂了一圈足有两丈许的大沟，那堆残垣断

壁此时正在加速下沉，土丘本已高得小山也似，但地基下沉，土丘也随之变低，此时只露出一个尖了。无心大急，叫道："大师，难道不救小和尚了？"

宗真斜过头看了看，低声道："波罗夷将临，还是走吧。"

无心急道："波罗夷到底是什么，难道连小和尚的命都可以不要了？"

宗真扶着禅杖已是要走，听得无心的话，他站定了道："佛门比丘戒五篇七聚，首罪为波罗夷，这是人心根本之恶。有人在此布咒，身外化身，波罗夷已成其形，马上就会出来，无念身入其中，已是无救了。"

无心惊呆了，叫道："不救他么？而且波罗夷要是出来，岂不会成天下人的浩劫？"

宗真道："不错。"他抬头看了看天，也不知想着什么，轻轻道："大千世界，人人想着的都是争名逐利，权势金钱，到处都是战火烽烟，饥荒一起，人民相食。比起这等恶业，波罗夷又算得什么，一饮一啄，都是报应，不管是什么，都是人心所驱，是天下人自取。"

"可是大师，纵然天下沉沦，这世界终不至于无可救药，又岂能袖手旁观？"

无方正在收拾包裹，听得无心这般说，点头道："道友说得甚是。师父，除魔卫道，是我佛门本份。"

宗真斥道："无方，你的于下乘般涅槃障未破，又起了邪行障！"

他的斥声严厉之极，无方被他一声喝斥，登时浑身汗水淋漓，低头道："师父说得是，说得是。"

无心一把抽出长剑，厉声道："大师，我不管你说的是什么障，我只知不论是何门派，为人处世，应当堂堂正正，大节不亏。小和尚方才救了我，我要是不救他，那我也没脸活在世上了。"

他转身向那道大沟走去，无方虽然说他讲得有理，但见他不识厉害，急道："道友，波罗夷成形，遇之即成齑粉，你还不快走！"

无心也不回头，高声道："道可道，非常道。天下大道，不是只靠修行便能得来的，人无伦理，谈何大道。"他走到沟边，弯了弯腰，人已如一支利矢般跃过长沟。此时那土丘已经陷到了地面以下，要跳过

去并不太难。无方见他跃下，惊叫道：“道友！”但无心的身影已一闪即没。他心中一急，朝宗真道：“师父……”

宗真脸上仍是声色不动，喝道：“无方，你苦修数十年，却喜怒形于色，难道这苦行都白做了？”

无方嘴动了动，道：“可是……”可是了半天，却没说出什么来。宗真道：“走吧。”他禅杖往地上一插，已向前走去。无方不敢再说，只得跟了上去，刚走了一步，却觉脚步下一空，定睛一看，却见乱石碎砖中，是两个深深的足印。

这是方才宗真站的地方。宗真站着时神定气闲，无方只道他心境空明，纤尘不染，却不知宗真心底已如惊涛骇浪，以至于劲力外泄，将地上的砖瓦也踏成碎末。

原来，师父也依然不曾修到无相之地啊。

无方吸了口凉气，却也隐隐有些欣慰。他一直以为宗真几非凡人，此时才知道，宗真和自己一样仍然是人，纵然他不曾勘破于下乘般涅槃障，宗真也没有勘破细相现行障。

这时身后又是一声响，那土丘已经深入地下，原先的五显灵官庙已成了一个方圆十余丈的大洞。无方被这声音一震，眼前像走马灯一般闪过了当初的情景。那时无念还是个襁褓中的弃婴，宗真将他收养下来，自己又如何去化粥水来将他养大。虽说出家人要断情绝欲，但无方心中，仍是将这个小师弟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看待。他将禅杖往地上一顿，道：“师父，当年释迦在菩提树下得道，悟得四圣谛，八正道……”

原来佛经有云，世间种种苦恼称为“苦谛”，苦恼的缘由称为“集谛”。若要解脱这些苦恼，便当断绝苦恼之因，这便称为“灭谛”。而断绝苦恼，则需修行正道，称为“道谛”。正道的内容，共有八项，所以名为八正道。佛祖所悟四圣谛八正道便是如此，后来佛家又分为小乘与大乘，小乘自求解脱，大乘则求渡人。密宗本属大乘，但亦有许多偏于小乘，无方念了许多年的经书，其间种种疑义总难释明。他也知道若一味寻求文义，那又堕入了知觉障，故一向不以为意，但此时却突然想到，以前读经时的种种想法纷至沓来，都在脑中盘旋，不禁一下站定。

宗真一下站定，道：“怎么了？”

他呆呆地站着，突然深施一礼道：“师父，无方无能，今生定破不了于下乘般涅槃障了，望师父成全。”

宗真的脸仍是木无表情：“你要回去救那道士？”

无方道：“正是，师父。”

宗真抬起头看着天空，慢慢道：“波罗夷幻形，全凭施咒人心思，千变万化，绝难抵敌。那小道士身上有正法，也有邪术，如果他要全身而退不是难事，但你所行全是正道，只怕反不如他能支持良久。”

无方将禅杖一顿，高声道：“师父，您常说入魔入道，只在一念之间，魔与道本是阴与阳，由道入魔易，那由魔入道又怎是不可能？您要责罚师弟，只因他偷学了外道破魔八剑，您说他堕入小术，已是离经叛道。但师弟若以邪术行正道，那邪术还是邪术么？”

宗真没有说话，两道眉毛却拧在了一处。无方越说越响亮，大声道：“师父，《法华》中有谓：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合菩提心、大悲心、方便心则为大乘心。人世纵然罪孽滔天，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论何人，只消一生向善之心，即可成佛，若妄动无明，执著一念，这岂非也是入魔？”

他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一嘴白须也在飘动。话说完，却觉得说得未免太过分，心中不免惴惴，不知师父会如何作答。宗真的脸仍然木无表情，也不知在想着什么，半晌，他脸上慢慢浮起一丝笑意：“无方，一障已破，你精进了。”

无方没想到师父会说这话，他又惊又喜，正想说什么，却听得黑暗中无心发出了一声惨呼。他吃了一惊，叫道：“师父，我去了！”

他身形一闪，又沿来路冲去。宗真看着他的身影，低声道：“无方，修行原非一路，多亏你帮我破了这细相现行障。”

他的脸上像是闪过一丝欣慰，但马上又木无表情。此时月亮已圆了一半，周围也重新亮了起来。他看着月亮，喃喃道：“人不自救，怎能救人？”也不知是对自己说还是对月亮说的。

第九章 明王不动

无心一跳下那大坑，只觉周围正在不断下沉，那道长沟是个圆形，正好将五显灵官庙围在当中，他倒像是掉进了一个干涸的池塘中去了。那土丘下沉时不断有碎石泥土崩起，更像是一个活物。无心在暗中摸索着，忽然触到了一只手。

那是一只左手，上面沾满了泥土血迹。他大喜过望，伸手一拉，叫道："小和尚！"哪知一拉之下，这只手一下被拉了过来，借着暗淡的月色，却见那是半张脸。

半张女人的脸。从眉宇间，到鼻子，到嘴，都只有半个。割开的地方并没有多少血，苍白的尸肉翻出皮肤外，直到腰间都是半个。

那正是阿红的半边尸体。

阿红先被无念腰斩，后来又被无心以剑术从中斩为两半，这块尸块不过只有十来斤重，被无心一下拉了起来。突然间见到如此一块残尸，虽然知道阿红本就是借尸还魂，无心仍是心头一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无念到底掉在哪儿了？他将半截残尸扔到一边，拼命看着地上。土丘有十余丈见方，无念落下来时，定是滚落在土丘边上，无心最怕的就是无念已经滚落到哪个缝隙里了，那样一来定是万劫不复，找也找不回来。他越来越急，叫道："小和尚！小秃驴！你在哪儿？"

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呻吟。无心耳力甚佳，沿着声音来路看去，却见几块土块被翻开，一只手从浮土里伸出来。这只手上的袖子是一件袈裟，手臂也要粗许多。无心看得清楚了，才一把抓住，猛地拉了起来。

那正是无念。原来这土丘正在下沉，上面的浮土不时滚落，无念方才人事不知，被浮土盖了一层，迷迷糊糊中听得无心的叫声才抬起手。无心将无念刨出来，叫道："阿弥陀佛，还好小秃驴你还活着，我可不想来生变个牛马什么的来补报你的救命之恩。"欣喜之下，他也念出佛号来了。

无念睁开眼，断断续续地道："这是哪儿？"

无心道："不知是什么妖怪地方。来，我背你上去。"

此时土丘顶部也已在地面之下，边上更是距地面足有两丈多高。无心若是一个人，这两丈的距离一个飞身便能冲上，但背起无念的话，他也知道自己绝没这个本事了。想了想，无心伸手到无念袈裟上撕下一条布，背起无心后将他绑在自己身上，道："小和尚，抓紧了。"

要从沟壁攀上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无心道术学得很杂，武功也相当不错，一贴到沟壁，便像壁虎一般向上攀去。这沟壁湿漉漉的，也没有什么可借力的地方，并不太好攀，无心五指用力，深深插入泥土中。攀了三四尺，他也有点气喘吁吁，正在担心能不能坚持下去，从上面忽然"哗啷"一声，伸下一根禅杖，只听得无方在上面道："快抓住！"

这禅杖只有六尺长，伸下来也仍有四五尺之距。无心心头一喜，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手足并用，一下又爬上了几步，伸手已可触及禅杖。他一咬牙，双足一用力，人已飞身跃起，一把抓住禅杖的头，却还来不及庆幸，却听身后一声巨响，一道腥风袭来，有个什么东西一把缠住了他的双腿。

这等梦魇一般的情景吓得他魂飞魄散。他只道是条蛇，低头一看，却是一枝长长的枝条。这枝条又长又软，在他脚上缠了几圈，当真有如活蛇，已是绷得紧紧。

无方在上面叫道："快上来！"他的声音中已是满是惊骇，无心也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腾出一手来从腰间拔出长剑，回身一斩，那根枝条立被斩断，他刚要发力冲上，哪知边上突然又伸过了几枝枝条来。这一次连他的一只手也缠住了。

无心大骇之下，叫道："小和尚，快帮忙！"他一只手抓着禅杖，另一只手已被缠住，那些枝条力道极大，深深勒进他的皮肉，凭他自己是根本挣不脱了，只望无念能帮一下手。但无念却动也不动，只怕连说话的力气也没了。

突然，像有两只极大的黄蜂，从一边飞过了两个铜环。这两个铜环像是活着的一样，在空中划了道弧，发出"嗡嗡"声，在枝条上一掠而过，那几根绷得紧紧的枝条登时如遭利刀猛砍，当即断成两截，断枝却仍要抓上来，无心的手一脱羁绊，剑气已大长，一剑掠过，星星点点的都是剑光，那几根断枝一探过来便被无心的剑气斩碎。无方只

觉肩头有人搭上手来，正是宗真，他正要说什么，宗真道："快拉他们上来！"

无方已觉臂上传来一股力量，他用力一提禅杖，禅杖上挂着两个人，足足有两百五十余斤的份量，以他本身的力气原本提不动的，但此时却觉两臂上涌来的力量源源不断，将无心和无念拉上来时，并不觉得如何吃力。

无心一跳上来，便叫道："快，快救小和尚！"

无念脸上蒙着一层黑气，宗真伸出手指在他眉宇间一按，道："无方，将三藐母驮再取出来。"

无方惴惴不安，一边从背上解包裹，一边道："师父，他还有救么？"

宗真没说话，脸上仍是木无表情，也不知在想什么。无心站在一边看着宗真，突然从心底涌起一股惧意。这个和尚的双眼似乎能洞澈一切，让他感到害怕。

宗真将三藐母驮转着在无念身上移了一圈，移到心口处，那两个转轮突然飞转起来。三藐母驮本就是与转经筒差不多，转一圈当得念一句佛，但从没转得这般快法。无方看在眼里，蓦然一愕，道："师父，出什么事了？"

宗真的眉头皱了起来，像是在想着什么。这时，从一边又发出了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

那土丘已经深陷下去五六丈了，五显灵官庙的地基已成了个深坑，这一声巨响显得有些发闷。无心在一边本有点不耐烦，听得这声响，忙转过头去看。只见那深坑中心的土丘突然像一朵花一样绽裂，从中飞出无数枝条，那些枝条都像蛇一样舞动，若方才就有那么多枝条缠住无心的话，只怕他早被扯下去了，哪里还救得回来。眼见这土丘裂开的中心隐隐有些亮光，似乎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无心心头一阵发毛，道："大师，那就是波罗夷么？"

无方也不知那到底是不是波罗夷，却见宗真放开了无念，走到坑边。这大坑里，那些枝条正越伸越长，已经要伸上地面来了，密密麻麻地到处都是。宗真看着下面，突然道："你会五雷天心大法么？"

无心猛地一震，看向宗真，宗真正看着下面，此时从坑中不住涌起回风，将他的袈裟也吹得鼓起来，这个少年僧人更显得出尘绝世。他低声道："大师为什么觉得我会懂这门法术？"

宗真道："你虽然用的是精钢长剑，也夹杂许多旁门奇术，但道术武功分明是正一教的传承。"

无心顿了顿，才道："不敢瞒着大师，我是出身正一教，但大师有所不知了，五雷天心大法是正一教天师的嫡传，我可没资格学的。"

宗真叹了口气道："可惜，你们正一教的五雷天心大法最能克制这木龙幻形。"

这时那土丘中心开始发亮，一个声音由轻渐响。那声音有如梵唱，听去全无邪气，只听得像有个人在极幽深的地方念颂：

见我身者，发菩提心。

闻我名者，断恶修善。

闻我说者，得大智慧。

知我心者，即身成佛。

听得这声音，无心还好，无念却已面露微笑，要站起身来。无方就在他身边，但他也如在梦中，眼前一阵茫然。宗真突如舌绽春雷，喝道："妖孽！"他提起禅杖，重重插在坑边。"哗"一声，禅杖深深没入泥土，上面的铜环像被大风吹动一样发出阵阵乱响。无方一听得铜环的声音，像当头被泼了一盆冰水，一下惊醒过来，惊叫道："师父，这是胜军不动咒！"

宗真面色凝重，大声喝道："邪魔外道，也敢说什么即身成佛！"

土丘顶上的破口突然放出强光，那些枝条一根根也变得发亮，土丘也浑如一座莲台。无方突然惊叫道："师父！那里有人！"

在强光中，一个人影正慢慢升了起来。

这人身上散出金光，但也看得出穿的是件袈裟，整个人通体发亮，让人一见便有礼拜之心。无方的脸上也不知是哭是笑，似是强自支持，但双膝却已发软，人缓缓跪下。宗真不曾想到波罗夷幻形竟然是幻成僧人模样，他的拙火定已修到无相界，自不会为形所惑，但无方和无念却不曾到这境界。无方还在强自支持，无念却已像傻了一样坐着，若不是因为身上伤势极重，只怕早就要拜个不停了。

插在坑边的禅杖已如一株枯木，渐渐岑寂。宗真伸指在禅杖上一弹，上面的铜环声响大作，将土丘里传出的梵唱一下压倒，无方脸上的痛苦之色立时减轻。宗真却知道这禅杖之音一时大一时小，并不能持久，无方被那梵唱引得已一步步堕入魔道，再听得一会，那禅杖这点声息已唤不回他了。自己不会被梵音所动，但自己这两个弟子却要难逃一劫。

这时无念的脸上已经涨得通红。他身上所中邪气仍未逼清，梵唱对他更有蛊惑，此时再也抵挡不住，即将崩溃。拙火定修行便是绝万念、息心火，但此时他哪里还能绝万念、息心火？脑中来来去去的都是自幼以来的种种情景，宗真、无方、小青，这些人在他脑中纷至沓来，一刹那间仿佛什么都想起来了，从小到大种种不平、激愤、爱欲、苦恼、喜乐，一下子都涌到心中，百感交集，一时涕泪满面，被拙火定压下的心火登时又熊熊燃起。

第十章 除魔

一旦走火入魔，修行之人立被心火反啮，马上会化成一团焦炭。无方无念两人功力尚浅，并不知厉害，宗真却知道其中的奥妙，当初他的师祖在松下修行时见到一采桑女，心火一动，八十年苦修化为乌有。那时宗真尚是十余岁的少年，师祖入魔时他正在边上，只见得眼前一亮，一棵方才还葱葱茏茏的松树立时被炼成了木炭。如今过去了已有近百年，偶尔想起，纵然他自己也已到了无心无念无相，仍然有些心悸。他见无念脸色已变，身形一闪，人已站到无念身后。此时无念正挣扎要站起来，被宗真一按，人重又坐下，脸也重归祥和。

但此时无方也已到了最后关头，梵唱声越来越响，土丘上的人影已经大半露出在外，无方的脸上已像喷过血一般发紫。宗真正待伸手去拍无方的背后，无心却闪了过来，伸出手掌在无方背上一拍。“啪”一声，无方背上多了一张符，他整个人也一下如泥塑木雕般动也不动。无心不是佛门，虽然他的道术还不及无念精纯，梵音于他却没什么影响。

无心定住了无方，扭头道：“大师，这是什么妖怪，怎么他念的也是佛？”

宗真伸指在无念背后按了两下，将无念封住，站起身道：“口中是佛，心中却不是佛。”

他走上前，一掌拍向插在土中的禅杖，泥土像是块油脂，禅杖一下没了下去，只剩个头。他喝道：“邪魔外道，给我现形！”

禅杖一入地，坑中的土丘上又是一阵异光闪过，马上又暗淡成一片。原本那一根根枝条都金光灿烂，现在仍然是晦暗一片，毫无光泽，那个金色的人影也像成了铅铸。

那个人影抬起了头，看向站在坑边的宗真。

月光已然大亮，此时那人身上没了金光，才发觉那人实在是像土石做的一般，肤色上也没半点血色，那些肌理筋络都暴露在外，整个人更像一具干尸，只是一双眼却绿莹莹地夺人魂魄。那人盯了一会，突然道：“原来是宗真师弟。”

宗真皱了皱眉，但他仍是面不改色，沉沉道：“你是什么人？”

那个从土丘里钻出来的人坐在土丘上，突然笑了笑：“宗真师弟，七十年前，无想峰上，你将我逐出师门，如今怎么忘得一干二净？”

宗真的脸上仍然木无表情，但那人的一句话实在是在他心里激起了万丈波澜。原来宗真当初是师兄弟二人，七十年前师兄宗朗堕入魔道，宗真迫于无奈，师兄弟二人于无想峰一战，结果宗朗虽然学得了不少邪术，但却荒废了密宗正法，最终反被宗真打落山崖。此事在宗真心中藏得极深，他也从不对人说起，后来也对外道邪术痛恨之极，无念所学尚非邪术，只因是沾了外道，便已有将他形神俱灭之心，此时突然听到这话，饶是他有金刚不坏之体，仍是浑身一震。

就在他身上一震时，那人突然睁开眼，绿莹莹的目光像有形有质的短剑，直入宗真眉宇间。宗真闷喝了一声，人向后踏出一步。

无心却听得大为惊奇。他见宗真看上去年纪甚小，只道能者为师，师父比徒弟小也是常有的事，没想到听话中之音，宗真是起码有七十多岁的老僧了。听得那人说什么七十年前的事，他忍不住，反唇相讥道：“原来是个打不死的妖怪。七十年前你已败过一回，还要回来做什么？”

那人仰天笑了起来：“小道士，你真是不知死活。”

宗真突然抢上一步，一把将无心一扳。无心全没防备，被宗真一下扳倒在地，正自莫名其妙，似有道电光一闪而过，掠过他头顶，正打在身后的一株树上，登时火星四溅。无心这时才知道方才自己是在鬼门关前打了个转回来，吓得冷汗直流，道：“大师，谢谢你了。”

宗真道：“那是我师兄宗朗。他……”话还没说完，宗真突然浑身一颤，嘴角流出一条血丝来。无心吓了一大跳，叫道：“大师，怎么了？”

土丘上宗朗大笑起来：“小道士，他自以为已修成金刚不坏，万毒不侵，却不知自己尚有着相处。”

宗真只觉身上的力量正一丝丝流走，浑身怕冷一般发起抖来。他的拙火定已到无相界，但他自幼就对自己的风度衣着很注意，虽然年逾百岁，仍是驻颜有术，身上一领袈裟也一尘不染。但就是这一尘不染却是着了相，他心中已有执念，宗朗故意将身形幻得如同僵尸，让宗真心中生了厌恶之感，借他心念一动，一举攻破宗真的金刚不坏功法，宗真虽然强行将染上身来的邪气驱出体外，元气业已大伤。

宗朗还在大笑，宗真突然也微笑道：“宗朗师兄，你虽是身外化身，多嘴的毛病却还没改。”

宗朗心中打了个突，宗真这非同寻常的镇定让他吃了一惊。宗真伸手擦去嘴角的血丝，道：“师兄，你刚才这话放到七十年前大概还是对的。”

他方才像大病一场，但此时却又神采奕奕，宗朗大吃一惊，心中寻思道：“这小和尚……小和尚真修到这等境界么？”他记得的宗真仍旧是七十多年前的小和尚，虽然此时的宗真实在也已百岁上下了。

宗真仍是似笑非笑：“师兄，你误修外道，没想到居然会修到波罗夷。这等妖邪之术，难道不怕遭天谴么？”

宗朗像是在想什么，也没说话，突然他抬起头，高声道：“世事无常，今日晴，明日雨，是非时时颠倒，你又说什么天谴，万事都是胜者王侯，败者寇。”

宗真喝道：“是非纵然时时颠倒，但人心不可颠倒。师兄，一误七十年，该回头了！”

他身上的袈裟像吃饱了风一般，猛地鼓起来，突然脚一点地，人如御风而行，向坑里一跃而下。无心在一边吃了一惊，叫道：“大师！”但宗真已经飘到了宗朗跟前了。他出手极快，右手划了个圈，左手已从这圈中一穿而过，口中暴雷一般喝道：“南谟三曼多缚曰罗赧憾！”

这是密宗陀罗尼真言三咒中的心咒。心咒最能喝散邪魔，宗朗却冷笑道：“小和尚，还想重施七十年前的故技么？”七十多年前在无想峰上，宗真便是以心咒镇散宗朗魂魄，将他击下山崖，这七十几年来宗朗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宗真这一手。宗真刚念出，宗朗退了一步，脚下又踏上一步，一退一进间，一拳向宗真胸口打去。他这条手臂上没有皮肤，黝黑的肌肉块块突起，如同干尸。他知道宗真最爱洁，定不会硬碰硬的，哪知他的拳头刚击出，宗真却突然将身一纵，一掌在宗朗拳上按去，人借力翻过宗朗头顶，站在了他身后，两手结了个手印搭在宗朗头顶，喝道：“曩莫萨缚怛他孽帝毘药萨缚目契毘药萨缚他咀罗吒赞拏摩诃路洒拏欠……”

这是咒陀罗尼中的火界咒。陀罗尼三咒，火界咒又称大咒，念下来也得好一会，威力也极大，一旦宗真念完，宗朗必定会被轰得粉身

碎骨。宗真念得极快，他已算计周全，知道念完这火界咒前宗朗定转不过头来，哪知才念得一半，胸口猛然一疼，从宗朗背后突然探出一条手臂，一掌正击在他胸口。这一掌来得莫名其妙，宗真的火界咒还不曾念完便戛然而止，人已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沟壁上，滑下来时，嘴里又流出一道血痕。

宗朗伸展了一下这条长在背上的手臂，那手臂缩了回去，又溶入体内，重新成为他身上的一部分。宗真被这一击击得五脏移位，他贴在沟壁，低低喝道："你……你竟然用毗陀罗法！"

原来梵网经下曰："咒杀谓毗陀罗等。"注疏中有谓："毗陀罗者，西土有咒法。咒死尸令起，谓使鬼去杀人。"这毗陀罗法是西方一门邪术，密宗精修咒术，但这等邪术也有禁令不得修习，宗真知道眼前这个宗朗实是化身，但他身上能随意幻出手臂，那正是毗陀罗法修练有成的迹象。

宗朗伸了伸腰，方才这条手臂已全部隐在他体内了。他笑了笑道："宗真，毗陀罗如何，陀罗尼又如何。这七十年来，你固步自封，才会有此惨败。"

他的左手举了起来。这只手像是注入了水一样渐渐发亮，五指也合到一处，眨眼间一条手臂成了利刀模样。宗朗看着手臂，仍是微微笑道："五十年前我从外教学得螭龙咒，到今日功德圆满，适逢天狗食月，宗真，你第一个死在我手下，也算三生有幸了。"

他的左手光华熠熠，已然完全像一把长剑。宗真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但宗朗这一拳用力极大，他虽有八十余年苦修，终是血肉之躯，被宗朗全力一击，浑身骨架都像要散开，便是想躲也躲不开了。到了此时，宗真也闭上了眼，

宗朗的手刀削向宗真脖颈。七十余年来他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如何对付宗真，到此时面对宗真时，还是双手发抖。

手刀一挥而过，眼前的宗真却突然间消失无迹。宗朗大吃一惊，但这只是他的一个幻身，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异样来。他转过身打量着四周，身下那些枝条也都像闻到了血腥气的毒蛇，一条条抬起头来。

宗真受伤之下竟然还有这等本事，他原先也不曾想到。这深坑里暗无天日，宗真的身体像是幻成了泥土一般，全无气息。他茫茫然打着转，突然听得有尖厉的破空之声，两个铜环已从上面电射而至。

那正是宗真先前插在沟沿的禅杖上发出的。那两个铜环飞行极速，向宗朗左右两目打来。到了面前，宗朗伸手一把抓住，只觉入手的力量也不甚大，他正在疑惑，猛地听到从一边传出低低的梵唱。

那正是火界咒！宗真将身形幻入泥中，又借铜环破空之声掩去自己的梵唱。宗朗一想通这点，一张脸已登时变得狰狞起来，猛地向隐身在泥壁中的宗真冲来。

“破！”

宗真像是嵌在泥土中，随着这一声断喝，他已冲出泥壁，身周的泥土也四溅而出。宗朗一手如刀，向他当胸刺来，宗真的火界咒刚念完，宗朗的指尖已划破了他的袈裟，插进他腰里。也就是同时，一道火柱喷礴而出，从宗朗的头上冲过，将宗朗半截身子冲得无影无踪。这道火柱旋起旋消，一发出时，宗真只觉身上的力量也已尽数消失，软软地坐倒在地上。

没想到是个同归于尽之局。

他想着，脸上却不自觉地有了些笑容。他的拙火定已到无相之境，知道若是这般笑下去也会遭心火反啮，但要压住笑意却又做不到，纵然佛法精深，一时间也心乱如麻。

突然有个人落在他身边，正是无心。无心将一手搭在他头顶。宗真只觉从顶门如有一道凉水浇下，神智为之一清。他精神一振，已站了起来，伸手将宗朗插入他腰间的那半截断手扔掉。他受伤虽重，但终有八十余年苦行，此时身上无力，站起来却已如同常人。

无心道：“大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宗真看着地上半截残尸，眉头也皱了起来。他道：“快走吧。”

这时无方突然从上面探出头来道：“师父！师父！”无心在他身上所下禁咒直到此时方解，被禁时他如同聋哑盲人一般，此时一醒过来还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宗真抬起头道：“快拉我们上去。”

无方答应一声，从上面伸下一根长长的树枝来。无心扶着他抓住树枝，无方在上面叫道：“抓稳了！”他用力一拉，无心在下面一托宗真后背，两人如飞升起，跃了上来。

一跳上地面，无方却是一怔。宗真向来衣着一尘不杂，此时身上却全是泥土血迹，邋遢之极，哪里还有以前那种大德高僧的风度？

宗真伸手拔出禅杖，见无方还在怔怔地盯着自己，他厉声喝道：“诸佛常护念，魔不得其便。业障众尘劳，皆速获清净。”

这是《无量门破魔陀罗尼经》中的四句偈子。无方被宗真一声呼喝，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垂首道：“弟子明白。”他只道随之而来的又将是宗真的厉声喝斥，但宗真却是顿了顿，只是道：“走吧。”

无心看了看身后，仍有些不放心地道：“大师，这个波罗夷当真没事了？”

宗真也看了看，低声道：“也许吧。”

第十一章 无极

他刚说完，从土丘的破口里突然像涌起了一道水柱，冲天直上。

那并不是水柱，而是一道光流。这道光流直入云霄，便如一支灯塔，只怕方圆数里的人都看得到。那土丘边的枝条一根根乱舞，狂风大作，土石瓦砾，夹在石缝里的蛇虫，以及宗朗幻身的残尸也被风吹得四处激射。

这变化来得太过突然，无方刚要背起无念，被就道光柱惊得一屁股坐倒。无心也吓了一大跳，闪到宗真身后，道："大师，又出什么事了？"宗真与宗朗这一番惊心动魄的斗法他都看在眼里，对宗真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宗真手搭凉篷看了看，脸上仍是声色不动："波罗夷极变。"他将禅杖往地上重重一顿，对无方喝道："无方，快走，此后每日以三藐母驮给无念镇邪，如果三天后无念依然不醒，那就将他打入寂灭。"

无方身上一震，道："师父，为什么你不给他驱邪？"无心却在边上叫了起来："大师，你是要以身涉险？"他脑子转得比无方快得多，宗真只一句话，他便听出言外之意了。

宗真掸了掸身上的泥土，高声道："道消魔长，天下处处皆是险地。"

他身上的袈裟已沾得尽是泥土，但这一掸却又说不出的潇洒自如。无方说不出话来，深深施一礼，背起无念便走。他走了两步回头看时，却见无心仍呆呆地站在那儿不动，他伸手拉了拉无心道："道友，师父让我们快走。"

无心"啊"了一声，追了过来。他走了几步，忽然道："无方大师，真的要让尊师独自一人去应付么？"

此时那道光柱已没有方才那么高，但粗了许多。无方看了看也有些不安，但只是道："师父说的，总不会有错吧……"

无心咬了咬牙，忽然站定了："小和尚以前跟我说过，除魔卫道，是出家人本份，有时就算没钱赚，也要干干的。"

他转身向来路走去，无方大急，叫道："道友！道友！"无心却没再理他，人已消失在树丛里了。

他刚转过一片矮树，正看到那大坑前的情景，不由大吃一惊。坑底那土丘像蒸过头的馒头一样裂开，从中有个巨大的蛇头探出来。那蛇头上已生了两根短角，那道光柱正是从蛇目中放出的。宗真坐在坑沿，禅杖横担在膝上正念着什么，他口鼻眼耳中都有鲜血流出，但口中咒语不断，那蛇探来探去，总像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了一般，不论如何挣扎，总是冲不出来。

宗真只道这小道士看见危急会逃得比兔子还快，没想到他虽然害怕，却会去而复回，看见无心过来了，他心如止水，却也不禁有些感动。只是释门清修，当万念不起，他这一分心，禁术已弱了一分，那蛇头猛地又冲出数尺，一颗巨大的蛇头左右摇摆，嘴里不时吐出硫磺之气。

这是宗朗的第二个幻身吧。他第一个幻身与人一般无二，没想到第二幻身竟然是这等模样。先前阿红幻出的巨蛇已是条大蛇了，但与这条蛇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无心见宗真渐已不支，他冲到宗真身边，左手划了个圈，与右手一合，头顶的云中隐隐地起了一阵闷雷，但仍是隐而不发。

宗真眼角已看到无心的一系列动作，忽然开口道："道友，你的五雷破不得要领，不必白费心机了。"

五雷天心大法是五雷法中至高无尚的法术，无心会的不过是五雷破之类旁系法术，宗朗的幻身已然能呼风唤雨，这一点雷击于他自然不伤皮毛。无心心如火燎，叫道："大师，纵然微末之力，也是一分力量。"

宗真眼里闪过一丝嘉许之意。这时，坑里那条巨蛇突然抬头仰天，从嘴里喷出一团白烟，这白烟也有一股呛人的硫磺之气，越漫越开，将这坑里填满了，仍在不住溢出来。

宗真一直坐着，此时突然站起来，将禅杖往身前一插，道："他要孤注一掷了，道友，小心。"他的脸上仍是平和如常，但声音里已似乎有了些惊恐之意。

白烟越来越浓，像是重重迷雾。此时月已西斜，天边约略有了些曙色，这里却仍是暗无天日，加上这白烟，更是什么都看不清了。无心隔得两尺便已看不见了，他心头一阵不安，道："大师，怎么办？"

宗真站在他身边，看着面前的禅杖，低声道：“还有一个时辰便要天亮。这一个时辰不让波罗夷出来，到时太阳一出，便会冰释瓦解。”

无心道：“是。”

＊＊＊

刘府里的大小人等都被山上这一道异光惊醒，都站在院子里看着。说鬼物出现者有之，说佛祖降临者有之，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

站在回廊上，听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猜测，刘罕达心中却如同一团乱絮，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滋味。

五显灵官庙还是数十年前听从宗朗的建议布置，当时宗朗说城西有龙虎气，在此地建坟，日后可登九五之尊。刘家是色目人，对这些风水堪舆却是信之不疑，这几十年来刘家也蒸蒸日上，日见权势高涨，而西山祖坟以五显灵官庙掩人耳目，倒是蛇类多了数百倍。蛇有龙相，想必是龙脉滋养而成，他越发相信宗朗的话。只是今晚屡有异相，他心中不安也越来越深。

胡管家突然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小声道：“老爷。”

刘罕达瞪了他一眼，道：“什么事？”

“宗长老那儿好像出事了！”

刘罕达又是一惊。他这时才发现让宗朗僻处的那个小院子里此里笼罩着一股绿光。宗朗房里只有一支蜡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这么亮法。他沉吟了一下，道：“你安抚住下人，我去看看。”

＊＊＊

禅杖上的铜环忽然像夏日的蝉声一般响成一片。宗真身形一闪，却见一条血红的肉条直扫过来，扫得地上草木倒伏，土石乱飞，禅杖也被一下卷住，猛地拖了回去，宗真正待冲上前去，哪里还来得及。方才他借禅杖示警，总算逃过一劫，此时身边没了禅杖，登时大感茫然。

无心突然又从白烟中钻了出来，道：“大师，那是什么？”

宗真盯着眼着白茫茫的一片，低声道：“是舌头。”

舌头！无心吓了一大跳。在坑里，虽然知道这蛇极大，但总没有大印象，此时被蛇舌一扫，他才真正觉察到那条蛇的巨大了。他

道："大师，该怎么办？"

蛇舌已经扫过来，那这条巨蛇定已突破禁咒。宗真只觉心底一寒，这八十多年来已忘得干干净净的种种惊惧喜怒同时涌上心头。他摇了摇头道："走吧，能逃多远就逃多远。"

无心一怔，忙道："好！"转身便向后逃去。他本就害怕，此见见那巨蛇的舌头居然这般大法，那一口吞下两个人也不在话下。若不趁早逃掉，被这大蛇当一顿点心吃了，那可实在划不来。此时四周什么都看不见，但前后左右总还分得清。宗真淡淡一笑，只觉这张许多年不曾有表情的脸笑起来也有些僵硬，他待无心一走，反而踏上一步，喝道："宗朗，福祸由宗真一人担当，你来吧。"

他的声音有如雷声隆隆，无心本在夺路而逃，听得这声音猛然站住。他没料到宗真到了此时仍在向宗朗挑战，那定是要与宗朗同归于尽了。他一向只以赚钱为重，起先来五显灵官庙实是为了找找庙里上供的奇珍异宝，顺便再把为害一方的妖物除去，但见无念、宗真这等舍身取义之举，实是让他大为震惊。

半空中异光一闪，白烟分处，一个蛇头从空中落下。无心吓得腿一软，那蛇头却像没见到他，掠过他身边，无声无息地向宗真那里冲去。那条巨蛇冲得极快，白烟一路分开。宗真正站在坑边看着下面，他只道这巨蛇还在坑里，根本没防备蛇头竟会从身后攻来，依然不曾察觉。无心大惊失色，双足一蹬，长剑出鞘，已跳上了蛇头，叫道："受死吧！"

长剑向蛇头顶门刺了下去。这把剑吹毛立断，哪知一碰到蛇头上的鳞片，这柄利剑竟然断成了两截，剑尖根本刺不进去。只是巨蛇被无心这一刺也猛地惊起。宗真却被这一阵风声惊起，转过身来，手起一掌，正拍在蛇头嘴上。

这一掌比无心的一剑可厉害多了，巨蛇负痛之下，整个身体直冲而上，一条五色斑澜的蛇身如一道长虹，直挂在天地之间。无心只觉耳边风声如刀，已不知冲起了有多高，他紧紧抓住蛇头上的短角，人挂在蛇头之上，肚里不住叫苦。

这蛇刀剑不能入，大出他意料之外。此时他的人已被蛇带到半空中，足有十余丈高，那条蛇还在不断向上冲去，他口鼻间都有血流出

来，知道只消一松手，便会直坠下去。正在惶急之时，却听得耳边一阵梵唱：

应弃臭秽欲，弊恶魔之境。

由此为地狱，亦为恶趣因。

于他勿嫉妒，为亲名利故。

慈目视众生，得大威妙色。

众生所诤讼，积聚为根本……

这声音柔和之极，声声入耳，无心脑中一亮，像是身上又有了力量，一跃而起，两脚搭在蛇角上，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元宝。

这元宝本是放在五显灵官庙神像中的，神像塌下后，无心才拣了起来。巨蛇伏在五显灵官庙下，这个小元宝已沾染多时，多少与这巨蛇相通。他一取出元宝，忽然又有些舍不得，但咬了咬牙，手指劲力到处，那金元宝还是被一下捏扁。也亏得这元宝是纯金所铸，较为柔软，不然无心功力纵然高强，哪里能够捏得扁？他一捏扁元宝，牙齿已咬破舌尖，将一口血吐在上面，喝道："天地无极，五方使者，四溟大神，轰雷掣电，驾风鞭霆，供我驱策，急急如律令！"

血在这块金饼上突然变成了漆黑一团，像猛火油一般烧了起来。无心将金饼一扔，这金饼贴在了蛇头上，他伸手拔出腰间的摩睺罗迦剑，大吼一声，一剑刺下。

这已是将五雷破与厌胜法合二为一了。五雷大法都是正道，厌胜法向来都是邪术，天底下从来不曾有人将这两门法术合二为一过。剑尖一刺入金饼，却如穿腐木，那块黄金登时化成一滩金水，摩睺罗迦剑直没到柄。巨蛇遭此重创，猛地发出一声巨吼，身子又是向上一纵，一条长长的蛇身已没入云霄。

"轰"的一声响，天空里不知何时已积了厚厚一层云，巨蛇冲入云层，登时闪电激射，如千万道金蛇狂舞，映得方圆数里一片雪亮。

大雨倾盆而下。秋日已少见这等大雨，这场雨来得又急又猛，山头白烟被一扫而空。

"下雨了！下雨了！"

刘府里那些下人四散逃开，这时一道闪电又从天际间打下，正落在刘府的院子里。刘罕达正在向后院走去，被这一声响雷一惊，人闪

到廊下，正好看见一道韭叶形的闪电击在宗朗那小屋上。院子里轰的一声，震得地面也像翻了个个，刘罕达被震得一屁股坐倒，眼前也只觉一花。就在方才这突如其来的一闪中，他看见小屋里那老僧突然间周身发亮，一时如琉璃所制，马上又是一声巨响，那小屋如同一个装满了火药的库房被点燃，空气中满是硫磺之气，小屋已只剩了一堆被击成碎末的地板了。

他只觉脑子里“嗡”的一声，一时还不敢相信，揉了揉眼，但方才还端坐着的老僧、一院子绿光都已消失不见，只有倾盆而至的大雨。

尾声

“师父！师父！”

无方从一片碎土中扶起宗真，大声叫道。宗真半坐起身，却已镇定如常：“无念没事吧？”

无方道：“师弟没事，不过还是不醒。师父，方才你将那波罗夷击灭了么？”他知道自己的师父有莫大神通，若说击灭波罗夷，自是非师父莫属了。哪知宗真只是木然摇了摇头道：“不是。”

“不是？”无方吃了一惊，“难道是那小道士？他有这么大本领么？”

宗真看着天空，像是回答无方，却更像喃喃自语：“拔山易，越过本心最难。修行法门虽则不一，得道终是一理。”

说到最后，他突然脸上露出微笑来。他原先向无表情，此时笑得却极为舒畅。无方看得呆了，道：“师父，你不是说……”

“无方，人心亦是天理。”

他看着天空。此时天空中的雨水正如万千天花纷纷落下。宗真脸上多了一层奇光，如领悟到天地间的至秘一般欣喜不已。无方不敢再问，见宗真已是起走如常，他背起一边仍是昏迷不醒的无念，道：“师父，那师弟万一不能回头，真要让他形神俱灭？”

这话他已问了第三遍了。宗真一合什，也不说话，只是淡淡一笑。无方也不知宗真是什么意思，心中仍有些不安，背起无念，嘴里念念叨叨地道：“那小道士真有这般厉害？师父，你看出他的来历了么？”

宗真喝道：“快走！”

无方吓了一跳，忙道：“是！是！”他一嘴白胡子也被雨水沾在了一起，成了一束，宗真突然大笑起来，掸了掸身上的泥土，长声道：“术有正邪，道则一也。”

在西山的另一个山头上，衣衫褴褛的无心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看着胸口。

在他胸口，有一个淡淡的青黑印迹，似是被人大力击打后留下的淤青。他看着这块印迹，眼中也不知是什么神情，既茫然，又有几分惧意。宗真的声音袅袅不绝，满山俱响，他听得了，抬起头望去。只见山道上，宗真在前，无方背着无念跟在后面，两人已转入山道，迤逦而去。

这场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此时雨已止了，云也没一丝，天边曙色一带，映得头顶的晴空一碧万里。他拍了拍腰间的摩睺罗迦剑，看着天空，不由会心一笑。

第二卷 辟邪录

第一章 赶尸人

孔得财虽然姓孔，少年时也读过几年书，但是和曲阜圣人家已经毫无关系了，现在他只是个看守义冢的守墓人，喝了两盅后，抱着自己那床油渍麻花的被子倒头大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死人活人只差一口气”。

义冢就是埋些无家可归尸首的坟地。这年头兵荒马乱，皇上爷只知在大都寻欢作乐，和番僧整天弄些“演揲儿”、“天魔舞”之类，全然不顾天下已闹得水深火热。在这湘西的偏远小镇里也时常见得到倒毙路旁的死尸，有的是本地孤寡无依的老人，有的是被打了闷棍的过路行商。不管是穷是富，是老是少，死了，都是直条条的一根，也总得卷个蒲包埋了。孔得财的生计，就是把死人拖到义冢埋了，向那儿的人讨些赏钱。虽然得财不多，但多少也是财，埋一个死人，两三天的酒钱也就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人死得多并不是件坏事。

今天大概是个黄道吉日，镇上的第一大富户，开酒坊的麻家院墙外居然倒了三具死尸。那三条汉子长相差不多，大概是一母同胞的三兄弟，也不知是前世欠了孔得财多少钱，一下子死在一起，孔得财推着那辆小车去装死尸时，不但从麻家一下子拿到了三份赏钱，还额外地灌了一葫芦酒。把三具死尸埋成一堆后，弄了点兔头鸡爪子啜了大半宿，带着陶陶然的醉意躺下，此乐诚南面王不易也。

睡到后半夜，他被一阵口渴逼醒了，睁开眼，正想到粗木桌上摸一下那把缺嘴的茶壶，灌一肚子凉茶，手刚碰到冰凉的壶身，他突然听到了一阵细细的铃声。

铃声若断若续，如果不注意，当真还听不到，可一旦听到了，那声音又像把小小的锥子，正不断从他耳朵里扎进去，直扎到后脑勺。他有点恼怒，摸索着欠起身，探头向窗外看去，准备呼喝两声。

他的眼角刚抬到超过窗台，看到外面的景像时，仿佛被兜头浇了一桶冰水。

月光很亮，照得周围一片惨白。今天也正是十五。

七月十五。

义冢因为不是家坟，这一片荒地只是孔得财一个人在看着，而他做的事无非是把来刨坟的野狗赶开，给年久颓圮的旧坟培点土，别的事也不想做，所以到处都长着深可没膝的草。

现在，在这片荒草中，有个人正绕着今天刚埋下去的那个大坟包走着。

这人穿着一件青布的长衫，头上是一顶青布帽，一副道士打扮。在他腰里，围着一根黑腰带，腰带上则挂着一个布包。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小铃，正在一瘸一拐地绕着圈子走。

虽然看上去是一瘸一拐的，但并不是因为这人是个瘸子，这人走的是禹步。禹步是道士行法时一种特异的步法，因为传说大禹治水时历尽千辛万苦，摩顶放踵，成了个瘸子，才传下来的这套步法。

这个道士在这儿要做什么？孔得财胆子也够大的，看管义冢的人，胆子不大可不行，可是现在他的心头却有了一阵阵的寒意，好像背后有人正往他的脖颈里吹气一样。

道士每走一步，小铃就“铃”的一声响。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周围死寂一片，不知为什么，连平常的草虫也一声不鸣，这铃声便显得极是突兀。

转了五六个圈子，那道士又一下站定，手中的铃却越摇越急，铃声响起一片，直如暴雨来临。头顶的月亮圆得怕人，月色凄冷，这副景像更显得妖异之极，孔得财在屋里，身上虽然还披着被子，可是觉得身上已是冷得像要结冰了，三十六个牙齿都在捉对厮杀。他赶紧捂住嘴，防着被人听到——其实那道士在屋外相隔有几十步，根本不可能听到他牙齿打战的声音。

那道士突然弯下腰，伸手在腰间摸出一些粉末往地上撒去，嘴里喃喃地念着什么。隔得远，他念得又轻，也听不清他在念什么。

孔得财已是大气也不敢出，他睁大了眼，盯着那道士的一举一动。道士的右手一边在撒粉，一边一上一下地扬着，好像在提着一根极细的线一样，突然，孔得财听到了另一种奇怪的声响。

就像手里握着一块嫩豆腐用力一挤，豆腐从指缝间挤出来一样的声音。他正觉得奇怪，突然，他看见随着道士的手一扬，一个人影直直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差点惊叫出声。那个人影浑身僵直，就如同是道士用一根线绑在他身上提起来的一样。这人出现得太过突然，他根本想不到在草丛里居然还会躺着一个人。

这个人一站起来，两只手便直直地伸着，好像要抓什么东西。那道士伸手一招，这个人随着铃声向前跳了跳，紧接着，从地上又站起了一个人影。

一共有三个。当三个人站在一起时，后一个搭着前一个的肩，三个人站成了一排。三个男人以这样的姿势站着，自然是很古怪的，可更古怪的是那三个人却像是木偶一样动也不动，月光下，映出那三个人的脸，惨白得发青，正是今天他刚从麻家院子外搬来的那三个。

那是行尸！孔得财只觉从心头一阵阵地冒上凉气来。他也听人说过，辰州这儿有一种赶尸术，能让死尸自己行走。只是这门法术一般是为了将那些客死异乡的人送回家乡去，他也想不通这个道士要把那三具尸首送到哪里去。

月光下，死人直直地站着，那道士摸出了三张符纸，在尸首背后各贴了一张，又摇了摇铃。随着铃声，那三具尸首直直地一跳，跳上了半尺许。

孔得财再也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声音刚出口，他就警觉，慌忙掩住口，但声音已溜出了口。

那个道士转过头，看向这间破旧的房子。孔得财吓得缩了回去，靠在窗下，用被子捂住头，大气也不敢出。

铃声越来越响。那是道士在向屋子走来吧，铃声中，还能听得到“咚咚”的声音，那是三具行尸在跳动。

声音突然停了。孔得财等了一会，见仍然没声音，他拉开被子。

刚露出头来，他就看到了月光。

月光是从窗子里照进来的。孔得财家徒四壁，窗棂也早就烂光了，月光照进来时，在他的床上映着白晃晃一块。在这一块像冰一样的月光里，有三个人头的影子映在里面，那自然是有三个人站在窗外向里看了。

他猛地大叫起来，连滚带爬地向前扑了出去。“哗”地一声，支床的砖块倒了下来，床登时翻倒在地，他也顾不得身上被磕出多少乌青

块，冲到门口，拼命地拉着门闩。只是一只手也像在冰水里浸过了好久，手指都僵硬不堪，在门闩上划拉着，就是抓不住门闩。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抓到了门闩，哆哆嗦嗦地将门闩卸下，一把拉开门。随着大门洞开，月光像汹涌的潮水一样轰然而至，可是孔有德却一下僵住了。

门口，一个人直直地站着。

这人的两手平平向前伸出，身体僵直如一根柱子，脸上还带着点泥土，分明是具僵尸。孔得财惊叫道："我……我什么也没看见！"

他心知这道士做的事定是要瞒着人的，若自己口风紧，保证不说出去，那便没事。他也没想到面前的并不是个活人，话音未落，那具僵尸的两臂猛地合拢，敲在他两太阳穴上。僵尸的力量大得异乎寻常，"咔"一声，孔得财的头像是落在了一把巨大的铁钳里，他还没来得及叫出声，头便如熟透了的西瓜一般被敲得粉碎，身体也软软地倒了下来。

这僵尸两臂一动，道士手中的铃便又摇动，但哪里还来得及。他见孔得财已倒在地上，走了过来，僵尸还抓着孔得财的尸身似要往脖子上咬下，他伸手从腰里摸出了一道符，手指一弹，符抻得笔直，一直粘在了那僵尸脸上，僵尸也一动不动了。他蹲下身，看了看孔得财那张被挤得不成样子的脸，叹道："可惜。"

他的右手向袖子里一缩，再伸出来时，一道细细的粉末像线一样落到了孔得财那张破碎不堪的脸上。他的手指上指甲很长，将粉末撒出后，他的五指极快地动了动，随着他的动作，孔得财的身体也在慢慢颤动。

像是提着一根无形的细线，这人的手很快地向上一提，孔得财突然直直地站立起来，两手也直直地伸向前。只是他好像喝醉了酒似的，站在那儿有点歪斜。这人站起身，又摇了摇铃，那三具僵尸闻声又是一跳，排成了一串，孔得财也跳着站到了后面。他一边摇着铃，一边不紧不慢向前走去。

月光依然很亮，照得大地一片银白。道士走出几步，又回过头看了看，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这笑意也如水面波纹，转瞬即逝，他的脸马上又变成了冷冷的样子，又摇起了手里的铃。

才走了两步，他的手一下顿住，身后的四个僵尸听不到铃声，登时木然不动。道士向四周扫了一眼，喝道：“朋友，快出来吧。”

周围仍是没有一丝声响，秋虫也冥然无声。道士站得笔直，在原地转了个圈，道：“朋友一定要我动手么？”

仍然没有一丝声音。静默了半晌，道士举起右手，慢慢地道：“不要怪我无情了。”

他的右手里什么也没有，突然间从掌心吐出了一团火焰，整只手一下子像蜡烛一样烧了起来。他猛地往地上一拍，喝道：“疾！”

这一掌在地上拍出了一个掌印，像是打开了一个无形的水闸，周围立时升腾起一片蓝幽幽的火苗。这是尸磷火术，寻常荒坟年久失修，露出白骨时也会有磷火冒出，平时是埋在地下的，自然看不到。这道士一掌竟能将方圆数十丈的磷火尽数逼出，功力当真了得。

磷火吞吐不息，像是无数火蛇沿着地面爬动，一时间连月色也似变成了惨碧。草丛中像开了锅了热水一样沸腾起来，那是在泥土中筑窝的野兔游蛇虫蚁之类被磷火逼得四处逃窜。这里一直都死寂一片，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活物，但那些动物只是都跳了两跳，便又翻倒在地。

那道士的右掌仍然按在地上，两眼目光炯炯地盯着周遭，看四周有何异样。磷火并不能燃物，也不能持久，这一阵蓝火乍一升腾又渐渐歇了。随着磷火熄灭，周围又渐归平静，道士叹了口气，收回掌来，喃喃道：“自作孽，不可活。”

他这尸磷火术极是阴毒，但也大损真气，他杀了那看守义冢之人，仍然觉察有人窥视在侧，心头动了杀机。但尸磷火术用出，却逼不出那人，知道此人定是在强行与尸磷火术相抗。若是那人功底真个高到能与尸磷火术相抗，早就会出来了，如今仍无动静，多半已被磷火之毒蚀骨而死。他现在真气已损，得赶着将这四具行尸带走，也不愿再久留。

他摇了摇手中的小铃，四具僵尸听得铃声又是一跳，跟着他而去。铃声凄楚，像是一个女子的哭泣，月光照在这片坟地上，仍是惨白如冰，好像要凝结。

乍看之下，这儿全无异样。只是在孔得财的房子外面，一只野兔四足朝天地倒在地上，浑身的毛被风一吹纷纷扬起，露出身上的一片青紫。

第二章 义冢

“道长，他没事吧？”

一个小道士正襟危坐在床前，正给躺在床上之人搭脉。他这副样子倒更像是个郎中大夫，高金狗有点不自在地看着他，肚里还在寻思道：“这道士成不成？都说便宜没好货，唉，谁叫我这么个庄稼人没多少钱，只望他不要乱弄一气，小保才十三岁啊。”他对这儿子爱逾珍宝，前天小保回家说是肚子疼，原先也不当一回事，结果却是一场怪病，花了二两银子请镇上最有名的大夫出了个诊，说是气血两亏，非得用大补不可。他只是个寻常农户，哪能给儿子顿顿吃人参燕窝，惶急之下，正好碰见这个小道士，说是治不好不花钱，治好了得二两银子，才死马当活马医地将他带来试试。

小道士突然像察觉了什么，一把拉起了病人的手臂，五指像在弹琵琶一样从上至下按了一遍，突然又伸出两指在病人心口一弹，那孩子身子猛地一弓，咳了两声，呕出一股黑水。这些黑水粘稠如胶，腥臭不堪，高金狗吃了一惊，叫道：“道长，我可只有这一个儿子……”

小道士将那个孩子扶起来，又在背上敲了两下，那孩子还在呕黑水，连鼻子里都有黑水流出。他道：“施主，令公子是中了邪，小道已将他体内邪气驱出，你采点菖蒲煎水，给他内服外沐数日，印堂无黑气即可。”

高金狗听不懂这小道士文诌诌地说话，瞠目结舌地不知以对，小道士才省得自己说得太文了点，道：“你采点菖蒲来熬水，给你儿子喝下去，再用这水洗澡，一天一次，到他两太阳穴这儿没黑气，就成了。”

高金狗连连点头，道：“菖蒲有，菖蒲有。”菖蒲是端午时插在门上的，山上遍野都是，并不用花钱。他见自己这儿子吐出黑水后，双眼已经睁开，人也精神得多了，不由大喜过望，一把搂在怀里，哭道：“小保，快给道长磕头。”心中却不住寻思道：“看不出这小道士的本事倒是不小,只是不知他会要多少钱。”

小道士道：“头就不必磕了，这个银子么……”高金狗一惊，忍痛道：“二两银是吧？道长，我是庄稼人，小保又没了娘，委实难过，能

不能再……那个少一点？”原先说好是二两现银，足当他数月家用了，高金狗实在舍不得。

小道士脸一板道：“那可不行，说好的价钱，一文都不能少！”

高金狗苦着脸，伸手到怀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包碎银子。这包银子是他省吃俭用，准备给小保娶媳妇用的。高金狗平时掉了一粒米都要从鸡嘴里抢回来，要他一下子拿出二两白花花的现银，实在心疼得不得了。小道士拿了银子，掂了掂，想了想，从里面摸出一块三四钱的碎银子，咬了咬牙，把银包还给他道：“给你儿子买点吃的吧。”

高金狗喜出望外，接过银包跪倒在地，连连磕头道：“道长，你心肠这么好，菩萨保佑你多子多福，日进斗金。”至于道士是不是由菩萨保佑，而这小道士是不是该多子多福，他欣喜之下，也不多管了。

小道士一怔，连忙扶起他道：“菩萨就算了，多子多福么，嘻嘻，我是火居道士，可以娶妻的，借你吉言吧。”

高金狗道：“是是是，道长一定能生上十七八个大胖儿子，以后个个高中状元，个个做大官，娶丞相家的小姐。”

科举之制自前朝覆亡后已废止数十年了，到仁宗时才算重开，而且分蒙古和色目人一榜、汉人和南人一榜，无心就算有儿子日后考中状元，顶多也只能做到六部尚书，而丞相却只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绝不会招个汉人做女婿，可是在乡民心目中，仍是书生与宰相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后中状元那一套。他被小道士扶着，磕不下去，叫道：“小保，快给道长磕头。”

那个小保虽是乡里小儿，人生得倒很机灵，趴在床上给那小道士磕了个头。这个头磕得倒是实诚，不过他两个眼珠仍是骨碌碌乱转地看着这小道士，小道士反倒有些不安，看看手里那块碎银子，狠狠心道：“这点钱你也拿去买糖吃吧。这是我给你的，可不是不收你银子。”他这一派向来是法不空施，必要收钱，虽然实际上一文钱没收，这话还得说的，以示不忘祖训。

这小道士一文没留，不免有点心疼，但大方也大方过来，总不能反悔。他有点不太自然地道：“小保，你是吃了什么中的邪？”

小保道：“我在后山玩，抓了一只兔子烤着吃了，结果回来肚皮就痛起来了。”

高金狗道："阿弥陀佛，那儿是个坟地啊，前一阵子孔得财还拖了三个死人去埋，你这小祖宗怎么跑那儿去，嘴巴老这么馋，老子非打烂你屁股不可……"

他也发现这小道士有些后悔，只作不知，一边喋喋不休地骂着儿子。小道没再说什么，转身向门外走去。高金狗千恩万谢地送了他出去，临出门时，那小道士忽然转过头道："施主，你可知道毒龙潭在何处么？"

高金狗一怔，道："毒龙潭？没听说过了。"这辰溪县方圆有数百里，又是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到处都是深潭巨壑，他也不知这毒龙潭到底在哪儿。这小道士也没说什么，转身便走了。

高金狗千恩万谢，待那小道士走远了，他才一拍脑袋，高声叫道："对了，道长，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小道士转过头，笑了笑道："小道无心。"

＊＊＊

坟地虽然有些邪气，时常会有野鬼游荡，但是上面长的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大碍，乡民所耕的田间有时也会有一两个坟包的，可是那个小保所中邪气甚是厉害，决不会是寻常的妖邪，无心想破了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最好的办法是到那里看个究竟。

后山因为是一片义冢，平常也少有人来，虽然是秋天了，草还是很茂盛，远远地望过去，那片山坡上像是淹没在草丛里，坡上有一间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屋顶满是瓦松，墙上的石灰也多已剥落，露出的砖缝里长满了细草。

他走了过去，刚到门边，不由皱起了眉。里面脏乱不堪，鬼影子也没一个。他打量了一下四周，正待退出去，在门边时一下站定了。门上原本也有朱漆，如今却尽已剥落，两个黄铜的门环都长满铜绿，只有一小块地方油光发亮，想必是常用手摸着的。在已经变成褐色的门板上，沾着几滴乌黑的渍斑。他摸出腰间的短剑在门板上刮了些下来，凑到眼前仔细看了看，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取出一张纸，将短剑擦净了，又看看四周。这地方看上去也不像能住人的，桌上放着一只空酒壶和两只脏碗，看样子也有两三天没洗过了，破床板倒在地上，一床被褥也脏得冒出油光。

住在这儿的那个孔得财多半也已经死了吧。那样一个人，活着和死了，都一样没人关心的。

无心走出门去，看着外面的草丛。已是初秋，草叶有些发黄，不时有风吹过，卷得草叶左右晃动。像是被风吹皱的湖水。他叹了口气，向前走去，可走了两步，却又站住了。

在他脚边，是一只死兔子。这兔子肚破肠流，想是被东西咬过，但身体却丝毫不腐。他拣起一根树枝，在死兔上敲了敲，“梆梆”作响，敲上去倒如一段木头。

无心有些迟疑。他用树枝拨开草丛四处看了看，才不过数尺方圆，他又发现了几条死蛇和几只死山鼠，全是硬梆梆的像木头一样。他将树枝扔了，不由陷入沉思。

那些兔子山鼠之类，全是中了尸气而死的，小保抓到的想必也是只沾到尸气的兔子。这么大的尸气，除非是将数万人的尸骨全埋在一处才会产生，这义冢里虽然荒坟林立，却最多不过数百个而已。

“古冢密于草，新坟侵官道。城外无闲地，城中人又老。”这首唐僧子兰的《城上吟》小时候师父也教他读过，那时只是当一首谣曲念念，现在见到这片荒凉的义冢，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他从怀里摸出一枝细细的毛笔和一个小圆盒，这盒子是用两段竹节做成的，打开了，里面装的全是调成糊状的朱砂。他将笔蘸饱了朱砂，在一片长长的草叶上龙飞凤舞地画了道符。收好东西，看着这片草叶，他合上双眼，捏了个手印低低地念咒。

随着念颂声，那片草叶也在不住抖动，渐渐伸直，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拉着草尖。等这草叶竖得笔直，无心放下手，低低道：“过往游魂听真，吾上太山府，谒拜皇老君，交吾却鬼语。呼玉女收摄不祥，登天左契，佩戴印章，六丁六甲，神师诛罚，不避豪强，若有不遵者斩付魁刚，急急如律令！”

念到“令”字，他骈指向那片草叶一指，草叶突然无火自燃，上面写的那些符字灼灼发亮。此时太阳已隐到了云后，周围一下暗了起来，像是大雨将至的样子。

无心将两指夹住草叶下端一捋，叶片上的火光仿佛有形有质之物被他抹下，还在指缝间燃烧。他将手指往两眼上一抹，火光应手而

灭，他猛地睁开了眼。

这是禁鬼咒。他的眼里神光如电，扫视着四周。在没膝的草丛里，一些萤火一般的亮点正四散纷飞，一蹴即散。那都是些尸居余气，孤魂野鬼不得超生，年深日久魂飞魄散后便成了这副模样。他转了一圈，仍是看不到一个成形的游魂。

奇怪。无心抓了抓头皮，他听得高金狗说是几天前还有三个新死的人埋在这儿，魂魄哪会散得这么快法，难道是有什么异事发生么?

在一棵榆树后面有个坟包，土色也很新。无心走了过去，蹲了下来，拨了拨坟前的土块。土块碎了，里面却还有点湿润。这两日并不曾下雨，一些小土块都被晒干了，但这里的土却还是湿的，只怕被翻起来还没多久，不知为何身体却看不到。

难道这坟是空的么？他摇了摇头。孔得财只是个看守义冢的孤老，没事干肯定不会堆个空坟玩，一定出过什么事了。

他正自沉思，突然腰间的摩睺罗迦剑在鞘中低低一响。声音虽轻，无心却如同听到了一声惊雷，浑身一震，手一扬，已从背后抽出剑来，左手捏了个诀望向四周。

这柄摩睺罗迦剑是他差点丢了性命得来的，剑虽小，却大有灵异。此时剑在鞘中发出鸣响，恐怕周围是有什么怪物了。

禁魂咒尚未完全失效，他看了一遍仍未发现有什么异样，心头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这里太静了，耳边只有风吹之声，更显得一片死寂。

看到第三遍，他终于发现在左前方的草丛中有些微不同。他提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走了几步，脚下却是一滑，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圆圆长长的。

是条蛇么？他掠开脚边的杂草，一看见脚下的情景，心中猛地一惊。

在草丛里，有个人正伏在地上。这人的身体已是嵌在泥中，背和地面平齐，他刚踩上的是那人前伸的手臂。无心大惊之下，向边上跳出了三四尺，喝道：“好个妖物！”

这人既无魂魄，自非尸首了，那多半便是妖怪。无心只道这妖怪要伏击自己，他又全无防备，心中大感惊恐。哪知他跳开后，这人仍

是动也不动。无心心道：“奇怪，难道这是个倒伏的翁仲不成？”可这人的姿势是双手笔直伸在头上，若是翁仲，这姿势也太怪了点。

他小心地走了过去。

第三章 九柳龟息术

还没踏上一步，忽然耳边听得有人喝道：“兀那道士，你是什么人？”

这声音极是响亮，如同打了个旱雷，无心一惊，抬头看去，却见有个人站在山坡下。这人也不过十八九岁，手里拿着一把铁尺，这是六扇门常用的兵器，这人多半也是个捕快了。

无心道：“是位捕快大人啊，小道是……”他正待报上名来，那捕快已经跑了上来，手上的铁尺对准了他，喝道：“快把剑放下！你孤身一人在这荒郊野外，已犯了大元律法第……”说到这儿却卡住了，从腰间摸出一本律书来翻着。

无心笑了笑道：“小捕快，这是我的法剑啊，你看，上面还有符字的。”

那捕快想必一时翻不到要给无心定的罪名，孤身夜行还是可疑的，现在大白天，一个道士在义冢里，好像也不曾触犯大元律第几条。他将书放在怀里，仍是紧张兮兮地向无心走来，叫道：“快把剑放下！我是辰州捕役言绍圻，你再不将剑放下，便是违抗公差，拒捕！拒捕你知道吧？罪加一等！”

无心连忙将剑收回背后的剑鞘，道：“小捕快，我是出家人，可不是什么江洋大盗。”

言绍圻见无心将剑收了起来，才显得宽了宽心，听得无心说什么“江洋大盗”，像是想起什么来，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看了看。这纸上画着个人像，长着两撇小胡子，和无心一点也不像。言绍圻打量了一下无心，又叫道：“把手指放到唇上。”

无心莫名其妙，道：“什么？”

言绍圻怒道：“手指放到嘴唇上面，你听不懂么！”

无心也不知这个小捕快到底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依言将手指放在嘴唇上，言绍圻又看了看，道：“你真是道士？叫什么？不像。”言语已缓和了些，说“不像”自是说无心不像那个要犯，而不是不像道士。

无心道：“小道无心。小捕快，你在缉捕江洋大盗么？”

言绍圻上上下下又打量了他一番，才勉勉强强相信他不是那个通缉的要犯了。他将那张纸卷好放回怀里，仍有几分狐疑地道：“你在这儿做什么？这是坟场。”

无心道：“这里有邪气。除魔卫道，出家人本份，我看看有没有能做的。”

言绍圻道：“看不出，你还是位道长。”他的话里有点讥刺之意，想必虽然信了无心不是那个要犯，却仍有点不信他的话。他走到无心跟前，突然看到地上那个人，惊叫道：“哇！你果然不是好人！”

言绍圻手中的铁尺又对准了无心，无心急道：“什么呀，这人在这儿都好多天了。”

言绍圻这才看到，地上那人的衣服上已是沾满了泥土，这样子不会是刚才发生的。他半信半疑地又垂下了铁尺，道：“那他是被谁杀的？”

无心道：“我也是刚发现他的。”

言绍圻蹲了下来，用铁尺戳了戳地上那人，叫道：“尸身还是软的，奇怪。”

无心道：“是很怪。等一下，我们把他翻起来。”

他走到边上的树旁，抓住了一根手腕粗的树枝，另一手伸到腰间，只轻轻一闪，摩睺罗迦剑已然如闪电一般出手，将那树枝齐根斩下。他又斩下一根，把两根树枝的枝杈削掉了，又走回来，却见言绍圻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无心把一根树枝递给他道：“来，动手啊。”

言绍圻接过树枝，手都有些发抖，道：“你……你武功这么好！”他想起方才自己用铁尺对着无心，若无心真是那缉犯，只怕自己一条小命已经送掉了。他年少气盛，只道自己的武功天下无敌，方才见无心年纪与他相差不多，很有轻视之意，此时才感到实在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无心道：“我这两手三脚猫功夫可不成，我认识个和尚，那才真正算得上高手。唉，闲话别说了，天好像要下雨，快点干吧。”

两人把树枝插到地上那人身下，齐齐用力，那人一下翻了过来。这人脸刚一朝上，无心和言绍圻两人都惊叫了一声。他们只想这人只是寻常死尸的脸，哪知一翻过来才发现这人的眼上、鼻子上、嘴上、

耳朵上竟然都糊了个泥团。那泥团一块块都是圆圆的，定不会是因为脸贴在地上而沾上的泥块。两人相互看了一眼，言绍圻抢先道："他是被杀的！"

鼻子和嘴蒙上泥块，自然会憋死的。无心却摇了摇头道："不是，这是九柳门的龟息术，这人用泥块闭住七窍一样可以用周身毛孔呼吸。看他面色青紫，只怕是因为中毒而死。"他又抓了抓头皮道："只是死了的话怎么会没有魂魄？"

言绍圻也不知无心说的"九柳门"是个什么东西，这时天色越来越暗，突然间，一道闪电划破天空，他叫道："要下雨了，我们去躲躲雨吧，来，抬他进去。"

无心道："好。"他看看地上的尸首，尸首身上也全是泥土，他实在不想去碰，道："放在这儿吧，等仵作来之前我们还是不要动。"

言绍圻道："也好。"他也不想碰，听无心还讲出理由来，自然是从善如流了。

两人一躲进破房子里，雨便落了下来。言绍圻一进门便叫道："这么臭！孔得财死到哪儿去了。"

无心道："多半已经死了。"

"死了！"言绍圻跳了起来，"他一个孤老，怎么死的？"

无心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你看，门上有些血迹，而这门上的门闩也搭拉着，多半是他在开门时被杀，尸身被拖走了。"

言绍圻闻言也摇了摇头："若是拖走，门槛上准会沾着血迹的。可这门槛上干干净净，准是被人扛走的。"

无心道："那人要扛走尸体做什么？"

言绍圻道："谁知道。说不定孔得财根本没死，那人是他杀的，他畏罪逃走了，总不会死人自己跑掉吧。"

他只是顺口一句，无心却浑身一震，道："对啊，有可能。"

言绍圻叫道："什么可能，死人还会走么？死人是……"

他的声音突然停下了，眼里也露出恐惧之极的神色。无心奇道："怎么了？"他还只道自己脸上有什么异样，伸手抹了把脸，言绍圻却指着他身后道："死人……死人走了！"

无心回过头从那破窗子里看出去，却见有个人正摇摇晃晃地从草丛里站起来。他大吃一惊，走到窗边。此时已看得清楚，正是那具死尸。这死尸身上的衣服已经被雨淋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他脸上的泥团也已被雨水冲掉，露出的脸青里透白，根本不像个活人，一站起身，也像喝醉了酒一般摇摇晃晃。

言绍圻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方才乍见死人站起来，吓了一大跳，此时却已平静如常。湘西乡里妖异之事传闻极多，言绍圻虽不曾见过，却也听得多了，就算死人复活也不过如此。

无心沉吟了一下道："看这山坡上死了那么多野兔老鼠，多半是中了邪气而死，恐怕有人曾在这儿施毒，这人为了避开危险，用九柳龟息术闭住七窍，哪知施毒那人功力太高，他的龟息术仅能护住心脉，周身已遭毒物侵入，成了这么个半死不活的模样。"

若是先前那道士听到，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无心说的已是八九不离十了。言绍圻想了想道："那他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无心道："周身已遭毒物侵蚀，连脸色也成了这个样子，自然是死了。不过这人也算了得，还护着心脉，怪不得魂魄未散。"

言绍圻道："那他还有没有救？"

"十停中，大概还有不到一停的机会。"

言绍圻叫道："那还不快去救他！"

他有点怕死人，活人却是不怕的，马上冲出门去，也没注意到无心还有话说。外面雨已下得很大了，秋天下这等暴雨已不多见，一到外面，言绍圻便被雨淋得湿淋淋的，他跑到那人身边还有五六尺远的地方，却又不敢再上前。

这人身上一淋雨，一身的衣服斑斑驳驳的都是泥迹，脸上也有泥痕，整个人都没有人样，站在那棵大树前，只有三分像人，七分更像个吊死鬼。言绍圻有些迟疑，不敢再靠近，离得远远地道："兄台可好，要帮忙么？"

这人摇摇晃晃地站立不稳，两只手也在乱抓，听得言绍圻的话，猛地转过身来，和他打了个照面。言绍圻见他的眼睛也变得血红，不由打了个寒战，忖道："这人到底是死是活？"他还没想通，身后无心已在叫道："快闪开！"

说时迟，那时快，这人突然抢步上前，一只手横扫而过，言绍圻吓得呆了，只觉一股厉风袭来，百忙中猛地一低头，这人的手从他头顶掠过，一股带着腥臭的劲风刮得他头皮发麻，又重重打在边上树干上，“啪”一声，那棵足有一抱粗的大树也猛地一震，树身上被击出个掌印，满树叶子也如天花乱坠，纷纷洒下，这人的手臂已不似血肉之躯，倒如同铁铸的一般。一击之下，这人的手臂又反转扫来，言绍圻已吓得呆了，见手臂又扫到跟前，他刚才弯腰躲过一击，此时正在伸直身子，眼看这人就要扫到他腰间，再弯已来不及了，无奈之下，猛地一提气，人已拔地而起。

“呼”地一声，雨珠也被这人扫得四处飞溅，言绍圻跃起了有五尺许，这人一臂已从他脚下掠过，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这人的左手又已猛地向他抓了过来。

这等招术空门大开，言绍圻习武多年，虽然和人动手并不多，但身法已是顺极而流，也不多想，一脚已飞出，踢向这人面门。只消这人一闪，他这一抓自然抓不到自己了。哪知这人根本不躲不闪，仍是直直抓来，言绍圻的脚先踢到他脚上，“砰”的一声，如同踢中了一块巨石，这人浑若不知，已一把抓住了他的小腿，言绍圻只觉像是被一把铁钳夹住一般，下面的高妙身法再用不出，一下便摔了下来。

此时无数落叶已将两人裹住，言绍圻眼前只见一片暗绿色，也根本看不清。他一落到地上，小腿还被这人抓着，心中已是纷乱如麻，暗自道：“这人不知道我是公差么？”但这人显是不管他言绍圻是不是公差，抓着他的小腿正向后拖。这人的力量大得异乎寻常，言绍圻的手在地上胡乱抓着，一把抓住了一截树根，他两手攥住再不放手，只觉浑身骨节被拉得“咯咯”作响，像是马上便要拉断。正自惊慌，却觉身后有一道白光闪过，这人发出了一声厉叫，声音也更似一头异兽。

抓着他的那股大力一下消失，言绍圻直直地摔在了地上。地上的泥已经被雨水打湿了，他摔得满脸都是污泥，只觉浑身仍是说不出的疼痛，手足并用地爬了两步，惊魂甫定，回过头来，却见无心提着剑正站在他边上，面色凝重，脚下不丁不八，左手提在胸前捏了个剑诀。

第四章 暗夜之妖

无心面对着这人道："小捕快，你不要紧吧？"这人用了九柳龟息术，虽然没被当场毒毙，但浑身肌肉已被毒素浸润，已近僵尸，虽然双臂已被他一剑斩断，仍是不敢大意。这人的手臂坚如铁石，寻常刀剑根本伤不得他分毫，无心手中虽然也是柄寻常精钢长剑，也不曾开锋，却是用朱砂在剑身写过一道符的，恰是这人的克星。

言绍圻翻过身来，抹了把脸上沾着的泥水，见自己的小腿上还抓着一条断臂。他一把拉下，只见裤管也已破裂，皮肤上被抓出五条青紫的淤血痕，他心有余悸地道："道长，这人到底是死是活？"

这人的手臂已被斩断，切口中还有鲜血流出，但整个人仍是不像活的。无心道："他原先用龟息术时以泥团闭住七窍，虽然还没死，却已没有神智。泥团被雨打散后，人是醒过来，但心智全失，现在说他是僵尸也可以。"

这人手臂的断口处还在流血，却好像根本不知痛楚，两截断臂左右乱挥，只是他的手臂已被齐肘斩断，短了一半，抓不到人了，只把血甩得到处都是。无心连忙退了几步，拉起言绍圻避开。言绍圻看着这人，又打了个寒战，道："那到底是活人还是僵尸？"

无心道："僵尸！"他知道这个小捕快有点食古不化，自己将那人的手臂斩断了，若说那是个活人，只怕言绍圻又会翻出书来说自己犯了哪一条王法，索性便说是僵尸。其实这人神智虽失，却因为用了九柳龟息术，并不曾死。

这时那人的动作已越来越慢，忽然"啪"一声，仰天摔倒。无心知道这人是因为失血过多，他提剑走了过去，言绍圻紧紧跟在他身后。无心心道："这小捕快胆子倒大，真个少年有为。"其实他的年纪与言绍圻也相差无几，大得有限。谁知言绍圻刚走出几步，突然觉得一阵恶心，他强忍着不吐出来，但肚子里像是翻了个个，走了两步便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吐了起来。无心听见声音，走过来往他背上一拍，言绍圻登时觉得额头一阵清凉，人好受了些。

无心从怀里摸出一道符道："小捕快，你是沾了点邪气，把这道符带在身上吧。"他才要说"每道符廉售二百文"，却见言绍圻面色不好看，也不多说了。好在一道符也不值什么钱，这个东他还做得起。

这人躺在地上，一张脸如纸一般白，连青紫之色都没了，双眼圆睁，鼻翼却在微微抽动。无心叹了口气，将长剑插回背上蹲了下去，言绍圻这时舒服多了，在一边急道："道长，小心！"

无心道："他身上的毒素随血流尽，现在神智已复，不过也已命不久矣。"刚说出口才省得这话其实是说这人还活着，并不是僵尸，只怕言绍圻又会来缠夹不清。不过言绍圻却似没有在意，也走到这人身边道："他活着，那还是救救他吧。"

无心叹道："他浑身血液都已流尽，要救他，除非是西王母的不死药。"

言绍圻惊叫道："那你真的是杀了他了？"他做捕快未久，一直想抓个大案，眼前正是一件杀人大案，但无心是为救自己而动手的，总不能再去抓他吧?

无心伸出手在这人肘上一点，止住了血流。其实这人身上的血也已大多流光了，止不止都无所谓。这人身上一动，慢慢睁开眼来，喉咙里发出了低低的"咕噜"声，言绍圻喜道："他醒了！"

"这是回光返照，他好像有话要说。"无心面上仍然极是凝重，他伸手取出一张符，轻轻一抖，符一下燃起。因为在下雨，因此他是手背向下，将符掖在掌心，火燃得极快，一下变成了一撮纸灰，连汗毛也没烧掉一根。无心将纸灰塞进那人嘴里，手掌又顺着他咽喉一抹，道："道友，有什么话快说吧。"他知道自己这护心符只能逼出这人残存的一点活力，此人是死定了，借这机会，让他说出最后一句话。

这人嘴张了张，慢慢道："龙……龙眠谷中……第……"

说到这儿，声音越来越轻，无心却是大吃一惊，将耳朵侧到这人嘴边，急道："还有什么？"但这人身子猛地一颤，便不再动，这回是真的断了气。

言绍圻看得心惊肉跳，道："龙眠谷？那里有妖怪啊，谁都知道。"他只以为这人会说出个惊天大秘密出来，哪知说出的只是这么个无关紧要的闲言。无心拉开这人的衣领看了看，这人的肩头刺了一个小小的花纹，是一枝柳枝，上面缀着七片碧绿的树叶。虽然每片树叶都只有指甲大小，刺得却着实精细，连叶脉都刺出来了，树叶的颜色有浓有淡，越到梢上便越浓，缀在细枝上，栩栩如生。无心道："没想到他还是七叶弟子，怪不得能撑到现在。"

言绍圻道：“七叶弟子很厉害么？”

“九柳门弟子入门时都只刺一片叶，随着在门中地位升高便加刺一叶，门主有九叶，那是最高的。这人刺了七片叶，已是个护法身份了，居然还是难逃一死。”

无心站直了，看着地上的死尸，叹了口气道：“九柳门也是外道中的名门，现在虽已渐趋式微，还是没人敢小看他们。这人一死，想必又要大起变幻。”他转过头，笑了笑道：“小捕快，你要不怕死，立功的机会到了。”

言绍圻却脸色一沉，道：“你杀了人，把你抓去就是个大大的功劳。只是你救了我，再抓你，我也太不算好汉了。唉，只是这个死人该怎么办？”

无心道：“这野地里，把他埋了便一了百了。”

言绍圻摇了摇头道：“不成，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得回去一趟。小道士，你要上哪儿去？”他见无心一口一个“小捕快”，马上还以颜色，“道长”也改口成了“小道士”。

无心捋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道：“先回到住的地方，烤干衣服再说。”

言绍圻道：“你住哪儿？”

“如归客栈。”他马上警觉道：“你要做什么？”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回去报案，若有话要问你，你可得留在那儿。”他急匆匆地往山下跑去，走了一段又回过头道：“别跑啊，我不骗你的，我言大捕头表字刚正，刚直正义，你相信我好了。”

叫刚正就代表刚直正义么？无心想说现在执国政的那个其实是汉人，却自认是蒙古人的太平。名字叫太平，天下却着实不太平。他有些想笑，但心头却隐隐地作痛。

＊＊＊

辰州辰溪县县尹言伯符这两天很是烦恼。虽然他算是辰溪县的父母官，在这一方生杀予夺之权尽在手中，但他也有不如意的事。

他在正厅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走来走去，正心烦意乱，言绍圻浑身湿淋淋地跑了进来，一边跑一边叫道：“二伯父……”还不等他说完，言伯符已急道：“有人来了么？”

“不是，我在义冢那儿发现一个新死的人。”

言伯符眉头一皱：“个把死人算什么，我问你，没人来么？”

言绍圻一心以为这是件大案了，哪知这个二伯父却根本不当一回事。他有点委屈地道：“好像没来。”

这时一个下人急匆匆地进来，行了一礼道：“大人，有辆车来了。”

言伯符像被蛇咬了一口，连忙掸了掸衣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脸色一变，道：“来了？”也不知是喜是忧，快步向外走去，又转身对言绍圻道：“绍圻，你快点回避一下。”

言绍圻待言伯符走出正厅，小声对那报信的下人道：“是谁来了？”

“听说是田平章来了。”

湖广行中书省的治所在鄂州，早年每省置丞相一员，平章二员。后来朝廷怕地方权重，故多不设丞相一职。田平章名叫田元瀚，是左平章，因为蒙古人尚右，而各行省正职例由蒙古人担任。左平章是从一品的贵官，竟然会到一个小小的县丞衙内来，言绍圻闻言也吓了一大跳，道：“真的？”

那下人连忙压低声音道：“少爷，别那么大声啊，老爷可不想声张。”

田平章来这里到底做什么？言绍圻走出正厅，正好看见一辆马车缓缓驶到厅前。那是辆黑色的马车，什么都是黑的，连拉车的健马也是一身黑毛，车顶苫着黑油布，四角正不停地淌下水来。车后跟着两个随从，同样是一身黑衣，剽悍健壮。

言伯符之名与三国时威镇江东的小霸王孙策的表字相同，此时却诚惶诚恐地跪在檐下，低低地道：“下官……下官言伯符恭迎大驾……”声音不住发颤，像有说不出的惧意。地上有些积水，将他衣服的下摆都沾湿了，可他却像丝毫未曾察觉。

马车停下了，又顿了顿，才算停稳。那两个随从跳下马，一个撑开一把大伞，另一个从车后取下一卷厚厚的油布铺在地上，才推开门，低声道：“大人，请下车。”

一个人慢慢走了出来。

和黑色的马车不同，这人穿着一身白衣。马车仿佛要溶入黑夜，而这人却像是从黑夜中跳出的一团白火。他今年四十三岁，但看上去却好像初过三旬，很是年轻。

这人像是没听到言伯符的话，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道："小姐，下车吧，我们到了。"

从车中伸出一只白皙纤细的手臂，轻轻放在这人掌中。在暗处，言绍圻一看到这只手，心口像是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呼吸都要停住了，心道："真有这么好看的手！若是，若是……"这手五指纤细如春葱，柔若无骨，宛若莲花，只是尾指指甲却是蓝色的。寻常女子常以凤仙花汁染甲，若是染成蓝色也不知用的什么花。这只手手形极美，若是走出来的这个小姐长得不那么好看，他实在要大失所望了。

一个女子走了出来。

言绍圻大失所望，但并不是因为她长得不好看，而是因为她的头上蒙着一层薄纱，在远处根本看不到她的样子。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女子的身影，心中已如风车般地转过无数个念头，只望她能走得慢一点，这样便可以多看得一会，但这女子步履轻盈，行走时像是在水面飘动一样，一身白色衣裙随着她的走动荡起细细波纹。他正在暗处看着，忽然听得身边有个古怪的声音，扭头一看，却是那方才报信的下人站在廊下。他双眼圆睁，眼珠子也鼓鼓着像要脱眶而出，瞪得血红，嘴里正发出像是干渴时的声音。言绍圻心道："他也知道这女子好看啊，只是不知道脸长得怎么样……"正自好笑，眼前一花，那下人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双手捂住脸，蹲在地上。言绍圻大吃一惊，只见有个人站在了廊下，正是那个摊油布的随从。这人脸上笑嘻嘻的，这笑容却像带着个面目，手里抓着个血淋淋的圆球。

那是一个眼珠。见这人出手如电，残忍阴毒，言绍圻站在暗处，浑身不由发起抖来。这人也不管正在惨叫的下人，将手里的眼珠扔进嘴里嚼着，看了看言绍圻，笑道："小哥，你也留下一个吧。"骈指便向言绍圻左眼戳来。言绍圻大吃一惊，右手一抬，便遮在眼前，只觉掌心一疼，已被这人的手指戳了一下。这人也没想到言绍圻还有这等本领，"咦"了一声，右手一翻，拇指压在言绍圻掌沿，这一指之力已将言绍圻的手掌拨开了。

言伯符虽然离得甚远，看不清楚，却也看到那随从和言绍圻交上了手，他急得不住磕头道：“大人，那是舍侄，是舍侄。”急切间也说不了更多，白衣人只是哼了一声，道：“五宝，住手。”

此时那五宝的手指已堪堪触到言绍圻的左眼眼皮，听得白衣人发话，也不答话，手一下收了回去。他方才挖人眼珠，脸上却一直带着笑容，但这笑容却丝毫不变，没半点活气。这人一低头，也不见他作势，便已退到了白衣人身边，毕恭毕敬地站立，右手的手指上还有鲜血滴下。白衣人扶着那个女子一步步向正厅走去，到了门边，又哼了一声道：“言大人，借贵地暂住五日。这五日内，不得有人进来。”

言伯符汗出如浆，没口子答应。看着那两个随从将东西收好掩上了门，他才站起身来抹了把额头的汗，走到言绍圻跟前很小声地道：“绍圻，你没事吧？”

言绍圻掌心被那人戳出一个伤口，仍是一阵阵钻心地疼，眼睛被那人指风所触，也在不停地流泪。他抹了下泪水，小声道：“二伯父，这是田大人么？”他实在没想到贵为湖广左平章的田元瀚竟会如此妖异，言伯符却只是叹了口气道：“快走吧，少说话。”

第五章 杀人无形

无心正围着个炭炉，从一块牛肉上切下一片片肉来烤着吃，一只手正打着把小算盘。他把一块烤好的牛肉片蘸了些酱汁放进嘴里，想起若是师傅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只怕要气死。

他沿途过来，一路给人驱邪作法，除了能换点好吃好喝，还能小小赚一笔。那件事虽然危险，但如果办成了，那油水可不小……想到乐处，他差点要笑出声来。算了一阵，把小算盘放好，收拾了东西准备脱衣服睡觉，忽然门外一阵乱，有人在外面拼命砸门，他吓得赶紧把银包塞进口袋，生怕来的是什么江洋大盗，正有些担心，有人已经快步跑了上来，一边还在喊道："小道士！小道士！"

那是言绍圻的声音。这声音极是惶急，像是出什么意外，无心翻身坐起，抓着剑走到门口，刚拉开门，言绍圻已冲了进来，叫道："小道士，出事了！"

言绍圻身上沾着血迹，一见他这副样子，无心吓了一大跳，道："怎么回事？"

言绍圻的嘴唇都已没了血色，人还在哆嗦，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此时张着嘴也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道："有鬼！"

＊＊＊

正是半夜。雨过天晴，已到了下旬，月亮残了小一半，在空中，月光仿佛也带着逼人的寒气。言绍圻小心推开辰溪县衙的门，道："小心点。"

还没走进去，无心已皱了皱眉。县衙总被人戏称为"有天没日头"，在这残夜，更显得阴森了。他将灯笼提了起来照了照，道："尸居余气很重，是死人了吧？"

"死了好几个。"言绍圻心有余悸，但仍是走在前面，"道长，你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他倒又改口称无心为"道长"了。

无心走进门，院子里仍是很平静，现在雨停了，地上还是湿漉漉的，灯笼照上去，每一片草叶都像在发光。他们走进偏门，只见一间屋前已站了一些人。他道："是谁死了？"

言绍圻道："好像……好像是湖广左平章田元瀚。"

无心差点把灯笼都给扔了，他叫道：“什么？”

湖广左平章，那可是从一品的高官，如果死在辰溪县衙里，便是一件足可通天的大案。他实在不想和官府打交道，正想找个借口脱身，那边有人道：“绍圻，这位就是你说的道长？”

言绍圻道：“是。”他捅了捅无心，小声道：“那是我二伯父，是这儿的县尹。”

言伯符打量了一下正提着灯笼的无心，一点也不掩饰地叹了口气。出了这事，他心乱如麻，自己的前程保不住事小，最怕的是上面怒起来来个满门抄斩，那言氏一族恐怕也就完了。他听言绍圻说这叫“无心”的道士道法高妙，还以为是个老道士，谁知也是个嘴上无毛、跟言绍圻差不多年纪的青年，心中登时说不出的失望。

无心也察觉了言伯符的意思，他只作不知，走过来道：“大人，小道无心，不知到底出了何事？”

言伯符道：“道长，你自己看吧。”

他有些冷淡，无心也不以为忤，走到门口，突然道：“死了三个人，都是男子。”

言伯符冷笑道：“是两个。”他见无心一开口便说错了，更觉得这小道士定是个装神弄鬼的骗子。无心摇了摇头道：“是三个，两个在此，还有一个……”他掐着手指像算着什么，突然向上一指道：“在上面。”

这屋子造得很高大，上面是些粗大的横梁。屋里只有一个烛台，只能照亮周围一片，上面全是黑糊糊一片，根本看不清。言伯符哼了一声，道：“上面还有一个？绍圻，你上去看看。”

言绍圻答应一声，走到一根柱前，手足并用爬了上去。他的轻身功夫很不错，身形轻轻巧巧，像是只狸猫。一上去，只听言绍圻“啊”了一声，道：“果然有个人！”

这人横躺在梁上，正是先前要挖人眼珠的五宝。此人如此凶狠，但这时却张大了嘴，脸也变得一片死白，像是看到什么可怖之极的事。言绍圻也不多管，一扳五宝肩头，尸身被他推了下来，“咚”一声砸在地板上。

这具尸身一落下来，言伯符面色登时大变，他慌忙恭恭敬敬地道："道长，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官场多年，这等见风使舵的本事是熟极而流了。

无心走到五宝的尸身前，用手试了试，忽然道："尸磷火术！"

言绍圻正抱着柱子滑下来，凑到跟前道："这是什么？"

无心抓起五宝的手看了看，道："黑线已达心脏，下手之人好毒啊。"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道："是谁第一个开这门的？"

言绍圻惴惴不安地过来道："是我。我听得有人惨叫，便过来看看，等了好一阵也不见里面有动静，才推开门的。"

无心道："是你啊？怪不得。"施过尸磷火术后，屋中毒气弥漫，若是冒然推门进去，推门之人必定中毒，幸好言绍圻身上带着祛邪符，才免遭池鱼之灾。他蹲在地上打量着尸身，又看看周围，道："这屋里没旁人来过吧？"

言伯符打了个寒战，道："当然没有。"先前五宝挖了一个下人的眼珠，旁人哪里还敢惹这些瘟神，便是言伯符自己，也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所以出事后还是言绍圻头一个发现。

无心又看了一眼另两个死者。一个躺在地上，和五宝打扮一样，多半也是个随从，另一个是个白衣的年轻人。他抓了抓头皮道："这是田平章么？"

言伯符一怔，道："不是啊，田平章怎会到这里来。"他也不知无心怎么会认为死者会是田平章，见无心舒了口气，又小声道："他是湖广行中书省郎中田必正，是田平章的侄子，还好是汉人，不然，达鲁花赤大人跟前就不好交待。"

郎中为从五品，比一个县尹的官职高多了，但毕竟是汉人，就算是一县之长的达鲁花赤，也不把郎中放在眼里。言伯符自己虽也是汉人，但死个汉人，总比死个蒙古人或色目人好办。无心心头却有点恼怒，低低道："汉人又怎么了。"

言绍圻怕他和言伯符说僵了，忙道："道长，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是碰着鬼了么？"

无心道："不是鬼，他们是中了尸火磷术死的。房梁上那人想必已有防备，想要逃生，但凶手本事很高，他还是死在了上面。"

他突然像觉察到什么，伸手解开那五宝的上衣扣子，露出肩头来。在肩头上，赫然刺着一枝柳枝，这柳枝却是五片叶的。言绍圻“啊”了一声，脱口道：“这是……”

他还没说完，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马嘶，有人在大声叫道：“言伯符，言伯符快出来！”正值夜半，这一嗓子极是突兀，言伯符心头火起，寻思道：“这是个什么人，这等大剌剌的没一点礼数。”他这县尹虽然只是个微秩小官，但在辰溪县也是个仅次于达鲁花赤的“大官”了，这人直呼其名，自是让他不快。他还没答应，有三骑马直冲进来。

这三人一身劲装，竟是军中打扮。言伯符吓了一跳，上前道：“下官言伯符，不知三位大人是……”

当先那人摸出一块腰牌道：“辰州路总管府判官高天赐，奉田平章之命便宜行事。人还在么？”

言伯符诺诺连声道：“在，在，下官已将那人移到内室了。”

高天赐也不多说，跳下马来大踏步向里走去。这高天赐想必是军人，穿着高统皮靴，踏步有声。他一进来，马上喝道：“所有人速速让开。”

死人的屋前围了不少衙役，闻声纷纷让开，无心和言绍圻也夹在人群中退开。高天赐带着两人走过来，眼角看到道装的无心，却是一怔，喝道：“你是何人？”

无心还没说，言绍圻上前道：“大人，这位道长是来驱邪的……”

“什么驱邪，快与我闪开，若有人再逗留此处，格杀勿论。”

他身后的两人按住腰刀作势，看样子若有人还在围观，当真要拔刀杀人了。无心和言绍圻连忙夹在衙役中退了出去，等他们一走，高天赐和另两人马上取出封条，竟是将门窗都封了起来。

言绍圻一到外面，只见言伯符呆呆地站在院子里，他走到近前，轻声道：“二伯父。”

言伯符像是从梦中惊醒一般，喃喃道：“怎的会来得这么快？”

言绍圻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言伯符摇了摇头，一脸无奈地道：“我也不知道。”他实在也是莫名其妙，先前接田平章密令，说有人要来，责令他迎接，哪知来了没

多久居然死了那许多人，而这个高天赐消息也得到得太快了点，他连官场上的搪塞功夫还没使出来便到了，不然还可以报个“突染疾疫，暴病身亡”，这回看来他这个微末前程只怕真个要保不住。

言绍圻见他惊惶失措，不敢多说，看了看站在边上也是一头雾水的无心，悄声道：“二伯父，无心道长他……”

言伯符挥了挥手道：“你给他一封银子，让他走人吧。”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也实在“无心”了。

无心在后门口接过银子来，只觉银子轻飘飘的，有些不快地道：“这儿才两钱银子吧？”

言绍圻委屈地道：“三钱还不止呢，我都怕二伯父会骂我浪费。唉，要是我升了官，给你三两银子都行。”

“你这么想升官？”

“自然。”言绍圻脱口而出，但马上想起言伯符的脸色。连言伯符自己的官职只怕也要保不住，他这么个小捕快还谈什么升迁，登时一脸沮丧。

无心把银子放进怀里，仰面看着天空道：“这事真有点奇怪。小捕快，你要是能办好这案子，说不定还真能升官。”

“真的么？”言绍圻已是跃跃欲试，马上又泄气道：“总管府的人接上了手，哪还轮得到我办案。”

无心笑了笑，也不多说话。刚出门，耳中听得言绍圻还在喃喃地道：“是为了那个女子么？”他转过头道：“什么女子？好看么？”

言绍圻道：“是那个田郎中带来的一个女子，蒙着脸，对了，指甲还涂成蓝色，可现在好像不见了。”

无心浑身一震，道：“你为什么不早说？”他摇了摇头，像是被吓着了似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言绍圻道：“怎么了？”

无心却像根本没听到他的话，呆呆地道：“难道他们打的这个主意？”言绍圻拍了拍他的肩，道：“喂，小道士……”无心的身体又是一震，道：“小捕快，你当我没说过，不要打靠这事升官的主意了，能保住性命便是万幸。”

言绍圻急道：“到底有什么古怪？”

无心看了看他，叹了口气道：“小捕快，你我也算有缘，我便宜点卖你道符吧，一钱银子，以后你就生死各安天命。”

“什么呀，到底出什么事了？”

无心喃喃道：“竹山教的人终于出现了。”

第六章 行尸乍现

辰溪县地处偏远，西北一带更是群山连绵，人烟稀少，只有鸟兽出没。龙眠谷是县西北的一个大山谷，据说战国伍子胥率军破楚，楚王有一支残军误入龙眠谷，惊起毒龙，全军尽丧，故得此名。谷中四季云雾缭绕，也看不清有多深，每逢阴雨天常能听到谷中隐隐传来的怪吼声，土人称为“鬼哭”，更没人敢接近了。前朝覆灭时，阿术将军领兵南征路过此地，曾派一队人马入谷探查究竟，结果一去无回。

无心在谷口的一棵大树下定了定神，仍是感到有些害怕。他胆子虽大，但一站到这谷口，不自觉地便有扭头便跑的念头。看过去，这山谷便如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风从里面吹出来，雾气不时翻涌而出，像是冬天人口中吐出来的一般，可这山谷却好像有一股奇异的吸力，让人一靠近就会被吸进去。

谷口长着一棵柳树，虽然这里阴暗潮湿，这棵柳树倒长得很好。无心正要往里走去，在门口突然停住了，他折了一根柳枝，折成七根半尺长的小条，一根根在地上插成了一个北斗形。

这是北斗玄灵咒。无心布好了这个阵势，咧嘴一笑，正待走进去，突然又站住了。

从山谷里有风吹出来，远远地能听到一些轻微而急促的脚步声。无心极快地闪到一边，将身一纵，跃上了边上一棵大树。谷底阳光不足，树木长得并不高，这树足有合抱粗细，却只有一丈多高，树叶倒是长得茂密异常。

过了一阵，前面的雾气一阵翻动，有个人影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一见到这个人，无心不由皱起了眉。

那是个女子。

这女子神色张惶，路面崎岖不平，她高一脚低一脚地跑着，跑得并不快，不时回头看一眼，突然一脚踩住了裙子下摆，她身子一歪，登时摔倒在地。无心正待跳下去，突然却听得有人惊叫道：“是什么人？”

那竟是言绍圻的声音。无心不由抓了抓头皮，有点恼怒。他倒也不是恼怒言绍圻抢了先，而是恼怒言绍圻跟在他身后，他居然一直没

发现。虽然风是从谷中向外吹的，身后的足音不容易听到，但是言绍圻的声音已在他身后几丈开外了，这样的距离他居然还没发现，实在让他觉得丢了面子。

那女子听得人声，抬起头惊叫道："救救我！"

言绍圻听得是个女子的声音，大为兴奋，他的武功不见得如何，轻功却着实高明，脚下一紧，身形如飞而至，几乎足不点地，在地上的石块土圪上一掠而过。跃到那女子身边，忙不迭扶住她道："姑娘别怕，我是辰州捕役言绍圻，本事很大的……咦，是你么？"他抓着那女子一双柔若无骨的手，心中绮念顿生，却突然看见她的右手尾指指甲涂成了蓝色，登时想起那天晚上所见的人了。那个女子面貌虽不曾看见，但手上与这一般无二，多半就是同一个人。

那女子抬起头道："大人，快救救我！"她说得上气不接下气，言绍圻登时觉得豪气横生，喝道："姑娘放心，我言绍圻依王法办事，那歹人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

他刚说到这儿，从谷中突然传来"叮"一声铃响，他抬头看去，谷中浓雾弥漫，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出来，他虽然说得嘴响，说什么"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没想到竟然有好几个，不由也觉迟疑。

这几个人行走的姿势极怪，一个接一个，后一个的双手前伸，搭在前面那人肩上，也不是在走，而是一步一跳，女子"啊"了一声，一下晕了过去，言绍圻急道："姑娘，姑娘！"试了试她的鼻息还是正常，竟是吓晕过去。他抬起头，冲那那几人喝道："某家辰州捕役言绍圻，兀那毛贼还不与我束手就擒！"他以前随伯父去鄂州城时也上勾栏见识过，虽然被别人笑作"庄家人不识勾栏"，但也看了个饱。勾栏里演的公案戏中做公的常这么断喝，他一直也想如此威风凛凛地大喝一声，此时为了救这女子，一声断喝更是神完气足，威风八面。可惜这一片空地太大，他的喊声像是扔进深潭中的一块小石子，转瞬即没。

浓雾中，有个人吃吃地笑道："是个小捕快啊。"

这人的声音不阴不阳，带着一股轻蔑，言绍圻大不受用，怒道："你是什么人？在此做甚不公不法之事？"虽然前面有好几个人，但他气恼之下，凛然不惧。哪知他刚出口，突然有个什么东西破空而至，直刺言绍圻面门，言绍圻本就全神贯注，一见有暗器，手一抬，铁尺已护住面门，"当"一声，那东西正撞在铁尺上，震得他手臂一阵

发麻，定睛一看，却不是什么利器，只是一只筷子。他心中更怒，骂道："混蛋！"

那几个人越来越近了，已能看清是四个人。言绍圻将女子放在地上，道："姑娘莫怕，有我在呢。"虽然这女子晕过去，这句戏台上英雄救美时常说的话却仍是要说的。

那声音哼了一声道："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在浓雾中又是"叮"的一声铃响，那四个人突然一跃而起，一下散开，排成一排，双手却依然向前。见此情景，言绍圻心头一惊，叫道："你们可是僵尸拳的人么？"

僵尸拳是辰州一个小门派，正名是"铁门闩"，这一门的拳术最大的特点是从不用膝肘等关节，动手时手臂双腿都是直直扫出，好似不会弯曲，才被取了这么个绰号。僵尸拳与别的门派大不相同，学成后威力极大，一拳击出，足以洞穿牛腹，只是难学难练，姿势又难看，所以学的人不多。言绍圻虽然知道，但也没见过，没想到眼前竟然有四个之多。

那人道："是为不是，不是为是。"

又是"叮"一声，那四个人本来笔直站着一动不动，突然同时跃起，向言绍圻扑了过来，八条手臂交织成一片天罗地网，言绍圻本可闪避到一旁，但身后有那个女子，若是闪开了，这几人便要撞到那女子身上。他断喝一声，提刀迎上前去。

这几人虽然同时跃起，却是有先有后，当先一人一掌向他肩头搭来，后面三个还没过来。这人拳术极是古怪，两臂前伸，一动不动，中门大开，言绍圻见他大违拳理，心下一宽，心道："僵尸拳也没什么厉害。"他手中铁尺一横，向那人手臂刺去，这原是个虚招，本是攻敌之必救，厉害的还是后来的两个变招，哪知这人根本不闪，言绍圻的刀收势不及，一下刺中那人手臂。铁尺虽是捕快常用之物，并无锋刃，但可夹可挡，可封可别，是专破刀剑的利器，铁尺前的尖也磨得很是锋利，终不是血肉之躯能挡的，谁知"秃"的一声，像是刺进一截木头一般，入肉足有三四寸，却连血也不流出一滴来。他大吃一惊，正待拔回铁尺，那人的手已一把抓住他的左肩，言绍圻只觉一阵钻心疼痛，这人的力量大得竟似要将他骨头都捏碎，他的手臂一抖，骨节

一错，肩头已脱出那人把握，还要将铁尺拔出来，不料这把铁尺竟似被铁钳夹住了，根本拔不动。

这时从一边突然又有一掌推来，言绍圻再躲不开，重重击在他的前心。这掌力量极大，言绍圻只觉心口一闷，五脏六腑也像翻了个个，气息一滞，接连退了五六步，才算将这股大力消去，胸口仍是难受之极。他猛一抬头，却见那四个人如影随形，相距五六尺，已将他围在当中。这四人脸上像是涂着白粉一般木无表情，有一个脸上似受了极重的伤，带着血迹，赫然正是那个看守义冢的孔得财。他暗自叫苦，心道："没想到孔得财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孔得财平时常来扛死人，言绍圻也见过他几次，只知这人酒瘾甚大，人也猥琐不堪，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会有这种本事。

这时，有个人走出浓雾。

这人穿着一件青布的长衫，头上戴着顶青布帽，一副道士打扮，左手拿着个铜铃。这铜铃也不知有多少年了，通体已成黄褐色，他的左手食中二指夹住钟舌，举在胸前，右手拿着一把削尖了的筷子。

言绍圻喝道："你是什么人？"这人却似充耳不闻，仍是向地上那女子走去。言绍圻心中大急，他被打了一掌，此时胸口仍在疼痛，原本以为凭他言大捕头的武功，江洋大盗都是手到擒来，不消说几个装神弄鬼的小毛贼，哪知只是一招便被击倒，却意气顿消，若不是被那四个人围着，早就逃之夭夭了。

那道士走到那女子跟前，将筷子往地上插去。这些筷子一头削尖，被插得与地面平齐，插了两支，这人突然一怔。

在边上，是一根方才无心插下的柳枝。

他手下仍不松动，筷子一根接一根，绕着那女子插了一圈，才站起身道："小捕快，怪不得你胆子这么大，原来是正一教的传人。"

言绍圻也不知那"正一教"是何物，正待说自己不是那一派的人，这道士突然扬了扬手，手中的小铃又是"叮"一声。那四个人像是接到了命令，突然向言绍圻扑了过来。言绍圻没想到这人居然说动手便动手，还没来得及动手，已被人一把按住了肩头。直如万钧巨石压了上来，言绍圻腿弯一软，人被压得一下跪倒在地，他倔强之极，向前一弯腰，右手已握成拳，反手向后击出。这一招"飞流直下"使得甚是精熟，身后那人根本闪不开，言绍圻一拳正中他小腹，只道定能打得他

松手，谁知一拳触体，却像是打在了石头上，那人只是晃了晃，脚下却不动分毫，言绍圻肩上的力量却更大了，被压得连上半身都俯在地上。他惊骇莫名，心道："这些人的金钟罩功夫竟然这等强悍！就是太臭了。"

那四个人也不知有多久没洗澡，身上有一股臭味。本来离得远还不是很闻得到，此时近了，只觉虽然并不如何浓烈，却是中人欲呕，难闻之极。他将身一伏，正待再出拳反击，侧脸已看到那只落在他肩上的手，登时如遭雷殛，一下呆住了。

他只觉看到的多半是只因练拳而生满老茧的手，入眼之下，却见那手上的皮肤皱得像块破布，几成黑色，指关节处也已磨破了，露出里面白生生的骨头来。他骇异之下，回头看了看那人的脸，此时那人的脸与他相距不过两三尺，一张脸也看得清清楚楚，脸上确是涂着白粉，粉也已剥落，露出下面皮肤的本色也与手上一般。

这哪是个活人，分明是具僵尸！

言绍圻吓得叫道："你们……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一边的道士插下了最后一根筷子，站起身冷冷地道："竹山教鹿希龄，小捕快。"

他的话音像是一块冰，寒意逼人。言绍圻被按得头都要碰到地面，他拼命挣扎，可是那僵尸招式笨拙，力量却是大得异乎寻常，哪里挣得脱，耳中还听得那鹿希龄喃喃道："原来这么不济事。"他大不服气，叫道："胡说！你们用的是什么招式，快松手！"按住他的是个僵尸，他虽然害怕，但一听鹿希龄话中有轻视之意，大为不服。其实这四人如果不是僵尸的话，以如此拙劣的招式，也根本制不住言绍圻的。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破空利响，鹿希龄正看着趴在地上挣扎的言绍圻，听得声音大吃一惊，猛地向边一跳，那东西打了个空，插在了地上。

那是一枝柳枝。

柳枝轻而且软，这枝柳枝只有半尺长，却有二寸多没入了泥土。鹿希龄伸手拔起柳枝，沉声道："朋友，既然来了，为何还不露面？"

谷口已渐渐阴了下来。虽然时值正午，但这一片空地上只怕从来都没有阳光照进来，到处一派阴暗潮湿，不时有风吹过，雾气被吹得四散，沾在人身上像无数小虫，又细又粘。

鹿希龄见仍没有回答，举起了左手，食指和拇指分开，成了个“八”字形，右手的食指在当中一勾，对准了言绍圻的头，那个小铃挂在他左手尾指上，突然像被狂风吹动，响成一片。

这是竹山教的玄冥无形箭。鹿希龄大声道：“朋友，不管你是九柳门还是正一教，再不出来，不要怪我无情！”

第七章 斗智斗勇

鹿希龄前两天在义冢起尸时便觉察有人窥视在侧，虽然不知何人，却知道那多半便是九柳门中人物。竹山教与九柳门争斗已近百年，如果发出这柳枝的正是在义冢不曾现身之人，此人竟能躲过他的尸磷火术，功力实是骇人听闻。鹿希龄自恃法术高强，但一想到有这般一个强敌在侧，也不由中心惴惴。他们所谋之事重大，不能走漏一点消息，无论如何也要灭了口。这人为了救言绍圻才现身，自然绝无坐视言绍圻受死之理。

那人到底躲在何处？鹿希龄虽然对着言绍圻，眼角却已在扫视四周。柳枝飞出不会太远，那人也一定在周围两三丈之内。这一片地方长着几颗大树，那人多半便是隐身于树上。

他喝了一声，却仍不见回音，脸上浮起一丝冷笑，右手食指又往回勾了勾，便已对准言绍圻。言绍圻只觉这鹿希龄身上似有一股阴寒之气，心头发毛，叫道："杂毛，老子可是辰州府现役捕快，达鲁花赤大人也认得我的，你不怕么？啊，不要过来，道长，我做东，一块儿去喝两盅，细细详谈如何？"他见鹿希龄一脸阴沉，虽然不见手里拿着利刃，也知道定无好意，出言威胁眼见无用，便也软了下来，想诱之以酒食。

鹿希龄自不去理睬他的胡说八道，道："朋友再不出来，这个小捕快就要一命呜呼了。"

话音刚落，眼前忽然闪过一道绿光，鹿希龄本就全神戒备，身子猛地一侧，左手已对着了那道绿光，右手一松，也不见有实物，却只听得似有什么东西从他手里飞出，像是从他两指间射出一个无形的弹子，"啪"一声，那道绿光在空中炸得粉碎，飘飘扬扬洒了开来，竟又是一枝柳枝。鹿希龄脸色一变，喝道："你不是九柳门！"

一个人影突然从树梢上落下，手中是一柄寒气逼人的长剑，刺向鹿希龄的前心。鹿希龄的玄冥无形箭被那枝柳枝引发，待要再引弓发射，一时之间哪里还来得及，他脚下一错，身体猛地转了过来，像是平地起了个旋风，一掌正待拍出，不料脚下忽然一疼，竟像踩在了烧红的铁块上，他惊叫一声，身子一纵，一脚踏入先前在地上用筷子围成的圈中，单掌往地上便是一拍。

言绍圻还在拼命挣扎，他被那个僵尸按着一动也不能动，但那僵尸力量更大，已将他的脸按得碰到了地面，几乎要把他塞进泥土中一般。他侧眼看去，心中一喜，叫道："道长，是你！"

来的人正是无心。他一招逼退了鹿希龄，却也不敢冲上前去，左手早从怀里摸出了几张符，随手一掷。符纸又轻又薄，掷出时却像铁板一样插进泥土。言绍圻人虽不能动，声音却不小，叫道："道长，快救我出来！"他对无心的道术颇为佩服，此时更是佩服十足，心知只要无心在这儿，便不会有什么大碍。哪知无心如临大敌，长剑突然向前刺出，像是在搅着什么无形的东西，只听得"叮叮"的声音不断，言绍圻定了定神，斜眼看去，只见无心剑尖上似有个东西，倒像是一只灯蛾正绕着烛火飞舞，正要觅隙而入，无心的剑势却像一面铁盾，挡得水泄不通。言绍圻又吃了一惊，心道："这小道士，剑术也高明得紧。"口中已赞道："好剑法！"心想那个鹿希龄纵然不怕，吓吓他也是好的。

剑尖上的那个东西还在飞速转动，倒像是剑头上装了个风车。鹿希龄露出一丝微笑，左手又举了起来，拇指和食指分开成八字形，右手又虚虚一勾。他玄冥无形箭被无心的柳枝引发，再次发射已来不及，幸好方才已经布下了这个四阴尸罗阵，他生怕这小道士会趁势攻来，马上发动四阴尸罗阵阻住无心，此时得空，便又要射出玄冥无形箭了。竹山教的术法本属旁门，大多阴毒残忍，最狠毒的便是尸磷火术，而玄冥无形箭在竹山五技中列名第二。

他的右手食指刚一屈起，还不曾拉开，无心右手突然放开了长剑，右手已拔出腰间的摩睺罗迦剑，身子向右侧着踏上一步，摩睺罗迦剑沿着长剑剑身一掠而过。这把摩睺罗迦剑吹毛可断，"嚓"一声，绕着剑尖转动的那东西被一下切成两截，却是一根筷子，那边的鹿希龄却突然惨叫一声，人蹲到了地下，左手握住了右手，地上，却有半截手指。他抬眼看着无心，眼中充满怨毒之意。

无心出剑之快，直如电闪雷鸣，马上又退回原位，右手往腰间一插，收回了摩睺罗迦剑，又一把握住剑柄。他脱手、拔剑、出剑、收手，只是一瞬间的事，长剑竟然还不曾落下，仍在原位。长剑甫一入手，无心盯着鹿希龄，脸上突然露出一点笑意，道："鹿兄，承让了。"

鹿希龄只道无心已被他的四阴尸罗阵缠住，略一大意，哪知无心方才竟是在施展射影大法，将那根筷子与他的手指合二而一。这射影大法乃是厌胜术的一个旁支，古来传说射工含沙射影，能致人病，厌胜术正是将人的精气摄入一物中，斩物即如斩人，与之相类。只是厌胜术向来都属邪术，无心先前所用明明是正一教道术，当是正派，鹿希龄不料他突然用出这等邪法。一个大意，他的右手食指被斩断，十指连心，疼得额头不断冒出汗珠，伤口的血从他指缝里涌出，染得袖子上都是。他喘了口气，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无心笑了笑，举起剑来，剑身上用朱砂所画的那道符咒正灼灼发亮。他慢慢道："小道无心。"

无心？鹿希龄默默念着这个名字，猛地站起身来，喝道："好，今日我就斗斗你这个杂毛道士。"他自己虽也是道装打扮，但竹山教实非道士，骂无心是"杂毛道士"也不算犯讳。

无心将剑往身上左右一分，剑风所及，先前插在地上的那几张符纸无火自燃。他道："鹿兄，我劝你不要用尸磷火术。"

鹿希龄此时已举起手来，听得无心这么说，却是一怔，手也落不下去。一边的言绍圻惊道："他会用尸磷火术？那这个姑娘怎么办！"那个湖广行中书省郎中田必正死时的惨状他还记忆犹新，知道尸磷火术之下，必无生还，最可惜的就是这个还昏迷不醒的女子。他自己被按在地上，却没想到若是鹿希龄用尸磷火术，自己定也难逃性命。

无心慢慢向后退着，每退一步，剑尖在地上凌空划动，地上已画了一道符咒。他道："你只知四阴尸罗阵遇物即杀，却不知道北斗七杀咒的厉害。"

北斗玄灵咒却非阵法，天上的北斗总是绕北极转动，这北斗玄灵咒也是让人在深山荒野中辨别方向而布的，无心知道鹿希龄对这类正一教术法知之不详，故意按了个凶恶名字。果然鹿希龄一阵迟疑，哼了一声道："小道士吓人的本事倒是不小。"

无心"嗤"地一笑道："鹿兄左道中人，还不知道中了我的北斗七杀咒，一发千钧，一击七杀，看看你的脚底吧。"

鹿希龄半信半疑，抬起一只脚看了看。无心凭空斩下他一截手指，这话也已不敢不信。方才他感到脚下一疼，已是信了三四成，哪

知抬起来脚一看，却不见靴底有什么异样，不由一怔。

正当他一怔的当口，无心的身影突然鬼魅一般疾闪而至，鹿希龄所布的四阴尸罗阵本已发动，可是无心在地上画下的符咒竟然移了过来，一下便已突破了阵势边缘。四阴尸罗阵是由十几只筷子组成，若无鹿希龄引发，便只是寻常筷子，鹿希龄心知又着了这小道士的道儿，此时再反击已经来不及，心中后悔莫及。他的竹山教异术原本还略在无心之上，却偏偏老是上他的当，竟至缚手缚脚，反被无心克制住了。此时无心已突破了他的四阴尸罗阵，再以尸磷火术反击，便是个两败俱伤之局，他也不敢再用，右手两指一弹，先前插进泥里的竹筷登时冒出了半截，叫道："小杂毛，死吧！"左手的小铃突然响成了一片。

谷中浓雾弥漫，这一块地方因为还算开阔，雾气并不浓，但无心刚欺近鹿希龄跟前，眼前突然一花，竟是白茫茫一片。他吓了一大跳，百忙中睁了睁眼，却仍是不能视物，骇道："我眼睛瞎了不成？"马上发现原来不是眼睛瞎了，而是面前突然起了一阵大雾。他知道这鹿希龄绝非易与之辈，刚才能占了上风，全是上了自己的当，若鹿希龄不顾一切反击，也是难以应付。

他长剑一伸，向鹿希龄刺去。无心本不愿多杀生，但鹿希龄的竹山术着实厉害，若不先下手为强，自己定要遭殃，因此出手再不留情。可是剑尖一探，却只刺了个空，鹿希龄的样子也渐渐淡了起来。

是隐身术！

隐身术各门各派都有，无心学过几家的隐身术，发现其实都只是障眼法而已，并不能真个隐身，学起来也就索然无味。他对竹山教的隐身术知之不多，眼见鹿希龄的身影渐渐淡去，也知道其实是留下残影。此时身周都是浓雾，若是鹿希龄隐身在雾气中暴起发难，那可就糟之糕也，惊骇之下，身形疾退，已向后闪出了七八步，睁大了眼看着。

雾气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竟似无穷无尽。但无心知道这定是竹山教的旁门奇术制出，绝不会持久。他生怕鹿希龄恼羞成怒之下，会从雾气中扑上，横剑于胸，一手又摸出一道符来，双手一弹，这张符纸如飞鸟般冲天直上，雾气中，突然闪现了七个亮点，正是先前无心在地上所插的柳枝。

这才是北斗玄灵咒的用途。无心胡说什么“北斗七杀咒”，全是吓吓鹿希龄的。浓雾中那七个光点似有似无，越来越亮，无心左手捏了个诀，突然喝道：“光射斗牛，法象雌雄，旁辉九丑，肃清提封，上盘云汉，严摄罡风。神灵景震，倏忽西东，雷部天君急急如律令！”

喝毕，左手朝上一伸，五指猛地张开，那道符本如飞鸟般在空中飘，无心左掌一升，符纸一下燃起，地面上的七点亮光也同时射出异光，像是一瞬间开了七个喷水口一般，雾气刹那间消失无踪，周围又是清清朗朗一片。这是正一教五雷破，

言绍圻被那僵尸摁得久了，挣扎了半天也挣不脱，随着无心念咒之声，身上突然一松，人一下翻到空中，便是一个空心跟斗。他的轻功本就颇为高明，又是蓄力待发，这个跟斗翻得又高又飘，大有高手风范，一落到地上，犹自惊魂未定，看看四周，却只有无心站在面前，鹿希龄和那个女子都已不见。若不是身周还有那四个僵尸，真要以为方才做了一场大梦。他定了定神，也顾不得半边脸沾了泥土，叫道：“道长，你真厉害啊！”

他以前一直总有点以为无心是在装神弄鬼，嘴里虽称“道长”，心里却一直叫道“小道士”，直到此时才对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小道士佩服十足。走上前去正待阿谀两句，却见无心面色仍是凝重之极，左手摊在面前也不知看些什么，又看了看天。两边高山耸立，这儿已是谷底，虽是白天，仍是阴风恻恻。言绍圻只道还有些异样，惴惴不安地道：“道长，还不曾脱险么？”

无心摇了摇头，也没说什么，只是说：“小捕快，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命的。”

言绍圻根本不会道术，居然也敢闯到龙眠谷来，无心对他也颇有些佩服了。言绍圻道：“道长，你为什么不救那个姑娘？妖人已然伏诛了么？这四个僵尸是怎么回事？”

＊＊＊

龙眠谷长达两里有余，最里面是一堵峭壁，足有百丈高，直插云天，下面是个深潭，因为从无人至，这深潭也无名字。潭水寒气逼人，因为太暗了，看上去水竟是漆黑如墨。

十来个人正围在潭边，盯着潭水，也不知看些什么。最前面的两个人都是道士装束，前面一个相貌奇古，三络长须，清俊不凡。这人

身后是个比他要短半个头的汉子，坐在峭壁上凸出的一块石头上。这汉子一脸的虬髯，头上胡乱挽了个牛心髻，背后背着个大葫芦，葫芦嘴上塞着的是高粱秸，里面装着多半是酒。葫芦装酒，塞子最好的便是高粱秸，若是寻常木塞，酒在葫芦里浸到木塞便会有异味，高粱秸无味而松，既能塞紧，又不会夺了酒味。这汉子虽然满面于思，看年纪也并不很大，不过二十出头而已。

无心以五雷破震散浓雾，虽然远隔二里有余，那个长须人却浑身一抖，好像目睹一般，回过头看了看。但谷中浓雾郁积，隔得十来步便什么都看不见了，当然也看不到什么。那虬髯大汉见他神色有异，道："松师兄，有什么不对么？"

长须人左手伸出，拇指掐着另四指指节。他的指甲留得很长，指甲缝里却是干干净净，拇指指甲上下如飞，突然抬起头道："有人在施五雷破。"

"五雷破？"虬髯大汉眉头一扬。

"正一教的人来了。"

虬髯大汉舒了口气，从背后拿下葫芦，拔出高粱秸来喝了一口道："张正言那杂毛有甚打紧，定是被教主跟鹿师兄打发了。只消九柳门不曾杀过来，便没大碍。"

长须人眉头一皱，道："高翔，狮子搏兔，犹用全力，正一教立教近千年，绝不是好相与的，我兄弟三人深受师恩，此事绝不能有甚差错，你去看看吧。"

虬髯大汉将葫芦塞住了，跳下石头，向那长须人行了一礼。石头生在峭壁上足有一人高，但那大汉跳下来时却轻如鸿毛，直如一片落叶，只发出了轻轻一声。他落下地来，束了束腰带，大踏步向前走去。这大汉虽然身形魁伟，但脚步却轻巧之极，地上尽是乱石土块，他走得却如登萍渡水，地上的小石子都没碰动一个。

第八章 返魂

谷口的雾气散了，谷中的雾却像更浓。无心将剑举到眼两，两个手指沿着剑一抹。他的剑身原也没什么异样，这般一抹，却在指缝里留下了一丝淡淡的血痕。

那是鹿希龄的血。方才鹿希龄与他电光石火般过了一招，鹿希龄因为落了下风，身上带了伤，只是这伤势很轻，剑上只留下些许血沫而已。无心在树上已端详了半天，这一招又是偷袭，他本以为一击定能将鹿希龄打得溃不成军，谁知鹿希龄却及时闪开了，而且还能有反击的余地，无心的心中不由大为惊骇，直至此时才知道鹿希龄还是受了伤。

竹山教三子，鹿希龄是第二个，听说也是法术武功最差的一个，居然已经如此厉害，要对付另外两个，能有多少胜算？无心前往龙眠谷时原本信心十足，此时却不由得大为踌躇。一边言绍圻还在喋喋不休地问道，无心抖了抖长剑，手一抛，剑插回背上，道："我哪儿知道。"

言绍圻大吃一惊，急道："道长，那位姑娘你明明看见的，这妖人要把她抓回去，你难道不管了么？"

无心像是没听见，只是盯着谷中。言绍圻不敢再说，拍拍衣服上沾着的泥巴，走到那僵尸跟前，从臂上拔下铁尺。铁尺如同插在腐木中，拔出来很是费劲。受鹿希龄操纵，这四具僵尸不异活人，此时却硬梆梆地躺在地上，连关节都不会动。他收好铁尺，心道："小道士定是因为本事不到家，让那妖人带着姑娘逃走，正在自责。"他走到无心身边，道："道长，进去看看吧。"

无心像是被蛇咬了一口，转过头道："什么？"

"我说进去看啊。"

无心喝道："你真嫌命长么啊，那是竹山教的人物。竹山教五技，尸磷火术、玄冥无形箭，你都见识过了，他们又是杀人不眨眼的，你一点都不怕么？"言绍圻胆子不算大，刚才差点被那个僵尸掐死，现在却像根本没那回事。

"当然怕。"

“怕你还要去。”

言绍圻笑了笑道：“跟在你后面就不怕了，我还可以帮帮你的忙。”

无心摇了摇头：“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的。”

言绍圻涎着脸上前，拍了拍无心的衣服。无心方才钻在树丛里，后背沾了几片树叶，言绍圻伸手把树叶拿下来扔掉，笑咪咪地道：“道长的本事，我是一清二楚。有你在，准出不了乱子。”这话倒是说得情真意切，在义冢见到无心后，直到方才战退那鹿希龄，言绍圻已是对无心佩服得五体投地。

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无心心头也颇为受用，笑道：“这趟差事可是危险之极，我要保住你也难，你当真要去？”

言绍圻脸上露出笑意：“那个高判官一通捣乱，把我二伯父衙中闹了个鸡犬不宁，要是我言大捕头破了这案子，到时便是达鲁花赤大人，也要对我叔侄二人另眼相看了。”

他口中的“达鲁花赤”自然是指辰溪县达鲁花赤。能破了这桩案子，湖广行省左平章田元瀚自然会嘉勉辰溪县办事得力，不用说是辰溪县的达鲁花赤了。无心摇了摇头，叹道：“人说捕快是鹰犬，你也真是鹰犬习性。”

言绍圻讪笑道：“道长，这世上若无鹰犬，岂不是会狐兔横行？”

无心又是一怔，呆呆地站着。言绍圻本就是顺口解嘲，没想到无心居然会这样，他生怕会惹恼了无心，忙道：“道长，我可是胡说八道的。”

无心摇了摇头，道：“你说的也没错。唉！”

他又深深叹了口气。

＊＊＊

鹿希龄背着那女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想不到那个道士的道术如此芜杂，竟然什么都会，而且每一种都不只是皮毛而已。他心中愤愤不已，若非因为这个女子，定要放出手段与他大斗一场，但投鼠忌器之下，这个亏吃得不小。

他每走两步，就往地上掷下一根竹筷，再补上一脚，将筷子踩得与地面平齐。现在虽不能再布四阴尸罗阵，布下这个阴鬼临歧阵便也

足以抵挡一阵了。

走了一程，前面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这脚步声极是轻巧，若非他耳力灵便，只怕要听不到。鹿希龄不敢再走，将背后的女子放在地上，手上抓了一把竹筷。他中了一记五雷破后大伤元气，现在玄冥无形箭已用不出来，若前面这人仍是敌人，只怕便要折在这儿。

雾气开始翻动，那是有人在走近了。鹿希龄的手掌也握得更紧。突然，从前面传来一个人声："二师兄，是你么？"

听到这个声音，鹿希龄只觉浑身都是一松，叫道："三师弟。"

龙眠谷绵延二里有余，当中又是曲曲弯弯，分支众多，几同百足之形，他实在不知前面会不会另有埋伏，听得这个声音，才算舒了口气。

有个人冲破雾气过来了。那人脚下极快，方才还在数丈外，只是一眨眼，倒已掠到鹿希龄跟前，正是那个背着酒葫芦的虬髯汉子。他到了鹿希龄跟前，脸色一变，道："二师兄，你受伤了？"

鹿希龄本是提着一口气才冲到这里，这口气散去，浑身也像散了架一般酸痛。他苦笑道："二师兄没用，铩羽而归。"

"你没事吧？"

"总还打不死我。"鹿希龄又咳了两声，只觉喉头一阵发甜，似有一口血涌上来。他回过头看了看那女子，道："快把她带回去吧，只怕敌人马上会追来了。"

虬髯汉子眉头一扬："又发病了？"

"是啊。"鹿希龄叹了口气，"快点把她带到大师兄跟前，及早将这事办完。"他又咳了一声，骂道："该死的正一教，不知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邪门高手出来。"

虬髯汉子像是吃了一惊，道："不是张正言？"

"若是折在张正言那老杂毛手上也算不枉，那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小杂毛而已。三师弟，你快走，我来挡着。"

虬髯汉子却没有动，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二十出头？有趣。"

鹿希龄知道这个三师弟本身也不过二十出头，最是好胜，他道："你要和他动手？"

“不错。”他满面于思，眼中却开始发亮：“正一教得享大名已垂千年，现在却没什么好手，我倒要看看这个小杂毛有什么本领。”

鹿希龄知道这虬髯汉子一旦打定主意便不肯更改了。他道：“也罢。只怕正一教会有不少人来，你可要当心。”

虬髯汉子笑道：“九柳门只怕还在辰溪县城里无头苍蝇一般瞎撞，只消他们不来，我怕他们做甚？”

竹山教与九柳门势不两立，相争已有数十年，互相都是知根知底。此番九柳门投靠了官府，势力更大，上次教主犯病被他们擒去，此事差点就无疾而终，幸好教主的病及时已愈，九柳门却因不知教主的这种怪病，门中三个高手因而被杀，元气大伤，也已无法追踪他们了。九柳门与竹山教知根知底，都不好对付，竹山教现在不及九柳门人多，总处在下风。虽然正一教仍是阴魂不散地追着，但正一教与官府无涉，而且正一教的道术虽然厉害，教中却除了教主张正言外，别无了不起的高手，倒是不必多虑。

这时一边忽然“嘤”了一声，那女子悠悠醒转。她刚一睁眼，看到面前两个奇形怪状的汉子，吓得惊叫道：“你们……你们是谁？”

虬髯汉子看了看她，叹了口气，身形一晃，单指在她后脑玉枕穴轻轻一弹，那女子又一下晕倒。鹿希龄却惊得面无人色，道：“三师弟，你……”

“事急从权，教主也不会怪我的。二师兄，你快背她走吧，我给你压阵。”

鹿希龄身上仍是发了寒热一般不住发抖。他法术高明，此时却吓得几乎不成人样。虬髯汉子单臂揽住了那女子腰肢，道：“二师兄，你还能背着么？”

鹿希龄将女子背在背上，却又惴惴不安地道：“真没事么？”

虬髯汉子叹道：“二师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教主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怪我的。”

鹿希龄背着女子向里走去，走出两步又回过头来，有些迟疑地道：“三师弟，你可要当心啊。”

“高翔理会得。”

等鹿希龄一走，虬髯汉子拣了块干净石块坐下，又从背后拿过酒葫芦来，晃了晃，还是喝了一口，喃喃道："来吧，小道士。"

＊＊＊

"你为什么不救那个女子？"

言绍圻高一脚低一脚地跟在无心身后，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无心心不在焉地道："小捕快，你是见色起意了是吧？"

言绍圻脸"腾"一下红了，道："胡说！人家一个闺中弱质，被那妖人劫走，多可怜啊。"他想起死在衙中那湖广行省郎中田必正一行三人，心头不由一震。田必正三人死状很惨，正是中了竹山教的尸磷火术而死，那女子当时也一定吓得晕了过去。想到那个纤细如一穗兰花的女子，他的嘴角不由浮起一丝微笑，可又想到她遭到那么大的惊吓，言绍圻又感到一阵心疼。

"看你笑得那副色迷迷的样子，还说没坏心眼！"

无心的声音突然又响了起来，言绍圻一阵局促，讪讪道："哪有的事……除暴安良，原本就是捕快之责。"无心这一句话简直有种剥去他衣服的不安。

无心淡淡一笑，突然道："不过那女子可真漂亮，真不知是什么来路。"

"还有什么来路，定是被那妖人擒来，要施什么邪法的！"

辰州地势偏僻，再过去便是苗人聚集之地，也时常有妖人出没的消息传出，前两年便出过一件案子，说有个行脚的妖僧来此，取了三个孕妇的紫河车。那件事闹得人心惶惶，辰溪县城里弄得天一黑便各家各户房门紧锁，没人敢外出。当时言伯符还刚来不久，那时的捕头名叫孙普定，是言绍圻授业的老师，带人在山中追查了十余天，最终将那妖僧擒获。言绍圻还记得那次孙普定回城时，全城欢声载道，迎接的人从城门口排出一里地外，孙普定也因此案办得漂亮，被达鲁花赤大人点名调到鄂州为官。那时言绍圻便大为艳羡，也立志要做捕快，继承师傅的衣钵。只是做了年把，抓到的尽是些无关紧要的穿窬小窃，不用说行省的达鲁花赤大人，便是辰溪县达鲁花赤大人恐怕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这号人物。这次虽然案情扑朔迷离，却已是件直通平

章大人的要案，高天赐判官因为漫无头绪，正在衙中暴跳如雷，如果能破了的话，只怕……

言绍圻越想越美，却听得无心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道长，你还读过书？"

无心突然站定了，也没回答。言绍圻正跟着他在走，差点撞在无心后背，他连忙站住，道："怎么了？"

"这地方刚才我们好像来过。"

无心指着边上的一株小树。谷中因为常年积雾不散，这里的草树大多长得又低又矮，这棵树也不例外，只有及膝高，树枝上开出的稀疏几朵花也透着苍白，如同死人的皮肤。言绍圻只跟着无心在走，根本没注意周围，他看了看，道："来过的么？"

"这是一棵鹰巢木，在这里很少见，能在这儿开花的更少了，不会有两棵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树的。"

这鹰巢木若是生在山巅，足可长到十余丈高，故得此名，但是生在龙眠谷里，却和寻常的灌木差不多了。无心反手握着长剑，掌中已含劲力，随时都可拔出来。他审视着周围，嘴角突然浮起一丝冷笑："原来是阴鬼临歧阵。"

阴鬼临歧阵在竹山教的符阵中是最低的一种。平时有人走夜路，走过坟地时常会发现走熟的路突然间变得一点都不认识，以至于转来转去都走不出来，那是因为坟地阴气太甚，人一踏入其中便不辨方向，便是俗称的"鬼打墙"。阴鬼临歧阵正是此理，只不过一是偶合而成，一是有意为之。龙眠谷中阴气也很重，加上满是大雾，无心方才竟然也身入其中而不知，直到此时才蓦然惊觉。

言绍圻也已觉得有些不对，他伸手按在腰间的铁尺上，道："道长，该怎么办？"

"阴鬼临歧阵不算厉害，不用慌。"

无心嘴上说"不用慌"，但神色却是如临大敌。阴鬼临歧阵本身是不算厉害，但如果有人方才突施暗算，只怕早就吃了大亏。要破这阴鬼临歧阵，也不是一时半刻的事。竹山教在龙眠谷中到底意欲何为？

无心的背上已经隐隐沁出汗水。周围的浓雾像是要凝结一般，越来越厚，谷中虽然不时有风吹过，却连一丝一缕都吹不散。

＊＊＊

“大师兄！”

长须人正背着手看着潭面，猛地回过头来，看见鹿希龄背着那女子跌跌撞撞地过来，他脚下一错，如风行水上，已掠到鹿希龄身边，伸手一把托住那女子的手臂，道：“又出事了？那四具法体呢？”

“丢……丢了。”

长须人皱起眉头：“是不是张正言那杂毛？”

鹿希龄摇了摇头道：“是个二十上下的小道士。这人的本事杂得很，什么都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正一教道术。”

“小道士？真是正一教？”

“他的正一教道术十分纯正，定是龙虎宗嫡派。”

长须人又一阵迟疑。正一教下一辈弟子中，实无出色人物，他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原来道家符**箓**派原先支派林立，主要有茅山、阁皂、龙虎三大宗，大德八年成敕宗封龙虎宗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后，三宗合一，由龙虎宗执掌，合称为正一教。龙虎宗转为正一教后势力越来越大，另两宗虽仍有流传，但俱已式微。三宗所领符**箓**各各不同，茅山称上清**箓**，阁皂山称灵宝**箓**，龙虎山则称正一**箓**，此时归并入正一教，因此正一教的符**箓**也主要有此三种之别。长须人听得那小道士竟是龙虎宗嫡派，不由一阵茫然。当今执掌符**箓**的第四十一代天师张正言大受朝廷恩宠，门下弟子却大多不思进取，加上正一教的道士称“火居道士”，不忌婚嫁，人数虽多，高手却已屈指可数。

长须人将那女子扶到一张椅子上坐下，这女子仍是如在梦寐，任他摆布，他将那女子坐正了，手一扬，椅子前登时插了三枝短香。他的手指又轻轻一弹，也不见有明火发出，香头却已一下点燃。这三枝香虽短，香味却是馥郁异常。

鹿希龄心中惴惴不安，道：“大师兄，高翔他……”

长须人一摆手，低低道：“别说话。”

女子闻得香味，在椅子上突然一下坐直。她原本浑身发软，此时却如同有一根无形的细线吊着，整个人也同木偶一般。

从潭上不时有风吹来，但香烟袅袅升起，升高到一尺许后又聚结在一起，却不吹散。短香燃得很快，只不过短短一刻便已烧完，此时升起的烟气已结成一个拳头大的乳色圆球，竟然像是个里面充满烟气的水泡。长须人站在女子跟前，双手十指在飞转变幻，突然单手一扬，这圆球向那女子飞去，像是溶入她体内，一下消失无迹。

那女子突然睁开了眼。

第九章 水火刀

无心如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言绍圻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又不敢多嘴，他也拔出铁尺，站在无心身后。如果有人突然出现，他定会大喝一声“辰州捕快言绍圻在此，还不束手就擒”，但这龙眠谷中竟似连什么活物都没有，周围一片死寂。

照理，这龙眠谷如此阴暗潮湿，定是蛇虫滋生之地，可是言绍圻再怎么听，只听得有些微风声，周围也是一片缓缓流动的雾气。他越看心中越是发毛，只觉头发也湿漉漉的，他自然知道那是被风吹来的雾气沾到头发上，却总是隐隐以为身后站着一个人。

他走上一步，小声道：“道长，又出什么事了？”

无心闭上了眼，喃喃地道：“这里有人。”

有人？言绍圻看看四周，仍然没有半个人影。他正待说没人，突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他打了个寒战，眼睛也一下直了。

在前面雾气中，依稀出现了一个人影。

这人影有种说不出的古怪，但一时又说不出有什么古怪，在雾气中看不出远近，好像已只不过丈许远，却又仿佛还在十余丈开外，连大小都看不清，但看样子，四肢灵活，绝不会是僵尸。言绍圻壮了壮胆，喝道：“辰州捕快言绍圻在此，来者何人？”

这一声断喝果然响亮，但那个人影却仍在靠近。言绍圻怒道：“没长耳朵么？”他正待向前踏出一步，身边微风倏然，无心突然从他身边闪过，却是向另一边奔去。他正待跟无心说方向弄错了，无心喝道：“身外化身，雕虫小技，快给我现形！”

他手中长剑已一横一竖划了两道，剑头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张燃着的符咒，而浓重的雾气像是有形有质，被划出一个十字形的缺口，剑锋到处，浓雾尽被剑头那一点火光吸去，眼前突然现出一片空明，在几丈外，赫然有个人正站在那儿，左手剑指向上，右手握拳托在左手腕下，捏了个诀，方才那“身外化身”自是他在施法了。

那是个满面虬髯的人。言绍圻一见这人的大胡子，像是想起什么，从怀里又摸出那张海捕文书，对照了一下纸上的画像，不禁有点失望。

虽然都有胡子，一个是大胡子，一个小胡子，可两人的脸型完全不一样，这人是张国字脸，两眼炯炯有神，就算把胡子剃光了再装两撇小胡子上去，也不像那文书上的江洋大盗。言绍圻不禁有点失望，转头再看看另一边，哪里还有人影，只是一片浓雾而已。

那虬髯汉子也已看到他们，像是一愣，马上又露出一丝微笑："果然有点门道。"

无心手头的符纸已经燃尽了，雾气重又聚拢过来，那虬髯汉子渐渐又模糊。无心沉声道："小道无心，阁下是谁？"

那汉子笑道："某家就是雁高翔，小道士记着了。"

"雁高翔？"无心茫然地摇了摇头，"没听说过。"

"以后就会听说了。"

雾气突然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奔涌而至，雾气太浓，言绍圻只觉周身尽是粘糊糊的湿气，雾点打到脸上时已有一阵生疼。言绍圻不由伸臂掩住脸，没料眼前一花，只听得"叮"一声，雾气已起了个旋涡，从上而下卷来。他吃了一惊，心道："这是哪一派的招式？"睁眼一看，却见无心站在一边，正自喘气，道袍的下摆已多了个破口，像是被利器撕裂，雁高翔却已不知在哪里了。

一片浓雾中，只听得雁高翔突然"嗤"地一笑，道："小道士，你真是正一教的？"

无心仍在喘息，左手的拇指正在掌心划动，也只是一瞬间，气息已平复如常。他像是想着什么，道："雁兄，你为何不趁机下杀手？"

雁高翔笑了笑道："你是为了救那小捕快才会着我的道儿的，雁某好男儿，不乘人之危。"

言绍圻怒道："你竟然来偷袭我，还说是好男儿！"他这才知道方才雁高翔竟是冲着自己来的，不由又惊又怒。不说那雁高翔的道术，单以武功而论，自己就实在不是对手，连他用什么招都看不到。但他生性倔强，就算明知不敌，嘴上也不肯服软。

无心忽然道："那你又为何不趁机杀了他？"

雁高翔怒道："小杂毛，你当我雁某是下作小人么，这小捕快不是术门中人，我岂能滥杀无辜？"

原来那雁高翔见无心与言绍圻在一处，他也知道言绍圻道术较弱，准备先向言绍圻下手。无心本在全神贯注防备他地进攻，哪知雁高翔竟是杀向言绍圻的，大惊之下，出剑帮言绍圻挡了一招，只是这么一来身形已乱，雁高翔若是变招向他下杀手，无心慌乱之下，顶多是个两败俱伤之局，哪知雁高翔只是一招便收手不攻，他也不知其用意，原来却是雁高翔一招试过，发现言绍圻什么道术都不会，便不乘人之危。

听雁高翔这么说，无心也不由一怔，他本觉得竹山教是个邪教，教中人物定是阴狠刻毒，罪不容诛，但这雁高翔虽然用的法术尽是嫡派竹山术，为人却大是光明磊落，他自称“好男儿”，倒也庶几近之，不是吹牛，心中不由有些迟疑。

雁高翔又已大踏步走上前来。此时离得近了，已能看清他的样貌，他手中拿着的是一把明晃晃的长刀，足有三尺许，也不知是什么材质做的，竟然透明如琥珀。无心见他上前，长剑又提起来，喝道：“好，你只怕不在无辜之列！”

雁高翔笑道：“然也。雁某所杀已不下十人，若是死在小道士你剑下，倒也不枉，来吧！”

这一招已是正面相对，无心暗暗叫苦。他剑术虽高，但这雁高翔刀法不凡，绝不在他之下，而法术也与他不相伯仲，这般打下去不知何时才是了时。他提起剑来喝道：“那便试试雁兄刀法。”

无心扭头对言绍圻道：“小捕快，快让开点，小心别误伤了你。”他原本一心以为敌人会用竹山术攻击，可是雁高翔偏生却是硬碰硬地用刀法杀来，实在是以己之短攻人所长。他右手握剑，左手又已握了一张符纸。言绍圻听无心说什么“小心误伤”，心中大不服气，正待说自己也算一把响当当的好手，眼前突然又起了一道厉风。这阵风急掠如刀，逼得他眼都睁不开，脚下也已立足不稳，连连向后退去。

无心见雁高翔又和身扑来，长剑一引，已使了个“粘”字诀，剑尖碰到雁高翔的刀尖，只一触之下，只觉掌心如握住三九天气的一块寒铁，冷得浑身一抖，他大惊失色，一足在地上一蹬，人猛地如陀螺般转了起来，左手的符已脱手掷出。

这道符一脱手，突然分成十余张，竟像从他手中掷出了一根长长的纸条，已缠在雁高翔身周。此时雁高翔的刀已被他的长剑引开，再

回刀攻来准已来不及，无心口中极快地念道：“唵吽唎吒唎喧轰火雷大震摄！”

原来这是玉霄太素天辖咒，又称成德耀星宫咒，本是神霄派的雷咒。这神霄派是符箓宗的一个旁支，此名来源于《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经中有谓“神霄之境，碧空为徒。不知碧空，是土所居。”又说“况此真土，无为无形。不有不无，万化之门。积云成霄，刚气所持。履之如绵，万钧可支。玉台千劫，宏楼八披。梵气所乘，虽高不巍。内有真土，神力固维。太一元精，世不能知。”此派创自北宋道士王文卿，王文卿道号冲和子，自称早年在扬子江遇火师汪真君，授以飞神谒帝之道，后游清真洞天遇电母授以嘘呵风雨之文，再经汪真君指点，乃能役鬼神，致雷电，因此神霄派专工雷术，后世道家符箓书《道法会元》卷七十六便有《火师汪真君雷霆奥旨》一卷，便是王文卿所传。此时神霄派已纳入正一教，正一教的五雷大法大多都出自于此。

无心这玉霄太素天辖咒也是五雷大法的一系，属五雷混合咒，雁高翔突然退后一步，身形疾转，那一列符咒绕着他飞舞，倒像是贴在了一个透明的大坛子上，而雁高翔正在坛中，动作也一下慢了起来。无心知道这玉霄太素天辖咒一旦发动，直如附骨之蛆，雁高翔纵然法术精深，一时半刻也脱不了身。只是玉霄太素天辖咒虽然缠住了他，威力却也不大，要当头再给他个五雷破方竟全功。一想到雁高翔方才出手放过了言绍圻，对自己也留了一次情，便不由略略一怔，但马上又接着念了下去。

他只道雁高翔定脱不开，五雷咒当头击下，虽不至要了他的命，也打他个七荤八素，哪知雁高翔退后几步，脸色已然变更，突然一声断喝：“破！”

随着喝声，他手中的刀猛然化成一团烈火，剧烈燃烧起来。烈焰直冲而至，玉霄太素天辖咒虽然阻住他的身形，却挡不住这等熊熊火焰，一列正在飞舞的符纸立时燃起，火势不绝，已冲到无心跟前。无心也没料到还会有这等变化，只觉鼻中满是酒香，也不知哪里来的，胸前已被火舌燎到。火势虽是有形无质，但冲过来的火舌却似有刀锋之利，若是冲到胸口，只怕会有穿胸裂腹之厄，无心大吃一惊，长剑已横到胸前，向那火舌斩去。他的剑上用朱砂画着符咒，遭火舌一

燎，掌心又觉火烫，仿佛这剑刚从熔炉中取出来，火舌居然会斩成两截。无心左手的拇指已屈在掌心，自上而下抹去，那一段切下的火势被他抹在掌中，收作一团，竟在掌心烧了起来。

无心抬掌看了看，道："火化刀！"

火势来得快也去得快，此时已消失无迹，无心掌中那一团火也已瞬时熄灭，他掌中全无伤损。雁高翔微微一笑道："正是，小道士倒也识货。"

无心看了看雁高翔，心中懊恼不迭。方才已用玉霄太素天辖咒困住了他，若不是迟疑片刻，雁高翔定难逃五雷轰顶之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此时心中后悔，实无以言表。

言绍圻在一边也看得目瞪口呆，他从来没见过别人居然如此相斗，那已不止是武功了。这两人棋逢对手，不相上下，好看是好看，可被他阻住了，还谈何破案立功。他见雁高翔已手无寸铁，叫道："道长，他没兵器了，快上！"

可是无心呆了一样动也不动，雁高翔却露出笑意，道："捕爷，你真是门外汉，还不知我这水火刀的妙用。"

他的右手伸出来，竟然只是个高粱秸。言绍圻莫名其妙，心道："难道那把刀是这高粱秸变的么？"他见雁高翔浑身上下也没个刀鞘，方才这刀都不知从哪里来的，只道是藏在别处，哪知雁高翔右手反着伸到身后，按在葫芦口，看着无心道："道长，你既然也不趁势攻上，那我便不用火蜂钉了，便用水火刀来好生斗斗。"

他的手一按到葫芦口，又慢慢拔出，赫然从葫芦中拔出一把刀来。言绍圻吃了一惊，心道："原来他是把刀藏在葫芦里。"但细细一想又觉不对，这葫芦口子甚小，刀身却足足有一拃宽，而且刀长三尺，葫芦却只有一尺长短，难道这刀竟是软的，折叠在葫芦中么？

他越想越觉不可思议，雁高翔的一把刀已拔出葫芦，喝道："小道士，来吧。"刚说话，突然又笑道："痛快，真痛快。"他的刀术在竹山三子中是第一的，只是大师兄看不起刀法，他也没办法多用。此时有个无心，道术武功皆可匹敌自己，这两句"痛快"倒是说得全无虚假。

言绍圻见他手中的刀与先前那把一般无二，明晃晃的竟有些透明，仍然不知所以，却见无心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立着动也不动。他

有心上前，但方才雁高翔手中的刀突然化成烈火，这副景像犹在目前，若是自己冒冒失失上前，还不会烧成一团焦炭？想了想仍是不敢走过去。

无心突然道：“雁兄客气了，那便请教。”

他转过身，向言绍圻喝道：“小捕快，你管住脚下，别有闪失了。”

言绍圻被他一喝，不由一怔，心道：“这小道士，怎么大剌剌的。”他只道无心顺口呼斥，心中正有些不快，突然看到无心方才站立的地方，又是猛然一怔。

第十章 毒龙潭

无心方才所站的地方，有个浅浅的葫芦形状，那是他站着用脚尖所画。言绍圻心思灵敏，登时明白了无心之意。

雁高翔的水火刀是从葫芦中抽出的，虽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若是能将他的葫芦击破，这水火刀定能破了。他想到此节，登时兴奋莫名，心道："小道士，原来你还是要靠我的。"

无心大概也怕雁高翔发现，此时走上几步，按剑道："雁兄，此番想必要以性命相搏，只是不知你们在此到底要做什么？"

雁高翔微微一笑道："雁某若是败在道长手下，自是知无不言，若雁某侥幸胜了，道长也请退出龙眠谷。"

他与无心二人一番恶斗，大起惺惺相惜之意，说话也客气了许多。无心道："一言为定，雁兄小心了。"

他右手持剑，左手已在身后向言绍圻做了个手势。雁高翔脚下一错，水火刀已是双手握着，猛地冲上前来，两人一交错间，雾气也被搅动，竟然绕着他们不住打转。

无心只觉雁高翔的水火刀越来越沉重，白雾原本只是无数极微细的水珠，但一沾在水火刀，马上凝结在上面，每次刀剑相交，寒气便如利刃，几乎要撕开他的皮肤。此时这股寒气已渐渐侵入他的手腕，右手已快要麻木，他一咬牙，长剑突然交到左手，右手虚空点了数点。

他的左手没有右手力大，剑刚交到左手，雁高翔的水火刀已在剑身上连斩三下，剑身发出"嗡"的一声响，他的左手马上如握坚冰，五指登时僵硬，此时右掌心突地跳出一团火焰，他又将剑交到右手，剑身立时成了红色，仿佛刚从火炉中取出。他左右两手换剑极快，但剑势只是这一滞，水火刀已突破剑招，掠过他耳边。

刀与皮肤还有数寸之距，但是寒气如有形有质，无心只觉耳垂一麻，像是三九寒天滴水成冰的天气遭了冻一般。

糟了！他原本计划周详，但没想到雁高翔的刀势竟然锐利如此，水火刀的刀锋自然及不上精钢长剑，但刀上密布真气，加上寒冷彻骨，这一刀下来，便能卸掉他一条手臂。无心右手自下而上翻上，人

已一侧，长剑出招也快得不可思议，剑上已附了火咒，剑身与水火刀一交，竟是如击腐木，一下水火刀斩为两断。但随着刀剑相击，剑身又一下褪回原来颜色，结了一层白霜。

虽然一剑破了水火刀，但火咒也已被破。水火刀本非真正的刀，实是雁高翔背后葫芦里的酒化成，雁高翔以内力将酒自葫芦口逼出，在口处结成坚冰，便成这水火刀，刀身宽窄便要看人的功力了。雁高翔的水火刀有一拃之宽，已非同小可，他随时都可再拔出一把来，但火咒被破，一时半刻却无法再布。无心本想以火咒与雁高翔水火刀相敌，但没料到仅仅一招便已被破，虽然斩断水火刀，心中却更是惊恐。

雁高翔水火刀被破，手腕一转，半断残刀又幻作火焰。他的水火刀是烈酒化成，遇火即燃，但只有小半截，火势已大不如前。他也并非要以火刀迫人，半截残刀燃尽，人退出一步，又反手极快地探向那个葫芦口。无心此时长剑已冷得难以把握，方才水火刀欺近脸旁，半边脸都已冻木了，雁高翔虽然退后一步，自己运功祛寒都来不及，哪里还能上前追击?

雁高翔的手已离开了葫芦口，水火刀又已抽出一截来。他看着有些手忙脚乱的无心，正自得意，突然身边黑影一闪，他大吃一惊，正待变招，却听得无心喝道："东方风雷使者蒋刚轮速到，唵缚日噜呢啼萨婆诃！"眼前一花，手腕上也觉一麻，像是被蚊虫叮了一口，身后却传来了葫芦破裂之声，手上又是一松，水火刀已拔了出来，却只有小半截，哪里像是三尺长刀，倒像把半尺的菜刀。

言绍圻一铁尺刺中了葫芦，自己也没料到会如此顺利。他不会道术，武功也远不及雁高翔，但若以轻功而论却比雁高翔高出一截，雁高翔被无心缠着，根本没防到这个小捕快会暴起发难，而且无心若是刺向他身上，雁高翔自会及时反击，偏生又是刺他的葫芦，虽醒觉了，哪里还来得及。言绍圻的铁尺一刺就是三个窟窿，雁高翔偏偏又将葫芦里的酒喝了大半，葫芦中登时空了，水火刀已是无本之木，自然便拔不出来了。言绍圻见一招便已见功，登时乐不可支，叫道："道长……"

他还没喊完，雁高翔身形一抖，左掌已向他当胸击来，言绍圻正在欢呼，突然气息一滞，大吃一惊，忙不迭将铁尺去挡，雁高翔左掌

一勾，两根手指已勾住他的铁尺，右掌早挟风雷之势当胸袭来。言绍圻铁尺被他锁住，眼见这一掌势不可挡，喉咙里的半截欢呼便已吐不出来，要逃又已来不及，满腔欢喜早扔到爪哇国去了。

雁高翔恨他偷袭，这一掌之力直如狂风暴雨，但掠到言绍圻胸口，见言绍圻脸上尽是惊恐，掌势已是一缓，心道："此人可不是术门中人。"只缓了这一缓，只觉背心一麻，知道定是无心出手，他猛一咬牙，正待回掌打向无心，好歹也两败俱伤，谁知身前的言绍圻虽然惊恐，出手却也不慢，一指直进，已中胸前膻中穴。他身前身后同时受制，人登时软了下去，百忙中叫道："卑鄙！"

言绍圻看着雁高翔软倒，一时还不相信自己竟然打倒了这个如此强悍之人，看着自己的一根手指，叫道："道长，真是我打倒他的么？"

无心收回指来，抹了把额上的汗水。雁高翔横倒在地，他的哑穴倒没被封住，喝道："呸！雁某堂堂好男儿，哪会被你们两个卑鄙小人打倒！"

他满面虬髯，骂得吹胡子瞪眼，倒是比方才更加威风。言绍圻怔了怔，看向无心道："道长，我们真的卑鄙么？"他想想方才情形，也觉得有点不讲信义。雁高翔对自己手下留情，若是最后一掌不留手，自己只怕已吐血身亡了。

无心道："什么叫卑鄙，能胜就是好的！"他说得振振有辞，心中也暗叫侥幸。与鹿希龄一番恶斗已经消耗了他不少体力，若是再与雁高翔拼斗下去，只怕真会败在他手里，还好言绍圻平时没甚用，这时却一举建功。他走到雁高翔跟前，道："雁兄，现在你可说了吧？"

"不说！"

无心一怔，叫道："你竟然耍赖！"

"是你们不讲信义在先，居然偷袭，破了我的水火葫芦！"

雁高翔虽然一脸虬髯，看上去足足有四十多岁，其实也不过二十出头，先前说得豪迈，此时的话却透出一分稚气来。无心手上捏个剑诀道："你真不说么？"

"雁某好男儿，你杀我可以，要我说，绝对不成！"

无心一瞪眼道："好，我可是火居道士，连老婆都可以娶的，不用说杀个把人了。雁兄这么说，那就杀了你吧。"

他伸剑便要刺向雁高翔，雁高翔却眼都不眨一眨，直直瞪着他，言绍圻在一边急道："道长，那个……不要杀他了！"

无心本就没有杀雁高翔之意，听得言绍圻在一边劝，连忙收了剑道："做什么不杀他？"

言绍圻生怕无心会生气，嚅嚅地道："道长，他好像也没犯死罪吧，我们饶了他可好？"

雁高翔怒道："谁要你这两个卑鄙小人饶，快快杀了我，老子好往生极乐。要我说，一个字没有！"

无心怔了怔，叹了口气道："不杀就不杀吧，反正杀了你也没用。"可是看雁高翔一副火冒三丈的样子，要是放开他，只怕会暴跳如雷地跟自己拼命。他想了想，道："小捕快，过来吧。"

言绍圻收好铁尺，过来道："道长，怎么办？"

"把他放到一边去。穴位三个时辰后自己解开，那时事情总也办完了。"

言绍圻奇道："三个时辰就准能破了这案子么？"

无心发觉自己失言，忙道："快走吧，要是天一黑，那这儿就更不好走。"

他们将雁高翔扶到一边干燥处放下了，雁高翔还在破口大骂，无心顺手又点了他的哑穴，轻声道："雁兄，对不住了。"

＊＊＊

"松仁寿，雁高翔还没过来？"少女站在潭边，也不回头。长须人有些不安，行了一礼道："禀教主，似乎有些麻烦。"

雁高翔太过好胜，只怕与人动上手，斗发了性，一时还回不来。他垂下头，眼睛根本不敢抬。九柳门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平时看上去千娇百媚的少女竟然就是竹山教的教主，就是他自己，有时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比他熟习的竹山教奇术更不可思议。

少女扫了一眼松仁寿身后的鹿希龄，鹿希龄只觉身上寒意大增，连忙垂下眼去，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少女脸上仍是木无表情，道："不管他了，先派个法体下去探探路。"

松仁寿道："好。"他招呼了鹿希龄过来，两人手上已同时取出一个小铃，随着铃声一振，原本直直站在他们身后的一排人齐齐一跳。

那十来个人，居然都不是活人，全是一排的僵尸！

松仁寿的右手食中二指搭上左手脉门，小铃登时发出一阵蜂鸣之音，一个最前的僵尸越众而出，站到潭边，松仁寿从袖子上取下一根针来，这针是乡里纳鞋底用的，针鼻上挂着一根极长的红色丝线，他拿着针一把刺入那僵尸后颈，左手又将小铃举了起来一摇，那具僵尸应声向前一跳，"扑通"一声，便跳进潭中，水面激起了阵阵波纹，渐渐散开，只有一根丝线正慢慢被拉下去。

"有何异样？"

鹿希龄蹲在潭边，用一根筷子在水皮上画了个圈，另一只手又从怀里摸出些药粉撒了上去，右手的筷子往圆心一插，嘴里轻声念着几句咒，那根筷子摇摇晃晃，突然像是钓鱼的浮子般竖了起来，那一圈的水色也蓦地发白发亮，像是面镜子。

少女走到潭边，看着潭水，慢慢道："向左三步。"

松仁寿也不答话，丝线拿在右手上，左手在线上弹了三下，水面那块镜子般的圆光里慢慢出现了一副景像，便真如镜子照出的一样。

那是几个大石洞。太暗了，也看不清，有一两个黑影掠过，少女皱了皱眉道："那是什么？"

松仁寿又拨动了两下丝线，那黑影近了，竟是几条奇形怪状的游鱼。他道："不是。"

一边鹿希龄突然指着一边叫道："是这儿！就是这儿！"

洞口上刻着几个篆字，已被水流磨得快要平了。松仁寿脸上也露出喜色，道："不错，正是这儿。"哪知他刚说出口，只觉一股大力涌来，线立时一松，水皮上那根筷子一下倒了下来，浮在水面上，圆光登时消散。

鹿希龄惊道："怎么了？"

松仁寿还没说话，少女冷冷地道："毒龙出穴。"

水面原先一平如镜，浮着一丝丝白雾，有风也只微微吹皱，此时却已在晃动不休，不时有水泡翻上来，当中还隐隐夹着些黑气。松仁寿收起线来，脸色已变了："教主，是毒龙！"

那根红线末端沾上一些黑糊糊的东西，触鼻是一股恶臭的腥膻之气。鹿希龄惊道："真个有毒龙守护么？那怎么是好？"

少女的脸上也没一点表情。她手一扬，右手上已出现了一个小小铜铃。她的手如菡萏乍放，美丽之至，尾指甲却是鲜红色的。她的铃声一振，剩下的几个僵尸又是一跳，列到了她身后，竟是排得整整齐齐，同时跳进潭里，连声音也只有一声。

松仁寿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转瞬间变了数变。他虽知教主的竹山奇术深不可测，却也没料到一高至此。那少女转过头来，喝道："动手！"

此时潭中突然发出一阵巨响，潭心翻了个花，水珠四射，像是突然间下了一场暴雨。鹿希龄只觉迎面一股恶臭袭来，差点闭过气去，那些僵尸身上也不是好闻的，可是和这股味道比起来，简直是"其臭如兰"。他听得少女的呼喝，答应一声，从怀里摸出一把筷子，正待掷出去，耳中却听得一声巨吼。

这声吼叫响得惊天动地，后来方知大半个辰溪都听到了，有人说是雷部四天君下凡才有这等巨声，也有说是共工撞倒不周山方有这等威势。松仁寿纵然功力高绝，也被这声吼叫震得气息一滞，连气都透不过来。

第十一章 人心有邪

鹿希龄眼前一黑，几乎要昏过去，耳中还在“嗡嗡”作响。他强撑着抬头看去，只见水面上探出一个巨大的头颅，也说不清像些什么，巨口钢牙，金睛长鬣，竟是个黑色的龙头。他心胆俱裂，吓得魂不附体，叫道：“大师兄，教主……”

毒龙终于出现了！

龙口中还衔着半截僵尸的身体。这僵尸下半身已不见了，两只手仍在抠着龙唇，鹿希龄知道这僵尸的力量极大，但是在毒龙口中，直如柴草扎的一般。眼角却扫到那少女，她一手正在挥动，口中正喃喃念着什么，虽然潭水将她的衣服都打湿了，这少女浑若不觉。

毒龙又探出了小半个身子，此时已可看到那毒龙身上到处都攀着僵尸，像是一大群蚂蚁咬着条大青虫，在毒龙身上又撕又咬，那毒龙负痛之下，在水皮上不住翻滚，震得潭水像是煮开了一般，水不住打上岸来，又如山洪般流回去汇于潭中，一时风雷大作，金鼓齐鸣，便如天河倒泻，山崩地裂。

松仁寿看着那少女的身影，心中又是佩服，惧意也更甚，还夹杂着几分嫉妒。这少女不过十六七岁，实在不知她是如何练成这些竹山派奇术的，功力竟比数十年苦修的自己还要高。

在这个纤细的身躯里，该是隐藏着何等的一个妖魔啊！

松仁寿只觉身上一阵彻骨奇寒，依稀有些后悔不该放这妖魔出来，忽听那少女叱道：“还不动手！”

这毒龙已是数百年的妖物，鳞甲间的粘液都有奇毒，也只有僵尸才可以到那洞中去。只是僵尸已少了四个，本来他们可布成大四阴尸罗阵，此时却只有三组，威力大减，毒龙翻滚之下，不时有几具僵尸被甩出去，有些一撞上石壁便被打成如同齑粉。鹿希龄答应一声，左手两指一扣，右手中指已搭上一根筷子，对准了毒龙，喝道：“破！”

他是以筷子附上玄冥无形箭之力射出，虽不如玄冥无形箭一般无形无臭，无色无相，威力却大了好几倍，哪知那筷子一弹上毒龙的身体，便被坚逾金铁的鳞片弹开，哪里射得进去。他正在吃惊，忽然听得松仁寿叫道：“教主！”他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道：“教主有难么？

我泼出命也要救她出险！”哪知后颈处突然一阵钻心巨痛，身体也是一轻，竟如腾云架雾般飞了起来。

那个少女见僵尸已制不住毒龙了，身形一晃，到了鹿希龄身后，一根针扎入了他后颈，随之一掌便将鹿希龄推了出去。她出手快得形同鬼魅，松仁寿虽然看到了，但待要叫出声来，鹿希龄已被掷了出去。

这是竹山术中的生尸术。行尸术虽然奇诡异常，但尸身终是尸身，受铃声控制，远不如活人如意。不过这生尸术实在太过阴毒，竹山教虽是邪派，上代祖师也严令不得动用此术，免遭天谴，松仁寿虽知此术，却从不敢试，没想到这少女长得清丽温婉，使出生尸术来，竟连脸都不变一变。

鹿希龄在空中还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只觉毒龙越来越近，心道：“这可是做梦不成？”眼前也真如做梦，他竟然凌波而行，只一眨眼间便到了毒龙跟前，可恶臭却像已淡不可闻了。他更在诧异，突然觉得后颈像被什么一扯，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人已不由自主地钻天而上，只这一错，那毒龙猛地已张口咬下，正掠过他的脚底，将水面激得腾起数丈之高。

少女的手中也拿着一根细线，细线另一头便是接在鹿希龄后颈。她见松仁寿呆呆地看着自己，喝道：“快施术，不要延误了！”伸手一拉，鹿希龄应手又是飞了起来，便如在放个纸鸢一般，此时毒龙又张口向他咬去，堪堪只差了一线没能咬上。

松仁寿咬了咬牙，不说什么，一手又开始振铃。此时毒龙身上有僵尸攀着，鹿希龄被那少女提着线控在手中，只在毒龙口边翻舞，有时一手触到龙身，那些鳞片如快刀之利，将他的手臂割得都是伤口，鲜血淋漓，但是他毫无知觉，只觉身上力量倒是远超曩日，两臂似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身形轻盈如风，便是后颈的疼痛也似有说不出的舒适。

毒龙屡咬不中，反而鳞甲缝里被鹿希龄插了几根筷子，负痛之下，怒火勃然而发，将潭水翻得冲天而起。那少女面色阴冷，肌肤如玉之白，也如石头一般毫无血色。

＊＊＊

言绍圻见到潭中有毒龙冲起时，差点惊叫起来，无心手快，一把捂住他的嘴。言绍圻挣脱了，小声道：“她……她是什么人？”

无心也小声道：“她就是竹山教的教主。”

言绍圻像被当头一个霹雳，他怎么也无法将那个温柔美丽的少女与竹山教教主联系到一处，可是眼前却由不得人怀疑。他期期艾艾地道：“可是……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心没有理他，一手握在长剑剑柄，却是一动不动，茫然地看着四周，眼中已略略有点惧色。

＊＊＊

鹿希龄在毒龙头边飞上飞下，毒龙甲缝里已被他刺入了十来根筷子，一个龙头也满是鲜血，渐渐没了当初的威势，突然有人在后面喝道：“无耻小人，你们在哪儿！”

那正是雁高翔的声音，想必是他解开了穴道冲了过来。那少女手忽地一抖，手中丝线缓了缓，空中鹿希龄身形一滞，毒龙猛扑而上，一口咬住了他的下半身。这一口已将他的两腿齐根咬断，鹿希龄却全无知觉，见那龙头就在眼前，一根筷子猛地扎入那毒龙的左眼。

雁高翔刚过来，还只道是无心与教主和师兄动上了手，哪知看到的竟是这副惨像，失声道：“这……这是……”

松仁寿反应却快，猛地冲过来，骈指点中雁高翔要穴，叫道：“教主，快用他！”他知道鹿希龄被毒龙咬中后，那少女定会再找一个人，若不快点下手，说不定找的便是自己。雁高翔此时过来，那真是雪中送炭，天赐的奇珍。

雁高翔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大师兄居然会朝自己出手，还莫名其妙，却听得龙口中鹿希龄一声惨叫，却是少女将他后颈的针收了，他直到此时才感到一阵难忍的疼痛，登时昏死过去。毒龙的一目被他刺瞎了，也疼得拼命一摆，鹿希龄纵是铁人也经受不住，登时被咬得粉碎。

少女的脸转了过来，看着她如同鬼魅的脸，松仁寿心中一凛，有种说不出的惧意，心道：“幸好有三师弟顶缸。”哪知他还未及庆幸，却觉后颈一疼，竟是自己凌空飞了出去。他吓得魂飞魄散，叫道：“为什么是我？”猛然想起竹山术这门禁术用的乃是生人，雁高翔被封住穴

位后，就算用了生尸术，也与行尸术无二。自己只想逃脱性命，没料到作法自毙，反倒是惹祸上身。此时距毒龙已近，他明知进是死退也是死，绝望之下，还是一掌击去。

＊＊＊

雁高翔一被封住穴道，言绍圻再忍不住，从一边的树丛里跳了起来，正要大叫，突然眼前一黑，便全无知觉了。

无心见言绍圻跳起来，心知不妙，跟着站起身，哪知眼前一道黑影横来，他出手却快，一剑已然出鞘，横剑架去，哪知一架之下，直如泰山压顶，两腿也是一酸，单腿登时跪在了地上。

到底出来了！无心此时倒长吁一口气。他隐约觉得有人一直跟在身侧，但又总是发现不了，这时此人终于出现，他的心头倒像放落了一块巨石。

这人站在他身后，手中的剑只有二尺四寸，竟是桃木制成，上面刻着细细的云篆纹，正是正一教的斩邪威神剑。

这人轻轻道："无心，别来无恙。"

木剑自然远非钢剑之敌，原本一触即断，但这把桃木剑压在剑身上，不触锋刃，无心的精钢长剑上像是压着千钧重物，被压得弯了下去。他的喘息也渐渐粗重。这把小小的桃木剑毫不起眼，却似有神灵守护，从剑身上发散出一股不可一世的力量。他吐出一口气，勉强地道："伯……伯父。"

这人的声音仍是温和平易："你倒还认我是伯父。"

无心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额上的汗涔涔而下。这人叹了口气道："自从你破教出门，倒也没误入魔道，我念着香火之情，一直不曾找你。你现在来这儿做什么？也是为了那一函《神霄天坛玉书》么？"

原来神霄派另一个开派祖师林灵素游西洛时曾遇一赵姓道人，与之交游数载。一日道人去世，遗囊中有书三册，名曰《神霄天坛玉书》，写明"付与林某"。林灵素得此书后，道术精进，政和六年，林灵素因徐知常引荐，被徽宗召见，深受宠信。据说后来林灵素复见赵道人，告之曰："予乃汉天师弟子赵升也。向者所受《五雷玉书》，谨而行之，不可轻泄，即日为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金兵入寇后，林灵素也不知所踪，五雷法虽由神霄派传承下来，此时已归正一教，但此

书世人却未曾见。此书是正一教雷法至宝，五雷天心大法只有天师与法官方能修习，旁人皆不能染指，正一教也以此雷法震慑外道，原本竟是收藏在此处。竹山教与九柳门相争，为了扭转弱势，便要拿到这一函《神霄天坛玉书》。

无心只觉浑身力量都已被汗水一滴滴逼出去，若是汗水滴完，只怕人也要油枯灯烬而死。他挣扎着道："侄儿……小人不敢，小人想要的只是林灵素留下的那堆金珠。"

这人沉默了片刻，突然"嗤"一声笑了起来："你真想面团团地做富家翁么？"

无心被剑上传来的力量压得上气不接下气，另一条腿也慢慢弯了下来。他倔强地道："如今各处烽火连年，又屡受天灾，有个朋友起意放赈，小人想到这些前朝遗宝取不伤廉，才找到这儿来的。"

"你那些狐朋狗友一个个跟你一样只在钱眼里打转的，还要骗我！"

无心手上长剑已被压得成了弯弓一般，但他还是勉力支撑，道："是宗真大师！"

剑上力道突然轻了一些，那人"咦"了一声，道："真是龙莲寺宗真大师？他怎会是你朋友？"

"小人贪财好色，本不是正人君子，但伯父你也知道，我从不说谎。"

这人又沉默了一会，似是在寻思这话的真伪，半晌才道："我会向宗真大师询问，若你有半句虚言，定要将你击得灰飞烟灭。"

无心听得这人话中已有松动之意，忙道："伯父，小人知道自己学了外道邪术，无脸回山了，但从未有一日敢忘自己本是正一出身，还望伯父成全。"

又是半晌，这人叹了口气道："你秉性聪明绝顶，原是我教中难得的良材美质，可惜心中却多邪念，更兼拜错师门，以至误入歧途，唉。"

这一声叹息中有惋惜，有期盼，无心也不由得一阵感动，心道："我以为伯父向来嫌我是外支出身，原来……原来他对我有如此期

望。”只是那柄木剑却全无收回之意，他也实在不知这剑上的力道会不会仍然不断加大。

“这女子是田元瀚的次女，自幼就身负异禀。”这人的声音很轻，一如耳语，无心浑身一震，也看向那个女子。此时那女子正牵着松仁寿与毒龙相斗，松仁寿的法术武功都远过鹿希龄，那条毒龙本已受了重伤，已被打得威势全无。只是毒龙就算死在松仁寿手上，松仁寿遭此重创，也是活不了的。而这个女子居然会是田元瀚的次女，这更让人想不到。

“她生来便有两副面目，有时端坐静室，修习女红，一如寻常女子，有时却倏隐忽现，直如鬼魅。”

在她和身体里，有着两个人吧，一个温婉可人，一个凶狠阴毒。无心垂下了头，也说不出话来，他听得言绍圻说那女子尾指指甲涂成蓝色后，便已知道多半便是竹山教中人物，后来她被僵尸追赶昏倒时自己也只道那都是做作，其实，那些都是真的吧，在竹山教教主变成田元瀚家的二小姐时，见到自己身边居然都是僵尸，那自然会害怕得昏倒。

头顶的剑气突然一卸，无心身体陡然一轻，人也向前跌去。他撑在地上，喘了两口气，却听得这人轻声道：“无心，助我一臂之力吧。此事办成，我准你重入门墙。”

＊＊＊

松仁寿在空中如蝴蝶般上下翻飞，此时浑身上下所借之力仅仅是后颈的一根丝线，但他的身体却如同一张最轻盈的风筝，轻巧自如，虽然身上已被毒龙割破了无数伤口，但伤口无一疼痛，反倒极是受用。他知道只消生尸术一解自己便难以活命，此时手上却仍不敢慢下来，心中暗暗怒骂：“这妖女……便是做鬼也不饶你……”

这女子是他偶尔在田平章宅中看到的。看到第一眼时便大吃一惊，那时她虽然尚是个双鬟稚女，松仁寿却已发现了隐藏在这女子体内的另一股力量。那时只想将这股力量引发出来，但他也万万没想到这竟是引火烧身。

也许在这女子身上，真的有上古的恶鬼附着吧，将那恶鬼放出来，也该付出代价了。他手上还在与毒龙交锋，不知不觉地想着，他发现直到此时才明白了“作法自毙”这四字之意。

少女突然呼喝一声，手一抖，松仁寿只觉后颈又是一紧，身体竟是飞向那毒龙嘴里。这少女与毒龙斗了一阵，此时竟是要自己与那毒龙同归于尽，虽然知道自己定已难逃大限，但这般死法，松仁寿纵然浑身都无知觉也是不愿的。但他在空中毫无落脚之地，只能随着这一阵丝线摆布，看着毒龙口那口白生生的利牙，他吓得魂不附体，一只手却似不长在自己身上一般猛地拍落下去。

那条毒龙身上受伤极重，实也已奄奄一息，也已无法像刚开始一般翻江倒海地扑起来，但只是张了张嘴，这潭水仍是一层晃动。松仁寿一掌已变作拳，正想一拳击在毒龙的下颌之上，哪知拳头还没碰到，后颈又是一阵紧，拳锋已没了准头，倒成了打向毒龙喉头。这毒龙腹上的皮肤也是坚硬异常，打上一拳便如隔靴搔痒，松仁寿拳法虽高，终不能摧金破玉，他不由一怔，心道："教主要我打这做什么？"

这一拳正中毒龙喉头，毒龙被打得一翻，松仁寿第二拳早到。这两拳倒不是道术，乃是少林派推山拳，松仁寿别的兵刃所学不多，这路推山拳却已浸淫数十年，拳力也可圈可点，毒龙连吃两拳，登时翻了起来，奋起余力便要来咬松仁寿。松仁寿吃了一惊，心道："这回该如何是好？"还没想好，突然眼前一黑，竟是一下浸入潭中。一到潭里，冰冷彻骨的潭水便往他口鼻中灌去，松仁寿方才明白那少女竟是要将他当行尸用，让自己深入洞中。此时毒龙受伤极重，已难追踪而至，可人入水中又哪里活得了？临死之前，松仁寿百感交集，也不知想些什么，口鼻里却因潭水激荡，血不断涌出。

那条毒龙似也知道有东西进了自己洞府，顾不得再在水面纠缠，一头游了下去。这头妖兽大得异乎寻常，受伤之下动作也慢了许多，那少女在潭边看着丝线忽松忽紧，脸上却一如平时。

突然，从水中翻了几个泡，线也一下拉紧了。直到此时这少女嘴角终于露出一丝笑意，伸指一勾，"哗"地一声，松仁寿破水而出。

只是出来的，也已不是松仁寿了，他的胸口以下尽已消失，想必是被毒龙一口咬去，两条手臂倒是完整，死死抱着一个玉匣。一张脸也已破损不堪，看上去似忧似喜，却也不知真是忧还是喜。

少女手一提，松仁寿的半截残尸登时飞了起来，她看着那玉匣，脸上已露出喜色。经过千辛万苦，这一函《神霄天坛玉书》终于到

手，竹山派得到五雷大法，那更是如虎添翼，纵是正一教亦可勿论，更罔论其他了。

她伸出手便要去接那一盒玉匣，松仁寿的半截残尸虽然可怖，她却如熟视无睹，一只手洁白如玉，尾指指甲上的一点鲜红更是如三秋红叶，雪里寒梅，娇艳欲滴。

手指眼看要碰到那玉匣了，突然身边一阵厉风掠过，有个人已抢在了她的前头。

那正是无心。他轻功极佳，又是有备而来，竟然比那少女还快了三分。手刚从松仁寿残尸中挖出玉匣，人还不曾落地，只觉背心处微微一疼，眼角处看到那少女一跃而起，竟已迫到了他身后。她的五指纤纤，尾指上那一滴鲜红更是灿然夺目，但这只手触到自己便是穿心裂腑之厄。他吓得魂不附体，叫道："伯父……"

那少女已抢到了他怀里，一手也已触到了玉匣，无心只觉一阵大力涌来，竟似不可阻挡，他心中一寒，正待出掌硬敌，却突然觉劲力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少女突然闭上了眼，"嘤"一声靠在了他怀里。

此时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无心因为正要与这少女对敌，摔了个四脚朝天，那个玉匣也摔了出去，少女仍是伏在他身上，人事不知。她身上幽香阵阵，纵然隔了一层衣服也感觉得到她如同缎子一般的肌肤，无心却呆了一样坐在地上，看着这个女子。

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极快地将一道燃着的符塞入女子嘴里，桃木剑一敲，这少女登时咳了两声，似要睁开眼来。这人低低一笑，拣起了地上那玉匣，道："此时她心中邪念暂且斩断，但日后却未必不会复发。无心，你金珠拿不到手了，不过你若能将她送回给田元瀚，赏赐也不会少，要是杀了她以绝后患，那就一文钱都拿不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无心呆呆地坐着，听着这人的话，心中乱作一团。这人答应他若能从这少女手中夺回那部《神霄天坛玉书》，将那少女杀了，便准他重列门墙。只是这少女此时双目紧闭，口中微微气喘，便如寻常少女一般无二，要杀了她，实在下不了手去。可将她送回给田元瀚，安知日后她体内那邪魔复苏，竹山教亦将死灰复燃。思前想后，无心总也拿不定主意，不由看向那人。

这时那人却已走到言绍圻跟前，木剑一竖，便要向昏倒在地上的言绍圻胸口插去。《神霄天坛玉书》是道门至宝，若被旁人知晓此书落在这人手上，那日后永无宁日。这人其实已打定主意要将此间众人各个杀死，无心便是不杀那少女，他也会动手的。

无心见他竟然要杀言绍圻，心头猛地一震，忽然念道："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这是《华严经》中的一副偈子。所谓三界唯心，万物唯识，众生流转六道，都是生灭妄心所造成。《华严经》中又说："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人一生妄心，眼前妖魔鬼怪无不毕集，所谓一念上生天，一念坠阿鼻，也是此理。无心当年曾听密宗高僧诵过此偈，如醍醐灌顶，别的话都忘了，这两句却铭记在心。

佛道两家，殊途同归，这人本是个绝顶聪明之人，道术也精深之极，但心中实隐隐染着一丝邪念，乍闻这两句，身形猛地一震，脸上忽嗔忽喜，似是若有所思，木剑一下顿住了。无心又念了一遍，这人脸上神情跟着变了数变。

半晌，这人手一收，木剑已隐没在袖中，忽然一笑，这笑声也已有了些如释重负之意，身形顿时消失不见。

＊＊＊

那女子已醒了过来，睁开妙目，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陌生年轻男子怀里，这男子居然还是道装打扮，脸登时涨得通红，喝道："你是谁？竟敢如此无礼！"

她的右手尾指已是蓝色，此时这女子又已成了寻常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无心只觉一阵气苦，心道："方才若不是她恰好变了个人，只怕……只怕……"这只手五指纤纤，如剥春葱，但方才正是这只手差点要将无心撕成两半，无心几乎都不敢想了。

其实以伯父的本领要制住这少女，虽非举手之劳，也是颇为容易的。伯父一直不曾出手，其实想的是要借竹山教的邪术取出这《神霄天坛玉书》，自己若能和这女子同归于尽，便是最好的结果。

他虽已破教出门，但自幼对这个伯父视若天人，此时旧时的一切幻想都在刹那间崩溃，心中有如翻江倒海，什么都说不出来。

少女见这小道士脸上忽阴忽晴，不由暗自害怕，心道：“这是个疯子么？”她看看周围，触目见到松仁寿的残尸，吓得伸手掩住脸，指缝里却见另一边有个虬髯大汉，另一边还有个捕快打扮的人，也不知是死是活，吓得魂不附体，人一晃，差点便要摔倒，猛然间觉得有人扶住她的肩头，有人笑着道：“小道无心，田小姐。”

少女一时也不明白这小道士为何会认识自己，她指着地上的残尸，也不敢看，道：“那儿……那儿有死人……”

无心道：“田小姐莫怕，我送你去一个地方，日后这些事便什么都忘了。”

少女只觉无心的双臂坚实有力，身上也似在发抖，心道：“这道士到底是好人还是歹人？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心中不由打鼓，也没个主意。

她却不曾注意到无心看着远处，一只手摸着腰间的摩睺罗迦剑，眼里隐隐地闪着一丝泪光，有些茫然，也有些欣慰。

尾声

“柳门主。”

九柳门门主柳成越忽地一惊，只觉背后登时湿了一片。

那是冷汗吧。九柳门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人见人怕，但他对眼前这人实在有种难以遏制的惧意。他一躬身，道：“宗主，真对不起。”

这一趟护送田大人的二千金，居然会出这等乱子，门下弟子也死了好几个，实在令他吃惊。旁人忽论，三宝却是门中列第四位的好手，绝不会输于竹山教任何一人，居然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更难以解释的是，田大人的侄子，田必正郎中竟然也身遭不测，九柳门保护不力的过失，那是无论如何赖不过去的。田大人他也不惧，但眼前这人，他想对自己说自己不怕，那也不可能。

隔着帘子，轿中之人沉默了半晌。柳成越汗涔涔而下，却也一声都不敢吭。

“柳门主，此事有正一教张正言那杂毛插手，也不能完全怪你。你起来吧。”

柳成越如释重负，把腰又弯了弯，道：“多谢宗主。”这才站起来。

“九柳门还有几人？”

“禀宗主，连我在内，还有三人。”

帘后又沉默了一下，道：“也够了。我要你去一趟福建刺桐的胜军寺。”

“胜军寺？”柳成越吃了一惊。胜军寺是密宗名刹，只是远在福建，离这儿有千里之遥，他不明白宗主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有位铁希先生会与你一同去，”说到这儿，帘中那人的声音忽然压低了，道：“记着，不要太相信他。”

“属下明白。”

柳成越心中的石头此时才算真正放下。宗主还让自己做事，那便是原谅了自己这一趟失利。他心中感激道：“多谢宗主不罪之恩，属下定不会有误。”

“若有什么闪失，你也不必来见我了，知道么？”

柳成越额头的汗水又有些流了出来。

柳成越的身影刚消失在黑暗中，从轿后一丛芭蕉后闪出一个人来。这人是捕快打扮，腰间插着一把铁尺。走到轿前，看着柳成越的去向，道：“师兄，我已探明了，老祖之碑确在卢溪。那儿现在为苗人所居，名叫风云寨。”

轿中又沉默了半晌，但显然此人呼吸转重，连外面都听得到了。过了好一阵，那人方道：“好！好极了！孙捕头，你到底是我二师弟。”

那孙捕头只是笑了笑，忽道：“师兄，还有一件事想请师兄为我在田大人跟前说上几句。”

“什么事？”

“此番在龙眠谷中，只剩下的那个叫言绍圻的捕快，乃是小徒。还请师兄网开一面，让他来助我一臂之力。”

轿中又沉默了一下，方道：“好吧。”

孙捕头脸上已露出喜色，一躬身道：“多谢师兄。”

轿中那人发出微微一笑，道：“六丁六甲，我们走吧。”

轿子抬起时，孙捕头垂手肃立，恭送轿子远去。这轿子由十二个人抬着，这十二人一个个身体强健，轿子走得很快。刚一走远，天空中忽地又掠过一道闪电，却是个旱雷。

电光划破长空，照得四周一片惨白，也照出孙捕头的形相。这人不是旁人，正是鄂州捕头孙普定。

第三卷 斩鬼录

第一章 雨夜灵柩

“只是这人真会上这个当么？”

宗真看着面前的油灯，灯后的那人隐没在一片黑暗中。他道：“此人甚是贪财，要他押送一万两白银，他一定争着要去。”

那人想了想，道：“人非圣贤，若是他见财起意，岂不是反而害了他？”

宗真微微一笑：“此人虽然贪财好色，但一诺千金，绝不会言而无信的，我相信他。”他顿了顿，又道：“只是老衲以为，如此以诈术欺人，不免有失佛门慈悲之意。”

那人叹了口气，道：“两害择其轻，也只有如此，否则生灵涂炭，大师难道就忍心么？六神其中之一既然已为此人收伏，他自是有缘人，不度他，又度谁？”

这时一阵风吹过，灯火被逼得缩成一点，屋中越发暗淡。宗真轻轻摇了摇头，轻声道：“那神奴真的如此可怕？”

那人忽然打了个寒战，目光变得极其茫然，轻声道：“贫僧听师叔说过，神奴来自极西蛮荒之地，与其余五神大不相同，一旦突破禁咒出来，只怕天下将成地狱。”停了一会，那人又低低地道：“六神如今俱已现身，可究竟是谁在背后主持，我等还是茫然不知。一旦六神聚齐，蚩尤碑重现天日，那可如何是好？”

宗真眼中神光一闪，喃喃道：“天道叵测，吾辈只尽心力便是。”

＊＊＊

雨下得很大。

在这个季节里原本不该有这么大的雨，马加利修士拿起烛台，正走上楼时，眼角看到窗外的雨景，心中突然有一种惶惑。在这个距离佛罗伦萨足有万里之遥的东方古城里，即使有上帝的荣光照耀，他心中仍然感到一阵寂寞。

主啊，请宽恕我。

他看着墙上的十字架，不由划了个十字。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马嘶，马加利修士的手一颤，一滴烛泪滴在手背，只觉一阵钻心的疼痛。他推开门，拿着靠在门边的油纸伞走了出去。

院子不大，当中是一座圣母像，地上开满了雏菊。这种故乡常见的花在这极东之地居然长得比在佛罗伦萨时更茂盛，苍白的小花烟雾一样几乎将地面都遮住了，簇拥在圣母的脚边，像是……死者未散的灵魂。

他摇了摇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祥的联想。

踩着地上的积水走到院子前，用力拉开铁门。门有些锈了，发出了一阵让人牙酸的“吱呀”声，外面是辆黑色的马车，门一开，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进来。

这马车也并不大，赶车的人穿着一件大蓑衣，几乎连面目都包裹在里面。这人把车赶进院子里，马上跳下车，道：“马加利修士，上帝保佑你。”

这是久违的意大利口音。马加利修士只觉眼前一阵晕眩，左手不由自主地握了握胸前的十字架。那个银质十字架擦得雪亮，被雨打湿了更显冰冷。他把铁门关上，道：“是卡西诺修士么？”

那人捋了把脸上的雨水，露出额前一缕金发。在黑暗中，那人的一双碧绿的眼珠好像灼灼有光。他点了点头道：“是我，快帮我把车后的东西抬进去。”

卡西诺修士把马赶到门边，自己进了车厢，从里面推着一个大木箱出来。马加利修士扶住木箱，只觉入手沉重如铁，他道：“那是什么？真重。”

黑暗中，传来卡西诺修士低沉的声音：“灵柩。这许多年，终于被我追到他了。”

马加利修士只觉嘴里一阵发干，干得连半点唾沫也没有。沉默了好一阵，他才道：“里面是谁？”

卡西诺没有回答，只是道：“那人来了没有？”

马加利一怔，道：“是谁？”如今刺桐城里信徒凋零，平时三一寺中根本没什么人来，他也不知卡西诺说的是什么人。

卡西诺看了看外面，雨仍然很大，屋檐下，檐溜淌成了一条线。他想了想，低低地道：“先抬进去再说。”

那是具棺材。只不过这不是中国人用的那种四边形棺材，而是故乡那种六边形式样。两个人抬着这具灵柩，一言不发地走进三一寺。

这座三一寺位于刺桐城鲤珠湖之南，过去属于景教徒，大德三年才由孟高维诺主教收归圣方济各会。极盛之时，刺桐城的信徒有六千之众，每到礼拜日，从三一寺里传出的风琴声几乎可以覆盖半个城市。马加利修士初到刺桐城时，看到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信徒，几乎要惊呆了。

这是上帝的荣耀，他那时想着。可那时他也想不到这荣耀像是水上的泡沫，转瞬间就消失无迹。不过几十年，现在每次做礼拜只剩十来个人，且大多是些老人，与当时的盛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初传教时，教徒不是蒙古人便是色目人，可大元朝太平了不过数十年就已风雨飘摇，刺桐城里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越来越少，当真始料未及。

上帝真的已离弃了我们？马加利修士抬着那具灵柩，心里还是茫然不知所措。仿佛走在一片浓雾中，每踏出一步都战战兢兢，即使踏上的是块坚实的土地，可谁知道前面究竟是坦途还是万丈深渊。

窗外又是一道闪电，映得四处一片惨白。窗子早已破损，一直没能修缮，雨水从窗子飘进来，地上也打湿了一片。马加利修士突然觉得指尖传来一阵颤动，他急道：“卡西诺修士，你不要晃啊。”

卡西诺修士走在前面，突然身子一震，猛地站住了。马加利修士一阵心慌，也站定了，卡西诺修士转过头道：“你……你真觉得在晃动？”

他的脸白得几乎不像个活人，颧骨原本很高，在脸颊上投下一片阴影，一缕金黄色的头发湿漉漉地搭下来，好像在这短短一瞬间老了十几岁。马加利修士看着这具灵柩，打了个寒战道：“你没有晃？”

“放下！”

卡西诺修士不由分说，把灵柩放在了地上。灵柩压在地上时发出了“咣”的一声，这时一声闷雷滚过，好像连这雷声也是灵柩发出的。马加利修士只觉身上一阵刺骨的寒意，他低声道：“有什么不对么？”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

卡西诺修士一把把蓑衣脱了下来，他里面仍然穿着黑色的修士袍，修士袍被雨水打湿了贴在身上，显得形销骨立。他一把抓住胸前的十字架，大声道：“马加利修士，快拿圣水！”

银十字架在他掌中那么小，却又亮得刺眼，而那灵柩放在地上后，却像是还在马车上一样不住颤动，马加利修士浑身一震，道：“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圣水！”

卡西诺修士没有理他，手上拿着十字架走到灵柩边。此时灵柩还在颤动，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要顶开棺盖冲出来，他把十字架按在灵柩盖上，喃喃地念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神啊，请保佑我们这群罪人。”

十字架放在棺盖上，灵柩一下不动了。马加利修士正端着一碗圣水过来，他小心地走到卡西诺修士跟前，道：“卡西诺修士，那到底是什么？”

卡西诺修士右手仍抓着十字架按在棺盖上，他伸过左手接过圣水，低声道：“那是撒旦。”

他正要将圣水浇在棺盖上，手中的十字架突然像烧红的铁块一样发亮，卡西诺修士嘴里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叫声，身子一晃，手中的十字架也扔了出去。

马加利修士吃了一惊，他扶住卡西诺修士道：“怎么了？”

“抓住，看在上帝的份上，抓住！”

卡西诺修士因为疼痛，身体也像一只虫子一样蜷缩起来。他的右手掌心出现了一个十字形的印迹，像是被烧红的铁块烙出来的，伤口发黑，深入肌里。那碗圣水还放在灵柩上，被震得不住跳动，里面的水不时漾出来，滴在棺盖上时又一下化成了白气，如同滴在一面烧得滚烫的铁板上。马加利修士咬了咬牙，也抓起胸前的十字架，喃喃地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他还不曾念完，耳边突然听得“嚓”一声，一只手穿破棺盖伸了出来。灵柩是用很厚的山木打制的，四周都敲着大钉，但此时却如同纸糊的一般裂开了一道口子。

那只手因为是向上伸着，袖子也掉落下去，上面布满了蚯蚓一样的青筋。卡西诺修士不曾防备，被这手一把抓住了胸前的衣服，登时拖向灵柩前。他嘴里发出了惨叫，嘶声道："马加利修士，救救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把圣光拿来！"

马加利修士惊得目瞪口呆，怔了怔，急冲到龛前，伸手在圣像后去开一扇小门。门上的锁因为年久都已锈蚀，他拧了半天才算打开，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圣光。圣光是也里可温教的寻常法器，只是这具圣光不同寻常，在三一寺里已藏了数十年，马加利也没想到会有重新取出来的一天。此时卡西诺修士已经有半个身子被拖进灵柩，马加利修士见此情景，抢上前去，将圣光重重压在了棺盖上，伸手一把抓住卡西诺修士。

"砰"一声，灵柩顿时定了下来，但棺中伸出的那只手力道不减，已将卡西诺修士拖到了灵柩边。卡西诺修士的脸没入了棺盖的破口中，嘴里还在惨叫着，声音已然发闷。马加利只听得一阵碎裂声，也不知那是卡西诺的骨节还是棺盖破碎时发出的，他吓得魂飞魄散，只是拼命抓着卡西诺修士。突然手上一松，马加利猛地坐倒在地上，卡西诺重重地压在了他身上。他翻身起来，叫道："卡西诺！卡西诺！"但马上倒吸一口凉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卡西诺的脸仿佛被野兽咬过一样，整张脸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额头的一缕金发也被血沾成了一绺。

他木然地看向那具灵柩。灵柩盖上还有一个黑洞，那只手已缩了回去，从里面却传来一些啃咬的声音，像是这灵柩中有一头长着利齿的猛兽，正在咬嚼着什么。

又是一道闪电划过，把院子里的圣母像映到屋里。雨很大，石刻的圣母像依然平静祥和，圣母像脸上也不时有雨水淌下来，像是流泪。可是在马加利修士眼里，那两道泪痕一样的雨水却已成了红色。

那是血泪吧。

他双手撑地，向后挪了几步，心中却空落落的像是什么都没有。

又是一声雷，这声雷仿像就在头顶炸响，棺顶突然一下飞了起来。这棺盖是用五寸长的长铁钉钉上的，大都的铁匠虽然都是些异教徒，但他们的手艺却显然不输给佛罗伦萨的工匠，那些铁钉上还铸着

细细的螺纹，一旦钉入木头后就如浇上铁水一样牢固，可此时却一根根透出来，向四周爆射出去。

棺盖飞出，那具圣光直飞起来，还不等落地，一只手忽然伸出灵柩，一把抓住了圣光。

这只手如皓玉一般雪白，并不是方才一样的尸青色，但这种雪白却没有半点血色，几乎不像血肉之躯，倒似石头琢成的。

里面到底是什么人？马加利修士只觉得自己的牙也在打战，他摸索着胸前的十字架，喃喃地念着主祷文。此时他身上已经湿透了，但那并不是雨水，而是不由自主流出的冷汗。

一个人从灵柩中欠起身子。也许是巧合，天空中又划过一道闪电，映得三一寺一片通明，也映出了这人的模样。这人的头发火一般红，已长得披到背后，身材瘦削，抓着那具圣光看了看，嘴角浮起一丝冷冷的笑意。

“铁希！”

即使已惊恐万状，马加利仍然失声叫了起来。

当初有七个满怀着几乎不切实际理想的年轻修士从佛罗伦萨出发，穿越数万里风涛，受教宗约翰二十二世之命来到这遥远的国度传教，渴望在这片神秘的东方土地上传播神的旨意。这几十年来，当初的理想已经像一片墙纸一样零落不堪，便是当初的七个年轻人，如今也已垂垂老矣。

铁希修士是第五年失去踪迹的。那年孟高维诺主教因为在大都修建教堂，被景教徒诬陷下狱，一时人心惶惶，铁希修士也对传教失去信心，那一年离开大都不知所踪。没想到几十年后居然又看到了他，而且依然是几十年前的模样。

难道并不是铁希?

马加利修士仍然莫名其妙，那人咧开嘴笑了笑道：“马加利，好久不见。”

铁希是特兰斯瓦尼亚人，那地方的人眼睛都生得长，有些像中国人的样子。此时铁希的眼眶里两个眼珠像两点绿莹莹的烛火，看到那样的目光，马加利只觉得自己好像被浸入一个冰窟中，冷得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喃喃道：“你真是铁希？”

铁希没有回答，把圣光挂在了腰间。这具圣物对他来说，仿佛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蜡烛台。他的衣服依稀还是当初那件修士袍，只是已经破旧之极。他走到卡西诺身前，伸手扼住卡西诺的脖子，像提着个玩偶一般拎了起来，左手的尾指在卡西诺脖子上划了一下。细长尖利的指甲一下划破了卡西诺的皮肤，铁希凑了上去，咬住了伤口。卡西诺修士死了没多久，血液仍没凝固，随着铁希的喉结上下滚动，不时有余血从他嘴角滴落。

马加利修士再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叫。鲤珠湖边很偏僻，最近的房子也有数百步之遥，在这样的雨夜里一定不会有人听到的。就算有人听到，也不会来的吧。

他连滚带爬地到了楼梯边，正要向上爬去，已听得身后铁希的脚步不紧不慢地传来。

上帝啊，他想着。上帝，救救我吧。

冰一样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背心。他绝望地举起十字架，大声念着："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手指像是松开了。他一阵诧异，回过头去看了看，却见铁希正用手遮在眼前，仿佛在遮挡着炽烈的阳光。马加利刚停止念颂，铁希突然闪电一般伸手，一把扼住他的咽喉。马加利只觉自己像是落在一把巨大的铁钳中，气都喘不上来，哪里还能念出半个字。他手上的十字架拼命摇晃着，却根本碰不到铁希的身体。

上帝啊，上帝啊。

他绝望地放弃了挣扎。铁希的脸越来越近，闻得到一阵刺鼻的血腥气，马加利眼前却红红一片，那是眼珠开始充血，马上也要死了吧。

他的意志模糊成一片，人仿佛已经坠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在黑洞尽头，仿佛有无数手臂在招摇，一片泥泞。

那就是死么？

他的手臂也已软了下来，却听到铁希道："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虽然念的是主祷文，声音中却带着一股邪气。

第二章 三一寺

赫连午把伞提得高了点，另一只手摸了摸背后的鹿皮囊。

还好，雨虽大，这皮囊仍然很是干燥。

这皮囊是长圆形的，像是装了个竹筒，一头用皮绳扎得紧紧的。那是他的剑囊，作为哀牢山赫连神剑家的嫡系传人，这剑囊实在比他的性命还重要。这儿不比哀牢山，在家时出门便是苍苍莽莽的崇山峻岭，有时在山道上走一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根本用不着担心。这儿来来往往的都是人，即使是这样的雨夜，路上还是时而有人和他擦肩而过。

赫连神剑一族僻住天南，和中原少有来往，本是大夏皇族后裔，自隋唐一统，赫连氏举族南迁，再无逐鹿中原的雄心，却在剑道上精益求精。名声虽然也不是如何响亮，但见识过他们一门剑术的人都大为咋舌，无不佩服。

赫连午是这一门当今第二代弟子，这一次他奉了门主之命，向东海洗心岛的岛主送一些山货。东海洗心岛张氏一族的洗心剑原先在中原大为有名，是中原七大剑派之一，后来不知为何退出了七大剑派，连知道的人都越来越少。这一代的岛主张仲炎久居海上，也没有什么在剑道上与诸家争雄的野心，却不知为何生了个闲云野鹤的性子，生平最喜云游四方，一年总有大半年不在岛上。二十余年前张仲炎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云南大理景致绝佳，一骑一剑南游而来，结果因为避雨在山中迷了路，碰到了现今的赫连神剑宗主赫连于逢。那时赫连于逢年纪也还甚轻，与张仲炎抵足论剑，相见恨晚，虽然两人相隔万里，再见也难，但每年都要派门下弟子前去问安。洗心岛送来的是海产，赫连于逢投桃报李，回报的自然是些山珍了。这次让赫连午送去的是一些风干的朱狸掌。朱狸长得像猫，以水果为生，身上的肉又酸又涩，但四只脚掌却肥厚鲜美异常，较诸东北梅花熊掌犹多三分清香，是哀牢山的名产，张仲炎那一次去云南尝了一次，赞不绝口。只是朱狸极是难得，一只脚掌也不大，难以大快朵颐。赫连于逢早有驯养朱狸之意，今年方始成功，便想起老友的这个愿望，恰好赫连午很想去中原游历一番，便命这个最心爱的弟子带上二十个朱狸掌前去。这朱狸掌虽是异味，不知之人只道那是猫爪，也看不出名堂来，不必担心

旁人抢夺。倒是背在背上的剑囊看上去像是封银两，若是那些心怀不轨之人认差了，也是一场无妄之灾。

虽然路上寂寂无人，赫连午心中却有些担心。他还是第一次到中原来，师父说中原人心思狡猾，多不可信，所以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显露武功。这一路遇店投宿，虽不曾遇到什么骗子，但他担惊受怕得也够了，此时虽见不到一个人影，却是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似乎每棵树后都有个打闷棍的躲着。

雨点不断打在伞面上，宽大的油纸伞越发沉重。赫连午急急走着，皮靴上也沾满了泥土。早上坐海船回大陆时，本来计划好晚上在刺桐住店，可是没想到因为有海贼入侵，刺桐的港口居然封了，只好在偏僻之处靠岸，偏生又遇上这场大雨，这个计划全都被打乱。下船之处只是个小渔村，连马车都雇不到，以至于到现在还不曾赶到刺桐城里。

起了一阵风，雨从伞下被吹了进来，衣服下摆已被打湿了，极是难受。赫连午苦着脸看了看脚下，黑漆漆一片，路又是泥泞不堪，更是难走。

看来要走到刺桐城，只怕还要大半个时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在哀牢山时和二叔赫连赤奋若下棋时，二叔一旦败了就皱着眉头说这句话，看来也真的如此。

又走了一程，前面忽然跳出几点灯光。他心中一宽，知道定是到了刺桐城外，赶紧加快步子向前走去。走了两步，却猛地一下站定。

在一片嘈杂的雨声中，隐隐传来一声尖叫。

赫连午皱起了眉头，把伞交到左手，右手伸到耳边拉了拉耳垂。赫连氏的剑术对耳力要求极高，赫连午剑术不错，而这“天地听”之术练得更胜一筹，可是运足了耳力，却只是听得一片雨声。

难道是听错了?

前面不远处有个湖，灯光便在湖的对岸。看上去像是个寺庙，但这房子有个尖角，奇形怪状的，赫连午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寺庙。

声音好像是从那里传来的。赫连午盯着那幢庙宇，陷入了沉思。

虽然临出发时师父曾交待过，尽量不要惹事，遇事忍让为先，但师父同样说过，习武之人，以行侠仗义为本。如果有歹人在干什么不

公不法之事，而赫连神剑的弟子袖手旁观，不免有违侠义的作风。

他想了想，终于咬了咬牙，向前走去。

那庙宇在湖对岸，孤零零的只有一座建筑，想必庙里的主持好静，才取了这么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原本也有条路，只是这场雨下得实在太大，满地的泥泞，不太好走。赫连午渐渐走近，却觉得越发安静，尽管雨声不绝于耳，但他有种感觉，仿佛自己走在一个无底的幽谷中，周围一片死寂。

前面便是那庙宇。走得近了，更觉得这庙宇奇形怪状，一个尖顶尖得像要刺破云天，上面还顶着一个十字形的东西。赫连午在哀牢山也见过一些佛寺道观，但从来没见过这种寺庙。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他走到门前，一道闪电突然划破夜空，映出了那庙宇的轮廓，正好可以看到匾额上写着“三一寺”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刻在那块石匾上的，字体粗大，原本可能上过色，但年代已久，字迹间的彩色都已剥落，若不是这道闪电光，在这样的雨夜里定看不出来。大门口是两扇极厚重的铁门，却没关上，开了一条缝。

三一寺？赫连午有些诧异。这样的名字很古怪，几乎不像个寺院，但名字清清楚楚。他记得以前和二叔闲聊时，二叔也说过释家有不少派别，什么显宗密宗，什么南顿北渐，沩仰法眼各支派之类，大概这三一寺也是个异样的派别吧。不过出家人慈悲为怀，不管什么派别，避避雨总是可以。他身子一侧，闪进铁门，见里面是个小小的园子，园中开遍细小的白花，暗自赞道：“果然是繁华所在，出家人的院子也收拾得这般好看。”花丛中树着的是个女子像，却又不似观音。他也不管这些，走到大堂前，伸手便去敲门。

手指刚敲上门，天边正好一个焦雷，“轰”的一声，震耳欲聋，连门也被震得一晃，里面想必有人也听不到赫连午的叩门声了。赫连午一阵气沮，正打算等这声雷过去后再叩门，忽然，他浑身一凛。

夜雨如注，空气冰冷如刀。在清冽的夜风中，他突然嗅到了一股血腥气。

血腥气并不浓，若非赫连午鼻子灵敏，根本嗅不到。他皱了皱眉，心底升起了一阵寒意。

这个三一寺里，一定发生了命案！

他的左手猛地从背后抽出剑囊，食指一扣，插进了绑住剑囊的绳圈。这剑囊从他三岁练剑时就带在身边的，从两手都握不过来，到现在一手握住有余，几乎已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剑囊握在手中，他的胆气也壮了不少，只觉便有千军万马，也不在话下了。

今天要叫这歹人尝尝赫连神剑的厉害！他想着，激动得身体都有些发抖，仿佛看到回去后师傅夸奖自己的情形了。

左手握住剑囊，赫连午的右手成掌，贴在了门上。

＊＊＊

马加利修士的眼前已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清。铁希的力量大得异乎寻常，当初他们一同前来的七个修士中，铁希年纪最轻，身形也最是矮小，又体弱多病，只是对神的信仰才支持着他熬过了海上的澎湃风涛，可现在这铁希的手却像铁铸的一般，他嘴里还在喃喃地念着主祷文，但轻得已如耳语。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铁希脸上却带着一股怪异的笑容，还在念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可能！马加利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铁希念的，正是他要念的主祷文，只是语调有种说不出的怪异。难道这个撒旦一样的铁希仍然是主的信徒么？他自觉信仰已坚如磐石，但铁希的这一段话一下子让他心中动摇起来，正要念下去的话也一下噎在了喉咙里吐不出来，只觉气息一滞，铁希的拇指和食指一下合拢，捏断了他的喉管。

铁希的手慢慢缩回来，他的指间还拉着马加利的皮肤。这只手无锋无刃，却恍若快刀，将马加利喉头的皮肉都扯下了一块，血登时喷涌而出，夹着肺部挤出的最后一口气，泛出无数泡沫。铁希的头凑近了马加利的喉咙，像沉浸在一股清泉中一样，深深地吸了一口。

当他的头离开马加利的喉咙时，唇边已沾满了血痕。只是铁希嘴角似乎还在微笑，看着马加利渐渐冷却的尸体，喃喃地道：“……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马加利的眼中已蒙上了一片死灰。那是死人才有的灰色，可是他的脸上却带着一种怪异的狂喜，仿佛在最后一刻看到了天国——只是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真的见到了天国。

铁希慢慢转向门口，道："你终于来了。"

大门仍然紧闭。方才一道闪电划过，铁希已看见门外站了一人。他知道卡西诺将自己带到三一寺来，此间定有接应。这人在门外站了这许久，却不进来，看来此人很不容易对付。他抹了一下嘴唇，道："怎么，没胆子了？"

门外还是没有声音。铁希顿了顿，慢慢向大门走去，伸手便要去拉。

手指刚触到门闩，却觉得身后厉风一闪，有人厉声喝道："胆大贼人，还不束手就擒！"

＊＊＊

赫连午将伞插在门外，引里面那歹人的注意，自己闪到窗外，见里面那人背转身子走到门口，心知那人中计，趁那人还没转身，一跃而入，大喝一声，一掌向那人背心打去。赫连氏只是精研剑术，这路观心掌是他向中和寺的齐镇圆道长学来的，掌力不弱，他轻功也了得，一跃而入，连汗毛都没碰到。大喝一声，心中却甚是得意，暗道："我可真厉害，回去好生和哥哥弟弟们说说。"

赫连氏门下甚多，都是赫连氏的子弟，赫连午资质极好，大受门主看重，只是年纪尚轻，对他不服的也大有人在，暗地里说他凭借门主宠爱，年纪轻轻便名列地支十二剑。这些风声赫连午也早有耳闻，若此番自己凭本事捉住行凶伤人的恶徒，自然回去可以大大吹嘘一番，堵堵那些人的嘴。

眼见一掌便要击中那人背心，哪知那人双脚不动，身体却如煮熟的面条般转了过来，伸手拧住他的手腕。赫连午只觉一阵钻心疼痛，大吃一惊，只是他掌法已有火候，手腕忽地一转，已脱出那人掌握，双腿忽地踢出。"砰砰"两声，正踢中那人大腿，趁势在空中一翻，人已倒跃出去。落下地来，仍是惊魂未定，心道："这人的身体怎么长的！"

他刚落到地上，才看到地上躺着两具尸首，其中一具更是肢体残破，便如被野兽啃咬过一般。他长这么大，还不曾见过尸首，心中不禁有点发毛。抬眼看去，却见那人已转了过来，身上穿了件破破烂烂的外袍，里面似乎什么都没穿，一身皮肤白得耀眼，火红的头发已披到腰间，一双碧眼灼灼有光。

看来是个色目人。赫连午虽然住在偏僻之地，但他二叔赫连赤奋若是个好动不好静的，时常行走江湖，回去便在这批年纪相仿的子侄面前大肆吹嘘，赫连午也知道当今天下四种人中，色目人是排第二位的上等人。他定了定神，喝道："你这妖人，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敢公然做此不公不法之事，真是胆大包天！"这一席话也是赫连赤奋若跟他们说故事时常说的，赫连午一口气说出来，只觉胆气也壮了点。

铁希见进来的居然是这般一个汉人少年，也不禁一诧，露齿一笑，道："哪里来的蛮子？"

"蛮子"是蒙古人对南人的蔑称，赫连午虽是第一次听说，却也知道定非好话。其实他赫连氏本非汉人，若按四等人排，也可排到色目人中。他心中火起，手指勾住剑囊，喝道："妖人，你连伤两命，还不随我见官去！"

铁希又是淡淡一笑。这个突然杀出来的汉人少年根本没被他放在眼里，他看着赫连午，心中暗道："卡西诺约好的难道是这蛮子少年。"他见赫连午踞地如虎，看来有几分本领，也不敢太过大意，将手举起，嘴里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这声尖叫几非人类所有，赫连午见铁希举起手来，却没想到他会突然尖叫。这叫声尖利如针，直刺耳膜，他只觉胸口极是难受，眼前一花，铁希的手已伸到他胸前，一把抓住了他胸口的衣服，将他提了起来。

这么快！

赫连午对自己的本领甚有自信，却想不到铁希会快到这等地步。赫连午虽比铁希要矮一个头，体重也有百十来斤，但铁希将他抓在手上，直如无物，登时双足离地。他吓得魂飞魄散，掌法却不慢，单掌一立，已切在铁希腕上。手掌一触，却觉铁希的手腕硬如精铁，倒是自己疼得叫了起来。

铁希一把抓住了赫连午，手猛地一甩。赫连午也不算矮小，铁希的力量却大得异乎寻常，赫连午像一个包裹般直直向楼上飞去，眼看一头便要撞破栏杆，哪知赫连午人在空中，突然双腿一屈，左手一把搭住了栏杆，身体忽地转了过来，双足已勾住栏杆下方。他脱出双手，左手的剑囊已然抖开，右手在空中连画了数个圈，喝道："叱！"随着喝声，三点寒星向铁希面门射来。

赫连午的反击来得也是极快，铁希只道这一下定叫这少年撞个头破血流，哪知赫连午居然能在半空转向，出手反击。这三点寒星来得太过突然，他已闪避不开了，伸手一把挡住双眼。

"嗤"的一声，那三点寒星齐齐钻进铁希手臂，却是三把小小的短剑。

这些短剑只有手指粗细，长短也约略仿佛。赫连午一见反击得手，大为兴奋，叫道："还不投降！"他在这三支短剑上有十余载寒暑之功，知道敌人只消一中招，这手臂便已废了。自己初次出手便已见功，得意之情难以言表。

哪知他刚喊出声来，铁希突然抬起头，左手将手臂上的三支短剑拔下。这三支短剑入肉甚深，但他拔下时却如同拔出三根细刺，浑若无事，双眼却由蓝而红，眼中有一股惨厉之色。赫连午与他的双眼打了个照面，心头便不由得激凛凛打了个寒战，心道："他怎么会没事？"

铁希一拔掉三支短剑，向边上一扔。哪知那三支短剑竟如蜻蜓一般，也不落地，又极快地收回到赫连午左手剑囊中了。铁希也不由一怔，道："还有这本事！"他身体忽地一蹲，右手在地上一拍，整个人拔地而起，竟有一丈多高。二楼原本也只有丈许，铁希一跃而起，竟然跳得比赫连午更高，只是相距也有丈许。赫连午刚收回短剑，见离得甚远，心中一宽，哪知铁希在空中突然一个转身，竟然平平向正攀在栏杆上的赫连午冲来，一手抓向他的脑门。

铁希的手上还沾着些血迹，五指指甲极长，尖利如刀。他伸出的正是方才中剑的右臂，但臂上却连半点伤痕都没有。

赫连午没料到铁希居然可以在空中平着过来，吓得一缩身子。他身体极是灵便，却也没能完全让开铁希抓来的手臂，铁希的手指掠过他耳朵，在耳垂上擦出两道伤痕，鲜血登时流出。受伤虽然轻微，但

这股疼痛却如一根尖针直刺心底，赫连午痛得“喔唷”一声，人已平躺在楼板上。心中连连叫苦道：“八十老娘，倒绷孩儿，这回糟了！”这话也是赫连赤奋若跟他说的，危急时刻，倒有余暇想起这些来。

铁希的身体仿佛悬在空中一般，一抓没能抓中赫连午，身体居然不掉下去，就在半空中又抓向赫连午。此时赫连午躺在地上，连动都来不及动，只觉一股劲风扑来，夹着一股血腥气。铁希的手指直如铁钩，这一抓抓实了，真的要开膛破腹，肚破肠流了。但事已至此，再也无救，哪里还有什么办法。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赫连午忽觉肩头一紧。他趁势一按楼板，一招“灵蛇归穴”，身体躺在地上便向后窜了出去，铁希一抓正抓在他两腿之间，五指没入楼板。赫连午又吓出一头冷汗，心中没口子念道：“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下次再也不敢托大了。”一时吓得竟然忘了睁眼，猛然间又听得一声巨响，他睁眼一看，却见屋顶破了个大洞，有个手持长矛的人穿过大洞坠下，正压在铁希背上。

第三章 布局

“你是无心真人？”

“正是小道。”

五明看了看手中的信，又不无怀疑地看了看眼前这个小道士。虽然白纸黑字，确是龙莲寺宗真大师的手笔，信中对那个“无心真人”也大为推许，但这个小道士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进来便向着胜军寺中那尊有名的纯金不动明王乱晃。这尊不动明王是当年笃信佛教的安平王不花鲁儿所供奉，也是胜军寺的镇寺之宝，足足有四十七斤零三两。自供奉在胜军寺以来，打这尊金佛主意的前后已经有十几人了，个个都是江湖上恶名昭著的贼人，五明自接任主持以来就打发过三起。那三次来踩点的贼人虽然是以还愿为名，但一进门来眼光便与这小道士一般无二。

难道宗真大师走了眼？或者真正的无心真人已被贼人害了，这小道士是冒名顶替的？五明心中有些忐忑，也不敢相信。宗真大师名列密宗三大士之一，他推许之人绝非等闲之辈，如果这小道士真的是冒名顶替的，那他能杀了真的无心真人，只怕本领已经高得难以想像了。

他拿着信，心中只是拿不定主意。

宗真大师信中说是委托无心真人押送赈灾的一万两白银。这两年天灾人祸不断，与黄河决口相应，福建一带也闹起了蛟灾，连着两次海啸，使得刺桐一带也多了数十万灾民。宗真大师正在忙着赈济河套灾民，五明因刺桐一带遭兵水两灾，难民一下子多了许多，向宗真大师写信求援，宗真大师便让这无心真人分了一万两白银，委托胜军寺设粥厂赈灾。一万两白银，足足有六百多斤的份量，这个小道士倒也安然到达了，单凭这贼忒兮兮的眼光便怀疑人家，未免太过。

无心见五明沉吟不语，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又道：“五明大师，银鞘已卸在寺中了，请大师查点。”五明才回过神来，道：“好，真人急公好义，慈悲为怀，我佛、道虽是两宗，本源却一。只是如今兵荒马乱，无心真人一路可还安好？”

无心笑了笑道："还好。虽也碰上几个剪径的强人，小道苦苦规劝，倒劝得他们改恶从善了。"其实无心是碰上几个山贼，结果那几个山贼被他痛打了一顿，身边的零碎银两反被无心搜了个精光。只是这事也不算如何光彩，无心自是不说的。

五明微微一笑，道："真人远来辛苦，还请去客房歇息吧，待我修书一封，请真人带给宗真大师，多谢宗真大师慈心。"

无心打了个稽手，道："那多谢了。"

五明唤过一个沙弥来，领着无心到客房安歇。这沙弥法名丰干，倒和唐时的一个诗僧同名，年纪与无心也相去无几，长得眉清目秀。

等无心出去了，五明一下跌坐在椅中，呆呆地想着。半晌，丰干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师父，那位无心真人已安排歇下了。"

五明点了点头，道："他没什么异样吧？"

丰干眼里闪过一丝异光，走上前来，有点迟疑地轻声道："师父，他可是宗真大师荐来的，您真要向高大人禀报么？"

五明叹道："佛门虽说清净，终究犹在红尘之中。丰干，王法与佛法，你说到底该依哪个？"

丰干恍然大悟，道："师父，您的意思是……"

"没什么意思，胜军寺是佛门清净之地，我什么都不知道。"

丰干点了点头，道："是，师父，您什么都不知道。"

这话虽是如同打机锋，但丰干已知道师父的意思了。前些天那个湖广行省的高天赐判官突然造访胜军寺，说可能有个叫无心的道士会前来，要他们到时通知，丰干便知道胜军寺的清净到头了。那高判官奉的是湖广行中书省左平章田元瀚手谕，此地达鲁花赤亲笔画押准许便宜行事，胜军寺再神通广大，也抵不住如炉官法，只是没想到这无心居然会是奉宗真大师之托而来。

这个无心到底是什么人？丰干走出方丈室，掩上门时，突然又想起了方才送无心进客房时的情景。那时无心吞吞吐吐了半天，自己正在猜他要问点什么，哪知无心出口惊人，问的居然是那不动明王金像的重量。

这无心定不是个好人吧。他摇了摇头，光光的头皮映着从门外投进来的一线阳光，明亮如镜。可是他心底虽这么想着，可不知为什

么，偏又觉得这无心同样不会是个坏人。他走到马房里，将那匹小驴子牵出来，出了山门，慢慢下山而去。

高天赐判官下榻刺桐城的客房中，胜军寺却是在城外五里的山上，寺中僧众进城一次也不太容易，高天赐又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主，在山上只住了一天便嘴里淡出鸟来，再也呆不下去，吩咐了胜军寺的主持之事，便带着两个从人住进城去了。

刺桐在前朝是波斯人蒲寿庚主事，大元灭宋，张世杰陆秀夫拥幼帝南奔，蒲寿庚本是大宋委派的官员，却据城相拒，张陆二人只得弃城南逃，最终在崖山被元将张弘范追上，全军覆没。刺桐在宋时名谓泉州，便是有名的海港，近百年来也算太平，此时更是繁华，高天赐向在湘中，到了这儿，登时如入山中荫道，目迷五色，应接不暇，几乎要忘了田平章之命，心中隐隐盼着那个叫无心的道士来得越晚越好。

他靠在一张躺椅上，自斟自饮，桌上放了四个小碟子，都是刺桐的名食。这家店在刺桐城里也是一等一的，四碟小菜做得甚是精致，一碟是玉版江珧柱，一碟刚出锅的蚵仔煎，一碟薄片羊羹都极是可口，还有一碟海鱼三珍脍，也不知是什么鱼做的。海鱼较河鱼更是肥美，那三种海味一白一红一黄，缕切成丝，调上姜醋，看上去便悦目之极，刚吃到时高天赐还有些吃不惯，嫌有腥气，但吃过几次却上了瘾，已是每餐必备，无此不欢。

他夹了一筷鱼脍，放进嘴里细细一抿。鱼肉鲜美之极，那一丝淡淡的腥气也恰到好处，既不曾被姜醋之味遮住，又不让人生厌，反觉其味无穷，一到嘴里，几乎如薄冰一样入口即化。再喝上一口酒，此乐真个不足向外人道也。

吃了一筷三珍脍，正想再尝一个蚵仔煎，门口忽的有人道："大人，胜军寺有位大师求见。"

真是不巧。高天赐几乎要脱口说出"不见"二字，总算想起了自己的职责，道："好吧，让他进来。"

进来的这位大师只是个十八九岁的沙弥。到了门口，这和尚也不进来，只是垂首道："贫僧丰干，见过高大人。"

高天赐从椅子上站起来，道："丰干大师，有什么事么？"

“那个叫无心的道士来了。”

高天赐只觉身上一震，道：“来了？”

“是，大人。”

高天赐精神一振，但隐隐的也有些遗憾。看来，马上就要回去复命，这刺桐城的美食可就再也吃不上了。他搓了搓手，道：“好！他没起疑心吧？”

“禀大人，他毫无疑心。”丰干顿了顿，又道：“大人，家师的意思，还请大人顾全敝寺，不要在寺中动手，以免有损胜军寺的清誉。”

高天赐喝道：“这个当然。丰干大师，你回去吧，明日将那道士引到后山，别的事便与你无关了。”

丰干行了一礼，向门外退去。他一走，一个随从已急急地走了进来，道：“大人，那人来了？”

高天赐冷笑道：“来了。古先生呢？”

那随从道：“古先生在后山布置完备，只等我们动手。”他说着，脸上却闪过一丝忧色，高天赐已看在眼里，道：“小刘，你还担心什么？”

小刘道：“大人，此事虽是田平章交待，但古先生所用法术，实在太怪。这些旁门左道之士，小人实在有些怕他们。想想小马的下场，心头就发毛。”

高天赐怔了怔，他想起与那古先生相见之时的情景。古先生手持田平章手谕，自己一个下僚自然该恭听其命，但那古先生的确让人不寒而栗，不止是小刘，便是自己，每次见到他时心头总有一阵发毛。当初他身边带着两个随从，一个因为对古先生稍有不恭，也不见古先生如何，那随从便突然得了一场怪病，脸上烂出个大洞来，一张脸便如烛油般融化，连嘴唇都烂光了，寻医问药说不清什么，亏得有个郎中说可能是中了蛊，自己才想到可能是古先生搞的古怪，亲自为那随从求情，才算饶了他一命。经过此事，高天赐对古先生也已敬而远之，若非田平章严命，他早就来个一推六二五，免得趟这浑水。

听古先生漏出口风，田平章那个身怀奇术的爱女竟然是个什么竹山教的教主，而那叫无心的道士能够杀了她，多半也是古先生这样一流的人物。与这些左道之士混在一处，真个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明天的

太阳。他抓了抓头顶，道："不要多管了，古先生反正也不用我们帮忙，你去通知他一声便是。"

小刘犹豫了一下，看样子实在不愿去面对那个古先生。他的样子已被高天赐看在眼里，高天赐心中不悦，厉声喝道："小刘，你不肯去么？难道要我去不成？"

小刘吓了一跳，跪倒在地，道："是，是，小人遵命。"肚里不住寻思："说得好听，你难道就不能去么？"但官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高天赐官居判官，小刘却是个白身，哪里敢违背。

高天赐骂了一句，心情也好了点，道："你快去吧，不要误了大事。"

小刘答应一声，走出门去。看着他的背影，高天赐叹了口气，重新坐下来，夹了一筷鱼脍。鱼脍仍然细嫩鲜美，但吃在嘴里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气。他胃口大倒，把筷子一扔，靠在椅背上。

杀个把人，在高天赐看来只是家常便饭。只是要杀这个人，却大费周章。田平章如果为报爱女之仇，完全可以发下海捕文书，责令各地六扇门办理，为什么要让自己与那古先生去办这事？这当中，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

胜军寺后山十分荒僻，但有山有水，风景甚好，小刘勒住马，看着四周。

后山连一户人家都没有，人迹罕至，这条小路也已漫漶于野草丛中。杂树参天，野花遍地，时而传来一两声鸟鸣，但却隐隐叫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小刘带住马，看了看四周。怎么看，这儿都不像有人的样子，真想不出那古先生是怎么躲在这地方的。他抬起头，扬声道："古先生，你在么？"

树林间传来隐隐约约的回声。小刘更是心头发毛，牵着马缰的手也不由自主地发抖。他正要再叫一声，突然有个人道："那人到了么？"

小刘循声看去，在一棵高树的枝杈上，一个身着绿色长袍的人正背着手站在那儿。那根树枝并不甚粗，但这人站在上面，一根树枝却

弯也不弯。他翻身下马，单腿跪在地上，道："古先生，方才胜军寺的大师来言，明日定将那人带到此处。"

那人抬起头看了看天空。隔得甚远，那人脸上也被树叶的阴影盖住了，看不清他在想什么。半晌，那人才道："他不曾怀疑么？"

"回古先生，那人全然不疑。"

古先生像是一尊木雕，站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小刘心中忖道："这妖人到底在想什么？我好走了不曾？"忽然听得古先生道："你回去禀报高判官，明日晚间，来此地给那人收尸。"

这些话小刘也听得多了，自己身为辰州路总管府的随员，也说得多了，只是不知为何，听到古先生说这话，却像有一阵寒风扑面吹来，阴寒彻骨。

他低声道："是。"翻身上了马，打了一鞭，逃也似的向后而去。走了一程，在马上又回头看了看。古先生身着绿色长袍，与周遭颜色相近，已隐没在树影之中，若不是自己知道他站立的地方，多半便已看不出来了。此时古先生依然站在那根树枝上，抬头看着天空出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第四章 哀牢山叱剑术

长矛穿过铁希背心，铁希也经不起这等大力，被那人以泰山压顶之势镇住，一下坠于地上。“当”一声响，那铁矛余力未竭，竟然插入地砖，将铁希钉在地上。

那人将铁希钉住，此时屋顶上的残砖碎瓦仍在不住落下，不时落在那人头上，那人却浑若不觉，屈膝将铁希压住。这人身材不高，浑身结实得几乎成了方形。见铁希不再动弹，这才面露喜色，抬头道：“小姐，我抓住他了！”

哪知他话音未落，赫连午忽听得身后有人惊道：“快退下！”声音极是惊惶。这人还有点莫名其妙，张大了嘴正要说什么，忽然一怔，身体一动不动。

赫连午翻身坐起，往下看去。这时又是一道闪电划过，只见那人仰面向天，脸上露出痛苦之色，嘴角却流出黑水来。他正在诧异，却听得那人一声惨叫，双手松开铁矛，一把撕开胸前衣服。

这人的胸前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黑色的大包。这大包便如活的一般，还在不断地挤出来。

“啊！”

这是他最后的声音了。这黑影极快地冲破了他的胸膛，这人如遭重击，一下扑倒在地，血流了满地。他一倒下，那团黑影忽地冲出这人胸口，这人胸前登时出现一个大洞，便如在极近的地方被一个石炮击中，整个胸膛被打穿了。

从这人胸口钻出来的黑影一落在地，浑身一抖，血水被抖得尽了，赫然正是铁希，而地上被铁矛钉住的，原来只是一件破破烂烂的长袍。

铁希浑身都沾满了血，雪白的皮肤有一种怪异的光泽。他站起身，慢慢地拣起衣服，穿在身上，抬头看着楼上，微微一笑，道：“原来是美第奇一族。”

他说的是种异国语言，赫连午也听不懂，扭头看了看，却见身后站着一个身披斗篷之人。这人身材很矮小，比赫连午还矮一个头，直直站着，动也不动，风帽将头盖的严严实实，也不说话。

铁希蹲下地来，单腿一屈，忽然直直跃起。美第奇一族的除魔师极难对付，他不敢大意。方才用计策杀了那使铁矛之人，而楼上这人定然本领更高。自己抢先一步将圣光夺到手中，这除魔师绝不会轻易罢休，定要速战速决。

赫连午见铁希身形如电，跃起后竟然可以悬在空中，心头又是猛地一跳，暗道："这妖人到底是练什么武功的？"他只一恍惚，铁希已跳上楼来，竟视赫连午如无物，一把抓向他身后那人。他心头火起，不觉腾起豪气，心道："好大胆的妖人！"正待抢上前接过，哪知铁希身体一弯，蛇一般绕过赫连午，一手仍然直直抓去，赫连午连手都不曾抬起。

铁希的手已经堪堪碰到了那人的风帽，心中却大是生疑，心道："美第奇一族的人怎么会这般没用？"正在诧异，却见那人头一仰，斗篷中忽地一声巨响，一道火光喷出。

火铳！

铁希见过军中所用的火铳，但那些东西大多又重又大，根本不能随身携带，他根本想不到眼前这人的火铳竟然精巧如斯，闪也闪不开，当胸应声出现一个血洞，鲜血如箭，直射出来。他被打得身子一歪，倒退一步，一咬牙，正待再上，那人衣篷忽地一闪，又是轰然一声。铁希连中两子，被震得倒退了一步。他本已站在楼板边缘，这般一退，一脚已落到外面。

赫连午先前被铁希闪过，此时见有得便宜，脚步一错，长长吐了一口气，喝道："开！"一掌向铁希面门打来。这一招观心掌掌力沉雄，若是击实了，铁希定会被他击得飞出去，而赫连午也是谋定而动，这一掌圆熟老到，纵然武功高他一倍之人也难逃这一掌之厄。

"啪"一声，赫连午一掌击中铁希面门。只是铁希却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飞出去，倒如击中一堵石墙，震得他自己的手掌一阵发麻。赫连午暗自咋舌，心道："这妖人原来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只是金钟罩铁布衫这一类十三太保横练的功夫多半与轻身小巧的功夫不合，可铁希身形如此轻巧，怎么也不似练过铁布衫的，他也不管了。

赫连午这一掌殊非泛泛，铁希虽然硬生生承受下来，却也滑下了半个身子。他受伤极重，已无法悬在空中，眼看就要摔了下去，右手忽地一伸，手臂便如脱臼般长出半尺一把抓住了赫连午的脚踝。赫连

午被他一拉，站立不稳，一个仰八叉，重重地摔在楼板上。铁希左手抓住栏杆，正要爬起来，忽见一根黑黝黝的铁管指到他的面门前，那人冷冷地道："不要动。"

那人斗篷的风帽方才被铁希碰了一下，歪在一边，露出半张脸，赫连午扭过头，正待道谢一声，却见这人肌肤胜雪，颊边是一缕金发，在黑暗中极是耀眼，眼睛碧海如水，竟然是个女子。赫连午看得呆了，顾不得铁希还抓着他的脚，嚅嚅道："你……你是位姑娘？"

这女子也不理赫连午，只是冷冷道："铁希修士，将圣光给我。"

铁希先前中了两子，前胸两个伤口还在流血，只觉力量也在一丝丝流走。他看了看这女子，右手放开了赫连午的脚，到腰间取下圣光放在楼板上。那女子拣了起来，看了看，放进斗篷里，道："铁希修士，多谢你。"

赫连午翻身站起，道："姑娘，你叫什么？我叫赫连午。"在哀牢山时，师父常对他说，练剑之人不能心猿意马，剑术方能有成，赫连午心知这是至理名言，但他年岁日长，情窦已开，有时随师父去山下小镇采办东西，也觉那些少女有说不出的可爱动人，有时觉得若能与一个心爱的女子相伴终生，便是剑术无成也没什么大不了。但他也知一旦被师父知道自己这等想法，定会被骂个狗血喷头，因此强自压抑。此时见到这少女，虽然样貌与他见过的少女大为不同，但一样说不出的美妙动人，一时竟看得痴了，只盼着能和她多说两句。

这女子微微一笑，道："我叫莎琳娜·美第奇。"她脸上有了笑容，直如春花乍放，赫连午心头一动，忖道："这姑娘可真好看，现在更好看了。"嘴里却低低道："姓莎么？太长了，那可不太好叫。"

莎琳娜也是一怔，不知这少年在说什么，道："什么？"赫连午脸上一红，道："没什么。莎姑娘，我叫赫连午，赫赫有名的赫……你的名字真好听。这个妖人是谁啊？"原来他听得莎琳娜的名字，只以为是姓"莎"名"琳娜美第奇"，心想色目人有五个字的名字也不怪，他二叔叫赫连赤奋若，连名带姓有五个字。只是以后自己若是娶了她，岂不是要叫"赫连琳娜美第奇"，连姓带名足足有七个字，未免也太长了，一口气都叫不下来。他一头想，不知觉地说了出来，见莎琳娜问起，大觉不好意思，忙东拉西扯。

莎琳娜也不知这少年脸色又白又红的做什么，现在捉住了铁希，当务之急是要除掉他。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小银瓶，道："这位以前是铁希修士。只是现在，只怕不能算是人了。"

赫连午见莎琳娜皓手如玉，拿着那银瓶，样子极是美妙，只盼能再说两句，道："这瓶子真好看，是什么？"

莎琳娜道："是圣水。"

她一拿出那银瓶，铁希眼中已有惧意，见莎琳娜要走上前来，他忽然惊叫一声，手猛一推楼板，人重重地摔到地上。铁希不惧寻常刀剑，但圣水不啻于毒火。他受伤虽重，但行走依然无碍，一落到地上，见莎琳娜竟然不追，不由大为诧异，抬头看去，却见莎琳娜取出一支火铳，正在铳口填药。他心头一亮，暗自叫道："是了是了，那火铳已经打空了！"

火铳装填十分麻烦，莎琳娜的火铳又如此精巧，连发两铳，定然已经空了。他又惊又悔，知道自己方才若是胆子大点，恐怕胜负已然易手。他手指忽地抠入伤口，"啪啪"两声，两团血块被挖了出来，正是刚才莎琳娜击中他的两颗银子。

赫连午见铁希跳了下去，看样子又要扑上来，惊道："莎姑娘，妖人又要来了！"他见铁希不惧刀剑，先前自己的飞剑也于他无损，大为惊恐。他见莎琳娜的火铳威力如此之大，全然克制住铁希，倒也不太害怕了。

他却不知莎琳娜用的乃是大食得来的火铳。这火铳本是国初名将郭侃所用，传到西域后，大食人加以改进，名其为"马达发"，莎琳娜祖父曾参与十字军东征，从大食得到此物。试用之下大为惊异，只觉这种武器与以往的武器全然不同。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第一望族，族中能人众多，精研之下，才改进成如今这副样子。只是火铳威力虽大，一次却只能一发，而每把火铳也有五六斤重，莎琳娜身边只能带得两把。方才两铳将铁希击伤，火铳都已放空，她一番做作，就是要将铁希吓退。此时见铁希看出端倪，而火铳还不曾装好，莎琳娜纵然镇定，也不禁有些慌乱。

赫连午不知莎琳娜在想些什么，听得铁希忽然尖叫一声，身子一下缩拢，知道马上又要扑上来。见莎琳娜仍然没有反应，心头大急，

左手一下抖开剑囊，右手连连在空中划了几道，喝道：“叱！”他的叱剑术虽然伤不了铁希，可事情紧急，到了这时候也顾不得了。

三支短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刺入铁希的嘴中。

那三支短剑齐齐插入铁希的上腭，铁希只觉一股钻心疼痛，已跳不起来，一跤仰天摔倒。先前赫连午三剑刺中他手臂，于他全然无碍，铁希也有些轻敌，却不曾料到赫连午竟然会刺到他嘴里。他伸手一把拔掉那三把短剑，心知这些短剑会自己飞回去，那少年虽然伤不了自己，可这般三番五次的阻击，万一被莎琳娜装好了火铳，就不易对付了。那三把剑在手中如三个活物般不住跳动，铁希将剑握得紧紧的，正想再行扑上，刚一站稳，眼前忽地闪过一片白光。

圣水！

圣水劈头洒下，细如游丝，铁希哪里还闪得过，只觉身上突然一阵剧痛，便如无数细小的刀子剜上皮肉，疼得尖叫一声，又缩成一团，手一松，三支短剑已被赫连午收了回去。赫连午见铁希一张脸便如被煮烂了一般，心头发毛，惊叫道：“莎姑娘，你洒的是什么毒水？”

圣水已经洒空，铁希虽然痛苦不堪，可圣水还不能致他于死地，莎琳娜手伸到胸前，一把拉下一个项链，正待跳下去，可看看这楼实在不低，正在犹豫，边上伸过一只手来道：“莎姑娘，我来对付他。”正是赫连午。这楼对于赫连午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他正要跳下去，莎琳娜将手中的项链交给他道：“把这个按在他眉毛中间。”

赫连午接过了项链，却见坠子是个银制的十字，大为诧异，心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但他不知为何就是愿听莎琳娜的话，接过坠子来一跃而下。此时铁希还在挣扎，看样子马上就又能站起来了，他咬咬牙，将那坠子放在掌心，一掌击向铁希面门。莎琳娜说要按在铁希两眉之间，赫连午这一招“开门见山”正能击中铁希前额。只是手堪堪要碰到了，却见铁希脸上皮肤剥落，便如被当头浇了一盆滚油，他心中一寒，一时不敢按下去。

只缓得这一缓，只听得莎琳娜惊叫道：“小心！”铁希突然睁开眼，一把抓住了赫连午手腕。这一下力量大极，赫连午只觉臂骨都要被折断，他变招极速，右手一震，那十字链坠已落到左掌上，又是一招“开门见山”。这一下他再不犹豫，一掌重重压在铁希额上。十字刚

触到铁希皮肤，铁希嘶声惨叫，却听得莎琳娜沉声念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十字链坠忽地放出光芒，铁希的叫声也越发响了，已松开了赫连午的右手。赫连午右手一脱，一招"白鹤梳翎"，在铁希当胸连击了七掌。只是铁希对这七掌浑然不觉，倒是赫连午左手那链坠如钉子般钉在他眉宇间，再挣扎了两下，终于摔倒在地。

等铁希一摔倒，赫连午才向后跃出三尺开外，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铁希。铁希的额头有一个十字形焦痕，便如被烙出来的一般。赫连午想起方才那圣水一洒到铁希身上，铁希便惨呼不已，自己一掌击中他面门，只怕自己的手掌也成这样，急忙翻起来看看。可一看之下，却不由一怔，他左掌上除了沾上了一些铁希的血污，好端端的什么事也没有。

莎琳娜已走下楼来，快步到了铁希跟前，又从怀里摸出一瓶粉来，沿着铁希的身体倒出了一个六角形状。等她倒完了，赫连午将那链坠交到莎琳娜手上，道："莎姑娘，你倒些什么？味道这么冲。"

"蒜头粉。"莎琳娜接过链坠，摸出块手绢来擦了擦，又围到颈上，看了看一边那持铁矛之人的尸体，低声道："赫连先生，谢谢你了。只是，索尔谛诺他……"

赫连午道："莎姑娘，锄强扶弱，是我侠者本分。只是这妖人到底是什么，怎么不怕我的银剑？"铁希连他的叱剑术都不怕，可一瓶水、一个链坠却让他昏倒在地，着实费解。

莎琳娜道："银剑？"

赫连午有点得意，道："是银剑。莎姑娘，我的外号是银剑公子，这外号好听吧？"这名字也是他二叔赫连赤奋若给他取的。赫连赤奋若年纪与赫连午相若，却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他跟赫连午说这名字很是威风好听，赫连午也觉得这外号不错，平时对着叔伯兄弟们还不好意思说，现在在莎琳娜跟前却说了出来。说着将剑囊打开，抽出一把剑来给莎琳娜看看，以示银剑公子之名信不虚也。莎琳娜看了看，递给赫连午道："原来是镀银的，怪不得能刺进去。"

赫连午有些尴尬，道："纯银的太软，这是精钢镀银的，也很值钱……啊哟，这妖人还没死！"他见铁希虽然倒在地上，却仍在微微颤动，不知何时双眼也已睁开了。

莎琳娜道：“吸血鬼没那么容易死的。”

赫连午大受惊吓，结结巴巴道：“什……什么？吸血？”虽然乡里也有吸血僵尸之类的传说，但他从来没有真个见过。这妖人长相俊美，浑身雪白，实在不像个僵尸。

莎琳娜皱了皱眉，道：“赫连先生，谢谢你的帮忙，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再会了。”

这番话也不知她从哪里学来的，不伦不类，但赫连午也知道那是打发自己的意思。他有些意犹未尽，道：“莎姑娘，你要去哪儿？说不定我们还是同路。”

莎琳娜道：“去极西的欧罗巴洲，你去么？”

赫连午也不知道那欧罗巴洲在什么地方，想了想道：“那地方远么？”听意思，若是不远的话，他真要跟着去了。

“走得快的话，三年可以到了。”

“三年！”赫连午叫了起来。这一趟去洗心岛已是他平生仅有的远途了，没想到莎琳娜要去的地方竟远到这等程度。他讪讪地一笑，道：“那可真是辛苦啊。”心中却不住叫苦。

他嘴里嘀嘀咕咕地还要再搭讪几句，莎琳娜却不再理他，又取出一柄小银刀。赫连午见她斗篷里这些东西层出不穷，而且都是银的，奇道：“莎姑娘，你拿的都是银器啊。”

莎琳娜道：“只有银刀才能割得下吸血鬼的头。”她走到铁希跟前，将刀子架到铁希颈上。赫连午听莎琳娜说要割下铁希的头，吓了一大跳，扭过头也不敢看。刚扭过头，忽然听得外面的雨声中远远的传来一个人低低的歌声：

“天上人间兮会合疏稀，日落西山兮夕鸟归飞。”

歌声幽渺，却忽高忽低，极是难听。一听到这歌声，赫连午只觉胸口像堵着一块巨石一般，他伸出手指插进耳孔里，可那阵歌声却似尖针一般直钻进来，有股说不出的难受。他赫连氏的叱剑术极难修习，最怕的便是走火入魔，而此时这副样子却正似走火入魔的前兆。

那歌声又接着响下去，那人在低声哼着：

“百年一饷兮志与愿违，天宫咫尺兮恨不相随。”

这是谁？赫连午心中一惊，黑暗中却听得莎琳娜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一下摔倒。他大吃一惊，抢上前去，一把抱住她，道："莎姑娘，你怎么了？"但见莎琳娜气若游丝，一张脸也变得煞白，倒似突发重病。

他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门突然被一掌击开。门外比屋里更暗，门一开，那些黑暗仿佛流水一般涌进来，有个人影正站在门口。这人穿着一身黑色长袍，打着一把黑油纸伞，连脸上也蒙着一块黑布。

这人扫了一眼赫连午，低声道："居然有人中了九柳追心术还不倒下，也有几分本领了。"

第五章 冬瓜

无心走过大殿时，又看了一眼供在龛上的那尊纯金不动明王像。

四十七斤零三两。他想起那小沙弥丰干对他说的这个数字。此番押送一万两白银到胜军寺，看似平静，其实路上无心已打过七次所携银两的主意了。只是银鞘全都用火漆封好，宗真大师信函中也已明言是一万两，他想打个偏手也没路。最好的办法自然将一万两尽数吞了，这主意他也不是没想过，只是一想起宗真大师为灾民四处化缘才化来了十万两白银，而这白银是灾民的救命钱，他几次要下手又不觉犹豫。

宗真大师对自己如此信任，他实在不忍做对不起宗真大师的事。一路上他骂了自己十七八遍，只消一狠心，一万两白银就到手了，以后也就可以置个宅院，吃香的喝辣的，再娶个他最为梦寐以求的媳妇，岂不甚好，可偏生老老实实地把一万两白银送到胜军寺来。

好人真不容易做，无心不禁有点感慨。离开龙虎山以来，他一路帮人捉个妖，降个鬼，有时钱财来得甚易。只是他从来不肯委屈了自己，也颇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嗜好，到现在也存了三十七两白银了。三十几两白银掖在腰间，沉甸甸地压手，可这年头交子不值钱，总是现银拿着实在，他也不嫌累。三十七两银子也不算小数目了，一般人家一年有个十几两就可度日，三十七两总也算是个小小的富翁，可是和四十七斤零三两的纯金相比，那简直不堪一提。平时看看那三十七两银子，睡梦里都会笑出声来，可现在看看，这三十七两白银实在少得可怜。

佛祖普度众生，度一下我这个穷汉，想必佛祖也会乐意的吧。无心的手差点便要伸出去将金佛攫入怀中，总算悬崖勒马，硬生生止住。他有点心虚地看了看周围，吓了一大跳，几个正在扫地的和尚已经围过来，正直勾勾地盯着他，其中两个脸上已露出凶相。无心咧嘴笑了笑，装腔作势作了个揖，向门外走去。

刚走出门，却见那沙弥丰干牵着驴走进山门，见无心要出去，丰干道：“快要用晚膳了，真人还要出去么？”

无心道：“啊，那个……久闻胜军寺周围山清水秀，贫道想出去观光一番。”

丰干微微一笑，道：“真人，今日晚了，明日贫僧带真人出去吧。真人难得来一次胜军寺，不妨多住几日，要观光不在这一日。”

无心其实是不想在寺中吃斋，他是火居道士，不避口腹之欲，而且酒量虽不甚宏，却顿顿要喝上两盅。吃肉的事好办，随便打个野味烤烤便成了，酒也随身带了一小瓶，可是总不能在胜军寺中公然喝酒吃肉。但丰干说得殷勤，又不好拒绝，他眼睛转了转，正想找个什么理由推脱过去，后院已响起了一阵钟声。

听得钟声，丰干笑道：“真人，胜军寺非木兰院，这是饭前之钟，真人随我一同过去吧。”

原来僧院晚膳之前皆要撞钟，这是定例。唐代王播微时寓居木兰院，日日与僧众一同吃斋，为主持不喜，故意在吃完饭后方始撞钟。王播在壁上题了两句诗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闍黎饭后钟。”三十年后王播功成名就，重回木兰院，见前诗已为寺僧用碧纱笼住，便在前诗后加了两句曰：“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趋炎附势，古今一理，丰干用此典便是说胜军寺不会如木兰院一般不好客。无心读书不是甚多，此典故却也知道，见丰干这等说了，再难推脱，勉强笑了笑，道：“那就叨扰了。”心中却叫苦不迭，心道：“若在胜军寺多吃几顿，肚里油水都要刮光了。”

胜军寺僧众不是太多，上下也有两百余人，吃饭之时围了一大片。无心一见那些和尚端着碗一个个去厨房盛饭，下饭的也只是一碗白煮青菜和一碗盐水煮萝卜，苦水便不由得往上泛。正打算马马虎虎吃上一碗便走人，去外面找补一点，丰干却道：“真人请，家师已备好素席，请真人入席用膳。”

无心听得“素席”二字，脸上登时泛起笑意。他知道佛门素斋颇为精致，胜军寺是个古刹，方丈定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人。他笑道：“大师真是客气，贫道恭敬不如从命了。”

＊＊＊

无心的笑意没能持续多久，在方丈室刚一坐下，桌上菜式倒是比外面丰富许多。外面的僧众是一碗青菜一碗萝卜下饭，方丈室里是除了青菜萝卜，还有一碗冬瓜和一碟糖芋。

虽然那青菜炒得碧绿生鲜，萝卜煮得有点香气，冬瓜和糖芋做得也很是精致，但青菜萝卜仍是青菜萝卜。无心的笑意还僵在脸上没有

褪去，坐在对面的五明已端起饭碗，微笑道："无心真人，请用。"

五明夹了一块萝卜放进嘴里，细细地抿着，仿佛那是一块肥美多汁的大肉。无心干笑了一下，也夹了一块糖芋放进嘴里。糖芋又粉又甜，味道倒也不错，但糖芋再好吃，终不及肥鸡大鱼味道好，无心嘴里吃着，肚里却在不住叫苦。

"无心真人不知是哪一宗门下？"

无心叹了口气，道："是个无名小宗，名不见经传，让大师见笑了。"

国初道士颇受尊崇，南宗正一，北宗全真，这两支宗派统领天下各个小宗，声势极隆。但自全真教与释门辩驳落败以后，道教声势大不如前，不及释门蒸蒸日上了。不过五明也知天下事，此消彼长，没个定数，便是胜军寺本身也曾被景教徒占据了二十多年，重归密宗门下仅仅三十余年而已。五明道："真人取笑了。修行何分大宗小宗，便是佛门道门，皆是一理，真人不必过虑，担心老衲有门户之见。"

无心平生最不喜门派之见，听得这话甚是入耳，道："大师所言极是，贫道也以为，修行本是慈悲为怀，皆是一理。便如释门，大乘度人，小乘自修，然自修方能度人，度人亦可自修，如此方是至理。"

五明微微一笑，道："真人心胸开阔，真非凡俗可比，老衲佩服得紧，怪不得连宗真大师对真人亦大加推许。"

无心脸皮虽厚，此时也不禁泛上一些红晕。他其实只是顺口一说，有些话还是听宗真说过，顺口搬过来而已。他连忙又夹了一块冬瓜放进嘴里，省得说出话来再被五明夸奖。五明见他嚼得满嘴皆是，微微一笑，道："真人，这冬瓜是本寺自种的，味儿还好么？"

这冬瓜虽然还算鲜美，终究是冬瓜的味，也不见得如何美味。无心道："好吃，好吃，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冬瓜，比……"本来顺口要说比肉还好吃，但想起这儿是寺院，硬生生又吞了回去。

五明摇了摇头，道："真人这话便有点言不由衷了。冬瓜只是冬瓜，自然不会有别的味道，正如人一般，正人君子或许也会做出件坏事来，却仍不失为正人。"

无心怔住了，五明这话似乎有些言外之意，只是他也不想多想，顺口道："大师之言真有禅机，小道受益匪浅。"

五明又笑了笑，心头却隐隐一痛。他见无心虽然看上去稍显轻佻，却实在不像个坏人，想起自己却要给他下这个圈套，心中便大是不悦。

不必多想了，他伸手抹了抹唇上的一点菜汤。事已至此，也只能拼命向前。便如自己说的，冬瓜总是冬瓜，高僧做件坏事，仍然是高僧，日后给这小道士多念几部经，超度他往生极乐便是了。

吃罢了饭，天色已是将暗。这一顿饭吃得无心直冒酸水，押送一万两白银，一路上提心吊胆。他深知财不露白之理，生怕被路上的强贼看出这么个小道士居然会押送上万两白银，也没敢去吃一顿好的，嘴里早就淡出鸟来，到了胜军寺，还是弄了一肚皮的青菜萝卜，加上连酒都不能喝了，更是难受之极，他抹了抹嘴，向五明打了个稽手，道："多谢大师款待。"

五明道："真人早点安歇吧，明日让丰干陪同真人去后山赏玩。此间清净无尘，于修行大为有助。"

无心道："多谢大师，那贫道先走了。"

胜军寺的僧众吃罢了饭，正在准备做晚课，无心看着那些和尚正将蒲团一个个摆到大殿上，心中一动。这一顿饭吃得半饱不饱，和尚的晚课总要一两个时辰，趁这时候出去弄点野味烤烤，倒也不恶。拿定了主意，又怕那小沙弥丰干看到了要问，也不从正门出去，抽个冷子便从偏门溜了出去。

一出寺门，正是黄昏。夕阳在山，映得满山树叶都似抹上了一层金粉。无心长吁一口气，暗道："胜军寺倒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与龙虎山相比，别是一番风味。"

偏门外有一条细细的山道，听得到水声潺潺，想必是寺中僧众担水的小径。无心听到水声，心道："不知有鱼没有？烤点鱼吃吃倒也不错。"主意已定，快步向前走去。

这条小径想必走的人也不是很多，路上已被一层细草盖没，踩在上面有点滑滑的。无心沿着小径走了一程，走下一个短坡，前面果然有个潭，一条山涧正从山上淌下，不断注入潭中，这潭水想必另有出口，水面总也不升不降。只说是个潭，不如说只是个深一点的水坑而已，天虽然已经暗下来了，此时却还看得见潭底。潭底铺满了白石，连水草也没一根，更不用说鱼了。

无心站在潭边，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正看着潭水，他眼中忽然一沉。

此时正是黄昏，最后一抹夕霏正映在水面，如筛碎金，但在一片浮光掠影中，隐隐有一道黑气。

似乎有些不对啊。他扭过头，因为潭水地势比胜军寺要低许多，回头望去，胜军寺便如空中楼阁，悬在半空，红墙碧瓦，夕晖里更显得宝像庄严，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无心知道，这定不是自己多疑，胜军寺里，似乎有一股邪气。

他摊开左手蹲了下来，右手食中二指伸进潭中。天气不算凉，但潭水却阴寒彻骨，指尖一入水中，几乎像被小刀割了一下。他将两根手指沾湿了，先在左手掌心画了个圆，低声念道："虚无自然，包含万象。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变化无方，去来无碍。清净则存，浊躁则亡。"说罢，左手拈成手印，往前额一点，低喝道："开！"

这是先天神目咒。这路咒法能看破种种幻术，只是无心脾气却说不上"清净"，这路咒法学得马马虎虎，也不甚高明。

左手刚贴到额上，眼前景象忽然变化，仿佛一下子暗了下来，惟有胜军寺光芒万丈。只是在一派佛光中，隐隐却有一道黑柱冲天直上，在佛光中左冲右突，便如一条黑蛇被关在笼中。

这是什么东西？无心心中一惊，皱了皱眉，但他的先天神目咒法原本就马马虎虎，心神一乱，更是合了"浊躁则亡"之理，那副景象登时烟消云散，惟余一片夕晖照着半山腰上的胜军寺。

胜军寺本是密宗古刹，但世祖时任刺桐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是个景教徒，将胜军寺强行改成了景教寺院，二十余年后，密宗方将寺产要回。也许，这条黑气便是景教徒在胜军寺时留下的吧。如今的胜军寺已看不出有景教的痕迹了，但五明大概没有发觉，景教的余气依然在寺中盘踞不散，看样子，胜军寺只怕会有大难临头。

无心默默地想着。宗真大师将此事委派自己，正因为自己不是佛门中人吧。当局者迷，胜军寺的僧众大概全都不会发现寺中竟然还有这等玄妙，自己这件事可当真不容易，若不是宗真大师晓以大义，并且诱之以利，自己实在不想插手。

只是，这道黑气到底是什么？

无心摇了摇头。反正宗真大师马上就要前来，天大的事有他顶着，胜军寺的安危关自己什么事？现在最要紧的是找个野味烤烤，杀杀馋虫。这般大一个后山，以自己的本领，抓个野味还不是手到擒来？虽然佛门清净，不可杀生，但现在在寺外，自己又不是和尚，自然不必多管。

想罢，将手上的水渍擦去，又看了看。山道曲折，绕过一个山嘴，前面有一片竹林。一见这片竹林，无心登时食指大动。他知道竹林中野味甚多，其中有一种竹鼠尤其美味。这竹鼠有兔子一般大，啃食地下竹鞭为生，极是鲜肥，在野味中可称上品。若是运气好，抓到一两只来烤着吃，那肚里的油水便可补足了。何况那儿离胜军寺也较远，烤食时的香味不至于传到寺中，吃完后再去潭里洗洗脸，神不知鬼不觉，佛祖也不会责怪的。

他越想越美，不觉伸出舌头来舔了舔嘴唇，便是已经尝到了竹鼠的美味一般。

此时的胜军寺中，正值晚课，一群僧侣端坐在大殿之上诵经。丰干坐在最后，坐立不安。

那道士吃罢晚膳便不知去向了，丰干奉命陪同他，却又不得不做晚课。那小道士若是在外碰到了高大人那伙人，被干掉也就罢了，若是他觉察有异，一溜烟走了，胜军寺可难以交待。这部经好似越念越长。看着端坐在上座，眼观鼻鼻观心声色不动的师父，丰干心头更是心急如焚。

第六章 入阵

这人的声音十分轻柔优雅，半似男声，半似女声，赫连午只觉背上毛毛的。只是他心中虽怕，仍是壮起胆子挡在莎琳娜身前，喝道："喂，你是什么人？"

那人动也不动，收起伞慢慢地向前走来。走到躺在地上的铁希身边，看了看地上，忽然一脚扫过。莎琳娜用蒜头粉在铁希身边画了个六角星形，但这人只是一扫但将蒜头粉扫得干净了。这人左手往右手袖筒里一伸，摸出一枝干枯的柳枝，往铁希心口一放，左手在胸前竖了个手印，低声吟道："净瓶一枝柳，九叶十年春。"

净瓶杨柳，本是观音大士法相一种，但这人派头十足便是净瓶观音法相，却多了一股邪异之气。赫连午心头发毛，叫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人抬起头，往赫连午处看来。赫连午与此人目光一对，只觉有两根钢针直刺入目，痛得要嘶声大叫，但嘴一张，却什么声音也没有，便是身体也失了知觉。

他心中大骇，暗道："这是妖法！妖法！"越想越怕，只想逃走，但转念一想，心道："我要一走，莎姑娘便落到这人手中了，我银剑公子赫连午可不能做这等事！"只是他念头已一反一覆转了两转，身体却仍是一动不能动。

这人柔声道："你们居然能擒住铁希，看来本事也不算小了，二宝。"

门外忽地闪进一人，站到这人跟前，单腿跪下道："二宝在。"

"给他们一个全尸。"

铁希霍地从地上坐起。经过刚才一番恶斗，他身上的长袍更加破了，只是前心的伤口却分明正在慢慢变小，额头那十字形焦痕也正自隐没。赫连午身体虽不能动，这一切都看在眼中，心中叫苦道："坏了坏了，真是糟糕了，这人的邪术好厉害，他到底是什么人？"

仿佛听得到他心中的话，这人微微一笑，道："九柳一枝花，我是九柳门门主柳成越，你们到了阴曹也好做个明白鬼。"他转过身看着铁希，仍是不紧不慢地道："铁希先生，你的伤势好了么？"

柳成越说话总是慢条斯理，这一句话刚说完，身后忽的一声响。他哼了一声，心知定是那两个暗算铁希之人还要挣扎。只是那二宝是九柳门中的八叶长老，也是现在的九柳门除门主以外法术武功最高的几个之一，那两人已经中了二宝的九柳追心术，越挣扎只有越痛苦。他微微一笑，向铁希道："铁先生，我这儿还有九柳回春膏，不知于你有没有效用……"

铁希只觉身上气力渐渐回复，暗道："姓柳的来得好快。"他对柳成越极为忌惮，原本与九柳门说好一同做这事，但他知道柳成越其人阴险之极，因此瞒着柳成越先行下手，却没想到竟然败在莎琳娜手中。柳成越虽然救了自己，话说得也温和，却不知要如何对付自己。他深吸一口气，身子忽然一纵，猛地向门外冲去。此时那二宝正对着赫连午与莎琳娜二人，大门洞开，他重伤之下，身法仍是快如鬼魅。哪知刚冲出大门，却觉胸中一阻，似乎肺叶间横阻着一根粗大的铁钉，疼得眉头一皱，身子登时弯了下来，"啪"一声摔在外面的泥水中。他咳嗽了一声，挣扎着道："柳……柳成越，你给我下了什么法？"

柳成越走到门口，看着在泥水中挣扎的铁希，微微一笑，道："我九柳门有一种'五柳当门术'，原是责罚破了门规的门人的。铁先生你受了重伤，在下想必给你疗伤时误将这门法术用了出来，真是对不住。"

铁希心中一沉。他心口也真如生了一株植物一般，周身无力，便是慢慢走也没力气了。他叹了口气，道："柳先生，你要如何？"

柳成越仍然微微笑着，道："其实也该谢谢铁先生你。今日已经晚了，等铁先生将你来此的用意说了，我再给你解开这五柳当门术好么？"

铁希心中雪亮，心知柳成越实是还要利用自己。他心中大是绝望，抿着嘴不再说话。柳成越打开伞，走到铁希身边，喃喃道："站起来吧，明天还要辛苦你呢。"

他话音刚落，身后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当中还夹着硫磺硝石之气。这一声巨响便是柳成越也吓了一大跳，又惊又喜，心道："这是五雷大法么？那少年竟是张正言门下？"柳成越自恃道术武功两臻绝顶，天下能与他放对之人不超过十个，这声巨响震耳欲聋，他虽不曾见过

正一教的五雷大法，但心想除了五雷大法以外，别家再无这等威力的法术。上一次与竹山教同时得到那函《神霄天坛玉书》的消息，但后来丧了好几个门人，这书也不知去向。若是那少年真个会五雷大法，今番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声音响若惊雷，五雷法看来名不虚传。他刚转过身子，却听得二宝一声惨呼，一个踉跄，倒飞过来，正倒在他脚边，肩头鲜血如注，竟是受了重伤。柳成越皱了皱眉，让开了喷溅出来的鲜血，心道："原来不是五雷法。"五雷天心大法乃是正法，绝不会如此霸道。却听二宝低声道："是火铳！"抬眼看去，却见赫连午手中拿着一把异样铁铳，铳口还在冒烟，自己却也是目瞪口呆地一动不动。

赫连午在莎琳娜斗篷里发现了这把火铳，见二宝要上前动手，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前二宝发了一铳。他拿的这把是莎琳娜先前上过火药的，只是这火铳威力之大，连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柳成越极想学到正一教的五雷大法，可是身居旁门，总不得其门而入，但见赫连午用的是火铳，不禁一阵失望。只怔了一怔，赫连午抱起莎琳娜，猛地向门口冲去。柳成越眉头一皱，这两人都已中了他的九柳追心术，本如俎上鱼肉，不料这少年竟然还能反击。他右手黑伞一转，伞下飞出了十数点绿影，却是十余片柳叶，后发先至，登时如飞刀一般封住门口。

这一手"九柳风刀术"乃是九柳门不传之秘，九柳门历代门主也从无一人能使得如柳成越一般干脆利落，柳叶飞舞，不啻快刀，若是那两人强行闯门，定会被割个遍体鳞伤。哪知那少年手忽地一扬，三点寒星飞出，银光与绿影一绞，柳叶立成碎屑，纷纷落地，他速度丝毫不减，抱着那女子冲出门去。柳成越正要追上，却觉眼前银光闪动，那三把短剑割碎了他发出的柳叶，又在他面门前旋舞不休，便如一面银盘挡在他跟前。柳成越冲得太急，已来不及闪开，百忙中一扬手中雨伞，"啪"一声，三把短剑插在伞面上，竟然只有一声。此时那两人已逃出了五六丈远，那少年听得短剑被收，忽然转头，厉声叱道："叱！"三支短剑脱出了柳成越的伞面，如流萤飞火，又闪了回去。

被这般一阻，赫连午已带着莎琳娜已逃出了十余丈开外。赫连午的轻身功夫还在他的剑术之上，莎琳娜又不甚重，而他抱着莎琳娜却

比平时更有力气，一起一落，直如凌空而行。柳成越暗自赞叹，他的法术武功远在这两人之上，但轻身功夫却大有不及，除非有匹日行千里的脚力，否则看来别想再追上了。看着这两人的背景，柳成越嘴角却浮起一丝笑意，喃喃道："原来是个术剑师，我也小看他了。"

此时二宝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道："门主，属下……"柳成越却微笑道："不用担心，他们去的是胜军寺的后山。"

他的手一抖，那把伞又"哗"一声张开，从伞尖上突然喷出一个亮点，如流星划过天际。二宝捂住肩头伤口，看着这点亮光，忽然低声道："那铁希怎么办？他到底有什么用意？"

柳成越脸上仍带着淡淡的笑容，轻声道："先留着他，说不定还有用。"

＊＊＊

竹鼠在地下做窝，而竹林中竹鞭盘根错节，极难挖掘，很不易捉。无心拣了一株枯黄的竹子，绕了一圈，已发现了竹鼠的洞口。这洞口甚是光滑，看来有竹鼠时常出入。无心看着地面痕迹，盘算着竹鼠洞穴走势，走开两步，约摸已是竹鼠窝巢之上，狠狠一跺脚。

他的力量不算小，"咚"一声，地面也被他踩得一颤，洞口处当即钻出一只兔子大小的竹鼠。这竹鼠吃得甚是肥胖，跑动时却很快，无心一见竹鼠钻出来，一脚在边上一根竹子上一弹，人轻轻松松从竹隙间穿过去，手成爪形，一把按住了竹鼠的脖子。这竹鼠甚是肥大，竟有三斤上下，杀白了的话总也有斤半的净肉。竹鼠还在他掌中挣扎，无心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他伸手拔出腰间的摩睺罗迦剑，一剑割开竹鼠的脖子，手法大是纯熟，哪还像个出家人。

将竹鼠的血放净了，趁热剥去了皮，将皮和血都弄了点泥土埋了起来。竹鼠虽然名为"鼠"，其实更像兔子，剥去皮后更像了。无心看着这只竹鼠，喃喃道："竹鼠啊竹鼠，你在这儿听了那么多日的经，佛祖能舍身投虎，割肉饲鹰，你也布施一个肉身给小道士解解馋吧。"只是剥掉了皮的竹鼠还是血淋淋的，虽然不远处就有个潭，但那潭是胜军寺僧众打水饮用的，要是将血水洗在里面，无心大觉过意不去。

这时天一下暗了起来，无心抬头看了看天空，只见天空中不知何时已是阴云密布，看来马上便要下雨。无心暗自叫苦，这竹鼠血淋淋的当然不能带回去，要是扔掉的话，不免太过可惜。他向四周看了

看，只见前面一丛矮树后赫然有个山洞，心道：“三清尊者护佑！那地方正好用来烤肉。”下雨时和尚也不会出来，这洞隐在树丛后，稍远一点便发现不了。在洞里生火，吃饱喝足后再回寺中睡觉，那可真个是神不知鬼不觉，神仙过的日子。他越想越美，先折了一枝大大的竹枝，将那竹鼠搁在上面，又拣了一抱柴禾进洞。洞很浅，只能呆五六个人而已，不过无心一个人在里面也足够了。他在地上挖了个坑，将一些枯枝树叶放里面点着了火，扇去白烟，刚把火生好，雨便下了起来。他将那竹鼠就着雨水洗净了，用摩睺罗迦剑切成四块，又切了根竹枝穿了一块搁在火上细细烘烤。那竹鼠啃食竹笋竹鞭，长得肥肥大大，一烤之下，有一股竹叶的清香，无心食指大动，拿过来便是一口。竹鼠肉鲜肥脆嫩，虽然刚烤出来，还很烫嘴，但一咬之下，满嘴是油。他从怀里掏出个银酒瓶子，拧开盖喝了一小口。酒是七蒸七煮玄玉浆，也就是马奶酒，别是一番滋味，与野味相配，相得益彰。

无心酒量并不太大，细细抿着这口酒，只觉身上也热了起来。他酒量不大，酒瘾却也不小，独自啜饮，听着洞外雨声，觉得甚是舒服。一只竹鼠也不甚大，大半边滚热的鲜肉都进了他肚里，只剩了最后一小块了。无心拿起来穿到竹枝上，正在火炭上烤着，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雷声。

无心最为擅长的便是雷术，听得这声雷声，眉头不禁一扬。雷电并行，有雷就有电，电先至，雷声方至。可是这声雷却没有闪电先行，而且听声音与一般的雷声颇有差异。

到底是什么声音?

他挪到洞口，拨开树叶向外看了看。这时正好又是一道闪电，将外面照得雪亮，方才鬼影子也没有的竹林里，竟然有了许多人。

无心暗自骂道：“烤上了肉吃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么多人，要是仇家，那可想逃都来不及。”只是这些人围成一个大圈，分明对付的并不是自己。围成这一圈的人也不知是些什么人，一个个衣衫褴褛，脸上也沾满泥土，简直就是一群三天没吃过饭的叫化子。

七个。无心借着闪电，已然看得清楚。这是丐帮的人在与人放对么？他知道丐帮号称天下第一大帮，帮中高手也多，只是势力多在长江以北，福建一带很少有丐帮好手出没，也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七个高手同时出现在刺桐附近。被围在当中的是一个少年，背后还背着个穿

着一件带风帽的大衣、将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矮个子。那少年本领颇为不弱，虽然背了个人，仍然闪转腾挪，正与那七人周旋。只是那少年武功虽高，劲力却不强，那七人似乎练有十三太保的横练功夫，被那少年连连打中，却一个也没被打倒。

见不是对付自己的，无心舒了口气，他不想多管闲事，重新坐到火塘边。这七人的本领不差，那少年武功颇为高强，也被逼到这等地步。既然与己无关，他着实不愿去搅这趟浑水。此时火塘里只剩了一些红炭，他在炭上加上几根枯枝，心道："他们什么时候能走？早点把那两人杀了早点走吧，我也好吃完了回寺里睡觉去。"

正想着，忽听得那少年失声叫道："莎姑娘，你还好么？"

无心听得"姑娘"二字，耳朵登时一支楞，心道："什么，那是个女子么？这可不成，修道之人，慈悲为怀，不能见死不救，只是不知这莎姑娘好不好看。"他把串着小半块竹鼠的竹枝往火塘边一插，右手伸到肩后握住钢剑，左手已捻出了一道符纸握在掌心，从树叶缝隙间探头看出去。

此时恰是霹雳一声，这个雷仿佛就在耳边，震得大地也在颤动，竹林中也起了一阵大风，竹叶刷刷乱响。

＊＊＊

赫连午拼命抵挡着那七个怪人的攻击，胸口却像堵着一团东西，连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那是些什么东西！

他自幼便听长辈们对自己说，行侠仗义，惩奸除恶，乃是剑士本份。世上万事，总是邪不胜正，可现在看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贼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三一寺里柳成越的本领已是让赫连午双腿发软，好不容易逃出来，莎琳娜却像中了邪一般，身子软软的，几乎失去了知觉，只是靠在赫连午身上。这等软玉温香，原来赫连午是求之不得，可见莎琳娜这等模样，他心急如焚，哪里有半分绮念。迷迷糊糊中听得莎琳娜说了"胜军寺"三个字，他倒也知道城外有个胜军寺，心想只怕胜军寺中有莎琳娜的接应，哪知到了这儿，忽然迷失了方向，又突然冒出七个怪人。而这七人的本领怪异非常，自己拼命挡住七人攻势，可这些人形同鬼物，身上已不知被他的短剑刺中多少，却连半滴血也没流，浑若无事。

这些还是人么？赫连午心中越来越害怕，忽然听得身后树丛一阵乱响，他手中的三支短剑已是蓄势待发，看也没看，喝道："叱！"三支剑便向响声来处射去。

＊＊＊

雷声一阵响过一阵，忽然地面也似震动了一下，但僧众都专注于经文，恍然不觉，五明却是身子一震。

胜军寺的晚课比平常寺院要长得一倍还多，直到现在，晚课仍然只过了一半而已。今日的晚课一开始，五明便觉得心头气血翻涌，总是觉得有些异样，方才这一声雷响，更是让他身子都像翻了个个，难受之极，眼前也像闪过无数焕着奇彩的异光。

不对，这情形不对。

五明站了起来，正端坐诵经的僧众不禁愕然。平时晚课，有监律僧在旁巡视，哪个和尚诵经不力，便是一棒打将上来，哪知今日住持居然自己停住了诵经，众僧侣不觉哑口无言。

五明一站起来，方才觉察自己有点失态。大德高僧向来号称八风不动，今日却被这一声雷惊得方寸大乱，便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看了看正愕然望着自己的一干僧侣，脸上也声色不动，道："今日便到此为止，诸位回禅房安歇吧。"那些僧侣听得晚课提前结束，不免心中暗喜。只是脸上个个亦是不动声色，肚里却是念阿弥陀佛者有之，念高皇经者有之，暗叫侥幸不迭。

回到方丈室，五明仍然觉得心如乱麻。他苦修禅定，至今已有数十年，今日这般心神不宁，还是第一次。正在方丈室中坐立不安，却见丰干站在门口。五明眉头一扬，道："丰干，有什么话么？"

丰干有些迟疑地走了进来，小声道："师父，那无心真人用罢晚膳便出去了，至今还不曾回来。"

五明心头一震，霍地站起来，道："是么？"

原来是因为此事。高判官那些人一定已经动手了，怪不得自己会心神不定，看来是不安于心。五明自诩道行高深，平生从来未做破戒之事，但那无心道人为押送赈灾银而来，是有功德人，自己却见死不救，反将他推入圈套，因此才会心魔突起吧。五明默默地想着，丰干

见师父神色不定，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有些惶惑，低声道：“师父，要不要弟子去找他回来？”

五明叹了口气，道：“丰干，《法华》有谓：‘佛无食想，久离八风，不为损益’。何谓八风？”

丰干心中惴惴，暗道：“师父怎么考我功课了？”《法华经》全名《妙法莲华经》，号称“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于诸经中最在其上”，丰干是背得烂熟的，马上接口道：“八风者，世有八法，为世间之所爱憎，能煽动人心，故名八风。一利、二衰、三毁、四誉、五称、六讥、七苦、八乐也。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见前排拨名毁，不见前赞美为誉……”他还要念下去，五明打断了他的话道：“既然八风不能动，那就不必多想了。”

丰干心中仍是不安，只是垂头道：“是，是。”

五明又叹了口气，道：“等此事一了，本寺为那位无心真人做一场法事，以祈冥福吧。”

第七章 陷阵

无心自然不知道别人要给他祈求冥福，却也鼻子一痒，打了个大喷嚏，心道："谁在背后说我了？"还没想明白，眼前只见三点寒星直奔面门，带着阴冷之气。他吓了一大跳，心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是到了这时候也由不得他后悔不该钻出来了，左手一抖，掌心那道符直直射了出来，喝道："唵吽唎吒唎喧轰火雷大震摄！"

太过突然了，他也没功夫捏手印，这道玉霄太素天辖咒使得不全，符纸一出手，一变二，二变四，眨眼成了十余张，在空中不住打转，好似贴在一个透明的圆球之上。玉霄太素天辖咒或是使全了，能一下将那三把短剑围住，等如一面滴水不漏的巨盾，但他使得既是不全，只围住了一支短剑，另两支却掠过符纸，仍然向他面门射来。

无心手极快地一闪，长剑出手，"当当"两声响，那两剑一先一后击在了剑身上，直飞出去。

虽然挡了出去，无心却也出了一身冷汗。短剑飞得极快，玉霄太素天辖咒虽然没能全挡住，多少也将剑速阻了一阻，方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挡开。一想起方才就在眼前数寸之处才挡开了飞剑，无心心中便一阵后怕。或是他手脚慢得一慢，那两支短剑岂不是要在他脸上开两个窟窿？他心中已有惧意，右手的长剑横在身前，叫道："我是好人！"

赫连午听得从树丛里钻出来的那个对手还在说什么"好人"，甚是恼怒，喝道："你算什么好人！"嘴上说得响，肚里却连珠价叫苦。莎琳娜仍然没有知觉，那七个怪人已是厉害得出乎意料，树丛里钻出来的这个贼人能挡开自己叱剑术的全力一击，更是劲敌。眼前八面是敌，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此时三支短剑发出后，竟然大见滞涩，一时收不回来。这等情形，是他练成叱剑术后从不曾有过的，心中一急，手上更是乱了方寸，只缓得一缓，有一个人忽然扑上前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这人的手冷若寒冰，一抓到赫连午手臂，就如一把铁钳，赫连午只觉痛彻心肺。原本他轻身功夫颇佳，那七人力量虽大，身法却不甚灵，他若是放下莎琳娜孤身逃走，那七人多半追他不上。只是这个色

目少女虽然只是今日初见，他却有种豁出性命也要保护她安全的念头，便是已被那人抓住，他仍然没想过要逃。

这人抓住赫连午的手臂，正在用力回夺，忽然剑光一闪，无心抢在赫连午身前，一剑将那人手臂齐腕斩断。这人双臂齐断，却连血珠也没流出半点，仍然作势拉着，这副情景说不出的诡异。

无心一剑斩断了这人双臂，扭头道："朋友，那位姑娘还好吧？"

赫连午的左臂仍然疼痛难受，方才那人力量大得异乎寻常，他的手臂差点被生生撕下，此时一双断手仍然抓在臂上。无心方才救了他一命，他也不认为无心是歹人了，但听得无心问什么姑娘，心道："这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将手甩了甩，正要将那双断手甩掉，此时才看清那双断手，竟是枯干焦黑，沾着泥土，皮肤破裂，里面白生生的骨头都露出来，怎么看都不像是活人的，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惊叫道："这些是什么人？"

无心道："这是行尸术，没想到竹山教还有人在。喂，这位姑娘贵姓啊？不知芳名如何称呼？小道无心，我是火居道士。火居道士你知道吧……啊唷！"却是说话分神，被一人当心一掌，打得倒退几步，连下面解释火居道士可以娶媳妇的话也没能说出口。

赫连午手一招，三支短剑一下收回剑囊。他见无心被打中一掌，虽然觉得这道士也不是好人，仍是心头一震，差点叫出来，正待上前帮忙，听无心说这是行尸术，不由一怔，心底有些发毛，不敢上前了。

这时，突然有人冷笑道："小道士真是井底之蛙，只道竹山教有行尸术么？疾！"

这人的声音飘忽不定，也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入耳极是不适。赫连午又打了个寒战，却听得无心断喝道："乾晶流辉玉池东！"

他的声音极是响亮，虽然雷声不断，仍然听得清清楚楚。赫连午一怔，心道："这小道士失心疯了，居然做起诗来。"

他却不知无心所念是木郎大咒的第一句。这木郎大咒号称雷法第一繁复，前后共有九十七句，焮火真形，雷公丹篆，变化无端。无心口中念咒，脚下踏着禹步，长剑在地上曲曲弯弯，画了赤鸡紫鹅符。这木郎大咒号称繁复第一，单是这赤鸡紫鹅符已是极其难画了。无心

长剑如笔，在地上画下两道符，嘴里极快地念着："……木郎太一三山雄，金锤玉斧烁天宫，霹雳破石泉源通，阏伯撼动昆仑峰……"随着地上符咒渐渐延长，剑身也越来越亮，便如一支巨烛。这时恰恰又是一道闪电，映得人眉目皆白，电光中，忽然有一个行尸一跃而起，猛地向无心当头扑来。

赫连午惊叫道："当心！"无心此时正画到紫鹅符的最后一笔，闻声抬起头来，长剑忽地掠出，一下斩中空中那行尸。

无心这一剑如信手斩出，心中却叫苦不迭。敌人能驱使七具行尸，功力已非同小可，只怕不逊于当初竹山教的松仁寿了。他的剑上已加持了符咒，这一剑也已竭尽全力，准拟一剑将那僵尸腰斩，哪知剑方出手，却觉斩上的像一块巨石一般，长剑被夹在当中抽都抽不回来，剑身光芒尽敛。

一具僵尸被斩断，边上另一具僵尸却是一掌当胸向他推来，力道大得异乎寻常。无心若是弃剑而逃，自然可全身而退，只是他知道若失了剑，僵尸还有六个，此后却逃不脱了。他心思灵敏，人不退反进，左手极快地结了个手印，喝道："唵吽嗔吒嗔吒敕摄！"

这是碧霄始分天辖咒。与玉霄太素天辖咒一般，乃是五雷混合咒中九天心咒之一，玉霄太素天辖咒在九天心咒中名列第八，这碧霄始分天辖咒是第四等的。九天心咒本是神霄派所传，号称"来自无夷，去自无域。出为风雷，动为霹雳。火急奔驰，电火烜赫，五方之炁，聚而为一"，虽不如五雷天心大法之博大，也是雷法中极厉害的咒术。此时又是风雷大作，更增咒术威势。

无心的碧霄始分天辖咒甫出，左手忽地一亮，便如多了一把有形无质的利刀，他一掌更击在那僵尸左腰，右手长剑忽地又是一亮，剑咒合一，"嘣"一声响，那僵尸登时被割成两段，他的长剑终于抽了回来。

刚斩断了这僵尸，黑暗中忽然有人"咦"了一声，其余六具僵尸忽地退后了几步，围成了的圈子登时大了一圈。竹林中的泥土虽已被雨水沾湿，仍然很硬，但那些僵尸站的地方却像突然成了流沙，一具具尸体极快地沉入泥土，消失无迹。

无心一脚将半段残尸踢开，喝道："左道邪术，也敢狂妄！"喝出来时，自觉威风凛凛，眼角瞟了一眼一边的莎琳娜，却见她仍是伏在

那少年背上，人事不知，不禁大为气沮，心知这架式是白做了。

黑暗中那人又哼了一声，忽道："正一道的雷术果然有点门道。无心，此事与你无关，若你能将这两人擒下，黄金百两，定不食言。"

此言一出，无心登时动容。黄金百两，那可不是个小数目了，抵得上胜军寺不动尊的一条大腿。他肚里寻思："真的假的？若是真的话……"那人又低低笑了笑，道："那黄金二百两可好？"

无心吓了一大跳，道："什么？二百两？"他没想到那人一下子便抬高了一倍的价钱，二百两黄金足可在大都置上一个大宅院，讨上两三房妻室了。不由就想说道："一口价，你能出多少……"话刚要出口，忽然心头一动，一阵内疚，心道："我这个贪财的毛病怎的改不了，宗真大师也说过我，此病不除，我难成大器。"念头既定，面色登时镇定，看了看那两截残尸，微笑道："阁下原来是九柳门的人物。久闻竹山教与九柳门势不两立，却同出一源，果然不假。阁下说这话，未免将无心看得忒小了。"刚说到这儿，心中又是一凛，忖道："不对，他好像认识我的，这人到底是什么人？"

无心与九柳门虽也打过点交道，却从没过节，倒是九柳门的死敌竹山教曾与他有过一场恶斗，竹山教也可以说是有一半毁在他手里，如今竹山教硕果仅存的弟子雁高翔仍在四处搜寻无心的踪迹，想要报仇，照理九柳门该引自己为同道方是。九柳门虽然与竹山教势不两立，其实两派同出一源，法术颇为相似，这人能驱使七具僵尸，定是九柳门中有数人物。

无心提剑而立，心中不住地转着念头，那人似是有点不耐烦，喝道："知趣的快让开，此事与你无涉。"

赫连午听得那人说什么要付黄金百两，而无心颇有心动之意，心下着忙，暗道："这牛鼻子小老道果然不是好人。"但此时四周是敌，单身一人想逃也未必逃得掉，不要说带着莎琳娜了。他右手将剑囊捏了捏，正准备着孤注一掷，忽然听得无心笑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侠者也。"

无心的声音一直都有些轻佻，这几个字都大见正气。话音刚落，却听"忽"地一声，身前腾起一道火墙。雨还在下着，但落到这火中，却如火上浇油，火势反倒旺起来。赫连午心中一惊，眼前一时间什么都看不清，正在惊慌，有个人一把拉住他，轻声道："快跟我来！"

赫连午跟着无心跌跌撞撞向后跑去，一下钻进那山洞里。一进洞，无心才舒了口气，道："来，快把那姑娘放下吧，她叫什么？"

赫连午将莎琳娜坐在地上，见这小道士满心都在莎琳娜身上，连自己名字都不问，哼了一声，道："在下是银剑公子赫连午，这位是莎琳娜美第奇姑娘。告诉你，我可是有名的侠客。"他生怕无心又对自己不利，先给自己吹几句牛壮壮胆。

无心正看着莎琳娜，听得赫连午说自己是"银剑公子"时，咧嘴一笑，正待说两句打趣的话，听得他报出名来，眉头却是一皱，道："是哀牢山术剑门赫连家么？怪不得你没中那邪术。"

赫连午又惊又喜，心道："师父让我在路上千万不可报名，原来我赫连家名头这么大！"听无心一口便说出自己师承，只觉这小道士也更像好人一点，忙道："是啊是啊，无心道长是哪一派的？"

无心打量了他一下，微笑道："术剑门的，倒让人想不到。"他似乎也不想多说这个，轻声道："这位莎琳娜姑娘是中了控制心智之术了，来，你给我在洞口守着，我来解开她身上的禁咒。"

赫连午见莎琳娜人事不知，一直都在担心，听无心说可以解她的禁咒，忙道："好，好。"走到洞口，回头一看，却见无心正在解开莎琳娜披风的带子，露出上半边胸脯。他大吃一惊，喝道："你要做什么？"

无心将手指放到嘴边，道："小声点！"他只拉开莎琳娜的披风，露出了脖子来。刚拉开披风，却一下怔住了。莎琳娜金发碧眼，皮肤白皙如雪，竟是个从未见过的美人。他咽了口唾沫，心道："没想到色目人中也有美女。"

色目人他也见得多了，只是见过的色目人多半五大三粗，身上还有牛羊膻气，与莎琳娜不可同日而语。赫连午见无心看得两眼发直，又气又急，正待发作，却见无心将左手食指放进嘴里咬破了，用血在莎琳娜胸前画了个太极图，马上结了个手印，念道："玉帝降命，炼度雷霆。威震霹雳，邪鬼灭形。金光交射，五炁腾腾。行事既毕，随吸归心。阴阳混合，我得长生。顺吒唎哳唵吽吽，急急如玉皇上帝律令敕。"

这是归心咒。道家修行时，元神出窍后身体如泥塑木雕，万一走火入魔，元神不能归位，实是最为凶险之事，须有旁人护法，以此归

心术助其恢复神智。无心虽然说得嘴响，实没有十分把握。刚将归心咒念毕，见莎琳娜一下睁开眼睛，他又惊又喜，顾不得方才要赫连午小声了，叫道："我……"哪知他刚说出一个字，莎琳娜飞起一掌，正打在他左边脸上。

这个耳光打得又脆又重，无心武功不弱，只是哪想到莎琳娜会在这时给他一个耳光，脸上登时出现了五根纤长的手指印，他捂住脸一下蹦了起来，叫道："哎唷！"若是旁人，只怕当时要拔剑相向讨个公道了，可是打他的是莎琳娜，只得将要出口的脏话吞了回去，眼中又是委屈，又是气恼。

赫连午见莎琳娜飞起一掌，欣喜若狂，跑过来道："莎……莎姑娘，你好了？这位道长救了你，你别怪他。"

莎琳娜方才睁开眼，见自己衣衫不整，一个身着奇形怪状衣服，挽着发髻的少年嬉皮笑脸凑在自己跟前，又羞又怒，才顺手打了个耳光。这一个耳光打出，方才的事猛然间都想了起来，也知道自己孟浪。她站起身，整了整披风，轻声道："这位先生，真对不住了，谢谢你。"

无心还捂着半边脸，嘴里嘟囔着："救了你还要打人，真是狗咬吕洞宾。"听得莎琳娜和自己说话，抬起头来，正与莎琳娜打了个照面，只见她的双眼明亮如寒星，直如宝珠，如水中映出的月光，话虽然咬字不太准，但声音清脆柔美，心中一震，连忙堆起笑来道："不客气，不客气。"心中骂道："无心啊无心，这色目姑娘如此娇怯怯的，你还忍心卖了她么？只是……只是那人说有黄金二百两，是真还是假的？"转念想想，有点后悔方才回绝得太快了点，二百两黄金到底不是个小数目。

第八章 破阵

外面忽然一暗，赫连午惊道："道长，那些火灭了！"

无心方才放出一道火墙，火光熊熊，映得周围一片明亮，此时突然灭掉，洞中登时暗了下来。无心知道自己这木郎大咒没能布全，木郎大咒又称四海龙神咒，但自己情急之下，只布得南海祝融一路，这火势只是幻术，必不持久，只是没想到那九柳门之人如此之快便能攻破。他拔出剑来，道："快走，去胜军寺！"

莎琳娜听得"胜军寺"这三个字，身体微微一震，立刻跟着无心走出洞去。赫连午心中还多少有点怀疑，但见莎琳娜也走了出去，连忙跟了出来。

到了洞外，雨已经稀疏了许多，周围也变得一片死寂，无心正站在两株竹子中，凝神听着什么。赫连午走过去小声道："道长……"无心手一挥，道："别说话。"

不时有微风吹来，但这阵风全无清爽之意，反倒有一股腥臭。赫连午看了看四周，心中有些发毛，小声道："我是说，胜军寺在哪边？"

突然，又是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映得人面目俱白，活人也与僵尸无异。借着电光，无心看到了一个黑影如纸鸢一般正飞起来，落到了自己头顶的一根竹子上。他脑中灵光一闪，惊叫道："尸居余气七杀阵！"手中长剑猛地挥了起来，一剑斩向那黑影附着的竹子。

那人站的这根竹子足足有三四丈高，人站在头上，将竹梢也压得弯了下来，这人也不曾想到会在这节骨眼上突然出现一道闪电，脚下一虚，竹子已被无心斩断。这人叹道："真是可惜，这小贼道运气可真好。"他破了无心布下的那残缺不全的木郎大咒，只消再有片刻之功，就能布成这尸居余气七杀阵，到时将三个人一网打尽，没想到一道闪电使得计划功亏一篑。这人脚下的竹子一断，人已一跃而起，如一只大蝙蝠般飞到边上一根竹子上，双手所结手印仍然不乱，极快地变了几变，喝道："起！"

轰然一声巨响，却是一个闷雷落下。这个雷仿佛落到了地上，四周的泥土也飞溅而起，赫连午惊得双眼圆睁，只道惊雷下击，眼前一

黑，一片泥土已如暴雨般打上脸来。他袖子一展，挡在莎琳娜跟前，叫道："莎姑娘，当心点！"

泥土细细碎碎，带着一股腥臭之气。赫连午把袖子挡在眼前，还没等睁开，却听得无心叫道："快进胜军寺！"声音极是惊慌。赫连午心中诧道："他这么急做什么？"却听得莎琳娜道："先生，那些是什么？"

那些僵尸没有出现，周围却多了七点碧火，蓝幽幽地不住闪烁。雨仍是很大，但这几点碧火却似丝毫不受影响。无心已盘腿坐在地上，泥水沾得他浑身都是。他左手持剑诀立在胸前，右手的长剑拄在地上，那几点碧火如恶兽的眼睛正慢慢向当中逼近，只是到了三四丈外又停住了，仿佛碰到了一堵无形的壁垒。听得莎琳娜的声音，他低声道："这是那妖人的阵法，你们快走，我挡不了他多久！"

黑暗中，从头顶传来那人的"扑嗤"一笑："死到临头了，还要挣扎么？"随着他的笑声，那几点碧火突然亮了许多，竹林中本就一片翠绿，有这绿火照着，正是绿得发黑。无心只觉身上压力陡然增大，已不能再端坐了，一下站起，踩了个禹步，喝道："还不走？"

赫连午道："莎姑娘，我们快走。"刚要举步，却又倒吸一口凉气，失声对莎琳娜道："莎姑娘，往哪儿走？那寺院在哪儿？"

不知何时，竹林已经浸在一片白雾之中。雾气浓得如同棉絮，几乎要凝固起来，隔得几步便已看不清了。莎琳娜从怀里摸出一个罗盘看了看，只是那罗盘不住地打转，根本指不了方向。她道："无心先生，该往哪儿走？"

无心也已发现周遭有异，喃喃道："道行可真是不浅啊。"他马上嘻嘻一笑，道："莎姑娘，你别怕，这只是雕虫小技，我给你们开条路。"他从怀里摸出一道符，往地上一按，长剑一抖，在这道符周围画了一圈八卦，口中极快地念了道咒。随着咒声，那道符"嗤"一声点燃了，在地上那圈八卦中滴溜溜地转，突然定住了，向兑位疾射而出。无心道："快跟着这道符走！"

符纸燃起的是黄火，射出时便如一柄长剑，周围的白雾被这道黄光一冲，像是劈开了一条缝，那七道碧火势头也随之一挫，似乎暗淡了不少。赫连午正要向前冲去，却听得莎琳娜惊叫道："有虫子！"

九柳七杀尸居余气阵，乃是九柳门至高绝学，与竹山教的尸磷火术很相近。这个阵势一旦发动，阵中活物尽杀，不余孑余，此时地下的蚯蚓蚂蚁蟋蟀之类纷纷爬出，密密麻麻地似铺了一张地毯，方才什么都看不清，看不到时也没什么，无心的符纸一燃，莎琳娜已看得清楚，不由心中发毛。她胆气甚豪，却终究还是个少女，看到地上虫豸蠕蠕而动，只觉心头发毛，不敢举步。

赫连午道："别管那个了，快走！"他不知这些道学术士用的是什么，着实不愿再在这地方呆下去。虫子他是从小就看惯了的，倒不害怕。他拉起莎琳娜的手猛地向着符纸射出的方向冲去，此时那一点黄光已经远了，却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倒似开了一个甬洞。

他们刚一离开，无心的脸登时沉了下来。正在施法的九柳门门徒法术高明之极，看样子与当初竹山教的松仁寿相差无几，他实是没底。他又从怀里摸出一张符来，嘴里爆豆一般念道："景中真主，威镇九天。手捧三素，足蹑九玄。金虎闭日，飞龙远乾。黄神秉钺，绿齿扬鞭。玑行五半，平调七元。三天力士，杀鬼万千……啊唷！"

原来这一段是五雷混合咒总诀，无心心知对手法术高深，单以五雷混合咒的任一种都对付不了他，惟有以九九归一，九天心咒同时使出，方能将九柳七杀阵一举击破。只是这总诀念起来没有各咒那么容易，有好长一段，脚下又要踩着禹步，若是平地上还好说，偏生这儿是个竹林，每一脚踩出，不是踢着竹根，就是绊着竹鞭，越急越不成调，更难念完。正心急火燎地念着，忽然脚下一痛，也不知踩着了什么，口诀哪里还念得下去。口中一停，绿火猛地直冲云宵，成了七道足有丈许长的光柱，白雾越发浓厚。无心吃了一惊，心道："又有人来了！"

他虽然看不清施法的对手，却也感觉得到对方的力量一下子又增大了一倍。敌人本已在全力施为，先前绝无隐瞒之理，惟一的解释便是敌人又来了个帮手。

无心手中捏着那道符，心中不禁犹豫。九天心咒用得如此不顺，如果使出来，只怕已击不破对手的七杀阵了，自己反倒要失陷在阵中。可不用这九天心咒，莎琳娜与赫连午两人便功亏一篑，仍然逃不出去。他本已在打逃跑的主意，只是想到莎琳娜软语温存的样子，实在有点不忍。

也正是此时，远远地听到赫连午惊叫道：“小道士，火灭了！”

那道指路的符火灭了，赫连午只觉周围一下又沉入黑暗。此时他们已冲出那磷火范围，却似堕入一片漆黑的胶水中，便是走也走不动了。赫连午心中一慌，大叫道：“小道士，小道士，你还活着么？”但耳边只能听得密密的雨声。他心中发慌，忖道：“糟了，不要又是个圈套吧。”

他本已是惊弓之鸟，眼前又什么都看不清，方才听了无心的话，沿着那点黄光冲出，可冲出没多久，却觉得周围越发看不清路途。正不知所措，耳边忽然听得莎琳娜的声音响了起来。

莎琳娜说的是一种他不懂的话，似吟似唱，却极是好听。声音一入耳，赫连午登觉心境空明，惧意减退了许多，心神也沉稳下来。

等莎琳娜声音住了，赫连午小声道：“莎姑娘，我们怎么办？”

莎琳娜念完这一段主祷文，像是大病一场。她肤色本就白若凝脂，此时更是白得毫无血色，眼睛一闭，人竟然向一侧倒了下来。赫连午急忙扶住她，叫道：“莎姑娘，莎姑娘！”伸手试了试她的鼻息，觉得有喘息，才略略放下心来。他大声道：“道长……”

他话还没说完，眼前忽然一亮，却是一道闪电当头落下。这道闪电极其明亮，曲曲弯弯如一张韭菜叶，阔得异乎寻常，带着奇彩从天宇间直垂而下，竟如一条金蛇直没入地。赫连午吓了跳了起来，叫道：“啊呀！”

刚喊出声，眼前却霍然一亮，那些碧火方才已长到与竹子平齐，被闪电一击，势头一挫，又矮了数尺，白雾被这道闪电一击，登时散去了许多，眼前赫然看见了前方胜军寺的寺影。他转忧为喜，又惊又喜，背起莎琳娜向胜军寺冲去。

＊＊＊

碧火被无心的九天心咒压得只有一尺许高，竹林中也登时暗了许多。这片竹林如遭雷殛，方圆丈许的地方竹子尽已折断。看着这番情景，这人心有余悸，忖道：“这小贼道真狡猾，我小看他了！”

原来方才无心正念着总诀，突然声音停止，这人只道他绊了一跤，这机会千载难逢，七杀阵立刻发动，只想一举战胜。方才因为无心斩断了他立足的竹竿，使得自己的方位有点错乱，这九柳七杀尸居

余气阵也没能彻底发动，才被无心支撑到现在。如今无心的防守已然散乱，正是攻击的良机，这人是九柳门有数的高手，时机抓得刚刚好，哪知刚将七杀阵催足，却听得无心的声音忽然又响了起来：“……万劫昼夜，考伐穷源。鬼形消灭，人寿长年，急急如神霄玉清真王律令。”

一个人影已平地跃起，竟然跳到了与他一般高低的地方，正是无心。

无心右手持剑，左手不住变幻手印，嘴里念念有辞，人站在一根细细的竹枝上，正在不住起伏，便如站在大风浪中的甲板之上，却又平平稳稳。那人还没回过神来，只听得无心喝道：“唵天雷霹雳喧轰摄！”

这是九天心咒中的琅霄始玄天辖咒。九天心咒为神霄清微天辖咒、紫霄太玄天辖咒、太霄始青天辖咒、碧霄始分天辖咒、绛霄太丹天辖咒、景霄始素天辖咒、玉霄太素天辖咒与琅霄始玄天辖咒。琅霄始玄天辖咒为九天心咒中的最后一种，也是九天心咒中最为刚猛的一种，无心在这短短一瞬竟然将九咒同时念出，又不知何时将九张符纸掷出。符纸在空中翻飞，一张接着一张，连成了长长一条，已围住这人。这人心知不妙，正想催动七杀咒给无心来个迎头痛击，眼前忽然一亮，却是一道闪电当头劈下。

这道闪电大得异乎寻常，几乎要将山头劈裂，这人被闪电映得眼花缭乱，心头也第一次产生了惧意，不自觉地脚跟一软。他本来站在一根竹枝上，气息一滞，已不能站稳，身形立时沉入竹叶之中。这人法术武功皆大有可观，虽然被无心召来的这道突如其来的闪电一惊，手下却丝毫不慢，双手五指交错扭了扭，那七道磷火像活了一般立向当中绞来。远远望去，便如七条绿色长蛇绞向那道闪电。

这已是孤注一掷，舍命一搏了。这人心知若是七杀阵挡不住这闪电，自己多半会形神俱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此人深知此理，也知道无心法术武功的底细，却万万料不到这小道士竟然会有这等功力。能召来如此巨大的闪电，便是当今正一教教主张正言也未必能行，这小道士竟是个天才，他一直在隐藏实力么？

他心中不免惊慌，出手却仍然快极。那七道磷火一闪而过，已似有形有质，连竹叶也被激得四处飞散，一霎时，七道磷火已合成一

柱，哪知那道闪电却是色厉内荏，被七道磷火一绞，登时消失无迹，自己聚七为一，全力一击，却只碰了个空，而无心的人趁着尸居余气七杀阵全力应付那道闪电，掉头已逃了出去。

原来是幻术，好狡猾的小道士。这人嘴角浮起了一丝冷笑，一提气，人又冲上数尺，已站在了一根竹子的梢上了。竹梢虽软，这人却像没什么分量，直如纸人一般缓缓起伏，双手一分，往下一压，那道磷火柱随着他的双手变低，到了三尺许时忽然散开，绿光四溅，这片竹林便如浸入了一个绿池之中。

这人一跃下地，伸掌在地上一拍，那片磷火便如一头跃跃欲试的巨大猛兽，正待向前冲去，身后忽然有个人低声道："古兄，不要追了。"

正是柳成越的声音。那姓古的闻声一惊，转过身来伏倒在地，道："门主，被他逃了。"

柳成越仍是打着那把黑伞，在暮色中，一个人似乎要融入周围的黑暗。他看了看胜军寺的方向，慢慢道："不必了，他们去的正是胜军寺。"

姓古的道："是啊，只是属下无能，未能将他们拦下。"他心中极是惊诧，方才柳成越已然赶到，以他一人之力，只怕还会与那小道士缠斗半日，可有柳成越在一边，那小道士便有九条命也不够丢的，却不知柳成越为什么不但不留下他，反而将自己的七杀磷火压制了一下。

柳成越淡淡一笑，道："铁希另有图谋，只怕不会再听我们摆布。既有此人，正上天眷顾。"

原来如此。姓古的想了想，道："门主高见。只是他们若真个解开了……"

"不会的。"柳成越轻轻地说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五明那老秃驴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要对付的其实是他。把七杀阵收了吧。"

姓古的道："是。"他半蹲下来，一掌按地，左手竖在胸前，低声念了几句咒语，地面像突然出现了无数孔穴，浮在地表的磷火被吸了个干干净净，只不过一眨眼的功夫，磷火白雾尽都消失。此时雨已小了许多，但重归黑暗，雨声却仿佛一下子又大了许多。

看着姓古的收阵，柳成越忽道：“有一个法体被破了？”

姓古的看了看一边那具被无心斩断的尸首，道：“是。不过门主放心，我多放了三具备用的，现在还有两具没用过。”

柳成越道：“那就好。”他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胜军寺，此时天色已隐隐有些发白，雨也快要停了。他伸手在一片竹叶上捋了一把，将叶片上的雨水收在掌中，看了看，低声道：“这小杂毛的功底竟然比我想得更高，竟然将五雷破与幻术揉在一起使用，正一教那些固步自封的老杂毛可想不到这个的，怪不得竹山教会毁在他手上。”

姓古的默然不语。方才无心以天心九咒引来一个极大的闪电，他只道无心的功底一高至此，没想到这道闪电只是幻术而已。方才自己若是丝毫不理，只以七杀阵攻击，无心现在多半成了具尸体了。自己料敌有误，竟然被无心计谋得逞，全身而退，心中又悔又恼。

柳成越吁了口气，道：“明日是六阴日。古兄，明日你可不要再大意了。”

姓古的在地上行了一礼，道：“属下明白。”地上仍是泥水淋漓，他跪在地上时，一件长衫也沾得斑斑驳驳，只是不以为意。

第九章 鬼穴

此时赫连午正背着莎琳娜向前狂奔，忽然听得身后声音有异，他伸手取下剑囊便待动手，却听得无心叫道："是我，是我，别动手！"

随着声音，无心从竹丛中钻了出来。他身上已被雨水淋得像只落汤鸡，一件道袍也贴在身上，样子甚是狼狈，只是一双眼睛仍是炯炯有神，大有神采。见到无心，赫连午松了口气，道："道长，莎姑娘又晕过去了，怎么办？"

无心见莎琳娜又伏在赫连午背上，心中也一阵茫然。他回头看了看，道："快，快进寺里去，那妖人好厉害，我怕他会追来。"

赫连午道："那你输了？"他自己也差点折在那人手上，只是听得无心一样输了，他心底却有点开心。

无心道："他是九柳门数一数二的高手，不好对付的。快点，我们快进寺里去吧。"

赫连午皱了皱眉，道："道长，这是座寺院，你怎么也会在里面的？"无心虽然帮了他们，可他总不敢对无心十分信任。此时已然脱险，这些话便要问了。

无心道："我也是刚来的。快进去吧。"他率先冲到边门，推了推，却觉得门关得死死的，便重重敲了敲，叫道："哪位大师在？我是无心啊，快开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丰干的脸探出来，一见蓬头垢面的无心，吓了一跳，道："无心真人，你去哪儿了，怎么搞成这样子？"无心身上的道袍被雨淋湿了，还沾着不少泥土，样子着实不好看。

无心道："唉，我去行侠仗义去了，后山来了两个妖人，我救了两个朋友回来。"

丰干拉开门，见无心身后赫连午的背上竟背了个满头金发的女子，大吃一惊，小声道："无心真人，这个色目女子也是你的朋友？"

无心没好气地道："当然。"他见丰干还拦在那儿不肯走，喝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话可是你们释家的。她中了邪术晕过去了，要不救她，这条命可是你害的。"

丰干道："可是女子……"他还在犹豫不定，身后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进来。"

那正是五明的声音。丰干吓了一跳，扭头看去，却见五明穿着一领月白僧衣，站在过道口，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道："师傅，你还没安歇么？那可是个女子……"

五明道："所谓色相、声相、香相、味相、触相、生住坏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无如是相，故名无相。"

这是《涅盘经》论述"无相"的一段话。所谓"相"即是事物之相状，表于外而想像于心者。无相乃佛门根本，无量义经曰：'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即无相也。'这段经文十分浅显，无心本也听宗真说过佛理，此话大是对他心思，一拍掌道："大师说得正是！男相女相，都要离弃才是，丰干大师的无相心地戒未免还没到火候。"

他也没读过什么佛经，自然说不出精深佛理。原来密宗所行名谓"秘密三摩耶戒"，即是禅宗无相心地戒，无心虽然不太分得清显密二宗，说得倒也不甚离谱。五明只是淡淡道："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无心真人，你说得不错。"

密宗所奉经典，以《毗卢遮那成佛经》为最，五明所念三句正是此经根本。《毗卢遮那成佛经》俗称《大日经》，此三句又称"大日经三句"。这三句话丰干背得熟而又熟，听得五明这般说，他却不知是什么滋味，看了看无心，又看了看师傅，再看看莎琳娜与赫连午二人，道："那，无心真人，请你与朋友随我来吧。"

胜军寺不算小，空着的房间也有不少，给无心安排的客房边上便有两间空的。只是胜军寺有女子投宿，只怕还是破题儿第一遭。赫连午将莎琳娜放下了，道："道长，莎姑娘到底怎么了？"

无心伸手摸了摸莎琳娜的额头，只觉烫得吓人。他喃喃道："好厉害的九柳追心术啊。"他先前以归心咒解开莎琳娜所中禁咒，但显然并不曾完全解开。他伸手要去解莎琳娜斗篷的带子，道："来，再来一次。"

赫连午急道："道长，你别乱弄！"莎琳娜重又昏迷，他对无心的信心也打了个折扣。无心急道："可是不用归心咒，你有办法么？"

这时门上响了两下。赫连午忙道："来人了，你等等。"他也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只盼着天降救星，连忙拉开门。刚一打开门，却见五明与丰干二人站在门口，连忙道："大师。"

无心正细细端详着莎琳娜。她虽然昏迷不醒，脸色很差，但样子却十分安详，正在暗自赞叹这色目少女果然美貌，见五明来了，也慌忙站起来道："大师，你来了，快来看看这位莎姑娘吧。"

五明也不多说话，走到榻前，丰干连忙拉过一张椅子，五明坐下来，伸手在莎琳娜面门前扫了一下，喃喃道："是九柳追心术。"赫连午又惊又喜，道："大师真了不起！那妖人确实说这是九柳追心术。"无心先前并不曾叫出这术法名目，赫连午听得五明一口叫破，登时觉得这老僧实在了不起，正盼着救星，救星果然到了。他道："大师你能救救她么？"

五明若有所思地想了想，忽道："施主，你与这位姑娘在一处么？你为什么不曾中这法术？"

无心在一边忽道："大师，快给莎姑娘解咒吧，我方才以龙虎山嫡派归心咒曾解开过一阵，不知为何后来又没有效用。"他听得赫连午对自己大有不屑之意，故意说出龙虎山嫡派来。

五明道："归心术本是三道门下所用收束心神的咒术，对修道之人有奇效，只是这位姑娘不是道门中人，用处也不甚大了。"他说着，将手搭在莎琳娜额上，五指分别落她双眉、两颊和人中上，嘴里喃喃念着什么。无心见此，轻声道："目犍连大神通！"

原来目犍连又称摩诃目犍连，据说在佛祖十大弟子中，神通第一，唐时变文中即传说他曾身入地狱，翻倒血污池，救出在地狱受苦的母亲刘氏四娘。这目犍连大神通乃是密宗绝顶心法，能破一切邪术禁咒，无心见多识广，当初曾见龙莲寺宗真大师为救弟子无念，曾用出这目犍连大神通来，令他佩服不已。只是宗真大师名列密宗三圣，这五明却只是刺桐一个寺院住持，不料也能使出这门心法，他不由得大为吃惊。

五明听得无心的惊叹，微微一笑，道："无心道长知道得可真多。"他佛法精深，却终究不曾到心如止水之境，略略有点得意，手上却丝毫不慢，五根手指如蜻蜓点水，不时交错变换。他的手法纯熟之

极，一眨眼间，每根手指都已在五个穴位点过，手掌忽地一翻，站了起来喝道："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乃是梵语，是到彼岸、度无极之意。随着他的手掌翻动，从莎琳娜眉心突然有一团黑气喷出，正吸在五明掌心。五明将手一搓，颓然坐倒，额头也冒出了汗水，却淡淡笑道："我佛慈悲，这位女施主已没事了。"

赫连午与无心二人都是惊喜交加，抢到榻前看着莎琳娜。见莎琳娜此时鼻翼抽动，眼睛似乎马上要睁开来，两人不由同时叫出声来。只是无心道："无量天尊，谢天谢地。"赫连午说的却是："天王护佑，谢天谢地。"

一听赫连午的话，五明忽地一扬眉，道："小施主，你复姓赫连么？"

赫连午大吃一惊，却也颇为得意，道："大师真个见多识广……"赫连氏一门说的总是"天王护佑"，与旁人不同。他话还没说完，无心抢着道："大师，我去给这位莎姑娘煮点粥调理调理，灶间在哪里？"

五明微微一皱眉，丰干忙道："我去吧。"无心忙道："我和这位'淫贱公子'一块儿去好了，不麻烦小师父。"说着，用肘顶了顶赫连午。

丰干领着无心他们到灶台生火煮粥，刚在小灶上生起火，丰干只觉心中气血翻涌，极是难受。他辞别了无心与赫连午两人，到了方丈室门外，刚想叩门，却又迟疑。天已很晚了，方丈室中也没有灯火，虽然自己是师傅贴身服侍的沙弥，也不该这般晚了还去打扰。

正打不定主意，却听得师傅在里面轻声道："丰干，进来吧。"

丰干推门进去，他本以为师傅多半已经睡下了，哪知五明却没在榻上，坐在一个蒲团上打坐。丰干刚掩上门，五明眼也没抬，只是轻声道："坐下吧。"

隐隐的，又是一声雷。

丰干坐到五明跟前，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他也小声道："师傅……"他刚想说，却见师傅忽地抬起头来，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他

心头猛地一跳，下面的话还不曾出口，五明却低声道："无心道长与那赫连施主在煮粥么？"

丰干道："是。"他见五明神情大是委顿，竟似生了一场大病，心中大感不安。五明却叹了口气，道："丰干，明日可是癸亥日？"

丰干一肚皮话还没说出来，却听得师傅问起干支来，心头又是一跳，道："是啊。"他见师傅脸上多了一层阴郁，又道："怎么了？"

"年月日六干六支俱阴，明天，是个六阴日啊。"

五明喃喃地说着，手中的一串念珠拨得飞快。丰干道："六阴日是常有的事，师傅，有什么不对么？"

五明叹了口气，忽道："丰干，我知道你想跟我说，此番我做得不对，是吧？"

丰干低下头，没说什么话。他知道师傅要将那无心交给高判官，心中便大为不快。佛门慈悲为怀，那道士又是押送赈灾银而来，无论如何都不该这么做法。只是师傅积威之下，他从来不敢反驳，现在听得师傅居然这般问，他抬起头道："是啊。"

五明没再说话，忽然道："我隐约觉得，那高判官似乎也只是个幌子。"

丰干吃了一惊，道："什么？"

"如果真是要拿下无心道长，何必要在后山让那些术士布下这些阵势？以我寺中僧众，拿下他绰绰有余了。"

丰干只觉得自己像被浸入冰水中一般，声音也有点发颤，道："师父的意思是指，他们打的是胜军寺的主意？"

五明点了点头，道："正是。"

丰干如同被当头打了一闷棍，道："他们到底想做什么？"他顿了顿，才嚅嚅地道："难道，是因为鬼穴？"

他说出这两个字，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似乎害怕身后会站着个什么。五明喃喃道："丰干，你大概不知道善谛大师是如何圆寂的吧？"

当初刺桐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强夺胜军寺为景教寺二十年，后来出了一桩血案，寺中的景教徒死得一个不剩，那些景教徒都传说胜军寺中有厉鬼，才将寺产还给了和尚们，当时接收寺产的正是密宗高

僧善谛。善谛二十余年前突然圆寂，时年只有五十五岁，以后才由时年三十出头的五明接任住持。丰干听师父说起这事，打了个寒战道："善谛太师父的圆寂难道与鬼穴有关？"

五明的脸上闪过一丝忧虑，想了想，才道："此事也该告诉你了。"他忽地站起来，道："寺中僧众都已歇息了么？"

天已很晚了，除了长明灯和值夜的僧侣，其余的人都已睡下。丰干道："是。师父，您还要去哪里？"

"今日晚课时，我只觉得气血翻涌，似乎有什么不对劲。善谛大师生前说过，六阴日，最要防备鬼穴有变。"五明又顿了顿，慢慢道："明天就是个六阴日。"

＊＊＊

大殿之上供奉的是大日如来，只有长明灯微弱的光，更是映得大殿之中鬼气森森。进了大殿，丰干又打了个寒战，也不敢说话。

五明走到后面那不动明王跟前，从丰干手里接过烛台照了照。纯金的不动明王，平时也擦得明晃晃耀眼，但在夜晚看来，却似乎呈现出一派黑色。丰干正自惊慌，却听得五明长叹一声。

这一声叹息里有着难以掩饰的惧意。

丰干道："师父，有什么不对么？"

五明轻声道："胜军寺有这鬼穴，你想必早有耳闻。只是，这鬼穴就在大殿之上，这不动明王座下，想必你就不知道了。"

丰干浑身一震，道："师父，这鬼穴到底是什么？真的封了一个恶鬼么？"

原先他也听师父说起过，大殿上有鬼穴入口，只是一直不知道就在这不动明王之下。五明喃喃道："此事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却一日都不敢忘。那时，我只是善谛大师身边的一个沙弥，那时胜军寺为景教徒强占，马薛里吉思大人自己也是个景教徒，只道这寺院定回不到我们手中，却不料有一日达鲁花赤大人忽然带了十余个随从到那时善谛大师挂单的金天寺，要善谛大师重回胜军寺去。"

丰干知道这是一件已少有人知的秘事了。三十多年前他都尚未出生，听得五明这般说起，不由问道："那时就有这个鬼穴？"

五明道："那时自然没有。当时胜军寺已被改成景教寺，大殿之上供奉的是个抱着小儿的女子，听说是景教的圣母，两边也是些景教壁画，与如今全然不同。只是寺中空无一人，竟连一个景教士都没有了。那时我们只道达鲁花赤大人大发慈悲，都甚是欣慰，当即请了工匠来，将胜军寺恢复旧观。"

丰干看看四周，胜军寺此时已看不出曾是个景教寺院的样子了。他道："那这鬼穴到底是怎么来的？"

五明茫然地看着黑暗中，仿佛又见到当时情景。他叹了口气道："后来我们才听人说，胜军寺中实际发生了一起灭门奇案，上下百余个景教士竟然在一夜之间死得干干净净。这事官府瞒得极紧，尸首也抬到化人厂烧掉，但还是有人听那打杂的漏出口风，说当时大殿上横七竖八都是景教士的尸首，而且死得很怪，伤口尽在脖子上，有四个口子，只有这般大小。"他说着，用手指比划了一下，丰干见他比划得甚小，怔道："那是什么？"

五明突然打了个寒战："牙印。"

丰干只觉身上冷气飕飕，这等事实在太难让人相信了。他道："怎么会是牙？"

五明道："那时我们也不信，只道有景教士不甘寺院重归僧侣，方才造出此等谣言。只是僧众刚搬回寺中不过十余日，便又出事了，那日，也是个六阴日。"

丰干听得心头发毛，只觉黑暗中似有鬼物出现，道："那日发生了什么事？"

五明看着不动明王像，轻声道："那一日晚间，善谛大师说整日心神不宁，发愿在殿上颂一夜经，我与一个师兄便陪师父守夜。也是今日一般，其余僧众都已睡下了，我随着善谛大师正诵着《曼荼罗经》。那一夜万籁俱寂，连虫子的鸣叫都没有，便如一切都死了。"

他说话时，周围一样静静寂无声，五明声音虽轻，在黑暗中却十分清楚。他拨了几下手中念珠，接道："到了半夜，我忽然听得一边有种泥浆翻动的声音，一时还不知是不是我听错了。就在此时，突然，这儿这块地砖突然一下飞起，在地上砸得粉碎，从地下升起一股黑气。"

五明说得很是平淡，但丰干还是打了个寒战，侧眼看去，那不动明王依然安安稳稳，毫无异样。他咽了口唾沫，道："后来呢？"

五明苦笑了一下，道："那股黑气有股秽臭之气，我一见黑气升起，便晕了过去，醒过来时，却已在房中了，全然不晓发生了什么事。那时我还以为是自己做了个噩梦，但听人说了才知道，晚上与我一同陪同善谛大师守夜的师兄已在当夜圆寂，善谛大师却总是不说当时情形。"

五明说着，眼中只是一片迷茫，仿佛又看到了当时情景。丰干道："那后来呢？"

"后来寺中安然无事，转眼就是十年，我几乎要将此事忘个干干净净。但有一日，忽然寺中来了一个色目人，要见善谛大师。两人在方丈室中密谈多时，旁人也不知到底说了些什么，都不曾在意。到了晚间，那日也是个六阴日。"

丰干知道二十多年前，正是善谛大师圆寂，从此五明接任寺主，此时已说到关键之处。他也不说话，屏住呼吸，只是听着五明的话语。五明喃喃道："那日晚上，我也如今日一般，只觉气血翻涌，坐立不安，翻身起来，隐约听得大堂上有响动。"

他看了看前面，此时大殿上空无一人，一盏油灯正闪烁不定。他轻声道："到了大殿门口，这响动越来越大，不知到底是什么。那时我正值年轻，胆量甚大，走上前去，忽然看见那色目人与善谛大师纠缠一处，善谛大师竟抓住了那色目人，一口正咬在他脖颈处！"

第十章 鬼夜行

这话一出口，丰干只觉如晴天一个霹雳。他隐约觉得那色目人定是个妖人，善谛大师说不准便死在那色目人手上，没想到竟然是那色目人死在善谛大师手上了。而五明说什么当时善谛咬住那色目人的脖子，这番情景他根本想不出来。他顿了顿，壮起胆道："真的么？真的是善谛大师？"

五明脸上闪过一丝阴郁，点点头，道："那时我也吓得魂不附体。善谛大师一向法相庄严，对人和蔼可亲，阖寺僧众对他极其尊敬，没想到他竟然会变成这副样子。那刻他一脸狰狞，便如妖兽，我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生怕善谛大师会扑上来，可双脚也软了，正想逃，这时却突然听见善谛大师在叫我。他说：'五明，五明……'"

五明这般称呼自己，声音甚是虚弱，想必是学那日善谛大师的声音。丰干听得发毛，睁大眼，连大气都不敢出，恍惚中觉得五明的脸也变成了当时的善谛大师。五明忽地叹了口气，道："幸好我还有胆子回头。刚一回头，却见善谛大师脸上多了一层神光，虽然他口角之处都是鲜血，却仍回复了平时的模样。我壮起胆，也不敢走得太近，道：'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善谛大师盯着我看了许久，忽然叹了口气，嘴里念道：'一切如来神力所护，其处不为恶风雷雹霹雳所害，又复不为毒蛇毒虫毒兽所伤，不为恶星怪鸟鸮鹉鸲鸲虫鼠虎狼蜂虿之所伤害，亦无夜叉罗刹部多比舍遮癫痫之怖，亦不为一切寒热诸病疬瘘痈毒疮癣疥癞所染。'"

这一段乃是唐密宗高僧不空所译《陀罗尼经》，是说金刚藏窣堵波有种种灵异，一切恶秽皆不能害，窣堵波即梵语塔、浮图之意。丰干知道善谛大师忽然念此经文，定是心中已有外魔入侵，几丧灵台，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道："师父，善谛大师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五明长叹一声，低声道："那日善谛大师念罢这一段《陀罗尼经》，才向我说明，原来当初那些景教徒抢占了胜军寺，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极西秘咒，整日钻研。只是谁也没有料到，咒术竟然失控，以至召来魔物，最终寺中景教徒尽遭杀身之祸。这魔物每至六阴日便要破土而出，十年前我与师兄随侍善谛大师守夜，恰逢魔物破土之期，师兄竟被魔物吸血而死。那日我吓昏过去，善谛大师以大光明咒镇伏

魔物后，自己也受魔物所伤，心魔渐起。十年已逝，便是善谛大师这等修为，竟然也已无法压住心魔，恰在此时，那色目人便为此事而来。这色目人有摩顶放踵、普度众生之心，真个了不起，可惜他没料到善谛大师心魔反啮时竟会如此厉害，竟然丧生于此。”他说到此处，神情一阵黯然，又道：“善谛大师将此事原委说毕，竟然也圆寂了。原来他心知心魔反啮，便有那色目人帮忙也无法除去，思量之下，惟有以身相殉，镇住妖魔。”

丰干只听说过善谛大师坐化于大殿之上，没想到当中竟然还有这许多波折。他叹道：“可是，高判官与这魔物难道有关联么？”那高天赐为官远在鄂州，照理做梦也梦不到刺桐一带，实在难以相信他手下术士一番做作，竟然并不是为了对付无心，而是在胜军寺的魔物上。

五明道：“我也不太想得明白。当初那些景教徒死后，寺中还留下一具法器，是也里可温教之物，我将其送还给三一寺了，可是方才却在那色目少女背囊中又发现此物，她身边的那少年，又很可能是术剑门的人……”

术剑门！丰干不由暗自咋舌。天下剑派不知有几，术剑门只有三个。但这三个术剑门都是臭名昭著，传说术剑门出来的尽是些旁门左道的妖法术士。那高天赐带来的随从已是左道之士，因为官府出面，胜军寺不得不从，而术剑门来的人又想做什么？

五明此时低声道：“胜军寺已是危若累卵，只怕这数代清誉都要毁在我手上。丰干，你说如何是好？”

丰干已是茫然不知所措，心想：“师父都不知如何是好，我又怎么想得出来？”他想了想，道：“师父，你说怎么办？”

五明也不回答，将烛台交到丰干手中，自己将双手合在胸前，食指曲起，大拇指按在食指上，结成了大日如来剑印，口中慢慢念道：“娜莫三满多母驮南恶尾罗吽。”念罢，双手一错，又结成孔雀王印，接着念道：“曩莫三满多母驮南唵。”

这是八叶莲华咒。随着五明的咒文，那尊近五十斤的不动明王像开始慢慢转动。丰干看得大为惊奇，道：“师父，这……这会动的！”

五明道：“这道禁门是用八叶莲华咒开启的。丰干，你记着了。”

丰干道：“弟子记着。”心中却是一动，暗道：“师父要我记着做什么？难道……难道他怕失传么？”

此时不动明王转了个身，“喀”一声停住了，从下面的帷幔中却发出了低低的机括转动声。等这声音停了下来，忽然从帷幔下传来一个沉重的声音。

这声音并不响，十分沉闷，不注意听也听不到，五明双手极快地变错，又将八叶莲华咒念诵了三遍，这声音才渐渐弱下去。他这才撩起帷幔，道：“来，下去吧。”

里面是一个洞口。丰干在胜军寺十来年了，今日方才知道在这不动明王之下竟然还有这个洞口，这洞自然便是鬼穴了。他见五明的身影消失在洞中，连忙跟着下去，心中只是惴惴不安。

下面曲曲弯弯的一条甬道，却只有两三丈长。一走出这甬道，面前豁然开朗，是个五六丈见方的石室。丰干见师父已站住了，站到他身后，低声道：“师父。”

五明将手中的烛火举得高了点，道：“看，这便是妖魔。”

丰干只道会看见什么奇形怪状的异物，从五明身后探出头去，哪知这石室正中只是一具石棺而已，别无他物。石柩是六边形的，与平时见到的棺材大不一样，打磨得甚是粗糙。丰干看着这灵柩，道：“师父，妖魔便在里面么？”

他话刚说完，忽然觉得脑后厉风掠过，他脑筋甚快，已知遭了暗算，心道：“啊呀，这儿有人，师父已遭了毒手么？”只是他脑筋虽快，手脚却远远跟不上，只觉如遭巨锤一击，登时软软倒下，人事不知。

五明站在丰干身后，将一只手缩回袖里。他的大手印功夫炉火纯青，丰干便是全神戒备也挡不住，何况暗算。他一掌击倒丰干，嘴角忽然浮起一丝笑意。五明的模样向来庄严肃穆，一派有道高僧的样子，此时突然现出这诡秘之极的笑意，丰干若见到，只怕打死他也不会信。五明看了看倒在地上的丰干，喃喃道：“丰干，不要怪师父，这魔头若无鲜血相引，是出不来的。你身虽死，这一件功劳，师父不会忘了你。”

他嘴角还带着笑意，伸出手指，在嘴里咬破了，又在棺盖上画了两道。他画的是个倒着的五角星形，手指到处，血痕隐隐发绿。待画完了，棺盖忽然发出“喀”一声响。听到这声响，五明脸上已露出一丝惧意，身体急速向后退去。他刚退出洞口，只听得棺盖发出一声响，已自己移开，从中坐起一个黑影来。五明手掌翻了翻，那不动明王重又转回，地上的洞口也已合拢。合上后，他才长舒一口气。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就等明天这六阴日了。

黑暗中，他终于无声地笑了起来，笑得极是舒畅。

回到方丈室，刚走到门口，他的脸色突然一肃，笑容尽敛。他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进去后又将门掩上，轻声道：“原来你已经到了。”

＊＊＊

赫连午端着一盆刚煮开的粥，兴冲冲走了过来，无心提了碗筷跟在他身后。本来这粥是无心煮的，只是煮好后赫连午手脚快，先端了就走。到得门前，正要推门进去，无心忽地抢上前来，道：“莎姑娘，我叫无心，是个火居道士。火居道士你知道吧？可以成婚的……”这番话他早就想说了，直到此时才抢在赫连午头里说出口来。可是话未说完，才猛然间发现屋里竟是空空荡荡，莎琳娜并不在里面。

赫连午听得无心的话只说了一半，心道：“阿弥陀佛，这小牛鼻子也有消停的时候。”他端着一盆粥进来，将粥放在桌子，这才发现屋子里竟是空的，失声道：“莎姑娘呢？你把莎姑娘藏到哪里去了？”

无心苦笑道：“脚长在她身上，我哪儿管得住。”他心头却暗自叫苦，心道：“不妙，不妙。”此番到胜军寺来，远非押送一万两赈灾银那么简单，宗真大师只说要自己小心有变，自己见五明一副有道高僧的模样，只觉在胜军寺里大可放心，却不料还会有这等事。

赫连午不知无心想些什么，朝门背后看了看，又去看床底。他小时候在家与兄弟们捉迷藏玩，常躲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他正想看看墙边的橱里有没有，地面忽然一震，他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一把扶住桌子，叫道：“怎么回事？是地震了？”

这一记震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却不曾听到雷声。赫连午抬起头，却见无心脸色忽然变得极其凝重，平时的轻佻儇薄已荡然无存，

心头一动，暗道："咦，这牛鼻子换了个人？"道："牛……道长，发生什么事了？"

地面又是一震。这一记震动更加剧烈，屋顶的瓦片也有一些被震落下来。此时已经睡下的僧侣都已钻出房来。这些和尚平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此时衣衫不整，面如土色，在暗淡的烛光下，一个个倒更如刚从饿鬼牢中逃出来的孤魂野鬼。他们一个个交头接耳，想不通出了什么事，胜军寺中几乎与一个菜市场相仿。这时一个和尚忽然高声道："要地震了，五明大师要大家速速到外间避难！"

这人声音甚响，周围顿时静了静。赫连午心道："真是位有道高僧，胜军寺也不愧为名刹。"哪知他念头未落，寺中便如一锅煮开了的水一般，爆发出一阵哭叫。那些和尚原本就是惊弓之鸟，听这人一喊，场面更是混乱，操起细软争先恐向地向门外冲去。和尚虽说四大皆空，五蕴也是皆空，但刺桐本就繁华，各人佛财倒有不少，随身带的包裹大的几乎有铺盖卷一般，小的也有个提篮大小。这般一来，更是混乱不堪，混乱中只听得大殿上又是一声巨响，震得屋瓦都沙沙作响，似乎整个屋顶都要塌下来，和尚们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在门口挤作一堆，恨不得背生双翅飞将出去，惟恐落后于人。

赫连午茫然不知所措。胜军寺有大小僧众百余人，挤在一处时，着实可观。方才这一声巨响中，他隐约听到一个女子惊叫之声。胜军寺中的女子若不是和尚暗藏春色，就只有莎琳娜一个人了。他心中一慌，运起天地听功夫细细听来，却又听不到了，倒是听得无心喃喃道："是有人提前发动了鬼穴？真这么不要命么？"他心中大奇，刚要问鬼穴是什么，无心道："赫连兄，事情有变，你快走吧，我一个人护不了你周全。"

赫连午本已有夺门而出的念头了，一听无心这般说，胸中豪气大增，笑道："无心道长太小看我了。我神剑赫连氏一门，名动江湖，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什么时候会临阵脱逃的！"他本来已经朝着大门口了，此时却从背后取下剑囊握在手中，大踏步向大殿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无心苦笑了一下，喃喃道："宗真大师，你可要快点来啊，我可支撑不了多久。"

＊＊＊

此时正交五更，是一夜中最黑暗的时刻，而大殿更是暗无天日，仿佛浸在浓墨之中。

站在大殿门口，赫连午心头一震，不敢再踏进去。大殿中原本有长明灯，此时灯火俱已熄灭，里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一股香烛的味道中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腥臭，让人极不好受。他探进头去，叫道："莎姑娘，你在里面么？"心中惴惴不安，既盼着莎琳娜就在眼前，又怕她真在里面。头刚探进去，黑暗中一阵厉风刮面而过，堪堪扫到赫连午的鼻尖，带着一股恶臭，中人欲呕。他大吃一惊，还没回过神来，只觉后颈一紧，却是无心一把拎住他的衣领，将他拉了出来。

一出来，赫连午大大喘了两口气，小声道："那是什么东西？"方才这大殿中仿佛有一头凶猛之极的妖兽，他心中极是担心那是莎琳娜变的。无心却从怀里摸出一道符来，小声道："张嘴。"赫连午不明何意，还是将嘴张开了，无心手一翻，贴在赫连午嘴上，赫连午只觉一股热气从嘴里涌入胸中，吓了一跳，道："你给我吃了什么？"无心却掩住他的嘴，小声道："别说话，进去！"轻轻一推赫连午，两人同时进了大殿。

这回进去，那股恶臭已觉淡了许多，而且大殿里竟然有少许光亮，依稀可以辨认了。赫连午忽然见大殿当中影影绰绰有个人影，他睁大了眼，惊得不敢做声。

那人圆颅直裰，赫然正是五明！

赫连午见五明救醒莎琳娜时，浑然是个有道高僧，心中极是敬服。但此时的五明却已完全不同，在黑暗中双眼放光，正如猛兽一般往四周巡视。只是他对赫连午与无心浑若不见，扫到他们这边便又转了过去。而在五明脚下，有一个横在地上的黑影，从中露出一只雪白的手来，手中还抓着一具灿然生光的圣光。

是莎琳娜！赫连午只觉脑子里一阵炸响，几乎要喊出来。他见无心正小心翼翼地向五明走去，每一步踏出时都极为谨慎，心知若是喊出声来，那是害了他，这声喊到了喉咙口又硬生生吞下。

无心绕着五明走了一圈，每走几步，又弯腰往地上放了些什么东西。赫连午见过无心的本事，心知这道士法术武功皆是甚强，竹林中

那敌人如此奇阵也困不住他，心中有了三分信心。见无心走完一圈，直起身子来，已知他布置完毕，马上就要发动，暗中舒了口气。

他却不知无心心中正在暗暗叫苦。原本计划得滴水不漏，此事在六阴日发动，明日宗真大师便会赶到。哪知竟然提前了一天。现在孤掌难鸣，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心慌之下，这个地户金锁阵布到最后一处，脚忽地一崴，一个踉跄。

第十一章 计中计

这已是地户金锁阵的最后一步。这一步稍许错了点方位，五明忽地一长声，登时见到了无心的踪迹。他出手快如闪电，猛地向无心抓来，哪知无心不退反进，脚下一错，忽地一变腰，一把抱起地上的莎琳娜，反手疾退。只是他先前打了五明一个措手不及，闪过了一抓，退回去时抱了个人，哪里还能如方才一般疾如鬼魅，“嘶”一声，五明已撕破了他一幅袖子，另一手猛地抓向他前心。

此时的五明真个浑如妖魔。无心脑筋极快，猛地向莎琳娜向后一抛，叫道：“快接着！”左手已伸到腰间，一把拔出摩睺罗迦剑，剑光一抹，正挡在胸前。

摩睺罗迦剑锋利无匹，但五明的手指与剑锋一磕，发出“叮”一声，竟然有如金铁相击。无心吓得魂不附体，眼看这一抓再难避过，马上就有裂腹穿心之厄，无心忽地身子一扭，周身浑若无骨，猛地歪了下来，五明这一抓又抓了个空。

这是天竺瑜迦术，是他此番向龙莲寺宗真处学来的，还是第一次使用，便逃过一劫。赫连午看得心惊肉跳，他已将莎琳娜抱在怀中，见无心这一招躲得妙在毫厘，一时竟忘了逃出门去，失声叫道：“好本领！”无心百忙中又听得，又气又急，喝道：“还不快走！”哪知一分心，五明的右手“喀啦”一声暴长出一截，一下搭在他肩上，无心再想逃，可是五明动作快得出奇，一手搭上，另一手立刻伸出，抓住他的手臂，一把已将无心拉到近前。

此时那些和尚已逃得一干二净，寺中周围静得出奇，赫连午被无心一声喝，抱着莎琳娜冲出门去。他虽然一心想逃得远远的，但方才眼角已扫到五明将无心擒住了，终究还是有点不放心，回过头看了看。只见大殿内两个人影闪动不休，隐隐似有风雷之声，在门外已看不清里面情景。他向来对自己武功颇为自诩，见此情景，不由咋舌，心道：“这小牛鼻子武功可真高！”心中既是羡慕，又有三分妒忌。只是那老和尚居然有这般高的武功，实在又让人大感意外，心中不禁有些担心无心的安危。正想着，忽觉怀中的莎琳娜一动，低头看时，只见莎琳娜睁开了眼睛。他惊喜交加，道：“莎姑娘，你醒了！”

莎琳娜睁开眼，看了看四周，忽然坐起来，急道："那个和尚呢？他在么？"

赫连午心知她问的是五明，道："莎姑娘，你放心，他在里面，无心道长正在跟他斗呢。"心道："这小牛鼻子救了我，我却没能救他。阿弥陀佛，但愿他没事。"想到方才妒忌无心的武功，心中不免有些内疚，又道："无心道长武功很厉害，不用怕。"只是牛刚吹过，只听得里面无心大叫道："啊唷！老秃驴！"想必吃了点亏，幸好他叫得中气十足，多半不是什么要紧伤。听得无心的叫声，赫连午心都一沉，咬咬牙，对莎琳娜道："莎姑娘，你快出去，我去帮他！"

他抓起剑囊便要冲进大殿，莎琳娜拉住他，低声道："不要！你……你斗不过他的！"

赫连午道："莎姑娘，我银剑公子赫连午可不是见死不救之人。"心中却有点得意，暗道："莎姑娘对我原来很关心啊。"

莎琳娜踉跄着站起来，看着大殿内。大殿仍然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看也看不清楚，莎琳娜皱起眉头，喃喃道："这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做？唐德洛叔叔的骨灰只能对吸血鬼有用，难道……"她忽然打了个寒战，盯着大殿，脸上已露出惧意。赫连午听得一头雾水，道："什么？吸血鬼？到底是什么？"先前莎琳娜说过铁希是个吸血鬼，他却想不到在胜军寺中竟然也会有吸血鬼。

原来莎琳娜说的唐德洛叔叔乃是佛罗伦萨传教士唐德洛·德·美第奇，四十年前奉教宗之命来大都协助孟高维诺主教，一直渺无音讯。美第奇家族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望族，对这个追寻马可波罗足迹、远赴天朝传播上帝福音的本族子弟一直不能忘怀。几年前，有个从大都回来的客商突然拿来一封唐德洛的信，信中所言令美第奇一族大吃一惊。唐德洛虽然名义上是传教，实际上他这一支世代都是除魔师。当年拔都西征，将美第奇家族世代守护的一个骨灰坛带到了中国，再无下落。这骨灰坛据说储放着恶魔的骨灰，唐德洛东行，便是追查这骨灰坛下落。在信中，唐德洛说他终于发现骨灰坛下落，只是已落入景教徒手中。景教本是天主教的旁支聂斯脱里派，唐时就已传入中原。因为被教廷判为异端，因此虽与天主教同被人称为也里可温教，却与天主教势不两立。这骨灰坛所加禁咒已被解开，唐德洛在与景教徒争夺中，被恶魔附体，痛苦万分，无法西归。思量再三，决定不惜一

死，将恶魔再次封印，而自己的骨灰就将放在刺桐城外的胜军寺中。只是自从唐德洛东行，这一支人才凋零，莎琳娜已是最后一个除魔师了。族中权衡再三，决定让莎琳娜带人前来取回唐德洛骨灰，再次封存。莎琳娜到了胜军寺，才知道唐德洛死前所下禁咒极其厉害，当初景教士想要强行解除，结果遭禁咒反啮，以致死无噍类，惟有拿到唐德洛当初所用的圣光方可破除。只是连夜赶到三一寺，却发现铁希竟然抢先下手，三一寺一战，跟随莎琳娜前来的索尔谛诺死在铁希手上。到此时莎琳娜已然走投无路，她已知道九柳门窥视在侧，惟有行险抢在九柳门动手之前先行解开禁咒。只是她万万想不到，她一向深信不疑的五明居然会在最紧要关头对自己出手。如今当年附在唐德洛身上的恶魔已然转附到五明身上，莎琳娜早就在老人口中听说过这恶魔的可怕，被他吸过血的人，都会变成与他一般的恶魔。可是那些九柳门要唐德洛叔叔的骨灰做什么，五明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对自己动手，而那恶魔又居然能附到五明身上，这些事她实在想不通。她捋了捋一绺披散到前额的金发，道："赫连先生，请你帮我一个忙。"

赫连午听得莎琳娜有求于他，顿时乐不可支，也忘了方才大言炎炎地说要进大殿帮无心了，没口子道："行，行。惩恶除奸，行侠仗义，本就是侠者本份。莎姑娘你要我做什么？"

莎琳娜皱了皱眉，道："方才我刚解开禁咒，那个和尚就打晕了我。不过他不知道，这禁咒虽然解开，仍然可以封上。"她想了想，又道："我怕他会全力反击，你千万要小心。"

赫连午见莎琳娜对自己软语温存，笑道："莎姑娘你放心，我银剑公子的名头不是白得的。"心想纵不能取胜，五明再厉害，自己挡一会总成，为了这位未来的赫连琳娜美第奇，便是再危险也是值得的。

莎琳娜将手中的圣光竖在地上。她的披风撩了起来，露出半截雪白的手臂，臂上多了几个淤青，想必是方才为五明所伤。对着圣光，她喃喃地念颂着，又是那段拉丁文的主祷文。随着她的念诵，圣光四周的尖上开始发亮。赫连午也不懂她念些什么，只是听得莎琳娜声音轻柔娇脆，其中却又带着一股凛然之气，暗道："莎姑娘也会法术。"正想着时，圣光突然一闪，大殿中如同闪过一道闪电，照亮了里面的一切。

＊＊＊

五明一把抓住无心，大为惊喜，心道：“原来这小道士这般不济事……”一口咬到无心脖子上，哪知落齿之下，“喀嚓”一声，虽然连皮带肉咬下一块来，险些连牙齿也崩折了，血却没有半滴。仔细一看，自己咬住的哪里是无心的脖子，竟是抱住了大殿的柱子，一口在柱子上咬下一块木头来。正自一怔，耳边听得无心又低又快地念道：“东方甲乙木，神风雷奴子，唵吽哆吒咭吒敕摄！”

这是绛霄太丹天辖咒，又名运化道平宫咒。这咒语也是五雷混合咒中的一种，威力并不大，无心行法时又匆忙得很，因此根本伤不了人。但这记雷咒起在平地，来得太过突然，“砰”一声，五明只觉眼前一亮，亮光如千万把小刀同时刺入他的身体，痛楚万分。他大为震惊，暗道：“这小道士果然有点门道，竟然有这等本事！”

无心方才被五明抓住，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绛霄太丹天辖咒使得匆匆忙忙，十成威力中只使出了五成，哪知周围却出乎意料地亮了一亮，五明被这阵亮光照到，登时委顿成一团。他又惊又喜，心道：“原来我的五雷混合咒精进如此，看来不比五雷天心大法差了！”正在得意，肩头忽地一紧，却又是五明扑上，一把抓住了他。

这次五明也学乖了，知道无心一旦脱出双手，定然会有古怪，这回抓住了他的双手。五明的力量大得惊人，借着外面透进来的微光，无心看见五明的脸便如蜡烛一般融化得不成样子，也更加狰狞可怖。他大惊失色，双手被封，又使不出五遁术，百忙中飞起一脚，重重踢在五明小腹上。这一脚力量甚大，却如踢上一块磐石，脚甫踢中，趾骨便如断了一般，痛彻心肺，忍不住大叫道：“妈呀，救命啊！”

五明第二次将嘴凑到无心脖颈上，正要咬下，却听得赫连午大喝道：“叱！”三点寒星疾射而来，直射五明双眼。五明双手抓着无心，只略退一步，一只手松了松，无心滑如游鱼，手腕一翻，左手已然脱了五明掌握，极快地结了个手印，喝道：“玉华帝子，太乙真人，灵根握固，与我同生。神光急收，魔道摧倾，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

这是收光咒，为韬光隐迹所用。只是收光咒念得如此气急败坏，只怕亘古以来还是第一次。刚一念咒，无心的身子忽然如缩了一圈，身形疾退，登时退出了五明掌握。他不敢再面对五明，退得远远的，心道：“六月债，还得快，幸亏那淫贱公子还有这一手，马上就把我救他的恩还了。”

忽然听得莎琳娜低声道："无心先生，快动手，我只能再发动一次圣光了！"无心也不知圣光算什么，只是莎琳娜的话他不知为什么总是愿听，心中雄心顿起，惧意全消，一手提剑，一手从怀里摸出一道符，一下抖燃了，心道："臭秃驴，尝尝我的火咒神剑！"他不是佛门弟子，对五明本就没多少尊重，此时见五明入了魔道，更是不客气了。

符纸上的火焰如同被剑身吸进了一般，剑身顿时红了起来。这火咒剑是无心的师傅别出心裁，将道术与剑术合到一处创出来的，天下道士，法剑大多是桃木剑或金钱剑，没有用真剑的，因为这火咒剑极烫，桃木剑与金钱剑都承受不起，因此无心用的一向是真剑。

此时五明还在与赫连午的飞剑纠缠。那三把飞剑轻巧灵动，在空中上下翻飞，来回穿梭，影影绰绰映出五明的脸。五明脸上也如蜡做的一般，五官都没了平时的样子，只是他进退迅捷，那三把飞剑却快如闪电，总是抓不住。五明怒火已起，忽地一长身，正要去抓，心中却突然似有个人在道："不要！"他不由一怔，神智依稀有些回复，正待细细想想，猛地又如一道闪电划过，映得周围一片雪白，照在身上如万刃割体，耳边却听得无心一声断喝，人已欺到他面前，一剑向他前心刺来。

这一剑刺中，五明纵然不死也将重伤，可是剑尖眼前要到五明前心，又是一声巨响，大殿中有六七块石板猛然翻起。这些方方正正的青石地砖每块三尺见方，都有几十斤重，此时却如木板一般纷飞，有一块正是无心与五明所站着的。

无心也想不到还会有这等事，他身体灵便，在空中一个翻身，轻轻巧巧落地。抬眼望去，只见石砖飞起，露出下面的泥土，如木桩一般从中升起一个人来。

僵尸！无心一瞬间已了然于胸，这正是九柳门的尸居余气七杀阵。九柳门借口为捉拿无心而在后山布阵，其实这尸居余气七杀阵是为了对付胜军寺所布的。胜军寺中历代僧侣日日打坐，纵然中蕴邪气，年积月累，外间邪术却也难侵。九柳门从地底将尸居余气七杀咒移到大殿之下，此时发动，威势与在竹林中时更不可同日而语，一举击破寺中佛气。五明也被震得一个踉跄，眼前一黑，七具僵尸如影随形，已迫到他近前，一下将他按住。石板飞起，下面已是泥土，这七

具僵尸如水中游鱼，拖住了五明的四肢往地下钻去，五明挣扎之下，一时还拖不下去，只是泥土已没到了他的小腿处。

五明被鬼物附体后，可以说生人再没一个人是他的对手，但此时眼前却是七具僵尸，根本不怕他去吸血，五明连挣数次，根本挣不动，心中暗暗叫苦，心知九柳门处心积虑，这个阵势恰是神奴的克星。他嘶声道："柳施主，你便杀了我，神奴你也拿不回去了！"黑暗中却听得柳成越阴恻恻道："五明大师，宗主要的是神奴，在谁身上也是一样，识相的快随我走吧，他年蚩尤碑上也有你的名字。"

无心笑道："柳先生啊，久闻九柳门法术精强，果然名不虚传……哎唷……"他本想溜须拍马几句，可是还不待他说完，忽听得柳成越喝道："杀了！"眼前一黑，一个人影已闪到他跟前，当胸一掌，正击在他心口，无心被打得倒飞出去，直冲出门口，重重摔在莎琳娜跟前。

出手之人便是那姓古的。赫连午见无心被一掌击倒，那姓古的又大踏步走上前来，一脸凶相，心中打了个突，忽地站了起来，百忙中向莎琳娜道："莎姑娘，等等我。"手一扬，三支短剑疾飞回剑囊，抢上一步挡在无心跟前，喝道："兀那贼人，快住手！你们要做什么？"

柳成越此时与二宝两人站在大殿的横梁上，双手结印，伺机催动阵势，铁希被绑得粽子一般，就蹲在边上。他目光如电，扫了赫连午一眼，道："小子，你是术剑门的人。术剑三家，你姓张姓余，还是姓赫连的？"

赫连午喝道："我叫赫连午！外号人称'银剑公子'，你记着吧！"

柳成越微微一笑，道："赫连氏天干十剑，地支十二剑，你能排到地支第七，果然有点门道。你们都是邪魔外道，看在赫连于逢的份上，我饶你一命，快走吧。"

赫连午大吃一惊，又气又恼，叫道："什么邪魔外道，少血口喷人，我赫连神剑一门都是侠义道！叱！"他手一抖，三支短剑疾向柳成越飞去。只是他心神大乱，叱剑术失了法度，柳成越手一扬，黑伞一下张开，三支飞剑没入伞面，登时被收了。他扫了赫连午一眼，冷笑道："侠义道？可笑，原来你还不知道，你们术剑三门，都是侠义道人人可得而诛之的邪魔外道。"

原来柳成越并没骗他，术剑门因为与中原诸家剑派全然不同，为武林所不齿，认为他们是旁门左道，东海洗心岛的剑术本是唐初虬髯

客所传下一脉，就因为剑法中夹杂种种咒术，中原剑派觉得太过吃亏，合力将洗心岛逐出七大剑派之列。赫连午一直以为自己的门派是名门正派，扭头看了看无心，道："无心道长，中原剑派真的当我们哀牢山赫连神剑是邪魔外道么？"

无心自然知道，只是他见赫连午一直大为自得，不忍挑破，但听赫连午当面问来，却不得不点点头。赫连午一阵气苦，喝道："不是，我不是邪魔外道！"心中却一阵茫然，暗道："原来我是邪魔外道！怪不得师父叫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手，原来……原来我是坏人！"飞剑被收，也视而不见。

当初湖广行省左平章田元瀚之次女下落不明，高天赐奉田元瀚之命前来捉拿无心，九柳门众人作为高天赐随从，得以便宜从事。九柳门当年与竹山教相争，竹山教教主与教中三子个个不凡，九柳门屡屡吃亏，上一次护送田元瀚次女去龙眠谷，便是想靠着田平章的势力夺得林灵素留下的《神霄天坛玉书》，万万不曾想到中途那少女突现本性，不但一举格杀九柳门的五宝与七宝两人，更是将田必正也杀了。田必正既是九柳门弟子，又是那少女堂兄，本是九柳门赖以取信田平章的关键人物，此人一死，柳成越心知田平章定不会对自己再推心置腹。虽然竹山教经此一役后再无声息，九柳门去了平生第一个大敌，但九柳门与竹山教相争之下，原本一门九人之众，到了此时只剩三人了。思前想后，柳成越心知九柳门若不能出奇制胜，迟早会被别家宗派灭了。《神霄天坛玉书》下落不明，最终不知落到何人之手。此时九柳门的宗主从铁希处得到神奴的消息，命九柳门前来胜军寺。柳成越没什么借口，已准备离开田元瀚自行前来，未曾想田元瀚得知爱女在龙眠谷中消失时，还有个道士来过，此人正是无心。即命高天赐带领九柳门众人前来。柳成越没想到高天赐要来的居然也是胜军寺，大为尴尬，只能随高天赐同来。他见胜军寺中便是五明自己的密宗秘法也只平平，别无高手，放心之极，只等六阴日出手取下鬼穴中的神奴。只是五明竟然能提前解开鬼穴，却是始料未及之事。柳成越不知五明到底是何居心，眼见此时五明与无心先斗了个两败俱伤，九柳门坐收渔人之利，不但得到神奴，也可将无心捉回去向田元瀚交差，他得意之下，几乎要笑出声来，脸上却仍然不露声色，淡淡道："古兄，将这道士带回去吧，我们走。"

那姓古的知道赫连午已无斗志，也不理他，伸手要来抓地上的无心。伸刚要伸手，却见赫连午喝道：“让开！”一掌向他前心击来。那姓古的没想到赫连午竟然还敢动手，伸手挡开赫连午，道：“你真要与我们作对？”

赫连午道：“我不知什么是正邪之分，赫连神剑一族，都是行侠仗义的好汉子！”他的中和寺观心掌修为不比叱剑术逊色，愤愤之下，这一招“火生金莲”使得更是不凡。九柳门邪术原本就对术剑门人效用不大，先前无心又喂了他一道清心符，尸居余气七杀阵伤不得他，出掌更为凌厉。那姓古的术法武功本在赫连午之上，一时竟然攻不破赫连午掌势，反被赫连午逼得倒退了几步。他眼中杀气一现，忽地重重一脚跺在地上，又连着退了三步。

赫连午将姓古的逼退，刚踏上一步，忽听得一声巨响，地砖忽地裂开，从中伸出一双枯干腐烂的手臂，一把抓住赫连午的小腿。赫连午全无防备，双腿立被扼折，痛得冷汗直冒。只是他生性倔强，强自支撑，仍不愿倒下，左手又抖开剑囊，正待发剑，却发现剑囊已空，方才省得飞剑已被柳成越收去。

此时那姓古的忽然又踏上一步，五指撮拢，一声断喝，向赫连午当胸击来。这招“破心锥”赫连午再躲不过，惨叫一声，那姓古的一手竟然如利刀般透胸而入。莎琳娜在后面看得清楚，“啊”地惊叫起来。她与赫连午相识未久，但知道这少年对自己极为维护，见他竟然死在此处，不禁大为痛心。

那姓古的刚杀了赫连午，却觉手上一阵剧痛，可这时赫连午双手明明已被封在两边，他也不知怎么回事，眼前一花，嘴角已中了重重一拳。这一拳力量极大，他被击得倒飞起来，重重摔倒在地。刚一倒地，手一撑，马上又飞身站起，看了看右手，却见右手五指齐断，鲜血淋漓。再看赫连午，已倒在地上，满身鲜血，无心却站在他身边，手中一柄明晃晃的短剑，胸口多了道剑痕，虽然不深，血仍然在不住渗出来。

第十二章 天地反覆

无心见九柳门突然出现，知道凭自己一人之力肯定不是他们对手，自己在胸前布下符咒，故意引那姓古的打自己一掌，要以厌胜术废他一只手。只是他也没料到那姓古的掌力大得惊人，这一掌打得他晕头转向，五脏移位，一时竟爬不起来，若不是赫连午挡住，自己多半要弄假成真，反而伤在那姓古的手上。他人躺在地上，见赫连午死战不退，却不是那姓古的对手，加紧施法，以摩睺罗迦剑在胸口先前被那姓古的打中的地方划过。原本不必划破自己的皮肉也能斩断敌人五指，只是心急之下，连自己胸口也划了道两分多深的伤口，仍然慢了一步。他心中又悔又恨，扶起赫连午的头，道："赫连兄。"

赫连午抬起头，强自一笑，道："道长……好生保护好莎……"话没说完，嘴里涌出一大口鲜血。那招破心锥已刺透他的身体，纵然卢扁重生，华佗再世，也救不了他了。

无心伸手合上了赫连午的眼睛，喃喃道："赫连午，你当然是好汉子。"只是这话说了赫连午也听不到了。他抬起头，盯着那姓古的，那姓古的见无心眼中竟然杀气腾腾，心中一寒，暗道："这小杂毛眼神如此凌厉。"念头未落，眼前又是一花，背心却感到一阵刺痛，无心已如鬼魅般闪到他身后，摩睺罗迦剑顶住他后心，喝道："不要动手，我是火居道士，娶老婆喝酒吃肉杀人，全不在话下的。"话虽然不无轻佻，语气却阴森森的满含杀气，又将短剑一顶，摩睺罗迦剑剑尖没入那姓古的背心，已刺破他的皮肤。那姓古的五指已断，心知不是无心对手，呆呆立着，不敢再动。

柳成越也没料到无心居然会是诈死，心道："小牛鼻子还真了得，居然连厌胜术都会。"他冷哼一声，道："大宝，你该知道怎么办。"

九柳门门主以下八人，分别以大宝至八宝相称。这姓古的名列第二，是九柳门副门主，只是他嫌大宝太过难听，求柳成越不要这般叫他。柳成越因这姓古的道术精强，也不忤其意。此时听得柳成越这般叫他，这姓古的脸霎时变成一片灰白，道："门主，属下明白。"他右手手指已断，秃掌猛地在胸前一拍，伤口的鲜血也淋漓四溅。

这一掌他是打在自己胸口的，无心却觉得当胸被人重重打了一掌，闷喝一声，嘴角也流出鲜血来。但他平时随和，也从不敢生死相

搏，此时愤于赫连午被杀，却犯了倔性，死活不退，摩睺罗迦剑仍然顶住那姓古的背心，心道："糟了，原来九柳门也会这厌胜术！"

厌胜术乃是将他人精魂摄入一物，斩物即如斩人，只是这东西必要被那人碰过才行。先前无心故意以胸口接那姓古的一掌，才以摩睺罗迦剑用厌胜术在掌痕上划了道痕，一举将那姓古的五指斩断。但此时那姓古的用的分明也是厌胜术，每一掌击在自己身上，等如击在无心身上一般。姓古的武功虽较无心有所不及，掌力却比他强得多，无心撑得两掌，只觉胸腹间说不出的难受，第三掌打下时，他心知再挡不住，摩睺罗迦剑一下脱出那人背心，那姓古的第三掌却已落下，此时无心已然放开，这一掌的力道大部都由那姓古的自己承担了，一掌下去，嘴里登时喷出一道血柱，人软软摔倒，无心却也受了三分力，便是这三分力，已让他难受之极，如当胸被巨锤击过一下，胸口一甜，竟似要将五脏都吐出来。他心中骇然，暗道："九柳门的人可真不要命。这一掌……这一掌当真厉害！他要做什么？"

那姓古的使这等招数，自是宁可两败俱伤，也不愿落在无心手中当人质。这一掌下去，那姓古的已软倒在地，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无心受伤亦复不轻，但见五明被尸居余气七杀阵困住，眼看便要被柳成越捉住。他心急如焚，暗道："宗真大师还来不来了？"正想着，却听得柳成越喝道："无心，你真要宁死与我作对么？"

上次与竹山教死斗一场之后，他知道田元瀚对次女失踪之事绝不会善罢甘休，迟早会找到自己头上来。龙虎山是回不去了，龙莲寺宗真大师对他甚为嘉许，无心便想在那儿躲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了再做打算。龙莲寺地处偏僻，宗真大师又为赈济灾民一事奔走四方，募化财物，无心每天打坐炼气，无所事事，倒也自得其乐。有一日宗真突然回寺，带了个客人同来，乃是与宗真并称为密宗三圣的乃囊寺亚德班钦大师的大弟子。宗真向无心说起一桩秘事，数十年前，亚德班钦大师的师弟入中原后形踪不明，这数十年来，同门上下都在寻找此人。一月前亚德班钦大师忽然在入定中见到师弟，说当年在闽中胜军寺发现有妖魔出没，用尽全力将妖魔封住后，自己也为妖物所伤，丧生在胜军寺中了。数十年过去，那妖魔力量越来越大，不日又将出现，请宗真大师协力除魔。而此时胜军寺主持五明恰好也因当地灾荒，派人送信向宗真求援。宗真的大弟子无方年纪已然老迈，功力又

不甚强，小弟子无念重伤犹未痊愈，因此想请无心代为走这一趟，先行到胜军寺查看虚实，自己随后就来。宗真知道无心甚是贪财，但将一万两白银交到他手上时却毫不犹豫，无心感动之下答应。他的乱子是在湖广行省惹的，与闽中相隔万里，心想总不会有差错，哪里想到九柳门像是能未卜先知，先在这儿等着他，此事无心直到此时还想不明白，到底九柳门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他正在寻思，忽然听得五明大叫道："救救我！救救我！"已是平时声音。无心吃了一惊，抬头看去，只见五明胸口以下已没入土中，再过得片刻就要没顶。他知道一旦五明被拖入泥中，便是宗真在此也救不回来了，咬了咬牙，从怀里摸出一张符纸，一口咬破了右手食指，在纸上飞快画了个太极图，往地上一拍，喝道："日月翻覆，天地无形。风雷交激，借我神兵，雷部诸将急急如律令！"

符纸一按到地上，空中起了一道闪电，映得大殿中都一片惨白。柳成越心中怒起，暗道："该死的小杂毛，又要用幻术了。"他见过无心施法，知道这小和尚功底不浅，却还不足以驱使如此巨大的雷电，多半又与竹林中一般是幻术吓人了，沉声道："别理他！"可是话音刚落，却嗅到一股硫磺之气，这道闪电"哗"一声巨响，竟然将屋顶劈破了一个大洞，正落到柳成越和二宝头顶。柳成越大吃一惊，手一抖，黑伞急旋而上，但见这道闪电如金龙夭矫，正击中伞顶，仍然落下。他心知不好，双足疾弹，"砰"一声巨响，闪电已击中横梁。落下地来，定睛看时，只见横梁已断成两截，二宝与铁希两人都摔在一边，也不知生死。这横梁是用数尺见方的山木削成的，极其坚硬，竟然也被闪电劈断，那这闪电定非幻术了。柳成越心道："小这杂毛竟有这等本事！"可眼角瞟去，却见无心面白如纸，嘴角带着血丝，也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柳成越又惊又怒，喝道："小杂毛，你不要性命了么？"

无心微微一笑，道："赫连兄是英雄好汉，小道……也不甘落后。"他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这个五雷血咒是他的禁术，勉强使来，已耗尽他的心力，一句话没说全，身子一软，瘫在一边。还不曾倒地，却觉得靠上一个软绵绵的身体，莎琳娜抢上来一把扶住他。莎琳娜抱住了他，哭道："无心先生，你要不要紧？"

她并不会中原武功，先前见赫连午被穿心而死，心头已疼痛不堪，只觉都是自己的过错，此时无心又倒在地上，更是伤心。无心虽然筋疲力尽，一靠到莎琳娜身上，只觉幽香阵阵袭来，大为受用，纵然还有余力，也不肯坐起来，趁势靠得更紧一些。

柳成越深谋远虑，将这事安排得稳稳当当，虽然当中节外生枝，出现了个色目少女，但铁希原本就心怀鬼胎，反是莎琳娜顺利解开了禁咒，将神奴放了出来。只是眼看功德圆满，无心这小道士却横插一杠，以至功亏一篑。他两眼血红，恨不得一掌将无心打为齑粉，举起手来喝道："去阴间做你的英雄好汉吧！"哪知他手刚举起，边上忽的一个白影扑来，一把扼住他的咽喉，正是五明。

无心的五雷血咒虽然未能攻破尸居余气七杀阵，但这尸居余气七杀阵失了柳成越和二宝主持，已困不住五明了。五明手足齐震，一把弹开那七具僵尸，从泥土中拔身而出。他虽然被神奴附体，但数十年苦修终非无功，脑海中仍有一分神智，见柳成越举起手来，飞身过来，一把抱住柳成越，那七具僵尸也跟着飞扑过来，二人七尸搅作一团。这尸居余气七杀阵是柳成越布下，他自能驭使僵尸，虽被五明扼住，却也不慌，一手顺势连变了三个手印，喝道："疾！"只消缓得一缓，那七具僵尸又能将五明擒下。可手印甫结，却觉真气不顺，手指处一阵剧痛，一个僵尸一口将他的手指咬断了一截。他大惊失色，还以为是无心在做手脚，抬眼看去，无心仍是委顿在地，倒是门外隐隐有个人影，远远地正向这里走来。

在催动这尸居余气七杀阵时，柳成越已觉得与平时大不一样，这七杀阵的威力顶多只有平时五六分，与二宝两人一同主持，仍然未能将五明拿下。那时他还以为这是因为胜军寺大殿佛光充沛，邪术未能发挥之故。此时见到那人，他才省悟过来，这绝非是自己功底不济，而是另外有人布置下了埋伏。只是以他的本领居然未能及时发现，这人的本领实在高到难以想像。

胜军寺竟然还会有这等高手么？他还没转过这念头，肩头却是一痛，五明一口咬在了他肩上。柳成越心中一空，只觉志向野心尽已成空，一咬牙，喝道："九柳门中，惟死而已。天发杀机！"断喝之下，一掌猛地击地上。这一掌力量大得惊人，大殿都似被震得晃了晃。连

那姓古的本已半死不活，此时忽然浑身筛糠也似发抖，张口惊叫道：“不要！门主，不要啊！”

无心心头一凛，想起了什么，从莎琳娜怀里一跃而起，叫道：“快逃！”但他刚站起，却觉浑身骨骼都似散了架，站都站不直，不要说逃了，耳边听得柳成越还在厉声道：“……斗转星移；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他一咬牙，长剑忽地在自己与莎琳娜身周划了个圈，剑尖一带，从中又画了条曲线，已成太极图之形，道：“莎姑娘，不要动！”

柳成越和五明纠缠在一处，那七具僵尸正在乱撕乱咬，大殿中一片鬼哭狼嚎之声，只是柳成越的声音仍然清清楚楚。莎琳娜听得心头发毛，道：“这是什么？”

“尸磷火术！”无心的脸已凝重之极。其实这并不是竹山教的尸磷火术，乃是九柳门的九柳阴符鬼哭破。九柳门与竹山教同出一源，九柳阴符鬼哭破与尸磷火术相去无几，都是阴毒之极的招术，除了施术人，方圆数丈之内的活物尽皆无幸。柳成越竟然在大殿上使出这门法术来，看来已有同归于尽之心。他自己若是要逃，恐怕还有两三分生机，但莎琳娜定会失陷在大殿里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留了下来。他知道这一段《阴符经》念完，九柳阴符鬼哭破已成，大殿之内再无活物，便是此时逃出胜军寺的僧侣，只怕一多半也会丧命。无心画好这太极图，手印越结越快，嘴里爆豆一般念道：“水府神，水之精。驱雷电，运雷声。雷声发，震乾坤。黑猪吐雾，赤马喷烟，毒龙行雨，风伯导前。丁壬二将，水火之源。闻吾一召，急急如律令！”当中还夹着柳成越的声音：“……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这是召水府咒。无心知道自己若能抢在柳成越之前念完咒语，还能有一分活路，因此念得快极。“令”字一落，他在地上所划剑痕忽然“嗤”一声腾起一道水汽，便如将他围在一个圆桶里。只是这水汽只腾上了两尺，忽地又降下了半尺，再升不上去。

无心打了个寒战，双手结印，但手指也微微发抖。柳成越的九柳阴符鬼哭破威力又大得惊人，自己力量枯竭，本领还及不得平时的一分。虽然明知此时再逃已经晚了，惊慌失措之下，还是恨不得抛下莎琳娜逃走。正在惊慌，忽然听得莎琳娜低声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主祷文是用拉丁文念的，无心也听不懂，但只觉听到莎琳娜的声音，心中无限平安喜乐。他定了定神，扭头向莎琳娜微微一笑，心道：“莎姑娘也会点法术，我们当真是天生一对，死在一处倒也不枉……”

这时柳成越厉声道：“天人合发，万化定基！”从那一大团人球中猛地冲出一阵碧火，地面便如涂过一层火油，极快地四周扩散，到了无心布下的剑圈，那层水汽一触即散。见到这等威势，无心吓得面色煞白，他以为自己的召水府咒多少也能挡一挡，哪知竟似毫无用处，他一横心，将莎琳娜向身后一推，手上连变数个手印，只是那道绿火仍然迫上前来。

眼看就要到了无心脚底，猛然间一物破空而来，正插在无心跟前。那是一支禅杖，上面三个铜环不住振响，绿火一碰到禅杖，忽然如同遇到了无形的屏障，急速缩了回去。黑暗中，却听有人喝道：“快出来！”声音虽然平和，竟然隐隐有一丝惊慌。无心一把揽住莎琳娜，急向门外冲出。刚到门外，却见有个少年僧人站在门口，他双腿一软，倒在地上，叫道：“宗真大师，你这老秃驴怎的来这么晚？再不来，我可要骂你了！”

这少年僧人身着月白袈裟，正是龙莲寺住持，号称密宗三圣之一的宗真。无心虽然尊敬宗真，但方才生死一线，情急之下，还是骂了出来。宗真也不以为忤，快步走到无心身边，伸掌在无心顶心一拍，道：“多谢你了。”

无心被他一拍，登时又有了点精神。宗真却踏上一步，站在大殿门口，高声道：“柳施主，南辕北辙万里，知回头时未晚，请出来吧。”

柳成越在里面喝道：“宗真，今日你密宗三圣齐来，姓柳的只怪自己学艺不精，余者不必多说了，哈！哈！哈！哈！”他连着笑了几声，宗真双手合十，垂下头，喃喃道：“善哉善哉，道友，退后点吧。”

柳成越笑声一落，大殿忽然发出一阵“吱吱”的响声，“哗”一声，胜军寺地下便如有个巨兽翻动一般，大片屋顶纷纷崩塌。柳成越心知纵然密宗三圣不伤自己性命，此时受僵尸反啮，又为五明所伤，定难

再活，竟然连胜军寺都给毁了。宗真僧袍一展，在身前围起一堵无形气墙，将无心和莎琳娜都护在身后。无心看得面如土色，心道："这柳成越倒也刚烈……"

尾声

大殿一倒，远远地只听得一片呼喊，那是那批逃出去的胜军寺僧众见寺院被毁，见寺中已无动静，正纷纷赶回。宗真双手合什道："千山古刹，毁于五明一念。道友，入魔易，入道难啊。"伸手拔起禅杖，虽然瓦砾遍地，这禅杖仍是直直插在地上。

无心连连点头称道："是，是。"他看看已成一片瓦砾的大殿，心头一阵凄楚，低声道："大师，有个术剑门的朋友，为了救我死在这里了，请你收拾一下他的遗骸吧。"他知道术剑门臭名昭著，凡武林中人个个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若是收拾尸骸时发现了赫连午的剑囊，只怕会将他当成罪有应得。

宗真皱了皱眉，道："你二叔给我来信，说你居然放弃返回山门，反要他收留一个女子，可有此事？"

无心低下头道："是有此事。只是大师，你知道那女子是谁么？"

宗真低声道："知道。唉，道友，此事还可说你有不忍之心，只是为何又与术剑门的左道之士混在一处？若被你二叔知道，只怕永无回山之日了。"

无心脸上浮起忧伤，道："大师，你当初与我说过，术有正邪，道则一也。术剑门的那位赫连朋友纵然是邪魔外道，可他远远比那些名门正派子弟来得正派。大师你号称密宗三圣，为何还有这些冬烘之见？"

这话是当初无心与宗真初识时宗真对他所说。那时无心自觉出自正派，却误学旁门邪术，心中多少有点自卑，宗真见他灵台不昧，甚是欣赏，分手时对他说了这两句话。宗真此时听得，想起前情，怔了怔，道："不错，不错。"

这时在大殿废墟另一边走过个僧侣，到了宗真跟前，深施一礼，道："宗真师叔，我找到了。"这人身穿大红僧衣，此时旭日东升，映得他一身都似燃烧起来。宗真道："好的，请丹增大师先与惠立大师查

看，老衲即刻过来。”等这僧人一走开，宗真小声道：“此人是亚德班钦大师的弟子丹增，平生最为嫉恶如仇，这番话你可别对他说。”

无心咧嘴一笑，道：“是，他是丹增，我是无心，我也懒得跟他们这些名门高弟说话。”密宗三圣为乃囊寺亚德班钦、金阁寺惠立、龙莲寺宗真三人，丹增是亚德班钦首席弟子。如今亚德班钦年纪老大，他不似宗真有驻颜术，平时总是丹增代师出面，这丹增在密宗之中威望极高，旁人欲与其交往而不得。宗真知道无心看似轻佻儇薄，其实内心颇有傲气。今番能击破柳成越阴谋，几乎全靠无心的帮助，也不多说了，轻声道：“好吧，这些也由你。等一下我将三百两白银给你。”他让无心护送银鞘来此，便以这三百两白银为诱饵。那一万两白银运到此间，是为赈济灾民，先拿三百两来赈赈无心，也不为过。

无心露齿一笑，道：“大师的银两还是用在灾民身上吧，小道还想看看。”

宗真微微一笑。他极少有笑容，但不知为何，看到无心便依稀想起许多年前的自己来了。他看了看四周，小声道：“你走吧，半个纯金不动明尊也够了，留下半个好给寺中僧侣交差。”

宗真一出口，无心脸霎时一红，道：“哪有半个。”原来先前大殿中一番恶斗，那四十七斤零三两的纯金不动明王像倒下来摔成几块，其中一个残片不知何时被无心塞在衣服里。虽只小小一个残片，也有十两上下，宗真方才在救出无心时已在他怀里发现了。他知道无心贪财好色，此番让他当诱饵，又故意将消息泄给九柳门，宗真纵是高僧，亦觉心中有愧，一直未曾说他。此时见无心已经拿了一片，仍然不依不饶，还在打那纯金不动明尊的主意，不由出语点破。无心被宗真说破用意，脸皮纵厚也有点挂不住，还要再说，门口轰然一声，却是那些僧众冲了进来。这些和尚半夜三更逃出寺去，此时听得里面天崩地裂的怪声，想起还有财物没能拿出来，四大不能皆空，又冲了回来。一到里面，发现大殿倒塌，纷纷冲过来翻着地上的残砖碎瓦，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五明身死与否，对他们来说毫不在意，一时间闹攘攘地乱成一片，丹增和惠立都要被挤到一边去了。混乱之中，忽听得门口有人大叫道：“官府在此！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却正是湖广行省判官高天赐。胜军寺里惊雷闪电，在刺桐城中也看得到。说

好明日方才动手，今日出了这等事，高天赐终究担心。待赶到寺中，才发现里面一片狼藉。

一见到高天赐，无心面色一变，低声道："宗真大师，他怎么会追我到这里来？"他一直想不通九柳门怎么会如此神通广大，居然知道自己的行踪。宗真不好说是自己布的圈套，只是道："你快些走吧，别给他瞧见了，又生出事端。"无心不敢多问，道："那我走了，三百两银子先存在大师寺中，我以后来拿。"走到莎琳娜身边，道："莎姑娘，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去。"

莎琳娜看了看那一片废墟："唐德洛叔叔的骨灰也已被风吹散了，索尔谛诺也死了，我……我没能做好。"说着，眼里淌下了泪水。无心最见不得女子哭泣，柔声道："快走吧，有什么事，我帮你想办法。"拉着莎琳娜从偏门走了出去。此时寺中乱成一片，也没人注意他走出去。

高天赐领着小刘大踏步走过来，喝道："五明大师，五明大师在哪里？出了什么事了？"只是寺中僧侣尽在瓦砾堆中刨着东西，也没人理他，已是气恼之极，却见有三个僧人没在翻东西，围在一处指点着什么，走过去道："喂……出什么事了？"险些儿将"秃驴"两字叫出来。

那三人正是宗真、惠立、丹增三人。丹增对这等官府中人睬都不睬，宗真却双手合什，深施一礼道："禀大人，五明大师已然圆寂了。"

高天赐也知道圆寂的意思，骇道："什么？昨天还好好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宗真道："胜军寺为天雷击中，五明大师为护此寺，身遭天火。大人可要看看五明大师法体？"

高天赐对五明毫不在意，道："那古先生呢？他在哪儿？"小刘在一边惊道："看，那不是古先生么？"他对那姓古的畏如蛇蝎，见那人尸体被碎砖断瓦砸得不成人形，仍是心有余悸。此时二宝的尸体也已被刨了出来，堆在一边，挤在一块儿的还有七具干尸。高天赐看了看这一堆尸首，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心道："这可如何是好？这番劳而无功，那九柳门又死绝了，我该如何向田大人交待？"

地上的石板砖块已被丹增翻开，五明的尸身正俯卧在地上。侧着的脸原本变形得不成样子，此时却尽复旧观，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看着五明的尸身，三人不由同时合十，口诵佛号。五明也是中原密宗一位久负盛名的有道高僧，谁知竟然这般下场。惠立看着五明的尸身，低声道："宗真大师，五明大师究竟为何会如此？"

他们三人早已布置停当，由无心将九柳门引入胜军寺，等明日九柳门解开神奴禁咒，密宗三圣同时出手，将神奴与九柳门同时毁去，五明根本不会有危险。哪知五明竟会对鬼穴所封神奴起意，提前解封，以至入魔。宗真念了句佛号，道："只怕，五明大师身上早有印痕了。"

丹增跳了下去，翻开压住五明的几具僵尸。此时没有九柳门的人催动，七具僵尸也只是普通僵尸而已。他撩起五明的袈裟，露出脊背，动容道："果然！"

在五明背后，有一个齿印。这齿印年沉日久，早已痊愈，只是高出皮肉一块。惠立叹道："阿弥陀佛，原来五明大师早就被咬伤了，怪不得他会被神奴附体。"

宗真叹息一声，道："五明大师究竟如何被咬的，只怕也没人知道了。来，将五明大师火化了吧。"

他们此番最主要的目的便是毁掉神奴，哪知刚把五明的尸身翻过来，三人同时"咦"了一声。

五明的胸腹间，竟然如被野兽啃过一样，宗真一阵诧异，对丹增道："丹增大师，神奴是这个样子的么？"

丹增也一阵茫然，道："我也不知，大概也就是这样子的。"他看了看，忽然低声笑道："蚩尤碑六神已去其二，多半不能破土而出了，左道旁门此番元气大伤，多亏两位大师援手。"

此时寺中和尚已将瓦砾翻了个遍，所有尸首都翻了出来，除了七具僵尸，连同赫连午的尸身在内，还有五具生尸。一些老成和尚帮着他们给干尸身堆上柴堆，点着了火，另一些和尚却意犹未尽，仍在地上翻检着，有几个和尚翻到了那纯金不动明尊的碎片，正乐不可支地继续翻检。看着他们的样子，宗真一阵心寒，只觉还不如让无心将整个不动明王像都拿走算了。但听得丹增的话语中惟有得意，全无慈悲，心中不悦，道："只盼如此。"心中忖道："亚德班钦大师有徒如此，实非乃囊寺之福。"

当胜军寺中腾起火焰时，天已亮了。此时的后山阴暗处，一个人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这人正是铁希。

他身上满是血痕，只是走在树林中浑若不觉。突然，他回过头，看了看胜军寺中腾起的火焰，按了按胸口，露齿一笑。

雪白而尖利的牙齿，上面还带着血痕。

第四卷 搜神录

第一章 龙虎山

自汉末张鲁之子张盛以来，龙虎山便是正一教祖庭，至今已有一千一百余年，历代帝王对正一教大多恩宠有加，屡赐封号，此时在位的是四十一代天师张正言。

张正言为第四十代天师张嗣德之子，道号东华子，史称其“貌古神清，沉静寡言”。只是此时的正一教名声显赫，门下却没什么出类拔萃的弟子，因此正一教门下大多没什么名气，高层弟子不是在深山修行，便是在家清心寡欲，下层弟子也只是走街串巷，卖几道驱鬼符、辟邪符，做几堂小法事糊口。只是正一教得名已有千年之久，虽然此时名声不显，来山上还愿进香、解签求符的仍是络绎不绝，人来得多了，龙虎山下不知不觉成了个集镇，酒肆客栈已有不少。其中一家叫“陶氏老店”的，在龙虎山下开了也有十余年了。老板叫陶德业，小时读过几年书，因黄河决堤，家乡遭了水灾，逃难来此。一家三口从茶铺开起，兢兢业业十多年。陶德业本来读过几年书，深谙见人说话这一套，因此口碑甚好，这小客栈开得倒也红火。

这天正是黄昏时分，将客人都招待停当，陶德业将大堂洒扫一遍，叫浑家敲了一碟子核桃肉，热了一壶酒，摇着蒲扇自斟自饮，倒也自得其乐。他平生没别的嗜好，惟有这杯中物，那是日日少不了的。正喝得过瘾，忽听得外面有人道：“大嫂，可有空房么？”心中一喜，却听得浑家在外道：“客官，真个不好意思，……”忙不迭从条凳上跳将起来，一边跑出去一边道：“有，有，客官，天也黑了，请进来吧，我这陶氏老店远近有名，干净便宜，跳蚤蚊子一概没有！”肚里却寻思道：“妇人家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真没见识，中元刚过，正愁没客官来，哪有推出门去的道理。”

他刚跑出门去，一见那客人的样貌，却不由一怔，才知道浑家做什么要借故推托了。这客人身材高大，一身青布衣服，头上挽了个牛心髻，满面于腮，尽是虬髯，相貌甚是凶恶，背后还背着个大大的葫芦。他肚里不由叫苦，心道：“糟糕，不要是个歹人！”这年头兵荒马乱，若是住进个歹人，出了事后这家客栈全赔光只怕还是不够。只是话已出口，收是收不回来了，只得讪笑着道：“只是……只是今日只有

一间柴房有空了，客官若不嫌弃，但给您在柴房搭个铺如何？”心想这等客官定然不肯住柴房的，如此这话转得甚是自然，想必不会得罪这客人的。

哪知他刚一说出口，那客人从背后解下葫芦来，道：“如此正好，我只住得一日便走，有劳店家了。”陶德业听他这般说，心中连珠价叫苦，却也只得赔笑道：“好的好的，客官请随我来。”

这大汉步履十分坚实，每一步都有陶德业两步大，陶德业小跑着才能跟上。走进大堂，陶德业道：“客官，请随我来，柴房便在后面。”哪知那大汉鼻子抽了抽，笑道：“店主东，你可是姓陶？”陶德业笑道：“正是，小姓陶，草字德业……”

那大汉道：“怪不得有这等好酒，不愧彭泽遗风。”他拿起葫芦递给陶德业，又道：“陶东，给我打上一葫芦酒，就是你喝的那种。”

陶德业一怔，道：“客官，这个酒你喝得惯么？”

那大汉道：“这是大内秘法的七煮玄玉浆。陶东，给我灌上一葫芦，我多多地给你银子。”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碎银子来。陶德业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身边居然带着这许多银子，心花都开了，牙一咬，心道：“管他娘的，有钱不赚，是个猪头三。”赔笑道：“是咧是咧，这是我当初在大都时跟我连襟伟兀郎学的，他做过几年造酒坊的供奉，客官当真见多识广，一闻就知道，佩服佩服。”

那大汉笑了笑，道：“果然不错。”这汉子脸上带了笑意，样子倒也不那么怕人了。陶德业接过银子，只觉入手沉甸甸的足有七八两重，心中大喜，道：“客官你先随我挂个号，随后我就叫浑家捅开火，给客官开上一小桌如何？”

那大汉道：“别的也不要了，有酱牛肉便来上五斤。”他拿起桌上挂号用的笔，在簿子上写了几个字，又道：“牛肉要酱得透，热一热，浓浓的挂汁方好。”

陶德业点头哈腰，道：“有，有，小人领会得。”伸手拿过那簿子看了看，道：“那客官坐着，小人马上就去预备。”

玄玉浆即是蒙古人常喝的马奶酒。只是寻常蒙古人所做的酒大多薄而寡味，玄玉浆却是大内改良过的，共有七煮，每煮都有名色，七煮之后，酒味极其甘醇浓郁。陶德业所制玄玉浆虽无大内所制那般精

益求精，已不可与寻常美酒同日而语。他到了酒窖，将那葫芦倒满了，又叫浑家去灶上切上五斤牛肉。陶家老店的美酒牛肉在方圆百里也有个小小的名头，吃的人甚多，因此一锅老汤中总煨着十来斤，随到随吃。浑家在墩上切着牛肉，一边埋怨道："当家的，你也太不晓事！我见这客人不像个正经道上的，才要推他出门，谁知你反将他引进来。五斤牛肉，寻常人吃得了么！"

陶德业夹了个核桃仁放进嘴里嚼着，一边道："妇道人家，懂个屁！吃得多便是歹人么？我听说万岁爷一顿要吃三桌，唤作'吃一看二眼观三'，你这贼淫妇吃得也不少！我先前也不曾见他样子，不过这人花钱爽利，也不似歹人，反正明天就走，乐得赚他这一票银子。"浑家骂道："呸！几两银子便晕了你头，只怕有命赚没命花……"骂得开心了，切下的牛肉多了三四两，她连忙又切回一块去。

切好牛肉，陶德业端了个盘子将一葫芦酒和牛肉都端到柴房门口，叫道："客官，吃的来了。"只听得那人道："端进来吧。"

一进柴房，陶德业一眼便见那汉子正盘腿坐在铺上，眼观鼻、鼻观心地一动不动。他心中一宽，暗道："原来是个道士啊。"这汉子打扮有点怪异，多少像个道士，此时陶德业才放下心来。龙虎山下来个道士，自然不奇，他将盘子放下，道："客官，茅房就在后面，沿着路拐过屋角便是。客官，小心火烛啊！"

那汉子睁开眼，道："陶东，你出去吧。"

陶德业掩上门，刚走出去，便听得里面那汉子拔下酒葫芦的塞子吃喝上了。他微微一笑，心道："果然不是什么歹人。只是不知他是哪儿人，这姓倒是稀见，雁高翔，有气魄得紧！"

第二日一大早，雁高翔洗漱完毕，吃了四个大馒头夹牛肉，会了钞便出门了，陶德业的浑家到此时总算松了口气。龙虎山以山势如龙虎得名，甚是险峻。此时上山之人并不多，雁高翔一路前行，心中却有些惴惴不安。他孤身一人到这正一教祖庭来，原本觉得凭一身本领，正一教门下弟子众多，也不惧他。只是待看到山上掩映在绿树间的道观时，他心中只觉一阵慌乱。

拐过一个山嘴，正埋头前行，忽然听得有人叫道："前面道友，可是来寻家师么？"

这声音来得突然，他抬头看去，只见山道上立着一人。那人长身玉立，身披一件道袍，被风吹得扬起，飘飘然有出尘之想。雁高翔心头一动，走上前去道："道长，在下雁高翔，有事想求见张掌教。"走得近了才发现这道士年纪不过十来岁，只怕尚未及冠。

那小道士躬身一礼，道："贫道张宇初，奉师命在此等候，请雁道友随我来吧。"他年纪虽稚，谈吐举止却大为得体，雁高翔心中生疑，忖道："糟了，张正言居然知道我来！"那小道士张宇初多半便是天师一族，居然在此等候，实在令他吃惊。他见张宇初已在拾级而上，连忙加快两步，道："小道长，真人知道在下前来么？"

张宇初转过头，淡淡一笑，道："家师便在前面的鹤鸣轩等候，道友见了便知。"

此时他已离开上山的大路，转而向一边的小道而行。雁高翔心头一凛，忖道："不对，别是个圈套！"只是眼前这小道士潇洒自如，怎么也难以让人生戒心。

走了一道，前面忽然出现一片松林。这松林有些年头了，不少松树都有合抱粗细，松针如云，便是炎夏，一到此处便尘欲顿消。雁高翔不由得长舒一口气，叹道："真是神仙境地！"

张宇初听得他的感叹，回头淡淡一笑，道："家师便在前面了，雁道友请移步。"

松林中有一幢小小宅院，走到门口，却见月洞门上有篆字写着"鹤鸣轩"三字。门口种了几本芭蕉。蕉叶肥硕，绿如碧玉，红花娇艳欲滴。张宇轩推开门，道："雁道友请。"他先走了进去，雁高翔束了束腰带，方才跟进去。

一到里面，才发现原来里面并不甚小，地上铺着花砖，洒扫洁净，在墙边，果然还有一对仙鹤，一个老道士正背着手站在院子当中看那仙鹤起舞。张宇初一进门，躬身一礼道："师父，雁道友来了。"雁高翔心道："他便是张正言么？"但见这老道士意态雍容，虽只是闲闲站立，确有一派宗主的气势。他大为心折，走上一步道："晚辈雁高翔拜见真人。"

他礼数周到，那老道士却连身子都不转，只是道："雁道友，你所为何来？"

雁高翔怔了怔。他没想到张正言开门见山，说得如此直接，躬身又施了一礼，道："晚辈为竹山教门人，闻得教主现居宝山，特来拜见。"

此话一出，张宇初在一边插嘴道："你是听谁说的？"他年纪终稚，虽然一路上雍容大度，此时终沉不住气，露出少年本相。雁高翔道："真人，晚辈是从何得来的消息，恕不能奉告。敝教主是否真在宝山之上？出家人不打诳语，请真人明示。"

老道士仍不回头，淡淡道："贵教主如今已不在人世了。"

这话如当头一个霹雳，惊得雁高翔目瞪口呆，道："什么？这是真的？"

"贫道从无虚言。"

雁高翔脸上变了数变，犹是惊疑不定。他辗转打听到这个消息，本来还打算若是龙虎山的道士不认账，便拿出证据来，哪知这老道士一口应承，却说教主不在人世，这便死无对证了。他想了想，道："那么，请让晚辈看看教主法体。"说着，手中已运好了玄冰真气，只消这老道士说一个不字，便要拔出水火刀来。他胆大包天，正一教纵然得享大名已逾千年，他仍不惜一斗。

玄冰真气方才凝聚掌心，耳边忽听得张宇初喝道："大胆！"眼前青影一闪，却是张宇初拔剑在手，冲到了他跟前。雁高翔大吃一惊，这小道士年纪甚稚，武功竟然如此之高。眼前剑影纵横，他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沉声低喝一声："中！"右手已一把抓住塞住酒葫芦的高粱秸，一道黄光闪过，"当"一声，水火刀与张宇初的剑相交，张宇初只觉浑身一震，不由倒退了好几步，心中又惊又惧。

他却不知雁高翔心中更是惊愕之极。正一教如今门人虽众，但人材凋零，众所周知，除了教主张正言以外，别无出色高手。可是眼前这个少年年纪甚稚，道法武功竟然如此高深，正一教哪里是传说中的后继无人了。他见张宇初虽然震退，身法依旧如行云流水，定睛看去，见他手里握的是把木剑，心道："原来如此，水刀奈何不了他，看来要用火刀。只是……"

原来雁高翔的水火刀是以葫芦中的美酒化成寒冰，平时与人对敌，旁人用的不是精钢长剑，便是镔铁单刀，与他的水火刀相交，寒气循兵刃而上，不消几下便冷得握不住，武功便大打折扣。可是张宇

初所用乃是木剑，便是与雁高翔的水火剑相交再久，兵刃上也不吃亏。若是化成火刀，自然能一击得胜，可若是这一刀把握不住方寸伤了张宇初，那自己也别想下山了。

他正在犹豫，张宇初的木剑却在地上如走龙蛇，划了一道符，左手捏个诀，刚要张口，那老道士喝道："宇初！不得妄用五雷天心大法！"

五雷天心大法！雁高翔对这门正一教的至高道术闻名久矣，张宇初竟然随手便能使出，他大吃一惊，又退了几步。张宇初被这老道士一叱，浑身一凛，收了法剑，脸上却是一副悻悻然不服气的样子。雁高翔见他收了剑，顺手也将水火刀纳入葫芦中。这水火刀出了葫芦是刀，入了葫芦便是美酒，张宇初看得大为惊奇，才想用五雷天心大法与雁高翔来比个高下。他年纪还小，虽然武功道法修为俱已不弱，涵养终究还差了些。

雁高翔恨恨道："原来正一教得享大名，竟是仗势欺人的。"他上山时踌躇满志，但与张宇初过了一招，已是傲气全无。张宇初一个如此年幼的小道士，居然已能与自己不相上下，那张正言的道术武功不知已到何等境界。他方才还为张正言不转过头来而心怀不忿，此时却觉得以正一教宗主之尊，这点架子也是应该的。可心里虽是佩服，嘴上却仍然不肯服软。

那老道士道："雁道友此言差矣，本来如此，谈何仗势欺人，若雁道友不信，那也只能由得你了。"他语气平和，但话中隐隐也有威胁之意。雁高翔凛然不惧，道："张真人，天下诸事，都抬不过一个'理'字。晚辈想见我家教主，真人既说我家教主已不在人世，但法体难道也已不在了么？晚辈这点微薄道行自然不在真人眼中，若真人明言不让晚辈谒见我家教主，晚辈便惟死而已。"

他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张宇初在一边听得直恼，喝道："大胆！你……"只是他还没说完，身后屋中忽然有个人道："这位小友胆大可喜，宇初，让他进来吧。"

这人声音有些有气无力，但话语间却有着一种异样的尊崇。张宇初一听到这个声音，肃容躬身道："是，是。"那老道士却也转过身来，道："真让他进来么？"

“天下诸事，都抬不过一个‘理’字。这位小友说得也是，这是他们竹山教教主的事，自然他也该知道。”

这人说到这儿，忽然咳了两声，那道士不自觉踏上一步，到了门口却站住了，道：“大哥，你身子可还好？”

“还行，让他进来吧。”

雁高翔越听越奇。正一教中，自是教主张正言为尊，可是此人说话，这老道士却显得大是尊敬。这时那老道士转过身，对雁高翔道：“雁道友，家兄请你进去。”

雁高翔虽不曾见过张正言，却也知道张正言是第四十代天师太乙子张嗣德的长子，并无兄长。他恍然大悟，才明白眼前这老道士并非张正言。他行了一礼，道：“晚辈还不曾请教真人尊姓大名。”

那老道士正推开门，闻言转过头，道：“贫道张正常，道号仲虚子，这是犬子张宇初，雁道友请。”

雁高翔整了整衣服，方才走进去。张正常将门掩上了，仍是背着手闲闲看墙边的双鹤对舞。张宇初耐不住了，轻轻走了过来道：“爹，这人是左道之士，伯父又受重伤，不要紧么？”

张正常也不回头，只是低声道：“旁门左道，只是修行法门而已。正教有邪士，旁门亦有正人，此人眸子炯炯，不是歹人。”他沉思了一下，忽然叹道：“正一教立教已久，如今教规松懈，门下弟子大多不求进取，倒是旁门中英才俊彦迭出，真是愧对祖师啊。”

原来中元日那天，张正言忽然将一直别居一山修行的弟弟张正常叫了过来，道：“吾自袭教以来，遭时多难，今逝期至矣。”张正常听兄长说出这话来，大吃一惊，才知道中元日前一天夜里，突然有一干妖人上山偷袭。龙虎山门人虽众，却没什么高手，竟然无一人发觉。那些妖人正是为那竹山教少女教主而来，当初无心帮助张正言夺回《神霄天坛玉书》，张正言允他重列门墙，无心却要伯父收留这竹山教的少女教主，化去她身上所涵妖魔。只是以张正言之能，竟然也未能将那少女体内的妖物驱除，妖人偷袭之时，张正言正在搜寻旧书，结果那少女竟然被妖人硬生生撕裂，而张正言也中了暗算，受伤极重，因此在这鹤鸣轩静养，请张正常父子为己护法。张正常以前因为兄长对门人太过放纵，又过于拘泥门户之见，正一教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屡上谏言又不为张正言所从，心灰意懒之下才别居

一山。此次回山，见兄长受伤，门人弟子居然还云里雾里，莫知所以，更是痛楚。

张宇初忽道："爹，孩儿他日定要整顿教规，让正一教重归大道。"他年纪虽稚，这话说得却大为不凡，张正常一惊，道："你？"摇了摇头，只是不信。

张正常自不曾想到，张宇初日后大为有名。接掌正一教第四十三代天师之职后，效法北派全真教"真功"、"真行"，立下《教门十规》，一辟门户之见，向别派的体玄子刘渊然学净明法，又向丹鼎派学内丹法，正一教终于面目一新，他本人亦为人称颂是"贯综三氏，融为一途"，为正一教中第一饱学之士。（按史载，张正言卒于元至正十九年，张宇初于是年出生。）

第二章 六神

莎琳娜将两柄火铳放在桌上，卸下铜制铳管，用一根通条缠着一块沾着油的布细细擦拭。火铳威力甚大，但每发射一次，火药残渣就会沾在上面，不早点擦掉，下次发射时威力便会大减。正擦着，门上响了两下，听得无心在外面道："莎姑娘，我可以进来么？"

"进来吧。"莎琳娜将一支火铳装好，放回斗篷里才去打开门。一开门，却见无心端着了一盆热腾腾的汤站在门外，莎琳娜刚打开门，他便冲了进来，将那盆汤放到桌上，道："莎姑娘，你尝尝这个鱼羊双鲜，这是他们的招牌菜，煮得很入味。"

那汤十分浓厚，白如奶汁，香气扑鼻。从胜军寺出来，为了躲开追捕他的高天赐一行人，无心将莎琳娜带到这个客栈来，便点了四五个菜。别的炒菜还则罢了，这个鱼羊双鲜可是别处吃不到的，他非要自己端上来，如此这位金发碧眼的莎姑娘才会领自己的情。他刚放下汤盆，见桌上的火铳，吃了一惊，道："这个是火铳么？"

莎琳娜道："你们也有？"她也不想多说，将另一把火铳擦干净了，便收到斗篷下。

无心道："有是有，好像没这么小。"他知道火铳威力甚大，莎琳娜有这两把火铳防身，怪不得胆子能这么大。他舀了两碗汤，将其中一碗推到莎琳娜跟前，道："莎姑娘，你尝一尝。"他见莎琳娜面色阴郁，令人生怜，心中大起护花之念。

莎琳娜犹豫了一下，舀了一小勺汤，直着送到口中。无心见她喝汤时汤勺是直直放到口中，无声无息，笑道："这个汤啊，要这样喝才好喝。"他说着，也舀了一勺，横着放到嘴口，稀哩唿噜地喝了起来，咂了咂嘴道："真鲜，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了。"说着，眉毛也当真动了动，似乎真要掉下来了。

看到他这副样子，莎琳娜"扑"一声笑了出来。她万里远来，一路上全靠索尔谛诺护卫。索尔谛诺三代都是她美第奇一族的家臣，对她这个小姐也恭顺之极，连正眼都不敢看，向来没人跟无心这般朝着她挤眉弄眼。只是一想到索尔谛诺已在三一寺中死在了吸血鬼铁希之手，莎琳娜脸上又沉了下来，道："那位赫连公子，他家里人知道了么？"

无心见莎琳娜一笑，心中一动，绮念顿生，险些要忘乎所以。但见到她的脸又沉了下来，他的心也顿时一沉，心道："该打！那位赫连兄是为她而死的，我好歹也该装出点痛苦之意，不然莎姑娘要看轻我的。"

赫连午是哀牢山赫连氏一族的人。赫连氏号称神剑，是术剑三门之一。这三门都被正统武林看作邪门外道，人人不齿，赫连午却一直以为自己出身于名门正派，而他的为人也同样是光明磊落，侠肝义胆，满脑子都是行侠仗义，先是救了莎琳娜，后来为救无心，死在九柳门手上。无心性子有些轻浮，当时激于义愤，为了给赫连午报仇不惜与九柳门生死相搏，事情过后，却几乎要将赫连午忘了。见莎琳娜提起赫连午，他正色道："莎姑娘放心吧，我已请宗真大师向他家里人传信了，到时会将他的骨灰带回去的。"他想了想，又道："对了，莎姑娘，你没能将叔叔的骨灰带回去，家里人会不会怪你？"

莎琳娜此番前来中土，为的是取回叔叔唐德洛的骨灰。当初拔都西征，将美第奇家族世代守护的一个据说存放着恶魔骨灰的坛子带到了中国，唐德洛便为追寻骨灰的下落辗转东来。当时他在胜军寺发现骨灰下落，但骨灰封印已被解开，恶魔附到了他身上，唐德洛心知已不能西归，不惜一死而再次将恶魔封印。可是莎琳娜此番前来，骨灰的封印又一次被解开，这次是胜军寺住持五明被附体。此时五明的骨灰已为密宗三圣所得，恶魔虽为中土高僧封住，但唐德洛回归故土的心愿却已永远无法实现了。这些事莎琳娜都对无心说过了，无心自是大为关心。

莎琳娜道："无心先生，不要紧的，我能带回唐德洛叔叔的圣光回去，他的心愿便已了了。"

无心松了口气，道："那就好。"还想再说几句，忽然面色一变，低声道："外面有人！"

无心看似轻佻，却身经百战，谨慎之极。他的道术武功虽然谈不上是顶尖，但单论机敏，只怕天下还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他二指轻轻一捺桌面，人似一抹轻烟，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站到了门边，手按住剑柄，正待发话，却听得门外有人道："无心，是我。"

这是龙莲寺宗真的声音。无心长舒一口气，拉开门，道："大师，是你啊，我……你这是什么打扮？"

一见到门外的宗真，无心险些要捧腹大笑。宗真驻颜有术，一直是个少年僧侣打扮，此时却穿着一套寻常衣服，头上还戴了个帽子，活脱脱便是个富家公子，若不是他对宗真尊敬之极，几乎便要嘲讽几句。但见宗真脸上虽然还是挂着一丝笑意，眼神却大是凝重，这话又咽了回去，正色道："大师，有什么异样么？"宗真一直都穿着僧袍，改装前来，只怕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无心心思灵敏，马上便醒悟到了。

宗真一进来，掩上门，便摘下帽子。他这几十年来穿惯了僧袍，纵然心无点尘，穿这寻常衣服也有些不自在。他看了看莎琳娜，无心忙道："大师，你还不认识莎姑娘吧，她是……"话未说完，莎琳娜已站了起来，道："大师好，我叫莎琳娜·美第奇。"

"美第奇？"宗真走到莎琳娜跟前，打量了她一下，合什道："莎琳娜姑娘认识加西·美第奇先生么？"

加西·美第奇是莎琳娜的祖父。莎琳娜听得这个少年和尚居然说出自己祖父的名字，大吃一惊，道："那是我祖父。您是……"

"老衲宗真。四十多年前，在西域与加西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一别四十余年，加西先生现在想必胡子也白了。"

加西·美第奇当年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唐德洛是他侄子，年纪却比他还要大些。当初加西与唐德洛两人同来中土，因为查寻两年仍然漫无头绪，加西想念故土，但先行回去，在经过龙莲寺时，正值大雪封山，便在龙莲寺借宿一日，与宗真有过一夜长谈。只是宗真的模样仍然是个少年人，莎琳娜睁大了眼看着宗真，还是不敢相信。无心已明白莎琳娜在想些什么，道："莎姑娘，宗真大师今年已经九十多了。"

莎琳娜一阵骇然。在胜军寺见到宗真时，她只觉这少年僧侣有股令人咋舌的气度，哪想到竟是个偌大年纪的老者。宗真也不愿多说，只是道："莎姑娘，你此番前来，可是为了胜军寺中的魔物？"

莎琳娜道："那是我唐德洛叔叔的骨灰。"

宗真点了点头道："那就没错了。莎琳娜姑娘，请你回去禀上加西先生，便说龙莲寺宗真问他安好。"说着，扭头对无心道："无心，你带我去你房里吧。"说罢便走出门去。

无心已见宗真似有什么欲言又止，心中狐疑。宗真身份极高，气度不凡，从来没有这等吞吞吐吐的时候，他不敢多说，随着宗真走了出去。走到门口，又回头道：“莎姑娘，有宗真大师在，那魔物被封住后再不会有波折。”他见莎琳娜脸上仍有不放心的意思，拍拍胸脯道：“你放心吧，我给你起过一课，上上大吉，一路平安，利涉大川，你一定能平安回到……回到佛……那个罗刹的！”

先前莎琳娜跟他说过自己是佛罗伦萨人，无心也记不住这等拗口的名字，而佛与罗刹之类，他在龙莲寺住的时候倒听了不少。他说为莎琳娜起过一课便也不假，只是无心对卜卦学得并不精，卜得了一个蛊本卦，卦辞是“元亨，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元亨，利涉大川”还算好说，后面的“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却实在不知是什么意思。莎琳娜也不知他说些什么，见他走出门去，嘴里只是喃喃道：“无心先生，你……你能送我启程么？”

无心怔了怔，脸上露出笑意，没口子道：“好，一句话，送你回那个佛罗刹都成！嘿嘿……”还要说几句一路上一定好生照顾之类，又怕莎琳娜听了害怕，不要他送了，硬生生吞了回去。走出门，脸上仍是忍不住浮出笑意。

无心一出门，莎琳娜从斗篷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占星盘来，又看了看，脸上浮起一丝忧色。赫连午之死让她极为内疚，她实在不愿无心也出什么事。其时占星术在欧洲各国大行其道，大学中都开占星术这门课。莎琳娜一族本是除魔师，对占星术也颇为精研，因此给无心排了个星盘。只是排出来大为不吉，无心的运势极其不妙，她心中也极是不安。

＊＊＊

无心的房间便在莎琳娜隔壁。一进门，无心刚把门掩上，宗真便叹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央勾陈，四方螣蛇，我一直想不通这白虎神怎么会在东南一带，原来如此。”

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螣蛇是阴阳家所谓的“六神”，无心是道士，自然知道，只是从宗真嘴里听到，他大为惊异，道：“胜军寺的那个魔物是白虎？”

宗真脸上仍带着微笑，眼中却闪过一丝忧色，缓缓道：“无心，你想必知道上古黄帝与蚩尤的战事吧？”

蚩尤属炎帝一系，黄帝时与八十个弟兄起兵反乱，在涿鹿决战失败，被黄帝擒斩，这个上古传说无心也早就知道。他道："这和六神有什么关系？"

"黄帝斩杀蚩尤，立碑于墓前。"宗真抬起头，似乎要透过屋顶看向天空，低声道："此碑又称六神镇魔碑，绝不能开。但如果有人能聚齐六神，便会解开蚩尤碑，那时，蚩尤之魂便能复生。"

无心搔搔头皮，道："还有此事？解开后又能怎么样？"

"蚩尤复生，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宗真的声音已是变得极轻，"六神本散布四方，青龙本在东海之中，数十年前世祖征倭失利，便是因为遭到青龙禁咒反噬。"

当年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渡海远征，倭人初战失利，惶惶不可终日，只道此番难逃灭国之灾，结果远征军两次都遇到大风而全军覆没，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无心道："青龙禁咒？那是什么？"

宗真道："此事要从我师叔说起。"

无心大吃一惊，道："大师还有师叔？"宗真年纪已近百岁，出生时想必宋室尚存。宗真点了点头，道："我师叔是个俗家，本是范文虎麾下一个小官，也随军跨海东征，便是他在海上解开青龙禁咒，召来大风，使得船队全军覆没的。"

无心更是吃惊，道："他为何要这般做？"

"宋军崖山一败，世人传说陆秀夫丞相背负幼帝投海自尽，却不知陆丞相实已派了御林军将幼帝送往日本，师叔本是宋臣，也知晓这个秘密，因此不惜在东海之上解开禁咒，使得十万大军遭遇飓风，全军覆没。"他顿了顿，又道："其实不止是他，当初三征安南陈氏，一般落败，也是因为陈兴道将军手下有个异人解开了朱雀禁咒。"

无心打了个寒战。当初蒙古人每战必克，惟有征日本、征安南迭遭败绩，他道："六神之力，居然如此之大么？"

"仅以青龙朱雀一神之力，便可抗十万大军，一旦六神聚齐，蚩尤复生，便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宗真忽地长叹一声，笑意尽敛，接道："苍生苦难，不知伊于胡底。"

宗真修为精深，声音向来圆润优雅，此时的语调却有种说不出的疲倦。无心心中一动，忖道："宗真大师怎么也动心了？"他倒没有宗

真这等为天下苍生的胸怀，见宗真说得郑重，仍是淡淡道：“还好白虎神已经被大师收了，他们想必也打不开蚩尤碑。”

宗真叹道：“无心，你想错了，其实要解开蚩尤碑禁咒，并不是一定要六神，只消能找到与六神威力相仿的，一样能解开。”

无心道：“与六神威力相仿？天下还有这等魔物么？”

“肯定会有的。乃囊寺亚德班钦大师怀疑有人正在搜罗六神，因此才要你来引出这些人。”他说着，又叹了口气，道：“可惜那九柳门是引出来了，没想到他宁死也不肯说出谁是他背后之人。”

无心恍然大悟，心中大为震怒。胜军寺之事，他只道是为了押送银鞘而已，没想到背后还有这等秘密。九柳门法术非同等闲，无心也差点死在寺中。他干笑了两声，道：“还好我命大，大师，你一个出家的有道高僧，原来也会骗人。”他不敢对宗真发脾气，不过挖苦话却不能不说。

他本以为宗真不会介意，哪知宗真面色一下变得如同死灰，双手合什，深施一礼，道：“是，无心小友，老衲很对不住你。”

无心吓了一大跳，忙还礼道：“哎呀，大师这样可折杀我了。”他眼珠子转了转，道：“六神威力如此之大，不知他装在什么地方。”

无心见宗真极有内疚之意，原先对宗真的一点不满登时烟消云散。其实此事开始便是因为丹增坚持，宗真并不同意。只是丹增是乃囊寺亚德班钦大师的首徒，亚德班钦名列密宗三圣首位，如今年事已高，丹增是替师行事。宗真年纪虽比亚德班钦更大，但亚德班钦执掌密宗，他虽然心中不愿，也只得从命。这一路上，宗真对无心的安危极为担心，此时见无心只受了点小伤，心中欣慰之极，内疚之意也更深了。无心知道这般内疚对宗真修行极为有碍，因此东拉西扯，扯到别的地方去。

宗真道：“六神威力虽大，却能附在人身。无心，你要你伯父收留的那位女施主，身上所附便是朱雀之灵。”

无心惊得目瞪口呆，道：“什……什么？那竹山教的少女教主身上竟是朱雀？”

宗真道：“是。东华真人给我寄了封信，说的便是此事。”他坐了下来,喃喃道：“黄帝本道家之祖，所以当初亚德班钦大师虽然知道有

人私开禁咒，却不知究竟是什么。东华真人为解开那少女身上的魔咒，才发现竟是有人在她出生前下了朱雀咒。六神本是禁持天下魔物，当今之世，道消魔长，若任由这些人将六神聚齐，解开蚩尤碑，只怕妖魔横行，不知世上将成何等模样。”

无心只觉身上一阵阵发凉。离开龙虎山后，也觉得那些邪灵小鬼现在越来越多。他靠给人驱邪捉鬼赚钱，鬼物多一点不是坏事，只是从来没想过这是有人解开六神咒的缘故。他想了想，道：“原来《史记》中所说的八神，便是此事啊。”

宗真一生无书不读，《史记》也读过的，道：“正是。秦汉所祠八神，除天兵二主外，便是六神。”

原来《史记》有载，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这八神中，一曰天主，便是帝俊祠，三曰兵主，祭蚩尤。《史记》中说：“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故老相传，蚩尤姓阚，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亘天，如匹绛帛，当地土民称之为“蚩尤旗”。山东华州至今尚存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相传都是蚩尤子孙。

无心道：“这般说来，蚩尤碑便在东平了？”

宗真摇了摇头，道：“我接到东华真人的信，马上便托了惠立师兄前去查看。但东平蚩尤墓并无异样，只怕蚩尤碑并不在此处。”

无心道：“那在何处？”

宗真皱了皱眉，道：“你托付给令伯父的那少女，究竟是何许人也？”

无心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道：“她是湖广行中书省左平章田元瀚的次女，大师。”

那少女因为身负异禀，体内蕴涵妖物。妖物一旦苏醒，她便化身为竹山教教主。当初无心见到这少女，心中大为怜惜，不惜放弃了伯父要重收他入门的机会，才送她去了龙虎山，请伯父解除她体内妖物。也因为他将田元瀚次女带走，因此田元瀚才会命判官高天赐带人前来追捕无心。

宗真道："原来如此。"他沉吟了一下，又道："无心，明日你就随我去一趟龙虎山拜见令伯父，一来向他叩问详情，二来请他让你重回山上。"

无心欣喜若狂，道："真的么？大师愿为我美言几句么？那晚辈真个感激不尽。"他知道伯父与宗真虽然分属佛道两家，但伯父对宗真大师向来极为尊敬，若得宗真缓颊，回山自是有望了。只是转念一想，脸上忽地又沉了下来。宗真见他面色变化不定，道："怎么，你不愿回山么？"

无心道："那位莎姑娘……她要回去了，我答应过送她回去的。"他既觉得宗真肯为自己说情，这机会难得之极，但如果和宗真回龙虎山，只怕便与莎琳娜永无相见之时了，心中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

宗真见他如此，眉头微微一皱。宗真一生只在青灯古佛前度过，对男女之事全然不解。他的弟子无念也因为勘不破情关，差点便被他逐出门去，此时见无心疑豫不定，心中不悦，正要说两句，外面忽然有个人惊叫道："好大闪！"

第三章 六丁六甲阵

那是客栈老板娘马林氏的声音。这马家客栈在刺桐也有个小小的名声，老板娘马林氏里里外外一把手，极是能干，马老板被管得服服贴贴，只是马林氏说话的声气甚尖，此时夜已渐深，声音更显得突兀。宗真道："要下雨了么？"一推窗，窗外月白风清，却不见有雨意。他略微一怔，扭头却见无心呆呆地看着窗外，眼里露出惧意，心头一动，道："有异样？"

无心嘴唇都在哆嗦，道："这……这是五雷天心大法！"

宗真奇道："难道是你长辈到这里来了？"他知道张正言地位甚高，极少下山，多半不会来，而五雷天心大法是正一教至高道术，能学会这等法术的只有天师嫡派子侄，便是无心也不会。如果真是正一教长辈来此，不知究竟有何事。

正想着，天边忽地又掠过一道闪电。这道电光有如韭叶，一闪即逝，随着电光，远远传来了一声闷雷，这声雷却是上次那道闪电发出的。宗真更为惊奇，心道："究竟是什么人来了？"定睛看去，那道闪电落地之处大约在三四里外，并不是胜军寺的方向。他心中一惊，暗道："不对！"

无心坐立不安，道："大师，我伯父说要来这儿么？"

宗真摇了摇头，道："东华真人不曾说过。"心中却是一紧。

无心喃喃道："这是太微垣洞灵天元雷。五行五雷，难道布的是天罗地网？"他干笑了一下，又自言自语道："不会吧。有谁会如此棘手，居然要用到天罗地网。"

宗真见无心脸上惊疑不定，道："天罗地网是雷阵么？"

无心点点头，道："是，只有嫡派正宗才学得到。"他的话音有些苦涩，自是说自己没学到了。

这天罗地网是五雷天心大法中的至高雷阵，号称龙虎山镇山之宝，若非对付极厉害的大敌，绝不动用，自宋亡以来，只用过两次。第一次是成宗元贞二年时，盐官、海盐两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蚀契殆尽，延及州城下。州官无奈，请当时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作法。张与材以五雷天心大法布下天罗地网阵，封住海怪退路，再投铁符于

水，铁符三次跃出水波，雷电大作，终于歼灭一个鱼首龟身，长达丈余的怪物，潮水才算退去，而第二次便是张正言八年前刚执掌教主时用过了。八年前，无心尚是个懵懂少年，只依稀记得当时雷电如织，吓得他连话都不敢说。此时见连着两下闪电，隐隐便似当年，不由惊异。但他见方才这第二道闪电已然后继乏力，若有人以此来布天罗地网，多半布不成的，因此也不敢相信。

这时，忽地又是一道闪电下击，这道闪电却长了一倍，也粗了一倍有余，映得满天俱白。无心“啊”了一声，倒退两步，道：“真……真的是五雷天心大法！”

宗真道：“我去看看，你在这儿等着，千万别走开。”他将身一纵，跳上窗台，双袖一扬，如两片吃饱了风的布帆一般，人已如一抹轻烟没入黑暗。无心没想到宗真突然就走，还想说什么，但宗真去势极快，早已不见踪影，院子里那马林氏却根本不曾见到有个人跳窗走了，还在嘀咕着天时不正，干打雷不下雨云云。无心想要跟出去，但宗真走得太快，若他也跳出去，多半会被看见。

他急匆匆走出门去，刚走到院子里，马林氏见无心出来，忙赔笑道：“道爷，这么晚了还要出门啊？”虽然当初全真教与密宗论辩失利，道教声势大不如前，但南方道门一脉仍然极受人尊崇，腰缠万贯的道士也不在少数。无心为了讨好莎琳娜，出手颇为大方，马林氏对这个小道士自然也殷勤之极。只是无心自然没心思跟马林氏多嘴，点了点头道：“是啊。”正要出门，却听得头顶莎琳娜的声音响了起来：“无心先生。”

无心抬起头，只见莎琳娜推开窗子，正看着他。暮色中，莎琳娜碧眼莹莹，如一泓秋水。无心心头一动，暗道：“莎姑娘真好看。”脸上堆起笑意道：“莎姑娘，你好生休息，我去去就来。”

莎琳娜欲言又止，忽然从领子里掏出个什么向无心一扔，道：“无心先生，你将这带在身边。”无心一把接过，只觉入手温润，是个银制的项链，坠子却是个十字架，上面还带着一丝体温。无心又惊又喜，心道：“这个是定情信物么？”还没来得及高兴，莎琳娜却已关上了窗。

十字架是也里可温教的圣物，按理道门不该带在身上，只是这是莎琳娜给他的，便是块石头也要珍之如拱璧。无心将那项链塞进贴胸

袋子里，正在窃喜，却见马林氏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饶是无心脸皮厚，也红了红，道："内掌柜的，请照看一下莎姑娘，我一会儿就回来。"

马林氏嘻嘻笑道："老婆子知道了，道爷去吧。"心中忖道："前阵子看《翠屏山》，里面海奢黎就说和尚个个都是色中饿鬼，原来道士也是一般。唉，当初老娘可也是个奢遮风流人物，嫁得急了，白白便宜那老头子。"

＊＊＊

闪电落地的所在是刺桐西北方的一座小山。此间距刺桐城已远，周围荒无人烟。从前山脚还零星有几户人家，因为刚遭了一场大灾，死的死，逃的逃，已是一个人都不剩了。

宗真身法如电，赶到那座小山前，还隔得约摸半里，忽然听得从那小山有笛声冲霄而上。远远望去，那山坡上隐隐似有几个人在，其中一个坐在一张胡床上，边上有十来个人侍立，吹笛的正是那倚坐在胡床上之人。临风弄笛，吹的是一曲《白鹤飞》。《白鹤飞》是道门大曲之一，清幽浩渺，令人听了有出尘之想。这等情形，仿佛贵族公子出游一般，只是在这样一个深夜里，又是这般荒无人烟的野外，就显得大是诡异。

当走到跟那些人还有数十步时，宗真停住了脚步。他与张正言神交已久，虽只见过一面，也知道正一教出巡，排场大得很，这般有六七个侍从倒也不奇。他虽不曾见张正言吹过笛，但历代天师都是才华出众之辈，这一曲《白鹤飞》飘飘欲仙，不是平常人吹得出来。他缓步上前，扬声道："前面可是正一教的道友么？"

宗真刚一说话，笛声嘎然而止，踞胡床之人忽然"咦"了一声，放下笛子道："月白风清，有客远来，请问尊姓大名。"

这人声音清雅，谈吐亦大为不俗，月光下，宗真见这人在四十上下，道冠白袍，直如神仙中人，绝非张正言，倒有二三分似是无心。他整了整袍袖，缓步上前道："贫僧宗真，偶闻施主雅音，还请海涵。"

那人显然也吃了一惊，在胡床上翻身坐起，站在地上整了整衣冠，道："原来龙莲寺宗真大师，失敬失敬。在下正一门下鸣皋子，见过宗真大师。"

宗真暗自吃惊，心道：“果然是正一门人，不知是哪一代弟子。都说正一教门下乏人，原来还有这等人物。”他见这鸣皋子面如冠玉，让人一见便生好感，戒心也放下了三分，行了一礼道：“不知东华真人与鸣皋真人如何称呼？”

鸣皋子打了个稽手道：“回大师，东华真人是在下师兄。”

宗真心中微微一沉，暗道：“果然是张正言派来的。”他顿了顿，道：“鸣皋真人此番前来，不知有何贵干？”

鸣皋子眉头一扬，道：“大师明鉴，晚辈不敢隐瞒，在下是奉命来寻找一个本门弃徒的。

宗真眉头皱了皱，道：“东华真人可是要你杀了他么？”

宗真先前接到张正言来信，除了说那少女体内的朱雀之灵外，信尾张正言还附了一笔，请宗真若是遇上无心，绝不可手软，立时斩杀。宗真佛法精深，万事不萦心，但爱才爱洁之癖纵然再多修为也除不了。当初，初识无心，只觉这少年道士虽然身负邪术，贪财好色，但心地却仍十分良善，那时宗真险些为师兄宗朗所杀，也亏得无心舍命相救。按理，张正言已允诺无心重新回山，似乎也已原谅了无心，任他见多识广，也实在不知为什么张正言会前后判若两人，因此他才要无心随自己去龙虎山拜见张正言问个明白。他怕的就是张正言另外派人出来追杀，因此一见到有人施行五雷天心大法便追上来看得究竟，只是这个担心显然成了事实，这鸣皋子八成便是奉命来杀无心的。

果然，鸣皋子脸上极快地闪过一丝惊愕，又打了个稽手道：“大师高明。此事是我本门家事，在下深有苦衷，还请大师海涵。”

宗真见这鸣皋子话虽温和，还没等自己求情，便一口堵得严严实实，心知说不通，不禁暗自叹气，心道：“看来惟有向东华真人自己求情了。幸好我也没说不帮无心逃命。”他行了一礼，道：“既然如此，老衲告辞了。”

他转身正要走，鸣皋子忽道：“对了，宗真大师，此间有封信要请大师过目。”

宗真道：“给我的？”他心中有些生疑，却见鸣皋子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双手捧到宗真面前。宗真深吸一口气，接在手中，轻轻一掂，

只觉轻如鸿毛，也确实只是一张纸而已。他心思机敏，对这鸣皋子也起了戒心，心知江湖上有些人的下毒手法鬼神莫测，令人防不胜防，只是这信既轻，而且也不曾封口，再怎么看也不会有什么异样。他从中抽出信笺，摒住呼吸，双指夹住一角轻轻一抖，生怕会有什么毒粉抖出来。但见那鸣皋子坦然站在面前，动也不动，宗真才略略放下心来，忖道："过虑了，他纵然知道我不容他杀了无心，但正一教是名门正派，也不会出这等下三滥的手段。"

借着月光向那信笺看去，宗真不禁一怔。那信笺上红红的写着什么，纵然不甚看得清，怎么也不像是字。他道："这是什么？"

鸣皋子凑过头来，道："唉呀，晚辈拿错了一封。"他从怀里又摸出一封信来，宗真将手头这封信还给他，接过他手上那信。这信仍是轻飘飘鸿毛也似，上面笔酣墨饱地写了几个字，可里面却空空如也。他一怔，正待发问，耳边却突然响起了鸣皋子低低的声音。

是禁咒！宗真只觉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大吃一惊，双脚一错，已退后了几步，手掌一翻一沉，喝道："金刚手菩萨摩诃萨，跋折啰柁嚟！跋折啰婆帝！跋折啰檗帝！跋折啰柁帝！"

这是密宗的护命法门神咒经，号称"刀剑、饮食、毒药、厌祷诸患不能为害"，是密宗至上的防护神咒。他声如巨雷，说到后来，字字几如连成一串，鸣皋子的咒声登时被宗真盖过了。鸣皋子牙一咬，忽地咬破舌尖，"扑"地将一口血喷在先前宗真信笺上，喝道："斩！"他左手握着那支笛子，手腕一抖，已从笛中抽出一支半尺来长的细剑，一剑割在信笺上。信笺本是宣纸，一触即破，鸣皋子拔出的短剑却锋利异常，可短剑划到信笺上，却是锵然有声，竟似划到精铁之上。他面色巨变，却听得宗真喝道："邪魔外道，还不束手就擒！""呼"的一声，宗真一掌已带着千钧之势压下。

鸣皋子所用乃是厌胜术，他先前给宗真的信纸乃是用己血液写成，已施下法术，只消宗真触上，便可将宗真手腕与那信纸合二为一。本来这条计策天衣无缝，宗真也全然没有怀疑，只是没料到宗真行法如此快速，竟然一下使出金刚不坏身法，鸣皋子出手虽快，仍是慢了一步。此时那信笺与宗真的右手已连为一体，斩信如斩人，可宗真的手已坚逾精钢，短剑虽利，仍是斩之不入。一招失手，宗真的反

击却已来到。鸣皋子只觉气息一滞，仍是笑道：“果然名不虚传。”身子忽地如化轻烟，顿时在宗真掌下消失不见。

宗真一掌落空，又退后一步，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鸣皋子已退回胡床上，长长吐出一口气，笑而不答，只是道：“宗真大师名列密宗三圣，确是不凡，佩服佩服。”此时那张信笺在空中斜斜飘落，厌胜术并不能持久，沾土即失效。方才如电光石火般过了一招，若非宗真功力精深，只怕便要着了这鸣皋子的道了。宗真不敢大意，脸上仍是平静如常。这鸣皋子身上不带邪气，但所用法术却杂揉邪术，总让他想起无心来。只是这鸣皋子显然功力较无心高出不止一筹，极不容易对付。

信笺眼见便要落地，鸣皋子忽然道：“大师，请再试我一招。”他手往胡床下一捞，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呼”地直向宗真飞来。说是暗器，可这暗器也太大了点，那圆球擦着地面而来，卷着地面的落叶灰尘，声势骇人。宗真不知这鸣皋子又要搞什么鬼，心知此人厌胜术厉害，不敢再碰，右手结成军叱利手印，喝道：“唵阿娜步低尾惹曳悉地悉驮啰梯娑嚩诃！”

这是一字顶轮王咒。那圆球如同滚入一团极粘稠的胶水，来势顿时减缓，忽如活物般一跃而起，尘土飞扬。在一片碎叶灰尘中，赫然现出一张脸。

这是个人头！而这个人头竟然正是乃囊寺的丹增和尚！

一见到丹增的头颅，宗真倒吸一口凉气，心头猛地一震。方才见到有人行施五雷天心大法，而这条道正是丹增回寺的必经之路，他知道丹增性如烈火，生怕正一教与丹增因误会而动上手，才急急赶了过来，没想到丹增还是遭了毒手。也在这一瞬间，忽听鸣皋子叱道：“中！”“嗤”一声，宗真只觉一阵剧痛，便如一根无形的钢针刺透了他的手腕，腕上立时出现一个血洞。

鸣皋子攻不破宗真的金刚不坏身法，故意将丹增首级掷出，趁着宗真看到时极短的一怔，突然发出那支短剑。这一剑攻其无备，终于见功。宗真手腕受伤，顿时觉得右手失去知觉，军叱利手印已不能结成。他心知不好，疾退出丈许，尚未立稳，眼前却觉一黑，有个人竟然如鬼影一般疾冲到宗真面前，一拳击中他胸口。这一拳力道极强，“咚”一声，宗真胸前的衣服也被打得片片碎裂，五脏都似移位，

那人却也不好受，被震得忽地退后五步，一屁股坐倒在地。而宗真中了这一拳，腕上伤口中鲜血如箭，射出足有三尺许。他大吃一惊，心道："竟然还有这等人物！"

方才只有鸣皋子那十余个随从还离得甚远，都站在鸣皋子身后，可此人却分明是其中一个。鸣皋子不出手，此人便趁虚而入，这等身法，天下已是少有。宗真正在诧异，忽地看见此人背后贴着一张黄纸，才恍然大悟，方知是鸣皋子所用的咒术。

对生人用咒术，正邪两派都有。生人贴上符纸后，力量速度都大大增强，但于身体却大为有损，因此正派大多将之纳入禁术，不得随便使用。

鸣皋子忽然喝道："不要打他身上！"他手一抖，从怀里摸出一叠符纸，喝道："丁丑延我寿，丁亥拘我魂。丁酉制我魄，丁未却我灾。丁巳度我危，丁卯度我厄。甲子护我身、甲戌保我形。甲申固我命，甲午守我魂。甲辰镇我灵，甲寅育我真！"脚下一错，人如鬼影般绕着胡床闪了一圈，那些符纸已都贴在了那些人背后。那些人原本只是呆呆站着，身上一有符纸，忽地散上，齐齐上前，灵动异常，与先前冲上那人一起将宗真围在当中。

宗真咬了咬牙，左手在右手腕的伤口周围画了个圈，血登时止住了。但这伤实在太重，手腕已被刺通，痛楚一阵阵抽动，还是止不住。他又惊又骇，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鸣皋子的正一教道术精纯无比，但厌胜术是不折不扣的邪术，同样也极是厉害，宗真实在无法相信，张正言的师兄弟中竟然还会有这等人物，而如果是邪道术士，又不该会有如此正宗的正一教道术。

鸣皋子露齿一笑，道："大师，请指教在下这个六丁六甲阵。"他右手将笛子甩了甩，放在唇边。

笛声原本清越爽朗，此时吹奏出来，却怪异非常。声音一响起，那十来个人忽然极快地移动，速度之快，如奔雷闪电，几非人力所能，便是天下轻身功夫最好的人，恐怕也有所不及。

第四章 山坡恶斗

所谓六丁六甲，本来是道教传说中的一种护法神将，《三才图会》有云：六丁神是丁卯神司马卿，丁丑神赵子玉，丁亥神张文通，丁酉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巨卿，六甲神为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扈文长，甲午神韦玉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自然，说法不止一种，各有出入，但符**箓**派道士驱使神将护体，除了二十八宿、四值功曹，最多的还是六丁六甲。

六丁六甲阵乃是茅山宗的镇山之宝。当年宋徽宗时，茅山宗嗣法宗师刘混康极受尊崇，徽宗即位后，敕令扩建茅山元符观为“元符万宁宫”，并赐刘混康九老仙都君玉印、玉剑，又亲书《六甲神符》赐之。至元成宗时，张与材总领三山符**箓**，茅山宗归并入正一教，以后虽然作为小宗仍有流传，但已渐趋式微，而这门六丁六甲阵也成了正一教的镇山之宝了。宗真原本还在怀疑这鸣皋子是左道妖士，但一见他使出这六丁六甲阵，心中再无怀疑，但也大为心寒，暗自忖道：“这鸣皋子难道是奉了张正言之命，非要取无心性命么？”

他只分了分心，眼前却觉一花，那十几个人却交错穿插，奔走极速，已将宗真围在了当中。这些人武功道术虽然都有可观之处，却非一流好手，可此时闪转腾挪，快得异乎寻常。宗真调匀了呼吸，沉声道：“鸣皋真人，你妄用生人符，还杀了丹增大师，难道也是东华真人交待你的？”

原来元时佛道两家颇有嫌隙。元初诸帝好道，全真教大为得宠，然后来诸帝皆偏向佛门，以至元初佛道两派势同水火，屡起争斗，前后共有三番大辩论。第一次是宪宗四年，因为全真教所印《老子化胡经》与《老子八十化图》中有谤佛之语，蒙哥汗令阿里不哥主持佛道辩论。此次辩论双方是少林寺福裕与全真教掌教李志常，结果李志常受挫。后来在宪宗八年和世祖至元十八年间，释道两家又有两番辩论，结果道教两次又都落败，第一次落败时参与辩论的长春宫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勒令削发为僧，诏毁道经四十五部的经文印板，后一次更是焚毁除《道德经》以外一切经文，史称道家“经厄”，十年后方才得解除禁令。这两次辩论使得全真教险遭灭顶之灾，而当时代表释门出面的是密宗大师八思巴，至元十八年那次辩论，道教一方则有正

一教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加上辩论得胜后，有些番僧对道教门人大加欺凌，因此正一教对密宗向无好感，暗里也屡有争斗。张正言驭下虽然极宽，却也察觉如此大为不利，因此严令门人不准与密宗门下妄起纷争，宗真却没想到今日鸣皋子竟然敢冒大不韪杀了丹增。丹增虽然性子暴躁，大犯出家人之忌，终是乃囊寺首徒，纵然与鸣皋子再有口角，也不至于刀兵相见。宗真已然觉得不对，他虽然也耳闻张正言驭下甚宽，以致正一门下仗势欺人的丑事也出了不少，可仍然不敢相信张正言竟会允许师弟将密宗首要人物也杀了。若此事传出去，已不仅仅只干系到无心一人性命，只怕会引起密宗与道门之间的一番大争斗，昔年的死斗又要重现。

鸣皋子也不说话，笛声却忽地一扬，拔高了许多，那些人身法登时又加快了。宗真知道这等强行驱使生人，实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事后这些人多半会大病一场。鸣皋子为了对付自己，竟然不惜属下性命，他更不敢相信正一教中居然会出这等心狠手辣的人物，心中一阵黯然，心道："也怪不得大道不行，邪魔四起。便是这些名门正派，所做所为又哪点谈得上光明正大了。"他知道鸣皋子在此设伏，定有图谋，而自己的右手已疼痛不堪，数次想要退出，却仍然冲不破这个六丁六甲阵，心中不禁骇然。

宗真正自惊叹鸣皋子的本领，却不知鸣皋子也在暗暗叫苦。丹增先前中了他的埋伏，失了先机后又以拙火定强行对抗，结果被鸣皋子引发心火，自焚而死。也正因为杀丹增太过轻易，鸣皋子只觉密宗三圣浪得虚名，对付宗真定然也是手到擒来。哪知一交手下，这个长得如同少年的老僧却不知比丹增要强多少，幸好先中了自己的计策，已废了一只手，不然六丁六甲阵只怕反要被他攻个落花流水。鸣皋子将笛声连连拔了三个高，六丁六甲十二人的身形已如幻影，再难加速，可是宗真身周却如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总是冲突不进。他微微皱了皱眉，心道："这秃驴好生了得，难得非得唤出青龙来么？"鸣皋子的笛声一如平常，一声不乱，心中却已波澜万丈，额头流下了汗水。

正拿不定主意，忽听得宗真喝道："大日如来金刚剑，唵嘛呢叭咪吽，喝！"他舌绽春雷，鸣皋子只觉耳鼓"嗡"一声响，几乎要破裂，气血翻涌，说不出的难受，笛声登时一滞。也就在这电光石火间，宗真

手中赫然出现一柄满是烈火的长剑，一剑正击在六丁六甲当先的甲子身上。

这并不是真的剑，只是一根树枝。大日如来金刚剑本是五台山伏魔寺的秘传剑法，号称“无坚不摧，无魔不破，无邪不辟”，只是耗用真气极巨，而且威力太大，因此密宗各派大多封存不用。若是功力不到，强用这破魔八剑，往往会反遭心魔反噬，昔年宗真的弟子无念便因偷学破魔八剑，险些被宗真逐出门去。

无念的功力较诸宗真不啻天壤，当初他用出这破魔八剑已极是不凡，此时在宗真手上使来，更是声势骇人。虽然只是一根三尺余长的树枝，被宗真的真火催动，已不下利刃。但宗真终究宅心仁厚，这大日如来金刚剑只取浑成，不取锋锐，甲子被他击中，人已如一颗小石子般抛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一下翻身站起，身上并不带伤，大梦初醒般看着宗真，动作极是迟钝，先前那形同鬼魅的身法却已不复可见了。

宗真沉声道：“鸣皋道友，你以符咒驱使生人，难道不怕正一教历代祖师英灵震怒么？”以符咒驱使生人，原本也非邪术，正道左道皆有，但正道只用在为人驱邪上，像鸣皋子这般做法，实在已与邪术一般无二了。

鸣皋子淡淡一笑，道：“大师说法，奈何在下听不入耳。甲子！”

他一声断喝，甲子身子一凛，一下站直，道：“属下在！”鸣皋子手一抖，又将一张符贴到甲子身上，捻个诀，喝道：“疾！”

甲子身上符咒已被宗真击散，此番二次上前，事后多半会全身经脉断裂，不死也成了个残废。宗真叹道：“善哉。”心中已升起了怒意。宗真一身修为，已近点尘不染，可他少年时也是个性如烈火之人。此时见鸣皋子竟然根本不把手下人的性命为意，宗真也终于动了真火。虽然知道如此一来，他苦修断不欲行障便功亏一篑，而自己年纪老大，来日已然无多，今生再难跨过这个门槛，《成唯识论》中所谓的第十障未得自在之障永远也勘不破了。

宗真将右手举起来，咬破中指，将指血在树枝上一涂。这树枝原本已在燃烧，宗真一将血沾上，火势更旺。他深深吸了口气，一身长衫如同吃饱了风的布帆一般鼓起，猎猎舞动。鸣皋子见此情形，心中惧意顿生，忖道：“这秃驴……他是要博命了么？”

六丁六甲阵不能奈何宗真，到了此时，也只能再运天罗地网了。他咬了咬牙，一手忽地将道冠打落，喝道：“画地局，出天门，入地户，闭金关，乘玉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螣蛇，六丁六甲神将乘我而行。今日禹步，上应天罡，下辟不祥，万精厌伏，所向无殃。所供者达，所击者破，所求者得，所愿者成。请玉女真君护我，急急如九天玄女道母元君律令！”

这是玉女反闭法。玉女反闭法原本极其繁琐，鸣皋子身有异禀，已省去了前面一大段请神之法，可是仍然极其复杂，他轻易也不敢动用，此时见宗真的破魔八剑太过骇人，只得一用。他念完这一段，左脚横着跨过一步，念道：“禹步相催登阳明……”

禹步共有离、旨、火、天、尊、帝、胜七步，每念一步便念一句禹罡咒。鸣皋子步法灵活，行动迅捷，一眨眼已走到尊位，正念到“我步我长生，恶逆摧伏蛇妖惊……”正要跨到帝位，却见宗真断喝一声，竟然已迫到跟前，一根树枝带着火苗当头劈下。他原本以为六丁六甲阵纵困不住宗真，总能再缠住一会，没想到宗真势如破竹，身形如奔雷闪电，六丁六甲竟然根本碰不到他，而禹罡咒此时尚未念完，不由大惊失色，心中叫道：“糟了！”

破魔八剑本就刚猛沉雄，宗真又是全力施为，这一剑如泰山压顶，便是一块巨石，只怕也会被打得粉碎。鸣皋子脸色变得煞白，此时便是想退也退不走了。他咬了咬牙，心道：“好，就斗个你死我活！”

宗真手中的树枝已直直落下，便是想逃也逃不开了，纵然鸣皋子想以死相拼，也已来不及。此时鸣皋子心中只是后悔不该小看了宗真，他右手的笛子向上一架，牙齿一下咬破舌尖，一口血正要喷出，宗真手中的树枝已到了他头顶。火势如刀，已将鸣皋子顶心的头发也燎得焦了一片。鸣皋子万念俱灰，心道：“完了。”

哪知宗真的树枝眼看便要落到鸣皋子头顶，却觉得眼前一花，鸣皋子忽然向一边闪开了半尺，“砰”一声，树枝擦着鸣皋子脸颊打下，那张胡床登时被击得粉碎，树枝也登时寸寸碎裂，爆出一片火花。宗真心中一沉，这一击已耗尽了他浑身之力，本以为必中，哪知最后却失了手。

鸣皋子死里逃生，脸上突然现出一片黑气，露齿一笑，脚下一错，已从帝位转到胜位，口中念道："……我步我长生，众灾消灭我独存，急急如律令！"

禹罡咒已然布全，他猛地将舌尖血一口喷出，左手一掌击出。这一掌宗真再也闪不过了，正击中他小腹，"砰"一声，如中巨木，宗真被鸣皋子打得连退了三步，脸上已被鸣皋子喷得都是血痕，却仍是兀立不倒。

鸣皋子见全力一掌居然还击不倒宗真，不禁骇然，心中更动了杀机。他的脸上已透出黑气，此时更是黑如锅底，一个人几乎要融入夜色，身法如电，忽然抢上两步，一掌又印在宗真胸前。这一掌用力并不大，看似缓缓贴上，但手掌刚贴到宗真胸口，宗真只觉一股大力穿胸而过，他已躲无可躲，护命法门神咒经也已挡不住这等大力，"啪"一声，胸前尚无异样，背后的衣服却出现了一个手掌形的破洞，大小形状正与鸣皋子的手掌一般无二。鸣皋子这一掌的掌力竟然透体而过，宗真吃了这一掌，再也站不住了，一下仰天摔倒在地，嘴角流出血来，已是动弹不得。

鸣皋子先前劲道并不甚大，此时却不知为什么大得异乎寻常。宗真被鸣皋子击倒，脑中却是一片雪亮，心道："是了！此人定然对自己也下了符咒！"鸣皋子最后动手时脸色变成漆黑一片，这分明是有魔物附身之相。他以符咒驱使六丁六甲，没想到连自己也这般办。因为以符咒驱使人体极其伤身，因此鸣皋子先前也不敢动用，直到应付不了时才终于使出来。

方才鸣皋子全力施为，自顾不暇，六丁六甲十二人失了主持，已如泥塑木雕般动也不动。待鸣皋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击倒了宗真，又将笛子凑到唇边吹了两个调子，解了这十二人身上的符咒，他们才算如大梦初醒。只是鸣皋子用力太过，吐气维艰，便是这两下笛声也吹得断断续续，大不容易。宗真知道鸣皋子一解除六丁六甲的符咒，便是要来对自己下手了。这六丁六甲没了符咒，武功道术在宗真眼里自是不值一哂，但此时自己中了鸣皋子两掌，五脏移位，要动动手指都难。他是有道高僧，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想到大事尚未完成，不由又有些后悔。

六丁六甲围困宗真也已用尽力量。他们功底远不及鸣皋子，一个个气喘吁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甲子功底在这十二人中算是最高的，勉强走到鸣皋子跟前，躬身一礼，道："宗主，要杀了这秃驴么？"却见鸣皋子两手交错，正在极快地变幻手印，脸上的黑气一阵浅一阵浓，知道宗主方才动用了禁术，此时正在行退魔法，便不敢再说话，肃立在一边听候吩咐。

鸣皋子的手指如飞，不住变化。密宗称手印，道家称为捻诀，其实是一样的。宗真见这鸣皋子所捻之诀尽是玄门正宗，虽然不知他在做什么，心中更是忧虑，忖道："东华真人难道真的如此不择手段也要杀了无心？他到底干了什么事了？"

此时鸣皋子脸上的黑色已然褪尽，大袖一抖，一边站立的甲子已然会意，拣起掉落的道冠递上。鸣皋子将道冠戴在头上，整了整，忽然淡淡一笑道："还不出来，更待何时？"

宗真一怔，一时还以为鸣皋子在对自己说话，但见鸣皋子的双眼平视，并不看着自己，也省得是对自己身后说话，暗自一惊，心道："不好了，会不会是无心跟了来？"他初时便担忧来的是张正言派来要对无心不利之人，因此吩咐无心千万不要出来。但他也知道以无心的性格，这等话于他只如耳旁风，根本听不进去的。宗真想要回头看看自己身后究竟是谁，可是他受伤极重，连坐起来都难，一时竟转不过头去。

鸣皋子等了等，仍然不见回答，略略有些愠意，喝道："还不出来么？若再不出来，这位大和尚便要涅槃了。"说着踏上一步，走到了宗真跟前，作势将笛子指向宗真胸口。

等了一会，仍然不见有人答话。鸣皋子眼中露出一股杀气，高声道："大师，对不住了。"笛子在空中一抛，变为反手握着，猛地刺向宗真前心。这笛子虽然没有尖端，但以鸣皋子这等功力，只怕入木如腐，不要说刺入重伤之余的宗真身体了。宗真只觉一阵凉风扑来，心中不由一寒，正打算念句阿弥陀佛闭目受死，忽地闪过一道褐色光华。

此时鸣皋子已用五雷天心大法布成了天罗地网，若是有飞鸟误入，也登时会被灼成焦炭，但那道褐色光华却如同无物。鸣皋子吃了

一惊，手一扬，笛子迎上那道褐光，“”一声，他只觉手指也被震得一麻，心道：“好厉害的劲道！是他么？”

能突入天罗地网而不引发雷电的，只有同是正一雷法一脉。但这暗器太过古怪，闻所未闻，鸣皋子也暗自吃惊，忖道：“几年不见，他居然还练成这等本领？”他定睛看去，却见一边的一棵乌桕树下站着一个满面胡须，背着个大葫芦的大汉。这大汉来得突然，以鸣皋子这等耳聪目明的异士，居然先前一直不曾发现，不由一怔，喝道：“是什么人？”

褐色兵刃与鸣皋子的笛子一击，在空中划了个圈，那汉子手一招，便又飞回他手中。这等本领，寻常武林中人除了术剑门是不会有的，这汉子多半也是个术士。他看了看鸣皋子，却皱了皱眉，走上两步，拱了拱手道：“某家竹山教雁高翔。古人云：‘得饶人处且饶人’，道长真要赶尽杀绝么？”

鸣皋子看了看雁高翔，忽然一笑，道：“原来是竹山教余孽，我听说过你。”

原来此人正是竹山教的雁高翔。他也是见到五雷天心大法，才赶过来看个究竟，正好见到鸣皋子要对一个少年僧人下手，不由出手相救。他出手向不容情，要杀便杀，只是方才这招回月刀居然被鸣皋子挡回，心中实是大为震骇。但他性情向来刚硬，纵然知道自己本领不敌，也绝不退缩，何况以前与人对敌，报出姓名来，倒有一大半说是没听见过，让他很不受用。此时听得这披发道士居然说听到过，不禁颇有知遇之感，敌意也减退了许多。只是此人说自己是“竹山余孽”，他也知道自己的竹山教名声很不好，但这话终究大大不中听，若是以前，二话不说便要拔刀相向。只是此人显然是正一教门下，既然不是无心，不好大打出手，便和声道：“看道长出手，乃是正一教门下。在下是奉东华真人所托有事前来，请道长不要误会。”

鸣皋子听雁高翔语气转缓，不由大为诧异，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忽然眼中一亮，道：“原来你奉我师兄之命来的。有什么事么？”

雁高翔道：“道长，东华真人是请我杀一个人。”

他将“请”字说得很重。鸣皋子眼中又闪了一下，慢慢道：“东华师兄要你杀的，可是无心么？”

宗真听得他二人对话，心中不禁一沉。竹山教是邪派，张正言居然委托了邪道人物来杀无心，难道无心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之事了？他原本只觉得张正言只是痼于门户之见，才要把无心这个学了许多邪派术法的本门弟子杀了，可是先前他明明已允诺无心重归门墙，又怎会突然变卦？而且给自己的信中也语焉不详，只说要立时杀了无心，免得酿成大患。此时他心头疑云越来越浓，只觉其中另有内情。

雁高翔道："原来道长也是一般。道长，这小和尚已然落败，不妨放他一马，让他去吧。"

雁高翔先前上龙虎山，见到东华子张正言竟然身受重伤，奄奄一息，大吃一惊。张正言是正一教主，又是年富力强之时，雁高翔虽然对自己本领颇有自信，但也从来没觉得自己本领能高过张正言。竹山教已全军覆没，只余他一人，此番上山，雁高翔实已存了荆柯之志，打算万一夺不回教主，便宁可以身殉教。哪知见到张正言居然受了如此重伤，雁高翔一时惊得呆了。待张正言说了有妖人上山，自己中了暗算，那少女教主已被妖人撕裂之事，雁高翔知道以张正言身份，根本不必骗自己，而且此事，实是正一教奇耻大辱，张正言不惜自曝其短，自是千真万确的事。想到教主已死，竹山教复兴无望，雁高翔上山时的一腔雄心尽化为冰雪，便准备告辞下山，从此传承竹山教，让这一派不至中断。下山时，张正言却传了他一手五雷法，要他到福建刺桐一带来杀了无心。当初为了林灵素的《神霄天坛玉书》，便是因为无心作梗，这一函《神霄天坛玉书》不知去向，雁高翔的两个师兄丧命。而当时雁高翔输在无心的诡计之下，未能在最关键时帮上教主，因此他一直对无心怀恨在心，对教主却极是内疚，觉得竹山教覆灭，其咎在己，听得张正言要自己来杀无心，正中下怀，便答应下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张正言因为怕他对付不了无心的五雷破，居然也传了他一种五雷法。雁高翔水火刀本已极其厉害，有了五雷法相辅，水火刀威力倍增，更是信心满满。他也是见到这山坡上有人施展五雷天心大法，想起张正言说过无心便在这一带，才赶过来看个究竟。哪知见与一个少年僧人动手的是个中年道士，并不是无心，不由有些失望。竹山教名声在江湖上极坏，雁高翔动起手来杀心极重，可他向来自负豪侠，心地颇为仁厚，见鸣皋子已然得胜，还要动手杀人，自然看不过去，才出手相救，此时又出言为宗真求情。

鸣皋子暗道："这个大胡子自称是竹山教，怎么这般假道学？来得又真不是时候，不要八十老娘倒绷孩儿，一个不对动起手来，输在他手上了。"他抖了抖袖子，拱手微笑道："雁道友，今年春秋几何？"

雁高翔听鸣皋子突然问起自己的年龄来，不由一怔，顺口正要回答，忽听得宗真喝道："闪开，他在作法！"

第五章 术有正邪

话音未落，一道闪电劈头打向雁高翔。鸣皋子面上和易，双手其实在袖中捻诀作法，旁人根本看不到，宗真受伤虽重，但他六神通修习有成，已觉察此人双手有异，千钧一发之际叫出声来。雁高翔原本毫无防备，听得宗真的叫声，闪已闪不开了，手中水火刀举起护住头面，“砰”一声，水火刀被击成两截，他也如遭巨锤一击，双足陷入土中足有三四寸，浑身难受之极。他又惊又惧，料不到鸣皋子会突然动手，水火刀已断，右手在头顶极快地绕了个圈，断刀化为烈焰，一下护住顶门，将雷电余力尽皆承下。饶是如此，背后冷汗仍是涔涔而下。他当初曾与无心有过一战，曾经在无心的五雷破下吃过亏，对正一雷术颇为忌惮，见这鸣皋子的术法与无心极为接近，功底却更为深厚，甚是担心挡不挡得住。但见水火刀能够挡住鸣皋子的雷术，心中一宽，更是感激张正言。

鸣皋子这招袖里乾坤本来是必中之势，没想到居然会被宗真先行叫破，而闪电竟然打不透雁高翔的水火刀。他双手一抖，揎袖出臂，心道：“这妖人居然也会一点五雷法，看来只有靠六丁六甲了。”

鸣皋子与宗真一场恶斗，险些丧命，靠了唤出体内妖神方才得胜。他也知道以眼下自己的功力，其实已很难克制那妖神了，一个不当心便要遭到反啮，而这雁高翔殊非弱者，现在能用的只有六丁六甲。六丁六甲围攻宗真时已经筋疲力尽，再让他们出击，只怕当时便要死掉一半。只是鸣皋子对这些属下的性命向来不以为意，驱使如牛马，也不会管这些。他见雁高翔水火刀已断，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手一抖，又取出一叠符纸，喝道：“六丁六甲！”

六丁六甲十二人已都累得直喘粗气，有几个更是如泥塑木雕，听得鸣皋子的喝声，都齐齐站到鸣皋子身前，挡住了雁高翔。雁高翔见这些人过来时身法笨拙，笑道：“想倚多为胜么？”他因为感激张正言传法，实不想与鸣皋子动手，但鸣皋子居然暗算他，若非宗真及时叫破，此时自己已被天雷打成肉泥了，杀心已动，见六丁六甲挡住自己去路，扬声喝道：“避我者生，挡我者死，快闪开吧。”

竹山教虽是邪派，但雁高翔的声音正气凛然，并不带半分邪气，宗真暗暗称奇。鸣皋子是名门正派，雁高翔是左道妖士，偏生一个行

事诡僻阴险，另一个却光明磊落，倒似倒了个个。他受伤极重，可是耳聪目明仍一如寻常，听得出鸣皋子正在喘息，内息已有散乱之相，而雁高翔底蕴深厚，心中一宽，心道："这雁高翔虽然远不及鸣皋子，可这时候定不会输。"一念及此，心中却又翻了个个，暗道："这雁高翔用的终是邪法啊……"

此时鸣皋子左手捻个诀，向前一指，喝道："天帝释帝，部带天罡。五方凶恶之气，何不伏藏。飞光一吸，万魔灭亡。天罡欻吸摄，欻吸天罡摄！"

这是天罡咒。咒声一落，他在甲子丁卯二人背后贴上了符纸，手一扬，六甲六丁忽地左右一分，甲子丁卯二人如飞鸟之疾，分扑雁高翔左右，速度虽快，较诸方才已慢了许多，但雁高翔没想到鸣皋子行法居然如此之快，他方才吃了个小亏，本已全神贯注，六甲六丁甫动，他的左手在背后的葫芦底一托，右手掩在葫芦口，喝道："起！"

水火刀是以内息将酒凝成寒冰拔出葫芦口，他本以为定然来得及，可是六丁六甲来得还是太快，不等他拔刀，当先的甲子丁卯二人左右合击，两人手臂如铁闩，一上一下，拦腰向雁高翔打来。若是打实了，只怕雁高翔这人也要断成三截，可是刚一击中，雁高翔的身影已如一缕青烟，甲子丁卯二人手臂一挥而过，居然打了个空。他二人大吃一惊，身后有人喝道："吃我一刀！"

原来雁高翔有一门身外化身的幻术，这幻术原本并不难看破，但六丁六甲身上附着符咒，便如木偶一般，已不能如平时一般看得清楚，竟然打中了雁高翔的幻身。此时听得雁高翔的声音从背后响起，他二人大吃一惊，正待闪开，一道褐色光华已直直掠下。

这一刀一掠而过，竟然将甲子的右臂与丁卯的左臂截断。雁高翔是竹山教出身，杀人不当一回事，出手之狠，宗真看了也不禁咋舌。甲子与丁卯二人惨呼一声，齐齐摔倒，雁高翔手一翻，水火刀向上一挑，在身前划了个弧，迎向接着扑来的甲戌丁丑。戌丑二支在五行中皆属土，甲戌与丁丑二人下盘极稳，原本在六丁六甲阵中，甲子丁卯二人如洪水巨木，第一轮攻击后，甲戌与丁丑二人趁势而上，恰好可以补足甲子与丁卯防御不足的弊病。只是方才甲子与丁卯却击了个空，他二人仍然冲上，甲戌跑得稍快，还不等举手，只觉胸前一疼，雁高翔的水火刀已当胸贯入，将他刺了个对穿，丁丑眼里看得明白，

但丁甲齐攻齐守，甲戌虽亡，在符咒驱动之下，他却停不下来，仍然向着雁高翔冲去，等如要送死一般。就算他身上附着符咒，一张脸也已变得惨白。

哪知刚冲到雁高翔身边，却见雁高翔叹了口气，水火刀忽地倒转，曲起肘来在丁丑胸前重重一击。双肘之力原本比拳头更大，丁丑功力本就不及雁高翔，被他一击，登时摔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雁高翔喝道："鸣皋子，你也不要让手下白白送死了！"

他见这六丁六甲阵形散乱，实在胜之不武，虽然心狠手辣，却也不愿如此妄开杀戒，杀了甲戌后便颇有不忍。他也不明白鸣皋子为什么要突然动手，自己身受张正言大恩，实在不该妄杀正一门下，但鸣皋子却不回答，只是厉声喝道："甲申丁亥！"

他见雁高翔片刻之间击倒四人，心中大为惊骇，想不到竹山教居然还有这等一个人物。厉喝之下，甲申丁亥二人又直直冲上，与先前两拨一般无二。雁高翔微微一叹，水火刀一横，刀身上起了一阵白雾。水火刀乃是逆运内力凝酒成刀，寻常兵器与之相交，这股寒意便受不了。雁高翔虽然不想再无谓杀人，但别人要杀他，他也不会手下留情。

水火刀举起，正待对准冲上来的丁亥劈去，雁高翔忽觉手一沉，刀身突然重了许多。他大吃一惊，刀法已出现破绽，缓了一缓，丁亥已抢入他怀中。雁高翔的武功还在道术之上，水火刀劈不出去，右膝一屈，猛地一顶，正顶在丁亥面门，丁亥惨叫一声，被他顶得直飞出去，鲜血直流，但甲申趁着这空档冲了进来，一拳击向雁高翔前心。这一拳力道沉雄，雁高翔心头一凛，左掌一托，"啪"一声，接住了甲申的拳头，本待将甲申这一拳向上推开，右手水火刀便可刺出，哪知甲申的力量在六丁六甲中位属第一，加了符咒后更大，以雁高翔的力量竟然接不住，被打得气血翻涌。他眉头一皱，猛喝道："破！"水火刀突地化成一条火焰，长了三尺，刺入甲申前心，而雁高翔也被这一拳打得向后滑了出去，地上被拖出两条深深足痕。还未站定，眼前却觉一黑，鸣皋子直如鬼魅，已闪到他身前，一掌正印在他前心。

这一掌与先前打中宗真的一掌一般无二，雁高翔功力远不及宗真，但身体硬朗，而鸣皋子先前已发过一掌，这一掌的力道与先前相比只剩了三四成。饶是如此，雁高翔也承不住，只觉鸣皋子的掌力有

如排山倒海，硬挡是根本挡不住的，他双足一蹬，人高高跃起，在空中连翻了两三个跟头，向后翻去。

他想借着这翻滚之势消去鸣皋子一掌之力，可是向后翻出四五尺，双足刚一落地，却觉得地面如风浪中的船甲板一般起伏不定，胸口也一阵发闷。他大惊失色，心道："我只道他已是强弩之末，没想到内力居然还如此充沛！"他强要站定，可哪里站得住了，双腿一软，便要跪倒。只是雁高翔性情刚硬之极，猛提一口气，一条腿跪了下来，另一条腿却死活也要撑着站立。

鸣皋子一掌将雁高翔击翻，却也觉得胸口一闷，人晃了晃，几欲倒地。先前催动附体神煞将宗真击倒，已近极限，没想到这个大胡子少年出乎意料地强悍，虽然终于也将他击倒，可鸣皋子内伤同样不轻。他也顾不得解开六丁六甲符咒，盘腿坐下，左手一下撕开胸前衣服，五指在心口处一按。

他一撕开衣服，雁高翔眼尖，一眼见他心口处有一团黑气，便如泼了一块墨渍一般。他心中大奇，忖道："这牛鼻子原来受伤如此之重？看来我也不是那么不济。"雁高翔好胜之极，丢了性命犹是小事，输了一回，却是生平奇耻大辱。他被鸣皋子击倒，心中极为难受，此时方才觉得宽慰些。此时他也知道鸣皋子正在调理，自己上前只消一刀便可取了他的首级，强要站直，但四肢百骸无一处不难受，便是站着也是勉为其难。

鸣皋子见雁高翔居然还能站起来，心中一惊，左手五指兔起鹘落，在胸口接连点动，那团黑气隐隐似在转动，一张脸也变得漆黑一片，心道："快点！快点！不要功亏一篑。"他知道此时只消让六丁六甲上前，雁高翔与宗真二人都如俎上鱼肉，可是六丁六甲被他下了符咒，失了主持便动弹不得，自己自顾不暇，一时也来不及解开，只盼能抢在雁高翔过来之前将神煞收归本位，提起一口气好解开六丁六甲的符咒。

雁高翔慢慢向前挪着，已近鸣皋子身边。鸣皋子心中一沉，暗道："糟了。"此时内息如一团乱麻，两次催动神煞，已经超过了他的极限，现在站也站不起来。雁高翔伸手按在背后的葫芦口，长吸一口气，笑道："牛鼻子，原来你还是折在我手上。"

他下手极狠，向不留情。鸣皋子低头不动，五指仍在点动，雁高翔喝道：“死吧！”一把拔出一柄水火刀来。他内力耗尽，平时拔出的水火刀足有一拃之宽，三尺来长，此时却只有一指粗细，长也不到半尺，便如一把小小匕首。便是这般小，雁高翔握在手中也觉得掌心一阵刺痛，几难握住，对准鸣皋子心口刺去。虽然鸣皋子为什么要与自己动手他也不清楚，但既然别人要自己性命，那他也不容情，杀了再说。

水火刀眼看便要刺到鸣皋子心口，鸣皋子忽地一抬头，喝道：“破！”从他嘴里突地喷出一团热气。这热气有如凝固，与雁高翔的水火刀一击，雁高翔只觉手臂一震，水火刀登时溶成酒汁，淋漓洒下，而这口气便如一个无形的巨掌，在他胸口重重一击，他一个踉跄，接连向后退了几步，终于一跤摔倒，恍惚中，听得宗真突然惊叫道：“你……原来你是青龙！”

青龙是什么？雁高翔虽然被击倒，仍是一怔。但他受伤甚重，已失去神志，也想不出宗真叫的是什么。鸣皋子慢慢站了起来，整了整道袍，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笑意，道：“宗真大师真个渊博，猜得丝毫不错。”

宗真受伤极重，虽不能动，但看得清楚，听得也仔细，直到此时，他才终于明白鸣皋子为什么要杀丹增了。他强自撑起上半身，道：“既然你是青龙，又杀了丹增大师，想必也是为了蚩尤碑了。”

鸣皋子脸上露出惊异之色，咋了下舌，叹道：“大师，我真个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他虽这么说，眼神中杀气却更浓。

宗真心头一跳，大声道：“青龙白虎朱雀，你们都该聚齐了，只是天一教历代祖师的英名，也要丧得干干净净了。”

正一教是道家正宗，南正一，北全真，一直是道教两大派。此时全真教已一蹶不振，惟有正一教还能领袖群伦。当初丹增告诉他有人想要解开蚩尤碑时，他想到的也无非是九柳门那一类的邪派，做梦也没想到背后策谋解开蚩尤碑的居然会是正一教。他们此时一直在追查幕后之人，但一直漫无头绪，却不料想在这儿碰到了一个首要人物。宗真又惊又喜，心知只要擒住鸣皋子，那蚩尤碑的真相便可大白于天下，丹增已死，自己又已受了重伤，那邪道少年雁高翔也不敌鸣皋子，但与丹增之师亚德班钦、宗真并称为密宗三圣的金阁寺惠立却仍

在附近。只望他能发现此间有异样，及时赶到的话，那鸣皋子定然逃不掉了，因此故意与鸣皋子东拉西扯，只盼能多拖延一刻。

他话音刚落，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大师，你想错了，他不是正一教的人。"

那是无心！宗真深深吸了口气，心道："无心，你终于来了。"

无心隐藏得极好，但宗真还是已经发现有人在边上，只是他知道无心虽然贪财好色，内心却颇为正直，按理自己与雁高翔两人命在顷刻，早该出来了，仍然隐忍不发，只怕并非无心，而是另外一个想坐收渔人之利的人，因此才故意将这个秘密说出来，诱那人现身，没想到出来的真是无心。他心头疑团更甚，眼角却见到鸣皋子脸上竟然没了敌意，忽地心头一亮，叹道："这鸣皋子，究竟是什么人？张正言兄弟二人，还有一个叫张正常……不对，张正常道号仲虚子，这人不会是张正常。"

宗真只道无心立时便会出手，哪知他迈步上前，挡在宗真面前，却并不动手，双手合在胸前，行了个大礼，也不说话。暮色中，无心与鸣皋子面对面站立，两人都是一副道家打扮，衣着相似，面目也约略有些相同，只不过一个已中年，另一个正当少年而已。鸣皋子方才一脸杀意，此时脸上却显得极其平和，颇有几分得道高人的意味，眼神中竟然还有些慈爱。宗真心头雪亮，心知这鸣皋子与无心定有什么渊源，自己原先想得差了，以为鸣皋子要对无心不利，看样子，鸣皋子其实恐怕也是为了保护无心。只是这般一想又有些不对，自己明明为无心求情，鸣皋子又为何对自己动手？他百思不得其解，一时也怔住了。

鸣皋子叹道："无心，你长这么大了。"

无心面色阴晴不定，一只手反背在后，握住剑柄，松了又紧，低声道："师父。"

这两字一出口，宗真心头猛地一跳。无心师出正一教，他也早就知道，后来约略从他口风中和张正言信函中得知，无心是正一教旁支，不属嫡系，因此不得修习五雷天心大法，后来因为偷学了许多邪派道术，被张正言赶下山去。如果鸣皋子是他师父，那无心有些奇奇怪怪的邪术多半就是鸣皋子教的，可鸣皋子明明会正宗五雷天心大法，如果连邪术都传了，为什么不传这正法？难道他竟是要害无心

么？可是看样子，鸣皋子对无心无分毫敌意，雁高翔说要杀无心，鸣皋子重创之下，也要与他交手，说他当初传无心邪术是想害他，也实在说不通。

鸣皋子脸上抽了抽，忽然笑道："无心，你既然来了，那随我走吧。"

他说得十分和霭，无心的右手却还是按在剑柄上，也不说话。鸣皋子脸上变了变，喝道："无心，你是想与我动手不成？"

无心平常总是嬉皮笑脸地没什么正经，此时脸色却极是凝重，躬身道："师恩如父，但师门有我列祖列宗，师父，恕我不能从命。你早已被逐出正一教，就不该还自称是正一门下，以乱人耳目。"

鸣皋子一怔，微微一笑道："无心，你也已经不是正一门下了，为什么还要如此维护？"

"人不在山，心在师门。术有正邪，道则一也，师父不闻诃利帝母事么？"

"术有正邪，道则一也"这八个字是当初宗真与无心初识时，见无心身怀众多邪术，这般对他说的。所谓邪术，只消不是伤天害理，用在正道上，亦可成道，而一念不正，由道入魔易，立身坚定，由魔入道亦不难。所谓诃利帝母，便是密宗的大药叉女欢喜母。佛经中有个传说，《毗奈耶杂事》第三十一曰："往昔王舍城中有独觉佛出世，为设大会，有五百人各饰身共诣芳园，途中遇怀妊牧牛女持酪浆来，劝同赴园。女喜之舞蹈，遂堕胎儿。诸人等舍之赴园内，女独止而懊恼，便以酪浆买五百庵没罗果，见独觉佛来女傍，顶礼而供养之，发一恶愿曰：'我欲来世，生王舍城中尽食人子。'由此恶愿，舍彼身后，生为王舍城娑多药叉长女，与健陀罗国半叉罗药叉长子半支迦药叉婚，生五百儿，恃其豪强日日食王舍城男女。佛以方便隐鬼女一子。鬼女悲叹求之，知在佛边。佛曰：'汝有五百子，尚怜一子，况余人但有一二耶？'"说的是当初王舍城有独觉佛出世，设下大会，有五百人前去赴会，路上遇到一个怀孕的牧羊女，便请她一同赴会，牧羊女大喜过望，手舞足蹈之下以致小产，那五百人便弃之不顾。于是牧羊女发下毒誓，说来世要吃尽王舍城的孩子。后来成为王舍城娑多药叉的长女，与健陀罗国半叉罗药叉长子半支迦药叉成婚后生了五百子，日日食人子女，被人称为诃利帝母，即"暴恶母"之意。佛祖将她

一个儿子藏了起来，诃利帝母探听得儿子在佛祖身边，便去哭求佛祖开恩释放，佛祖说："你有五百子，尚怜一子，何况旁人惟有一两个孩子。"诃利帝母因此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终成护佑小儿之神，便是俗称的九子魔母。无心当初借居龙莲寺，心绪不佳，便看看佛经。他虽是道士，对佛道之争看得极淡，佛经中的微言大义也解不得许多，记得的只是这些有趣的小故事。只是这话说说容易，宗真虽是有道高僧，心中仍有正邪之见，不然当初也不会因为弟子无念偷学了破魔八剑便要将他逐出门去了。

鸣皋子呆了呆，道："果然，果然。"眼中隐隐又现出一丝杀气，笛子已慢慢放到了唇边。哪知这时，远远地突然传来一声佛号。

这声佛号极其嘹亮，也不知是谁在中夜忽发佛号。鸣皋子面色变了变，却见无心面色淡然，眼中却隐隐有些关切，心里不知为何一软，叹道："无心，你再想想吧。"笛子凑到唇边吹出几个曲调，六丁六甲如僵尸还魂，一下又闪到鸣皋子周围。

鸣皋子的胡床已断成一堆碎片，他掸了掸道袍，扬声道："无心，你纵然自认侠义，奈何在别人眼中，你终究是邪魔外道。"施施然带着六丁六甲走了。六丁六甲中甲戌已亡，甲子丁卯身负重伤，但剩下的十一人仍如忠犬一般跟在鸣皋子身后，对已死去的同伴连正眼也不看一看。

他们走得甚快，一转眼便已转过一个山角。转过山角，甲子心中却大为不忿，见走得已远，无心的身影还呆呆地站在山坡上，他低声道："宗主，就这般虎头蛇尾放了他们么？"

他们截杀丹增，是为了夺取落在丹增手中的白虎神。哪知夺到的骨灰竟然平平无奇，哪里附有神煞了，还只道是中了密宗之计，这一趟劳而无功，连底细也被人猜破。这甲子是六丁六甲领头之人，心想："多半是宗主又要打什么主意。"哪知他刚一说，鸣皋子忽地一个踉跄，嘴里呕出一口黑血来。他大吃一惊，扶住鸣皋子，道："宗主，你没事吧？"心中大为震惊。鸣皋子的本领他们是知道的，纵然不是天下第一，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没想到居然受了如此重的伤。

鸣皋子呕出这口血，脸色倒大大见好，抹了抹嘴角，微微一笑，道："甲子，你还不曾发现么？方才这声佛号正是金阁寺的狮子吼功夫。"

甲子吃了一惊，道：“惠立今日不是在胜军寺中么？他怎么会来？”

“多半是无心用了什么法子召来的。”这声佛号沉雄稳重，来的不是惠立本人，就是他三大弟子中的人物。若是身上无伤，鸣皋子自然不惧，但此时他连番恶战，已力不从心，方才无心若真个要动手，那自己多半便要阴沟里翻船，闹个两败俱伤，说不定还会折在这小子手下。但无心最后还是没有动手，让自己安然离去，显然仍存香火之念。他将手指放在眼前，指上还沾着一些血迹，又笑了笑，喃喃道：“无心，你一定会来的，我相信。”

第六章 六神通

胜军寺的大殿已然倒塌，住持也已圆寂火化，里面一片狼藉。同是密宗一脉，而金阁寺惠立德高望重，门下弟子众多，暂且便由惠立主持。胜军寺也是福建一带名刹，遭此大劫，想要恢复旧貌也不容易了。

夜已甚深，白天乱成一锅粥，那些大小僧众又要清理余烬，又要做功课，都已累得筋疲力竭，一个个到黑甜乡中去了。因为围墙也倒了许多，胜军寺里鼾声此起彼伏，倒也壮观。

惠立带着大弟子果毅来到宗真的房外。宗真被救回寺后，受伤太重，一时不能说话，让他打坐调养了大半个时辰，想来元气复了一二分，惠立方才带弟子过来。正要叩门，忽听得里面宗真道："惠立师兄，请进。"他一推门，便见宗真坐在蒲团上，却是一怔。宗真驻颜有术，虽然年近百岁，却一直是个二十出头的少年僧侣模样，可此时满脸皱纹，连眉毛也根根纯白，完全是老僧模样了。他想不到仅过一夜宗真便换了这副模样，吃了一惊，道："宗真师兄，你……"

宗真一笑，道："师兄坐吧。皮壳漏子，皆属幻相。数十年苦修，我一直都放不下此念，真是可笑。"

惠立知道宗真虽然说得达观，其实他修的拙火定本就有驻颜之效，此时回复老年模样，那是功力散尽之兆。只是宗真气色虽差，说话却已十分平稳，惠立也不禁暗自佩服宗真功力高深。他也是有道高僧，脸上仍是平静如常，坐到宗真对面，道："果毅，你也坐下吧。"果毅整了整袈裟，向宗真行了一礼，坐在了惠立身边。

惠立低声道："师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丹增真的被杀了么？"

昨夜他在胜军寺率众僧打坐，忽然有个和尚从木座上一跃而起，说是山坡上丹增被杀，宗真遇险。惠立是何等人物，已发觉这和尚是中了魇魔术。这门魇魔术大多为江湖术士骗人所用，就是跳大神一类，也是一门邪术，那和尚性子也算沉稳，从来没修过这种左道之术，多半是被别人用了异术通灵了。只是这话听着不像空穴来风，实在太过重大，因此他带着三大弟子赶去，恰好在山城上见到重伤在地的宗真，连忙带回胜军寺。刚回来时见宗真伤势过重，不能多说，经过调理，精神已好转了许多，便来问个究竟。

宗真点了点头，道：“丹增大师确实已命丧妖人之手。”

惠立没想到丹增真个已经丧命。他知道丹增性子虽暴，却是密宗三圣之首亚德班钦的首徒，功底实已不在自己与宗真之下。他怔了一怔，道：“师兄，有些话也不足向外人道也，不过听果毅说，昨夜在那山坡上有人在行正一教的五雷天心大法，是么？”

正一教是道教领袖，佛道两家，有道之士自然不争嫌隙，门下弟子却颇有争端，只是不曾摆到明处而已。惠立知道宗真与正一教主张正言有些交情，却也想不通为什么会伤在正一教手中。可他也知道，便是张正言亲来，也绝不能将宗真伤到这等地步，这个谜团实在打不破。

宗真叹了口气，道：“此事我也想不通。”

他原原本本将昨夜那鸣皋子之事说了一遍，只是隐过了后来无心之事不提。当他说到那鸣皋子头顶有黑气凝聚时，惠立忽地叫道：“是六神附体！”

宗真点了点头，道：“是青龙。”

惠立倒吸一口凉气，道：“原来，搜集六神的竟然是正一教！这该如何是好？”

惠立原本以为搜集六神，想要解开蚩尤碑的是什么邪教异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是正一教中人物。正一教门下虽然也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弟子，但正一执掌天下道教，势力终究还是极大，以密宗三圣之能，与整个道门相抗，终究不啻以卵击石。

宗真道：“不是，此人并不是正一教中人。”

惠立一扬眉，道：“师兄何以见得？”

“此人正一法术虽然精纯，但也会许多旁门异术，是当初被正一教逐出门外的人物。”

惠立忽地“啊”了一声，道：“难道是你说的那个无心？”刚说出口，又皱了皱眉，道：“不对，他的功底分明远没到这等地步。”

“无心虽然也学了许多旁门左道之术，但他不是歹人。”宗真忽地叹了口气，又道：“只是……无心似乎与这鸣皋子颇有渊源。”

惠立皱了皱眉头，道：“是么？师兄，你受伤太重，先在此间将息吧，那鸣皋子来历，我会查清的。”

他站起身，行了一礼，道："果毅，走吧。师兄，你不必起身了，好好将息。"宗真还了一礼，抬起头，脸上却多了几分忧色，低低道："师兄，请你对无心手下留情。"

丹增已死，此事若不能真相大白，密宗与正一教之间定然会结下深仇。惠立与果毅二人走出门，在门口，惠立又施了一礼，方才将门掩上。

回到他自己的房间，一进门，惠立对果毅道："果毅，将门关上吧。"

门一关上，果毅坐到惠立对面，面色显得极是凝重。惠立顿了顿，道："宗真大师已经发现了吧？"

果毅低声道："师父明察，宗真大师果然已有所察觉。"

这果毅在惠立三大弟子中，功底不算最深，专修六神通。所谓六神通，乃是天眼通、天耳通、知他心通、宿命通、身如意通、漏尽通这六通。显密两宗，虽然同属释门，但显宗不修神通，密宗却专注于神通，只是能修成前三通者寥寥无几，修成后三通者当世无一。这果毅年岁不大，人又木讷寡言，在修行上却大为精进，居然在知他心通上颇有造诣。《般若经》有云："三他心通，能如实知十方沙界他有情类心心所法，谓偏知他贪嗔痴等心，离贪嗔痴等心。乃知聚心散心，小心大心，寂静不寂静心，解脱不解脱心，皆如实知。"果毅虽然不能如经中所言，"能如实知十方沙界他有情类心心所法"，对面相坐，旁人想些什么却大半可了然于胸。惠立昨夜救回宗真来，见宗真欲言又止，大为吃惊。宗真本有道高僧，竟然也会有什么隐事不说，因此才让果毅前来查看。

惠立深吟了一下，道："那，宗真大师可有何不实之言？"诳语本佛门大戒，若宗真口不吐实，只怕他的近百年修行已毁于一旦，已为妖魔所附了。惠立嫉恶如仇，若宗真真个堕入魔道，那他便要亲自动手。

果毅心中微微一惊，道："那倒没有！"他有知他心通，已知惠立心意，只觉师父的心绪如波涛狂澜，此起彼伏，咽了口口水，嚅嚅道："师父，弟子狂妄，师父似乎动了无明。"

惠立心头一凛，扫了果毅一眼，脸色沉重之极。忽地长吁一口气，道："果然，果毅，什么都瞒不过你。唉，数十年苦修，好胜心还

是不能斩断。”心中暗道：“好险。”

惠立少年时曾经从军，性子极为暴躁，后来皈依佛门，知道这戾气于己极为有碍，因此屡屡告诫自己不可妄动无明。只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虽然苦苦压制，但大变来临，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亚德班钦年纪老迈，去日无多，丹增已死，宗真重伤之下，似乎七情六欲又死灰复燃，密宗三圣中，只剩下自己独撑场面，既有些茫然，又不无快意。但听得果毅一言，直如冰水浇头，灵台登时清明，忖道：“果然儒人说弟子不必不如师。若非果毅，只怕我方才便也要堕入魔道了。”

果毅抹了把额头的汗水，道：“师父，宗真大师虽无不实之言，但还有些话却不曾说。”

惠立道：“什么？”

果毅又咽了口唾沫，道：“昨夜，宗真大师与那鸣皋子相争时，有个竹山教的门下曾经现身与鸣皋子周旋。”

惠立皱起了眉头，道：“竹山教弟子？宗真可不曾说过此事。这人后来去哪里了？”

“宗真大师让无心将他带走了。”

惠立大吃一惊，道：“什么？宗真为何要这般做？”

果毅有些犹豫，吞吞吐吐地道：“我想，是因为师父吧。”

惠立一怔，脸上忽然浮起笑意：“是怕我对他不利啊。”

惠立性情虽没有丹增那般暴躁，却也是嫉恶如仇的，对这等左道术士向不容情。宗真一定是怕自己发现那人是竹山教门下，因此才让无心带走的吧。他想了想，道：“只是，当时如果无心也在场，为何宗真还会受这么重的伤？”

果毅皱起眉头，道：“似乎宗真大师也想不通这点。我觉得，宗真大师有些怀疑无心其实是想帮那鸣皋子。”

这话直如一个霹雳，惠立也几乎要呆住了。他道：“真的？可是宗真为何还要如此维护那个无心？”

当初他听宗真说起无心，便对这少年印像极不好，觉得此人贪财好色，是个不折不扣邪派人物，不明白宗真为何会如此看重他。可是说宗真与鸣皋子相争之时，无心想帮的是鸣皋子，他仍然也想不通。

如果宗真已经发现此事，那他最后让自己对无心手下留情又是什么道理？

“弟子也不明白。只是，宗真大师觉得此事事出有因，”果毅顿了顿，声音又低了些，道：“那鸣皋子似乎是无心的师父。”

“是这样啊。”

惠立恍然大悟，冷冷一笑，却又叹道：“宗真数十载苦修，原来六根还是未能清净。”

他的话语极是阴冷，果毅打了个寒战，偷偷打量一下师父，心道：“师父你还不是一般。执于人情，与执于正邪之念岂有两样。”

惠立道：“果毅，你的天眼通与天耳通修得如何了？”

果毅道：“弟子不才，这二通尚有小成。若能拿到与那道者身上相通之物，弟子便能探明他的下落。”

“用魇魔法通知我们的，多半便是那个无心了，那和尚也算个贪财的，身上还带着小半块纯金不动明尊像，从这东西入手，说不定能找出那无心的下落来。”

这纯金不动明尊当初是安平王不花鲁儿所供，重四十七斤零三两，是胜军寺的镇寺之宝。胜军寺大殿倒塌，这尊金佛也碎裂成许多小块，被无心带走了一块，剩下大多找回，仍有一些被一些贪财的僧侣趁乱藏了起来，无心便是以这金佛碎块为媒行施魇魔法的。昨夜打坐时那和尚如同木偶一般起身大叫，惠立已然明白他身上定有与施术人相通之物，当时便搜了出来。他功底虽深，但六神通需心境极静之人方能修习有成，惠立本性与此不和，因此六神通的功底反不如弟子果毅之深。

他将那块碎金拿了出来，放在案上。果毅看了看，道：“师父，只是若那个无心将身上的碎金扔了，那我们岂不是反入歧途？”

惠立微微一笑，道：“这小道士贪财如此，死也不会扔掉的，放心吧。”

＊＊＊

莎琳娜听得隔壁突然又有响动，在床上翻身坐起，披上了外套。

无心，这个油嘴滑舌的少年，虽然只是初见，他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自己脑海中。在佛罗伦萨，她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名媛，

虽然年纪尚稚，围着她转的骑士爵爷已有不少，但她从未放在心上。可是自从见到无心起，这少年就似乎深深刻在了她的心底。

她推开门。夜已深，走廊里暗无天日。板壁甚薄，那些客人都睡得死死的，鼻息此起彼伏，便是在走廊里也听得清楚。她走到无心房前，见里面亮起了灯，便轻轻叩了叩。

刚一叩门，里面“哗”一声响，似是桌子也带了一下，无心在里面道：“什么人？”声音大是惊恐。

“是我。无心先生，你睡下的话，那我回房了。”

门“呀”一声开了，无心一下冲出门来，急道：“我没事没事，莎姑娘你进来坐。”他是惊弓之鸟，但听得莎琳娜居然来看他，却是喜出望外，便是个圈套也要一头扎进去了。一打开门，却见莎琳娜没有穿那件带风帽的大斗篷，身上是一件淡红色的衣裙，心底暗自喝了声彩，心道：“以前在京师步步娇里看到那个叫什么丝的胡姬，只道是个少有的美人，原来……原来比莎姑娘差远了。”虽然知道将莎琳娜与侍酒的胡姬相提并论大为不敬，但脑子里却禁不住就要对比。

莎琳娜一眼看见无心床上躺了个人，心中一沉，道：“原来你有客人啊，那我先走了。”

无心的床上躺着的，正是雁高翔。当初无心与雁高翔斗过一场，知道这个胡子少年对自己恨之入骨，照他的意思，找个没人的地方将雁高翔一刀捅了，往乱葬岗一扔，岂不一了百了，美哉快哉。可是宗真对他知之甚深，知道他会这么干，要他千万要救雁高翔一命。虽然答应下来，将雁高翔带回来，无心仍是想不通。雁高翔道术武功皆属不凡，和自己又势不两立，要救他，实在大违无心本意，可不救的话又不好向宗真交待，正在犹豫，便听得莎琳娜过来了。只是看莎琳娜的眼神，似乎有些误会，若是她觉得自己找来的是个胡子相姑一类，那这盆脏水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无心脸涨得通红，期期艾艾地道：“莎……莎姑娘，你别误会，这家伙是宗真大师让我救回来，他受了伤。”

莎琳娜吃了一惊，道：“他伤得重么？你是不是要烧烙铁？”

无心奇道：“要烙铁做什么？”

莎琳娜道：“伤口不是要用烙铁烙过么？”

原来当时西方医术尚未大昌，医生多半由理发师兼任，医术也千奇百怪，凡是人受了伤，都要用烙铁将伤口烙过，有时甚至要用滚油去洗，伤者极为痛苦，莎琳娜小时也见过几次，每次都吓得不敢看。她听无心说要救雁高翔，只道定是要烧红烙铁来烙了。

无心道："你们那儿是这般治伤么？这儿只要上点金疮药便可。"他本在犹豫是不是该救雁高翔，此时莎琳娜在跟前，便不再犹豫，从怀里摸出一包药粉，撕开雁高翔衣服，往他胸前撒了一些。这药是正一教秘传的金疮药，极是灵验，无心又要在莎琳娜跟前显示自己医术，这药粉也撒得足码加三。药粉里有冰片、麝香一类收敛药物，一撒上，雁高翔便觉伤口一阵清凉，喘息当时便平和下来。

无心见药粉见效，大为得意，道："莎姑娘，他的伤不碍事了，我们让他静一静吧！"

这话其实他是打了小算盘了，只要莎琳娜答应，让雁高翔一个人静静，那自然可以到莎琳娜房中去了。莎琳娜哪知道他的心思，点点头道："好吧，那我先回去。"说罢便走了出去。无心见她会错了意，没有邀自己到她房中，仍不死心，追出门去道："莎姑娘，这个药粉叫'九转回春散'，是疗伤圣药，莎姑娘要有什么小伤，也撒一点吧。"他只是一说，哪知莎琳娜道："是啊，我身上也有点伤，无心先生，你帮我治治。"

无心又惊又喜，道："原来莎姑娘也受了点伤，嘿嘿，是不是也伤在胸前？"他正想得美，却见莎琳娜撩起衣袖，道："无心先生，请你看看。"他心中略略一阵失望，暗道："原来只是手臂受伤。"

莎琳娜肌肤胜雪，那道伤口也不长，略略有些红肿。无心一把捉住了莎琳娜的手臂，故意惊叫道："哎呀，莎姑娘，这伤可很重啊，似乎脉像也有伤，待我细细医治。"

莎琳娜微微一笑，道："你撒些这种药粉吧！"

无心本想把肚子里那点医道通通搬出来，便可将莎琳娜的手臂多捉一会，只是他的医道有限，便是想说，实在想不出能说出些什么。他将莎琳娜的手臂搁在膝上，拿了个牛角小匙慢慢涂上药粉，照他的意思，恨不得一颗颗地撒上去。只是这伤口甚小，还不到半寸，涂得再慢，一会儿也涂完了。莎琳娜一沾上药粉，便觉得一阵清凉，道："真的是好药。"

无心大为得意，道：“是啊是啊，莎姑娘要的话，我去炼个半斤。”

莎琳娜奇道：“什么叫作炼？”

“炼就是把药捣碎了，放在丹炉里烧的。莎姑娘，你们那儿没有么？”

莎琳娜道：“原来就是哲人之石啊！”

所谓哲人之石，便是欧洲的炼丹术。欧洲人的炼丹术，都是十字军东征时从阿拉伯传来，而阿拉伯的炼丹术也是从中国传去的，当时阿拉伯人便称硝酸钠为中国盐。中国元末时，欧洲正兴起炼丹热，各国术士层出不穷，只是他们将中土所称的九还大丹称为哲人石，称其能治百病，点铁成金，其实与中原炼丹术一般无二，只是还极其粗糙。正一教属符**箓**派，但也不废烧炼，只是无心志不在此，炼丹术向来学得马马虎虎，但在莎琳娜听来，仍是有如天花乱坠，目不暇接。听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虽然大半听不懂，还是叹道：“原来中国的炼丹术这等博大精深，只是我听不懂。”

无心说得心痒难搔，听莎琳娜说听不懂，连忙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道：“这本是陶宏景的《太清诸丹集要》，里面讲了不少丹方，莎姑娘有兴致，看看好了。”

莎琳娜其实并不懂中国字，只是见无心兴冲冲的，也不好拂他的好意，接过来放在怀里，笑道：“那谢谢无心先生了。”

无心见她笑靥如花，心中一荡，道：“叫我无心好了，这算得什么，莎姑娘你这么聪明，以后一定学得比我好得多。”

他却不知道，后来莎琳娜自己不曾学习炼丹术，这本书辗转流传到后来一个名叫帕拉塞尔苏斯的人手中，大加改造，使得欧洲炼丹术开始转向医道。后来西方医学以石药为主，究其源头，无心这本《太清诸丹集要》实其滥觞。

他把书递给莎琳娜，意犹未尽，还想再说几句，莎琳娜道：“天也快亮了，快休息吧。”

她这般说，无心也不好硬拉着她。他见莎琳娜转过身，低声道：“莎姑娘，明天……明天你就要走了么？”

要回佛罗伦萨，是从刺桐乘船出发，经爪哇转道西行，数万里行程，一路顺利的话要一年多，若有些耽搁就要三四年。如果碰上战乱，只怕十多年都过不去了。这也是当初马可波罗回国时的路途，马可波罗在路上便花了三年才回意大利。莎琳娜转过身，若有所思地道："是啊，无心，谢谢你了。明天我就要随阿德勒船长的飞鸟号出发了。"

无心听得莎琳娜叫他"无心"了，登时乐不可支。只是一想到她回去后，定然再无相见之期。他嘴唇动了动，忽然低低叹了一声，轻轻道："莎姑娘，我是火居道士。"

无心是火居道士，当初他第一次见到莎琳娜时就说过了。只是莎琳娜也不知道火居道士到底是什么，只是回头一笑，道："是啊，你说过的。"

她转身进了门。无心脸皮再厚，也不好跟进去。他站在走廊里，呆呆地看着莎琳娜的房门，手指伸到胸前，隔着衣服捻着莎琳娜给他的那个项链，苦笑了一下，轻声道："火居道士可以娶妻生子的。"只是这话莎琳娜也听不见了。

他转身走到自己门前，还想着莎琳娜的笑容，心中却不知怎的有种莫名的疼痛。他向来是法不空施，为人除魔驱鬼，都要收钱，可莎琳娜也不会给自己钱，自己也根本没想到跟莎琳娜谈价钱，只觉能看到莎琳娜的笑容，心头便有说不出的喜乐。

是真的喜欢她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慌乱。师父当初对自己说，这世上惟有强者为尊，君臣、师徒、父子、弟兄都是假的。可是他再怎么想，也没办法把莎琳娜从心头抹去。

她对自己，也是未免有情吧。他想着，微微一笑，推开了门。哪知他刚推开门，却觉得脖子上突然传来一阵彻骨的阴寒。

是刀！

第七章 陷阱

这刀不大，不过与人的手指仿佛。无心大吃一惊，定睛看去，制住自己的正是雁高翔。他只觉心头一阵冰凉，苦笑道："雁兄，原来你早就醒了。"肚里不住后悔，暗自骂道："无心啊无心，你可真蠢。你也该知道这大胡子的本事不弱，一见莎姑娘就晕头转向，这回着了他的道了。可惜，天亮后不能送莎姑娘上船了。"

宗真也告诉过他，雁高翔是想杀自己，要自己多多提防。原本雁高翔的本领与自己在伯仲之间，只是机变原不及自己，何况身受重伤，他根本不曾将雁高翔放在心上，哪知一时大意，满脑子的莎琳娜，却让雁高翔得手了。

雁高翔内力已近枯竭，勉力运气，方才凝成这么一柄小小的水火刀。先前无心为他敷药时他便已醒来，发现身前竟然是无心，大为吃惊，只道无心多半与那鸣皋子一路，自己落到他手上，只怕要受尽折磨而死。哪知这药敷上后，伤口极是清凉，内力也回来了二三分，不禁大感诧异。等无心与莎琳娜出门，听他两人在门外唧唧咕咕地说什么丹药，说到这种药粉叫什么"九转回春散"。雁高翔知道这是正一教的疗伤圣药，心中奇道："这牛鼻子居然救了他？他是什么居心？"试了试内息，只觉得周身百骸除了用力过度有些酸痛，也不见异样。过了一阵，听得莎琳娜回自己房里，无心便要回来，这个机会千载难逢，翻身下床，拔出水火刀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他内力不济，水火刀又短又小，而且不能持久，马上便会融化，自是要速战速决。手指一动，水火刀的刀刃已微微陷入无心皮肤，却又是一怔，心道："不对，雁某好男儿，这牛鼻子救了我，这般暗算他，实在不算好汉。"

有此一念，虽然只消再一用力便能将无心刺死，水火刀却如千钧之重，死活刺不下去。无心心思何等机敏，原本已闭目受死，觉得雁高翔的刀居然停了下来，他右手五指与左手五指忽地一叉，喝道："疾！"肩膀忽地粘到雁高翔右臂臂弯，用力一顶。雁高翔只觉一股大力涌来，他元气未复，经不住这等大力，右手一下被无心顶开，人也直飞出去。

马家老店的床铺尽是些薄板床，雁高翔这般摔出去，只怕要将楼板都砸出个洞来，而背后的葫芦压破，更会大大作响。旁人不打紧，只怕会吵着莎琳娜，无心一将雁高翔震开，忽地一伸手，不等雁高翔落地，抢步上前一把托住。雁高翔有一百多斤，无心要卖弄本事，这招“灵官举鼎”使得潇洒漂亮，但雁高翔一入手，却觉得沉得要命，单手根本托不住。他变招甚速，手一屈，将雁高翔背后的葫芦拨到一边，将雁高翔放在床上，左手一把从腰间拔出摩睺罗迦剑，骂道：“你这大胡子，比猪还重，这回看你死不死。”虽然宗真要自己救雁高翔，不过自己已经救过了，雁高翔既然要杀自己，那自然不必再客气。

雁高翔心如死灰，暗道：“罢了！教主，不是我不给你报仇，只是……只是……”方才自己明明有机会杀了无心，若是自己的两个师兄，他们肯定毫不犹豫便下手，可自己偏偏下不去手。机会惟有这一次，他也知道无心机变百出，吃过一次亏，绝不会再吃第二次了，要杀他已绝无可能。而自己要杀无心，这牛鼻子定不会饶了自己。

他万念俱灰，躺在床上只不说话。无心正要下手，见他不说话，倒甚是诧异，心道：“这大胡子怎么不回口？我好像没点他哑穴啊。”他将摩睺罗迦剑指着雁高翔，低喝道：“姓雁的，你要杀我，那我杀你，天公地道，天经地义，对不对？”

雁高翔怒道：“要杀便杀，啰嗦什么。”他过的本是刀头舐血的生涯，杀人也已不少，自是不惧。无心见他如此傲气，更是生气，心道：“这大胡子到这时候还这般大模大样的。”喝道：“那就杀了！”摩睺罗迦剑已压在雁高翔脖子上。

雁高翔眼一闭，已准备受死，哪知摩睺罗迦剑却没有刺进来，却听得无心嚅嚅道：“雁兄，我可没杀你的教主，为什么你还要不依不饶的？”

无心的杀心没有雁高翔那么重，何况宗真跟他交待过，要他救雁高翔一命。虽然也可以硬说是雁高翔想杀自己，自己为了自卫不得不杀他，但无心最尊敬宗真，到头来还是下不了手。江湖上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些话他也知道得清楚，竹山教覆灭与自己虽脱不了干系，但自己终究不曾杀过竹山教的人，雁高翔也不该对自己有这么大仇恨。

雁高翔冷笑道："装什么装，你勾结外人，杀了我家教主，连你们掌教也伤了，还装不知道么？这回要我杀你的是你们张掌教。"

这话如晴天霹雳，无心一下呆住了，摩睺罗迦剑也忘了收回，半晌才期期艾艾地道："胡说！你在胡说！我不信，我要亲口去问伯父。"

张正言是无心的远房伯父，对无心颇为看重，虽然因为无心学了不少邪术而赶他下山，但曾经亲口允诺让无心重列门墙。虽然无心思前想后，觉得回山后也不能为正一教门下所容，所以还是放弃了，只将那竹山教的少女教主送上山。此事极为机密，他只告诉宗真知道，怎么会有人杀上龙虎山去？难道张正言觉得此事是因己而起，便恼羞成怒，要杀了自己么？他原以为雁高翔要杀自己是误会自己杀了竹山教教主，却不曾想居然还有这等内幕。

雁高翔沉声道："雁某杀人如麻，但从不说假话，张掌教已于中元后二日过世了。"

无心又是大吃一惊，连退了两步，跌坐在椅子里，道："什……什么？伯父过世了？"

正一教虽然眼下不振，门下高手无几，但张正言是天下第一道派掌教，那是何等本事，居然会有人能伤了他。无心的脸连变了数变，似乎想起了什么，嘴唇也在哆嗦。雁高翔见他半晌不说话，叫道："牛鼻子，要杀便杀吧，某家皱皱眉头便不算好汉。"

无心怒道："吵死了！"他骈指向雁高翔身上一点，闭了他的哑穴。

雁高翔不说假话，做下此事之人无心心中也已有眉目，张正言只怕也猜到了此人。对自己颇为期许的伯父过世后，继位的多半便是二伯父张正常了。张正常当初就不知为何对自己极为厌恶，多次要张正言驱逐自己，张正言一死，那自己归山只怕绝不可能了，听雁高翔话中之意,伯父只怕觉得自己与此事难脱干系，因此才要他来杀自己。思前想后，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主意。

雁高翔见他呆呆地站着，眼中一片茫然，心中恼怒，有心骂几句，可又被无心点了哑穴，说也说不出来，憋得满脸通红，心道："这牛鼻子，某家有朝一日，非砍了你不可。"正想着，却见无心脸上阴晴不定，忽地推开门，一下冲了出去。

＊＊＊

宗真端坐在蒲团上，只觉内息如一团乱麻，怎么都调理不顺。他有近百年苦修，练成了金刚不坏身法，居然仍敌不过鸣皋子体内的青龙神煞，不禁思之骇然。

天边已有曙色。宗真长吁一口气，忽道："不知门外哪位师兄？"

门"呀"一声开了，惠立走了进来，行了一礼道："宗真师兄的天眼天耳果然令人心折。"

惠立功力虽深，偏生练不成六神通，心中总不无芥蒂。宗真道："惠立师兄，有什么事么？"

惠立坐了下来，道："师兄，那无心正在向胜军寺而来。"

宗真木无表情，但一根手指却极快地一颤。他看着惠立半晌不开口。惠立心中着急，宗真忽道："那鸣皋子不知来历，无心与他却颇有渊源，师兄是想着落在他身上找出鸣皋子下落，是么？"

惠立舒了口气，道："宗真师兄，我也知道此人尚无大过恶。然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此人纵然尚有向善之心，亦不可姑息。何况东华真人遭人暗算，此人大有嫌疑，师兄你何必如此护着他？"

宗真叹道："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你真个不肯给他一条路么？"

惠立面色沉了下来，道："道魔不两立，师兄，你为了此人竟然不惜犯诳语戒，只怕是要入魔了。"

"佛法广大，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师兄，不要怪我多嘴，你心中已动无明，入魔的只怕是你自己。"

惠立脸色越发阴沉，盯着宗真，脸上也没半分表情，道："佛是医王，法是良药，僧是瞻病人，贫僧心知。"他深深一躬，转身走出门去。

看着他的背影，宗真心头一阵痛楚，暗道："那蚩尤碑果然是个魔物，惠立师兄本是有道高僧，哪知道会如此不择手段。大道不行，惠立师兄当初定计要无心诱出九柳门时，我就不该答应。"他功力虽然散尽，但天眼通天耳通尚在，惠立在门外时，他已觉得门外之人有些戾气，只道是胜军寺哪位僧侣想来见自己，哪知一见之下，竟是惠立。惠立本是有道高僧，身上若沾戾气，定是已动机心。此时自己功力散

尽，要尽复旧观已不是一朝半日所能。如今密宗三圣，惟有金阁寺硕果仅存，惠立已经拿定主意，自己也已劝不转他了。

无心，好自为之。

在心底，他默默地想着。

胜军寺占地甚大，大殿虽然已经倒塌，空房子还很多，宗真受伤甚重，需要静养，此处也十分清静。但惠立一席话，已让他心绪不宁。端坐在蒲团上静静调理呼吸，却觉得心潮翻涌，怎么也静不下来。

做了一周天，宗真忽地睁开眼，低声道："无心，你来了么？"

无心从房梁上一溜而下，笑了笑道："大师，我怎么也瞒不过你。"

宗真皱了皱眉头，道："你怎么还敢来此处？惠立大师正在找你。"

无心淡淡一笑，道："我虽然打不过惠立大师，可我有五遁术，他也抓不住我。"他坐到宗真跟前，又道："大师，你伤势如何了？那道七曜灵符还管用么？"

宗真受伤后，无心给了他一道七曜灵符疗伤，果然颇有效验。他道："这是你正一教解除五雷法的灵符吧？多谢你了。"他见无心东拉西扯，脸上也是一贯笑咪咪的样子，可是眼中却隐隐有些悲伤，不由黯然。

无心想了想，道："大师，我只问一句话，我伯父真要杀我么？你是有道高僧，可不能骗我。"无心自己说两句假话骗骗人是家常便饭，因此加了这一句。

终于来了。宗真心中一沉，道："老衲不敢打诳语，正是如此。"

无心一下呆住了。雁高翔跟他说张正言要杀自己，他仍然不敢全信，但宗真也这般说，他实在不敢不信。宗真见无心的脸一下僵住了，脸上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一阵难过，心头却是一凛，心道："怎么回事？怎么我的拙火定清修都已散了么？难道……难道惠立师兄说我入魔，竟是真的？"他已修成金刚不坏，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此时却心潮起伏，屡屡失态，已是走火入魔的前兆。他深深吸了口气，正想

让自己平静下来，哪知不运功还好，一运功，忽然觉得背后一紧，整个人登时木然，身体也似非己所有。

无心却没发现宗真有异，仍是低着头想着。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太大，他都不敢相信，可是宗真也这般说，由不得他不信。他低着头，低低道："大师，我……我该怎么办？"他心思灵敏，不管遇到什么事，总会想出办法来应付。虽然知道自己纵然回山也不会为同门所容，但总还盼着有朝一日能光明正大地回山去。可是张正言竟然会想要杀自己，那岂但回山之路永绝，便是中原，也难以立足，只怕要和赫连氏一般，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邪魔外道了。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以往的机变也荡然无存。

他话音刚落，却听得宗真道："去找鸣皋子吧。"无心吃了一惊，只道自己听错了，道："什么？"抬头看去，却见宗真恍如入定，端坐在蒲团上，一动不动。他道："大师，为什么要去找他？"

"他是你师父吧。我看他对你颇有回护之情。一山不容，另觅一山。"

无心仍有些茫然，道："可是……可是他已入魔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万事终要了结。"

无心脸上浮起一丝笑意，道："术有正邪，道则一也。大师，多谢指点。"他站起身，深施一礼，道："师父若迷途不能知返，那也说不得了。"

无心一走，宗真忽地一晃，睁开了眼。他看了看身前，长叹一声，道："惠立师兄，原来你已练成了附身术。"

门开了，惠立走了进来。此时他脸上已有得意之色，道："宗真师兄，冒犯了。不过附身术老衲也不会，是小徒果毅练成的。"

所谓附身术，便是附于他人身上。本来以宗真功力，果毅根本无法附着在他身上，但宗真重伤之下，功力散尽，竟也着了果毅的道了。

宗真道："机心生于魔道，师兄，你忘了么？"

惠立眼中仍是一派得意之色，道："宗真师兄，孰道孰魔，原本无人说得清。此人已知向善，岂非托此机心之福。"

宗真摇了摇头，道："你骗了他，只怕终究是要弄巧成拙。"

惠立正色道："若他执迷不悟，那正好一网打尽。除魔卫道，本不可妄论慈悲。师兄难道觉得我非青龙之敌么？"他说着，深深一躬，道："师兄，多谢了，还请静养，以后之事，便由我金阁寺独力担当。

宗真还要说什么，惠立已施施然走出门去。门外已有他的弟子在等候，惠立一出门，便对三弟子果智道："果智，你辛苦一趟吧，宗真大师在此间也已帮不上忙了。"

听得惠立的声音，宗真心头更是一沉，心道："惠立师兄果然入魔了！"

无心虽然说什么若鸣皋子迷途不能知返，那他也要"说不得了"，宗真却着实不信无心会与师父为敌。在山坡上，鸣皋子暗算自己时，结果被自己以破魔八剑反击。那次鸣皋子险些便要丧命，千钧一发之际逃出，难道真是鸣皋子本身所为么？

而张正言要自己杀了无心，还在张正言遭暗算之前……

他陷入了沉思，越想越是心惊。先前未能细细想来，如今重伤之余，打坐调理，这事的前因后果倒越发凸现。当初自己的师兄宗朗入了魔道，修习波罗夷，自己也制不住宗朗，而无心功底远不及宗朗，最终宗朗却败在无心手上，此事当时便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想，只怕内中别有隐情。

他心头猛地一亮，这些支离破碎的事情便如有一条无形的细线，一下串了起来。

原来如此！

如果事情真是如自己所想，那惠立已堕入对方的圈套了！想通了这个关节，他冒出一身冷汗，猛地站了起来，便想要唤惠立回来。哪知刚一站起，却觉得背心一震，周身骨节一阵乱响，动也不能再动。

是金阁寺的大手印！

他又惊又急。没想到在胜军寺中竟然还会遭了暗算。这一掌力量之沉雄，竟似不下于鸣皋子，中的又是先前旧伤，他只觉胸中一闷，强自支撑，才算没有倒下。

这时，门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

进来的，正是惠立的三弟子果智。

＊＊＊

莎琳娜洗漱完毕，在房中静静坐着，等着无心来叫自己。只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无心房前敲敲门，又听不到无心应声。她虽不如中原女子一般谨守礼教大防，但也不好闯到单身男子房中去。

正在等着，忽然听得马林氏的声音在楼下响了起来。马林氏说的是闽中官话，极是费解，莎琳娜也听不懂，不过“道爷”两字是懂的，心中一喜，暗道：“无心回来了！”整了整斗篷，坐得也更端正些。

门上被轻轻叩了两下，莎琳娜清清嗓子，道：“进来吧，没锁呢。”

第八章 风云寨

无心轻轻敲了敲门，道："莎姑娘，我回来了。"心中却在暗暗叫苦，心道："没想到在路上耽搁这么久，原来我的五遁术也没有想的那般高明。迟了一会，莎姑娘怪我吧？"

哪知一叩之下，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忖道："不好了，莎姑娘在耍小性子么？"他拉了拉衣襟，又敲了敲门，道："莎姑娘，真抱歉，我来晚了。"

他只想说几句讨好的话，可向来伶牙俐齿，张嘴就来，偏生在莎琳娜跟前便变得笨嘴拙舌，说也说不出，只是不停敲着门，这时马林氏拎着笤帚簸箕从过道里过来，一见无心，叫道："哎呀道爷，你还没走啊。"

无心一见马林氏，连忙满面堆笑道："是，是，内掌柜的，我马上就来结账。"

马林氏道："嘿嘿，不急不急，不再住两天么？"住店都要交押柜，防人不结账走了，她倒是的确不着急。无心道："不了不了。"他见莎琳娜不搭理自己，已是心急如焚，见马林氏还要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自己说话，更是着急。

马林氏道："是么？那你下来吧，我把押柜还给你。"

无心恨不得早些将她打发了，忙道："好的好的，多少银子？"现在宝钞已不值钱，仍然通行银子。他伸手便要去怀里摸银子，哪知马林氏道："哟，道爷，你不是都已经给了么？"

无心一怔。他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等好事，道："是么？我都忘了。"心中不由窃喜，心道："真是人要发财挡都挡不住，这婆子居然会记差了，赚了赚了。"正在偷笑，却见马林氏摸出一封信来，道："对了，道爷，这儿还有你一封信。"

无心又是一怔，道："给我的么？"他接了过来，见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颠了颠，方才一下撕开，抖出里面一张信笺，刚一触目，登时呆住了。

马林氏也不管他，推开了门进去，嘴里还道："道爷，你是火居道士吧？令尊大人可真是年轻，模样好得来……"她还要再说，一回头，

却听得门响，却是无心钻回自己房里了，忙拉开嗓门道：“道爷，账已经结了，快收拾东西啊。”

无心把纸塞进怀里，一拉开门，只见雁高翔仍然直挺挺躺在床上。他一个箭步冲到床前，解开了雁高翔的穴道。雁高翔翻身坐起，正待破口大骂，无心已深深一弯腰，道：“雁兄，雁道友，雁大爷，求求你告诉我，你都听到的吧？莎姑娘有没有出事？”

无心的声音有些发颤，嘴唇也在哆嗦。雁高翔甚是吃惊，将背后的葫芦整了整，活动了一下双手，喝道：“牛鼻子，男儿膝下有黄金，为了个女人这样，至于么？”无心其实也没有跪下，只是雁高翔见他这副模样，心中大大地看不起。

无心道：“雁兄，你要杀我，我也不怪你，莎姑娘有没有出事？他们有没有打她？”

雁高翔见他此时最担心的不是自己，倒是莎琳娜有没有吃苦，撇了撇嘴道：“无心，雁某好男儿，居然在你手上连输两阵，真是不值得。”

无心见他仍然不说，越发心急，道：“前两回不算，我们下回好好斗斗。”他吞了口唾沫，又道：“是不是你被我点了穴，就睡得死猪一样，什么都没听到？”

雁高翔怒道：“牛鼻子，不要来激我。我方才听得清楚，那个色目女子是跟他们走的，不曾动武。”

听得莎琳娜并不曾吃苦，无心如释重负，道：“谢天谢……”这“地”字还不曾出口，雁高翔忽地一指点向他前心膻中穴。无心一晚上没合过眼，雁高翔却已休息了大半日。他伤势虽重，却不是内伤，此时功力回来了五六成，无心分神之下，已然中招。

雁高翔一招得手，大为得意，喃喃道：“小牛鼻子，这回你可落在我手心里了。”说着，解下了背后的葫芦。无心见雁高翔解开葫芦，知道定是要拔出水火刀来，心头一寒，哪知雁高翔只将葫芦晃了晃，听里面还有酒，拔开塞住葫芦口的高粱秸，也不知想了想什么，呆了一阵子，忽然将葫芦凑到嘴边，喝了一口，叹道：“小牛鼻子，你总算也救过我一命，雁某若这般杀了你，实是让天下英雄耻笑。”

无心道："那你就放了我！"他虽然不肯求饶，但这话也与求饶无异了。但雁高翔只是沉吟了一下，道："穴道两个时辰后会自行解除，你就再躺两个时辰吧。"

原来雁高翔暗算得手，自己也觉得有些羞愧。无心救了他一命，先前暗算失手，无心也没对他如何，实在不能杀了他。可是缚虎容易放虎难，若是解开无心穴道，现在自己功力未复，不是无心对手，岂不是又要落到这小牛鼻子手上？因此便想趁无心被封了穴道时自行离开。

无心见他要走，心中大急，叫道："他奶奶的，小胡子，再住半天，又得五分银子，这个账你先给我结了再说！"对他来说，这五分银子也不算是太小的数目，不能白花这个冤枉钱。雁高翔也不理他，将酒葫芦重新背回身后，低低道："牛鼻子，今番我不能杀你，但日后你落到我手上，可不会这般便宜你了。"说完，推开窗，看看外面没人，将身一纵，已轻轻跃下院子。此时他功力已回复了五六成，落下地来点尘不起，声息全无。

无心见他出去，再听不到声音，忽地在床上翻身起来，从怀里摸出那张信笺，放在左手掌心，右手在纸上虚画了一道符，低声道："疾！"信笺应声火起，在他掌中一下燃尽。无心睁大了眼看着纸灰，无心脸上显出了一丝忧色。

莎琳娜被人带走，留下那张信笺，他还不敢相信，怀疑是雁高翔给自己下的套，但方才故意引雁高翔来点自己穴道，其实雁高翔一指之力已被他化去，实际是为了要他指力沾上这张信笺。若是雁高翔曾碰过信笺，纵然隐瞒，在自己方才用的离火辨之术下也无所遁其形。只是看来，莎琳娜被人带走，的确与雁高翔无关。

师父真的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么？他一阵茫然。当初还在龙虎山上，自己只是个垂髫小童，师父耳提面命，教自己道术武功，那时他对师父视若天人。后来虽然不知师父为何被伯父赶下山去，但他一直觉得，师父仍是个光明磊落的好汉子，学点左道邪术，只消不伤天害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看到信笺，他仍然不敢相信那真是师父所留，可是此时已不得不信。

师父为何会变成如此？而他要自己随他前去，究竟是何打算？也许，这一切，只有面见师父才能说得清了。

湘西风云寨。他在心底默默地念着信笺上这几个字。即使湖广行省的左平章田元瀚一直想要自己的脑袋，现在也得再去一趟湘西。

＊＊＊

风云寨位于湖广行省辰州路卢溪县境内。辰州路属县有四，除了沅陵是中等县，辰溪、卢溪、叙浦都是下等县。这四县都在沅江边上，卢溪位于武溪与沅江的交汇处，山高地僻，人烟稀少，便是整个辰州路，亦不过户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三，口一十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五而已，风云寨中有三百余人，也算个大寨子。

因为地处偏僻，寨主盘文豹每年只下山去两次卢溪县城，带些兽皮山货换点盐巴布匹回去。这一日，盘文豹带了寨中几个精壮汉子去卢溪县城换得了东西，正在归山途中。卢溪县城也很小，兽皮都换不出价钱，他们这些苗人汉化颇深，随了服装，平时与汉人无异，但汉人仍然视苗人为野人。其实这儿的汉人在天下四等人中是最末等的南人，可是一般是南人，汉人仍然时常要欺负苗人。盘文豹此番下山，带了几十张上等皮毛，却被皮货行的店主东说什么“虫吃鼠咬”，七扣八扣，换回的东西比上年更少。一路上，他看着身后那几匹载货的马，来时似乎载的东西比去时更少，越想越气，对走在身边的侄子盘秀山道：“阿山，明年我们还是上常德去，那儿该好些。今年就这点盐巴，都不够分的。”

常德路在沅江上游，州领武陵县，也就是六朝陶元亮所著《桃花源记》中所谓桃源的所在。也因为此文，常德所领二州中，便有一个桃源州。常德是上等州，武陵更是上等县，向称富庶，皮货在那儿能卖的价比卢溪要高得多了。只是山路崎岖，水路又湍急难行，十分不便。盘秀山还不曾回答，边上另一个侄子盘秀树叫道：“大伯，寨子里怎么有烟！”

山路九曲十八弯，俗称看山跑死马，看得到，走过去却得大半天。卢溪是武陵、雪峰二山之间，群山起伏，后世称为“八山一分田，半水半人烟”。风云寨是熟苗，还不算太偏僻，但因为是山中，炊烟平常是看不到的。盘文豹抬起头看了看，果然见一缕细烟袅袅升起，道：“咦，是啊。寨子里走了水么？”

所谓走水，也就是走火的讳语。盘秀山惊道：“大伯，我们快些走吧。”

他们心中惶急，加了一鞭，加快了步子。山寨失火，那可是要命的事，只是走了一程，却见那缕黑烟袅袅升起，细细长长，却不为山风吹散，直直的一根，大异寻常，不似失火，不禁诧异。

等赶到寨门口，却见寨门紧闭，并不见有着火的迹像，可是平时守卫的诸人也不见踪影。盘文豹心头火起，在门外叫了一阵，才有人开了寨门。这人满脸皱纹，头发也白了多半，竟然是寨中五十多岁的邓三公。

邓三公见是盘文豹，满面堆笑地道："寨主，你回来了。"

盘文豹喝道："寨中的汉子都被婆娘弄软了脚么？大白天了还不肯起来。"还想骂几句，忽见一边躺了几个人，定睛看时，竟是几具死尸。他大吃一惊，喝道："出什么事了？"

邓三公脸上忽地显出一丝惧色，道："寨主，噤声……"

盘秀山在一边忽道："大伯，你看，人都在那儿呢。"他指了指一边，盘文豹看去，果然见寨中的人聚在北边一块空地上。他火冒三丈，也顾不得和邓三公答话，已急火火向前冲去。

苗人性子刚烈，族与族之间常因世仇械斗。看这情形，盘文豹首先想的便是别族趁着自己不在寨中，攻进来了。他冲到那些人跟前，喊到："哪里来的毛贼……"哪知话未说完，却怔住了。

寨中的精壮汉子，除了死掉的几个，竟然都在乖乖地挖土。这块地是寨子里的菜地，此时已被挖得乱七八糟，挖出了一个大坑，那些种着的茄子葫芦也被踩得稀烂，可是寨中子弟却一个个都如木偶一般视而不见，只是一锹锹地挖着，动作大见僵硬，竟似梦游。

盘文豹心头一寒，心道："这是蛊术么？"定睛看去，只见一边有十几个人，看衣着都是汉人，其中有两个人是坐着的。这两人都在四十上下，一个衣着华丽，另一个盘文豹却认得穿的是件道袍。

这时盘秀山和盘秀树两人也追了过来。盘秀树见此情景，倒吸一口凉气，道："大伯，是汉人！"

盘文豹咬了咬牙，喝道："喂，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到我们苗人的寨子里来？"

那华服之人本坐在椅子上看人挖土，听得盘文豹的叫声，扭过头，皱了皱眉，向那道士道："阙道长，怎么还会有人？"

那道士扭过头看了看，道：“想必是刚回来的。田大人不必担心，只消踏入我这七反六神大阵，就出不去的。”

“那你将他收了吧。这几人看身坯倒也不弱，挖起来也是把好手。”

道士道：“遵命。”他在椅子上站了起来，左手向前一扬，手中已多了几张符纸。盘文豹心道：“原来他也是个法师。”

卢溪也有道观，他在换货时曾见过道士作法，无非是些喷火吐烟之类，好看倒是好看，实在没多大用。他的心略略放下了一些，伸手拔出腰刀，喝道：“法师，我们苗人也不是好欺负的，快将我族人放了，不然叫你一刀成两断！”

苗人向来耿直，这话也不是虚声恫吓。哪知那道士只是笑了笑，左手在身前一晃，在空中划了个圈，那三张符纸竟如贴在空中一般，在半空里一动不动。他右手连着点了几点，盘文豹也不知他要做些什么，腿稍稍一屈，人猛地向前冲去。

他们苗人翻山越岭惯了，虽然不曾习过武，但天生力大过人，身法敏捷，盘文豹一冲出，盘秀山与盘秀树也拔出腰刀，跟在盘文豹左右冲了过来。那道士见他们竟然如此敏捷，“咦”了一声，脸上露出诧异之色。而盘文豹脚一屈一伸，只一眨眼功夫，便已到了这道士跟前，一刀便向他劈去。

这一刀也没章法，直直劈下，却有雷霆之威，那华服人身侧两人中有个人不禁叫道：“好刀法！”这人年纪极轻，还不满二十，刚喊出，便已发觉失言，脸上吓得一白，百忙中看看左右，却发现诸人都看得入神，连那华服人的注意力也都在盘文豹身上，才放下心来，心道：“阿弥陀佛，他们没注意就好。”再看去，只见盘文豹已倒向后滑出了一步，双脚在地上划出两道深沟，腰刀上却有一张符纸正在熊熊燃烧。

原来那道士本以为苗人没什么本事，甚是轻敌，哪知盘文豹这一刀来得极快。但这道士道术武功皆极甚精纯，盘文豹的刀刚落下，他右手尾指忽地向外一挑，空中有一张符纸如疾矢一般向盘文豹当心射来。盘文豹虽然没有练过武功，但反应快得异乎寻常，符纸来得虽快，他的刀已忽地下落，一下挡住。他来势虽凶，却实是存了擒住这道士、逼他放了自己族人之意，因此出刀大有分寸，也来得及格挡。

本以为一张纸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哪知符纸一贴到刀身，忽地燃烧，而他只觉从刀上传来一股极大之力，如同有人以巨锤狠命一击，他竟然被震得向后滑去。只过了这一招，盘文豹已大为吃惊，心道："这法师和卢溪的法师大不一样！"

一张符纸力量如此之大，如果打在自己前心，岂不会穿胸而过？他本来见这道士面白如玉，相貌清隽，以自己的力量捉到他自是轻而易举，却没料到这人本事竟到这等地步，吃惊之下，已怔怔地不敢再上前。

那道士淡淡一笑，左手一翻，空中那一圈符纸如车轮一般转动。他一声清叱，喝道："疾！"

符纸还有两张。这两张符纸有如电光之疾，袭向盘文豹两肋。盘文豹心中一惊，心道："不好，拿不住他！"他眼角已瞟到一边那华服人，咬了咬牙，舌绽春雷，大喝一声，猛地向那华服人扑去。

这道士是捉不住了，那华服人地位似乎还在道士之上，若能将他擒住，更能有用。他刚扑去，耳边却听得盘秀山和盘秀树的惨叫，多半是他们中了那道士的符纸。盘文豹心中一寒，脚下却更快了，只一个错步，便抢在那华服人椅前。

只剩下三尺许了。他本以为那华服人说不定也会有道士一般的本事，哪知那人脸上竟然露出惧色来，他心中一喜，心道："原来这人是没用的。"

他刚扑出，华服人左侧的一个中年汉子微微一皱眉，手已按向腰间。他腰间别了一把铁尺，出手也快，盘文豹刚挪出一步，他的手指已碰到了铁尺的柄。正要拔出，眼前一花，一把铁尺斜刺里伸过来，一把别住了盘文豹的刀，有个人喝道："撒手！我是鄂州捕吏言绍圻！"

说话的，正是刚才叫好的那年轻人。

第九章 血祭

“啪”一声响，一支短箭带着一抹绿火射到了树上。火焰一闪即没，而这支箭竟然也如同一个影子一般，一下消失，但树上却平添了一个半尺来深的小洞。

树上，一个人探出头来。这人戴了个道冠，是个道士，年轻甚轻，脸却吓得惨白，大声道：“是阁皂宗的王玄真师兄么？不要认错了。”他一扭身跳下树下，身法倒是又轻又巧。

这人一跳下地，从边上一棵大树后，有个道士闪了出来，看了看树上这少年道士，冷冷道：“正是王玄真。你是何人？不是无心么？”

那少年抹了抹额头的冷汗，打了个稽手道：“王师兄，贫道清微派浚仪赵宜真，见过师兄。”

原来阁皂宗是正一三宗之一，所传乃是灵宝箓。自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受封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后，阁皂宗便隶属正一教，但本身作为小宗仍有传人，但这王玄真其实并不是阁皂宗，而是全真教弟子，只是与阁皂宗颇有渊源，因此也算阁皂宗门下了。王玄真本身没什么名气，他师父却大大有名，是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不过王玄真志不在丹青，绘事只得了师父两三分，道术武功倒学了不少。而清微派则是一个支派，宋末郑所南所著《太极祭炼内法序》中有云：“正一法外，别有清微法雷，名逾数百。”说的便是清微派。清微派与正一教另一支派神霄派近似，专修的也是雷法，此时以宋末的雷渊真人黄舜申所传一系最盛。黄舜申弟子后分为南北两派。北传一系是黄舜申弟子张道贵在武当山传道，后世弟子已与全真教合流，时教长为张三丰。南传一系则是黄舜申弟子西山熊道辉再传安城彭汝励，三传安福曾贵宽，而曾贵宽便是赵宜真的师父。王玄真也曾上武当山求教，因此与清微派同样颇有渊源，赵宜真当初随师父前去武当山参与清微南北两派之会时，曾见过王玄真，也见过他这道蛇焰箭，因此一眼便认了出来。

王玄真听得赵宜真说是清微派弟子，面色和缓，心道：“原来是他啊。”赵宜真乃是前朝宗室，自幼好道，年纪虽轻，但道术据说已颇为精深，名气比王玄真还要大些，此时一见，才发现原来这赵宜真是这般一个少年。俗话说拳头不打笑面人，他见赵宜真礼数周到，登时大

起好感，便还了一礼，道："赵师兄也是接了仲虚真人的鹤羽令，要追杀叛徒无心么？"

赵宜真见王玄真还了一礼，连忙再还一礼，道："王师兄说得极是。不过贫道不才，还不曾见过那无心，不知他做了什么不法之事，鹤羽令上竟然说是立时格杀勿论？"

王玄真叹了口气道："赵师兄不知道？这无心虽然也曾列入龙虎宗门墙，还是天师旁支后人，但居心不轨，尽学些外道邪术，因此上代教主东华真人将他逐出门去。哪知此人狼子野心，竟然勾结邪魔外道，上山伤了东华真人。犯下如此弥天大罪，岂不该立时受死？方才我已发现他的行踪，哪知却碰到你了。"

赵宜真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啊。王师兄，贫道也是发现此间来了异人，想来看个究竟，不曾想却见到了王师兄您。王师兄箭法如此神奇，捉拿叛徒无心，当如烈日消春冰，无需举手之劳了。"

赵宜直是官宦子弟，幼时业儒，待人接物向来一团和气，这几句马屁拍得王玄真极是受用，他微微一笑，还了一礼道："赵师兄，久闻你清微派有清微神烈紫极璇玑雷神妙无方，赵师兄你修的似乎是玄灵飞化雷，不知已到几品？"

清微神烈紫极璇玑雷共有五种，与神霄雷法异曲同工，玄灵飞化雷是其中一种。赵宜真见王玄真一眼便看出自己修的是玄灵飞化雷，又惊又佩，又一躬身，深施一礼道："王师兄休要取笑，贫道的玄灵飞化雷粗疏之极，才到七品，有辱家师清誉，只怕不入王师兄法眼。"

玄灵飞化雷共有九品，修到七品，已是极高的境界，王玄真暗自吃惊，心道："怪不得这少年也能接到鹤羽令，原来当真是人不可貌相，日后他的成就只怕不可限量。"佩服之下，又还了一礼道："真是佩服，赵师兄天资聪明，实我玄门之福……"

他还想再拍几句马屁还礼，头刚一低下，眼角忽见一道黑影从身边五丈开外疾射而出。看身法，主人颇为不弱，他猛一抬头，却见赵宜真也抬起头来，两人对视了一眼，赵宜真忽道："是他么？"

这地方极其荒僻，有这等本领的人，还会有什么人？王玄真双袖一抖，人冲天直上，轻轻跃上一根树枝。他要卖弄本事，这招"鹤冲天"使得干脆利落，哪知人刚一跃上，却觉眼前人影一晃，赵宜真竟也

冲了上来，就站在他身边不远处一根树枝上，手搭凉篷向前观望，扭头道："王师兄，我们快追吧。"

王玄真见赵宜真本领非凡，更是心折，哪知赵宜真忽然又吞吞吐吐地道："只是，我们只有两个人，会不会斗不过他？"

王玄真又好气又好笑，道："赵师兄，凭你本事，只怕仲虚真人你也未必斗不过。我们快追吧，别让他逃了。"

赵宜真吓了一大跳，心道："我为什么要和仲虚真人斗？"但这话是说自己本领高强，他总算听得出来。他心不旁骛，一心钻研，又远较一般道士学养深厚，因此年纪虽轻，本领已大大不凡，可偏生胆小如鼠，没什么自信。王玄真也不耐烦与他多说，双袖又是一抖，两只袖子如风帆般吃饱了风，一招"凤归云"便已掠了出来。

他两人刚一走，离他们不远处一棵大树中忽地溜下一个人来，正是无心。他从福建出来赶往湘西，此时已到江西行省的吉安路一带。此处距龙虎山和阁皂山都不甚远，他不敢大意，一路极为小心，哪知还是被王玄真发现了。交了交手，发现王玄真道术武功尽皆不凡，虽然尚比不过自己，但一旦缠斗下去，脱身便难，因此不敢恋战，抽冷子落荒而走。哪知王玄真不依不饶，而他的追踪术竟然更强，无心被他追了个不亦乐乎，不论怎么逃都逃不掉。到了此间，离龙虎山已然极近，更加不敢动手了，可是也赶得累了，终于被王玄真追上。他的五遁术马马虎虎，用了木遁隐身，一直担心他会发现自己。待看见王玄真与赵宜真做了一路，那赵宜真的本领似乎比王玄真更胜一筹，更是不住叫苦。正在提心吊胆，却见赵王两人突然走了，看了一阵，才爬下树来，犹是惊魂未定。

二伯父居然发下鹤羽令！这鹤羽令是正一教主号令正一诸宗所用，鹤羽令一到，凡属正一门下，不论本支分支，皆要听令。二伯父发了鹤羽令来杀自己，那真是势在必得了。无心本来觉得总还有分辩的余地，此时却大感茫然。

也许，只有师父才能说得清了。他咬了咬牙，掏出水壶来喝了口水，又向前跑去。只消过了这一带的乱山，便可雇车前行，只望不要误了信上九月十五之期。

莎姑娘，你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无心在心底暗暗想着，恍惚中却大是不安。莎琳娜被带走，纯是受自己牵连，自己向莎琳娜大献殷

勤，定然已落在师父眼中。

无心刚一走，在吉安路的吉州一个客栈里，果毅道："无心动了。"

惠立坐在他对面，听得果毅这般说，才舒了口气，道："他不曾发现果智吧？"

"应该不会，他并不曾改变方向。"

惠立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道："看他方向是向湖广行省去的，那鸣皋子恐怕便是在湘西一带了。"

果毅道："蚩尤碑会是在湘西？蚩尤墓不是说在东平么？"

"湘西苗人都供奉蚩尤，自称是蚩尤为黄帝所败后南迁到湘西的苗裔。只怕，那鸣皋子已发现了什么旁人不知道的秘密。"他笑了笑，又道："嘿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我在，蚩尤碑没那么容易出土的。"

听得惠立说这个话，果毅身体微微一震，马上又重首道："师父说得是。"

＊＊＊

"小哥，风云寨便在那边的牛角山上。"

说话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名叫姜榜牙。姜榜牙皮肤黝黑，一看便是个吃苦耐劳之人，在沅陵开了个小小车行，有五六个伴当。无心是黄昏投宿客栈时与他相识的，见姜榜牙谈吐风趣，为人爽朗，说得甚是投机。说起自己要到风云寨去，姜榜牙说有一段与他同路，正好可以送送他。今日一个大早便与无心一同出发，到了卢溪县城，姜榜牙要转道去常德，便对无心指点了去风云寨的路径。无心谢过姜榜牙，刚跳下车，姜榜牙忽然道："小哥，山道不太好走，总得走上大半天，你带了干粮没有？"

无心一怔，道："还要带干粮么？那我去买点。"

姜榜牙从车里拎出一个小包，递给无心道："这儿有包大饼，你拿着吃吧。风云寨虽是熟苗，终非汉人，你也小心点。"

无心接到手中，犹豫了一下道："姜兄，我的盘缠花得只剩一点碎银子了……"

姜榜牙笑道："这些小物，算个什么，拿着吧。"

无心这一路风餐露宿，为了赶路程，也不和平常一样讲价，钱花得很厉害，此时身上只剩了几两看家碎银子。听得姜榜牙是白送他的，大为感激，笑道："姜兄，多谢你了。你对苗人倒是很熟。"

姜榜牙笑道："我们都是剖尤公一脉，哪会不熟的，哈哈，平时吃的也不是人肉。"

无心来过湘西，知道湘西苗人自称是蚩尤后人，而他们称蚩尤为"剖尤公"或"九黎尤公"。他以前听说苗人都是些野人，残忍愚昧，颇有些担心，但这姜榜牙随和忠厚，半分也不曾想到他原来也是苗人。昨晚在客栈里他还问姜榜牙说苗人是不是要生吃人肉的，姜榜牙只是笑而不答，此时才算回答他。无心脸上一红，道："姜兄，昨晚上我胡言乱语，很是不恭，还望姜兄海涵。"

姜榜牙道："也难怪你，如今世人多把我三苗看成野兽一般，连我平时也只好学你们汉人打扮。"

无心也知道熟苗还算好，若是生苗，一般人将他们看得如同野兽，生死都不用依律法的。他心中叹息，还要说什么，姜榜牙倒是发现他颇为自责，岔开话道："你说起剖尤公，族人倒确有这般一个传说，说是当初剖尤公生九子，一人管九寨，剖尤公是八十一寨的大头领。因为妖婆犯境被剖尤公杀了，后来妖婆之兄黄龙公会合赤龙公，串通雷王五子，才捉住剖尤公，将他分为五段。三苗公抢回剖尤公首级率族人南迁，才到了此地，因此说不定也有剖尤公的墓在此。"

这与汉人所说的黄帝战蚩尤想必是同一件事吧。只是听得汉人尊崇的黄帝在苗人口中竟然成了妖婆之兄，不禁讪讪。不过岂但是此间，他经过蜀中时也曾听得那儿土人说起，当地蛮人有"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的传说，与说三分的艺人口中说出来大相径庭。前朝陆放翁诗有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听说蔡中郎"句，说的也是此理。他叹了口气，道："其实苗人汉人都是一般，岂但如此，便是色目人，汉人、南人，也都是一样的。"

姜榜牙道："小哥你说的是，呵呵。不过这话还是少说的，只望有一天真能如此。"

他笑了笑，向无心告辞，口中哼哼着山歌，带着几个伴赶着车走去。无心看着他的背影，心中却隐隐一阵酸楚。

牛角山在卢溪县城已能看得到，但要上山却还得走上好长一段。他走走停停，走到日头偏西仍然未到，人也走得又饿又累。他在山道边拣了块石头掸净了坐下，打开姜榜牙送的那包东西吃了起来。里面是烤饼和牛肉干巴，吃了两口，便觉得干得受不了，非得喝点水送一送。幸好这儿人烟稀少，但山泉倒是众多，走了一小段，但见有股山泉从石缝里沁出，喝了一口，只觉泉水清凉甘甜，说不出的受用，这大饼夹牛肉干巴的味道也似好了许多。

正吃了几口，他偶一抬头，忽然看见对面山上，心中猛然一惊。此时日已过午，时值暮秋，天高气爽，一片天空碧蓝无垠，连白云也不多，便如一张平整的大纸。而在对面山头上，有一缕淡淡黑烟直冲霄汉，笔直一根，风吹不散，竟似狼烟。可狼烟还要浓一些，这股黑烟却是隐隐约约，若有若无。

他猛地一惊，连大饼也忘了吃了。这副情景，依稀与当初他在胜军寺外所见一般。难道，这里也有什么神煞么？

也许，师父便在那儿吧……

＊＊＊

风云寨那块菜地已被挖了一个深可两丈，方可三丈的大坑了。正挖着，挖土的苗人中忽然发出了一阵惊呼。这些人都已被符咒魇住，本如泥塑木雕，但突然间便似回复了神智，纷纷从四壁爬上来，一个个惊慌失措。田元瀚见此情景，吃了一惊，道："阚道长，出什么事了？"

鸣皋子脸上露出一丝喜色，向田元瀚一躬身，道："恭喜田大人，这定是掘到蚩尤碑了。蚩尤碑虽未发动，但贫道的禁咒只消碰到蚩尤碑便会失效。"

田元瀚也是一喜，正待说什么，耳边却听得有人喝道："狗贼！你们到底用了什么邪术！"正是风云寨的寨主盘文豹。先前盘文豹回到寨中，见寨里精壮汉子竟然都受人符咒魇住，拔刀相向之下，连自己也中了符咒。此时触到蚩尤碑，解了禁咒，一肚皮气更是发作。他力大无穷，身手敏捷，土坑四壁已是很松了，可是他双足连点，如履平地，一眨眼间便已冲了上来，挥起手中的锄头，当头便劈。

田元瀚吃了一惊，身边的鄂州捕快班头孙普定喝道："不要伤了大人！"抢步上前，右手一按腰间，寒光如匹练，直直飞起，已拔出了腰

间铁尺。先前盘文豹突然杀向田元瀚，自己猝不及防，被手下的捕吏言绍圻抢了先手，这一回就万万不能再失手了。

他的铁尺正迎上盘文豹劈下来的锄头，“嚓”一声响，铁尺虽无锋刃，但他出手又狠又快，那锄头柄竟然被他立时削作两半，盘文豹也被震得向坑中翻去。孙普定抢上一步，正要向盘文豹刺去，身边忽然闪过一个人影，从背后一把抱住他。这人正是盘文豹的侄子盘秀山。盘秀山见大伯被那人击退，大惊失色，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

盘秀山两臂抱住孙普定，直如铁箍一般，孙普定挣了一下，竟然挣之不脱。他皱了皱眉，眼中闪过一丝杀气，右手手腕一抖，铁尺忽地离手而出，便如活物一般绕着孙普定的身体转了一圈，也不见他作势，盘秀山却忽地松开了孙普定，一个人如同拆碎了的木偶一般，四肢百骸寸寸断裂，铁尺却又飞回到孙普定手中。

言绍圻本待上前帮孙普定一把，忽见抱住孙普定的那苗人如被一个隐形的巨人在眨眼间分成无数小块，惊得几乎要失声尖叫起来，耳边却听得那道士阙鸣皋笑道：“好个盘龙绕体！”

苗人悍勇，盘秀山死得如此之惨，但旁人却仍然冲了过来。田元瀚带人攻入寨中，寨中的精壮汉子也有百十来个，可他们仅仅十余人便将这百十来人制住，符咒压制之下也没什么话好说，此时禁咒已解，一肚子气憋得久了，登时爆发出来。孙普定率先杀人，他们已将他看成首要大敌，纷纷向孙普定冲来。这些人刚冲到孙普定身前，孙普定的铁尺猛然一扫，冲在最前的两个苗人胸口登时被划出一道裂口，五脏六腑都已流出，尸身摔回大坑中。

苗人此时手上只拿了些锄头铁锹之类，见孙普定眨眼间又连伤两人，一时都惊得呆了。盘文豹已在坑中爬起身来，见族人遭孙普定屠戮，目眦欲裂，叫道：“我和你拼了！”可是他刚冲上去，还不曾冲到坑沿，孙普定铁尺一伸一缩，已将他当胸刺穿，连话也只说了半截便已毙命。

言绍圻见苗人纷纷倒地，孙普定却还沿着沟沿走着，看到哪个苗人上来便补上一铁尺，只一眨眼间，已有二十余个苗人死在他手上。苗人的尸身摔进坑里，血流如注，连坑底都已积了一层。虽然孙普定是他上司，又是他武功上的师父，但他也看得于心不忍，叫道：“师父，快放了他们吧！”但孙普定扫了他一眼，却不理他。言绍圻看得心

悸，扑通一声跪到在田元瀚跟前，道："田大人，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些苗人，还是饶了他们吧。"

田元瀚是个文官，但见孙普定杀人，脸上却动也不动，只是微微笑道："言捕头，蚩尤碑出土，本要血祭，你就去帮帮孙大人吧。"

言绍圻没想到田元瀚也这般说，惊得呆了，一时也说不出话。他一心只想升官，当初为追查田元瀚次女失踪一事有功，才从一个小小的辰溪县衙捕快提升到鄂州捕快，成为孙普定的左右手。但此时听田元瀚竟然说得轻描淡写，似乎根本不以苗人性命为意，他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磕了个头道："田大人，蝼蚁尚且贪生，这些苗人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依《大元律》不得判死罪的。大人，饶了他们吧。"

田元瀚没料到这个年轻捕吏竟然敢还嘴，脸一下涨红了，喝道："大胆！你一个小小捕吏，竟敢如此狂妄！"

言绍圻被田元瀚一声臭骂，骂得脸也煞白，有心还想再为苗人请命，终究不敢。但见孙普定在坑沿游走，那些苗人有爬上来的，他一铁尺便刺中那人要害，此时百来个苗人杀了已有近一半，孙普定身上也已沾满了血，下手却仍是狠辣非常，嘴上不敢说，心中却是一阵痛楚，忖道："当了官，难道要变成这样子么？我……我宁可不要当官了。"

田元瀚也不再理他，站起身来道："阚道长，已经如何了？"

鸣皋子与丁甲诸人只站在一边，也不动手，只是微微笑着，听得田元瀚问自己，他躬身行了一礼道："恭喜大人，蚩尤碑只消吸足百人鲜血，便可出土了。"

田元瀚脸上已掩饰不住的喜色，道："那快了，还不准备起来，将那朱雀神投下去吧。"

鸣皋子看了看天空，脸上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道："禀大人，马上就要好了，请放心。"

田元瀚搓了搓手，道："阚道长，此事一成，我大齐河山重见光明有日了。日后将鞑虏逐回塞外，大齐建立，阚道长立下的可是不世之功，护国法师便非道长莫属了。"

此事还要从十多年前说起。当时田元瀚还只是湖广行省的参知政事，适逢爱妾产女那一日，衙门后院一口枯井突然有烈火喷出，烧毁

两间宅院。正自暗叫倒霉，忽然来了两个道士求见。他也觉得枯井出火，实在可疑，说不准是出了什么妖邪，见这一老一少两个道士仙风道骨，但召来细问。谁知一见之下，这两个道士便顶礼膜拜，说他二人在山中清修，夜观天像，知蒙古气数将尽，真命天子出世，便应在自己身上。又听他们说是天降朱雀神降生到自己宅中，将来引兵主出世，便可招兵买马，一统山河。这些大逆不道的话田元瀚初听自然不信，但心中却已活动，而那两个道士道术非凡，由不得自己不信。这些年来他仕途得意，十余年升到了湖广行省左平章之职，更觉得当年他们所言非虚。次女出生后，果然如他们所言，大有神异，他更加得意，只觉大元亡后，新朝必定是田氏一族开创了。只是当中屡次问起，他们总说蒙古气数未尽，十多年过后，鸣皋子突然又来造访，当年的青年道士也成了个中年人，说是如今的大元天下乱像已成，刀兵四起，当初所说之事已刻不容缓，还请自己当机立断，而兵主之墓便在湘西，只消聚齐六神之力便可让兵主重生，大事可成。哪知计划虽然周详，当中还是出了不少乱子，连身有朱雀神的次女也失踪不见，幸亏有鸣皋子居中主持，眼看即将大功告成，他越想越是兴奋，说话也有些肆无忌惮了。

鸣皋子微笑不语，招了招手，甲子捧着一个锦盒过来，交到他手上。等田元瀚手舞足蹈地说完，他深施一礼，道："田大人，还有一事，还请大人成全。"

田元瀚看着那锦盒，心道："你多半嫌护国法师还不够味是么？只消大齐立国，封你做一字并肩王也不在话下。"这锦盒中所装，乃是他次女的心脏，当中便封着朱雀神，可是田元瀚惟有莫名的兴奋，哪有半分悲哀，顺口道："不妨，阚道长说来便是。"

鸣皋子微微一笑，道："兵主降世，当祭以贵公之血。"他顿了顿，又道："还请大人下坑。"

第十章 勾陈螣蛇

无心看到前面风云寨的寨门时，才舒了口气。

九月十五，总算赶到了。从门口看去，从风云寨中升起的黑烟越发淡了，此时已淡得几乎看不清，多半已受到压制。师父在此处，那就定是师父所为。无心虽不知道师父究竟要如何，但这黑气沛莫能当，定是个前所未有的妖邪，师父能把它压住，那肯定不是坏事。宗真所谓“术有正邪，道则一也”，师父纵然也用了许多邪术，只消所为正直，便无可厚非。师父也知道自己对莎琳娜的心思，定不会伤害莎琳娜，有什么事说清了，自己求求师父，带莎琳娜走了便也是了。虽然伯父多半是师父伤的，这个黑锅便要自己背了，自己也认了。这般一来，送莎琳娜回国便名正而言顺。听莎琳娜说回国少则一两年，多则十数年，日久生情，说不准一回到莎琳娜那个佛罗刹，还能抱个小小无心回家，岂不妙哉美哉?

他生性洒脱，就算天塌下来也不担心，此时想想，只觉这主意岂但妙得紧，实是妙不可言。他越想越远，心道：“莎姑娘若与我生下一男半女，会不会眼睛也是碧色的？嘿嘿，真生下个碧眼儿，倒是好玩。”虽然正一教下了鹤羽令，天下玄门修士都要取自己性命，他却一点也不多想，只想着与莎琳娜成亲后的日子。他正想着：“佛罗刹听说风光旖旎如画，较苏杭繁华亦不多让，在那儿安家落户，倒也不坏。那时买个宅院，定要三进的，还要有个院子的，我儿子会走了我就教他学武修道……”

正想得美，寨门忽然打开。他想起姜榜牙跟自己说过，苗人对汉人素有戒心，自己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只怕会被认作不是好人，连忙收敛笑意，等门一开，便躬身道：“在下修道士无心……”

他话未说完，却一下怔住了。开门的，赫然正是由丁甲诸人簇拥着的鸣皋子！

鸣皋子似是早有预料，微笑道：“无心，你终于来了。”

无心虽然知道鸣皋子便在此处，但乍见之下，仍是一阵心慌意乱，抢步上前，忽然省得鸣皋子伤了宗真，实已是邪道人物，自己有心要做正道之士，纵然他是自己师父也不能如此亲热，因此走上两步又站住了。

鸣皋子叹了口气，道："进来吧，那位莎姑娘可时常说起你呢。"

若与无心说些旁的话，他仍怀戒心，但一说起莎琳娜，无心却再难抵挡，冲口而出道："她有没有说想我？"

鸣皋子笑道："你自己问她便可，进来吧。"

无心跟了进去。一进门，却见丁甲诸人身后还站着两个身着官服之人，其中一个竟然是在辰溪见过的言绍圻。他喜出望外，道："小捕快，你怎么也在这里？嘿嘿，升官了么？"

言绍圻面色极是难看，看见无心，勉强笑了笑，道："小道士，原来是你。"

无心心中一震，忖道："这小捕快脸色怎么这般难看？"只是他急着想见莎琳娜，见鸣皋子已走在前，快步追上去，道："师父，莎姑娘在哪里？"

鸣皋子走到一幢竹楼前，道："你上去吧，她就在楼上。"

苗人竹楼，底下都是空的。无心三步并作两步走了上去，只见门掩着，外面还上了闩，心中不悦，暗道："师父把莎姑娘关起来了。"他拉开门闩，伸手去拉门，心中却仍然有些不安，生怕见到莎琳娜在里面忍泣吞声。

正要拉门，一阵微风吹来，他鼻子一抽，脸色大变。

这是一股淡淡的血腥气！

他大惊失色，猛地拉开门。门刚一开，却听得莎琳娜尖声叫道："哎呀！"一个耳光已飞了过来，端端正正打在他左半边脸上。这个耳光打得清而且脆，无心全无防备，疼得"哇"一声，一把捂住脸。

莎琳娜打了这一耳光，正待反手再打，发现打的居然是无心，吓了一跳，拉住无心的手道："无心先生，原来是你啊！真对不起。"她被鸣皋子带到此处，虽然一路上鸣皋子与手下人对自己以礼相待，但到了这山寨里，一个身着官服的少年倒对自己上上下下打量了许多眼，看得她心里发毛，方才听得有人在门外开门，只道是那少年来偷看自己了。

无心见莎琳娜软语温存，被打了一耳光的恼火荡然无存，松开手道："没事没事。莎姑娘，叫我无心好了，你没什么事吧？"莎琳娜见

他脸上多了五个指印，指印纤细，但打得着实不轻，心中愧疚，道："我不知是你。无心，真对不住。"

无心此时乐不可支，只觉得便是让她再打两个耳光也甘之若饴，道："不要紧的。莎姑娘，我去跟师父说，马上送你回去吧。只是那船多半已经出发，你只能另外找船了。"

莎琳娜脸上闪过一丝忧色。她没有无心那般一厢情愿，鸣皋子花了大力气将自己带到此处，绝不会如此好相与。她看了看无心，道："无心，那人是你师父么？"

无心道："如假包换，你不用怕了。"他想鸣皋子已是邪道人物，但终是自己师父，让自己来不知有什么事，只消不太过伤天害理，自然答应。宗真说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师父不会成佛，成个仙一定不在话下。

莎琳娜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欲言又止。无心道："莎姑娘，你别担心，我不会做什么让你蒙羞的事的。"他心思何等机敏，察言观色，已知道莎琳娜想说什么了。

这时门外忽然响起了言绍圻的声音："小道士，阚道长请你过去了。"无心向莎琳娜一笑，道："莎姑娘，我先过去和师父商议。最迟明天，一定送你回去。"

莎琳娜敷衍地一笑，见无心要走出门，忽然低声道："无心，我给你的项链，你带着吧？"

无心心中一甜，拍拍胸口，道："在这儿呢，莎姑娘放心，我可是片刻不敢离身。"

他走出门，将门虚掩上了，见言绍圻站在门外，脸上也不知是什么表情，诧道："小道士，对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言绍圻看了看他，却只是道："快去吧，阚道长在等你。"

＊＊＊

"师兄请。"

孙普定端起茶来，先啜了一口。鸣皋子也喝了口茶，微笑道："二弟，除了三师弟之事，你不是专程找我喝茶的吧？"

孙普定放下茶碗，看着鸣皋子，道："这无心究竟是你什么人？若说是徒弟，你对他实在太姑息了，不似你的为人。"

鸣皋子脸上浮起一丝笑意，道："二弟，我真怕了你了。"

看着他的笑意，孙普定只觉背后一阵发毛，如同有个虫子在爬动。他知道自己这师兄深得师父衣钵，心狠手辣至极，纵然笑语殷殷，马上便会翻脸不认人。他一手不自觉地按在腰间，道："只怕，他是你在龙虎山时的儿子吧！"

鸣皋子见孙普定如临大敌，叹了口气道："二弟，你也不必过虑。"他晃了晃茶杯，看着杯中茶叶起起伏伏，道："不错。二弟，那小捕快只怕也与你颇有渊源吧？"

孙普定一阵气塞，怔了怔，方才叹了口气，苦笑道："师兄目光如炬。"

鸣皋子淡淡一笑，道："那二弟你也不必苛责我了，是不是？呵呵。我有青龙，你有玄武，二者不可缺一，原本就该合作无间才是。"

孙普定想了想，才放下茶碗，道："好吧。不过，师兄，你可千万不要大意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你这位令郎若靠不住，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

鸣皋子点了点头，道："放心，若无心真不愿随我一路，那也说不得了，杀了他，取出神煞便是。"说到"杀了他"这三个字时，鸣皋子的语气仍是轻描淡写，似乎说的只是一只小虫而已。孙普定只觉背心又是一寒，心道："师兄真的狠！纵然心中仍有一丝亲情，终究……终究……"

他与言绍圻之母当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到十五六岁时，已是有了默约，一个非君不嫁，一个非卿不娶，可是后来孙普定却被师父带去云游天下。过了些年回来，才发现那个日思夜想的人已嫁作他人妇，不禁心灰意冷。而祸不单行，言绍圻五岁那年，母亲便因一场重病过世，去世前，她要孙普定收言绍圻为义子，好生看护他。孙普定这些年做捕头，杀人不眨眼，可是对这个少时的恋人仍有一缕挥之不去的情愫，便答应下来。虽然两人并非血亲，但言绍圻在他眼中便是那个少时恋人的化身一般。后来言绍圻纠缠进田平章次女失章一案中，依田平章的意思，言绍圻知道底细，非除掉不可，是他竭力保了下来。

数十年前，师父发现了以六神解除蚩尤碑的秘密，当即动手。在东海收到青龙，在高丽找到玄武，都算顺利。六神乃是神物，人如鼎

器，若离体太久，六神终要化去。而当时只找到了两个，师父便将青龙附在师兄身上，玄武附在自己身上。后来南朱雀、中央勾陈螣蛇都已找到，本以为即将大功告成，孰料西方白虎竟然在十多年里都不曾发现。当时为了寻找白虎，他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也正因为如此，青梅竹马之约最终成空。有时想想，自己一生，除了寻找白虎神以外，似乎已毫无意义。师父纵然学究天人，功力深厚，最终仍然没能活到六神聚齐这一天。而在孙普定心中，隐隐也觉得自己走错了这一生，因此他虽然法术武功两皆不凡，教给言绍圻的却只是一些寻常武功而已，不传道术。

他站起身来，看着鸣皋子。鸣皋子慢慢啜饮着杯中茶水，若有所思。见孙普定走到门口，他抬起头来，道："让无心进来吧。"

"要动手了么？"

鸣皋子脸上又露出那种莫测高深的微笑，道："是。"

＊＊＊

无心跟着言绍圻走过来。离得还有十余步时，无心皱起了眉，道："好一阵血腥气！这寨子里的苗人呢？怎么一个都看不到？"

丁甲诸人围在一处，一个个不苟言笑的样子，活像一堆僵尸，无心看了也有些害怕。言绍圻也不敢多看，只是偷偷瞟了一眼，小声道："小道士，阙道长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师父。"

言绍圻倒吸一口凉气，嚅嚅道："真的么？你和他倒是太不一样了。"还待再说，却听得孙普定喝道："绍圻，公子请来了么？"

孙普定于言绍圻，一直是严师而兼慈父，可此时孙普定的脸活像刷上了一层浆糊。言绍圻不敢多嘴，道："师父，请来了。"肚里却寻思道："师父怎么称这小道士为'公子'？"

无心见孙普定龙行虎步，身材虽也不甚高大，举手投足却大有威势，不禁心折，上前行了一礼道："小道无心，敢问阁下是……"

孙普定脸上仍没半分表情，只是还了一礼道："在下鄂州捕快班头孙普定，公子请。"

无心听孙普定称自己为"公子"，也颇为诧异，但见孙普定一副三贞九烈的样子，他不敢多问，只是道："多谢孙捕头。"

鸣皋子住的竹楼算是风云寨中最好的了。无心拾阶而上，走到门口，一阵微风吹来，又是一股淡淡的血腥气。他回过头看了看，只见孙普定正在向丁甲诸人交待什么，隔得有点远了，听不真，耳边隐隐刮到“蚩尤”两字。正想着，门里却听得有人道：“无心，进来吧。”正是鸣皋子的声音。他转过身，推开门，走了进去。

苗人平时都是席地而坐，这竹楼打扫得甚是干净，一样没有椅子，地上摊了几张兽皮。鸣皋子正坐在一张小案上，上面放了一把茶壶和两个杯子。无心走到鸣皋子对面，抖了抖袖子，屈膝跪倒行礼，行的却是道门对尊长的大礼。鸣皋子也不说话，待无心礼毕，他微微一笑，道：“无心，见过那位莎琳娜姑娘了？”

无心点点头，却也不问。鸣皋子又道：“你难道不想问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你来这里么？”

无心抬起头，道：“师父，您是在搜寻六神，解开蚩尤碑，是么？”

鸣皋子脸上闪过一丝诧异，道：“哈，真不愧是我的儿子，居然也猜到了。”

无心吓了一大跳，道：“师……师父，你说什么？我是你儿子？”他自幼在龙虎山长大，从记事起，师父一直没说自己的父亲，而伯父也从来不曾说过。

鸣皋子叹了口气，道：“张正言和张正常一直没跟你说吧？你其实并不姓张，应该姓阚。他们跟你说我是如何被逐下山的么？”

“不曾。”

鸣皋子淡淡一笑，道：“我阚氏乃蚩尤苗裔。当初，你曾祖纪道公本是范文虎部将，随军出征倭国。但你高祖心怀故国，听得幼帝流亡倭国，便存了玉碎之心……”

无心暗自心惊。这正是宗真跟他说过之事，只是宗真说解开青龙的是他师叔，鸣皋子却说是自己高祖。他道：“那……纪道公原先是密宗传人么？”

鸣皋子眉头一扬，道：“你连这个也知道么？对了，是宗真告诉你的吧。不过，宗真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纪道公在军中有个结义弟兄，名叫沈文雄，他修的才是密宗秘法，纪道公是天心派传人。

当初在东平故居，纪道公曾发掘出一卷上古竹简残卷，内中记载了六神锁蚩尤碑之事，其中青龙、玄武二神的地点、解法尚存，另四神都已失传。当时水军出征，恰恰便在青龙结穴之地。只是以纪道公当时功力，却不足以解开禁咒，因此他便找沈文雄商量。”

无心沉思着，道：“后来便是水师全军覆没，是么？”

鸣皋子点了点头，又道：“纪道公也没料到青龙禁咒解除后会有如此大的威力，侥幸脱生后，仍怀复国之心。只是蒙古定鼎之势已固，纪道公虽有青龙玄武二神，仍然一筹莫展，因此纪道公便动了蚩尤碑的念头。只是那残卷中另四神的禁咒之处与解法都已失落，纪道公余生三十年，仍然漫无头绪。”

无心忽道：“不对，师父，你既然说纪道公已解除了青龙玄武，那这三十年中这二神置于何处？”他刚说出，突然恍然大悟，道：“是用己身！”

鸣皋子淡淡一笑，道：“身为炉鼎，大丹自成。正一教不主修丹鼎，这话你总该也知道。”

当初阚纪道将青龙纳入己身，解开玄武时，便将玄武纳入儿子体内。只是数十年来，一无所获，后来阚纪道天年已终，死前便将青龙传给了孙子阚鸣皋。鸣皋子与父亲二人辗转千里，终于又发现了勾陈、螣蛇、朱雀三神，后来鸣皋子之父也到了临终之时，玄武便传给了弟子孙普定。这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鸣皋子刚将传承说到这里，无心忽道：“不对了，那时为何不将玄武传给我？”

无心生性多疑，鸣皋子说自己是他的儿子，无心终不敢深信。鸣皋子却忽地一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狡狯，道：“你体内已有勾陈螣蛇二神，难道还能加玄武么？土克水，水克火，勾陈与螣蛇本是一处的，与玄武可是不能相容。”

这话一出，无心只觉如同当头一个霹雳，猛地站了起来。他站得急了，小案上的茶杯也被他带落。只是杯子尚未落地，鸣皋子一探臂，已将杯子拿在手中。

无心退了一步，期期艾艾地道：“我……我身体里有螣蛇？一条蛇？你怎么弄进去的？我不会疼么？”他心头已是一片雪亮，总算明白

鸣皋子为何要叫自己跟他走了。

鸣皋子脸上仍是带着莫测高深的微笑，道："还有勾陈。勾陈土德，位居中央，仅司戊日，螣蛇本气为火德，游走四方，职附勾陈，权司己日，以配土德，因此这二神总是在一处的，并不是一条大蛇。不要那副样子，你身怀二神，当今天下，其实已很少有人能对付你了。"

无心越想心头越寒。当初在五显灵官庙与宗朗相斗，宗真也未能制伏宗朗，结果自己倒能以厌胜术加五雷破收拾了他，那时无心还觉得自己偶尔能压倒元白，功力高过宗真，窃笑过好多次，没想到竟然靠的是勾陈螣蛇之力。他黯然神伤，道："要是没了这勾陈螣蛇，我这人想必也一钱不值了吧。"

"神煞为用，己身为体。无心，不是每个人都能驾奴六神的。胜军寺的五明也算功力不凡，他就遭到白虎反啮，以至丧失魂魄。"

无心一听这话，心头却又一喜，道："那我也值几个钱了？"

鸣皋子不禁笑了起来，道："当然，你值钱得很，值很多钱。"他看着无心，突然叹了口气，口气变得极为和缓，道："勾陈为麒麟。当初你妈生了你，连张正言和张正常这两个杂毛一向看我不起，一见你也赞不绝口，称你为'麟儿'，倒是一语中的。无心，你真的还不肯叫我一声爹么？"说到后来时，声音也略略有些颤抖，眼中尽是慈爱。无心脸上阴晴不定，心中一软，道："师父，你……你真是我父亲么？"

鸣皋子叹了口气，道："勾陈螣蛇主机巧变幻，你的性子也是端方与佻脱皆而有之，难怪仍然不信。"他忽然解开身上道袍，袒出上身，道："凡我阚氏一族直系血亲，前心皆有一牛首胎记，是蚩尤之相，你看看吧。"

他虽已年近五旬，但身上保养极好，皮肤十分白皙光滑，心口处却有一块杯口大的青黑色印迹，约略是牛头之形。无心看到这个，浑身猛地一震，一把抓住领口，道："我……我……"

鸣皋子道："当时我为了伏魔殿中的勾陈螣蛇二神，不惜入赘龙虎山，和你妈成亲。你生下来时有六斤六两，白白胖胖一个，那时我以禁法掩去这块胎记，但快二十年过去，禁法定然已因你体内二神而失效，除非你不是无心！"他说着，也不见作势，人如鬼魅，忽地欺近无

心，一把拉开他身上的道袍。道袍一开，无心前心赫然也有一个青色印迹，正是牛头之形，只是较鸣皋子要淡一些。

无心头上冷汗真冒。这块胎记是他十六岁时才出现的，当时只道是中了什么邪，还请伯父看过，也就是从那时起，伯父对自己变得极为冷淡，以至于后来说自己偷学邪法，将自己逐出门去。他呆呆站着，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

鸣皋子已退回原位，倒了杯茶一饮而尽，道："无心，乖孩子，你还不愿叫我一声爹么？"

无心如同魇着了一般，嘴张了张，仍然没半点声音，半晌，才道："师……师父，我……"

鸣皋子见他仍然称自己为师父，但心中实已相信，暗自叹了口气，心道："这孩子的脾气又臭又硬，倒与我一般无二。"他和声道："无心，乱世惟英雄能主之。你曾祖、祖父和为父穷一生心力，终于集齐了六神。如今蒙古气数已尽，人心思汉，日后这大好江山便是我父子的了。"

无心喃喃道："要做皇帝爷么？"他脸上忽又露出笑意，想必是想到做了皇上，三宫六院的快活。鸣皋子微笑道："自然，为父登基后，你便是持国太子，想要谁就要谁，想娶谁就娶谁。那个色目姑娘不能做正宫，就封她个西宫好了。"

无心脸上喜色更甚，眼前似乎看到莎琳娜霞帔凤冠的样子。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善哉。"

第十一章 人心难测

无心听到佛号，如同冰水浇头，一阵凛然。这声音正是金阁寺的狮子吼功夫，他浑身一震，道："师父，你快走，这个老和尚是惠立，他怎么来了！"说着闪到鸣皋子身前。鸣皋子心中一宽，心道："这孩子，虽然还不肯叫我爹，终究还是认了。"他拍拍无心的肩，道："不要怕，我等的就是他。"

无心大吃一惊，道："他的道术很厉害的，不比宗真大师弱……"

鸣皋子微微一笑，道："对了，那时还得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若不是你，我只怕真要伤在宗真那秃……和尚的破魔八剑之下。放心，我不会与他相斗的。"说着，轻轻推开无心的肩头，走了出去，大声道："惠立大师，贫道守候已久，大师来得晚了。"

鸣皋子在山坡与宗真相斗，宗真使出破魔八剑一举击破丁甲阵，鸣皋子也险些被击死。无心偷偷跟在宗真背后，那时虽不敢出来，暗中助了鸣皋子一臂之力。他见鸣皋子功力较宗真还稍逊一筹，倒不为宗真担心，哪知后来宗真竟然伤在了鸣皋子掌下，他又是内疚又是惭愧，深觉对不起宗真。此时听鸣皋子提起，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惠立与丹增一般，正邪之见甚深，对自己也很不宽容，但无心实不愿鸣皋子再与惠立起冲突。此时听得鸣皋子因为自己，改口不骂宗真，只称他"和尚"，心中也不禁有些感激。

惠立手持禅杖，身后跟前果毅、果诚、果智三大弟子，大踏步向前走来。六丁六甲中甲戌已为雁高翔所杀，有几个也受了重伤，丁甲阵已然不全，威力大减，但惠立只是平平走来，他们仍挡不住这等威势，纷纷后退。但惠立禅杖在手，一杖一个，丁甲诸人便是想逃也无从逃起，一个个被他敲得脑壳碎裂，翻身摔入坑中。

惠立已走到那个大坑前，向里扫了一眼。先前被孙普定残杀在大坑里的苗人尸首都已搬走，里面暗红一片，有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惠立心头一凛，扭头喝道："鸣皋子，你以生人血祭蚩尤碑，如此伤天害理，难道不怕报应？"

此时已是夕阳在山，暮色将临。山风渐紧，吹得鸣皋子的道袍斜斜飘起，直如神仙中人，似乎随时都会御风飞去。鸣皋子将手背在身后，仍是满面春风，道："大师，佛门以慈悲为本，但大师惟有小慈

悲，却无大慈悲，真令人失望。”丁甲诸人已被惠立杀尽，他却似乎不以为意。

惠立喝道：“斩妖除邪，便是慈悲！鸣皋子，你休要花言巧语！”

鸣皋子一声朗笑，道：“久闻密宗三圣威名，见面之下，乃囊寺刚而无柔，龙莲寺柔而无刚，都还算名不虚传，惟有金阁寺，惟有一‘笨’字可蔽之。”

惠立听得鸣皋子出言讥讽，心头更是恼怒。他一顿禅杖，喝道：“鸣皋子，你究竟是什么来历？”

鸣皋子脸上浮起一丝诡秘的笑意，道：“大师既然来到此处，难道还不知么？”

惠立借助果毅的三神通，一路跟着无心而来。无心也算机灵，可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别人会以神通来追查，惠立只道能打那鸣皋子一个措手不及，哪知这鸣皋子却似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心中不禁忐忑，心道：“果毅的天眼通天耳通难道已经被那小道士察觉？不对，若已有察觉，也不会带我们来这里了。说不得了，还是及早动手，省得夜长梦多。”

他猛然间发力，禅杖一下插入泥中。惠立功力高深，禅杖入土足有尺许。一插入泥中，这禅杖上的铜环如同被大风吹动一般“嗡嗡”作响，惠立的大袍如吃饱了风的船帆一般鼓起。

这正是密宗曼荼罗四轮。曼荼罗为梵文“道场”之意，所谓四轮，为地、水、火、风四曼荼罗。惠立收了三个徒弟，正好布成这曼荼罗四轮。他僧袍一抖，心道：“果毅虽然稍弱，果诚果智的功力都大为不凡，这鸣皋子纵然身有青龙，我也足以匹敌。嘿嘿，密宗三圣，从此龙莲寺除名，当以金阁寺为尊。”

他正在想着，丈许外的地上突然现出一道划痕，如同一个隐身人拖着根无形的长枪，直直向他迫前。惠立气息一滞，心头一紧，暗道：“原来还有这等好手！”

鸣皋子并没有动手，来者自是鸣皋子的同伴了。此人功力到了如此境界，较自己也不多让。他先前见丁甲诸人功底浅薄，颇存轻视，此时轻视之意尽去。但他自恃本领，两手交错，极快地结成大莲花印，喝道：“唵波喃摩罗湿婆罗数索。”

只消这曼荼罗四轮转动，不啻铜墙铁壁，来者不论用的是附体术还是隐身术，都如泥足深陷，再难逃脱了。只见那道划痕到了惠立身前两尺开外，忽地铿然一声，发出金铁交击之声，一个人影忽地拔地跃起，地面却仍无异样。惠立知道此人的地遁术为曼荼罗四轮所阻，大为得意，大喝道："哪里走！"莲花印一分，一掌向那人影拿去。这招"拏云手"使得神完气足，极有威势。眼看五指便要触到那人影，那人腰一折，惠立竟然抓了个空，心中不住暗赞："好本事！好本事！"

这人正是孙普定。他以地遁术隐形进击，没想到欺不近惠立身前二尺，反被他逼得现形，亦是大为心折，心道："这秃厮果然了得，师兄不要偷梁不成，反输一帖。"他闪过了惠立一击，心知以地遁术之类奇术虽能眩人眼目，但对付不了惠立，在空中一翻，已向后跃出丈许，双手捻诀，口中喝道："北方雷神，焜电使者，黑犬大神，九天煞炁。四极晶英，内缠玄炁，外守帅兵。左威右领，风伐火征。敕斩万怪，馘灭千精。玉清敕下，火急奉行。谨召北方蛮雷焜电大神速起！"

无心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孙普定所用，竟然是正一教嫡传正宗的召五方雷神咒，无心自己使出，也不会比孙普定精纯。他看了一眼鸣皋子，鸣皋子却面带微笑，行若无事地看着，心道："师父竟然把正一秘术私自传授给外人！"

其实无心错怪了鸣皋子。鸣皋子一派，本是道门天心派，这天心派亦是符**箓**分支，此时也纳入正一教，孙普定是从鸣皋子之父学成的天心派召五方雷神咒。

孙普定身有玄武，玄武本北方之神，所属正是为水，孙普定在五行雷中也只精修这门水雷术。咒声方落，只听一声巨响，惠立身前一道闪电居然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这个霹雳来得极是突然，震得灰尘大起。无心也被震得眼前一花，心道："好厉害！我也没这个功力！"

烟尘中，忽地传来惠立的佛号。这声佛号极其威猛，平地忽然卷起一道狂风，灰尘已被卷得干干净净。待灰尘散去，只见惠立站在当中，身前那枝禅杖却已被熔成一滩铜饼，惠立的僧袍上也多了几个破洞，但一张脸却一下变得光洁如玉，等如换了个人。

惠立看了看那块铜饼，重重向前踏了一步，喝道："果诚来！"

惠立三个弟子中，果毅有天眼天耳他心三神通，果诚却是功底最为扎实的一个。果诚听得师父召唤，也踏上一步，站在惠立身边，

道："弟子在。"

惠立道："你来应付此人！"

他深知擒贼擒王之理。如今曼荼罗四轮已破，眼前这人功力非凡，但果诚尚可与之一战，果智与果毅可挡住旁人，自己若能以雷霆一击擒住鸣皋子，那便可竟全功。他主意打定，双足在地上一蹬，人已腾空而起，直向鸣皋子扑来。鸣皋子此时脸上轻佻之意尽去，一脸凝重，双手捻诀，直盯着惠立。

谁知惠立方才立起，身后突然有个人影如鬼魅一般闪过，一掌拍向惠立后心。惠立因为身后有果毅和果智二人，果智虽较果诚稍有不及，实亦不凡，果毅也不算弱者，因此半点也不防备，人刚跃起，此人一掌迫上，他待要回身，却觉此人掌力之雄，竟较果诚犹有过之，心中一寒，眼角瞟去，却见那人竟是果毅。

此时惠立已躲无可躲，大感绝望，心道："我真是瞎了眼，身边伏得这般一个内贼，居然惘然不知。"这一路前来，靠的都是果毅的三神通，怪不得这鸣皋子早有准备了。他将浑身劲力凝到后背，准备硬接果毅这一掌。平时只道果毅除了三神通外，法术武功都不算太出色，但此时只觉此人掌力阴寒如刀，实是平生少见的劲敌。果毅作伪之能，实在也是天下少有。

无心见惠立的一个徒弟突然向惠立出手，马上想到："果然是师父安排下的。"扭头看去，果见鸣皋子重又露出微笑。原本惠立一师三徒，实力较鸣皋子与孙普定两人只高不弱，便是连自己也上阵，仍然未必是惠立师徒的对手，只是见鸣皋子如此镇定，已隐隐猜到。此时见果毅出手，他知道惠立已难逃这一掌之厄，心中一酸，不忍再看。惠立虽然对他颇有成见，但惠立终是有道高僧，他实在不忍惠立命丧此处。只是此时求情也已来不及了。

他只略一分神，却听得惠立一声惨叫，身形一下定住，猛地转过头去。无心见他背心袈裟有个破口，一团黑气凝结如刀，便插在惠立背心，惊道："七尸化血神刀！"

这化血神刀是一门邪术，以内力凝成有形，则伤人于无形。当初无心小时，鸣皋子也曾传授给他，但无心觉得这门法术实在太邪了，是以决意不用，哪知果毅竟然又使出这种阴险法术来。化血神刀在有

形无形之间，中了化血神刀，虽无真实伤口，但奇经八脉尽伤，法术武功都再也用不出来，两个时辰必死无疑。

惠立看向果毅，只觉万念俱灰，道："果毅，你，你……"却不知还要说什么话。果毅此时脸上已尽是笑意，长身一躬，道："惠立大师，在下陈普寿有礼。这十多年来，多谢大师关照。"

惠立做梦也想不到鸣皋子竟然十多年前便已在自己身边安下埋伏，心痛非常，这时听得一声惨叫，却是果诚与孙普定恶斗了一阵，见惠立受伤，稍一分心，被孙普定铁尺拦腰划成两段，尸身也滚入那大坑之中。惠立怎么也想不到，来时踌躇满志，竟会落得这般一个结果，心头一寒，惨然道："宗真师兄，老衲真对不起你。入魔的，果然是老衲啊。"

鸣皋子淡淡一笑，道："惠立大师，你想必不知道，我三师弟为何在你身边伏得十多年吧。你金阁寺道术乏善可陈，得享大名，凭的只是辟邪相传之力。辟邪亦是神煞，原本家父便打算，一旦六神未能搜齐，便请大师充数。没想到十数年后，果然用到了。"

金阁寺有辟邪神兽，由历代主持圆寂前相传，这个秘密也是惠立在师父当年圆寂时方才知道。得了辟邪神兽，他自觉可傲视同侪，哪知亚德班钦与宗真身上虽无神兽，却只凭苦修仍然居于己上，惠立心底一直有种不服。他是有道高僧，却因这一嗔念不能去，以至于未能臻无尚境界，落得如此下场，心中悔恨，实无以言表。胜军寺中，宗真说自己有入魔之相，当时还只道宗真在危言耸听，此时才知道正是如此，以至于目盲耳聋，为果毅所骗。而六神中原先也有辟邪之位，晋葛洪《抱朴子》中即谓老子出行，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当初鸣皋子之父发现金阁寺有辟邪神，便让三弟子陈普寿投入寺中，但陈普寿远不及鸣皋子，十余年来一无所获。后来鸣皋子借田元瀚之力，调度九柳门在胜军寺争夺白虎神，不料因密宗三圣出现而失手，白虎神也不知去向，但鸣皋子却发现胜军寺中仍有一个与白虎神相去无几的神煞在，因此才接连伏击丹增与宗真，谁想到这辟邪是在惠立身上。

惠立喃喃道："原来，我早就被你算计了。如此说来，宗真师兄也是被你所害了？好个陈普寿，哈，哈，哈！"

无心耳朵甚尖，听惠立说是宗真被害，大惊失色，向前一步道：“惠立大师，宗真大师他……”

惠立怒道：“无耻妖邪！不要假惺惺了！”

胜军寺中，无心来见过宗真后，惠立本打算让果智送宗真回龙莲寺，哪知一进门，却见宗真气绝身亡。惠立虽然对宗真有几分妒忌，仍然极是悲痛。这房中除了无心，再无人去过，他只道是无心下的手。但当时陈普寿曾以附体术夺走宗真片刻心智，以他的本领，暗害宗真也完全可能。不论是陈普寿还是无心害死了宗真，他二人反正是一路，也一般无二。

陈普寿却不否认，道：“好叫大师得知，宗真大师确为在下附体反杀术所伤。不过当时宗真大师重伤在身，且全无防备，不是在下能胜过宗真大师的。”

他的话中，满是得意之情。惠立道：“好，好本事。”

他眉头忽地一皱，陈普寿也不理他，向鸣皋子一躬身道：“师兄，马上将这秃厮开膛取出神煞么？”他自己也是僧人打扮，却称惠立为“秃厮”。才一开口，听得一边有个年轻人道：“师父，求求阚道长饶了他吧。”

这是言绍圻说的。言绍圻全无道术，根本插不上手，而看眼前这些人的武功，一般也非自己所能梦见，只能躲在一边看着。此时见惠立受伤倒地，陈普寿还说什么要开膛取神煞，只觉得太过残忍，不禁出言向孙普定求情。

孙普定正要说：“别胡闹。”却见鸣皋子面色大变，喝道：“当心！”陈普寿还不明所以，却觉身子一轻，惠立不知何时立在自己身前，一把拎住了自己脖领。他吓得魂飞魄散，心道：“这是怎么回事！”还没回过神来，却听得惠立大喝道：“善哉！”只是这两个字吼得杀气腾腾，一掌击在他前心。这一掌有如排山倒海，陈普寿哪里受得住这等大力，前胸肋骨尽已折断，当时毙命。

惠立一掌杀了陈普寿，心中却仍是诧异，心道：“是果智解去了我身上的咒术么？他难道也深藏不露，练成了这等本领？”

鸣皋子见惠立中了化血神刀，却突然又站了起来，不由大惊失色。他怀疑的却是无心，扭头看去，却见无心也是一脸惊诧。此事前

前后后尽在他算计中，偏生惠立突然出手大出他的意外，耳边听得一声喝，却是孙普定与果智翻翻滚滚斗在一处。

惠立一掌杀了陈普寿，孙普定大感意外，提铁尺扑上，忽然有个人挡住了他，定睛一看，乃是惠立另一个徒弟。他杀果诚也不算如何费力，果智显然在果诚之下，自然更不在话下了。哪知交手两招，便大吃一惊。果智出手，老辣沉雄，竟是远在果诚之上，甚至隐隐比惠立更强。他迭遇险招，只觉势头不对，知道惠立身上化血神刀已除，鸣皋子已被惠立挡住，无心多半不会出手，现在帮得上手的惟有言绍圻。可是言绍圻不会道术，上来也是送死。他犹豫了一下，身侧被果智掌沿一带，半边身子登时一沉。忽听得无心惊叫道："大师，宗真大师！"

听得无心的叫声，惠立和鸣皋子同时向果智看去。果智仍是果智，但他举手投足间，活脱脱便又是一个宗真。惠立也大感诧异，虽然亲眼见到宗真尸身，仍是叫道："宗真师兄，真是你么？"果智与孙普定缠斗，却又沉声道："惠立师兄，老衲也生了机变，实是有愧。"声音虽不是宗真，语气却是一般。惠立脑中一亮，心头却是一酸，眼中险些要落下泪来，心道："原来如此。我对宗真师兄颇存妒忌，原来……原来他还一直守着我。"

原来密宗有转世一途，可不堕轮回。宗真死时，果智便在他身前。宗真死前知道遭到暗算，却不知究竟是谁下的手，他心中也在怀疑惠立已堕魔道，因此用尽最后功力，附在了果智身上。但果毅隐藏得太好，宗真竟然也一直未对他生疑，直到惠立中了化血神刀，宗真方知惠立一灵不昧，出手救了他。

鸣皋子心中暗暗叫苦，抬头看了看天。此时天色已晚，月已将上中天。他对无心道："乖儿子，快帮我将这秃厮拿下了。"

惠立身有辟邪，纵然自己再唤出青龙，也未必能胜得他。可如果有无心的勾陈螣蛇相助，则擒辟邪易如反掌。哪知无心眼中茫然，也不说话，却是摇了摇头。鸣皋子心中恼怒，左手忽地捻诀，右手成掌贴在无心胸前，喝道："斗转星移，乾坤借力！"

他已准备强行催出无心体内勾陈螣蛇之力，再加上自己的青龙之力与惠立相抗。虽然如此一来，无心这个持国太子便要一命呜呼，也已说不得了。谁知手刚一搭到无心胸前，却觉隐隐有股力量与己相

抗。这力量虽然不强，却极其古怪，以鸣皋子之博，居然探不入内，也根本不知这是什么。他大为吃惊，心道："这小子，居然还练成这等本事！"心中却猛地一翻，顿时想起当初自己在龙虎山上，无心出生，自己欣喜若狂，抱着无心的情景来了。

此时孙普定与宗真附体的果智相斗，越斗越是心惊，只觉对手如长江大河，纵不能胜己，可再斗上十天半月自己也不能胜得他。孙普定一咬牙，双手一合，人向后疾退，一手捻诀，喝道："壬癸坎水，玄武冥灵。斗牛女虚……"

这也是召五方雷神咒，所召乃是北方使者雷压。但他咒语未念完，却见果智手一抬，掌中赫然出现长长一团烈焰。

正是大日如来金刚破魔八剑。宗真附身在果智身上，虽然十分功力使出的只有七八分，但果智的身体却年轻力壮，较自己百岁之身气血旺盛，竟能凭空幻出火剑。这一剑横扫而过，孙普定吓得魂飞魄散，口中仍是不停地念颂，只盼能在这火剑扫来之前念完。可是火剑一扫何等快捷，这召雷神咒却罗罗嗦嗦还有一大段，多半来不及了。

正在这时，一个人大叫道："师父！"却是言绍圻猛地扑了过来，挡在宗真跟前。孙普定大惊失色，言绍圻全无道术，哪里挡得住破魔八剑的威力，可是便是让他离开也来不及了。

果智的火剑去势更急，言绍圻直如飞蛾投火，这一剑横过，已切入言绍圻前心。只消再一用力，连言绍圻和身后的孙普定两人都是腰斩为二，果智却是一惊，剑势顿缓，呆呆地站着，眼中忽然流下泪来。

宗真一生不妄杀一人，这少年方才为惠立求情，他也听在耳中，知道这少年心中颇存善念。此时失心伤了他，那是自己近百年中所做的惟一一件错事，内疚之下，竟然已无法再运火剑。孙普定见宗真竟然停手不斗，此时这召五方雷神咒已念完，他大喝道："谨召北方水雷使者雷压速至，唵弃伏曳萨婆诃！"

一道直直的闪电如利针般刺下，若是击中果智的光头，那果智的头颅都要变成两半。无心心中一急，虽然猜到这果智定是宗真附身，但离得甚远，当中还隔着惠立，根本过不去。却见果智两手一合，人忽地跌坐在地，一道白气从顶门百会处冲出，正迎上了劈下的闪电。一声响，这道白气霎时消散，果智身上却毫发无伤，晕倒在地。

第十二章 止戈为武

这是宗真的魂魄！宗真附体在果智身上，眼看要大获全胜，却因为误伤了言绍圻，内疚之下，结果遭到孙普定的反击。

孙普定也不曾料到一个雷咒居然能将眼前这和尚击倒在地，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道："我胜了！我胜了！"看向身前，只见言绍圻的身上被大日如来金刚剑切得几乎要折断，当时便已断气。看着言绍圻的尸身，孙普定鼻子忽地一酸，心道："绍圻死了？"

他正在伤心，眼前忽地有一道褐色光华旋转飞来，耳边听得有个人叫道："宗真大师！"他刚一抬头，眼前却是一黑，脚下似是不住下沉，便再也没有知觉了。

那道褐色光华突如其来，孙普定全无防备，又在怔忡之中，一时措手不及，头颅竟被砍下。无心看得清楚，这正是雁高翔的水火飞刀，心中大是妒忌，心道："这胡子又来了？"雁高翔屡败屡战，而且愈战愈强，孙普定的功力在自己之上，宗真魂魄也被他击散，雁高翔一刀却已将他杀死，虽不无取巧，但这分功力也已非同小可。

孙普定头颅一下飞起，鸣皋子浑身顿时一震。他左手五指在胸前一按，身形一矮，如疾风闪电，一下从惠立身边冲出。惠立此时已将辟邪神煞唤出，正要去挡，但鸣皋子身法实在太快，已一下从他身边闪过。惠立又惊又惧，知道鸣皋子定已唤出青龙了。他脚一蹬，人在原地转了个身，猛地向鸣皋子扑去。

孙普定已死，尸身仍未倒地，一团黑气从断处喷出。鸣皋子刚冲到孙普定身前，眼前忽地一花，一个满面虬髯的少年已挡住他的去路，正是雁高翔。雁高翔一脸悲愤，喝道："臭杂……"

他刚杀了孙普定，见到鸣皋子，更是分外眼红。可是下面那个"毛"字还未出口，鸣皋子右手在他前心一推，雁高翔只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大力扑来，若是硬抗，连骨头也会被击断。他猛一提气，双脚已然离地，如风中之絮，被鸣皋子推得直向一边飞去。飞在半空，只觉气血翻涌，哪里还骂得出来。

鸣皋子一掌迫开雁高翔，此时他一心都在孙普定的尸身上。孙普定体内有玄武神煞，万万料不到这般轻易被这胡子少年砍落头颅，若

不马上收伏，玄武神煞便会化去，解开蚩尤碑便前功尽弃。他左手一下招在孙普定脖腔之上，孙普定体内那团黑气冲出，凝在他掌心，已化成一团黑色气球。

这正是玄武神煞。惠立见此情形，知道他若是将玄武神煞投入那地穴中，蚩尤碑又将解除一道禁咒。他双手变幻手印，沉声喝道："毗卢遮那清净体，慧海无穷遍一切！"随着咒声，他两边肋下忽地又伸出两条手臂，一下将鸣皋子抱住。

这是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师利千臂千钵大教王咒，据说修到极处，能幻出千臂，惠立数十载苦修，最多也只能幻出四臂。鸣皋子挣了一下，竟不能挣脱，他一下咬破舌尖，喷出一口血雾，喝道："破！"

惠立只觉鸣皋子的力量一下大了一倍，四臂已抓不住他了，被鸣皋子震得浑身骨节都欲断裂。他一咬牙，口中喃喃道："苦海大河，六道众生，轮回五趣，无能间断。悭贪在心，常受饥馑。出生入死，堕于地狱，无有绝期。是名缠缚不得解脱。是故十种缠缚者。蔽覆身心，障难修持，不得证入菩提佛果。"

这正是大唐高僧不空所译的《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师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经文中所说"十种缠缚"，乃是人心十种魔障，惠立所念是第十种。他一生清修，但一点嗔念始终未去，是故名心、利心、好胜心终究未能根除。此时见宗真以身证道，恍若醍醐灌顶，豁然开朗，顿有所悟。见鸣皋子即将解开蚩尤碑，再不犹豫，已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慨。心境一空，这千臂千钵大教王咒登时更上层楼，肋下又一下伸出两条手臂，前后六臂将鸣皋子紧紧束住。鸣皋子只觉惠立的力量又大了许多，他忽地张口，将掌中这团黑气一下吞了下去。玄武属水，他体内的青龙属木，水能生木，虽不能长久相安无事，暂时尚无大碍。他气息一沉，喝道："青龙玄武，破！"

此时鸣皋子已集青龙玄武二神之力，惠立只觉当胸如遭巨锤轰击，一口鲜血喷出，四条幻臂登时消失。鸣皋子自己也经受不住这等大力，嘴角鲜血也已沁出，身子一歪，与惠立两人同时摔向坑中。

先前鸣皋子将百余人鲜血灌入，又将朱雀之灵投入地穴，蚩尤碑吸饱鲜血，虽未出土，却已在土下隐隐发亮。这般摔下，便有四神可以解开，但鸣皋子与惠立也肯定抵不住蚩尤碑之力，身体会立化飞

灰。鸣皋子想不到竟会两败俱伤，三代人近百年的努力翻为画饼，一时却也不伤心，只是想道："无心还能解开蚩尤碑么？"

刚一落下，下落之势忽地一住，有人抓住了他的脚髁。他又惊又喜，向上看去，却见无心涨红了脸，一手抓住他的脚，另一手抓住惠立的脚，拼命拉着。鸣皋子还算好，惠立身材高大，无心只靠单手之力已快抓不住了，嘶声道："大胡子，快过来救大师！"他知道若是单是让雁高翔过来帮忙，他肯定不肯来的。但雁高翔能为宗真而杀了孙普定，单叫"大师"两字，那他肯定会来。

雁高翔被鸣皋子一掌击出，气为之夺。他虽好恶战，但也自知非鸣皋子对手，又见惠立与鸣皋子的恶斗，更非自己所能插手。听得无心叫自己，心道："他娘的，这小杂毛某家才不帮他。"可两脚却不由自主地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惠立的另一只脚，道："牛鼻子，你……"

话未说完，鸣皋子忽地翻身起来，一掌击在雁高翔顶门。雁高翔哪里防备，被他这一掌打得晕了过去。鸣皋子只是受了反震之力，此时站稳身形，翻身出了坑。雁高翔本抓着惠立，被鸣皋子一掌击晕，无心一个人便已抓不住了，惠立一个高大的身躯脱手而出，直向坑底摔去。无心大惊失色，叫道："大师！"正要向坑中扑去，背心一紧，却是鸣皋子一把抓住了他，喝道："蚩尤碑马上便要出土，你想寻死么？"

惠立一落到坑底，坑底的泥土倒似泥浆，一下将他吞没。这地穴下，仿佛有一头洪荒时代的异兽，正在伺机攫人而食。惠立一消失在泥中，从下面登时涌起一阵红光，鼓起了一块。无心呆呆地看着这穴底，一声不吭。

鸣皋子见蚩尤碑解开在即，心中喜悦已难以言表。只消解开蚩尤碑，得兵主之力，则驱使千兵万马，逐鹿中原，已非妄想。他长长吐了口气，猛地向坑中一唾，一团黑气从他口中喷出，直射坑底。

这正是玄武之灵。玄武一入地穴，地底的红光更盛，鼓起的也更高，已有一角石碑顶破土皮，冲了出来。这蚩尤碑也不甚大，不过一人大小。鸣皋子看得心血翻涌，道："无心，你看，这便是蚩尤老祖英灵所附之碑，来，我父子二人联手，以竟全功。"

六神已解其三，下面只要自己与无心合力，便可将蚩尤碑解开了。此时寨中再无碍事之人，离成功惟一步之遥。他心中喜悦，只觉对无心的慈爱之情油然而生。此番得手，全靠无心最后帮了自己一把。

看来，血终浓于水。

无心喃喃道："要解开碑么？"

"正是。蚩尤碑一解，老祖英灵再世，天下又有何人能挡得住我父子？哈哈哈，天翻地覆，日月重光。我阚氏帝国，一统江山，千秋万载！"他说得越来越响，仿佛这阚氏帝国已经成立，自己已成了高高在上的天子，俯视下方芸芸众生。

无心眼中也开始发亮。他想到的倒不是什么驱除鞑虏，恢复汉室衣冠之类，而是后宫三千，锦衣玉食。鸣皋子见他脸色转霁，知道他已心动，道："来，你站在那边，我在此间，以神煞之力击破碑上禁咒。"

无心若有所思，却仍然不动。鸣皋子见地穴的红光有消褪迹像，心中着急，道："快些。"无心被他一催，人猛地一震，喃喃道："只是如此一来，刀兵四起，天生苍生又要遭殃了。"

鸣皋子笑道："苍生云何？万物犹刍狗，黎庶等蝼蚁。只消我阚氏帝国立下基业，后世代代贤明圣德，如今便是死再多的人也是值得的。"

无心似乎又有些心动，道："这也是术有正邪，道则一也的道理吧。"

鸣皋子有些不耐烦，道："是啊是啊。快些，别误了时辰。"他知道蚩尤碑上所下禁咒极为厉害，若不能在三个时辰内聚齐六神解开禁咒，则前功尽弃。若按他平时手段，早就将无心一撕两半，取出神煞来解咒了。只是此时不知为何，只觉无心是当今世上自己惟一的血亲，天下之大，实只此一人而已，怎么也不能用出这等狠辣手段来。

无心缓缓站起，脸上浮起一丝笑意，只是这笑意却已带了三分邪气。他正要说好，这时从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是莎琳娜的声音。她的声音也不甚响，但声声入耳，无心听得，只觉有说不出的喜乐祥和。随着她的念诵，无心胸前衣下，有一块地方开始发亮，只一霎时，便已笼罩了无心全身。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随着莎琳娜的念诵，无心脸上忽忧忽喜，但那邪气却如烈日下的冰雪一般消融。莎琳娜是除魔师，当初一见无心，便觉得这少年身上隐约便似有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般。但后来见他内心颇存正直，对自己也极好，不知不觉地便将一缕情丝系在无心身上。一念不正，便会入魔，东西一理，天主教中撒旦便常常经引诱人类入魔。此时听得鸣皋子以功名利禄来引诱无心，正与《圣经》中魔鬼诱人一般，心中悲苦。她将那十字架送给无心，便是盼他灵台不昧，但无心身上邪气越来越重，心知此时无心内心之中天人交战，到了最关键时刻，稍有不慎，便如撒旦一般坠入地狱，永远不能上天堂了。她身上虽带有火铳，但知若以之对付鸣皋子，无心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绝望之下，惟有念诵这主祷文，盼着无心能明辨是非。无心听得莎琳娜的念诵之声，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眼前仿佛又见到当初情景。宗真之徒无念以身护法，宗真则不惜魂魄散尽，也不妄杀平人，便是雁高翔，纵然出身邪道，立身却正，连要杀了自己的伯父也传他五雷破。这些事在他心头来回打转，而若听鸣皋子之言，纵然能将蒙古人逐出塞外，但天下人又将经受无穷苦难，哀鸿遍野，死尸遍地，惟成就一人功业。

他一边听着，眼里已淌下泪水，喃喃道：“以暴易暴兮，吾知其非。”

这是上古伯夷叔齐阻武王伐纣未果时所作之歌。无心当初也听过艺人说《武王伐纣平话》，听到这两句时，只觉伯夷叔齐二人头脑冬烘，此时却觉得此言大为有理。

鸣皋子见无心面色转而祥和，知道他又转了念头，心中一疼，忖道：“不成了。”他喝道：“无心，你听我不听？”

无心抬起头，道：“术有正邪，道则一也。但若是用邪术而所求非正道，那岂不是与妖魔无异。蚩尤老祖已沉睡数千年，便不要再打扰他了。”

鸣皋子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他脸上阴晴不定，面色已变得狰狞，喝道：“既然如此，你死吧！”身形忽如鬼魅，一下闪到无心身后，五指扣住了他的背心。无心的前胸有那十字架护住，抓之不入，背心却无，他已将体内青龙唤起，这一抓不啻利刃，一下便能将无

心的心脏也挖出来。

他的五指刚触到无心背心，无心喃喃道：“爹，回头吧。”

无心说得甚轻，鸣皋子却如闻霹雳，这一抓怎么也抓不下去。他道：“你……你还是叫我爹了。”

他当初受父亲之命，投身正一教。他本门是天心派，也是正一教支派，当时的正一教四十代天师张嗣德爱他人才出色，将女儿嫁了给他，招他入赘，后来因为自己偷学五雷天心大法，又偷取了龙虎山伏魔殿中的勾陈螣蛇二神，被逐出门去，但心中却也觉得，在山上那几年实是平生最为喜悦祥和的日子。无心是他儿子，身有神煞，若是不顾一切，早就可将他擒来了，只是父子之情总未能尽忘，他费尽心机才将无心引到此间。现在无心称自己为爹，那时含饴弄儿的日子仿佛又历历在目，虽然只一用力便能杀了他，可五指颤抖，怎么也抓不下去。

这时那地穴中的红光忽地一闪，猛地亮了许多。鸣皋子知道时辰已至，再不能解开，便要前功尽弃。他五指一紧，指尖已没入无心背心少许，鲜血登时流出。但无心浑若不觉，脸上带着一层光，竟然颇有几分有道大德的气像。他心中一苦，心道：“罢了。我年已五旬，去日无多，孩子却只有一个。”但见蚩尤碑又将没入泥中，三代人近百年的辛苦终究舍之可惜，脑中一热，一下松开了无心，扑向地穴。

无心本已觉得在劫难逃，闭目受死，哪知鸣皋子竟然会放开他。他睁开眼，正看见鸣皋子抓住了那一角正在没入泥中的石碑，惊叫道：“爹！”正待扑下，耳边却听得轰然一声巨响，这地穴如同一个火山，里面的泥土急流一般喷礴而出，将他也掩了起来。他吓得魂飞魄散，将手掩住双目，正要后退，却被身边的雁高翔绊了一下。雁高翔被鸣皋子击昏，仍然躺倒在地，若是仍由他不管，那他一准被泥土活埋了。无心也顾不得多想，一把抓住雁高翔，人向后跃去。

地穴中的泥土足足喷上了三丈来高，落回来时，便如下了一场泥雨，方圆十丈以内，都被压得塌了。无心已是吓得魂不附体，只知向

后退去。但他还抓着雁高翔，一时半刻哪里退得出去，泥土倒下来，将他劈头盖顶地掩埋在内。他心中一沉，心道："完了，莎姑娘……莎姑娘不会有事吧？"此时人已被泥土盖起，也不知东南西北，晕头转向之下，只待向前刨去。正要动，衣服后襟却觉一紧，有人在背后拖住了他。他又是大吃一惊，心道："是恶鬼来捉我了？"反手去推，刚一抓住，却觉那只手柔腻温暖，分明是女子的手，心中又想道："若是女鬼倒也不错。奈何桥头，买个小宅子，养几个小鬼头，嘿嘿……"

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得有人叫道："无心！无心！"还带着哭音，正是莎琳娜。无心睁开一条缝，却见莎琳娜抱着自己的头，泪水已不住流下。他又惊又喜，心道："我还以为莎姑娘只想着那淫贱公子，原来她也会为我哭的……"虽然半边身子还埋在土下，但上半身被抱在莎琳娜怀里，软玉温香，说不出的舒服，只盼着莎琳娜能多抱他一会。

莎琳娜本来被锁在屋内，因为这阵巨震，竹楼也被震得塌了半边。风云寨的苗人已为孙普定杀绝，周遭已无一人，她出了竹楼，见四周竟是一片狼藉，如同遭了大劫，无心也不见踪影，大惊失色。冲过来看，却见边上有堆土正在蠕动，挖出来一看，正是无心，却已气若游丝。她心中悲痛，忍不住哭了起来，喃喃道："无心，你快醒吧，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哪知她刚说完，无心忽地睁开眼，道："真的？什么都行？"

莎琳娜见他沾了一脸的泥土，两眼仍是骨碌碌乱转，又羞又气，一把拖开，喝道："你去死吧！"无心被她一推，头重重击在地上，却似想起了什么，翻身跃起，拼命刨着跟前的泥土。莎琳娜大觉诧异，道："怎么了？"

"那个胡子还没死呢！"

尾声

雁高翔睁开眼，却见身上缠满了绷带，直直躺在一张干干净净的床上。他大吃一惊，还想不清前因后果，翻身跃起，却觉浑身酸痛。

门"呀"一声开了，一个郎中模样的男子走了进来，一见雁高翔跳了起来，吓了一跳，道："这位爷，你受伤甚重，还要静养，不要动了。"

雁高翔打量了四周，道："这是哪儿？"这地方虽然十分简陋，但窗明几净，案头放了一个胆瓶，里面插了一枝菊花，开得正艳，边上

是一个大包裹，足足有半人来高。那男子道：“兄弟吴佩仙，专攻跌打，这儿是小号必仁堂。”

雁高翔才明白这儿是个医馆。他叫道：“某家怎会到这个小破医馆来的？”

吴佩仙大为不悦，道：“爷，小号虽然比不得鄂州、常德的大医馆，但在武溪也是头一块牌子了，请不要取笑。”

雁高翔顿了顿，道：“我那葫芦呢？”他的本事，一多半都要靠葫芦，而且他好酒如命，没了酒，胆子都小了许多。吴佩仙听他不再说不逊之辞，面色转和，道：“送爷来的那位说你爱酒的，让我给你买个葫芦来，你看，就放在那儿。”

吴佩仙伸手一指，雁高翔才发现那胆瓶边的包裹竟然是个葫芦。吴佩仙十分殷勤，买了个特大号葫芦，《南华》中所谓“五石瓠”想必亦不过如是。雁高翔一见葫芦，连忙拿了过来，入手之下，只觉葫芦甚沉，里面竟是装满了好酒，心中大喜，道：“是不是一位佛爷送我来的？”

他还记得最后无心要他帮忙去救惠立之事，看来多半是惠立给他的。原来他离开马家老店时，越想越是恼怒。上龙虎山寻找教主，结果教主已死。受了张正言指点之恩来杀无心，途中又险被鸣皋子打死，反倒是无心救了自己。他恩怨分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偏生如今恩仇纠缠在一处，都不知该如何报法。正在茫然，却遇到了附体在果智身上的宗真。宗真遭果毅暗算身死，一灵不昧，附于果智身上。他心知此事已到千钧一发之际，惠立也不知是不是已经入魔，一旦蚩尤碑被解开，天下苍生所遭浩劫已不可想像。惟有见机行事，拼得堕落轮回，也不能让蚩尤碑出世。但孤掌难鸣，正在想找些靠得住的同道帮忙，可是本相已无，自己一副果智的样子，说出去旁人也是不信，却正好遇上了雁高翔。一说起，雁高翔才明白自己所救乃是密宗三圣的宗真。雁高翔那日救了他，却不曾看清他的相貌，只道宗真长的就是果智的样子。宗真知道这胡子少年虽然出身邪派，却极为正直，惟有此人尚可助一臂之力，便请他跟随惠立而行。雁高翔败在鸣皋子掌下，极为愤怒，一口答应，只是他不似惠立有陈普寿带路，来得稍稍晚了一会。惠立与宗真一般，也位列密宗三圣，那自然也是有

道高僧了。哪知刚一出口，吴佩仙却道："是佛爷么？不像啊，我看他倒是位年轻道长，身边还跟着一个很标致的色目姑娘。"

是无心！雁高翔大吃一惊，本想喝两口酒，也不敢再喝了。他看了看葫芦，只觉酒香一阵阵极是诱人，心一横，心道："这小牛鼻子要杀我，也不会糟蹋这一葫芦好酒。"仰起脖来喝了两口，只觉酒味甘醇，就算有毒，那也认了。

吴佩仙微笑道："令尊大人倒也生得少相。他对你好得很呢，你放心养伤。喂，爷，你喝慢点！"却是雁高翔一口酒直喷出来，喷得吴佩仙满脸都是。

＊＊＊

海风吹拂，鸥鸟翻飞。无心倚靠在船尾，看着山山水水渐远，心中有些刺痛。转念一想，却又"扑嗤"一笑。莎琳娜站在他身边，见他没来由地笑起来，也笑道："笑什么了？"

"我在想，那胡子知道了别人当他是我儿子，不知该气成什么样。"

莎琳娜想起无心那日在武溪镇上跟那吴佩仙一本正经说什么"犬子受伤甚重"之类的话，忍不住也笑了起来，道："你也真没正经。"

无心涎着脸道："人谁无母。莎姑娘，你是他母亲，自然帮着儿子说话了。"

莎琳娜又羞又气，佯怒道："不理你了。"

她扭头不理无心，无心慌忙赔笑道："莎姑娘，心肝宝贝好姐儿，别生气了，我是胡说的。谁叫他这么笨，没半点主见。"

莎琳娜也不知这"心肝宝贝好姐儿"之类是无心在勾栏与唱曲的姑娘调笑惯了的话，虽觉此人没羞没臊，但这话听得心底也甜丝丝的。鸣皋子死后，无心既被正一教以鹤羽令传令天下追杀，又因为惠立曾说宗真也是他害的，释门一般要取他性命，中原虽大，他四处都无法立足，只能离乡背井，跟着莎琳娜远行。离开故土，他心中实是极其悲苦，只是脸上不显出来，尽说些疯话解闷，所以也不真恼，听无心讨饶，柔声道："海上风大，回舱吧。到了佛罗伦萨，我为你引见家父。"但一想到虽然自己已决心嫁给无心了，但无心终是异教徒，只怕

父亲不会答应，心中不禁一乱。无心见她面色有些不好，收起调笑之意，道：“莎姑娘，你先去歇息吧，我马上就来。”

等莎琳娜进了舱，无心从怀里摸出一支玉笛。这玉笛正是鸣皋子所用，那日在风云寨中，蚩尤碑禁咒反制，后来他刨了半天，只刨出这支玉笛。

无心看了这支玉笛，心中又是一阵微微刺痛。

人谁无父。只是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该忘了吧！

此时一只鸥鸟长鸣一声，从船帆上飞起，直冲云霄，拏云而去。无心看着那只鸥鸟渐渐化成一个黑点，没入海天之间，怅然久之。

海风如刀，掠帆而过，发出呜咽之声。这艘海船载着一船行客，渐行渐远，也终于没入了大海与青天相接之处。

第五卷 踏海录

第一章 海盗船

一只海鸥掠过船帆，发出一声长鸣。正是顺风，船帆受风甚饱，船行极速，船尾也拖出一条长长的白浪，不时可以看到追着船尾的海鱼跃起。

桑九三拎起一枝钓竿，上面正有一条上钩的大鱼在挣扎，他抓过一个网兜将那鱼兜住。这鱼有人的手臂那般长，甚是沉重，但桑九三肌肉虬结，用的虽是单臂，仍然行有余力。他一把抠住这鱼的腮盖，鱼在他手中拼命挣扎，但桑九三的手指便如铁铸一般。他从鱼嘴上取下鱼钩，将鱼放在一边。

这艘蓬莱号从刺桐出发，已经有月余了，给养吃得也已差不多，现在每天都要捕些鱼来补充。大元海运甚是发达，福船更是天下之冠，最大的可以承载六十万斤货物。蓬莱号不算最大，也能装载十万余斤的货物。这一趟从刺桐港出发，满载了丝绸瓷器，将要抵达俱蓝国。俱蓝也称故临、没来、小葛兰，即是今日印度的奎隆。当时印度半岛南端有两大王国，东为马八儿，西为俱蓝。马八儿即是潘底亚国，俱蓝则是喀拉拉国的首都。这两国都甚是富庶，《元史?马八儿传》有谓："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至元十七年、十九年，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两次出使俱蓝，后来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秃古铁木儿也曾多次出使。俱蓝位于海路要冲，商船抵达俱蓝后，货物能有数倍之利，因此东西客商往来络绎不绝。

桑九三是个老水手，这一趟海路也已走了五六次，走得都已熟了。听得海鸥叫声，他抬头看看天，叫道："小汪，快下了主帆！"

那小汪是个新来的水手，是个江西人。江西人当水手不多，不过小汪身体灵便，爬上窜下甚是灵活，虽然上船时日未久，却已经很熟练了。听得桑九三的叫声，小汪答应一声，解开主帆缆绳，将帆放下了，过来道："九三哥，现在正是顺风，为什么要解缆？"

桑九三看着天，道："这天色有些不对，风越来越大。等一会起了风暴，再解帆就来不及了。"

小汪吓了一跳，道："要起风了？"

桑九三道：“是。你和几个弟兄一块儿下舱看看，把货物捆紧点。”

丝绸不怕撞，不过瓷器可是撞不得的，不然半船货撞个稀烂，这一趟出海实在血本无归。小汪答应一声，正待下去，这时从舱中又钻出两个人来，一个正是蓬莱号船主陈耠。陈耠见甲板上乱糟糟一片，叫道：“九三，出什么事了？”

桑九三道：“耘公，要起大风了。”

陈耠虽是商贩，少日却是业儒，应试不第，这才弃儒从商。儒是弃了，却一直不改儒士打扮。因为他表字耘甫，便一直让手下人称自己为耘公，也算是沾染一点文人雅习。只是叫这个名字的尽是些五大三粗的水手，实在不像少年时与同窗砚友结诗社时称呼这名字的样子。

陈耠闻言，抬头看了看天，道：“要起风了么？小汪，叫几个人与我下舱看看货物。”他扭头对边上那人道：“莎琳娜小姐，请放心，无心道长没什么大碍。我要下舱看看，先失陪了。”

与他说话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少女。元时色目人遍及天下，陈耠走南闯北见得多了，也并不奇怪。只是与莎琳娜一同登船的，居然是个道号无心的小道士，不免有些怪诞。不过陈耠也没心思多管这些，这两人说要随船到俱蓝国去，给的船钱不少，对他来说，自然来的都是客，不能怠慢了。这莎琳娜似乎已坐惯了船，只是那个无心道长出海时还精神甚好，等过了零丁洋，风浪大作，便吐了个翻江倒海。陈耠先前见那道士身体灵便，知道道士习武居多，也没想到他会如此不济。本以为过了几日习惯了便好，哪知这两天无心越吐越狠，简直苦胆都要吐得破了，吐得厉害，中气却是不衰，不时放出狠话，说这船是黑船，万一自己病重不起，“三清在上”，定要叫满船上下都吃不了兜着走。海上客人暴病身亡，虽是常事，但这话总不好对那无心道长说，陈耠也略通医道，给无心搭了搭脉，觉得脉像还算平和，问了缘由，方知是因为前几天无心便晕船没胃口，昨天好一些，嘴里淡出鸟来，正好上了烤海鱼肉，狠命吃了一顿。陈耠在海上行走时间不短，知道晕船后要饮食清淡，昨天的烤鱼肉十分肥嫩，滋味虽好，但一旦吃得多了，晕船反倒厉害。知道病因，他便让厨中给无心煎了

一服药，无心吃下后已好了许多，见莎琳娜仍有些不放心，便好生解释了一番。

莎琳娜道："陈先生，谢谢你了。"无心先前说得嘴响，说要护送自己回佛罗伦萨，只是现在好像倒了过来，无心反倒成了自己护送的人。

她回到舱中，轻声道："无心，你好点没有？"

无心头上搭了一块汗巾，正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道："莎姑娘，我浑身都不得劲，痛得要命。"

莎琳娜虽然听陈耠说无心没有大碍，但见他这副样子，还是大为担心，道："还很难受么？陈船主说你是吃多了鱼肉，这才反覆的，本来你都不会晕船了。"

无心撇撇嘴，道："别听他胡说，我吃得很少。"肚里却一阵慌乱，心道："他看到我吃得多了？别要加我的饭钱吧。不成，我好几天没吃什么东西，那些饭钱他也没退给我！"昨天狂吃一顿，一是烤鱼滋味实在上佳，二是前些天晕船，一直没吃什么东西，当初上船时伙食费一同算进去的，每天足足有一百二十文。无心算来算去，只觉太亏了。他出道以来，向来不做亏本买卖，偏生这回一亏到底，几天里亏了好几百文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这才狠命大吃一顿，准备把这几天连本带利吃回来。哪知翻天覆地地一顿狂吐，不但昨天吃下去的一百二十文吐了出来，只怕连同前几天的两三百文也吐了个干净。

莎琳娜在他背上敲了两下，道："现在好受些了么？"

无心只觉莎琳娜的小拳头其软如绵，大为受用，闭上眼道："不成，好像酸痛得更厉害了，你给我揉揉吧，哎唷。"

莎琳娜听他的声音越来越无力，只道他真个有气无力，哪知给无心揉了两下肩头，见他嘴角浮起笑意，嘴里还喃喃道："哎唷，越来越难受了，给我胸口也揉揉。"不觉着恼，在他耳朵上重重一拧。

无心冷不丁被她拧了一下，猛地坐起，护痛道："莎姑娘，揉错了揉错了！"睁开眼，却见莎琳娜面色不善，吓了一跳，道："莎姑娘，你别生气啊，我真的很难受。"

莎琳娜见他坐起来时哪有半分有气无力的样子，怒道："现在还难不难受？不好我再来拧那边。"

无心见她着恼，忙赔笑道：“莎姑娘，你真是圣手神医，远超罗天益，近比朱丹溪！手到病除啊。”罗天益乃是元初名医，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名医李杲弟子，后来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医道还在李杲之上。朱丹溪名震亨，更有“一代医宗”之称，关于他们治病救人故事有不少，无心小时便听过许多。莎琳娜也不知罗天益和朱丹溪是什么人，诧道：“那是谁？”

无心涎着脸道：“罗天益和朱丹溪哪，那都是郎中，医术高明，号称‘药到病除’。我看莎姑娘你一定比他们强得多，他们还要用药，莎姑娘你的手一到，贫道的病就爽然若失，什么都没了。有分教：莎姑娘玉手疗沉疴，小道士有心诉衷情……”

他絮絮叨叨地还要说什么，外面忽然有人叫道：“海盗！”

这人叫得甚是凄惨，无心吓了一跳，一掀被子，从床上跳了起来，道：“莎姑娘，你快回房去！”他顿了顿，道：“要不，今天就睡这儿吧……”

上船时，无心本来想以节约为名，只要一间座舱，但莎琳娜却要了两间。此事无心一直耿耿于怀，引以为憾，现在有了这机会，这句一直想说的话登时出了口。但莎琳娜却像根本没听到，皱起眉头道：“又有海盗了，不知陈先生斗不斗得过他们。”

无心道：“海盗很多么？”

“听说单马锡到满剌加这一带海盗很多。”

这时外面已经一片吵闹，当中还夹杂着兵器碰撞之声。无心呆了呆，小声道：“真是海盗么？不要这船上就是海盗吧。莎姑娘，你在这里等着，把门闩好，我出去看看。”

当初四处奔走，无心也遇到过不少剪径的强人，只是那些强盗碰到他都算是倒足了八辈子霉，除了真个太穷才铤而走险的，别的想来劫他，反倒被无心劫走身边财物。现在虽然在海上，但海盗强盗，一笔写不出两个盗字，都没放在无心眼里。

莎琳娜见他要出去，急道：“你现在身体不要紧么？”

无心听得莎琳娜关心他，骨头都要酥了，笑眯眯地道：“不要紧的。莎姑娘，你闩好门啊，别让人进来。”

他走出舱门，上了甲板。这儿是船主与重要客户住的地方，都是一个个小单间，也还干净。一上甲板，便觉一阵带着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船上的水手正在忙忙碌碌地张起布幕，看去却不见有海盗。无心怔了怔，心道："别真遇到黑船了吧。"他见边上有个人走过，忙道："这位大哥……"

那人站定了，道："道长，别叫我大哥，叫我小汪便是。"

这小汪年纪与无心也差不多。无心忙改口道："小哥，海盗在哪里？"

小汪道："眼下还看不到，不过马上就要过龙牙门了。"

无心一怔，道："龙牙门有海盗么？"

小汪道："是啊。我大伯当初过这里，几乎是硬打过去的。听他说这儿海盗出没不定，多半聚集在龙牙门。过龙牙门，十趟有九趟要打一场。"他指了指前方，道："那边就是龙牙门。我大伯说，那是两块高达两丈的礁石，相交若龙牙，是去单马锡的要道。这地方海盗聚集，没想到过了这十几年还是这样。"

无心顺着他的手看去，现在风有点大了，海面上波浪一个个涌过来，定睛看去，在浪涛中看到正有两块礁石。这两块礁石样子很有点古怪，样子居然一模一样，一左一右，正如两颗巨牙。无心怔了怔，道："还真有这种怪事。"

小汪道："海上怪事多着呢，道长，你还是回舱去吧，海盗可凶得紧。"他还待说什么，边上有个水手喝道："小汪，快过来帮个手。"

小汪答应一声，走了过去。那水手正在将一幅布幕张起来，把边角绑在船舷上。这布幕很厚实，张起来后将船的两边都遮住了，底下则留出一道三尺许的缝隙。那个水手抓住一根绳子头，这绳子短了点，要去再找一根来接接长。小汪从他手中接过绳子，哪知这绳子是浸过桐油的，又沾了些海水，很不好抓。而布幕张得很紧，绳子上吃力甚大，小汪见那水手抓着绳子行若无事，只道没多少劲，哪知自己刚接过绳子，却觉掌心一阵火烫，那绳子竟然一下从他手中滑了出去。他大惊失色，手脚却快，猛地欠身出去一把抓住。只是抓虽抓住了，却不料劲头大得异乎寻常，他竟然被这绳子带得甩了出去。蓬莱号是艘大船，现在风浪又大，这一摔下海去，只怕要凶多吉少，他吓得怪叫起来。边上那水手正低头去拣一根合用的绳子，没想到会出这

种事，正待冲上前去，却觉眼前一花，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一把抓住了小汪的双肩，硬生生将他拖了回来。

救了小汪一命的正是无心。小汪被拖了回来，已是吓得面如土色，那水手骂道："小汪，你真是没用。要不是这位道爷，你非摔下海去喂鱼不可。"掉进海里还不算什么，只是现在风浪大，船身一直在摇晃，要是运气糟一点，脑袋在船身上一撞，那就一下沉了底了，便是旁人相救也来不及。这水手看着无心，心道："这小道士还真看不出来，力气倒不小。"

小汪也知道自己方才实是死里逃生，双手紧紧抓着那绳子不敢放手，没口子地向无心道谢。无心没说什么，只是道："小哥，张这布幕做什么？不怕他们放火么？"这布幕刷过一层桐油，可以防水，可是一碰火的话就会着，他着实有些担心。

因为无心方才救了小汪一命，那水手对他印象也着实不错，在一边道："道长，你有所不知，龙牙门一带的海盗极为猖獗，多用箭矢，凡是打这儿过，手底下都得有几分真材实料不行。把布幕张起来，海盗的箭矢就伤不了人。至于放火么，海盗是为求财，不为寻仇，他们若是放火，哪里还能有什么好处？道长，甲板上危险得很，还是先下去吧，放心好了，这一趟我们走过好几回了，那些海盗见我们有备而来，便不敢动手。"

无心点点头，道："这倒也是。"他见那些水手忙忙碌碌，自己也帮不了手，便转身下了舱。这些天莎琳娜一直在教他意大利话和拉丁语。无心知道这次是要去拜会老丈人，万万不可怠慢，若是连话都听不懂，那可不成，所以学得很是刻苦。他记性不错，何况平时背那些拗口的咒语都惯了，原本拉丁语比意大利语要难学得多，他的拉丁语倒已学成个半吊子，只是意大利语却说得掉头翻身，连莎琳娜都不太听得懂，抽空儿便找莎琳娜恶补一番。既然海盗不足为虑，那就不必多管了，再去学几句意大利语再说。

在舱中学了一阵，莎琳娜正教到拜见长辈时该说的客套话时，船忽地一震，案头的茶壶也叮当乱响。船上原本不太平稳，案上挖了个小洞，茶壶正好嵌在里面，倒不曾摔倒。莎琳娜身子一晃，无心一把扶住她，道："莎姑娘，小心了。"

莎琳娜脸微微一红，道：“不要紧。”她看了看舱门，无心在一边赔笑道：“没事，那船家说了，海盗见有备而来，不会动手……”

他话未说完，船忽地又是一震。这一下连无心也站立不定，猛地向前摔去，案上的茶壶更是直飞出去。他身手灵便，双腿一蹬，一个千斤坠已稳稳站立于地，双手一长，右手揽住莎琳娜，左手一把抓住茶壶。

连着震了两下，傻子都知道情形不妙。莎琳娜皱了皱眉，道：“是海盗杀来了？”

茶壶甚烫，无心将壶放在那小洞里，道：“莎姑娘，放心，贫道出去看看，定叫他有来无回。”

莎琳娜知道无心的本事，倒不担心，只是摸出一支火铳道：“你把这马达发拿去吧。”

所谓马达发，便是大食人所用的火铳。莎琳娜的祖父曾参加十字军东征，从大食得到此物，回来后聚集族中能手改进，制成此物，可以用燧石击发。虽然一次只能一发，但威力非同小可。无心本待不要，但见莎琳娜眼中全是关切之意，心中一暖，心道：“这世上，大概只有莎姑娘是真心对我好的。”他出身龙虎山正一道嫡派，却因为种种原因被逐出师门，迫不得已才离家远遁。在船上虽然一直嬉皮笑脸，心中其实极是凄苦。听得莎琳娜温言以待，险些要落下泪来。他接过火铳往怀里一揣，道：“放心吧，有分教：小道长大展神威，泼毛贼屁滚尿流！”说着，推开门走了出去，却又回过头来道：“莎姑娘，你闩好了门那。”

上了甲板，却见那些水手全都靠在了右舷边，船尾倒有不少。他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一眼正见陈耠和几个水手走过来。他迎上去道：“耘公，出什么事了？”

陈耠一张脸已涨得通红，全然没有方才那种镇定，见无心过来，急道：“道长，你怎么上来了？船上危险得紧，海贼攻来了！”

无心诧道：“不是说海贼见我们有备而来，不敢动手的么？”

陈耠抹了把额头的汗，道：“这伙海贼非比寻常，也不知使了个什么办法，竟然阻住我们去路。”

无心一怔，抢到船边从布幕下看去。却见二三十丈远有十余艘船，散散地挡在前面。他道：“耘公，难道海贼不怕撞么？”

海贼的船比蓬莱号都要小得多，最大的一艘也只比得上蓬莱号的三分之一。蓬莱号虽然不是战船，但船头也有冲角，此时顺风顺水，若是直冲过去，那些海贼定然被撞个落花流水。陈耠也走到船边，道：“他们自然怕撞，只是不知他们使了个什么法术，竟然让我们动弹不得。”他原来也打定主意，若是海贼挡道，便直冲过去。那些海贼见船只不敌，己方又早有准备，定然不敢直攫其锋。谁知蓬莱号竟如钉在了水面上一样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海贼们渐渐靠拢。若是接舷战硬拼的话，又多半斗不过海盗。陈耠惯走海路，本来觉得这一趟有惊无险，做梦也想不到会出这等岔子。

正在这里，船边的水手忽然发一声喊，陈耠也顾不得和无心搭话，抢上前去。水波动处，钻出了一个身穿鱼皮水靠，嘴里咬着把短刀的人来。

第二章 法不空施

那人正是桑九三。桑九三是老水手了，水性出众，蓬莱号动弹不得，他知道船底定然有什么古怪，当即入水看个究竟。他湿淋淋地钻出水面，船上的水手已放下缆绳将他吊上来。一上甲板，他从嘴里摘下短刀，不住地喘息。

陈耠上前道："九三，是不是海藻缠住船底了？"

桑九三大大地喘了两口气，道："耘公，船底被一群鱼盘住了。"

陈耠一怔，道："什么？"他在海上也混了好多年，从来不曾听说过有这等奇事。桑九三抹了把嘴，道："真是鱼，一大群，全是这么大个，抵住了船底不让我们前行。"

他方才钓鱼时便觉今天的鱼特别容易上钩，原本也不多想，方才一入水，发现黑压压一片全是鱼。一两条鱼当然抵不住船身，但这一群鱼足足有上万条，聚集在一处足以抵住海船去势。陈耠越听越奇，惊叫道："竟有这等事！难道是龙王爷要亡我么？"

话音刚落，边上忽然有人叫道："是摄生咒！"众人寻声看去，却见说话的正是无心。陈耠心中一动，道："道长，这是海贼用的邪术么？"

无心面色凝重之极，点了点头。陈耠喜出望外，如同捞到了救命稻草，道："道长，你有没有法子？若是被海贼杀上来，满船人等一个都活不了啊。"但见无心脸上仍然极是沉重，他心头一沉，忖道："这小道士原来也是个嘴把式，看来还得硬拼一场。人家终究是花钱坐船的，我不保他平安，难道还要他去玩命不成？"想到此处，道："大家别闲着，快把刀枪拿好，好歹都是这一场，豁出命去干吧。"

他却不知无心听得要自己想法子，心中正自打着小算盘。那术士能驱使如此众多的鱼类，看来道行不浅，若是能将那妖人击倒，自是这一船的救命恩人，因此无心正在盘算着该开个什么价。听陈耠这般说，分明是不要自己帮忙，急道："耘公，海贼里分明有术士，你这般动手，可要吃大亏的。"

陈耠道："若是失了风，丢一船货事小，满船人的性命都要断送在海贼手里。道长，你还是先下舱吧。"

无心肚里暗骂，心道：“常言道漫天起价，坐地还钱。我连价都没起，你就一口回绝了，那怎么成？”忙道：“耘公，那妖人用的是摄生咒。贫道不才，应付此术颇有心得，只是我派法不空施……”

他有心要讨个好价钱，但总觉此时要价不免有点乘人之危，可不要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陈耠是何等乖觉之人，见他这副吞吞吐吐的样子，登时会意，心道：“该死！我也算老江湖了，居然没想到这小杂毛是想待价而沽，当真可恶。”时人崇道敬佛，他原本对无心也甚是尊重，但知道无心居然趁机开价，心里也对他不太尊重了，嘴上却毕恭毕敬地道：“道长，若你能救得满船人等，纹银百两相酬，定不食言。”

当时通用的是宝钞，不过其时已是大元至正十九年，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宝钞等如一张废纸。到了海外，使用的只有银子了。纹银百两，这已不是个小数，当初无心四处巡游，算是积攒了一笔，可很少有超过一百两的时候。听得陈耠这般说，无心喝道：“成交！”左手已伸到背后，食指在剑鞘底部一弹。“呛”一声，一口精钢长剑脱鞘而出，直飞起来，在空中翻了个身，剑柄朝下落了下来，被无心伸右手一把抓住。

这一手使得干净利落，那些水手全都喝了一声彩。他们只道无心要施什么法了，哪知他将钢剑舞了个花，又甩手扔上，不偏不倚，重新插回鞘内。这一手比方才更难，但旁人不解其意，全都目瞪口呆。其实无心是有意卖弄，一来让陈耠知道自己有真才实学，那一百两纹银花得不冤，二来也是吓吓这一船人，让他们知道若是敢赖账，到时自己不是好惹的。他收好了长剑，左右手虚空一划，两手指间都已夹了一道符。他在地上踏了个禹步，喝道：“乾玉辟毒，振适罗灵，八仙秉钺，上帝王灵，太玄落景，七神冲庭，黄真耀角，焕掷火铃，紫文玉字，四景开明，九天六天，四天之精，外传玄祖，内保帅兵，左成右顾，火热风蒸，敕斩万妖，摧馘千精，金真所振，九魔灭形，吾佩真符，役使万灵，上升三境，去合帝城。急急如律令。”

这是役万灵咒。这役万灵咒是正一道施雷法时最常用的符咒，原本要破摄生咒，有善破恶破两种。善破是念荐拔往生咒、救苦往生咒之类，便如好言相劝，让对手所摄灵物退散。不过一旦自己功力不及对手，那善破往往会引火烧身，因此无心是以役万灵咒来强行驱散，

纵然不胜，也可全身而退。他生怕对手功底高深，一道符威力不够，还弄了个双份。役万灵咒念罢，手上两道符同时燃起，他双手一抖，这两道火光直窜入海。刚冲入海面，船边的海水登时如同沸腾起来一般冒出了许多泡沫，那些水手看得惊奇万分，全都“咦”了一声，话音未落，船又是一晃，这回却是向前驶去了。

陈耠见船动了起来，欣喜若狂，叫道：“掌好舵，小心了！”心道：“这小道士倒真有几分门道，我还看扁他了。”无心施术有灵，虽然陈耠仍然觉得这小道士贪财，总算已不太可恶。

此时风已很大，虽然主帆已经下了，船仍然驶得飞快。那些水手本来忐忑不安，此时却大感欣慰。只消船能照常前行，海贼虽众，却无法一拥而上，那多半不敢贸然动手了。他们本来觉得已是命在顷刻，哪知死里逃生，无不欢欣鼓舞，恨不得立刻冲过龙牙门去。而那些海盗本觉得这艘海船已成俎上鱼肉，正在慢慢靠近，哪料到蓬莱号竟然突然间又全速前行。措手不及之下，蓬莱号已冲入了海盗的船队。蓬莱号比那些海盗船都要大得多，船边又已张了布幕，海盗零星放了几支箭，都扎在布幕之上，也不伤脾胃。此时风浪已大，风暴转眼便要过来，海盗若是强攻，定是缠斗之局。而在风暴中，蓬莱号这等大船尚能支撑，海盗的小船却支撑不住，因此那些海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蓬莱号擦身而过。

蓬莱号一过龙牙门，陈耠长吁一口气，向无心一躬到底，道：“道长，救命之恩，没齿难忘。”船上的水手也都过来向无心行礼。这一趟当真死里逃生，回头看看海面上正在远去的海贼，个个心有余悸，这几句感激之词倒是情真意切。

无心掷下符纸时，心中也有些忐忑，生怕功力不敌。在岸上敌不过人家，还可以溜之大吉，可在海上又能溜到哪里去？待见符纸入海立刻见效，也有点乐不可支，道：“耘公，后面还会有海贼么？”

陈耠笑了笑，道：“道长放心，接下去只有过满剌加时才会有些零星海贼，不过势头都小，不敢劫掠我们这等大船的。”

无心听得没有海贼了，心里却着实失望。此番这一百两纹银赚得毫不费力，在他心中，其实盼着前路海贼越多越好。可这话怎能说出口？他却不知这条海路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段是过马六甲海峡，满剌加即是今日的马六甲。只是一直要到近五十年后的旧港王

子拜里米苏拉立国，此地方才兴起，这时满刺加只是一个荒僻渔村，海盗若是守在这地方，平时吃饭都难，所以只有位于马六甲海峡东部的单马锡这一带才是海盗聚集地。无心干笑了两声，道："耘公，那个……那个纹银的事……"

陈耠倒是说一不二，道："道长放心，待会儿我便叫人将银包送到道长房中。"

听得陈耠认账，无心放下心来，回舱去和莎琳娜说体己话去了。果然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一家伙赚了一百两纹银，登时连船都不晕了，回到舱中，跟莎琳娜将方才的事添油加醋一说，得意之下，学起意大利语来也顺当之极。先前莎琳娜跟无心说了意大利的现状，后来因为无心晕船，一直停了下来，这时接着说。原来当时的意大利分南北两部，南部归西班牙管辖，北部名义上虽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城邦林立，每个城市其实都自成一国，像莎琳娜这美第奇一族所居的佛罗伦萨，在七十二年前就成立了共和国。最初全城有六个区，规定推举六个执政官共同执政，十几年前全城改划为四区，执政官则改为八人，此时则又改为七大行会的七个代表与小行会的两个代表组成九人长老会执政，其中首席执政官称正义旗手。这些事无心闻所未闻，听来新鲜之极，只是什么里奇家族、皮蒂家族、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斯特罗齐家族、阿尔比齐家族之类搅得他头昏脑涨，他道："莎姑娘，你们这一族是叫……叫什么美第奇是吧？是不是那个正义旗手？"

莎琳娜笑了笑，道："佛罗伦萨有数十万人口，这个位置一般都在几大世家手里，我们家还没人能当上正义旗手。"

无心道："当上正义旗手，是不是有很多钱的？"

莎琳娜道："这个倒不是，正义旗手可以指挥军队。"

无心最不喜欢的便是权势，一听正义旗手原来只是有军权，登时泄了气，嘟囔道："那可没意思。"莎琳娜也知道他的亲身父亲阚鸣皋是个极其热衷权势之人，无心因此对权势痛恨已极，柔声道："是没意思。来，我们再来学意大利语吧。"莎琳娜知道无心学意大利语学得甚烦，便改了套路，将自己会背的几首诗教给无心。当时的意大利最流行西西里诗派的诗，这一派诗大多是情歌，倒是甚对无心脾胃，什么"你是我的玫瑰花"之类，他学得极为起劲，又背又唱，只是不自觉

地往《十八摸》的调子上走，好在莎琳娜也不知《十八摸》是什么调。西西里诗派的诗人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宫廷诗人，若是他们有灵知道自己的大作居然被无心配上了《十八摸》来唱，只怕要气得活过来也未可知。

正在背着，门上忽然有几声敲叩。无心过去开了门，却见那小汪拎着包站在门口。一见无心，小汪将布包递过来道："无心道长，这是耘公答应的银子，请道长点一点吧。"

无心一听"银子"两子，一把抓了过来掂了掂。他估重量的手段比他的法术更强一点，一掂便觉这布包沉甸甸的，倒有七八斤重，打开来一看，原来里面还有些铜钱。他笑道："耘公真是信人。小汪，进来坐坐吧。"

小汪笑道："不了，马上就要靠岸，我们还要先卸一批货，再买些补给上来。再过去，得好几天才能有单马锡这等繁华所在了。"

无心诧道："单马锡很繁华么？"

小汪道："此地虽然不能与明州、刺桐、广州这等大口相比，在爪哇一带也算是一个大港了。而且这地方多是我中国人客居于此，风土与中原大同小异。过了这里，要买点吃得惯的都难。对了，这地方通行中原铜钱，耘公怕你银子不好使唤，所以还拿了半贯钱给你。"

无心听他如数家珍，颇为惊叹，道："小汪，你对这儿倒是熟得很啊，常走这里吧？"

小汪干笑了一下，道："这倒不是。是我大伯当初经过此地，回去后写了一部书，我看得熟了，这才想来看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仍然与我大伯说得一般无二。"

无心听他说过几次大伯的事，道："你大伯来过？还写过书么？不知他尊姓大名？"

小汪脸色一沉，甚是沮丧，道："我大伯讳大渊，写的这本书叫《岛夷志略》。可写出来，别人都说他闭门造车，谁也不信。"

原来这小汪的伯父汪大渊是中国古代一个有名的旅行家，只是生前一直藉藉无名，一直到十九世纪才为西方所重视，当时知道他的绝无仅有，无心更不曾听说过这等人了。他搭不上话，莎琳娜在一边忽然道："令伯父原来和百万马可一样啊。"

“百万马可”即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元初东来，回意大利后出版了《游记》，记述中国的种种繁华奇异。因为好以“百万”言之，故当时人大多不信，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百万马可”来取笑。马可?波罗此时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莎琳娜在佛罗伦萨时也曾读过他的游记，当时也觉得文风夸饰，实在有点难以置信。等自己也来中国一次，这才知道马可?波罗所言大多是事实。听小汪说他伯父之事，竟与马可?波罗如出一辙，不禁大有感慨。小汪不知莎琳娜所言“百万马可”是什么，道：“姑娘所言是……”

莎琳娜叹了口气，道：“先生，不用担心，令伯父将来定能光宗耀祖。”她跟着无心学中国话，流利是流利多了，不过无心教的尽是些“发财致富”、“光宗耀祖”一类，她也不知这话用在此处并不适宜。小汪听她说得真诚，甚为感动，道：“姑娘说得是，小人记着了。”

无心在一边听得了，却生了醋意，忙道：“小汪，你有事快忙吧。在单马锡要停多久？”

小汪道：“在单马锡一般要停一天。现在海上起了风，只怕要等风过了才能走。道长，你和这位姑娘一同去岸上逛逛吧。”

无心道：“好吧好吧。”他打发走了小汪，抖了抖手里的布包对莎琳娜道：“莎姑娘，你下不下去逛逛了？我请客！”银子在他眼里如山之重，不过莎琳娜在他眼里比山更重，倒不在乎这一点小钱。

莎琳娜微笑道：“好吧，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你反正赚了不少钱。”她在无心跟前总是沉稳厚重，其实仍是少女心性，也是爱玩爱热闹的。

蓬莱号已靠上了码头。等无心和莎琳娜上了甲板，那些水手已经系好缆绳，正在搬着货物。见他二人出来，陈耠道：“道长，莎琳娜姑娘，你们要下船么？”

无心道：“是啊。这船还不走吧？”

陈耠微笑道：“当然不走，今晚便停在这里了，你们玩个痛快吧。”

＊＊＊

“秦道长。”

巴德山战战兢兢地叫了一声。虽然他在海上也有个“镇海鳌”的名头，听起来颇为不弱，但在这个道士跟前，他总觉得胆战心惊，有种说不出的害怕。

那道士身着一身黑袍，正背对着他坐在一块圆石上。这块石头有三四尺见方，道士坐在上面稳稳当当，纹丝不动，直如泥塑木雕。巴德山见根本不动，又叫了一声：“秦道长。”

“失手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巴德山心头一震。其实也根本不用说什么，平时得手了，总是大包小包，大呼小叫地回来。这天这般无声无息，偃旗息鼓地回山，自然是失了手。巴德山点了点头，马上省得对方并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忙道：“秦道长，对方不是等闲之辈，您给我那道止船符居然没用。”

虽然那道士一动不动，但巴德山还是觉得眼前似乎花了花，仿佛那个背影也微微一晃。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道：“是我看花了吧？秦道长难道也会失态？”平时这道士给他符**箓，**入海一用，从无失手过，他对这道士也敬若天人，只觉这道士几乎与神仙一般，从来不觉得他也会失态。

“是你用得不得法么？”

巴德山急道：“不会，不会，我都是照着道长您说的一步步做的，没半点差池。不过，”他顿了顿，道：“那艘船原先也已动弹不得，不料突然有两道火光飞下来，船就马上会动了。”

他话音刚落，眼前忽地一暗，待定睛一看，却是那道士已站了起来。风正刮得大，将那道士的一身黑袍吹得飞扬起来。他不由吃了一惊，心道：“这怎么回事？”那道士来此地也不算太久，平时不管刮风下雨总是对着那深潭打坐，坐下后便从不曾起来过。他正在诧异，却见潭中的水“咕咕”有声，一个个水泡正不断冒上来，有一只甲鱼已浮起了水面。他心猛地一沉，惊叫道：“秦道长，饶命啊！”

他叫得响，那道士出手更快，手一掠，甲鱼已被他抄在手上。这甲鱼有个几年了，背壳长得青光光的如石头一般，上面却刻着几个字。

那正是巴德山的生辰八字。道士左手捏住甲鱼的身子，甲鱼伸长了脖子想咬人，却怎么都咬不到，他嘴里喃喃地念着什么，右手小指向那甲鱼脖子划去。巴德山已知自己命在顷刻，只是拼命磕着头。他磕得极重，前额已经磕破了，血流得满脸都是，可巴德山浑若不觉，仍是拼命磕着头，道："秦道长，念在我从不出差错，饶我这一次吧。"

道士的手指本来已将触到那甲鱼脖子，忽地停住了，道："你知罪么？"

巴德山听这道士话中已有转寰之意，见到这一线生机更不能放过，又重重磕了两个头道："小人知道。道长，您再交给我吧，我这回定不会出错了。"

道士叹了口气，道："知罪就好。"

他的指甲忽地扎入那甲鱼的脖子。指甲留得很长，便如一片利刃。甫一刺入，巴德山的脖子也像被一把无形的利刃割开，鲜血猛地喷了出来，人也重重摔倒在地。旁边那些海盗都是刀头舐血的亡命之徒，见此情景也不禁个个直打寒战。这回其实是道士的符箓被人所破，并不关巴德山的事，但这道士说杀就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道士扫了一眼，将手中的死甲鱼往潭中一扔。这死甲鱼刚入水，忽地有十几只甲鱼扑上来撕咬。只一瞬，那只甲鱼已被撕得七零八落。道士看着潭中甲鱼的残尸，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

第三章 千鱼降·噬心蛇

暴风就要来了，港口停了几十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到处都是挤来挤去的人流。

“单马锡的港口果然很繁华。”

无心刚下船时感叹了一句，可没走几步，便大失所望。因为单马锡的繁华也仅仅就是这个港口。出了船港，就只是些零星低矮房屋，人口也不多。无心原先听小汪说什么单马锡很繁华，只以为勾栏商铺林立，是个通都大衢，见只是这般一个小集镇，不禁大失所望。和莎琳娜在逛了一圈，便觉索然无味，道：“莎姑娘，我们还是回去吧。”

莎琳娜道：“你不是说船上住着不舒服么，怎么又要回去了?

无心道：“船上还要呆不少时候，若是住不惯船上，后面更难受。”其实这也是借口，住客栈的话得花钱，看样子莎琳娜肯定仍不肯和自己住一间房。花两间房钱，晚上又没什么事好做，无心实在很不乐意。莎琳娜倒不疑有他，道：“好吧，那我们再走一圈就回去。”

正说着，一阵风吹来，无心闻得一股臭味，皱起眉头道：“哪里在淘茅厕了？”循着气味看去，却见边上有几个人正在架摊子，地上摊了几个大筐，里面放着好些果子。无心认得一筐是椰子，另一筐个头差不多，上面尽是尖刺，有些还裂开了口子，却不知是什么东西，气味正是从那里过来的。他道：“咦，那是什么？”

莎琳娜还不曾回答，有个正在将果子放到摊上的汉子听得了，道：“道长，你是刚来的吧？来，尝尝这榴莲，刚摘下来的。”那汉子头上梳着椎髻，穿着青布短衣，看样子却是中土人氏。

“榴莲”这名字闻所未闻，无心奇道：“这东西能吃么？”那汉子笑道：“当然能吃，好吃得紧，道长尝一个吧？”

无心正待说不要，莎琳娜却大有兴趣，道：“给我来一个吧。”

那汉子伸手挑了一个，沿着裂缝扒开了，用竹签挑出里面两颗拳头大的的果肉，递了过来，道：“一个三十文，多谢惠顾。”

无心吓了一跳，心道：“什么果子这么贵？”他数出三十文给那汉子，接过那颗榴莲来。刚举到嘴边，只觉这股臭味实在难闻，道：“这东西是不是坏了？”

那汉子笑道："榴莲便是这个味，闻着臭，吃着可是又香又甜。道长是第一次吃吧，刚吃时大概会不习惯，吃惯了可要上瘾的呢。小号'金福记'，两代都种榴莲，过往的船只每年都要来买不少。"

这汉子做惯生意，说得天花乱坠，无心却仍然不敢下口。他见莎琳娜抿了一口，便道："好吃么？"却见莎琳娜也是一副苦相，但马上又抿一口，道："真的很好吃啊。"

莎琳娜也说好吃，无心再不敢多嘴。他憋住呼吸，张嘴咬了一口。这榴莲果肉酥软金黄，样子不难看，刚下嘴时只觉气味浓烈，大不好受，但入口却觉甘甜适口。他大觉奇妙，赞道："果然好吃。"又咬了一口。卖果子的那汉子见他的模样，笑道："我说得不错吧。道长，若嫌榴莲味道太重，便奉送两个山竹，吃完后清清口。冰冰，拿两个山竹过来。"

边上一个矮小的伴当答应一声。这人衣着与那汉子相去无几，待抬起头来，却是个明眸皓齿的少女。无心看得呆了，见那少女递过两个紫色小果子来，他连手带果子一把抓住，也不放手，道："姑娘叫冰冰么？好名字，小道无心，是火居道士。火居道士你知道吧？就是……"他正说得来劲，莎琳娜见他有点得意忘形，气得在一边干咳了一声。无心见莎琳娜面色不善，心知不妙，一下闭了嘴，一把掐破了一个果子外皮，却见里面是柑橘一般几瓣雪白的果肉。他拣出一块来吃了，只觉清甜爽口，咂了两下嘴，把另一个递给莎琳娜道："这个好吃，莎姑娘你尝尝。冰冰姑娘，你还有什么果子？"

这果子铺上果子不少，大多是他闻所未闻的。不过这回那少女去招呼另一个客人了，却是那汉子捧起一颗足有十来斤重的大果子道："这个是波罗蜜，道长可要尝尝？"

边上忽然有人道："无心道长，你们在买榴莲吃啊？"无心回头一看，却是陈耠和几个水手走过来。他笑道："耘公，你们也下来了啊。可要尝尝这果子？"不花什么力气赚了陈耠一百两银子，无心多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这个东不妨做一下。

陈耠道："多谢了，我还要去拜谒净海王，道长请便吧。"

无心诧道："净海王？"

"净海王是此地尊长，过往船只经过都要前去拜谒。"陈耠似乎不愿多说，对边上桑九三道："九三，我们走吧。"

走了一程，桑九三回头看了看，只见无心还在指指点点念叨着要先尝后买，他小声道：“耘公，为什么不叫这小道士一同前去？这人本事不弱，有他在多少也放点心。”

陈耠头也没回，道：“九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是没来由地忤了净海王，反为不美。”

桑九三没再说什么。陈耠说得正是，总不能让这小道士以后趟趟都跟随他们出海。何况这小道士甚是贪财，真请了他，真是搬了个无底洞上来，到时请神容易送神难，当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再多说，跟着陈耠向前走去。

单马锡本是小国，据说本是室利佛逝王子圣尼罗优多摩所建。当初圣尼罗优多摩到了此处，见到此地有头狮子，土语中狮子名谓“新加”，于是定名为新加坡，“坡”即是“城”之意。这新加坡国相传百余年，共传五代。第五代王名谓伊士广达沙，被满者伯夷国所灭，从此单马锡一蹶不振，成了这等一个小渔村。成了渔村反倒不招人忌，当初崖山一战，大元灭了宋国，宋室残部有不少便逃来此地，与土人杂处，慢慢又成了这般一个港口。宋室亡来至今不到百年，这里的中国人还多宋时衣冠，这净海王便是宋朝宗室后裔。

说是王，在陈耠这些中原人眼里，这个净海王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酋长。酋长归酋长，单马锡纵然小，地处海路要道，过往海船总要在这个地方补给，一旦恼了净海王，便是件麻烦事。这个净海王虽然离开中原已久，仍然一副中原天子的架子，过往船只都要前去拜谒。陈耠上次来单马锡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还记得那老王架子极大，似乎仍把陈耠当成自己的子民。

他们一行几人到了净海王王城。净海王城这几个字听起来威风凛凛，其实不过是个寨子，王宫也只是一幢高大些的屋子。门口倒有两个执戟武士，见陈耠他们近前，两柄长柄一交，喝道：“来者通名。”

陈耠暗自想笑。他也看过《武二郎独臂擒方腊》一类的戏，里面的草头天子方腊威风似乎还没这两个武士大。他上前一躬身，道：“草民东鲁陈耠，前来叩见大王。”

叩见净海王倒不是什么难事，其实也是一笔交易，献上些丝绸瓷器一类的礼物，净海王给船上补充给养，并不亏本，只是这净海王的架子总让陈耠受不了。宋室亡来已久，他和前朝遗民已不搭界，偏生

那老王见一个中原来的便要嘘寒问暖半天，说到动情处老泪纵横，自己也只能陪着哭丧个脸半天。这些还都好办，最让陈耠不舒服的，便是那个国师。

国师。一想到这两个字，他心里就一阵不舒服。单马锡现在连一个国都算不上，不过关起门来称王，那国师是个道士，却极其骄横。上一次蓬莱号从这儿过，他一直恭恭敬敬，结果有个水手看着这“王宫”笑出声来，那国师当即大发雷霆，要治那水手不敬之罪，好说歹说才算放了一马。这次前来，陈耠找的这几个伴当也全是桑九三这等老成水手，事先千叮咛万嘱咐，千万要小心则个，切切不能再得罪那国师了。

他们跟着那卫士进了正厅，陈耠便是一怔。虽然这王宫只是寻常宅院，到底还算是王宫，占地不小，上次来时这正厅里也甚是明亮，多少有点气派。此时却不知为何加了一张隔帘，而现在海上又在起风暴，天色昏暗，这里更是暗淡无光。他睁大了眼，透过帘子依稀只能看到上首只坐着一个人。他记得上次来时那净海王周围还坐了几个老臣，这几年恐怕全死绝了。陈耠上前深施一礼，道：“草民东鲁陈耠，见过大王。”

那人动也不动地道：“你可是蓬莱号的船东么？”

听得这声音，陈耠心中一震。这声音要年轻许多，不是原先那净海王。看来老王年事已高，已然归天。他道：“草民之船正是名为蓬莱号。”

帘子忽地挑起，有个人走了出来。一见这人，陈耠肚里不由连连叫苦。此人身着黑袍，头上顶着高冠，却哪里是净海王，是个道士。这道士有四十来岁，恐怕那老国师也已克享天年，换成这新国师了。只是这道士一张脸白得怕人，一看便知脾气比那老国师更坏。陈耠深施一礼，道：“道长可是国师爷……”

他话未说完，那道士的手忽然向他一招。陈耠只觉当胸像有一个无形的巨锤重重击来，喉头一甜，“哇”一声吐出一口血来，人已软倒在地。

变起突然，陈耠带来的几个水手全都惊呆了。桑九三将捧着的包裹往边上一个水手手上一塞，抢到陈耠身边，扶起他道：“耘公！耘公！”可陈耠已晕了过去。

净海王除了架子大一点，喜欢多嘴一点，别的也没什么不好。海船过单马锡，有这么个补给的地方，可以安全得多。而有海船经过，带来铁器丝绸陶瓷，对单马锡也是有利无弊，本是两全其美之事。净海王国师此举，难道是想要吞没蓬莱号一船货物么？这样一来不啻杀鸡取卵。而单马锡并不是拥兵百万的大国，一旦惹了公愤，过往水手联合起来，足以将这小小的单马锡都灭了。这变故岂但陈耠想不到，这条海路跑了有五六次的桑九三也同样没想到。他又惊又怒，抬起头来喝道："你要做什么？"

刚一抬头，却见那道士也是一脸失望。扫了他们几个水手一眼，忽然道："老实说吧，是你们中哪一个破了我的千鱼降？"

"千鱼降"这名字桑九三闻所未闻。他骂道："谁打破你那'鲣鱼酱'了。纵然有什么礼数不到的地方，你们也不该对耘公下这等毒手。还有王法没有？"

为了对付海贼，船上都带着刀剑。不过这回是为了来拜谒净海王，身边自然不带寸铁。桑九三姜桂之性，与海贼短兵相接也不止一次，哪里会怕。说得火起，一跃而起，挥拳向那道士打去。他臂力过人，若是打中的话，那道士多半会被打得晕倒在地。但这一拳眼看要打到那道士太阳穴上，那道士的手极快地一伸一缩，已在桑九三肘弯摸了一下，桑九三只觉这条手臂一下子如同断了一般，痛得有如火烧，哪里还挥得出去。他哼了一声，左拳忽地又打了出去。那道士也没料到桑九三居然如此强悍，待要格他的左拳，却已来不及了，这一拳"砰"一声正打在那道士的右边嘴角。

这一拳仓猝发出，也没多少力道，那道士嘴角被打得破了个口，却没什么大碍。只是中拳之下，那道士的双眼忽地一闪，似有火光喷出，已是恼怒之极。他右手一伸，在空中虚虚划了半个圈，手掌中突地跳出一把短刀。

这短刀全长不到一尺，柄是一枝水牛角做成，倒有五寸许，刀刃细窄，闪着蓝光。

这是出自满者伯夷的克力士刀。克力士在土语中，即是"刀"之意。满者伯夷所出克力士刀，极其锋利精致。后来荷兰人进入东南亚，土人用克力士刀与荷兰火枪兵相抗，一刀挥过，往往连枪筒带手腕一起削断，此刀也因此名扬天下，号称世界三大名刀之一（另两大

名刀是大马士革刀与日本刀）。这道士抢上一步，不等桑九三再挥拳，短刀如闪电一般一挥而过，竟然将桑九三的左肘齐肘弯削断。

桑九三再硬朗，断臂之下，也痛得摔倒在地。另几个水手大吃一惊，他们抢过桑九三，一个老成些的道："道长，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我们到底有何事得罪了？"

那道士摇了摇头，手一晃，那把水牛角克力士眨眼间便已消失。他叹了口气，道："贫道不为伤人，只消你们将那破了我千鱼降之人交出，便饶你们去者。"

那水手灵机一动，叫道："千鱼降可是在海上止住我们船只的法术？"

那道士点了点头，道："正是。"

"原来你正是那海贼！"这句话那水手硬生生忍住，才算不曾冲口而出。他心知事情不妙，净海王居然就是在海上劫掠的海贼，这消息定是不能传出去的，那道士此举，显然是存了灭口之心。可是陈耠和桑九三两人都身受重伤，剩下几人就算出手，一样斗不过他，转瞬间心里已转了几个圈，却怎么都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那道士已向他们走了过来。到得近前，低声道："还不肯说么？"

那水手见这道士双眼灼灼有光，满是杀气，似乎还要走过来，他急道："破你法术的是我们船上一个乘客，跟我们有什么相干。"

道士站住了，道："乘客？此人是谁？"

这时桑九三喝道："王五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你说了一样逃不脱性命！"元时一般人若不识字，取名便是以父母生他时的年龄或生日取名，像桑九三即是九月初三的生日，而这王五二是因为父母生他时两人年龄相加为五十二岁。

桑九三虽不识字，却大有气概，被他一喝，王五二不由一怔。王五二也知道这道士定不会饶了自己这几人，只是在这道士的淫威之下，他没桑九三那般硬朗，就算知道此理，双脚还是不住发颤。还有两个水手资历比王五二更浅，更没了主意。

那道士听得桑九三喝止了王五二，微微一笑，道："阁下真是好汉子。"他走到桑九三跟前，王五二和另两个水手不敢反抗，都退了几

步，那道士伸手一把撕开桑九三胸口衣服，道："好汉子，看你能顶到几时。"

桑九三身体甚是健壮，虽然已有四十多岁，身上仍是肌肉虬结，直如一块铁板。那道士将右手中指伸出嘴边，轻轻一咬，已咬破指尖。他在桑九三前心一点，指血点出一个红印。桑九三断臂之下，本已痛得麻木了，这红印一点上，他只觉像有一根极细极长的尖针从他心口刺入，痛得浑身都是一颤，那点红印却如活物一般，哧溜一下没入他的皮肤，眨眼间便消失不见，这一块皮肉却突地坟起，像被一只极大的蚊子咬了一口。只是这块皮肉越隆越高，一眨眼间便已高得像个馒头，里面像是充满了黄水，透明发亮。

王五二和另两个水手已吓得魂不附体。桑九三已痛得不住抽搐，而那块坟起之处里面，隐隐还有个什么东西。他们越看越怕，但见那块皮肤越顶越高，"扑"一声，忽然皮开肉绽，从中竟然探出一个蛇头。

这竟是一条活的蛇！这条蛇黑质白章，蛇头呈三角形，是一条毒蛇。桑九三本在强自支撑，此时痛得再受不了，大叫一声，当即昏了过去，王五二他们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扑通一声软倒在地，一个水手更是吓得屎尿齐流。那道士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道："三位兄台，这噬心蛇的滋味，你们是不是也想尝尝？"

王五二叫道："是个道士！他叫无心，就在我们船上！"他已吓得彻底崩溃，纵然桑九三再以大义勉之也没用了。到了这时候，王五二只觉能给个痛快死也是幸运了。

听得王五二的惨叫，那道士皱了皱眉，道："是道士？"

王五二道："正是正是，他就在我们船上。道长，神仙，这事跟我们全然无关，你放过我们吧。"虽然眼前这道士跟"神仙"二字根本不沾边，更像是妖魅，但他嘴里只是连声叫个不迭。

道士又是淡淡一笑，又向王五二走来。王五二已吓得腿都软了，哪里还能动弹，那道士到了他跟前，却温言道："起来吧。"

那道士口气温和了许多，王五二这才定了定神。他哪敢不起来，只是腿脚无力，站起来仍是身体发颤。道士摇了摇头，道："解开衣服吧。"

一听要解开衣服，王五二险些又要哭出声来。他道：“神仙爷爷，这个……”道士有些不耐烦，喝道：“你解不解？”

被这道士一喝，王五二哪里敢不解。他如同被蛇盯上了的青蛙一般，战战兢兢地解开前胸衣服，露出胸膛。刚一解开，那道士手指忽地在他前心一点。这一点极轻，王王二根本没感到疼痛，但他浑身一颤，直如被判了斩立决，险些儿也要屎尿齐流。但那道士只是在他肩头拍了拍，道：“你叫王五二是吧？”

王五二看看前心，那红点仍然浮在皮肤上，像是用漆点的一般，却并不曾没入皮肉中。他筛糠也似地抖，苦着脸道：“神仙爷爷，小人正是王五二。”

“去见见那无心道人吧。”道士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王五二兄，只消你能将那无心道人带来此处，我便消去你的噬心蛇。”

王五二见到一线生机，没口子道：“是，是，神仙爷爷，小人定将那小杂毛绳捆索绑，带来此处。”

话刚出口，猛然间想起眼前这人也是个杂毛老道，吓得面如土色。那道士却不以为忤，只是微微一笑，道：“这个就不必了。你只消上前拍拍那无心道长肩头，跟他说，净海王设宴，请他前来赴宴，便行了。别忘了，拍拍他的肩啊。”他又笑了笑，道：“另外再告诉你一句，这噬心蛇在两个时辰里就能自行攻心，你想解开也有个法子，便是拿把刀把这块皮肉挖下来，连心也挖掉一块便可，哈哈。”

这道士笑得极是欢畅，王五二却觉得浑身冰冷，苦着脸道：“是，是。”

第四章 魔物来袭

无心捧了七八个果子跟着莎琳娜上船。莎琳娜恼他方才又涎着脸向那卖果子的冰冰姑娘搭讪，故意买了足足几十斤水果，还尽是榴莲波罗蜜这些带刺大个头水果让无心抱着，一路却理都不理他。到得船上，无心将那些果子往墙角一堆，苦着脸道："莎姑娘，你还要生气么？"

莎琳娜扭过脸不理他。无心拿了个山竹，笑嘻嘻地道："莎姑娘，我知道你在怪我跟那冰冰姑娘说话。只不过一句话么，别那么小心眼了。"

莎琳娜怒道："也不看看你方才什么样子，看见人家姑娘好看，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无心忙道："天地良心，她哪有你好看。你眼睛比她大，皮肤比她白，头发比她……那个长。来，吃个山竹吧，这果子冰冰凉凉，甜甜的很好吃。"他捏破了手中的山竹果，涎着脸递到莎琳娜嘴边，拿腔捏调地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小道说的句句是真。今生今世，只娶莎姑娘一个！"他虽然也是出家人，不过他出身正一道，正一道的道士名谓"火居道士"，喝酒吃肉嫁娶一概不忌，与在家无异。至于"不打诳语"，那更是无心做不到的。无心见莎琳娜仍然扭着头在使小性子，索性做个十足，扑通一下跪倒，拿着调子道："娘子，你吃了我这山竹果吧。"

这是顺着《活捉张三郎》里阎婆惜勾引张文远的戏词说的，莎琳娜当然没看过这部戏，见无心说得有趣，"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无心见她笑了，心知已到火候，正要再粘上去，门忽然"砰"一声被推开了。无心吃了一惊，一跃而起，挡在莎琳娜跟前，喝道："什么人？"

方才他还一副嬉皮笑脸的惫懒模样，眨眼间便如换了个人。门开了，进来的却是个水手。一见无心，这水手叫道："无心真人，谢天谢地，你总算在这里。"

这人跑得满头大汗，无心认得他是方才随陈耠一同去拜谒那个什么净海王的其中一个水手，道："老哥，有什么事么？"这水手突然冲进来，吓了他一大跳，他自然也没有好脸色了。

这水手咽了口唾沫，道："无心真人，是这么回事，净海王听耘公说起真人之事，大为赞赏，想要结识无心真人，请你前去赴宴。"

一听"赴宴"二字，无心登时来了兴头，道："是么？净海王府远不远？"

"不远，不远，"那水手听得无心要去，长吁一口气，"无心真人，净海王与耘公都已等急了，快点走吧。现在起了风浪，船上也很不舒服，净海王还说要大大赏赐于你。"

无心道："那好。老哥，怎么称呼？"

那水手似是急不可耐，见无心还在唠唠叨叨地说着什么，忙道："我叫王五二。真人，快走吧。"他想起那道士所言，上前一步，便想来拍无心肩头，身后忽然有人叫道："五二哥，你怎么回来了？"

那是小汪。小汪从他伯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见到说单马锡十分繁华，大有兴趣，可下船一看，不过是一个寻常小港口，居民也以中原人居多，不禁大失所望。他还是初次出海，囊中无钱，也不能在岸上买笑买醉，便早早回来了。上了船，却见王五二回来，便叫了他一声。他与王五二很是相熟，便伸手来拍了拍王五二肩头。哪知他的手刚拍到王五二肩上，却听王五二惨叫一声，前心忽地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裂体而出，直向前面飞去。

那是一条黑白花的大蛇！

王五二正对着无心，这条大蛇冲破王五二前心衣服，直扑无心面门。眼看便要咬到无心了，无心右手食中二指往袖中一探，已摸出一张符纸。这符纸贴在他的掌心，一把握住了那条长蛇的七寸，左手戟指喝道："天雷赫赫，龙虎交兵。日升月落，照我分明。天兵天将，符到奉行。五雷兵马雷电大将军，急急如律令！"

咒声甫落，他的右掌中忽地闪过一抹电光，那条长蛇被这道电光一激，一下伸得笔直，发出一股焦臭，被烧得化成一团血污。这是正一道五雷破的五雷太乙咒，王五二过来说什么净海王有请，无心实是将信将疑，但还没有多想。若不是那水手先行拍了王五二的肩头，只怕措手不及之下，便要着了道儿。

小汪已吓得张口结舌，他做梦也想不到拍一下肩头居然拍出这等祸事。见无心思虑了那蛇，他这才结结巴巴道："道……道长，五二哥

是怎么了？”

王五二前心破了个伤口，血却流得不多。无心吹了一下掌心，他的掌中腾起一团小火，那团血污一下烧得无影无踪。他又摸出一张符纸，手一抖，这符纸眨眼间燃尽，将纸灰往王五二伤口一洒，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五二已倒在地上。只是他尚存一线神智，听得无心的声音，惨然一笑，道：“道长，快……”只说了这三个字，便已没气了，也不知要快些什么。

小汪在一边惊叫道：“道长，你快救救五二哥吧！”他的声音已是不住发颤。无心拉开王五二衣服看了看，摇了摇头道：“不成了，他中了邪术，浑身精血都化成这条毒蛇，已是没救。”

船上还有几个留守的水手，听得惨叫声都跑了过来。见此情景，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小汪指手画脚地解释了一通，一边说，一边牙齿还咯咯作响。有个年长的水手皱着眉头过来道：“仙长，耘公会不会出事啊？”

无心喃喃道：“只怕，那个使摄生咒的妖人也在此处。”他忽地站起来，道：“马上开船吧，这地方不能呆了。”他见王五二所中妖法与中原所传大有不同，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现在对方实力自己毫不知情，全无胜算，他马上就打了个掉头逃跑的主意。

那水手没想到无心想出这般一个主意，吓了一大跳，道：“这个……这个似乎不成。现在外海有风浪，补给也没运完，再说，耘公也没回来。”

无心叹道：“那妖人的法术我闻所未闻，极是厉害。他们既然找上我们了，惹不起，还躲不起么？趁他不曾杀来，还是快走吧。”

他话音刚落，眉头忽地一皱，低声道：“船上还有旁人么？”

那水手听他声音有异，左右看了看，道：“留船上的都在这里了。”

无心哼了一声，左手极快地探到背后，在剑鞘上一弹。“呛”一声，长剑脱鞘而出，他右手一把抓住剑柄，猛地向身后的船舱板壁刺去。造船用的木头都极为坚实，缝隙也用油灰、麻屑填充，无心的长剑却如同刺入软泥，透壁而入。旁人也不知他在做什么，见他突如其

来，一剑刺穿板壁，都“啊”了一声，一个个又惊又佩。哪知佩服的话还没出口，无心却如遭电击，浑身一下缩成一团，猛地弹了出来，摔倒在地。

莎琳娜见他受伤，吃了一惊，抢过去扶住他道：“无心，你要不要紧？”

无心躺在莎琳娜怀里，虽然浑身酸痛，却是笑了笑，道：“没大事。”这时外面忽地传来一声水响，他翻身跃起，叫道：“别让那妖人跑了！”

有个胆大的水手已冲了出去。刚转到外面，便听得他惊叫道：“有血！”那些水手闻声全都跑了过去，无心也要去，莎琳娜拉住他，道：“小心点。”

无心听莎琳娜柔声关切，骨头都要酥了，伸伸手道：“不要紧，他斗不过我。”手一伸，自己却也吓了一跳，掌心竟有一个淡淡焦痕。他正在发愣，却见小汪跑过来叫道：“仙长，你快来看看！”无心从板壁上拔出剑来，道：“莎姑娘放心，我豁出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你安全。”

莎琳娜看着他，柔声道：“傻瓜，你没了性命，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路上无心疯话不断，恨不得能早些与莎琳娜花好月圆，两全其美，只是莎琳娜对他虽然温柔，却很少说这等话。听莎琳娜这般说，无心欢喜得快要晕了，道：“当然当然，莎琳娜放心吧。”他将长剑插回鞘中，兴冲冲地跑了出去。

上了甲板，却见那些水手围在船舷边。见无心出来，那老水手道：“仙长，这儿有一摊血。”

那里便是莎琳娜座舱的外壁，板壁上还有一个剑孔。在这剑孔周围，有一摊未干的血迹。见了这摊血，无心大为得意，道：“哈，那妖人受了重伤。”方才他察觉外面有异，以五雷破附在剑上打了个出其不意，哪知那人功力非凡，他的雷咒居然被反激回来，以至于掌心灼出焦痕。他大为不安，但看来那人多半也没讨得什么好，受伤远比无心重，无心的信心登时回来一多半。

那水手道："仙长，那净海王不尴不尬，定是妖人。仙长神通广大，除恶务尽，千万要救救耘公则个。"与陈耠一同前去拜谒净海王的几个人，除了王五二，连一个都没回来，大家都知道出了事。净海王虽然也只是个草头天子，可势力仍然不是蓬莱号这等商船可以相抗的。如今也是病急乱投医，那妖人不是无心的对手，有这道士出头，说不定还有挽回的余地。

无心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水手，心中一动，叫道："不错！上天有好生之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才是我出家人的本分，小道不才，这就去那净海王府相救耘公。只是，敝派祖师有训，法不空施，不然不灵验的。这个么……"

那些水手见他说得慷慨激昂，血为之热，不料三句话一过，居然又要开出价钱来了，不由面面相觑。那水手看了看周围同伴，忽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边上的水手也随着他下跪。无心吓了一跳，道："这是做甚？"

那水手道："仙长，我等都是粗人。要多少银两我们即刻去凑，若是不够，日后再还。耘公对我们很厚道，千万请仙长救拔则个。"

跑海路赚头不小，这些水手除了小汪这等新来的没什么积蓄，别人哪个没有三两五两白银。这个水手在留守船上的这些人中颇有威信，旁人见他带头，也将身边的银两拿了出来。无心见他们一个个捧起白花花的银子，心花怒放，正待笑纳，却听得莎琳娜道："不用太多，有这一块就够了。"

莎琳娜也已出舱来。她走到无心身边，拿起的一块不过一两有余的碎银子。无心正待说不够，那水手倒先怔了怔，道："姑娘，只消这一块么？"

莎琳娜面色十分凝重，却不回答，只是问道："先生，船上可有银匠？"那水手不知她所问何意，道："有，有，我就是化银子的。姑娘要做什么？"商船行走诸国，通行的便是银子。只是收来零碎银子的话一来不好收藏，二来也容易丢失损耗，因此船上必配银匠，可以随时将银两熔成元宝，这水手正是做这事的。莎琳娜道："银能辟邪，先生请你给我铸二十颗弹丸，和这一样大。"

她从怀里摸出一颗银丸。这一颗也就五六分重，二十颗加起来不过一两有余。那水手这才明白无心用意，道："仙长和姑娘真是慈悲为

怀，万家生佛，我马上便做。”心中忖道：“我也真够浑，原来仙长要银子是为降妖除魔，我还以为他贪得无厌呢，但愿他不要生气才好。”

无心眼睁睁看着那些水手将银两收好。这些银子或多或少，加起来也有二三十两，见他们收好真如挖他心头肉一般。但这话是莎琳娜说的，自己总不能说银弹丸不够，非要这些银子全拿来不可。等那水手拿着银子去冶炼，他跟着莎琳娜回房，一进门便道：“莎姑娘，真要去净海王府？”

莎琳娜也不回头，只是道：“我担心……恐怕是铁希来了。”

无心诧道：“铁希是谁？”

铁希本是数十年前从欧洲来中国的一个传教士，后来入了魔道，成了吸血鬼，与一个邪教九柳门联手想要夺取在泉州城外胜军寺中镇压的魔物。然而此事尽在密宗三圣掌握之中，密宗三圣定计让无心将九柳门引出，结果魔物附在了胜军寺住持五明身上，九柳门也因此被密宗三圣一举摧毁。

铁希与九柳门名为联手，实际却互不信任，当时铁希被九柳门擒获，然而九柳门被摧毁后，魔物反被铁希带走。莎琳娜东来也正是为了这魔物，当时只道已经毁在九柳门与密宗三圣最后一役中，但她方才查看舱外的血迹，分明与当初铁希留下的相似，不像寻常人的血液，心中不免惊慌。无心那一次与五明和九柳门诸人都恶斗过一场，却不曾与铁希打过照面，不知此人是谁。

莎琳娜道：“铁希是一个魔鬼。你还记得那个胜军寺里光头的修道士么？”

佛罗伦萨当然没有和尚，不过欧洲有一种修道士，是把头顶剃光，只留一圈头发，身上也穿长袍，与和尚颇为相似，在莎琳娜心目中，胜军寺的住持五明当然就是一个“光头的修道士”。无心怔了怔，马上省得莎琳娜说的是五明。那时五明被魔物所侵，变得极其凶残，无心与五明恶斗，实是九死一生，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他道：“你怎么知道那个铁希也在这里？”

这时莎琳娜从包裹里取出一个圣光。圣光是基督教的一种圣器，这圣光是当初莎琳娜的叔叔唐德洛？德？美第奇带来中国的，也是莎琳娜驱邪的用具。莎琳娜拿了块软布将圣光细细擦拭了一下，放在案头，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喃喃地念着主祷文。她才念了两句，那圣

光上一块宝石忽地放出一丝微弱的光来。莎琳娜一见，连主祷文也没念完，便已动容。无心不知所以然，道："怎么了？"

莎琳娜看了看四周，低低道："那魔鬼真的在这里！"

莎琳娜东来时，是由家臣索尔谛诺陪同，但索尔谛诺正是死在铁希手里，而当时铁希还不曾得到胜军寺的魔物，索尔谛诺也殊非弱者，但还是丧生在铁希手下。在胜军寺时，因为后来有官府出面，莎琳娜已无法细查，但她总觉得铁希应该还在世上。她一看到那摊血迹，就差点惊叫起来。此时以圣光确认，发现所料不差，这里果然有一个魔物。果然在这里。无心吓了一跳，道："还在这里？"

莎琳娜道："现在也不知道。"她也仍然不敢确实，如果是铁希的话，无心的剑应该伤不了他，但舱外有血迹，险些那人被无心刺了一剑，吃了点亏。她想来想去，仍然想不通缘由，只是不管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铁希，从圣光的反应看来，纵然不是铁希，也不会比铁希弱。她知道无心的本领虽强，却对付不了铁希这种吸血鬼，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忽然听得无心低低道："莎姑娘，那个魔鬼难道比五明还厉害？"

莎琳娜点了点头，道："如果真是铁希，他是个吸血鬼，附上了恶魔的话会比那个五明厉害得多。"

无心怔了怔，忽然压低声音道："莎姑娘，那我们快些跑吧。"他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寻常妖人，没想到居然是胜军寺的魔物。他父亲鸣皋子跟他说过，胜军寺的魔物即是上古六大神兽中的白虎煞，极其厉害，方才的一腔雄心登时抛到了九霄云外，已打了个逃跑的主意。

莎琳娜却微微一笑，道："你真会说笑话。"她忽地站起来，理了理鬓边金发，柔声道："谢谢你。这魔鬼虽然厉害，但有你帮助，我一定能驱除他。刚才我给你那支马达发呢？"

无心从怀里将那支火铳掏出来还给莎琳娜。在胜军寺无心与五明一战后，他也知道以自己功力根本无法与附有白虎神煞之人相抗。莎琳娜如此忌惮那个叫铁希的人，此人本领只怕更强。他原本就没什么铁肩担道义的想法，旁人的死活在他眼里，比自己跟莎琳娜可是远远不如了。所以他方才说要逃，哪里是在说笑话，实实在在说的是真话。哪想到莎琳娜居然当他说笑话，他只得讪讪一笑，道："难道真要去与那净海王理论？"

莎琳娜正在擦洗火铳，眉头一扬，道：“不管如何，我一定要去看个究竟。无心，你陪我去吧？”

到了这时候，无心哪里还能说不去。他道：“当然，龙潭虎穴我也要闯闯了。”说得虽然豪迈，脸上却不由自主地露出惶恐。

他话音刚落，桌上那圣光忽地又是一闪。

第五章 净海王府

这一闪虽然微弱，但比刚才却要亮一些。无心也注意到了，小声道：“莎姑娘，是不是那铁什么的来了？”

他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莎琳娜皱了皱眉，低声道：“不知道，去看看吧。”若真是铁希到了，这圣光会有感应，但现在的感应十分轻微。她与无心两人在船上走了一圈，蓬莱号终究只是一艘船，找了一圈也不见有异样。莎琳娜道：“看来没有来，我们还是去看看那银弹丸有没有做好。”

此时海上已起风浪，这场风暴也不算太大，不过单马锡是个良港，这里还算平静。无心和莎琳娜两人到了工房里，只见那些水手都在这儿忙碌，那个会冶银子的水手正盯着化银的坩锅。要铸银弹丸，必须先做一个蜡油模子，再将这模子埋在石英细沙中，打实后加热，等蜡油融化流出，便成模具。莎琳娜要做二十颗弹丸，也只有这一步最烦，别个都不难。那水手已将模具做好，见莎琳娜和无心进来，抬头道：“仙长，那银弹丸马上就好了。”

无心正待说什么，头顶忽地传来一声嘶叫。声如裂帛，极是难听。无心吓了一跳，道：“这是什么？”

那水手也没在意，道：“那是信天翁的叫声。”

无心道：“是那种很大的水鸟么？”

“是啊，想必是被风吹得飞不动了，落下来歇歇脚。”

这时坩锅中的银子已经开始化了。那水手用一把铁钳夹起坩锅，开始往模具中倒去。烧化的银水流入模具中，白烟腾起，“嗞嗞”有声。无心忽然道：“莎姑娘，我上甲板看去。”莎琳娜正看着那水手做银弹丸，也没在意，只是道：“小心。”

无心上了甲板，刚一探头，便见有一只大鸟蹲在甲板上。他这才放下心来，道：“真是信天翁。”刚要回房中，忽然心中一动，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又回头看了看。

信天翁他也见过，眼前这只信天翁与往常见过却有些不一样。此时风浪之声甚大，蓬莱号也在摇摇晃晃，人在甲板上都不太稳，但那只信天翁蹲在地上动也不动，倒像是泥塑木雕。他伸手拔出剑来向前

走去，到得近前，那信天翁仍然不动。他心知不妙，伸剑过去戳了戳。剑尖触到，那信天翁仍然不动分毫。无心心一沉，一把抓住鸟脖子拎了起来。一拎之下，却觉出奇得轻，他定睛一看，这才发现鸟肚子上有一条破口，鸟身中竟是空的。

这信天翁不小，两翅张开大概有好几尺，但毕竟是只鸟而已。无心一阵茫然，虽不知是怎么回事，却也知道不对了。正在这时，只听得莎琳娜一声尖叫，他心头大急，正要冲下去，身边的一块舱壁忽地裂开方方一块，一个黑影直冲出来。

这黑影个头不小，手中抓的正是莎琳娜。无心大急，喝道："什么人！"长剑一振，已平平刺出。这一剑如电光石火，正中那黑影肩头，哪知那黑影浑若不觉，闪电一般跃入那信天翁的尸身中。甫一合体，那信天翁忽地双翅一展，竟然离地而起，飞了起来。

果然是邪术！无心看得目瞪口呆，这才知道为什么方才一直找不到那妖人。信天翁力量不小，三四十斤的大鱼平时都能从水中一举抓出，这只信天翁力道更大，但莎琳娜总有个七八十斤，那信天翁已慢了许多。无心心急如焚，自己明明一剑刺中了这黑影，剑尖也有血迹，但这黑影浑若不觉。

风已很大，这信天翁借着风势，眨眼已升起两三丈高，无心本事再大也跳不了那么高，正在六神无主之际，忽然记起莎琳娜说过吸血鬼怕的是银子。从陈耠那里赚来的三十两银子他放哪里都不放心，一直都掖在怀里，情急之下，探手摸出，连着包裹一起掷上。

三十两银子，快有两斤重。武林中有所谓"斤镖"，每支镖重达一斤，这三十两银子对于无心来说倒不算太重。风虽大，却吹不动这近两斤重的东西，信天翁飞得还不是甚高，银包"啪"一下，正中那信天翁左翼。虽然只是软软的羽毛，但那布包却如同碰到了锋利的刀片一般，登时被割得粉碎，里面几锭银都四散纷飞。这几个小元宝无棱无角，但那信天翁却如被利斧猛劈，去势已竭，羽毛纷纷飞扬，直摔下来。

无心见银子四处散落，正要去抢，耳中却听得莎琳娜一声尖叫，却是那信天翁受了伤，抓不住她了。无心未及多想，一个箭步冲过去，一跃而起，一把揽住莎琳娜，那些小元宝叮叮咚咚全掉进了海里，一个都拣不回来了。

无心怀里还抱着莎琳娜，虽是软玉温香，但三十两银子可全都付诸水流。他怒不可遏，左手还抱着莎琳娜，右手将长剑一扔，极快地往怀里一探，摸出一张符纸往空中一扬，又一把抓住那把剑，一把刺中那张符纸，喝道："唵吽唎吒唎喧轰火雷大震摄！"

这是玉霄太素天辖咒，乃是神霄雷法九天心咒中的第八种。只消能击中，那对手便如被无形枷锁锁住，再逃不脱了。无心动作极快，手一伸一缩，玉霄太素天辖咒发出，这才落到甲板上。长剑一刺入符纸，剑尖立时暴出一团火花，疾射而出。只是他是在空中施法，仓促之下，哪里还有准头，这道火光射出，堪堪击中那信天翁，却只是擦身而过，那只信天翁在空中一个转折，已展翅远飏，眨眼连影子都没了。

这时船上的水手也已冲了出来。他们方才都在帮忙铸银弹丸，突然有个黑影扑入，抓了莎琳娜便跑，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等冲出来，已见无心将那妖人击退，把莎琳娜夺了回来。他们又惊又喜，心想这小道士本领果然高强，陈耠纵然被净海王抓住，总也可以脱险，纷纷上来。小汪更是劲头十足，叫道："仙长，好本领！"

无心苦着脸道："好什么，我的银子啊！"方才见莎琳娜危急万分，他顾不得多想，出手便将银包掷出。一掷出就有点后悔，古人说一掷千金，那说的是花钱大手大脚，他想到自己方才居然把三十两银子当暗器，只怕是有史以来最为阔绰的暗器了，虽然莎琳娜终于脱险，可是这三十两银子也已丢了，心里没半点高兴。他把莎琳娜放下，道："莎姑娘，你没事吧？"

莎琳娜身上倒不曾受伤，但那黑影突然出现将她擒走，她也看得清楚，只怕铁希也没这等本领，倒更似无心那种异教徒的秘术，若非无心出手迅捷无比，自己真要被生擒而去。

她在无心跟前一直沉稳之极，但终究还是个少女，此番遇险也已吓得惊魂未定，只在强自支撑而已。她喘息了两下，心道："他可别害怕了。"莎琳娜也知道无心胆子其实并不算大，又不肯做亏本生意，生怕他就此一蹶不振，真个要逃，勉强道："不要紧。"她顿了顿，道："那人很厉害，我怕……"哪知无心没半点害怕的意思，恨恨道："别怕，那该死的妖人，我非和你斗个真章不可！"先前他却不过莎琳娜情面，这才答应要和那妖人一斗，其实心里一直打着一旦不

胜，马上掉头就跑的主意。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那妖人害他丢了三十两银子，又想将莎琳娜捉走，这可是泼天也似的血海深仇，纵然真是龙潭虎穴也闯定了。

莎琳娜皱了皱眉，道："这人似乎并不是铁希，只是……"她话还没说完，那个铸银弹丸的水手已奔了上来，叫道："姑娘，你没事吧？"见莎琳娜和无心并肩而立，这才放心，道："姑娘，那银弹丸都已成了，我们现在就去吧？"

陈耠平时对人很是忠厚，那些水手与他名为主佣，实在颇有情谊。陈耠被净海王扣下了生死未知，现在也唯有靠无心和莎琳娜才能救他回来。如果无心斗不过那妖人，那这事也就一拍两散，再没想头。现在无心能一举将妖人击退，胜算就不小了，因此他见莎琳娜没事，心里欢喜比无心更甚。

那些银弹丸刚取出来，还有点烫，他放在一个青布袋里。莎琳娜接到手中看了看，这水手的手艺不差，二十颗银弹丸铸得溜光，与莎琳娜拿来做样的那颗一般无二。她笑了笑，道："谢谢你了。"莎琳娜不像无心有一身武功，靠的就是那两柄火铳。一路远来，弹丸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补充了这二十颗，底气登时足了许多。她将一支火铳交给无心，数了十颗银弹给他，道："这支马达发你拿着吧。"

无心已不敢托大，接过来道："那你呢？十颗弹丸够不够啊？"

莎琳娜道："我有一支就够了。"她皱皱眉，又道："假如真是吸血鬼，恐怕我们不会有太多机会。"

无心诧道："怎么了？"

"银弹虽然能让吸血鬼受伤，却杀不了他。如果不及时将他抓住，他逃起来我们便追不上了。"

无心想起方才那妖人动作快捷异常，而且居然可以将身体化入信天翁中，透着说不出的怪异，心道："这些蛮夷可当真古怪。"只是他心痛那三十两银子，报仇心切，何况陈耠很大方，将他救回来的话谢礼定不会少，这一趟险要冒也值得。

天已经黑了。现在海上有风浪，水手大多在岸上歇息，蓬莱号上闹得天翻地覆，边上的船只竟没有察觉。无心收好火铳，道："谁领我去净海王府？"

一听要个人带他去，那些水手都面面相觑。他们自然希望陈耠安然归来，但方才那妖人来无影去无踪，实在叫人害怕，若是为了陈耠送掉自己性命，他们也都不愿。

正在一片沉寂中，小汪忽然道："我领仙长去吧。"是他拍了王五二一下，结果王五二因此丧命。虽说不是他杀的，却也是因他而死，小汪心中很是内疚，见其他水手听说要到净海王府都面有难色，便抢过话头。那个冶炼银子的水手道："小汪，你识得路么？"

小汪道："我认得，方才耘公指给我看过。仙长，快下雨了，我去拿两把伞。"海上风浪越来越大，天色也越发暗了，看样子是马上便要下雨。无心点了点头，道："莎姑娘，我们走吧。"

他们刚下得船，雨便已下起来了。单马锡气候炎热，雨水极多，这一场雨又急又大，港口里那些做生意的一个个急着收摊，一通乌乱。幸好小汪已带了伞，三人撑开了伞，挤在人群中。

走到一家客栈前，无心忽然道："等我一下。"他急匆匆跑了进去，莎琳娜也不知他在搞什么，莫名其妙地站住了。无心进去得快，出来得也快，不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他走到莎琳娜身边，小声道："莎姑娘，我给你包了个房，在天字三号房。"

莎琳娜一怔，马上省得无心的意思，道："你要一个人去？"

无心微笑着点了点头，道："莎姑娘，那妖人道行不浅，我心里也没底，你去了那儿，只怕我要分心，所以不如我一个人先去看个究竟。"

莎琳娜知道无心有点好吹牛，但见他直承心里没底，仍然要孤身犯险，鼻子一酸，险些落下泪来，道："你一个人不要紧么？我要跟你去。"

无心握住她的手，道："放心，就算我本事不及他，但逃跑的本事却肯定比他大。你要去了，我还要照顾你，反倒逃不了。现在我去看个究竟，万一真的对付不了他，再来叫你也不迟。"

莎琳娜被他逗得笑了。无心这话倒也有理，只是她又怕他嘴上说得响，问道："你不会现在就想逃吧？"

无心干笑了一下，道："某之不堪也不如是之甚。"他掉了一句文，却见莎琳娜不知以对，心知她听不懂，便柔声道："你也别把我看

得太糟了，我答应下来的事，就一定会做到的。”

无心向来都没什么正经，但说这话时，却大有神采。莎琳娜看着他的样子，低低道：“对不起。”她踮起脚，飞快地在无心颊边亲了一下。伞张得大，旁人也看不见，无心却觉一颗脑袋像是烧了起来，登时乐不可支，道：“好吧，那我就走了。”他走了一程，回头看了看，却见莎琳娜仍站在那客栈门口，张着伞看他的背影。

大风将莎琳娜的斗篷风帽也吹开了，露出一头金发，在客栈里映出的灯光下闪闪发亮。他自幼在龙虎山上长大，后来浪迹天涯，从来没有谁这般等候过他。此时看着莎琳娜的身影，他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暖意，鼻子一酸，险些便要落泪。嘴里哼哼着转过头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心里仍是又痛楚又甜蜜，可哼着的却是那《十八摸》调子的“你是我的玫瑰花”一类。

走了一程，前面是一条窄窄山路。雨下得不小，这条路被雨淋得稀烂，很不好走。无心有点不耐烦了，道：“这净海王是什么王啊，怎么住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小汪道：“仙长，耘公说，这净海王是前朝宋室的宗室，南逃来到此处，也快有一百年了，不是当今万岁爷封的。”

他们已走到门前。这净海王府听起来威风，也就是个寻常的宅院。因为天在下雨，大门紧闭，连个人影都不见。无心走到门前，用力拍了拍门，高声道：“有人没有？”半晌，里面才传来一个人的声音：“什么人啊，今天太晚了，明日清早吧。”

门“呀”一声开了，应门的是个老头，也不知有多少岁了。无心来势汹汹，却没料到开门的会是这般一个老头。他弯腰行了一礼道：“老丈，贫道无心。我们船东陈耘先生前来拜见净海王爷，却不见回来，请老丈通报则个。”

那老头一怔，道：“哪有什么人来过，大王今天外出狩猎，到现在还没回来。”

老头说得理直气壮，无心不由一怔。虽然句把假话对于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但这老头说得太不假思索、斩钉截铁了，纵然是他也觉得这老头并不是在说谎。他看了看这老头，一边小汪急道：“那我家耘公来拜谒净海王爷，到底是谁见的他？”

这老头脾气甚倔，道："我老田头看了几十年的门，说没见就没见，你二人多说些什么。"

正在争执，远远地却听得一声怪叫。无心吃了一惊，身子一缩，正要拔剑，那老田头却露出喜色，道："大王回来了！"

无心诧道："这是净海王在叫么？"

老田头大为气愤，喝道："胡说八道！这是大王的坐骑罗迦那在叫，那是暹逻王送给大王的。"

正说着话，从一边山道上已远远出现几点火光。雨下得甚大，那几点火光仍是不紧不慢，看来甚有排场。无心听着远远传来的脚步声极是沉重，忖道："那个罗迦那是什么东西？"有心问问那老田头，可是这老头脾气大大不好，再多嘴更要被他臭骂几句。他伸手在嘴里沾了一下，默默念了几句咒语，将手指在双眼眼皮上一抹。

这是道家的开天目，与密宗六神通中的天眼通有异曲同工之妙。无心的功力自然远远没到开天目的程度，不过如此一来目力也能瞬间增加数倍。借着一眨，他看到暮色中有一队人，正中却是一只异兽，肥肥大大，一根长鼻子。他这才恍然大悟，心道："原来那罗迦那是头大象。"只是见净海王真是方才回来，他不由大为踌躇。假如不是净海王害了陈耠，那现在陈耠数人又在哪里？

这时那队人已越来越近了。这队人的人数也不多，只不过二三十个，看来净海王的近卫军也就那么多人而已。人数虽少，派头却不小，老田头将两扇门都拉开了，道："快点闪开，别挡道，大王要进来了。"

无心刚闪到一边，那头大象已到了门口。大象身上装着一顶软轿，里面坐了几个人。那头象十分高大，足足比两个无心还高，也看不清楚面目，只能看到软轿里坐了两个人，一个身材极为高大，另一个却娇小纤弱。无心心道："那块头大的定是净海王了，另一个是他宠姬还是谁啊？"正想着，却听一边传来一声清嗽，有人道："老田，是什么人夤夜来此？"

这声音极是清雅，老田头登时收起了那副架子，躬身道："国师，是两位中原来的船客求见大王。"

那人笑了笑，道：“都这么晚了还过来么？老田，人家心慕王化，不远万里而来，纵然时候捡得不对，你也不该请他们吃闭门羹吧。”

一个穿着青布道袍的道士从那头大象另一边走了出来。这道士打着伞，年纪也不到三十，面如冠玉。别个卫士全都一身泥水，这道士身上却无半点污迹，望之当真如同神仙中人。小汪一见这道士，肚里不由将他与无心相比，心道：“这位道爷才当真是仙长呢。”无心本事虽大，但动不动就要钱，还带了个色目少女出海，实在不像个神仙。

无心也没想到这里也有个道士。他正了正袍子，道：“贫道无心，见过道兄。”

那道士显然也没料到找来的会是个道士，一般怔了怔。无心持伞背剑，看去大不寻常，他抢到门口，打了个稽手，道：“恕我眼拙，不知道兄是何门何派？”

无心心里打了个突，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出身正一道，但当今执掌正一道的天师张正常认为无心是害死前代天师张正言的罪魁祸首，发下鹤羽令要天下道门中人追杀无心，无心走投无路之下这才跟着莎琳娜远走海外。听那道士问自己师承，他顿了顿，道：“好叫道兄得知，贫道龙门派全真，道号……无心子。”

龙门派是全真教丘处机一脉，在全真七派中最为兴旺。全真教与正一道南北并峙，天下道士，非全真即正一，无心怕正一道的鹤羽令传到这个地方来，只得捏造了门派。只是他心向本门，“无心”这个道号还是伯父张正言给他取的，实在不愿连名字都换了。

那道士一听，动容道：“原来是全真师兄，久仰久仰。贫道天师嫡派门下荀明赞，见过无心子师兄。”这荀明赞极有礼数，明明他比无心要大得多，但一口一个“师兄”，极是恭敬。

第六章 婆摩罗耶

一听那荀明赞自称“天师门下”，无心险些惊叫起来。正一道发鹤羽令要他的性命，他逃都来不及，哪知道居然在这海外小国碰到了同门。只是他马上又镇定下来，当初宋室崇道，宋亡之时，不少羽士也随军远遁，这荀明赞只怕也是百余年前随那净海王先人逃到此处的道士后裔。他心道：“这荀明赞自称是天师嫡派门下，不知是哪一代天师门下？”宋亡之时，正是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荀明赞只怕便是张可大的徒孙了。他本来已准备大打出手，哪知荀明赞如此客气，现在哪里还能动手，心里也直打鼓，忖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从象背上传来一个人声：“荀真人，请他们进去说吧。”这是个女子的声音，软媚入骨，无心大吃一惊，心道：“她……她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是净海王的宠姬，只怕没这么大的胆子，定然是净海王的公主了。他肚里极快地寻思，此时那队人已进了宅院，荀明赞回头道：“道兄请。”

进了门，那头大象走到廊下，乖乖地蹲了下来，几个侍卫撑着黄罗伞，拿着把木梯靠到象身上，那个女子先走了下来。在门口看不真，这里有灯笼点着，看得清楚了不少。此时一见，这女子艳丽非常，竟是个天下少有的美人，无心一见，心里赞道：“颠不刺地见了万千，这等可喜娘庞儿罕曾见！”这是《西厢记》杂剧中张生见莺莺一段唱。

王实甫《西厢记》流传极广，元时几乎人人都会哼几句，无心这出戏也看过几遍，这几段戏还有张生跳粉墙，“露滴牡丹开”一类，肚里更是熟之又熟，险些儿便要冲口而出，幸好悬崖勒马，硬生生吞了回去。他直勾勾盯着这女子，后面下来的那净海王连看都不看了。

这时小汪忽地低低“啊”了一声，想必也是被那女子惊呆了。无心这才回过神来，心道：“该去拜见一下那净海王。”他抖了抖袖子，走到净海王跟前一躬身，打了个稽手，道：“大王，贫道无心，自中原而来，见过大王。”

他甫弯下腰去，却听得那女子“嗤”一声笑，道：“荀真人，这位道长眼神有些不济啊。”她的声音又软又媚，听起来当真妥帖舒服。无心不明所以，抬头一看，吓了一大跳，却见那个净海王一张脸凹进凸

出，满脸都是毛，倒有七分像是鬼怪。他看了看一边的荀明赞，荀明赞已走了过来，向那女子道："大王，这位无心道兄是全真教门下。"他一边躬身，一边低低道："道兄，你弄错了，那是大王养的山魈。"

山魈即是大猩猩。中原不出猩猩，无心也没见过。他这才知道那女子就是净海王，嘻嘻一笑，没事一样转向那女子道："大王，小道远来，得见大王风姿，实是三生有幸。"

那女子捂住嘴笑着，这时那山魈凑过来，她捋了一下山魈身上的毛，将沾上的雨水擦掉，道："先进去吧，我都饿死了。道长，我们边吃边说吧。"她说话时也是笑眯眯的，无心如坐春风，也笑眯眯地道："恭敬不如从命，大王请。"心道："我听得宋室崇理学，男女七岁不同席。这净海王也算宋朝宗室后裔，怎的没半分道学气。"他却不知这净海王避居海外至今已有百年，与中原久无往来，不然也不会破例让一个女子继位了。而这女子生母乃是单马锡土人，性子也与中原女子大相径庭。

小汪在一边听无心笑眯眯地跟那女子搭话，半句都不提陈耠之事，急得捅了捅无心，小声道："仙长，耘公的事……"无心一凛，正色道："回禀大王得知，贫道是乘坐陈耠先生的蓬莱号而来。陈先生下午便来拜谒大王，却一直不曾回来。贫道受托，前来接他回去。"

那女子捋着那山魈毛的手忽地停住了。她看了看荀明赞，道："下午有人来过么？"

老田正在掩门，闻声道："大王，老田头一直在这儿，从没见人来过。"

小汪急道："我见耘公明明进来拜谒净海王爷的，门口还有两个卫士，怎会没来过？"他还要再说，荀明赞忽道："有两个卫士？"

小汪道："是啊，手持长戟，就站在门口。"

荀明赞的脸色当即变了。他叫道："老田，你过来一下。"

老田显然对荀明赞甚是忌惮，走过来也有点不情不愿，道："国师，我今天真没喝酒……"他话未说完，荀明赞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左手飞快地在他脉门一搭。旁人见了还不以为意，无心却暗自叫好。荀明赞的手法分明是点穴中的探脉法，他出手轻巧快捷，大是高手。

荀明赞在老田脉门一探，脸色忽地大变，向那女子使了个眼色。这些都落在无心眼里，他不知这两人在闹什么玄虚，荀明赞却道："道兄，此处不是说话的所在，请道长移步，进内说吧。"

一进去，荀明赞便喝道："上灯！"几个下人急匆匆地过来，点上了灯。净海王府虽然小，毕竟也是关起门来称王，算得一方之霸，这大堂也颇为轩敞。等左右都退下了，那女子拍了拍山魈，道："阿宝，你玩儿去吧。"那山魈倒也听话，转身出去。这山魈身材高大，比无心足足高了一个头，身宽更是足足有无心三倍，但动作却敏捷之极。

荀明赞知道这山魈是那女子净海王自幼养熟了的，每次打猎都要带它出去。这山魈在地上疾走如风，又善攀缘，射落的飞禽走兽不管掉在什么地方，这山魈转瞬间便能拣回来，因此这女子视其如宝，明明长得又高又大，取个名字却是娇娇俏俏的"阿宝。"

等这山魈一走，大厅之中便只剩下无心、小汪、她与荀明赞四人了。荀明赞将门一掩，忽地跪倒在那女子跟前，道："大王，明赞该死！"

无心莫名其妙，道："道兄，到底出什么事了？"

荀明赞额头已冒出汗珠，欲言又止，那女子也面有惧色，道："是婆摩罗耶来过了？"

无心更是莫名其妙，心道："你们做些什么？"他干干一笑，道："大王，不知婆摩罗耶是什么？"

荀明赞叹道："无心道兄，这婆摩罗耶是天竺来的一个妖人。"

原来婆摩罗耶据说本是天竺人，精擅咒术。原本在满者伯夷，不知如何忤了满者伯夷王，只得逃窜到此地。此人心志险毒，法力高强，将散居在单马锡附近的几伙海贼全都召集起来，在海上烧杀掳掠，与净海王便发生了冲突。

净海王虽然只是个草头天子，终究还有近千甲士，寻常海贼根本不能与净海王相抗，所以海贼只能在龙牙门以外的外海出没，商船一进单马锡，便算是太平无事，而客商来得多，单马锡也可以此谋利。现在婆摩罗耶啸集了这一伙势头不小的海贼，等如与净海王抢饭吃，荀明赞也曾想平了他，但婆摩罗耶形踪无定，且身怀秘术，难以捉拿，只得与他定约，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荀明赞说起他们捉不到那婆摩罗耶，话虽轻描淡写，实际恐怕是吃了点小亏，不得不退让一步。无心不由骇然，他一边听，心中忖道："原来还有这种内情。只是这荀明赞的话中有几分是真的？"

荀明赞细细说了一遍，道："无心真人，此人极为阴毒，也屡次想要谋刺我家大王。听说此人正在修习邪术，今日大王出游，我在此间布下禁咒。但方才一看，五处禁咒尽已被破，老田也是睡在梦里，我按他的脉像，是中了那婆摩罗耶的昏睡术，那位陈先生定然落在了他手上。"

无心心道："你这家伙说得天花乱坠，焉知这是不是你们做的手脚，那陈耠说不定便关在这儿什么地方，却打发我去找那个什么婆摩罗耶。"在船上时他知道海贼中有人会用摄生咒，当初他与一个会摄生咒的邪派竹山教曾恶斗过一场，那竹山教中有两个首脑人物虽非道士，却是穿着道装的，无心看着荀明赞，只是猜测着眼前这道士会不会就是来船上险些捉走莎琳娜的那个妖人。

虽然那妖人与无心只是极快地打了个照面，脸上还蒙着黑布，不过看身形要比荀明赞矮小一些。只是无心也知道，武功高强之辈有缩骨法一类，可以将身形缩小，安知荀明赞会不会这招。

他还记得那妖人右肩曾中过自己一剑，肚里只在打着如何让荀明赞脱下衣服看看的主意。只是要脱荀明赞的衣服实在不太容易，他正在乱转着主意，那女子忽然道："无心道长，你会不会法术？"

要是荀明赞问，无心定然矢口否认。只是问话的是这个千娇百媚的净海王，无心哪里有反驳的余地，他堆起一副笑脸道："小道倒有几分心得。"

那女子双手一拍，笑道："那便好了。荀天师，你帮着无心道长去将那婆摩罗耶收了，不许他再在这里胡作非为，也好将那陈船主救回来。此事两全其美，既除掉了婆摩罗耶这妖人，无心道长的船东也可以安然无恙。"她说得轻巧之极，仿佛只消荀明赞与无心一出马，那婆摩罗耶便束手就擒了。

荀明赞看了看无心，道："回大王，无心道长是远来之客，何况那婆摩罗耶竟敢无礼冒充大王，贫道定然要将他捉到大王驾前。"

那女子道："咦，上一次你与他斗法，不是输了么？若不是带去的人多，你也要落到他手里。眼下你师兄也不在，你一个人去，准要被

他捉住的。”这女子虽然身为净海王，却显然没什么机心，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荀明赞被她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极是尴尬。

看来那一次他还不止是吃了一点小亏，若不是带的人多，他真要被那婆摩罗耶捉住。那女子又道：“小道长，你是中原来的，本事一定不小，与荀天师一同去，那个婆摩罗耶定不是你们对手。若是你能捉住那婆摩罗耶，我封你做个大大的官儿，嗯，封你做兵马都监，再重重有赏。”

兵马都监是宋时官职，统领马步军。单马锡一共也不过几千居民，倒有一半是土人，这净海王手下连一千兵都不知有没有，至于马就更没几匹了，说要封无心做兵马都监也实在是个笑话。

小汪在一边看着无心，脸上甚是期待。陈耠的下落总算有眉目了，他只盼着无心能立刻答应下来。只是那婆摩罗耶连净海王都没办法对付，真要无心去，不啻叫他去玩命，这话他也说不出口。他看了看无心，无心却呆了呆，道：“大王，方才你说重重有赏，赏多少？”

荀明赞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之意，那女子倒不以为忤，仍是笑眯眯地道：“眼下在单马锡，也赏不了太多，一千两银子成不成？”

无心眼里登时放出光来，但马上又摇了摇头，道：“这个么……还是从长计议吧。”

那女子看来也甚是失望，道：“好吧。荀天师，明日点齐军马，定要将那婆摩罗耶擒获。此人竟敢如此为非作歹，饶不得他了。”

荀明赞正想说点齐了几百兵，恐怕仍然不是那婆摩罗耶的对手，但这话也不敢多说。无心却躬身一礼，道：“大王，贫道告辞了。”

他领着小汪出门。出了净海王府，拐过一个拐角，小汪就急道：“仙长，现在该如何是好？耘公落到那婆摩罗耶手中，那该怎么办？”

他还待再说，却听无心低声道：“小汪，你立刻帮我办一件事。”他心中大奇，扭头看去，却听无心低低道：“别露出异样神色，知道了就抓抓头。”

无心面色凝重，可是一张嘴竟是动也不动。小汪这才知道无心另有打算，伸手抓了抓头。

当无心出去时，那个女子眼里隐隐闪过一丝失望。只是一闪而过，荀明赞也根本不曾发觉。她打了个哈欠，道："今天也累了，我吃点东西便要休息。荀天师，你也早点去歇息吧，明天便出兵捉拿那婆摩罗耶。"

荀明赞心中有些踌躇。婆摩罗耶与净海王相抗，他何尝不想除掉这祸根，但当初曾全力扑出，自己还是斗不过他。净海王这名字威风，手下兵丁不过数百人，与海贼相抗，自保有余，想要出击却力有未逮。他道："大王，是不是去向暹逻王请兵？"

女子冷冷一笑，道："远水解不了近火，何况你想引狼入室么？"暹逻王对单马锡实无好意，不过如今满者伯夷强盛，单马锡处在这两大国之间，这才左右逢源，苟且立国。若是向暹逻王请兵，那净海王定然会被废掉。荀明赞也并非不知此理，只是要他对付那婆摩罗耶，他心里实在没底。被那女子斥了一句，他悻悻道："遵命。"

＊＊＊婆摩罗耶坐在一个蒲团上，半闭着眼，听着雨声。

今夜风雨很大，这个棚子搭得也甚是简陋，雨水不时从漏处滴下来。本来在单马锡一年里倒有半年下雨，但今夜不知为何，婆摩罗耶总觉得心神不定。他睁开眼，往眼前的火堆里加了些柴禾。火燃得大了些，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面饼在火上边烤边吃。

这是个死面饼，又厚又硬，即使刚烤出来也不见得好吃，但婆摩罗耶却吃得津津有味，似乎手中这块面饼是无上珍馐。

正吃着，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忽然站了起来，喝道："是秦先生么？"

他说的是梵文。梵文十分艰深，懂得的人并不多。透过外面的雨帘，有个人慢慢道："婆摩罗耶先生真不愧号称阿耆尼化身。"

阿耆尼是天竺传说中的火神。在印度神话中，此神为吠陀八天之一，排第六位，力量却是吠陀八天第一，是地上诸神中的最高神。据说此人三脚七臂，浑身赤色，常乘一青牡羊，在佛门中即是火天。婆摩罗耶精擅火术，故有此名，不过在单马锡却没几个人知道。他面无表情，只是道："秦先生，今天你仍然要来试一试么？"

黑暗中，外面那人只是低声一笑。这笑声在雨夜中听来诡异无比，婆摩罗耶也觉脊背一阵发寒。这个姓秦的已经来过好几次，每次

都被自己逐走，但他也知道此人身怀秘术，自己每次得胜，实在也是险胜。今夜功德即将圆满，此人突如其来，定然不怀好意。

外面那人仍在笑着。笑声越拖越长，直如一根细丝，听着极为难受。婆摩罗耶忽地盘腿坐倒，双手掩住耳朵。常人只能听到那种长笑，但他却听得出其中夹杂着一丝吹竹之声。这声音极细，如同隐在细丝中的极细钢针。他刚把耳朵捂住，眼前忽地一暗，像是突然间变了个样子，近门处的地面已成一片褐绿色，像是一摊水正在极快地从门下流进来。

那是无数小小的四脚蛇。这些四脚蛇挤成一堆，争先恐后地从门缝下拥进来。婆摩罗耶心知若不是自己及时封住听觉，便要坠入那人圈套了。他出手极快，一把从火堆中抓住一根树枝。这树枝一半已烧成了炭，上面还带着些火星，但他一划之下，地上却出现一道火痕，火焰腾起足有半尺来高。那些四脚蛇爬行极速，但到了火线前，如遇雷池，忽地停住了。

笑声戛然而止，吹竹声却忽然尖厉起来。那些四脚蛇挤来挤去，似是迫于严命要上前，但火线前的那些却怎么都不敢上前一步。渐渐吹竹声已有不继之势，忽地又连着响了三下。这三下极为短促，一下比一下响，直如利斧的三下猛砍。那些四脚蛇被这三声一催，像是踩在烧得火烫的铁板上一般，一股脑儿全都跳了起来，直向婆摩罗耶扑去。

哪知刚越过那道火线，地上的火势忽地腾起足有三四尺，便如平地起了一道火墙，而那个火堆中也腾起了近五尺高的烈焰，几乎要烧到草棚顶了。那些四脚蛇被烧得吱吱乱叫，一股焦臭刺鼻而来，却连一条都没能越过去。

也就是这一瞬间，婆摩罗耶忽然将双手往眼前一掩，口中断喝一声。这一声如同一个焦雷，从他口中吐出一道白气。

这道白气一入火墙，登时化成一道火蛇，向草棚外疾射而出。这草棚的门也只是一些树叶编成的，火蛇到处，直如无物，门上立时被烧灼出一个圆孔，直窜出去。

外面雨虽然下得大，却如下的是油，火舌一到雨中反而更粗更大了，直如一道长虹。一出门，火舌又像是活物一般，一个转折，直向左手边飞去，映得周围也亮了许多。在这草棚左边五六步之遥的地

方，赫然有个身材极为高大之人，火舌眨眼间便已到那人跟前，燎向那人面门。

这是安底罗火蛇术。安底罗为药师如来十二神将之一，乘蛇。这十二神将一为宫毗罗，二为伐折罗，三为迷企罗，四为安底罗，五为额你罗，六为珊底罗，七为因陀罗，八为波夷罗，九为摩虎罗，十为真达罗，十一为招杜罗，十二为毗羯罗。

这招安底罗火蛇术突如其来，那人本来以吹竹声驭使四脚蛇攻向婆摩罗耶，却不曾料到婆摩罗耶反击如此之快，还不曾闪躲，火蛇已到他面门。只听得一声低呼，火蛇像是穿过一个虚像，正中背后的石壁。“砰”一声，石壁上也出现了一团焦痕，但这个身材魁梧高大的黑影却眨眼间已消失不见。

婆摩罗耶使出安底罗火蛇术，只觉心头也是一空。他知道这姓秦的唐人殊非弱者，自己虽然在最后关头使出安底罗火蛇术，元气也有损伤。他生怕这姓秦的会循隙再攻，双手在火堆中一揽。火堆中火势虽大，被他一揽之下，火头被压得只剩了一点，而他掌心却多了两团小火。

他将双手往口中一掩，像是把那两团火吞了下去，人静静地站着。直到这时，他的目不视、耳不闻、口不言三法都已用出，整个人直如泥塑木雕，但周遭种种尽在他心眼笼罩之中，那姓秦的纵然趁机攻来，也一定讨不了好去。

他站立了足有半晌，却觉周围全无异样，只有雨声淋漓。婆摩罗耶一怔，不知这姓秦的今夜为何如此不济，竟然色厉内荏，一击不中便已远遁。他与这姓秦的斗过两回了，每一回都是一场恶斗，那姓秦的虽然功底略有不如，却机变百出，阴魂不散。

他又等了一会，以心眼窥视着四周。他的心眼与密宗佛门天眼通同出一源，只是天眼通号称“世间一切种种形色，及诸众生，死此生彼，苦乐之相，悉能见也”，他的心眼只能看到周围三四丈方圆，再远便无能为力了。不过在这三四丈方圆之内，已无异样。他也知道那姓秦的本领虽强，但在三四丈外却奈何不了自己。而目不视、耳不闻、口不言三法用得太久，元气会大有损伤，便伸手在顶门一拍，卸去法术，长长吐了口气。

一睁开眼，他回头看了看方才端坐的蒲团。那蒲团已坐了近一年，颇有破损。他冷冷一笑，又端坐下来，往火堆里加了几根柴禾。

来吧。他想着。纵然你千变万化，阿耆尼珠终究是我婆摩罗耶的。

他正要闭上眼，忽然心头一动，已然觉察身边有人。

这人已在草棚外五六步处！

婆摩罗耶还不曾坐稳，便又站起。方才他以心眼窥探，周围三四丈内都没有人迹，这人怎会突然间到了只有五六步之遥的地方？他的额头已冒出了汗水。如果这人是那姓秦的唐人，那自己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了。这还是小时，那姓秦的唐人居然能骗过他的心眼，只怕功力已突飞猛进，自己未必是他对手。

婆摩罗耶原本对自己实力极有自信，但此时却大为慌乱。他看了看面前的火堆，尚无熄灭之虞，暗暗放下心来，起身向门口走去。

甫一推门，他一眼便看见外面躺着几个人。这几人浑身都是泥水，湿淋淋的几无人样，有一个连手臂都已断了半截。他呆了呆，心道："这是那姓秦的秘术么？"

那个姓秦的唐人擅能驱使生物，照理也能驱使活人。只是眼前这几个人已是半死不活，怎么看都没什么威胁。他正摸不着头脑，只见当中有个人忽地抬起头，茫茫然说了句什么，婆摩罗耶却听不懂。

第七章 攻心

无心刚把小汪打发走，他又扭过头看了看那净海王府。此时他脸上哪里还有半分轻佻之意，渊停岳峙，大有一派宗匠之风。

那荀明赞颇为可疑，只是到底有什么办法查明他是不是那个吸血鬼？也许，铁希也隐身于眼前这幢建筑中么？

他正在打着主意，突然间眼前一闪，只见有个黑影从净海王府中冲天直上，越墙而出。他大吃一惊，失声“咦”了一声。

出事了！那黑影快捷异常，几非人类所能，黑影下还有个白色人影，正与那妖人来蓬莱号时的情景差不多。眨眼间净海王府中喊声大作，灯火齐明，他快步向前奔去，刚到门口，却见荀明赞带了一群甲士直冲出来。那些甲士身上也不整齐，多半是刚回来，正在吃饭的当口。

荀明赞刚冲出来，却见无心突如其来，不由一怔。无心的轻身功夫甚佳，行动快如闪电，只一眨眼便到了荀明赞跟前，道：“道兄，出什么事了？”

荀明赞一边气急败坏地指挥那些甲士追赶，被无心拦住了，急道：“那该死的婆摩罗耶居然就躲在王府中，将大王捉走了！”

那净海王被捉走了！无心更是大吃一惊。他本来觉得这多半是荀明赞的圈套，那个什么婆摩罗耶八成也是他们信号捏造的，但方才那个黑影却分明就是他在船上所见的那个。这么说来，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了？他道：“荀道兄，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方才净海王突然被一个黑影劫走，荀明赞听得声音马上过来，哪里还追赶得及。他也没有那种越墙而出的本领，待召集甲士冲出来，心里仍然没底。当初全力搏杀，仍然对婆摩罗耶无可奈何，眼下净海王都已落到了婆摩罗耶手里，那该如何是好？见无心愿意一同去，不啻天上掉下来的救星，他深施一礼，道：“多谢道兄相助，我们快追。”

外面正在下雨，那黑影冲出净海王府后，连半点踪迹都看不出来了，只着顺着大致方向追去。荀明赞指挥人马倒是井井有条，让人分头追踪。但人虽派出去了，他心里还是没底。这样找说不定真能找

到，但找到后只怕也无奈婆摩罗耶何。他见无心站在一边，扭头道："道兄，你与我一同去吧。"

无心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点点头道："好。"他见荀明赞冲出来甚急，也没打伞，浑身已淋得湿透，道："荀兄，我们一同打伞吧。"

荀明赞道："不必了。"他心中焦急万分，哪里还理睬身上湿不湿。此时荀明赞身上的青袍被雨打湿后尽都贴在身上，无心紧盯着他肩头，却不见衣下凸出包扎痕迹。他肚里寻思道："难道我想错了？"他走在荀明赞背后，打量着荀明赞的背影，觉得这背影越看越像是船上所见那黑影，安知净海王被劫这事会不会同样是个圈套。只是荀明赞走起来仍是气力十足，不像是受过伤的。

他听莎琳娜说过，除了用银器，吸血鬼用寻常武器都伤他不得，不过伤口总能看到的。要知道是不是个圈套其实也容易，只消看看荀明赞肩头有没有伤口。可这话说说容易，要做却难，总不能扑上去撕开荀明赞肩头的衣服。

他跟着荀明赞跑了一程，已是踩得两脚泥，总也想不出一个好主意。眼见往山里越走越深，他心中越是忐忑，荀明赞却走得甚快，情急之下，叫住了荀明赞，道："荀道兄，那婆摩罗耶厉不厉害？"

他也是没话找话。荀明赞哪有心思说这些，皱起了眉头道："此人秘术惊人，不是好对付的。"他看了看无心，恍然大悟道："道兄，你是不是害怕了？"

方才无心见钱眼开，荀明赞颇有点看他不起。其实无心纵然不无害怕，却也没有临阵退缩的心思，他轻身功夫不错，就算不敌，逃总逃得掉的。听荀明赞这么说，无心笑了笑道："斩妖除魔，道者本分，岂能半途而废。"

荀明赞叹了口气，道："道兄，说实话，如果只有我一个，我是不敢去找那婆摩罗耶的。你若没有自信，还是别去送死了。"他自知不敌婆摩罗耶，但净海王被擒，无论如何也得硬着头皮上了。虽然有点看不起无心，却也不忍无心白白送命。

荀明赞自从随同净海王回来起，就一直甚有气派，无心没想到他会直承胆怯，诧道："你若害怕，不如我们一同回去？"

荀明赞咬了咬牙，道："我身为国师，身负保护大王之责，岂能临阵退缩。道兄，你们全真教的道法如何？我听师傅说，你们全真教是内丹派，并不如何修习法术的。"

无心不知他为什么问起这些，笑了笑道："令师知道的那是百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我教博采众家之长，还有什么不会。"其实全真教确是内丹派，并没有正一道那种画符捉鬼的手法，不过无心为了圆谎，欺荀明赞不知中原情形信口胡说，谅荀明赞也没办法对质。

荀明赞叹了口气，道："那就好。唉，方才大王让你和我一同去对付婆摩罗耶，我都不敢相信。大王不知怎么想的，居然这般有把握。"

无心的心头忽地一动，忖道："正是，方才那净海王到底怎么想的，突然间让我去对婆摩罗耶？"当初他也没多想，但此时想起来，便觉得有点意外。

也许是这僻处海外的女子根本不知厉害，也许，就是想让那婆摩罗耶解决了自己，省得自己在陈耠之事上纠缠不清么？可是荀明赞长得仙风道骨，颇似不凡之辈，但看来却并不见得如何，武功法术都只是泛泛而已，看他的样子又实在并不像作伪。无心自己就是作伪的大行家，说句谎骗个人，那是家常便饭，旁人要骗他却大为不易。

他原本觉得自己洞若观火，但此时脑海中却乱成一团，连那净海王的样子都模糊起来了。他摇了摇头，心道："想这些做甚，再想下去就没个底。反正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便是。"便道："想必是大王觉得我远道而来，总有几分本领吧。"

荀明赞咽了口唾沫，道："道兄，有件事我想请道兄指点。"

无心听他欲言又止，不知他要说什么，道："道兄请说。"

荀明赞犹豫着道："道兄，贵教中人若是学了外道之术，师长会如何？"

无心的心里"咯噔"一下。他当初正是因为学了外道邪术，结果被正一道天师张正言逐出龙虎山。这是他心头隐痛，他对门户之见也是深恶痛绝，哼了一声道："术有正邪，道则一也。外道中出了不少英雄豪杰，正道中败类亦复不少。所以术远正道外道之分，只在于施术之人。"

荀明赞眼中一亮，道："正是正是。道兄，你说得极是。"

“术有正邪，道则一也”，这八个字是当初龙莲寺高僧宗真对无心说的。宗真发现无心学过不少邪术，自己也颇以此自卑，便以这八字开解他。只是除了宗真，旁人大多不以此为意，只说正邪不两立。无心被骂得多了，没想到荀明赞大为赞同，登时大起知己之感，道：“荀道兄也在修习别派术法么？”

荀明赞道：“我是在修阿湿毗尼术……”他刚说了一句，马上顿住了，低声道：“道兄，‘法家掌雷霆之号令，握天地之枢机，论取天罡正真之气’这句中，不知你知不知道‘天罡’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得“阿湿毗尼”几字，无心略略一怔，待听得荀明赞念了那一句，却是微笑道：“天罡者，在外为北斗第七星，在内为天罡穴。内外天罡相应，万物无罡不生，无罡不育，如此可修雷法。”这一段是当初他在龙虎山学五雷破时师傅所传，天罡法为五雷法的根本，也就等同于内家拳法中的修炼真气，是基础的基础，无心背得熟而又熟。

他听得荀明赞连这也要问，心知荀明赞定是僻处海外久了，大概师父传下的法术也已一知半解。他连天罡法都弄不清楚，怪不得非要修习外道法术来补充。

荀明赞皱起眉，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一直想不通。”

无心笑道：“荀道兄，有什么不解的便问我好了，我知道的不少，定然知无不言。”荀明赞对他所说的“术有正邪，道则一也”这八个字大加赞同，他大觉投机。本来就没什么门户之见，荀明赞也是正一门下，同门相助，那是天经地义之事。哪知荀明赞讪讪一笑，道：“汗颜，我身为天师门下，天资鲁钝，时至今日竟然要修习三张伪法，真让道兄见笑。”

无心听得荀明赞说到“三张伪法”，不由浑身一颤，道：“荀道兄，你是……你是北天师门下？”

所谓北天师，原来是北魏时寇谦之所传。寇谦之极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宠信，甚至太武帝年号曾为“太平真君”四字。虽然寇谦之亦是天师道门下，但他以张道陵所传为伪法，号称要除去“三张伪法”，因此人称此派为北天师道，与龙虎宗天师道相别。终北魏之世，这一派天师道盛极一时，只是后来龙虎宗越来越盛，到了南宋时，北天师道便已式微，后来到了元大德八年，元成宗封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

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后，北天师道几乎便在中原绝迹，没想到在单马锡还有留存。

无心暗叫侥幸，自己幸好自称是全真门下，不然荀明赞只怕当场就要对自己这个“三张伪法”门下翻脸。他也讪讪一笑，道：“法无高下，以正法而邪行的，也不是没有人。”

荀明赞点了点头，道：“正是正是，道兄高见。所以三张纵是伪法，亦非不可修行，当初寇天师力除三张伪法，除的也是租米钱税与男女合气之术，符箓之术多有保留。”他这话藏在心底已是很久了，只是当初他师父传授时，口口声声“三张伪法”，严令不得染指，而他们在单马锡已近百年，本门术法流失极多，兼之以讹传讹，更加缺乏。

师父在日，他连想都不敢想修习那些“三张伪法”，后来自己接位，觉得再不取长补短，这一脉已将灭绝。自行修习，又不知对错。如今听得无心之言，当真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心中感激难以言表。只觉与无心越说越投机，虽然无心年纪比他要小好几岁，却有如对师执之感。

其实北天师道虽然在中原已绝，但寇谦之所定道仪大多为全真、正一两派吸纳继承，正一道对北天师道的看法，远不像北天师道看正一道那样势不两立。

无心也这才明白过来，荀明赞所言修习外道之术，说的其实并非那阿湿毗尼术，而是指正一雷法。他笑着拍了拍荀明赞右肩，道：“道兄太谦了。”平常拍人肩头，用的多是右手，无心却故意用左手，这样拍到的便是荀明赞的右肩。

他拍得自然而然，荀明赞根本没觉察他的用意，道：“无心道兄，你若有意，救回大王后不如便留在单马锡，与我共同辅佐大王吧，这样我也好朝夕请教。”他自觉没底，有无心这等大高手相助，日后再有婆摩罗耶这等妖人出现也不用怕了。

无心拍了一下，已然发现荀明赞肩头全然无异，不由略略失望。待听得荀明赞说要留他下来，他慌忙摇了摇头，道：“这个不成，我要去俱蓝国。”

荀明赞叹道：“那可当真可惜……”还没说完，远远地忽然传来一声惨叫，他的双眼猛地睁大，小声道：“道兄，那便是婆摩罗耶！”

这声叫声极是凄惨，不过是个男人的声音，荀明赞虽然心惊肉跳，听得不是净海王在惨叫，总还放了点心。无心也吓了一跳，道："他在做什么？"

荀明赞面沉似水，道："婆摩罗耶修习的是咒杀邪术，每隔数日便要取生人心熬炼，极是残忍，说不定……说不定便是那位陈耠先生正在受难。"

无心一听要取生人心，更是着急。死个把水手总还好说，要是陈耠死了，谢礼便要泡汤。他道："快走吧！"双脚一振，立时向前掠去。荀明赞没他那么好的轻身功夫，见他又使出这门功夫，眼中又是羡慕，又不无妒忌，连忙追了上去。

声响是从西北边传来的，听声音已不太远。只是无心一发力，两人越拉越远，荀明赞赶得气喘吁吁。他正在担心会追丢，却见无心忽地站住了，正在侧耳倾听，他连忙上去，小声道："道兄，发现婆摩罗耶了么？"

无心扭过头，将手按在唇上。荀明赞见他这样子，登时闭住了嘴，伸长脖子望去。却见前面十余丈外的一个山壁前，有一个小小草棚，当中闪烁着火光。现在下雨，又隔了这么远，婆摩罗耶有再大的本事也听不到，可是荀明赞闭上了嘴，连半个字都不敢说了。

第八章 水火攻守

婆摩罗耶抓起了那人。这人半死不活，看打扮却是个水手，被雨淋得如落汤鸡一般，一张脸也全无血色。他哼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人？"但那人只是惨叫，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心头火起，忖道："那姓秦的到底在弄什么玄虚？"

他的阿耆尼术需要以人为祭，让圣火点燃一年整，便可取出地底暗藏的阿耆尼珠了。他虽然不惧那姓秦的，却也担心自己一走，这圣火被熄灭，因此每次外出擒人为祭时都要将这草棚以禁术封住，可每次还是胆战心惊，生怕功亏一篑。没想到那姓秦的居然自然送了几个人过来，难道这是圈套，刻意要破坏他的阿耆尼人祭么？可是看来看去，眼前这水手半死不活，不像能有什么威胁的。他咧嘴笑了笑，让那人站定了，拍了拍他的肩。

那水手在净海王府中被擒，一直昏迷不醒，此时被雨一淋才算回过神来。神智一复，却见眼前是这么个奇形怪状的天竺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待见那天竺人似乎并无恶意，他定了定神，正想说几句话，忽见那天竺人手一伸，他只觉胸口一疼，低头一看，那只黑黑瘦瘦的手已没入他的胸膛。

人前胸有两排肋骨，但婆摩罗耶的手直如铜铸铁打的一般，锋利如快刀，一伸一缩，已将一颗心脏活活取出，那水手连哼都没哼一声便已毙命。

婆摩罗耶取心时，本来打算着眼前这人突然爆裂，或者还有别个变化，却没想到轻轻巧巧便将心脏取出来了。他反倒一怔，看了看被摘心的那水手尸体，摇了摇头，回到草棚中，伸手将心脏放入火堆。火堆的火焰已然将烬，这心脏一放上去，火舌忽地又腾起两三尺，烈焰熊熊，直欲破壁而飞。

无心见那草棚中人将一个活人摘心，被摘心之人正是一个水手，心头火起，忖道："原来净海王不是骗我，果然是个妖人！"其实他所学有不少也是妖术一类，只是无心自觉站得正行得直，从不把自己当妖人看的。

他正待上前，忽听得身后咯咯作响，回头一看，却是荀明赞脸色煞白，上下两排牙齿不由自主地捉对厮杀，心道："这荀明赞真是绣花

枕头，长得一表人才，却是一包烂稻草。那妖人奈何不了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厉害货色。”

他信心大增，又拍拍荀明赞的肩，道：“荀道兄，你最拿手的是哪一种法术？”

荀明赞定了定神，道：“道兄，我最擅长的是飞剑之术。”

无心怔了怔，道：“真的？”中原飞剑最为厉害的是术剑门中的哀牢山赫连神剑世家，道家虽然也传说有剑仙可以飞剑，但连正一道顶尖人物张正言、张正常都不会，无心更没见过，他没想到这个华而不实的荀明赞居然会这门秘术，若是真的，那还用学什么外道法术？有此一术，走遍天下也遇不上对手了。他心知荀明赞多半在吹牛，只盼着多少有点用就行了，便道：“那就好，你去将他引出来。”

荀明赞闻言吓得面如土色，正当无心有点失望，荀明赞忽然点了点头，道：“好。道兄，我们联手，必要灭了这妖人。”他虽然自知不敌婆摩罗耶，但这话说得大有气概，迈步向那草棚走去。他自觉步履极是轻盈，但走了几步，却觉步子越来越沉，一个头也奇大无比，简直像是灌了铅水。

不对，身后似乎有人！他猛地回过头去，但身后仍是空空一片，连无心都不知钻到哪里去了。雨点不时落下来，哪里有半个人影。可是他心中总觉得有个人跟在他身后。而且，这个人就在他身后，似乎紧贴着他的背脊，仿佛连这人的呼吸都感觉得到。荀明赞心头发毛，一把按住腰间的克力士刀，险些就要呵斥，也就是这时，那草棚中赫然传出一声暴喝。

＊＊＊婆摩罗耶摘了一个水手的心脏，献了火祭后也不见有异样，心底反倒有点忐忑。自从他来到此处，那姓秦的已多次来犯。此人手段高强，虽然较自己尚有不如，但也不可小看。现在阿耆尼珠出土在即，此人定然更要攻来。送这几个人过来，只怕是想故意让自己动手取珠，他好从中取利。

想到此处，婆摩罗耶不由微微一笑。姓秦的终究是唐人，不知道这阿耆尼珠对自己的妙用。只要此珠出土，自己的功力与现在便不可同日而语，到时杀他便易如反掌。姓秦的想要坐享其成，这回可要作茧自缚了。

他正想出去再取一个人的心脏来做人祭，刚走到门口，忽然浑身一凛，想要迈出去的步子一下站定，喝道："秦先生，你终于现身了。"

门外的暴雨中，有个人影正站在那里，正是那姓秦的唐人。

雨很大，这姓秦的站在那里，浑身已被雨淋得透湿，站在那里，有种说不出的妖异。此时外面暴雨如注，婆摩罗耶心知自己的阿耆尼术在这种天气里多少会有影响，他已不敢走出草棚，喝道："秦先生，有胆便上来吧！"

那姓秦的又走上了几步。此时距草棚已经只有两丈余，那姓秦的一张脸也已能看清楚。这张脸白得全无血色，头发被雨打湿了粘在额头，漆黑发亮，而嘴唇却不知为何红得妖异。这张脸其实甚为英俊潇洒，但看上去总觉得怪异非常。婆摩罗耶不由退了一步，已到了火堆边。他双手在火头上一按，掌心似乎有个吸孔，火焰被他吸入掌心，一双手也刹那间变得通红。

即使不做人祭，阿耆尼珠也马上就要出来了。婆摩罗耶已打定主意，不管这姓秦的做什么，他都要守定圣火。只消阿耆尼珠一出，这姓秦的死期便也到了。

他盘算得很好，突然间又听得边上有个人喝道："水府神，水之精。驱雷电，运雷声。雷声发，震乾坤。黑猪吐雾，赤马喷烟，毒龙行雨，风伯导前。丁壬二将，水火之源。闻吾一召，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草棚门口忽地腾起一道水墙。现在雨虽大，但这里是个山崖，地势中间高而四周低，雨水根本积不起来，这水墙也不知哪里来的。

婆摩罗耶从来没见过这等异状，大吃一惊，双手在身前一晃。他的两手已吸足了火势，东一摸，西一晃，凭空也出现一道火墙，，正挡住那道涌进门来的水墙。水火两激，水汽腾腾，那道水墙立时消散，而火墙尚余半尺许。婆摩罗耶大吃一惊，心道："姓秦的还有这种本领！"

他精擅阿耆尼术，阿耆尼是火天，此术即是火术，而那人的水术显然与他的阿耆尼术相克，过了一招，他已知此人功力虽然比自己尚有不及，与那姓秦的正相仿佛。至于那个声音与姓秦的颇有不同，他倒没有多想，那姓秦的与他一共也没说过几句话，每次声音都甚是妖

异，颇为古怪。他定了定神，生怕那人阴魂不散又冲上来，长吸一口气，手掌已往火堆上一揽，抬头看去，却见有个人抱起地上一个人向外跑去，而姓秦的已不知到了何处。他不由一怔，方知原来又有一个人来了。

来的那人正是无心。他以召水府咒打了婆摩罗耶一个措手不及，本以为当能一举拿下，谁知婆摩罗耶的反击又快又狠，简直无坚不摧，他的水府咒被一举击溃。他惊慌失措，心道："荀明赞这绣花枕头这么了得么？"

先前听说荀明赞虽然在婆摩罗耶跟前吃了点亏，仍是全身而退，只觉这妖人也不过如此。待真正一交手，方才知道那天竺妖人岂是易与之辈，纵然比以前龙莲寺的宗真大师尚有不如，实在也已不遑多让，以他的本领实难抵敌。如果荀明赞能在这人手下全身而退，那他的本领实在远远超过自己估计了。

无心惊恐之下，一时方寸大乱，幸好他本意并不在攻敌，只是为了将草棚前的陈耠救出来，而婆摩罗耶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一惊也不在无心之下，这才没有追赶，让他全身而退。

无心抱着陈耠回来，将他放在一棵树下，叫道："耠公！耠公！"他将陈耠抱起来时，便已知道他虽然受了内伤，性命却还在，只是神智不省。看样子婆摩罗耶这一千两银子不太好赚，陈耠这几百两可不能丢了。

他叫了两声，陈耠仍然神智全无，无心正待用归心咒给他试试，忽觉身后有人暴吼一声，一道热流已直冲他背脊。

无心性子乖觉之极，心知不好，将陈耠往地上一按，他也将身体扑在地面上。刚扑倒，却见一道火柱从他背后直冲而过，扑了个空，正中跟前那棵大树。虽是火柱，却如有形有质一般，这一击在树干上打出一个深深的凹坑，整个坑也被燎得焦黑一片。他不由心头发毛，暗道："这到底是什么人？"他生怕婆摩罗耶追击过来，翻身跃起，一把拔出长剑，叫道："荀道兄……"话刚出口，却见眼前哪有荀明赞的人影，只有那妖人站在草棚口。

无心本想让荀明赞把陈耠抬到安全地方，他来挡住婆摩罗耶。虽然也斗不过这妖人，要挡一阵他还是有自信的。可荀明赞居然如同钻到地底下一般不见了，他不由暗暗叫苦，心道："糟了糟了，这趟生意

可蚀本了。”却听婆摩罗耶长吸一口气，又是一道火柱从草棚中冲出。他一个人逃跑已是不易，哪里还能带着陈耠远遁？他咬了咬牙，左手一弹，一张符纸已从袖尖飞出，喝道：“唵吽嗔吒嗔吒敕摄！”

这是九天心咒中的碧霄始分天辖咒。咒语甫出，他左手中一亮，仿佛多出一柄碧色短剑。那道火柱已直冲他面门，无心左手一起，那柄碧色短剑转得如风车一般，一下挡住了火柱去势。碧霄始分天辖咒在九天心咒中属第四，攻守皆备，只是隔得甚远，攻是无从攻起，只能全力防守。

碧霄始分天辖咒刚使出，火柱已到。这火柱比方才来势更急，“砰”的一声，像是撞在一片高速旋转的刀片上，一截火柱已被削去。挡是挡住了，无心却觉手掌像是被利针穿透了一般，痛得险些惨叫出来。他狠狠一咬牙，右手一翻，长剑向那火柱斩去。火柱原本有形无质，但他的长剑斩落时，却如斩到了枯枝，剑身一下变得通红，那火柱已被斩落一半。

无心知道不能任由婆摩罗耶进攻，否则自己只有挨打的份，他左手的碧霄始分天辖咒已然被破，五指却接连不断屈伸，如弹琵琶，口中喝道：“鼓动风雷使，飞雷掣电神。祛邪斩精怪，威烈震乾坤。随符速报应，迅轰霹雳鸣。霹雳摄，霹雳灭，急急如神霄玉清真王律令！”

这是枢机二台总咒。此咒是许多咒法的基础，本身威力也不小，加上不必借助符纸便能使出，更是方便。无心只道总能挡得一挡，哪知从草棚中突然又射出两道火柱，不等他念完，这两道火柱已到他跟前。无心吓得脸色大变，不顾一切向旁边一闪。

他身法极快，但还是慢了一慢，火柱掠过他手臂，袖子上登时被燎去一块布，他只觉这条手臂火辣辣地痛，只怕已受了伤。幸好婆摩罗耶要取的是无心的性命，陈耠在他眼里一文不值，无心虽然已经闪开，婆摩罗耶并没有去取陈耠性命，火柱反倒在空中一个转折，向无心后心追去。

无心在地上翻了几个滚，一身袍子已然满是泥污。虽然狼狈，他心头却是一片清明。婆摩罗耶法力虽强，看样子只会火术。不过俗话便说不怕千招会，只怕一招熟，婆摩罗耶纵然只会火术，只这两道火柱就已难以抵挡。他也已发现婆摩罗耶对付的是自己，其实根本不在乎陈耠，心头已然放心了许多。

心神一定，轻身功夫便无形中高了一成，虽然被婆摩罗耶那两道火柱追得狼狈不堪，但婆摩罗耶怎么也追不上他。

这路安底罗双火蛇极耗元气，婆摩罗耶接连发力，气息却不能一直顺畅。等转了第三个弯，他已到了极限，再难维持那两道火柱了。他只略一松懈，那两道火柱极快地缩了回来。此时无心已被迫出数丈远，倒也不必太过担心。婆摩罗耶正待聚气再发一次安底罗火蛇术，哪知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无心厉声喝道："唵天雷霹雳喧轰摄！"

这是琅霄始玄天辖咒，已是九天心咒中的最后一种。随着声音，婆摩罗耶只觉眼前一闪，一股热浪疾冲而来。他大吃一惊，将双手护住面门，耳边只听一声炸响，连指尖都感到一阵麻木。他大为惊骇，心道："这人法术威力竟然比我还远！"

婆摩罗耶却是上了无心的当。无心方才被他的安底罗双火蛇追得极是狼狈，但一直都没放弃反击。他也知道这等法术定然不能持久，迟早会收回去的，因此手中已捏了一张符纸。待两道火柱收回去，他已将符纸往火柱尾柱一粘。火柱有形无质，当然不能真个粘上，但火柱破空飞行，却会带动气流。符纸轻薄异常，受火燃成纸屑后就更轻了，随着火柱收回到了婆摩罗耶身边，当真神不知鬼不觉。

这一手虽然不无取巧，不过火柱稍纵即逝，无心能及时抓住，那也是他的真实本领。婆摩罗耶哪知道这等道家秘术妙用，一点纸屑更是毫不在意，终于着了无心的道儿了。

无心见琅霄始玄天辖咒终于得手，大为兴奋。九天心咒威力虽大，终是正一道五雷混合咒的一种，只是五雷大法的一个旁支，他也知道不能奈何婆摩罗耶，真正的目的乃是接下来的木郎咒。

木郎咒有小大两种，小咒有三十八句，大咒有九十七句，号称雷法繁复第一，使出来极是繁难。不过此咒又称"四海龙神咒"，正是火术克星。

无心使的是小木郎咒，从第一句"乾晶辉耀玉池东"一直到二十二句"雨阵所至川流洪"。到了此处，已是小木郎咒中段，赤鸡紫鹅符已成，他也念得响了起来："……火光流精斩旱虹，洞阳幽灵召丰霆.玉雷皓师变崆峒，虚皇太华扫妖爞。"

原来火光流精君人首龙身，即是南海神祝融；洞阳幽灵君人首蛇身，就是北海神禺强；虚皇太华君人首鱼身，是西海神巨乘；还有一

个玉雷皓师君为人首龟身，即是东海神阿明。

木郎咒召请的便是这四海龙神，无心方才看似翻滚逃跑，其实脚下踩的乃是禹步，长剑尖端柱地，暗中在画赤鸡紫鹅符。如果同是道门中人，无心这等做作定然瞒不过去，可婆摩罗耶法力虽强，对道术却一窍不通，终于上了无心的当。

无心食中二指夹住长剑剑身，一边念咒，一边以禹步在草棚外施法。他以琅霄始玄天辖咒将婆摩罗耶拖住片刻，便是不让他发出那种火柱。有了这片刻之机，终于已将小木郎咒布成。漫天大雨，一时间竟然都似活了，聚来剑底，直向草棚涌去，这寸草不生的山崖上倒似成了一个海滩。

哪知浪头刚涌到门口，却听婆摩罗耶长吁一声，门口红光迸现，一道火墙遮住了去路，那些浪涛涌到，眨眼间便已蒸发为汽，消失不见了。却是婆摩罗耶终于摆脱了琅霄始玄天辖咒，出手反击。婆摩罗耶有耳不闻、目不视、口不言三法，琅霄始玄天辖咒虽然封住了他的视力，对他功力却是无损。虽然慢了片刻，但无心还是攻不进去。

无心见错失良机，大为懊恼，心道："这妖人运气真好。"只消再快得片刻，小木郎咒攻入草棚内，婆摩罗耶的火术纵然还使得出也要打个折扣。他已将施法提到了自己的极限，但木郎咒繁复第一，仍然慢了一小步。一眨眼间，小木郎咒已到了最后几句。无心厉声道："……赤鸡紫鹅飞无穷，摄虐缚祟送北酆。……"

他念得虽响，其实已是色厉内荏，在打着掉头逃跑的主意了。婆摩罗耶的火柱不能持久，他的木郎咒同样不能持久。待木郎咒念完，如果仍然拿不下婆摩罗耶，那无心也是叫化子丢了打狗棒，没戏唱了。

但看婆摩罗耶的守御越来越严整，一个草棚几如一个灯笼般透亮，他知道已无能为力，看了看边上躺着的几个水手。那几人中他只认得一个桑九三，桑九三丢了一条手臂，也不知是死是活。他肚里道："九三哥，不要怪小道了，这当儿小道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过就算自身难保，陈耠还是一定要救回去的，不然这一趟蚀尽老本，连一点都捞不回来。

小木郎咒终于已到了最后两句。无心将长剑一挥，喝道："敕紫虚元君降摄，急急如火铃大帅律令。"火铃大帅，即南方荧惑星君下之阙

伯神君，此神实是火神。他已经打定了逃跑的主意，这最后两句多少有点泄气，不似先前那般神完气足，小木郎咒的威力也顿时大减。

婆摩罗耶正在以火术全力相抗，他原本失了先机，大觉吃力，突然间觉得对手的压力大减，此消彼长，他掌底的火墙突地直涌出去，竟然已失了控制，将那间草棚都燎着了。

这一下反倒是婆摩罗耶着慌，好在他号称阿耆尼化身，火术精湛无比，双掌虚空一捺，触手处火势尽皆消灭。只是如此一来，无心如游鱼之滑，等婆摩罗耶抬起头来，他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连先前被抱走的陈耠也踪迹全无。

婆摩罗耶与这个全然不知来历的少年唐人恶斗了一场，明明自己占尽上风，偏生占不了半点便宜，心头怒火愈来愈盛。他再不顾一切，大踏步走出去，一把抓起一个水手，喝道："再不出来，我就杀了他！"他知道自己说的话那唐人少年纵然不懂，也该看得明白。

正在发狠，忽听得身后传来一阵喧哗。他呆了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扭头看去，不由大吃一惊。

第九章 一身二体

不知何时，天空中出现了一片飞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半个天空。婆摩罗耶心道：“那姓秦的是要做最后一击了。”

他知道那人擅用蛊术，蛇虫鱼禽，无不能控制。阿耆尼珠马上就要出土了。那姓秦的在这当口孤注一掷，自然是要夺取阿耆尼珠。婆摩罗耶千算万算，却算不到那姓秦的会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帮手，这片飞虫虽多，平时他也不怕，但方才已恶斗一场，真力消耗太多，已不敢正面相抗。

他手一探，又已掏出了那水手的心脏，双足一弹，人疾退回草棚中。他刚进去，便听得外面沙沙作响，那些飞虫已直挤进来。婆摩罗耶的身体陀螺样一转，火堆中一道火舌直喷出来，在他身周绕了一圈，将他围在了当中，飞虫如急雨而至，便纷纷被烧成灰烬，连一个都没碰到他的身体。

婆摩罗耶知道，如果任由姓秦的和那唐人少年轮番进攻，那自己迟早都会落败。既然姓秦的要最后一击，他也一不做，二不休，要一举将阿耆尼珠取出。只消阿耆尼珠到手，就不用担心眼前这两人。虽说取阿耆尼珠的时辰还稍有不足，但婆摩罗耶也有自信，以他的功力，这算不了问题。

他将那颗心脏往火堆正中一放，喃喃念了几句咒语，火堆中一道火柱冲天直上，竟然冲破了草棚屋顶，直没云天。只是这道火柱一闪即没，火堆正中忽地出现一个与那心脏大小仿佛的深孔。这深孔边沿极为光滑，笔直入地，也不知有多深。婆摩罗耶将右手贴在孔上，口中咒语不断，随着咒语，他的手也如同一块放在烘炉中冶炼的生铁，渐渐变得通红。

阿耆尼珠就要出来了！婆摩罗耶也不禁有些兴奋。他为了这阿耆尼珠走遍诸国，现在终于马上就要到手。正在这时，却听得“砰”一声巨响，一团黑影出现在门口。

那是许多聚在一起的虫子。靠得太紧了，几乎成了一个虫子堆成的大球，比这草棚的门还大了一圈，冲进来时撞得门框都塌了半边。

婆摩罗耶没想到那姓秦的居然会如此强行攻入，现在已是最关键的时刻，万万不能出差错。他左手一划，揽起一团火焰，猛地一掌向这大球打去。“砰”一声，这虫子大球上出现一个燃烧着的掌印，婆摩罗耶只道会一举击散，哪知着手之下，却如撞上一块坚铁。

里面有人！

婆摩罗耶不禁大吃一惊。为了取出阿耆尼珠，他的火术已运到了最高层，此时冲进来不异送死，那姓秦的狡诈多智，难道不知道这点么？他一掌击不退这个虫球，马上缩了回来在脸上一抹。

此时他的右手贴在地面不能动弹，可即使只有一只手，也能使出口不言、目不视、耳不闻三大法。这三法全部使出的话，他整个人便如泥塑木雕，但功力瞬间可以提高十倍以上。随着他左手一抹，身周火焰刹那间扩大了一倍，草棚中已成一片火海，那个虫球被卷入这片火海中，烧得“吱吱”有声，像是在被一层层剥落。

婆摩罗耶左手刚在脸上一抹，又是一掌击去。这一掌比方才已不可同日而语，掌带风雷，火焰四射，只怕真是顽铁也要炼化了。正当要击中那大球时，从这大球中突地伸出两只巨掌。

这两只巨掌比常人足足大了一倍，长满黑毛。婆摩罗耶本以为是那姓秦的躲在里面，借虫子消去火焰侵蚀，却不曾想到居然会有这等事。那两只巨掌力道大得异乎寻常，婆摩罗耶只觉自己的左手像是落到了一把铁钳之中，虽然吃惊，却仍不慌乱，左手腕一抖，沿着手腕已喷出一团烈焰，将这两只巨掌包裹在当中。火势熊熊，烧得皮焦毛枯，一阵焦臭。

此时那虫球已被火舌剥落了三分之一，里面赫然露出一头山魈，正是那净海王豢养的阿宝。火焰已烧到了这山魈的皮毛，而山魈的两只巨掌更是烧成一片枯焦，但这山魈却似乎毫无痛楚，力量反倒更大了些，握住了婆摩罗耶的左手向后拉去。山魈力量大如鬼魅，但婆摩罗耶三法已出，身体像是钉在了地面上，那山魈力量再大也拉不动。

也就是这时，这山魈前心忽地裂开一个口子，一支刀尖露了出来。

这刀锋利异常，刀尖露出皮毛内还不到半寸，山魈的皮肉坚硬似铁，但刀子顺势划下，那山魈胸腹间已出现了一个破口。只不过一瞬间，刀尖已到了山魈腹部，豁然中开，露出里面的一个人。这人脸上

带着一丝诡秘的笑容，身上一领黑袍已满是鲜血，手中握着一把水牛角克力士刀。

这人正是荀明赞。

此时的荀明赞哪有半分胆怯之意，眼神中又是兴奋，又是恶毒。他藏身在这山魈体内，而在山魈外面又包裹一层甲虫，终于突破婆摩罗耶的火咒。此时婆摩罗耶的三法齐出，眼耳口都已失去效用，只有鼻子尚有嗅觉。他突然觉得一股血腥味劈面而来，心中叫道："不好！"

他的耳不闻、目不视、口不言三法极为厉害，但最厉害的东西也有罩门，这三法的罩门就是使出后万万不能让敌人靠近。他火术精湛，使出这三法后功力增强十倍，旁人哪里能靠近他，可没想到这回却有人贴到了他身边。还没等他叫出声，荀明赞已飞身跃出，克力士刀一扬，一刀斩向婆摩罗耶的右臂。

阿耆尼珠已即将出土，不要说婆摩罗耶三法齐出，看不到也听不到，就算他耳目如常，这时候想放也放不掉的。克力士刀锋利无比，婆摩罗耶火术深厚，终是血肉之躯，刀光过处，右臂齐根而断。他被那山魈正紧紧抓着，右臂既断，脚下也已站不住了，被山魈拉得直向草棚外扑出。

荀明赞一刀砍断了婆摩罗耶的右臂，不由喜出望外。他自己也没想到顺利至此，眼见那条断臂离体，地底像是一股极大的吸力，断臂马上又要被吸了进去，他把克力士刀一把塞进左手，右手握住断臂，左手的食中二指抬起来虚指了两下，喝声："疾！"

这阿耆尼珠他早就发现了，只是他不会天竺火术，知道了也取不出来，因此当婆摩罗耶来时他反有绝处逢生之感。靠婆摩罗耶取出阿耆尼珠，事后再杀了婆摩罗耶，这便是他打的如意算盘，只是婆摩罗耶本领太强了，这个算盘有点打不响，好在最终有无心相助，他在最后关头冲入草棚，一举成功。

为山九仞，自不能功亏一篑，要取出阿耆尼珠他虽然力有未逮，可到了这时候哪里还有保留，情急之下，功力比平时也大大增强，那断臂被他一点点拔出。眼见这断臂的手掌握成了拳头，里面红光灼灼，定有阿耆尼珠在内，更是一阵狂喜，也不知哪里来的力量，左手

克力士刀在右臂上一横一竖轻轻划了个十字形。入肉虽浅，鲜血却流了不少，一只右手登时染得通红。

这已是血咒。血咒虽能短时间增加功力，但对己身损害甚重。只是荀明赞哪里还顾得这些，只盼能早一刻将阿耆尼珠夺到手中。他一使出血咒，力量刹那间更强，一把将那断臂拔了起来。

断臂一离地面，那股吸力一下子消失，荀明赞冷不防，一个趔趄，险些坐倒在地上，那断臂中却有一朵火红光华直飞起来。他的心也险些要跳出喉咙口，正待飞身去接，边上忽然闪过一丝寒风，有个人影比他更快，一把接住了空中的阿耆尼珠。

这变故来得太突然了，荀明赞懊恼得狂呼一声。他定了定神，却见那人影已落在地上，一手抓着阿耆尼珠打量。这人一领泥水淋漓的道袍，正是无心。

无心方才以小木郎咒激斗婆摩罗耶，见小木郎咒仍然收拾不了他，肚里骂道："荀明赞你个绣花枕头，不是吹牛说会放飞剑么？快放啊！"婆摩罗耶虽强，终究还有可乘之机，只消荀明赞在一边攻上，让婆摩罗耶分心，那无心就可以循隙而入了。可是荀明赞本事不强，逃跑起来却是甚强，连无心都不知他躲到了什么地方。

硬着头皮把小木郎咒使完，他生怕婆摩罗耶会追来，正当要掉头就跑，却听得身后声响有异，回头一看，却是一大片飞虫黑压压地飞过来。

那是摄生咒！无心呆了一呆。在船上时他见海贼中有人使出摄生咒阻住蓬莱号去势，已知此间有个妖人。本来以为这妖人便是婆摩罗耶，可是激斗一场，婆摩罗耶分明只会火术，并不会这种摄生咒。正在这时，只见飞虫中有一大团聚成一个大洞，涌入那草棚。等这大洞外层被火热灼光，露出里面的山魈，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先前心中疑团登时想通了大半。

等荀明赞斩断了婆摩罗耶右臂，无心只见一团火球从草棚中飞出，那是婆摩罗耶被山魈拖了出来，脑海中顿时雪亮。他心思本就极为机敏，此时前因后果尽都想通，立时冲上。正好荀明赞将阿耆尼珠起出，直飞了起来，无心一个箭步腾空而起，他的轻身功夫本来就好，而荀明赞也刚与婆摩罗耶生死相搏，又是措手不及，结果阿耆尼珠被无心抢先抓到了手里。

荀明赞见阿耆尼珠在无心手上，无心像是当成个玩物般一抛一抛，有心上去抢，但又不敢，心头不由大急，叫道："无心道兄，快将那东西给我吧。"

雨已渐止，现在只有一些零星小雨。无心站在山崖边，回头看着荀明赞，微笑道："阁下现在是谁？"

荀明赞心中一震，道："我是荀明赞啊，道兄，你难道不认得我么？"

无心哈哈一笑，道："阿湿毗奴者，天竺上古三神之一。此神有些古怪，而是一个双头马，故又名谓'双马童'。"

荀明赞的脸色一变，低下头去。待再抬起头来，他的脸上堆满笑容，道："原来无心道兄已经知道了。不敢再行欺瞒，在下秦明容，乃是荀明赞师兄。"

无心点了点头，道："阿湿毗尼术亦名'一身双体术'，修此术者，功力等如平添一倍，确是厉害，不过此术甚是危险，一旦入魔，则一身化为二体，如成二人。荀道兄想必是上了妖人的当，误修此术，结果被你乘虚而入，夺体而居。"

秦明容越听越是惊奇，心道："这小道士居然如此渊博！我真是看走了眼。"那阿湿毗尼术乃是天竺上古秘术，他也是偶尔得到此术，只道是独得之秘，没想到无心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他却不知当初无心避难，在密宗龙莲寺隐居多时，龙莲寺住持宗真颇无门户之见，寺中藏书无心看了不少。阿湿毗尼术是天竺上古秘术，在密宗里也有记载。虽然不是修习法门，但这一类秘术的来龙去脉无心都记住了不少。先前听荀明赞说在修阿湿毗尼术，他就大为惊奇，此时见眼前这人模样虽是荀明赞，但眼神、态度全然不似，而荀明赞只怕做梦都没那么大本领，多半已是另一个人了，出言一试，这秦明容果然上当。

无心看了看手中的阿耆尼珠，道："你摆了这个圈套让我钻进去，就为了得到这个东西么？"

秦明容道："你既然都已知道，那也不必瞒你了。如今妖人已经伏诛，你将这阿耆尼珠给我，定不会亏待你的。"

无心眉头一扬，道："是么？你设下这圈套，害了几条性命，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亏待我？"如果秦明容只是利用他，无心贪财成性，只

怕会信。但他见秦明容为了利用自己，将陈耠几人送到婆摩罗耶处，害死了好几条人命，他哪里还敢相信这人。秦明容听他声色俱厉，已知说不通，却反倒笑起来，道："道兄，你纵然不信，难道今日还有什么办法？"

无心嘿嘿一笑，道："法子有很多。最简单的，把你这颗珠子一扔，你就算杀了我又有何用？"他站在山崖边，下面尽是乱石丛。这山崖虽然不是太高，摔下去那颗珠子也会摔个粉碎。这是投鼠忌器之计，无心出手前便已想好了。哪知秦明容仰天大笑，道："好啊，你要扔便扔吧，想必你还不知手中是什么东西吧。"

无心一怔，道："这是什么？"

"这是阿耆尼珠，乃是天竺四宝珠之一。"秦明容脸上仍然带着笑容，"刀剑斧钺俱不能伤。你扔下去，不过再费一番手脚找回来而已，倒可省一笔钱了。"

无心眼珠一转，道："那好。"他伸手向外一扔，秦明容还只道他是装模作样，哪知见他手一扬，一团红光直飞出去，急得惊叫道："不要！"刚喊出来，却见无心嘴角浮起一丝冷笑，手中仍是一团红光，那颗阿耆尼珠还在手里，也不知扔了点什么东西，他大为沮丧，心道："好奸猾的小道士。"

无心扔出的只是一张符纸。符纸出手即燃，乍一看真与那阿耆尼珠一般无二。秦明容虽然狡诈，论机变实在与无心相去甚远，更兼关心则乱，不由他不上当。无心见秦明容一张脸已煞白，又是嘿嘿一笑，道："秦道兄，这回想必不是多费一番手脚找回来的事了吧。"

秦明容哼了一声，道："你到底要如何？"

无心眉头一竖，道："贫道要为死在你手上的无辜之人讨个公道。"虽然那几个水手并不都是死在秦明容手上，却也是因他而死。无心只能救得陈耠一个，心中大为内疚，已誓要为他们报仇。秦明容听他发狠，又哼了一声，道："你有这个本事么？"

无心道："有没有这个本事，都得试试。"他将那颗阿耆尼珠往面前一块石头上一放，喝道："来……"

"吧"字还没说出口，却听秦明容惨叫一声，那颗阿耆尼珠就像活物一般，出溜一下陷入了石头里。无心还怕阿耆尼珠滚出去，特地放

在一个凹坑里，现在这凹坑里只有一个深洞，从中冒出些热气。无心吓了一大跳，这阿耆尼珠在手上时，不过觉得有些温热，也没什么奇异，他怎么都没想到会有这等怪事。

那边的秦明容却已恨得咬牙切齿。原来阿耆尼珠遇土石即入，非要婆摩罗耶这等极精火术之人方能取出，秦明容自己是取不出来的，所以方才无心作势要把阿耆尼珠扔掉时他吓成这样子。

他为了这阿耆尼珠，已经等了好几年，没想到阿耆尼珠终于取出来了，他却连摸都没摸到又被无心扔了回去。这回可没第二个婆摩罗耶，他恨得牙齿都要咬出血来，暴喝一声，一把拔出克力士刀，猛地向无心扑去。他自幼便生长在单马锡，精擅的是南洋蛊术，武功也是将中原剑术与满者伯夷刀法糅合在一起，与中原各派大为不同。

无心还在奇怪那颗珠子怎么会突然不见的，忽觉一股厉风扑风，吓了一跳。再退便要跌下山崖了，现在只能阻隔。他出手也是快极，横过长剑，一把挡住了秦明容的克力士刀。“当”一声响，却是长剑被克力士刀斩为两截。无心的长剑虽然也是精钢所铸，毕竟只是一柄寻常长剑，比不得那克力士刀锋利。秦明容气恼无心让他功亏一篑，一刀得手，更不容情，这一刀急斩而下，恨不得将无心从中剖成两半。

眼看这一刀便要切入无心前心，哪知无心手忽地一扬，掌心又出现一把火红色短剑。这把短剑倒与克力士刀长短仿佛，一下挡住了秦明容的全力一击。刀剑相击，发出极响得一声，秦明容只觉一股大力涌来，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

这短剑正是无心的摩睺罗迦剑。摩睺罗迦剑剑质不在克力士刀之下，尽能挡得住，而秦明容的武功却较无心有所不及，加上他刚才杀死婆摩罗耶已消耗了许多精力，硬碰之下，兵器不占上风，他自然也得不到便宜了。只是他痛恨已极，虽然被无心震退，定了定神，又待扑上，却听无心厉声喝道：“唵吽哆吒咭吒敕摄！”一道符纸直直飞来。

这是九天心咒中的绛霄太丹天辖咒。飞来的虽是一张轻飘飘的符纸，却如铁板一般。秦明容正待闪过，哪知那张符纸到了跟前，忽地化成一团火光。这道火光一变二，二变四，只一眨眼便成了十六点飞火，将秦明容围在正中。

变生肘腋，秦明容本出北天师，这些符箓之学也是懂得一些的，只是他不像荀明赞那样专心于本门道术，心思几乎全都放在外道之术上，这绛霄太丹天辖咒的名目他都叫不上来。正要躲闲，却听无心厉声喝道：“疾！”那十六点飞火如流星一般向他前心扑到，接连不断，十六下全中，秦明容只觉脑袋一沉，登时知觉全无。

秦明容倒地，无心一手持着摩睺罗迦剑，一手捻诀，仍然毫不放松。他慢慢走到秦明容跟前，左手往怀里摸出一个竹筒做的小圆盒。用指甲剔开了盒盖，里面是一盒调好的朱砂，他用左手尾指蘸了蘸，在秦明容颈后画了一道符。就连画符时，左手所捻之诀仍未松开。

画好了符，他这才松了口。收好那小盒，他朗声道：“姑娘，你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他说话的时候，一张脸也凝重之极。半晌，却听山崖后有个人“嗤”地一笑，道：“你果然早就发现我了。”

第十章 色即是空

山崖后转出了一个女子，正是那净海王。只是她穿着一身薄纱长裙，方才在雨中来去，长裙被雨打湿后都贴在了身上，看去简直就和没穿一般，极是妖冶艳丽。无心看得眼一下直了，期期艾艾道："贫……贫道当然知道。"

他知是知道那净海王就躲在近处，却没想到会穿得如此妖艳，只觉鼻腔发热，鼻血也险些要喷出来。这副样子那女子都看在眼里，暗暗发笑，道："小道士，真想不到你居然会有这等本事，最后站在这里的是你。"

无心皱了皱眉，道："我奇怪的只是方才我将那阿耆尼珠弄没了，你居然也不出来。"他早就知道这女子在这里，一直担心她会和秦明容两人联手攻来，所以一直小心翼翼，没想到直到秦明容被自己拿下她仍不出来。若不是自己叫破，只怕她是不会出来的。

那女子咯咯一笑。她笑得极媚，无心看了不由心神一荡，赶紧在指节上一掐。那女子道："阿耆尼珠我可没半点兴趣，那是秦明容才要这个。"

无心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样。"

那女子看着无心，微笑道："只是我都看走了眼，你这小杂毛居然如此机灵，看来一开始就没上当了。"

无心听她夸赞，纵然被骂了一句"小杂毛"也是乐不可支，道："姑娘，我可是正一道嫡派火居道士，不是寻常杂毛。火居道士你知道吧？那是不忌荤酒嫁娶的，跟俗人无异。"

那女子掩住口，笑道："原来是个酒肉道士啊。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看出破绽来的？"

她一直住在单马锡，对道家也只知道秦明容荀明赞的北天师道，根本不知道门中还有这许多派别，对此也没什么兴趣。无心见她根本不追问火居道士有什么不同，一肚皮学问也倒不出来，不觉有些沮丧，道："其实在你那王府中我就已经有所怀疑了。你说是婆摩罗耶闯到那里擒走了耘公，若真是他干的，他怎知耘公何时去你那里？万一你今日不外出，这主意岂不全盘落空？等我见了婆摩罗耶，此人果是

妖人，只是他连与我恶斗时都不出草棚，显然是为了守护那堆火，又岂能冒险离开，跑那么远的地方来捉拿耘公？或说他要取人心为祭，随便哪里捉个人，也比捉住耘公几人方便安全得多。”

那女子点了点头，道：“我还以为这计策天衣无缝，原来有这许多破绽。小道士，你当真了得。”

无心听她钦佩，更是得意，道：“此时我就明白这是个圈套了。可这圈套为何要套到我头上来？回过头去想，定然是你们发现我能破摄生咒，便起意要借我之力对付婆摩罗耶。婆摩罗耶专心在此应付阿耆尼珠，用脚想也不会信他统领一伙海贼在海上劫掠，所以统领海贼的，自是你们了。你身为净海王，一面收取过往船只供奉，一面又劫持船只，两头赚钱，这秘密当然不能被别人知晓，所以以前一旦动手，定不留活口。这回耘公安然脱身，船上之人都与你那些海贼手下打过照面，你也不能再让他活着离去。擒走他，一来可以引出我，二来灭口，这计策一石二鸟，想得倒也周全。”

那女子抿着嘴，微笑道：“那你连荀明赞、秦明容师兄弟二人一体也猜到了么？”

无心摇了摇头道：“这个一开始哪里猜得到，我只以为你们还有一个人。一直要到荀明赞自称在修阿湿毗尼术，我这才怀疑他是一身二体。不过他这一身二体有点不同，是中了你们的圈套，我只是还想不通这秦明容到底是什么来路？”

那女子道：“他们是师兄弟二人，不过秦明容因为修习天竺秘术，被老国师逐出。两年前，他突然回来，连我都吓了一跳，他模样大变，竟然成了个山魈。”

无心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这阿湿毗尼术自然是秦明容先修的，他在天竺想必是遇到了什么厉害对头，身体被毁，只得存身于山魈之中。而传给荀明赞的阿湿毗尼术又定然本身就有错误，存心是要害他，怪不得他会走火入魔。”

那女子道：“小道士果然聪明。秦明容在天竺与那伽隐者团交恶，杀了他们首脑人物，结果被那伽隐者团合力诛杀。他修习过阿湿毗尼术，及时躲入那山魈体内，这才逃过一劫。他是想夺取荀明赞身体，只是若不以阿耆尼珠清除那伽术余患，他就不能完全夺得荀明赞之体。”

无心道：“那伽是八部众里的龙众，属水。水火相克，果然是解救之法，这秦明容倒也不差。不过我先前倒没想到他存身在山魈体内，只以为他与荀明赞一身二体，交互出现。”无心在中原时与一个邪派竹山教恶斗，竹山教教主是个少女，便是一身二体，有时阴狠毒辣，又有却又是个弱不禁风的富家小姐。无心有一句话却没有说，那竹山教的少女教主是因为体有朱雀神煞，因此才会一身二体，他有点怀疑铁希带出的白虎神煞也有这般效用。现在才知道阿耆尼珠是解救秦明容旧伤的灵药，怪不得秦明容势在必得，而这女子却无动于衷。

那女子道：“秦明容野心很大，他还想着积聚财力，收买周边土人，准备先灭廖内，再吞满者伯夷，进而吞并暹逻，最终夺得天竺全境。他也不想想，单马锡一共就这般一点大，哪里吞得了。”

廖内是离单马锡不远的一些小岛，向来女主相传，是个极小的小国。只是廖内虽小，总有几万人口，比单马锡也大了近十倍，秦明容想吞廖内已近乎妄想，至于说要灭掉满者伯夷、暹逻诸多强国，更是痴人说梦。无心最厌恶这等争权夺势之事，哼了一声道：“螳臂挡车，蛇口吞象。”

那女子道：“是啊是啊。所以秦明容死了也就死了，不过小道士，我倒有点奇怪你为什么会不杀了他。”

无心道：“秦明容该死，可荀明赞又没什么错。我无心真人大好男儿，岂能妄杀无辜。”

那女子笑了笑，道：“你不杀他可怎么行，父王当初跟我说要恢复故土，可中国那么远，又那么大，这话无从说起。单马锡小虽小，倒也不差。无心，你本事不坏，你杀了他后，就留在这里当国师吧，我封你做贵妃。”

无心吓了一跳，道：“封我做什么？你不是说兵马都监么？那一千两还算不算？”

那女子笑得花枝乱颤，道：“你做了贵妃，整个单马锡都是你的。”她身上衣服单薄，再一笑更是诱人。

无心心中一动，忖道：“‘男贵妃’，名字虽然不好听，倒也不错的。啊唷不好，她是王，封我做贵妃，那定然已经有个男皇后了。要是再弄个三宫六院，我岂不是要和别的男人争？”一千两银子虽然诱惑

力极大，可想到夹在一堆男人中向这女子献媚，他就觉得浑身发毛，干笑道：“名分我也不要了……”

那女子更是笑道：“啊唷，你难道只要我临幸一番便够了么？”

无心见她媚态横生，险些便要酥倒，涎着脸笑道：“大王说什么便是什么了，小道哪敢有违。”

他还要再说，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这是拉丁文的主祷文，正是莎琳娜的声音。一听莎琳娜的声音，无心如冷水浇头，心道：“啊呀，我在胡说什么，这女人好厉害，莎姑娘不要听到我跟她说的疯话了吧？”

他心神一凛，脑中已是一片清明。却听那女子一声惨叫，手掩住肩头。她的衣服很单薄，原先看不出来，但此时右肩却有一块地方渗出血来，染得肩头的薄纱一片殷红。无心吃了一惊，心道：“到船上来的果然是她！”

到船上来过的那个黑影与无心打过一个照面，肩头曾中了无心一剑。无心原本以为是荀明赞，但荀明赞肩头无伤，他就怀疑是那女子了。可是这女子身上只穿着薄纱衣服，周身上下都一览无余，他直勾勾看了半天也没发现异样，也一直揣摸不透。等莎琳娜一来，刚念这一段主祷文，他这才知道这女子果然就是那吸血鬼了。

那女子痛苦万分，忽然尖叫了一声，猛地向莎琳娜扑去。她的动作快得异乎寻常，但无心出手更快，身形一晃，已挡住了她的去路，手一晃，三张符纸同时飞出，拦在那女子身前。这三张符纸在空中无火自燃，那女子也识得厉害，硬生生止住脚步，喝道：“无心，你真要和我斗么？”

她的样子原本妖艳妩媚，此时一张脸因痛楚扭曲，变得奇丑无比。无心心头发毛，脚下一蹬，人向后跃出几尺，已到了莎琳娜跟前。

先前他在那大厅中，见这大厅本来就暗，居然还挂着厚厚的帘子，情知不妙，吸血鬼定然在这里。要对付吸血鬼，他是没办法的，不过莎琳娜的圣光可以克制住，因此他让小汪回去报信，马上把莎琳娜叫过来。

莎琳娜听说无心仍在那里，大为担心，可赶到净海王府却已不见人影。那时荀明赞派出的甲士已陆续回来，莎琳娜听他们说净海王被一个黑影抓走，已知又是那吸血鬼出手，更是担心，不顾一切便来寻找。

她没有无心的武功，这一趟跑得辛苦之极，一身长裙也沾满了泥污，可在无心眼里，莎琳娜从无今夜之美。他挡住莎琳娜，道："莎姑娘，你总算来了，要不要紧？"

莎琳娜一手拿着圣光，正念着主祷文。主祷文虽能克制吸血鬼，却伤不得她，这女子马上又会冲上来。她见无心还要来唠唠叨叨，已是急不可耐，伸手拔出火铳，喝道："让开！"

无心见她要向那女子开火，心中不觉一沉，叫道："莎姑娘，是不是网开一面……"方才他与秦明容恶战，一直担心这女子会杀出来。但直到他将秦明容解决了这女子才出来，显然她对自己并无敌意，对手若是男人，他根本不会犹豫，可那明明是个妖艳女子，要是被莎琳娜打死，实在有些不忍。见莎琳娜马上就要开火，心中大急，顾不得多想，一把将莎琳娜的手一推。"砰"一声，一颗银弹从那女子头边飞过。

莎琳娜见失手了，脸色大变。她出手也快，手一探，已摸出了另一把火铳。火铳一次只能放一发，发完后清理内膛，装进火药弹丸得好半晌，此时迫在眉睫，根本来不及。她抓住了另一把火铳，也不犹豫，对准那女子面门扣下扳机。"喀"一声轻响，火铳却没有发出。

火铳虽然经过美第奇一族改进，终究并不很可靠，这两柄火铳制作已极为精良，可还不是每回都能发出。只是莎琳娜也没料到这当口火铳会失效，那女子来势如风，伸手便抓向她的面门，莎琳娜哪里能闪躲，脸已变得煞白，刚闭眼，忽觉身子一轻，却是无心一把将她推到一边。

无心刚推开莎琳娜，那女子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此时那女子大概全然没有要封无心为贵妃的意思了，张口便咬向无心脖颈。

无心只觉这女子力量大得根本无法抵挡，正想以九天心咒的哪一种来抵挡，女子的嘴已贴到了他脖子上。无心脸也变得惨白，心道："完了完了，莎姑娘会不会要吸血鬼做女婿？"莎琳娜曾对他说

过，被吸血鬼咬过的人也会成为吸血鬼，自己会变成吸血鬼还是余事，他最担心的倒是这个。

那女子的嘴刚贴到无心颈上，还不等咬下，无心的前心突然透出一道光芒。那女子就像是碰到了烧红的铁块，惨叫一声，踉跄着向后退去。她的嘴唇原本娇艳欲滴，此时却白如死灰，上面还有一条长长的焦痕，从嘴角一直伸到耳边。

无心呆了呆，也不知自己身上有什么能伤她，低头一看，看到挂在脖子上一条链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莎琳娜当初给他了一个十字架项链，无心觉得这是莎姑娘给自己的定情信物，因此一直贴肉戴着，没想到此时救了自己一命。

他脱出这女子掌握，心头怒起，暗道："给脸不要脸！"他本来不想与这女子为敌，可这女子连他也要杀，再滥做好人也不成了。何况这女子脸上有这般一条焦痕，形容一下变得极为丑怪，连一点怜香惜玉之心都已散尽，再不留情，反手一剑向她当胸刺去。

摩睺罗迦剑极为锋利，这一剑没入那女子前心。但她中剑后却毫无痛楚之意，眼里反倒更添杀气，又一把向他抓来。这回无心已有防备，人猛地一跳，已退了几步，短剑上下翻飞护住面门，叫道："莎姑娘，怎么伤不了她？"

莎琳娜已经站稳，正在清理火铳，听得无心的大叫，她高声道："用十字架贴到她前额！"给火铳装火药，装弹丸都不太容易，她只盼着无心能多撑一会，又怕无心受伤，心急如焚之下更是装不好。无心听得莎琳娜的声音，心中一亮，忖道："原来吸血鬼怕十字架。"他一把掏出十字架来，伸手向那女子面门按去。

无心的武功着实不错，出手也快，十字架一下按到了那女子额头。这十字架是银的，也冰冰凉凉，但一贴到那女子额头，却如同烧得通红一般，从那女子皮肤上腾起一股白烟。那个女子痛得嘶声怪叫，四肢乱颤，一张原本妖冶艳丽的脸也已丑陋不堪，可是额头贴着这十字架，她竟是一动都不能动。

看着这副样子，无心心头一动，道："姑娘，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可好？"他终究还是怜惜这女子的，想到方才还是花容月貌，可说尽数毁在自己手里，心中大为内疚，手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

莎琳娜见无心一下子便把十字架贴上了这吸血鬼的前额，刚松了口气，却又听得他说什么要井水不可犯河水，不禁大急。中土没有吸血鬼，莎琳娜却知道人一旦成了吸血鬼便全无理智，惊叫道："别放她！她不是人了！"

这话说得还是晚了一步，无心的手刚一松，那女子的双手便已极快地抬起，一把拧住了无心的手臂。无心力气不小，但她的力气却更大，无心被她拧得"啊唷"一声，只觉手臂快要断了，哪里还能动弹，心里骂道："无心啊无心，你这杂毛小老道，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可再骂自己也没用了，擒拿手中有一种翻腕的手法，一个人被翻腕手抓住后，除非有烈士断腕之心，把自己手臂砍断了才脱得出来。那女子未必会擒拿手，但抓住无心的手法却正与翻腕手一般无二，可无心却无烈士断腕的气魄。

他正在惨叫不迭，却觉脑袋上轻轻一疼，那女子却又是一声惨呼。他一怔，一眼已看到地上有几颗亮闪闪的小珠子。那是莎琳娜见势不妙，不顾一切将一袋子银弹丸洒了出来。莎琳娜力气也不大，这二十颗银弹丸有一些打在无心脸上，却也毫无损伤，但有几颗打在了那女子脸上，她却如遭利刃猛砍，痛得惨叫。

无心只觉抓着自己的那两只手霎时松了下来，他是滑溜至极之人，有缝必钻，手腕一抖，双足一蹬，一个空心跟头翻出，已然脱出了那女子掌握。那翻出的一刹那，他已拣起两颗银弹丸，扣在指尖弹了出去。

这是发射暗器手法。无心的武功不错，暗器手法倒也马马虎虎，可是现在相距如此之近，简直就是面对面，这两颗银丸全都打中了那女子面门。银丸飞得也不算太快，却如打中腐木，深深嵌入，有一颗打在额角上的更狠，竟然穿颅而出。那女子又是惨叫一声，再抵不住这一下重创，仰天摔倒在地。

无心看得目瞪口呆，看看自己的手，也不敢相信自己发出这两颗银弹丸会有如斯威力。莎琳娜走到那女子跟前，撩起她的头发看了看，又用手比划了一下，将圣光放在那女子头边，从怀里摸出一包细盐洒在她上面。无心不知她在做什么，讪讪地过来道："莎姑娘，要帮忙么？"

莎琳娜此时又念了几句经文。话音刚落，这女子的尸身忽地变成一片焦黑，也不见有火。无心大吃一惊，道："这是怎么回事？"

莎琳娜站起来，道："她真的已被铁希咬过。"

无心至今也没见过铁希长什么样，听莎琳娜又说起铁希，道："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

莎琳娜道："我量过铁希以前的咬痕，几个牙齿的形状我都记下来了，与她颈上伤痕一般无二。不过，这伤痕已经不短了，恐怕铁希来这里也是好多天以前的事。"她突然扎到无心怀里，一把抱住了他的头。无心欣喜若狂，反手抱住了她，道："莎姑娘别怕，有我呢。"

虽然与莎琳娜一同出海，但莎琳娜从来没与他有过这等亲热的举动。如今软玉温香在怀，无心当真如登天界，方才连番恶斗，屡遭奇险，也已忘个一干二净。

莎琳娜抱着他的头，前前后后看了一圈，忽地哭出声来，道："你没事，太好了，太好了。"无心乐不可支，抱着莎琳娜也不敢太过用力，只是轻轻拍着她的后背，道："是啊，太好了。"虽说满身都是泥污，手腕也被那女子翻得至今还疼，不过陈耠救出来了，莎琳娜也终于主动投怀送抱，在无心看来，当真是太好了。

尾声

无心整了整道袍，向送到港口来的荀明赞打了个稽手，道："荀道兄，请留步。"

荀明赞看了看他，道："无心道兄，没想到此番会出这等事，真是多亏你了。"

荀明赞一直昏迷不醒，待他醒过来，只见婆摩罗耶和净海王都已浑身焦黑死在那里，又是吓得牙齿响个不停。无心跟他说，那妖人婆摩罗耶暴起伤人，将他打晕在地，而自己如何奋起反抗，终于让妖人婆摩罗耶伏诛。可惜净海王被婆摩罗耶擒来，未能及时救出，以至于被婆摩罗耶惨杀。说到动情处，无心还挤出几滴眼泪，陪着荀明赞痛哭。

荀明赞这人本事不大，倒是忠心耿耿，抱着那女子尸身回去好生安葬。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净海王苗裔已绝，无心劝他代理净海王之位，荀明赞想了想便也答应下来。

为了感谢无心拔刀相助，荀明赞给蓬莱号补足了补给，桑九三等四个死去的水手也赔付了一大笔抚恤，无心自己也受了一堆银子。虽然没有一千两，不过一二百两总是有的，他乐得眉开眼笑。

陈耠现在还没完全康复，只是荀明赞上船的话，陈耠看到了恐怕会误以为他就是秦明容，所以无心让荀明赞在港口留步。荀明赞倒也不多客套，就在港口与无心告别。

蓬莱号缓缓驶出了港口。无心看着港口荀明赞和那些从人的身影越来越小，忽地叹了口气。他以净心咒封住荀明赞身躯，秦明容此人已然不复存在，但单马锡国小力薄，荀明赞这人又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将来若有机会重来，这个小小的国度只怕已不存在了。

他越想越是沮丧。秦明容和那女子净海王都非等闲之辈，可这些人总心术不正。偏生心术甚正的荀明赞又如此无能，上天真是作弄。这时莎琳娜走到他身边，道："无心，船上风大，下去吧。"

无心笑了笑，拉住她的手，突然想起了什么，道："莎姑娘，你那时看了我半天脖子，是不是在看我有没有被她咬过？"

莎琳娜微笑着点了点头，也不说话。无心却苦着脸，道："若是你当时发现我脖子上有伤口，会怎么办？"

莎琳娜伸出手掌，轻轻在他脖子上一砍，道："当然是一刀砍下你这油嘴滑舌的异教徒的脑袋。"

她话中含笑，但眼里却带着欣慰，当时庆幸无心没被咬伤，他这颗异教徒的脑袋不至于真个被砍倒下来。无心一把抱住她，笑道："好哇，你砍下我的头，我就是飞头蛮，天天跟着你！"飞头蛮的故事也是小汪跟他说的，说这一带有一种飞头蛮的野人，晚上会把头飞出去，早止方才回来。他听了甚觉奇异，顺口便拿来与莎琳娜调笑。

他们在船上说笑，远远的，在港口上，荀明赞看着蓬莱号远去，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对左右道："我们回去吧。"

他是国师，又是代理净海王，旁人自无二话。一行人回头向净海王府回去，对那些人来说，以前那个女子净海王每天不是深居简出，就是要骑象到山里打猎，一打猎便半天不见人，眼前这个国师爷却要安静得多，更好侍候。只是他们谁都没有发现，荀明赞眼里带着的一点笑意。

那是种有些阴森，也有些快慰的笑意，仿佛经过千辛万苦，大愿终于得偿。如果无心看到的话，他一定知道，那并不是荀明赞的笑容。

——The End——